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七四・史部・詔令奏議類

註陸宣公奏議十五卷

〔唐〕陸

贄撰

〔宋〕郎

暉注

……一

石林奏議十五卷

〔宋〕葉夢得撰

……三七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附錄九卷（卷一至卷六十九）

〔宋〕李

綱撰

……四八九



註陸宣公奏議序

陸宣公文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羣議而試殿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  
 灌何代無之嘆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  
 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  
 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墮  
 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令侃之子  
 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  
 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儉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  
 加賞識既別鑑以泉貨數萬賚曰願以此奉大夫



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按差調渭南主簿本傳作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  
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  
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  
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  
而奏無不由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  
不拱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  
陛下宜痛自引退以感人心昔東漢以累已勃興楚  
昭以善言後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俾  
臣早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  
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  
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腹心之助



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  
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  
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  
小心未嘗有過艱難危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  
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  
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  
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  
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  
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漂陽之柩附葬河南一遣中使  
監護其事四方贖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  
韋南康布衣交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



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  
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日夕俟其輔政爲實衆忌  
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  
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  
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  
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  
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  
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叅納  
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  
叅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  
齡以姦回得幸害時叢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



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  
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  
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  
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  
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劄軍人也貶公  
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  
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  
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  
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決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  
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  
也權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  
獮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



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震爨不能導稼奔車覆轍立



爾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  
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  
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  
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  
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  
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  
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  
其偉歟



中興奏議本堂舊刊盛行于世近因回  
祿之變所幸元收謝疊山先生經進批  
點正本猶存於是重新綉梓切見棘闈  
天開策以經史時務是書也陳古今之  
得失酌時務之切宜故願與天下共之  
幼學壯行之士倘熟乎此則他日敷奏  
大廷禹臯陳謨不外是矣

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謹誌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擘言臣所註唐陸宣公  
贄奏議十五卷繕寫成秩謹詣且聞檢院投進者不  
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  
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  
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  
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  
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  
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  
之畧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  
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



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復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枘鑿不侔冰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遽這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正元之間勸講再三廼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百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於前言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贄折衷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鴻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繼嚮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德雖盛尤樂於討論學自潛藩屢披奏牘惟精惟一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



之以臣自慙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撫之工僭釋精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畫蛇寧免於支離坐井  
曷窺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

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為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  
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  
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為  
使毫厘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

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  
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官講讀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爲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



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費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費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取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

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

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  
飛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空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  
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取進止



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之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卷之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十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卷之四

十一 奉天請罷煇林大盈二庫狀

十二 奉天論解蕭復狀

十三 奉天薦袁高等狀

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十五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十六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十七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十八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卷之五

十九 又荅論姜公輔狀

二十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卷之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城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鑿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取河中後請罷兵狀



○卷之七

○三十四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三十四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三十五 論淮西管內水損飢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三十六 論宣令除裝延廢度支使狀

○三十七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卷之八

○三十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三十九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四十 商量處置實叅事體狀

○四十一 奏議實叅等官狀

○四十二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四十三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箱狀

○卷之九

四十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以遠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四十五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卷之十

四十六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卷之十一

四十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四十八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四十九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五十 論左降官進赦合量移事狀

五十一 又奏量移官狀

五十二 又進量移官狀

五十三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卷之十二

○五十四 論裴延齡姦竇書

○卷之十三

○五十五 論朝官闕貲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十四

○五十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五十七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五十八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卷之十五

○五十九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加稅闢田爲課績

○六十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六十一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六十二 其六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唐平傳陸宣公字敬輿華州華陰人父弘深隴西人少敏於立不羣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開元中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令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宣公名乃召為翰林學士數問所以得失宣公馬賊等討賊何此久不決請解部李希烈為襄陽節度使安出贖以兵窮民困然別牛內變乃止此類及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帝不聽用後有涇原士卒之變贊言皆有效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  
其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  
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  
得之以彊失之以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  
在明其德威方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  
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若重以馭輕倒持



則恃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  
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忽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  
震盪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  
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是重馭輕  
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養軍傾中以資  
外計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輸願  
聞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  
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見魏惟陛下幸留聽焉臣  
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臂  
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威以四海  
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威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之使



不制  
不制  
不制

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

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

以前代之制轉天下担統委之京師中丞以統於民

山川國地市井担統之天子以私為公不徒郡縣豪

勳之陵邑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出止一千七百言

以強於弱非獨為奉山國也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亦

遠也其慮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

底又猶設務我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以隸禁衛大凡諸府

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而備於唐因之凡天下

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益微雖府衛具



在而卒乘空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消天

兩京不守安祿山傳祿山當明皇天寶間既兼制

一月又請為開府儀同三司等使天寶十四年

本之意則志以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初肅

為首身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此指安祿山

人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游代宗如貴州

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靖凶失險外寇則汙清為戎于斯

之時期市離抗事變可慮須建萬端雖有四方之師暨救一

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戎運

十月元武功戰于靈州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

續丙子武州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

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游代宗如貴州

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靖凶失險外寇則汙清為戎于斯

之時期市離抗事變可慮須建萬端雖有四方之師暨救一

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戎運



皇仁聖懷却醜類再安宸居十月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陝州  
 城邑具全宮廟無實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  
 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  
 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若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  
 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  
 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遠自陝郭懲艾往事稍益禁  
 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二帥以扞西戎河  
 東有大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  
 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謂之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  
 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寶應元年十月辛未吐蕃寇  
加吐蕃寇醜泉京師戒嚴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寇醜京師  
武宗大曆二年九月乙卯吐蕃寇醜州京師戒嚴三年八月  
丁卯吐蕃寇醜州京師戒嚴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茲昆夷猶肆毒



漢田儋傳云：漢者，手則斬，各切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負冒  
 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自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  
 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  
 堅定要約。吐蕃每入寇，或擁兵十萬，後合南詔共一十萬，數至關，留不遣，德宗即位，兩遣太常少卿章綸、馬其淳、吐蕃  
即遣使者隨倫入朝，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遂議，知肉  
德宗命宰相尚書與虜使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令崔漢衡往，決於贊普，息兵稍久，育馬漸  
 蕃必假小事，忽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  
胡回，乾傳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乾使  
名籍居京師，殖貨，數與回乾共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命  
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光晟欲誅之  
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乃密獻策於光晟  
請殺回乾，光晟執而斃之，數十光晟勸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  
為禮，董突怒，執而斃之，數十光晟勸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  
以慰其意，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然足可明徵，借如吐蕃



和延統無感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有端然  
 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儻有賊臣噴冠豎厲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  
 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  
 事愈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  
 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  
 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北齊傳兵凶事也至戒  
 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  
 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  
 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  
 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藩鎮傳李正己高麗  
遣為節度使始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棗十州  
實田承嗣薛高李寶臣梁義輔牙相倚後又取曹濮徐兗鄆



九十有五州號長強大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  
 李德節皆叛會發疽死李寶臣本范陽內屬突舊名忠志拜  
 成德節度使賜姓及名於是遂有常定易趙深與六州地  
 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族意熱為表裏  
 德宗立拜司空後服妖人藥即瘖二日死梁崇義京兆長安  
 人本宗來頃頃誅衆立為長代宗因拜襄陽節度使卒七州  
 兵二萬與田承嗣等相結德宗示以不疑加平章事後為李  
 希烈所敗乃赴井死田悅蚤孤田承嗣將死命悅知節度事  
 戰後校正部尚書為節度使德宗立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  
 連和復與朱滔王武俊李納自立為王後為從錯錯所刺  
 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  
 也朱滔幽州人乃此之弟此入朝以滔權知留後李惟岳拒  
 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  
 領節度賜德棣二州李希烈燕州遼西人代宗命為淮西留  
 後德宗立即拜節度使梁崇義之反拜希烈為諸軍都統平  
 崇義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以正己能死其子納於不發  
 為多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寶臣死在岳之李寶臣子惟岳中推其  
 和自稱齊王置百官寶臣死在岳之子惟岳為留後朱襲  
 父位德宗不許田悅為請不聽遂與李正己宗元李希烈  
 謀拒命德宗詔朱滔與張孝忠合兵討正己宗元李希烈  
 叛梁崇義死李希烈去後李希烈命希烈之弟希烈



心齒謀取汴州又約河以兵  
 陷田悅等軍和自号秦王惟岳  
 以康日知為深趙一出圍使詔  
 以康日知為深趙一出圍使詔  
 四去其三矣時李正己李寶臣梁崇  
 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  
 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  
 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今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  
 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以  
 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  
 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尚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  
 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  
 子以益師賦私養之蓄以增騎唐兵志云德宗即位以自志  
 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代王神策軍使  
 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正為使鬼捕神策軍使



仲彥值貴累百乃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其為官其子  
 五品中正乃請節度使都團練使觀察使家皆出子弟馬女裝  
 助征後官如仲彥子於是豪  
 富者錄為幸而貧者苦之  
 猶且未數則曰之財陛下又為  
 之筭室廬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十下間五百歷一  
 六十一告者貸商賈兩稅法既行民力未及竟而朱滔王武俊  
 賞錢五萬貸商賈田稅合從而費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  
 初太常博士韋都實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  
 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請用其半歲乃以戶  
 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能兵乃備之京兆少  
 尹韋正長安丞薛萃搜督其峻民有不勝其稅者經其家若  
 被盜劫德京師豪人田宅傾司府之幣設請推之科德宗紀  
 奴婢之估裁得八十一萬婚傾司府之幣設請推之科德宗紀  
 十四年七月罷權節建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官死之內備衛  
 中二年正月復權節  
 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有固憂壘誘致豺狼  
 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關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以陛下取德君臨率土沈幾非常之慮豈所宜  
 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

後書



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整陳狂愚無所  
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  
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  
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  
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  
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  
康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  
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  
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奔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縱懷則悅近來遠之  
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  
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



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光授東洛  
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翊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  
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接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  
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  
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  
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  
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抽貫貨商點召  
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頌怨見勸者獲寧人心  
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  
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頓無易於此



論兩漢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勣等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於



除林魏王武俊後林道王武俊合從以救自林黃王  
之相未 又淮西兗黨攻逼襄城李希烈傳德宗立以希烈去  
平珍 又淮西兗黨攻逼襄城淮西節度使希烈與武大將軍  
朱滔田悅等連和凶賊然建中四年上遣左龍武大將軍  
哥舒翰討之罹難不利也襄城希烈枯其壯卒三萬圍  
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且實性凡鈍聞  
見陋狹幸因乏使籍組計朝存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  
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帝所登未  
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戶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  
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  
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滿下詢芻蕘  
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適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聞說紂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髮者漢書  
家十人與大河南時連連民創羣可以吾不可而帝甚盛壯  
曰臣下雖七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請我進之朱耶







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  
一云夫海鳥之有氣散在武術時以戰功為驃騎將軍一等是  
以兵法教之孫兵兵法皆謂之兵法  
 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  
 人所以坐籌博望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  
 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認不默輟陳狂愚伏以討敵之  
 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  
 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  
 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  
 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師者獨四五凶人而已李希烈傳  
自西三遣使請降希烈亦自号建  
尚恐其中或有傍遭  
 註誤內蓄危疑倉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勳心積慮



果為妾逆以備帝攝王者也

果為妾逆以備帝攝王者也況其餘眾蓋並脅從首知全生

豈願為與若劫擄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

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

舞千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

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

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隳鞠踴躍之能其材用不過隳鞠踴躍之能

博覽列傳曰向別錄曰隳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云起也

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今軍中无事但使隳鞠即曉二卷併

其材用不過隳鞠踴躍之能其約從締交則送相悔言以為智謀其御眾

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

特異之資真以陛下英神志割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

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節節之眾寡不敵然尚懼威持以節

也也曲踊跳踊也也曲踊跳踊







同派分兵往會出州兵討惟岳於乃以兵五千助惟岳  
自時兵數乃繼進又使揚州光政臨各將張還不固守左傳  
唐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虜以伐魏呂之奇諫曰諫所請無車  
相依晉亡齒寒者其虜虜之謂也今百旬請青齊更相常接故  
亦以唇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負李光聲勢相接于時  
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盡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  
家故能累推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盼於俘囚兇徒幾盡於  
鋒刃乃自壺關鼓而東戰於用陽賊大將盧子言而救揚州  
光悅直保巨水李納李惟岳合三萬救於此青軍其左常與  
軍其右遂引神策將李晟來攻光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其  
窮數出夜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平  
操得其柄此其明効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  
同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  
倍既而大軍遂駐清潭復安於夜奔歸州其將李長春拒不  
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刀立軍門欲自刎衆抱持之  
乃斷髮為誓自規兵滅單耗惟不知所出復召田承嗣



善將則善後之期也  
其後魏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

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棄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其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越則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已然矣竊道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臨之其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紆目前之慮而圖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備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抵糜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

機曲

格言



孫子曰兵  
聞拙  
速未  
觀工  
之  
也  
也  
也  
也

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  
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  
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  
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  
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  
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  
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  
之與否耳儻能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  
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此謂出汝洛  
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此謂李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望其然也



自胡羯稱亂首起剡門自傳安祿山營州如城胡也明皇天寶十二載冬十一月反帝陽守

興已來未暇艾蕩因其隆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

殆三十年矣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難畧平其臣皆

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田承嗣等護卷

華明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置更以賦稅自私自不朝獻于

廷効戰國賦解相依以土地傳子孫故朝廷置之度外自唐

宗至德迄宅建中四年共二十六年故云殆三十年非一朝

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

畧武悅既于雙關復敗于巨水乃甲解厚禮結好于朱滔王

走中武悅既于雙關復敗于巨水乃甲解厚禮結好于朱滔王

自武悅既于雙關復敗于巨水乃甲解厚禮結好于朱滔王

多疑少決本傳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

武悅既于雙關復敗于巨水乃甲解厚禮結好于朱滔王



不附進退違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遠又退歸巢穴  
 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  
 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  
 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  
 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  
 鄧襄函獲之資本傳希烈資慘害福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  
 即北屬汴州南畧鄆州留其將意殊無厭兵且未弼東寇則  
 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汴之虞勢急  
 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  
 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  
 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亟欲推倚  
 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濟公矣於屯成太多李勉以文吏



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

本傳勉初節度使宋德宗亦以為其

希烈圍襄城詔

哥舒曜以為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群

希烈圍襄城詔希烈遣衆萬人攻

原奉天好時攻力人討希烈曜遣

火攻柵曜苦戰破之居數日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接

策將劉德信以累勅諸鎮務使協同

恐本非素習今不道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

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

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

時懷光將朔方兵屯魏與

朱滔等相持久不戰李光遠鎮為東都之接

德宗以光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與

上復進圍悅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

並見本傳右賊車籍馬之擾滅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

思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



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重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  
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  
唯馬燧抱真李晟三師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疆是則力非  
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  
而李晟往矣本傳云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以猶曰未足復  
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本傳云時馬  
田悅未克詔李懷光以朔方兵五萬幾遣加半之成竟無分寸之功是  
則師不在眾又明矣然而可托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  
黨亦增襄獨田悅實臣本傳云李宝臣本范陽內屬羌後歸  
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何益和來命相繼冠山  
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相繼發急熱為表裏相繼  
子也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襄之田悅實臣皆



蕃統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寶臣  
異志引妖人作讖非置今臣王年獨曰內產甘露神酒寶臣  
大悅既而畏惠壽且壽詩曰公與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真  
董子液寶臣口氣即增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  
三日死時建中二年也  
 知乘其後長孝忠太子李寶臣墜下寶臣死子惟岳反乃  
武以孝忠為節度使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各  
談之獲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乘城固守卒全其  
軍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反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  
人共盟歸朝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與濯等皆拒命  
齊詔喻中丞承中丞承宗何資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  
還朝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趙觀祭使會武俊拒命  
遣將攻蒲州日知復破其軍  
 是則賊勢不滋於曩自王師有益於昔時又  
 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眾太原謂馬賊澤潞謂李  
李抱真河陽謂李元  
 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  
 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  
 得觀豐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



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  
惟陛下圖之

至 止甲午仲夏

翠巖精舍重刊

陸宣公奏議卷之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本傳云始帝值變故每自刻責費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及寇者乃羣臣罪費意指慮把等皆護批因心耶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此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闈及初行幸

之事謂臣未此傳云李希烈圍州舒驪於襄城詔涇原節度

尹王翊使使供軍物餼菜五千東救曜溫驪帥次涇水京兆

母妻子前死敵而乃十此府能持身蹈白刃即今瓊林大盟

庫室貨如向集六軍充至者帝與百餘騎出符奉天賊突

入舍元氣劫直春死入諸宮爭盜寶物終夜不絕時朱此坐

其弟楊累自西封還京師使中人監其弟賊眾遂推此為主

大康乃自將兵攻圍奉天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



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泯泯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竟嗚咽旋厲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頌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又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興師四之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今促限促限才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尋之科徵率貸之法興禁防越章







辭城而意嚴得告君之

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  
 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怨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  
 未必然也寡怨則重臣懼禍反側之覺易生多猜則群下防  
 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  
 同慮惟陛下穆然疑邃獨不得聞至使兗卒鼓行白晝犯闕  
 重門無結草之禦左宣十五年狄晉魏敗秦師于輔氏武子疾命曰必嫁是疾相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類嫁之曰  
 疾則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類見老人結草以爲婦人之以也亦用先人之命余是以報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  
 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滿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憂



臣之罪者豈徒言數聖言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  
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筮祕術都  
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叢書曰天視自我  
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  
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  
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用  
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  
為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  
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  
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  
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  
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喪  
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于  
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  
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豈  
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



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丞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恐必有變故旋屬汪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帖危刑億兆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无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



重而忘憂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  
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次真理興邦之業，在陛下  
勉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矣，其道則廢  
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  
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悛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  
杜譏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  
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  
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資睿  
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又誓之於心，則可以  
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  
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  
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王綱，况



奏議

陛下稟英姿乘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在蒲蒲通謀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求福祚耳伏願悔前愆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湯濟祿氣旋復宮闈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表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德宗問執費以當今切務費以向日致亂由下之情不願動上接下從諫乃上此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李懷光以五萬

戰表六城下自晨止昏賊潰是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



登  
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  
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  
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  
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人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  
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  
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  
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  
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  
其然乎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歛  
重在於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  
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夫欲薄歛則郡縣懼之軍用必



不從矣欲去奇則行在素靈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  
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  
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  
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其發故有所未字  
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革禍亂拯危恤黎庶安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  
難布誠以除人之病乃可以彰道外且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  
不然未見其可濟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  
意亦首辭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  
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  
知事不必是上下不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蹶蹶  
騰騰為言藉藉相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言



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  
神無帶用鑿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萍鋒潰疣決防注  
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標  
標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擯親與叙  
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  
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捧交  
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  
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  
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去  
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辨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  
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  
提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



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凝梗爲訢台易怨謗爲誣  
歌決辰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  
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  
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  
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途

五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狀既奏前日上下无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此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  
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慕慕仁義荷  
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  
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  
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



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轡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  
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  
寸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懷之血誠敢  
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捲二而  
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  
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由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  
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  
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  
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  
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  
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  
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



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成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  
道立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  
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  
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  
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遠則沒君  
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  
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競業二  
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  
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



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魚休于中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傷詩注云無休自於時  
外心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昔无臣側无人臣又曰雖無老  
謂心者不用且无陪貳无卿士也然火交切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太命以傾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  
尹伊陟之屬雖无此原  
謂有自常事故法可家用也莫者无也朝廷君言遠賢也書曰  
臣皆任善怒曾无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  
卒狂皆善人也不復考察自有肺腸行其中心之所發乃使  
民如迷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  
飾非見史記本紀言取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  
 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  
 可不則而象之儆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  
 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  
 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



厲同趨者必覆全去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其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以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乃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



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乃宰相平

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頗失隨即箴規貞觀元年制自今中

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

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得一善則遽命甄昇聽

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

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志厭

倦儒李傳序太宗身素難別露沐然銳情經術即府開

置洪文節悉引內李士番宿更休所朝之間則與夫以太宗

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

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

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高宗永徽元年上召朝集使請曰朕

不其政治長孫元忌与措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已

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正觀之遺風兼類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



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

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官之威柄潛移

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則天紀云高宗自顯慶後多言風

崩皇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以聖三

月戊午廢中宗為庐陵王出之已未立豫王旦為皇帝皇太

后仍煬朝稱制天授元年九月壬午改國號曰周加尊號曰

聖神皇帝降皇帝為皇以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豈不以經邦之道關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備信於近狎

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廢俗

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變律亂朝中宗神龍二年改元

公主牛昭容等用毒皆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本紀云女

私賣官行墨敕斜封稱制元宗乃與薛宗簡劍山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率諸監

用舊老採拔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



涉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甘目之妖漸廣憂勤之  
 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者則曰德如堯舜矣  
 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正矣胡不為樂有深謀  
 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眾者讓言切諫謂之誹謗邀名至尊  
 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  
 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  
 持竊國之勢左傳當時外竊竊國近也左傳當時外竊竊國近也  
 於威王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十克奔燕初子儀有宥  
 本也周公弗從故內寵擅回天之謠當時內寵回天之謠  
 及子儀即子克中外之類是也後侯官者傳成帝與單超徐璜具接左官唐  
 衡定策誅梁冀同日受封出謂之五侯超死四侯轉橫天下  
 獨坐語曰左回天具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  
 之上人人懼然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







凶德宗情忌太甚故公及此 遠者驚疑而阻命 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乘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詔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不知之矣 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

左傳傳公二十八年楚子曰晉侯在外



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不得衆始於失人裕於貪  
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罕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  
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撥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  
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鑿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  
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今明新遠迹之聽歸反側之  
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  
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茲奉猶滯所見不勝愚誠  
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是時賊亂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帝以問群賢乃上此奏

右彗登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湯湯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尊號始於秦皇行於定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興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數猶存此指此乃人情向背之



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勸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之更詳思不為僉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

七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



猶不兼禹湯繼與莫匹天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嘉泰衰於  
 殷周而名竊於義維兼皇帝始摠稱之史秦紀秦王初并  
天下自以為德兼  
三王功過五帝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前  
乃更號曰皇帝  
漢家當更受命於天以教夏商周禮等事亦好之乃說哀帝官  
急改元易號哀帝又失其具有益乃下詔曰皇天降祐漢國  
再獲受命之符其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大  
平皇帝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  
 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諫  
 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  
 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  
 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  
 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  
 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



上可以高德於後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與廢典矯舊失至  
 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  
 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  
 實惠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若天子王侯自  
 稱孤寡不穀  
 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  
 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傳二十四年冬襄王  
 使來告諸侯曰不穀不德  
 得罪于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  
 不得言聖  
 不得言聖後光武詔上書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  
 賤微獲承訪議丑耻其君不如堯舜亦耻之是以誠發  
 於中不復防慮思諱赦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此漢自  
 其言於奉天救

文中併舊號六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興元赦令既具帝以蕞爾付資使商討其詳既而  
執德不固國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歲之使歸其德  
乃上此奏  
帝納之

右鷹朝奉旨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  
如有須改張劇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  
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  
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以可行  
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復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  
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  
用甲兵竭取財賦眈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是等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  
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  
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累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



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浦冠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兒朱將

其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滔天僭帝者二豎李希烈僭即

自稱趙王李納自稱齊王又有顧瞻懷貳叛接黨效其流會繁不可悉

位國號大秦數皇興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

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紆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

誰肯懷昔成湯遇赦禱于桑野躬自梵別以為犧牲古人所

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受體昔夏禹之陽用商湯之禱桑

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沛今者雲重積而復載

兩垂落而復收得無聖賢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

宜受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

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

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揚德澤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



疵殆不可不澀去癩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  
翫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  
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  
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  
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  
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踰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  
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  
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  
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惜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竟誠而人  
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整  
翰愚懇伏聽聖裁

九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贊寧奉旨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贊寧文  
 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  
 勤勞者承命竦應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  
 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計謏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之  
 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關授命之節  
 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質骨供職曾何足云  
 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寢興由理  
 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春秋戰王勾踐反國五年數召羣臣仰天而數曰士憂臣辱主辱臣死

郊畿國廟震驚斯謂季矣冠離密邇亦云恩矣臣竊謂凡公  
 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頒亦為近是  
 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德從將吏



一例並加兩階令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  
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九階太薄  
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  
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  
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賸董踰曷足甄補陛下必以朝官  
之中有來有否事雖旌別以嚴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  
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產由臨實傷大體不任  
觀懼之至

⑩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以論事狀

漢宗元統道中使以翰墨費以人君臨下當以義言為  
本兼者雖難辨情辭批亦當優容以開言路庶民受之  
以成於上此疏帝頗采其言

朝意奉官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以論事辭



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  
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真論人長短或探朕心意旨朕雖不受  
護諸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  
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  
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  
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太抵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實問即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  
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  
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  
容俯於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自臣以盡忠雖甚庸駑  
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  
夕以自警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





長誠類既免罪矣又爲我輩無罪奉周旋不敢失隊權陛下廣  
推此道施及萬方咸裝直以於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  
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磨  
眷特深縷言密旨備該物理由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  
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未  
而發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  
堯雖四凶在朝而會議棄較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  
人有邪直賢愚在與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  
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  
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遺哉願陛下取鑒於茲  
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  
乎誠循誠於忠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





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凡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信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誠信。爲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幾庶者。至愚而神。蓋以愚虫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取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



更君得憲

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  
 若影從表表相則影由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  
 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感衆庶  
 感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  
 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  
 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度有虧信  
 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  
 蓋以陛下之所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  
 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



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  
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然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  
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且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  
輔而贊揚聖君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  
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  
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  
過為責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  
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  
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  
諫勿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  
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

一書之升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 反正句



若亦自聖掩成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之態與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感諫臣之罪  
 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  
 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  
 折廷爭者必為嚴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如魏謩每犯規諫古  
 類有上封獻議者必為熱心意之欲而手刃獲揚如李亮  
表太宗手詔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沈齊  
褒美之類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御中主之常情帶習俗之凡見聞過則  
 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齊代之效  
 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  
 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  
 自用師心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



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  
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哉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  
稱諫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即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  
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  
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於密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於信  
非忠厚真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察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  
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悲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  
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讒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  
故能恢霸功左唐公二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  
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寡  
實移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違遂于志者不必然逆



乎心者不必否其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  
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  
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  
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  
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  
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所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  
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非苟縱私懷不稽皇  
極于以暨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  
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  
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  
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



加資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鍾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  
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  
因懷感嘆嘗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  
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  
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  
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  
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聘  
辯給術聰明厲威嚴之類覆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詭譎顧望  
畏憚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受辭上耻過必忌  
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詭譎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驕  
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術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  
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

九弊



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各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然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垂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約其誠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約則懼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則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管竒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是哀士之所憐人之言也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勤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



於忍言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

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內訥而為晉賢

臣言當引趙文子其中思然若不勝衣其絳侯未訥而為漢元

輔本傳傳解兵周勃為人木訥高帝以為可屬公孫弘上書論

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本傳弘請罷築朔方武帝

趣不得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

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本傳高帝欲廢太子昌

知其下可陛下故廢太子昌則不奉詔然則口給者事或

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夫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

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驚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

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亦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



欲與神之必通且求聞之過也垂統於前 雖繼於側蓋  
 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  
 務通物情視聽抵以伺罪黷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  
 以言相示以智相肖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  
 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宣臣切為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  
 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  
 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  
 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  
 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  
 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鄭常時傳云常和趣和意頗  
 如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  
 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說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



忌而加損者乎夫生烝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  
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  
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  
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  
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  
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  
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  
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  
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誦講無益謂說說爲忠  
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  
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  
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



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  
陛下接下之道開納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劬推誠之美具度下  
也待之以禮腹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使  
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資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  
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摧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  
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  
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殺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誅而  
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  
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  
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力用之懼不周如梓之  
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決消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  
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



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  
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賢善之道得矣其  
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  
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  
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  
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  
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護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  
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  
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  
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  
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成誠疑貳一起則羣



下莫不慕慶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或不可苟也  
任或乖當可求終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  
孚矣微臣所以屢為慶慶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  
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又有堯舜聰明之  
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  
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者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  
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覽所關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  
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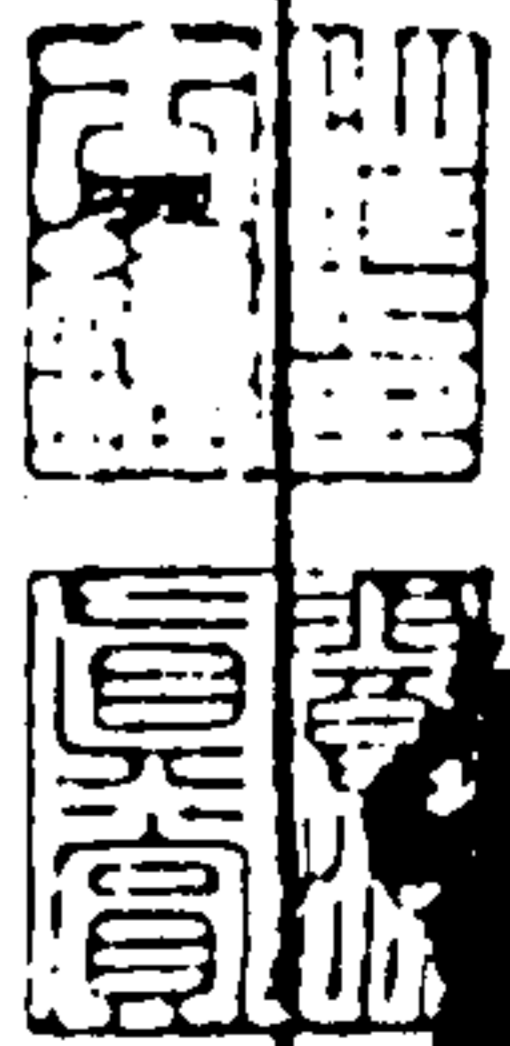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陸官公奏議卷之三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德宗於行宮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此奏帝悟即命去其榜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左昭四年

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

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此二語出大戴禮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

之臣大率見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

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擯之積

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

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



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  
 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  
 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  
 聚怨以斯制寧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  
 諸者自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婚乃言郡邑  
 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王鉞傳云帝在位久鉞飾服玩脂澤之費  
藏技銀迎帝旨歲進錢鉞萬緡禁中以爲歲 玄宗悅之新  
租外物供天子私帝以獻南宮國帑 遇益厚  
 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效治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  
 而入必悖而出大率 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  
 敦行約儉斥遠奢競雖內庫舊藏未歸天府而諸方曲獻不  
 入禁闈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清風肅然海



內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

出師具指

晉武焚裘之事年大

司馬程璜前南雍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

屬慮危之運宜竭誠勸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親

右廊之下榜列一庫之名懔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

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

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及懷竊揣軍情

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

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頌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

是知昨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項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盡夜不息迨將

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

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饒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



人不獲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衆所無也朱此攻圍中

資糧俱足時供饗纔有勸米二斛每旬賊休息天經月城

則其自也公鞏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今者攻圍

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

能無怨亦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

散其其致怨金歟衆怒難任者怨終泯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

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

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嚙而叛之故燕昭

築金臺天下稱其賢韓子約為家者

臺云昭王為郭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韓子約為家者

者必不加於士蓋為人樂為已殃也周文之國百里時惠

必將為年玉之

書 史部



其尚小齊宣之困四千里時病其大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

為人上者當辨察效理洒濯其心左襄二十一年成武仲請

者洒濯其心以詩人而後可以治人奉三無私禮記孔子以壹有眾人或不

率於是用刑然則官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

具也捨此不務而墮利行私欲人無貪負不可得已今茲一庫

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然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

姿英聖儼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蒼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

當促珍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

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

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

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  
 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一無上供  
 推赤心於其腹中武紀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  
 之賞人思建功光度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焚網乘輿  
 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官當憂食是乃散其小儲而  
 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眾美具行  
 之又何疑焉少失多廉實不與弱近迷遠山人所非況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

**十一** 奉天論解肅復狀

本傳云後漢字彙後漢書卷之九也望闕高華傳名節不  
 通押流俗在奉天拜受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宰相體把對上或論機阿登復國言把詞不  
 正帝謂左右曰後漢漢因國機充山南江淮湖南



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使後為相方嚴數帝意故  
居位亟辭致之本紀興元元年正月以蕭復為山  
南東西荆湖淮南浙江福建嶺南宣  
慰安撫使是贊奏辭上後竟不留也

右翼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  
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  
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  
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  
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  
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  
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  
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憲宗建中四年以  
刑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  
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悵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



况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  
深不可會卿比來語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  
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亦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  
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詣本是貴門又朕親屬痛自脩勵慕為  
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  
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元忠初相武后有清直名璟剛直之節老而彌篤  
為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  
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效復之為人必不至  
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喻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  
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况乃見  
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



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任人從一之從寧肯附會臣  
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願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  
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  
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尋一循理必  
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曆詰勅敢同護壽而傳云  
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曠自絕互則庸  
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  
罔惑辯則罔免惑莫甚於逆諂而不與明免莫痛於見疑而  
不獲辯是使情偽相揉忠邪糺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  
陛下留意不復辨也

奉天大薦表為等狀

表高揚地以二一人並曾裴謂曾在幹孫咸曾少尹周皓在



中陸厚沈既濟補嗣治貴在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  
數之不惘然夢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  
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  
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臆辭不明品藻非  
當反覆忝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  
者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請知兼  
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  
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實之清列皆謂良  
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今仍舊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非  
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氣  
用棄取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聞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道有使若到是軍是乃令曰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  
事臣遂沈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藉  
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  
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  
却回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言輕不  
可中亦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并不詳審雖欲  
追悔周維為辭伏望即以季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期  
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出其手詔大意云昨得季晟奏請移  
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  
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  
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吐  
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苑而直理順而明雖善其端何由起







俾之同死必不兩全強者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二  
 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頭堪歎心  
 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此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  
 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  
 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並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  
 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  
 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此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左表十  
 如如能能晉人用之謂謂仍先諭旨使從裝詔書至營即日進  
 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无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注  
六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曰我若受秦一則實  
也不受冠也既不受公天而復受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以之  
心軍之善也秦師疾雷不及掩耳者也疾雷不及掩耳夫制  
 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

好學 相善 必善

善



當台者離之則寡功當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  
其要契其時然後無敵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  
肯為用聚將而罔能討心自為鯨鯢官者明下伐不敵取其其占  
而封之以為人戮於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  
是乎有原觀以懲濫懲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  
階析之各瀆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斷不  
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李晟既  
元只惠元死之費之計敵其明如此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  
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  
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今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  
機得失所繫安危上慮百思通夕心寐誠以貪因循而不  
能矯失者終有大患馴詭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整



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六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其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臣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一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則官恐非今典

○七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正臣仍奉宣聖旨朕



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度進  
 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輕刑衰  
 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  
 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衰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壞萬  
 自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  
 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成歲  
 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官不足  
 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  
 皂安祿山反肅宗方用兵征討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軍下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此戰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  
及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此戰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  
身一偏纏易一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  
僕以金紫稱大官而執職焉  
者名器之盡至是而極焉  
 蕙猶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誠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護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百官志云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  
 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  
 其勲散爵號二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  
 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  
 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勲  
 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  
 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  
 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  
 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  
 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  
 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  
 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



若存若亡而未其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資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賢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

與元論鮮姜公輔狀

本傳云公輔素自高材德宗幸奉天擢為議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從梁長女唐安公主適薨主性仁孝許下嫁帝省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厚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公宜從



儉以繼軍與帝怒其費旨欲罷公輔故費力致辭之帝終不聽遂下遷大司馬左庶子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選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即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技擢特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知旨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同職任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誠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耻亦願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官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為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



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戮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古曰鼓以顯諫者則擊其鼓又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輶立司過之士即記過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為常由是有史為書賢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度人諉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然諱溢於下國而耳不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



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  
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厲  
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  
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  
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  
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  
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  
言聽輿誦封拜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棄遺芻蕘不以賤  
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  
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封拜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矣  
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  
於謗言乎豈曰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左傳二十八年云云虞舜設謬



謁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躋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  
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慙竊謂不然當問  
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  
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  
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  
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  
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消消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  
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  
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  
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



也。在虞夏之際，主聖臣賢，成化垂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庸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諫。良傳上問，遂良曰：「昔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云云。」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於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勳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口利也。」表說近而不諫，則口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



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傳喻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辯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諍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諍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詔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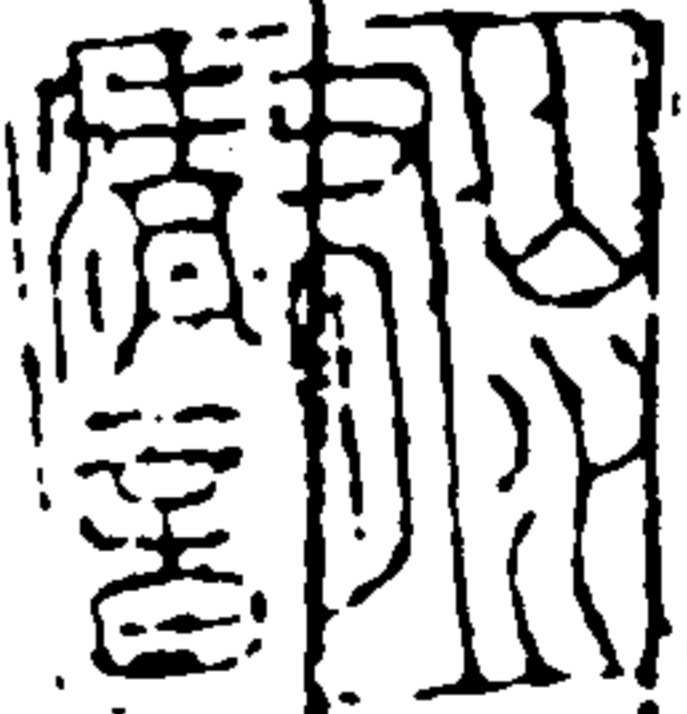
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許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及覆察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

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以  
 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其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  
 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等叛李德裕見  
 世道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  
 事實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  
 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懇執務在朴忠雅意  
 而言有權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意考  
 國之志奏報天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於至惠實天下  
 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魏志許允為吏人謂允曰  
 又曰主聖則臣直臣直則主明



陸宣公奏議卷五  
直不固上虧至化探莫大焉  
下留意差味此篇以須覽萬幾必先虛其心  
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  
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  
致感人心致於杜平盡物理使無糾紛是猶却行而求及前  
也謂向人而行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  
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然  
巨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  
試以愚言反覆然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素欲廢  
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  
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



則是不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辨也逆詐未明積憤未平固  
 宜公朝獲矣於書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  
 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  
 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  
 雖善而笑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封  
 非詢芻蕘堯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  
 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  
 明忠言者利於行家語云六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  
 幸紆宸鑒更審所宜

○**典元論請優將曲環所領將士狀**

本傳云環州人德宗初吐蕃寇關中環以  
 護軍五千馳救虜遂破走賊名大振  
 多獲虜虜虜平時方在陳許正當賊  
 上此奏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宋訛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  
 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  
 舉幽薊為名公之元兇乃其舊帥歧下則楚琳助亂鳳翔節  
 平章事張凝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必營將李楚  
 琳人劉祥軍中畏之嘗事宋此為訛所厚行軍同馬齊映  
 與同幕齊映言於凝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凝命楚琳出心  
 難州楚琳託事不時按營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  
 琳夜與其黨亂楚琳城走賊追及殺之楚琳自為節度  
 兼降于宋訛州刺史劫通奔于楚琳岐下即鳳翔也  
 門則宋訛黨殺訛節度使朱滔與魏傳田悅鎮魏王武獨  
 此備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  
 又屬汴路殘廢浚城陷後糧餉絕資裝以殫上卒常情固  
 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  
 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誰輒赴其推齊肅累著  
 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



蘇轍萬多時窮賈轉其蘇陳章奏言極酸辛告吳朝廷則力  
 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曉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  
 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鴻  
 之以不以常事遺之方公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  
 轉飛切令賻恤此軍本傳云況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  
 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合即石位也時為宋節度使與若得自存必有成  
 績非親慈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  
 先勸臣不勝區區為國設全善拯危之意

因 興元論維肅復狀

臣欲論肅復表臣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死在  
 臣就延延避山南既與臣接近指麾兵馬且望收城心  
 臣



張皇頭甚朕不曾在意朕聞從  
 一亦其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  
 嘆封其治不建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  
 者其有議朕者臣代其表兼揣其  
 以愛德德多失實大臣勸勉務用誠雖有過當之  
 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迺難已其  
 又不駐蹕危可知自奉天復幸梁州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  
 撫忽聞變故寧况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  
 實疑九在慈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  
 張處賞其拜荆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在奉天貞元相  
 道入大綱銷劍南為本即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本  
 韓泥望幸於東京本傳云德宗為鎮海軍節度使帝狩梁州  
 脩鴻壁起建業抵京現後鎮相望以為朝此乃臣子之常情  
 廷有永嘉而去事置節於數十於石頭城



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其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道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祭使李猗之男  
洪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  
伏愿更廣詢訪以驗臣言不誣

四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叙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  
終是不識事且甲令巡行諸道薄恐事多乖失緣士輩年老  
公欲除蕭復為節使觀祭使便令赴任之就亦應得所卿意  
以為何如者以少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  
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官本末不可以不  
均查兵部已駕通判蕭國臣下悔征賦之殷繁命黎元之困  
難澤慈旨深以勸諭補遺之臣善詢疾苦不期遠望



中使務既畢能不在特其復命親訪物情第弊垂恩用符德... 周但令劇使分在特其復命親訪物情第弊垂恩用符德... 使務既畢能不在特其復命親訪物情第弊垂恩用符德... 中使務既畢能不在特其復命親訪物情第弊垂恩用符德...

六三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德宗皇帝... 官關來赴行在官...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德宗皇帝... 官關來赴行在官... 興元訪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 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



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則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摠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辨復異蓋尊領具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纓纒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左宣十五年川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與上知宇宙之大不可以



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  
 可以智力勝故膏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  
 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  
 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星宿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  
 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項公其  
 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帝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  
 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  
 誠其効固不同也秦皇嚴嚴衛姓猜而荆軻奮其陰計然太子  
 丹刺秦王取燕地燕秦之國而匕首光武寬容博厚而馬  
 援輸其款本傳云使接奉書雖陽接曰天下反覆益  
 後輸其款後字道不同



祖乃知帝上 豈不以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任 數御物物終不  
自負真心也 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 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 意不親則懼  
而阻之 雖骨肉結為仇讐有矣 臣故曰 茲道得失所關 興亡  
伏惟陛下 睿哲文思 光被四表 孝友勤儉 行高百王 然猶化  
未大同 俗未至理 者良以智出庶物 有輕待人 臣之心思 周  
萬幾 有獨馭區寓之意 謀吞衆略 有過慎之防 明照羣情 有  
先事之察 嚴東百辟 有任刑致理之規 威制四方 有以力勝  
殘之志 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 忠善者憂於見疑 著勲業者  
懼於不容 懷反側者迫於攻討 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 兵連于  
外 變起于內 歲律未半 乘輿再遷 國家艱屯 古未嘗有 以陛  
下至聖之德 而遇茲殷憂之期 天其或者 欲大啓睿心 做小  
失而崇丕業 且臣謂陛下 當奉若天意 追咎已然 凡所致寇



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  
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  
爲欺天庸敢指陳庶闕漏往歲初舊師旅四征不庭義烈  
之徒人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之者爭詣  
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  
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  
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  
亦必怒其妄作錄其善心率以官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  
風靡爲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最爾兇醜曾何足平臣  
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  
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規覲輸誠者謂其遊  
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狹效毀沮者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



張皇獻討者防其備言進諫者憚其言謗凡此之類志以聖  
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責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  
紫庭雖呵禁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徃軍  
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緹動歷年  
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  
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  
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  
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  
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  
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忘之寬而舉  
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  
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



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遂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  
 岷之遊矣陛下既關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  
 日考異傳云可謂失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  
 此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關劫偷迭居魏公入南海之外有  
 漢倫狀如龍首食人德宗幸奉天朱此入居前發關輔郊  
 唐即皇帝位下宣政殿後李德裕又屯兵咸陽關輔郊  
 歲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崖於連山杖策後君  
 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  
 加猜効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  
 安敢復言忠義哉外物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  
 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籍料邢建等輩必  
 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類例亦望於馬惜休法  
 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賞武者指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



體

司火則按以職負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如親軍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  
 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更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  
 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較行於世孔子出家孔子既不得用  
 而幽實鳴犢犢單之死也臨河而哭燕尊郭隗賢士繼往  
 邛邛躬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  
 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設樂宮而師事之樂  
 自隗往辭蒞自齊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  
 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為  
 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  
 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  
 之休

○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通得潭城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  
潭城奏尚結贊與約共取長安而不至聞其約  
京城聞期去甚憂之以李晟與賊兵少欲倚之共復  
殺有善元益得其引去失可放贊乃上此奏  
 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  
 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  
 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  
 其失準擬潭城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  
 援深慮被賊衝突天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羸昧不習  
 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  
 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  
 盡萬款尚勞聖慮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  
 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成時



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其諸夷陛下但舉建中  
 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  
 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次侵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几歷四年要約竟未  
 堅決立碑纒畢復請改移吐蕃傳德宗即位累與吐蕃通使  
論奔羅兵破此將韓夏于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  
四州界之會大瘦虜執引去及此平責先約求地帝止償帛  
萬匹虜以為然乃數入寇帝詔責之對曰本以武亭功猜矯  
未償乃來又獲碑仆疆場不明故行境上其反覆如此  
 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惣戎在邊因  
 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迪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  
 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每頗由茲促  
 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  
 情彌望之在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



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定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  
 退憂慮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隙欲待之合勢則苦其  
 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  
 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  
 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  
 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  
 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  
 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怨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  
 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一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  
 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  
 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眾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任  
 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負亂再一昨蕃戎未退臣又竊



有通意系流庸結贊好謀昔辛川唐大將通賊馬遂李晟恐其潛  
 果如所測其情謀可知其潛  
 際乘賊訕窮蹙之時輕犯近郊  
 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時誘  
 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  
 得伐叛柔黎不得寧居賊必  
 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  
 寸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  
 乃我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  
 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書驚文  
 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  
 奪其鬼神降之災覩機若顯  
 遘厲自道實莫穹悔禍之應列  
 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  
 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  
 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乘興  
 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  
 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  
 有血氣皆知恠嗟矧伊忠良孰  
 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



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  
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復自斂蠢茲  
狂悖又合穢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  
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本傳云懷光  
與朱泚稍稍  
既至復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  
背無患城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  
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  
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况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  
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軍乏之急勢難  
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載休頗韓游瓌乘其西北  
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



陛下真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懸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

**六五**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德宗復使使謂贊曰知言吐蕃甚善然城是諸軍當設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贊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不若假以機便且待以殊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此奏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審軍退歸及關中躰勢理皆切當其慰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造制則失亦及我帥果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眾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自不勞慮而武功



立其於委任之鮮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  
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  
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  
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  
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  
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繫刑喪師寔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  
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  
人心有觀亦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與姻縈千里而送  
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  
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



見人情  
事如  
好客  
如  
有  
機  
之

限漢漢率我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  
 朕等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  
 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  
 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  
 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  
 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  
 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  
 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教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  
 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實其餘細故悉勿聞言所賜  
 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  
 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  
 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



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  
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  
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家究思哉有可取

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對越官員奏議卷之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劉宗元乃與唐末此見  
 韓休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事若不從防恐生變類何由  
 此奏上請然則固結善待  
 楚琳使者有候詔待恩之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頗被封建論奏言其  
 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  
 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及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  
 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奉養竊謂非宜且李楚琳乘時艱危倣  
 援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  
 海內影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未復  
 大憝猶存動工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剴刻是爭商須則







將諸將乃忿怒信自王而之... 不取復言... 良計乃遣良... 立信為齊王... 為者其甚眾... 以積恨先賞... 祖所以肉帝業也... 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 雖罪惡不得不容... 適時之宜... 雖仇讎不得不用... 陛下必欲精

將諸將乃忿怒信自王而之... 不取復言... 良計乃遣良... 立信為齊王... 為者其甚眾... 以積恨先賞... 祖所以肉帝業也... 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 雖罪惡不得不容... 適時之宜... 雖仇讎不得不用... 陛下必欲精



刺素行這胡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  
及今將安嘗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  
蓋亦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豈乘小所宜速圖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  
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  
畧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  
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臣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  
等商量慮從中官辛苦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御筵等可者奔赴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



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置不穩便者陛下惠霽暫御仁洽  
庶察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眷旨淹詳復詢庸賤  
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  
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有知天鑒何是以不揆  
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  
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濫冒之  
弊興一足以損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  
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  
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  
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剪伐  
誅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



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  
 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  
 彼貴我抑惟常情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  
 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願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  
 之情况該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  
 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  
 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  
 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眾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  
 為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  
 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  
 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俾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







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照仁戴明畢力同心  
 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  
 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  
 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官闕失守宗祧繼逆於  
 赴難之師李懷光之師本為赴難而來再遷於蒙塵之日左  
二十四年冬天王王出居于鄭城文仲曰天子蒙塵不論半歲  
於外時德宗自奉天復幸梁州故有再遷之說  
 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近近自郊甸遠周寰  
 瀛百役疲瘵之氓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  
 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  
 之沐念將士鋒刃之殃愆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  
 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  
 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以謀始謹書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是也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  
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心傷多豈憂之使翦除元惡曾  
未決辰奔貨往來道路如織以必自厲君德首訪婦人又令  
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關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  
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  
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者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  
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  
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  
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經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  
弔恤死義慰撫有功絃繡繁庶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  
從宣揚聲靈將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  
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緡牧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

體知  
先後  
用



有是

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言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其無識求之適使憂慮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纒而飲盜馬者劉向說苑禁淫王賜羣臣酒使醉失禮奈何教歸婦人之節而辱乎命晉絕天去其發呂氏春秋曰秦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而食之穆公笑曰食肉而不飲酒余知其傷生也海飲之而去亦見史記廉宜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躰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左威公二十二年楚之發的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危臣曰是不辨人也天下多美人歸人何必危







陛下念思危固國如不及微忘前憂國如探湯以在官為書  
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始以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  
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人所令獲賜渾瑊詔未敢承  
言伏惟聖裁此奏說上正德宗雖下  
與

○○ 鑾駕將還官闕論發日○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  
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  
嗷嗷愁懼轉甚臣雖庸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  
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  
駕回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  
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鑿  
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斷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行



成命良以輭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岩綴危棧於絕  
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  
滯漫羣峰澗流巨石崩奔旬隱相繼深谷洑漫往來不通悉  
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遑遽歿  
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  
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滾崩闔道淹圯環衛  
之儀少缺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  
慮其可得乎又或窪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  
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  
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范不臨危而求幸  
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  
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為慮



耳倘迴膺言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  
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監竊聞群議輒以上陳懷之懇誠  
實冀其昭納

臣請釋趙貴先罪狀

貴先本齊映部海陽人自以博學處禮制按以  
偽官職進此既平諸將以其後進請誅之賢謂貴先  
之罪出於誘陷乞  
加原貸乃上此奏

右激淑奉宣聖旨前者共知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  
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  
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  
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  
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  
臣之常志原情而安眾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



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辭各有宜事或踈駁而無傷此之  
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眾東行貴先即  
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  
獨守營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為賊此所招給以同迎鑾  
輿此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激留遂遭劫制身縻  
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  
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  
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  
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獄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  
典宵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權誘陷  
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  
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



因罪一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張心  
既偷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  
談以與億眾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  
染江十東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  
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膏汗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  
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  
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全為梗唐書  
崔器深州人肅宗示至鳳翔器奉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  
既為器思希帝旨欲深文器下乃建議王官指賊者陳希烈等  
後肅宗自賊中來因言上旨重器器遂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  
平王官等如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器  
器遂刑衆心復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器  
屬構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  
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



為計者曰雍齒與我有讎而數黜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  
 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請封果安曰且雍齒且侯吾屬何患  
 社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  
 下有漢馮之英貴先無雍齒之讎加戮不足威暴逆辭全可  
 以定危疑明恕而行此語見左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  
 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  
 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宄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  
 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

論替換李楚琳狀

德宗崇甫至漢中即欲以澤代  
 楚琳以澤代楚琳以澤代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俟朕到日簡擇



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  
 駕請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不若  
 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  
 得不棄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  
 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勢賊部若而篡居其位楚琳乘  
亂後殺張勳自稱按以典法是重委猶置其官而  
 既屬多虞不違致討乃分之以旌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  
 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  
 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若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本若因  
 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信乎將  
 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體處  
 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撫誰其感懷可



高僞游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到漢代  
史陳丞相出家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平教高帝當游雲夢  
因就擒信乃南出雲夢信果如道中高帝見信即令武王  
執縛自是諸侯反者九起其後傳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  
高帝因討陳稀竟以疾崩  
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  
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  
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福  
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用  
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屬萬乘之  
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  
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  
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

2



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  
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  
害百代流詭詐之機况楚琳卒伍凡材所養賤品因時獲獲  
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  
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踈縮今郊畿已入武衛方嚴汧隴鎮  
堅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  
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踴躍何惡能為願陛下如務  
含弘普安反側促駕滿止占錄功犒勤數拜肯之恩布惟新之  
令然後召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節望命出揔  
岐隴之師則彼承認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冀其復勞誅勦措  
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而忘矣則其喪必鑄臣籍備請發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一輩  
 幸免醜辱下之會指其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  
 欲謂王師所向莫敢請餘臣指顧可平請須滿版之文復起  
 清江之校謂以平所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徵  
 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安禍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  
 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陷於忿忿或以壓勝而輕於戰伐故文  
 喜之訂經上之瘡痛未平以入中如光代  
 更相悔懼留後列之其宗義之征漢南  
 與此此列之其其宗義之征漢南  
 之安夷繼其其宗義之征漢南  
 乃與田承嗣李正其宗義之征漢南  
 命李希烈可之其宗義之征漢南  
 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衝非不堅也赫斯之  
 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且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



是以所獲反側者懼。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積諸之災。及遂乃僉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變輒為之。再駕行宮。至於京園。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主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二聯。二若包桑。警旒幸而不殊。若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能熊。奮羽且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帝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歸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眾。率心之稔。愚知烝庶困極之。變怨知上下鬱埋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允獲匪人。亦為之歎。歎本傳不贊其為帝言今豈無天



之謂也夫入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尤不展動論後李抱真  
入朝為言臣陛下在率天山下南時歲入至山東上立閣者皆  
謂臣言是也臣誠之動物乃至子斯懷其鳴以好音伴水詩  
我為集于伴音消復冷為和氣由是效回易慮衆獻歸心  
假王畔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如藩鎮傳只元元年於夫下  
數觀費身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  
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君臣已絕而更  
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  
百萬之邦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  
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博臣禮拒天誅圖活  
而不圍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我據土易代不  
遂陛下耻王化之未同於茲曩之廢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



賜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謂朔方命永平汴宋

幽龍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謂嶺南整國家廣務以

贍軍旅公私勸廩以牧馬策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

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

加無廖而累本已如覆矣洎巡卒唱亂此戎搆炎並見豺狼

擊居於其前俄而兪擇肉於馳道河朔閉塞之眾布路而歸宋

郊仗順之師坐龜甲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

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儀謂中

咸自茲縶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條瑕制

書復野謂官並謂洗羅各復謂位曾不謂帶亦

空田謂人降爭謂表章唯謂居後謂郡王謂悅眾謂命謂往謂上謂可

命謂往謂上謂可謂命謂往謂上謂可謂命謂往謂上謂可



知是皆假中時也。流廢士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  
 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  
 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盛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為遂矣君所  
 委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  
 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安生也從古及今未有焉  
 世彼以危地而求此之安也從古及今亦未有焉是以  
 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  
 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  
 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  
 察其蠹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  
 故書曰惟于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



子曰德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  
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飛誠感之未  
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曠之原野輕人  
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不宥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有蠻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  
於行軻而思變上平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  
定一夫不率閭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革禍結變起  
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覆更而在蕭  
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  
實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  
途同歸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



可廢關陞下忿其澤命大舉申兵至今逆泚誘叛乘機而動  
 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鞏蕭牆之  
 戒不其信歟前與垂訓既而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  
 哀痛之情悔征伐之數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  
 往之失畢懲莫大之幸感德約之以省賊警之以息兵由是  
 德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車  
 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抑然必當聚  
 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  
 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履禍之能復興自京  
 邑底寧乘輿旋返萬懷先維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  
 復山東群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  
 於朝文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遷移旆復指淮西則



准西元克以將狂脅自同惡之徒附說於新附之師請之  
奉夫太息哀之直乃因憂憂而前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  
此激而懷先教懷先教而希烈往希烈懷然倘將次及則  
之審審然以懷留者能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必如  
身腫疾之憂憂既盛則益以膺之痛痛之病夫病同者  
地而相為憂同者不數然而自魏河朔青齊固為憂中  
之相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遭之憂而相勢必重興以  
以或肆奔備前之則我力未遑繼之乃以憂思甚巨憂  
為揭非細家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  
未有難處下分輕易焉片將圖終必在慎始慎機一發難可  
無追正理謂粗陳也今維取之所宜唯聖主首擇焉一夫若之  
大國之憂也一者兼行發一不可慮而用則不長威而



知夫惠之可懷而威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  
德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  
德則所作之威道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  
以養威者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  
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  
欲求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漢中興  
天禍將悔以造此之偷矣一國以懷光之德保其幾成未再  
周想次人暴於實數屢變之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  
猶未洽誠宜上司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成濟威乘威  
威之威以仁惠者河中梁河之德惠無所不周故准石俯視之  
乘威與准新歸負披吐休寵歸一管住威惠兵之必必以威德  
王太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矣曰一哉



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德如神明天下變而懷如父母凡在  
危疑懼討者必將曰誰在德德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  
在勢位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深守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  
凡在倦苦思勞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聽信乎  
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族亂之憤  
息而不聽其德德天下之仁告此而禍亂不息理道  
不行者無之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  
心非不欲從也德其潛慮非不欲得也但以得往失計口稱  
大名雖謂天下全宥之德然不能不自覩於天地之間耳縱  
未領中是德德天下之仁無辭以起兵外無類以求助其計不  
通者德德由通客感時以歸德德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種  
各守其疆德德既命其守其疆是乃德德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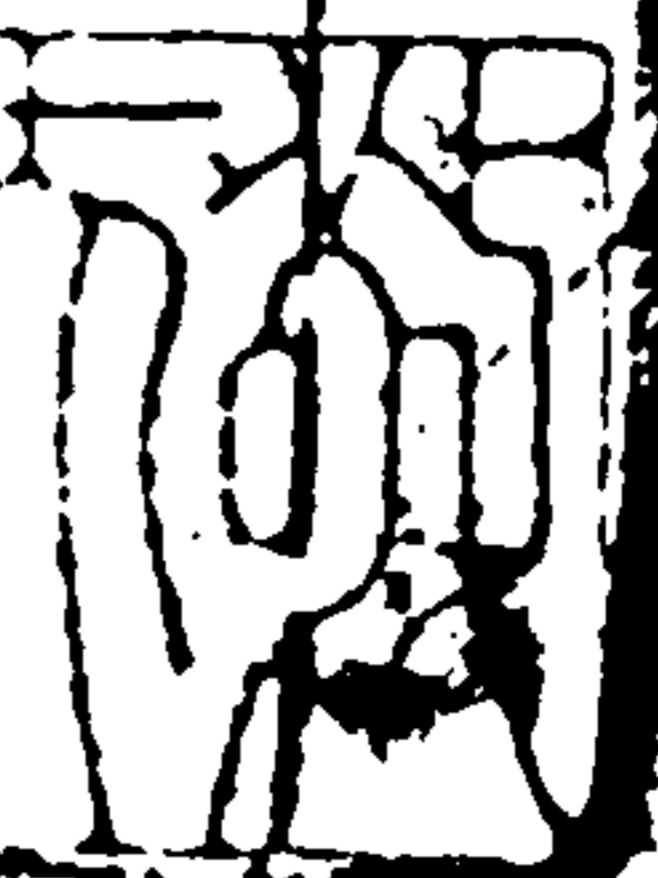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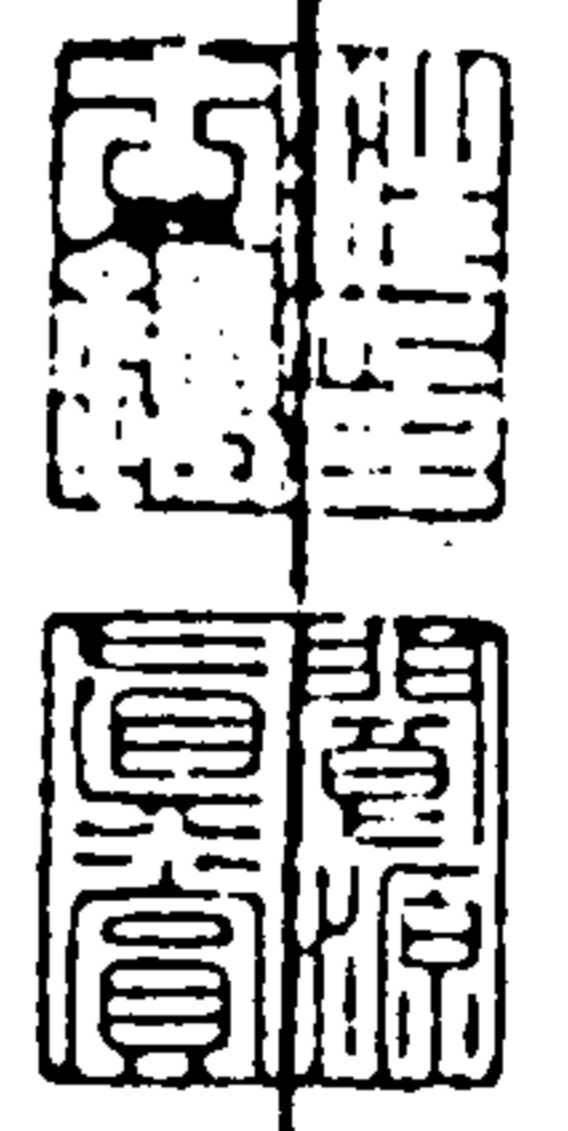
...之務... 臣固知其必不逃於... 戰而... 兵者... 難... 信... 務... 假... 辭... 而... 官... 成... 敗... 理... 亂... 之... 情... 之... 區... 區... 上... 下... 憂... 情... 在... 此... 備... 案... 遺... 他... 往... 實... 心... 誠... 所... 以... 行... 謙... 實... 其... 功... 之... 人... 難... 詳... 陳... 備... 案... 畫... 其... 伏... 伏... 宜... 其... 取... 以... 備...

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奏議卷之七

光三 請對置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德宗示姑在場交禮... 其屬有不自... 勢遂上此奏... 帝復詔宰相自擇

十月十七日額少連延英對延奉宣密旨卿先奏今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聞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眾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狡勞  
 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譽華則趨競彌長而沉  
 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  
 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活名飾貌者不究其偽故孔子  
 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  
 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  
 吏辟舉之制漢制其州郡太守自辟其屬以下皆太守刺史自  
 辟制如漢制如杜南則選試武職其屬則如漢制如杜南則選試武職  
命則同正高時如杜南則選試武職其屬則如漢制如杜南則選試武職  
 所以明歷試廣求敷行能息弊為也昔周以伯冏為太  
 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巧言公色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  
 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秉寮屬之明驗也漢  
 朝務求多士士選不唯公府辟及出也又有父任兄任皆得



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

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

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

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

尚書中外品員多所放授晉山濤為吏部尚書每官闕輒啓擬數人持所奏

目若山公放口事 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

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不羨之答曰吾黃散

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南宋蔡廓為吏部尚書

蕭左丞傳曰蔡廓出我中隆言之也 徐羨之曰我下不能為蔡干木

下事以相委過此則上我蔡之廉開之曰我下不能為蔡干木

郎官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與在台司此其明驗

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後



制制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百揆者蓋吏部  
銓封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書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  
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唐書志開元十一年  
書曰注擬者謂注擬人姓名於簿一槩必與資格合乃得注擬也  
如注擬人姓名於簿一槩必與資格合乃得注擬也  
居曹滿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舉時定宗之例著在格令至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  
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命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私  
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  
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預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  
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廢舉凌遲人物衰少居  
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故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  
臣嘗為鈍一無所堪得蒙信任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



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然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  
 以彙征故至六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議守法度考課  
 百官奉揚聰明信實以歸罪乎人無帶用朝不才以此為  
 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  
 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別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  
 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  
 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  
 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  
 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陞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  
 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魏文侯謂李  
有言家貧思良田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君一子  
何如克曰君非金故也君視其所舉富侯其所以  
奉朝請其所以克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此宣  
取下其所以克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此宣



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論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重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



弘接下之規明目使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以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微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遂是以行觸類而長罔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



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  
霸國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  
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  
小人議之害霸也管子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  
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  
群趣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  
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  
近不克弘通豈足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  
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  
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謙益又賄賂不得實才  
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罪其人受賄某舉  
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陛下若便首伏



則據罪抵刑或有詞則付法關實謬舉有必行其罰評善者亦及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重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士名使無辜且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入之所知固有及極必不能徧詣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屢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僅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要言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字有不涉公議難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詣識陣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設于春秋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  
如人無事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  
官謹而察屬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  
聞諍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  
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  
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  
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  
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殊異豈有為  
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擢千百具  
容物議悠悠其感斯甚聖人制事必度後自無求備於一人  
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



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守周行既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







無此則... 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君子則小人道

大精制法不一之患也惟大精則失其用惟大精則失其用惟大精則失其用惟大精則失其用  
 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秉之規大精而失士是知雖易  
 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  
 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  
 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  
 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  
 以情有情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  
 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  
 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君子則小人道  
 長則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



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未疏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  
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得以輕者重  
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  
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樂任之道失其端而  
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措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  
恩職因陳謝布露少聞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領得據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濱  
泛漲或穀倉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屋宇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  
之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職官輔職調陰陽一物失  
宜尸曠斯在五行初更期責何逃陛下德遠馬湯怒人咎已  
臣等每率詣日倍憂敢請所以為恤在公不敢煩煩請罪前



者尚陳事體通遣使撫綏陛下尚請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  
議優卹以慰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察借訪類會行旅所說  
悉與中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  
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  
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  
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森然非可諱之事  
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有尚且相媚況乎事或隱昧人或  
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  
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轍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  
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蓋以君  
人之道子夏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



愛及國邦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  
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盛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  
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  
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  
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京其賦皆固  
宜降旨優給備勸其節取亦當遣使巡撫使可給紅衣之  
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時焉用此術也  
頻繼不家恩復除自當准式備免積欠事無不備  
連降德音深示愛憐分道命使出勸諭災貧自息行得旨察院  
監應家有溺死及漂沒房屋產都盡父子不存者各量賜粟  
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萬慶官物給付具給壞廬舍田苗  
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公數等情聞奏量與蠲減租



統如此則歿者蒙嗟酌之恩存者獲賜恤之恩霽澤下施軌  
 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利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  
 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儀象聖恩允從即具條件續進之  
 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  
 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且隰水潦夏行冬  
 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  
 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  
吳通元傳通元與弟通微并賢參事素與陸贄不相得參事  
 子申與通元兄弟共謀誘贄帝大怒罷參事相賜通元死於  
 長安乃杖殺申事亦殺參事諸親黨並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去時正元八年四月也親黨並累其徒實繁邦憲已  
 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  
 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將



瑕以德消疹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  
不勝觀心慙負之至

**論准西營內水損厥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准西營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

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

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劬躬湯引罪湯語蓋以率土之

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教則無

棄人老子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

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又罹督

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憐弘善教之心當軫納隍

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蠲惠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

卹或異是使恭齋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



備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之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約則請因而伐  
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不約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之糴于晉大夫魏射曰無損於  
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  
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魏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  
籩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  
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見左傳是知棄怨而施惠者  
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  
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  
右存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謂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  
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喪德攻僮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



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非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曹操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臣輸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撰請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論旨今除裴延俊更支使狀

裴延俊判度支平昔其費萬金于築帝後許之而自用裴延俊言延俊其人不可用帝不聽

右緣班宏德上為戶部侍郎德宗以宏德天下計故進宏德尚書後判度支宏德請力長入司公可文而臣今日面取進止出使不堪其功而已益添添年七十



全當此選揔有四人杜佑置徵李衡李巽曾堂制財賦各有  
 績用可稱杜佑京長安人其為水陸運使改度支兼和  
見本傳劉晏掌利有各於時附見晏傳李巽精州贊皇人  
為湖南觀察使正元五年出西巽長安事下不敢私見本傳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  
 淮南未可移動庸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  
 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  
 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  
 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  
 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閑  
 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  
 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官進止李巽知度支  
 恐未相當且空與公館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



清有不宜令判度支舊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  
 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家造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  
 教恤人公之度支兼此一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懸遷  
 豐敗相補利害關於元之性命實省繁財物之盈虛加以饋  
 餉邊軍資給禁放刻吝則生意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  
 輕授本傳在後漢書可刻只知丁利專制下附上其詳請怪其官  
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貴更居要  
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且及於  
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  
四人之口選擇取其尤老庶請命屬不系朝經延齡交誼  
入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趨懼眼



漸瘳

本傳後唐西人正元中進中書後日即合假兩待其

謂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

論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關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奏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緘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騰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與出位之思王毀擯中是將誰外珠飛境外後世謂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詢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貽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

奏

奏



事固難依且嶺南對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豈是王臣若  
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領  
南而為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弊又傷賤貨之  
風望押不出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卅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陸宣公

陸宣公

本傳映齊高陽人奉進士博學宏辭中之鳳翔張謏為判官會德宗出幸天德謏不與兵部將李楚琳者欲為亂與與文月抗請先事誅之謏不從為楚琳所殺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齊李衡綠江南與湖南接

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

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眾人無異聖朝推誠

致理未嘗先事示疑裴之李皇李兼鄰接方鎮節度使洪州

刺史中裴為節度使方鎮今之韓滉全義密邇軍城節度使

全義為長安城使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

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

旨令且向外商量漢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

相好幸



足用精敏空信撥垣之駁議可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  
任皆謂當才若蒙遣赴闕廷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  
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  
中間卿所奏去冬之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本傳憬西人德  
實事與陸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但依  
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彞進言朕未放過  
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  
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傳晉卿字元  
天寶開元待中元宗  
代宗在位  
子發不



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  
意苗榮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俄  
蒙天慈屢降深旨慰養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  
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尋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  
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  
之才又無奇嶮之効唯當輸整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  
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正心持以報  
此恩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  
賜人請於德徽披訴既足准制許集理合量不投官進擬再  
二季才蒙允許伏慮事轉滯滯所以因對奏陳惜於付量推理  
以題璟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  
遜已輕瀆宸嚴陛下時有慈惠曲加獎導守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願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  
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  
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  
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  
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  
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察於德昧者  
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  
於身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喪無私之德  
且傷不吝之明自以爲得賢下之術而不知夫失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詔  
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暗也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  
啓沃既難機務斯難陛下有網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







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筮人上無諂聽可應不作教化以

須為隱及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察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宜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詞之知察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



類可

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一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  
 之言招覆族之讐雖其強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  
 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  
 又無兆宜蒙昭烈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  
 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  
 嫉不粲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  
 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  
 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謬莫辯陛下追懷  
 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  
 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  
 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



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  
財物至如輓輓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  
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每忘顧私家本冀資安  
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心乃竊大  
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  
若無耻懼更啓賄門是忘愛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左傳云  
賄由是苟行特拂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  
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道有乖  
理道或恐貪憚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  
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  
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運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  
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







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猶夏稅勒生人天下常屯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鬻婦凍餒而細餒而耕殫力忍死以  
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朝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  
年矣存焉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惴惴懼  
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民重遭過分  
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  
二三年臣四方誅求止於靴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者自矣若使國家致  
理以資饋道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  
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  
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其損故也亦冀陛下  
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察儉不貪之實是



將感人心而天下以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  
賞罰之柄失貪求一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  
無辨以貨賄之多一為謀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  
累求得當欲可以忘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  
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  
求賄則下肆侵蝕小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  
閭閻日殘紀綱日遠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  
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左  
即子產作立賦 韓愈曰因氏其先亡中君子於小者必害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 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 已必  
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  
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



其意是以消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斲。自昔國  
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  
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資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  
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  
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  
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者，見拒而不通焉。國  
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  
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  
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絮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  
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  
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饋  
賂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



御大權

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  
 宋熈道大數殲夷皇運興復  
 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  
 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車一弊  
 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  
 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  
 殘瘁之餘求無蘇息之望  
 使萬力衆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  
 循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然賂通  
 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  
 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  
 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  
 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  
 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  
 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  
 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  
 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  
 以理人左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室  
 妻之皆有所賜於從者於是魯魯多盜  
 盜而大札焉是賈益也故也聞之在上  
 言私曲之不可以  
 益衆庶也又曰國家之助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



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昭管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此載哀伯諫取郕公二年言頌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  
 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弊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貶左襄二十四年由宣子為政諸侯之賄重其身人病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謂令德宣子重幣而國之德宣子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弊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貶若吾子病之則宣子重幣則諸侯之賄聚於  
 晉國則子之家壞何以及也宣子重幣則諸侯之賄聚於晉國則子之家壞何以及也宣子君  
 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  
 務期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若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  
 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餼幣  
 之禮訓人以尊讓下之以不貪然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  
 風漸廣侵漁之害不始於里閭獲安鄰國斯入郡國既入朝廷



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  
 無所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  
 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禮記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  
 私饋物幾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  
 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  
 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  
 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  
 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商量題置齋祭事體狀

本寺僧參元季術多立親黨尤受族子中參與  
 元元并并中中勇勇號號王王則則之之皆皆與與陸陸贊贊有有隙隙遂遂共共  
 請請帝帝得得其其姦姦多多申申為為道道州州司司馬馬參參州州別別駕駕宣宣武武  
 劉劉士士寧寧餉餉家家絹絹五五千千胡胡南南觀觀察察使使李李巽巽以以此此聞聞又



行法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中人為之數左帝大怒以為為外交我臣欲殺之其  
人竟死

右希顏奉旨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事卿等所奏雖於  
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  
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  
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  
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旨皆以社稷為言又知報  
奉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然孤疑宜願遲遲更貽念慮但以  
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諫教之際不可無  
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切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  
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憐愍本傳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  
乃下目其罪天用



刑賤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造所宜重慎實祭頃司鈞軸頗怙  
恩私貪饒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  
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  
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縻之由况在眾流何由祭悉忽  
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  
難定罪名乞留清聰更少詳度實祭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  
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躰義絕私嫌所冀典刑  
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監俯亮愚誠

**四** 奏議實祭等官狀

帝以實祭殺申則及漢子祭贊乃上奏請殺實祭官  
申則之除名詔可時官持請毀不已參竟賜死于  
實祭並逐去

右希顏奉宣進止實祭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



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如等宜更商量若絕恐事躰  
不穩卽且流敗向絕遠惡處實由實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  
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實參宜更商量處置其實榮等所有  
羽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  
馬處先雖已經流敗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實榮罪犯誠合  
誅夷聖德令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因  
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設官謹具別狀  
其實榮實由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實榮相因  
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是差輕榮既蒙恩矜全由等亦宜減  
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障勸勵實榮  
與榮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敦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  
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補猜嫌晚年頗見咄思若論今者



險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究險恐須差  
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需榮更敗透官備申則之並除名配  
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  
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眾何能特立不群竇叅久秉鈞衡特  
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  
被援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  
私自非甚與親交安可悉從敗累况竇叅罷黜迄欲周星應  
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  
竇叅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  
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  
中外洵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  
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四** 請不簿錄實察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實察  
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不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  
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實察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  
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  
官產惟有两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鞫一作犯狀得實情  
實司察實法寺論罪會府覆奏被坦參詳如是姦賊則  
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僻者制可  
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刑志太宗悔斬張縉古因詔死刑  
雖二覆奏一而頃刻之間何庶或有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  
此精謹罪法既定乃合徵收叛逆則盡以其家姦賊則止徵  
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



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釋憲之中  
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宣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  
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驚萬誠所祈天鑒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綸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  
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綸等以申情貺臣先  
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  
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節力可  
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  
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督之以刑哉褒  
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廢惡不為竟追天誅全  
歸土壤以來叛服不常益有具傳人錄安錄山毫下自天寶



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愧嗟今田緒尚于宸嚴請頒遺愛  
微臣隘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  
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凶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  
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  
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  
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賜候稍休暇續  
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  
馬及絹等今劉騰傳領却題訖不敢不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八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四十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狀食貨志正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一沿邊

關中為北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居  
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關中年相陸  
費以關中穀賤請行布粟邊進此狀帝乃命度支  
增估粟粟三十三萬  
斛然不能足用贊

位三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

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

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

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

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積云邊書告

關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况醜匪茹寇擾淹時

或有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眾不足恃城壘雖固不



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  
 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  
食貨志云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漢宣帝命趙充國屯田  
說文云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  
宜事者責一作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  
 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  
 分守城鎮除所在管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  
 九萬八千里饋糧此語出孫子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  
 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戰瘡之苦  
戰居云切足折裂也孫王切手足中中冒豺狼剽掠之虞四  
寒瘡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



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  
 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天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  
 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此語見所失  
 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  
 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尚結贊始為以相後為  
 大相甚有謀畧引兵  
入寇吐蕃傳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逞兵  
 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邊賊訛作亂  
 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  
 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効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  
 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  
 下為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  
 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益夏覆而



靈武全正元二年十一月唯靈武全事是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救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成卒之加於往時臣亦知之矣今邊塞之廣於往時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虚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制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然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成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且千里之地莫相率從以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冠已獲勝罷歸小則蹂



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

之患哉時尚結實以兵吳山至雞焚聚落畧畜牧丁壯又

萬計徑隄之代湯然思矣諸將皆不夫將貴專謀軍尚

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闢之詞

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淮南子兵器故良將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立山動如一體夫

有便宜從事之規李靖對太宗曰陛下每任將必使

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

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

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時庶蕃畜牧闢田疇

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

寡不敵二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

6



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析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  
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  
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非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  
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  
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  
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  
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  
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貧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成  
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  
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  
筭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明懲戒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  
苟且之意當稔而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



者則莫揆之糴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以爲人  
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臨  
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  
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  
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締紆  
充直窮邊寒冱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贊鬻且又虛張估  
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  
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遊行欺  
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  
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  
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江蘇志院歲尺半相江蘇志諸道各置興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爲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



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  
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天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  
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此皆靈武將領之臣以糧運不繼數至危迫  
故曰蓄斂非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  
兵則之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以邊諸州頗歲大稔穀  
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  
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教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  
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  
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三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  
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東時豐稔  
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  
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負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漢夙夜



疚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勞  
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  
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  
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  
收貯揔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  
不闕其恒數固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  
意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衆地狹不足相  
資加以六師親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  
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  
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  
捐故承前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  
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  
 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  
 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  
 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  
 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然然蓄息力役靡施  
 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  
 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  
 日又財力豐阜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  
 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說食貨志元宗  
兵革物力豐富則是用事亦廣不計漕運里之輸使所出水陸  
之直增以函物者皆之名民間傳言州錢運斗米其糜耗  
如此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暫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  
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



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卬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斛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斛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斛摠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罄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斛只糴得錢二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



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  
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  
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  
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  
因往年蟲旱關輔存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  
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  
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  
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貯填數  
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食貨志德宗以給事中崔浩敢言為能  
立事用為相浩素嫉錢穀諸使頗利因  
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院江蘇觀察使以度支並歸  
陸贄使及度支院江蘇觀察使以度支並歸  
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並鐵惟酒侍郎  
吉中身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  
十五萬石復以西稅易米百萬石江西節度使韓晃淮南節度使  
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晃淮南節度使



西漕運至東 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  
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  
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  
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  
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  
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  
諸縣令頗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  
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產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  
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斛  
轉運之費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令悉停臣  
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



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必生弊經  
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隨亦制不貴  
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  
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在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  
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  
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  
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  
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  
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漕水州縣  
每斛八十價出糶計以糶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斛猶  
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  
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



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  
二十萬石每斛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  
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  
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二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  
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  
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掠等城報除度支  
旋糧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  
其臨邊州縣各於常時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  
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  
百一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  
於江淮糴米及載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



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鄴邊地是等穀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令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蓄積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六升折粟一石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開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



石邊儲既富邊備自脩以討則有濟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戢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似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不爲虛擲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經地義下據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自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首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四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旨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其得衆心若更  
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  
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  
來者臣性習懼頑藝識之士一聞當受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  
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詎能堪堪武伐謀或有所見夫  
制置之安危由於授受之賢否用材授受如器焉唯在所置置  
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首焉唯在所授授論其力  
則路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輕大者不可  
以輕易負重者力而加重負猶懼蹶之不虞授安地而真  
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  
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  
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



將令所陳奏頗涉張自直露激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  
鄙跡殊異純良又聞本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終  
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解亦非將材且邀君而  
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  
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請犯上敗謂債軍俱為厲階莫見  
其可乎雖遽加寵命務厭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  
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  
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  
又豈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  
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  
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  
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毀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



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  
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諭乖踈  
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  
經見者以為商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  
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其食兼足職責備脩神功冀州人天寶末賊以爲平盧自馬使率京師後并海  
置神功劉長反賊圍宋州竟李光弼奏神功以爲賊解去從河  
南歸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醫二左肅青齊石弼滑魏南控  
淮浙北輔榮澤殷如長城不震不發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  
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官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遽屬不  
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奮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  
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畧失制權歸豪將勢散  
列城燭幾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神







雖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  
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  
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  
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  
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  
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  
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  
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  
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遜  
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  
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爲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  
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估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闕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實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群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人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二軍



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適  
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虐而欲  
受其邀致臣雖尋法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廻已與趙  
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  
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約臣即  
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且具作條件聞奏備後事愆素  
臣請受敗撓之罪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前漢官人奏議卷之十

論以邊境備事宜狀

漢以西北邊境最為重要而西北兵備之防秋士不素練故秋後數日始集其

數年而後復集其

言不能用也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授閒劣屢  
戰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以食備禦之大經  
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備之軍此理也臣聞置  
得所足食在敏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  
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財軍  
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  
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  
積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言置庶備採擇伏



以我欲爲慮自古有之其於用樂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  
可得而言入詆尊即敘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皆莫知威  
不立則德不能制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皆莫  
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  
皆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  
邦國而扞寇讎皆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也  
之不能恃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遠可以禁後暴而省征徭皆  
莫知兵不銷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  
要政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倫厥聽一家之說則理例  
可證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  
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莫欲有強弱事  
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



以叙戎而聖化茂戎馬負西古公以避公而王業興古公入豳大  
 之山下周城朔方而獫狁攘詩云車秦秦歸洮而宗社覆  
 武帝建中興斷以征匈奴漢武討宛奴而貽悔  
 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海友五單于  
 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  
 則敗附其情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  
 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  
 化滅之則勢於於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  
 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許盟歲則肆毒論之不變責之



不微矣。得不可亂推上。息人固。其有遷中國。喪亂之弊。當其秋。強盛之時。圖之則彼。費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早。詞。隆。信。約。好。通。和。鳴。之。以。利。以。引。其。權。心。結。之。以。親。以。經。其。交。相。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難。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請。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讓。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周。之。即。叙。周。之。于。懷。大。宗。之。時。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皆。堯。之。降。禮。文。景。之。和。親。皆。堯。之。降。禮。亦。因。勢。而。用。也。古。公。之。避。狄。亦。因。勢。而。用。也。文。景。之。和。親。亦。因。勢。而。用。也。古。公。之。避。狄。亦。因。勢。而。用。也。長。城。漢。武。之。躬。討。百。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







國不遠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  
遺此竭力盡織西輸賄幣北償馬  
漢其尚不足塞其煩言言其煩言  
列成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  
入則震驚邦畿特有議安邊之策  
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  
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  
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  
圖之而其功廢就憂患未弭職斯  
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  
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  
其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求逸  
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易是謂  
固國之本觀蠻而後動者也頃為  
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設師徒深  
踐寇境後其後地攻其堅城前有  
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饑饉不繼之  
患漢成帝敗南所以管戎心而挫



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  
 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  
 俗長短各殊王制云五方之民皆自自也不可推後長者不  
 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  
 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  
 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一旬旬數傳見各逐水草并往无城郭  
下咸食者因以田獵為生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  
 業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義者走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  
 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鬼乘角力爭疆交鋒原野之間  
 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  
 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自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控則廢  
 豈不以越天授而達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  
 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



以無益求庶脩紀律以訓齊師使權德以佐威能備以柔遠  
 無後抄之暴以擊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我心彼求和則善  
 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  
 也賤云而貴行惠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  
 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斷險墜壘軍  
 營謹器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  
 自克不圖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  
 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左問伍負日以能  
之多力以誤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  
之靡音有敵之震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  
 而屈人之兵管子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者也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  
 長乃我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我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



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

反為所乘如謂倒持戈矛以鑄投寇者也在困切柄下之劍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

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

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

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謀責屬度財匱於衆愛

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

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

急則權以紆難用之於斯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

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

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有可變勢異從權非物理所

可拘也



慙不恤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害焉則安保  
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  
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夷一作戎狄非一朝一  
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  
習類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  
俗而不易其宜且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  
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威而不驕臨之以威則  
肅而不怨察習謀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  
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  
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



用將鼓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日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併修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求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宜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糞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素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願待餉俸侍者猶患無之期之



除後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有路東潰  
情志且爾得之矣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  
則投一作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  
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  
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  
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  
策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  
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  
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左傳精簡於二十國年三月秦伯使  
於諸將皆以精兵自  
遣今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  
至力勢不支八壘者繇是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交跡  
盡其搜毆比及鄰封聞知虜邑剋獲焚返且安邊之本所切



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事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  
 以懲者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  
 直權衡之揣重輕軌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  
 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立其殊用之而不當功過  
 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  
 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  
 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須遵養苟度歲  
 用欲賞一有功勸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  
 愛慮罪以懲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  
 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獨詢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左傳隱公十  
 年傳取怨於士卒值軍變國者不懷  
 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張既關而不行稱毀復



然相亂人雖欲善謂為司之流又金則者直固而不求於  
 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  
 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同陳謀而其  
 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  
 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  
 吞聲而靡訴証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  
 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  
 難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  
 敢誰何前代賈誼論曰兵而無謀一也虛張賊勢  
 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  
 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民力日繁以編戶傾家破  
 產之資兼有司推董稅酒之利檢世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



斯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為中國其處者莫  
 大於吐蕃舉國賦兵之徒縱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  
 實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戰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  
 甲不堅完機謀窮盡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  
 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  
 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  
 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  
 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  
 為眾以弱為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  
 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  
 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  
 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乃勇為唯眾散為弱這持離折北平戰陣之前是猶一國

三公公曰無志者虎首一三見晉氏退而騎十羊九牧劉知幾傳

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唐史高

宗末數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各

官景雲二年以資政延簡為京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

後授平朔元朔方節度使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如開元十六

年吐蕃入寇隴右節度使張志遠河西節度使兼兼高克之天

至二年突厥丹入寇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故猶慮權分勢散

或使兼而領之如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中興以來未

建外司備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時西北二邊寇

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成平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

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述此滯難之衆建中四年十月



等犯奉天 叛懷光既朔方之軍 李懷光既朔方之軍以  
 中叛害烈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  
 三使焉自肅宗時已分朔方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當開元時  
 度使有八其 一曰朔方節度使 二曰河東節度使 三曰  
 三曰河北節度使 四曰西河節度使 五曰雁門節  
 度使 六曰幽州節度使 七曰清河節度使 八曰南  
 節度使自後武大軌不效功起行律列為侯王者皆節度  
 皆承持詔委寄及降中貴監臨以得  
 抗衡莫相禦焉每倏邊書告急方令討會用兵既無軍法下  
 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拯救焚冀無沾危固亦  
 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抑  
 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  
 戎之要會取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  
 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戩優劣之科以  
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止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  
無朕皇之慶蓋所謂日省月試簡宜稱事此類如積量之無  
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  
之兵皆日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  
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醫藥及卒歲月  
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法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  
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酒醴之資更習習相形隔絕斯  
甚又有素非禁旅才足應事者亦日習武練神策  
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益無幾也此類如積量之無  
不勝而後交卒中及果老臣等亦名爲禁旅而實非禁旅



內節於中此則備精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  
 流亡經實所以備置夫事業未興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  
 也况乎矯佞行而廣賜厚待勢多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  
 無愠不為我首在傳中為成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獲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為美矣若斯  
 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元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  
 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  
 色甲兵籍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其處置營其  
 時成績始終要領要領者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要一領要者  
 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譽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  
 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  
 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牽肘於其間也領要者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要一領要者







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  
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  
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外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  
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  
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中免靖難則不可也夫  
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蓋謀而後猶恐失  
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  
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滯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  
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上聞旬  
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自閉壘日全牧馬屯  
牛鞠為椎剽尚夫樵婦擊穴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







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從邊軍者以給焉又  
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  
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  
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  
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  
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  
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  
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  
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  
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  
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  
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



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二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謹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駿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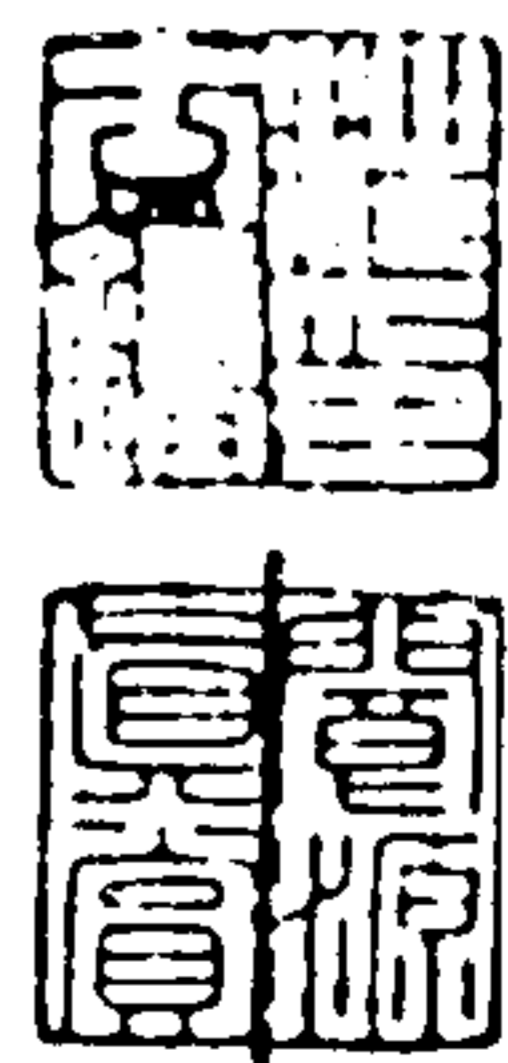
不以其事不常兼也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察  
不以人廢言聲陳往愆惟所省擇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四十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蠶食既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  
 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既豆每斛七十價已上大豆每  
 斛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既豆望令各據估計  
 錢數折納則蠶免損官司者兼救災國之令典永渡在知  
 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蠶蠖為殃既豆全預檢覆若  
 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  
 已為越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為無幾其  
 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既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  
 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我將  
 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就禁出入乃禁其支黨  
數十人拜乃禁兵馬留後  
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  
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  
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之經通與之等量鮮不撓敗  
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  
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矣候至坐日續更面  
陳

**四十九**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  
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  
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  
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  
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



局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  
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蕘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  
即便開場和市旣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陞  
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  
銜已能頗隨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  
空虛支計遼落厩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  
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  
應徵地稅章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  
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  
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  
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二年稅章計其所加車脚則又  
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



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况烝熟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懸均今忽併役車牛產車備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財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產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一束每一里給備錢二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產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二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算贖甚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



加徵則法度廢壞謂之和市則各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  
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佑以節費欲多  
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錫易  
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價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  
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  
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  
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恒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  
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粟米度支所管應務總可供給  
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厲歲稔亦是其時但  
要收斂有力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  
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章五百萬東以  
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



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亦易往來一依市制勿令官吏催遣道  
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宜並於年支留府錢  
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蒲十萬束。度聞奏便以府司  
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  
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  
足禦凶災度支謹守常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  
宜

**五十**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因於瘴癘  
翹心望徙既闕滯澤許以量移止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  
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  
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



年恩赦檢勘已畢。未量移官及身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一級之人員具名銜及賅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昭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五十一**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廻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則感德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天澤流下土頃因列祀普降鴻恩凡是受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



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奉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關身層首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古語二十二年孟明敗績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上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



合

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  
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  
道廣德澤之恩也夫尊位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  
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且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  
陛下躬行盛禮浚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有累之沉棄俾  
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  
切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飭行裝計日而  
俟休命在再淹邸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  
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因口惠重而事實輕  
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  
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  
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季林甫固權專恣凡所



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究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  
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  
遂為恒規一經貶斥便同長社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  
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各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  
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克之風積成天寶之  
亂每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  
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感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  
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  
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為靈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  
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奸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  
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  
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



忘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  
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  
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  
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奸凶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  
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  
含悽貪亂則起於茲雖則何慮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  
王開懷舍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  
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  
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  
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畿則但易  
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異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  
延望竊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



有改贖而疆域不離於本道洋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  
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入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  
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近  
之差州縣則較其高下之益守若必選非常路復不近丘則恐  
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益致慮軀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  
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以謹重封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其之所以公最爲急者無儲蓄是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  
多因饑餉不足臣以仕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  
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一年之間沿邊  
諸軍共計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  
度及監軍中後度支知院院官同幹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



為名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  
 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却則其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  
 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  
 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隨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  
 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令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  
 鎮軍食例皆關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  
 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日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  
 栽植至難毀按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  

 策田需費於魏王惠子曰必善左右今夫揚橫植之則生  
 則植之則生新而植之又必善使十人植楊一人拔之則死  
 生揚矣故以十人之數植日烈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  
 植之難而去之易也今予比自植於王而欲去丁者眾則子  
 必危况水旱流行固且有此則我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  
 元宜積穀今當歲然必令益平儲以整聚蓄之資具用供朝夕之



實廣遠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  
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敵主之明言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譽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長言是招克飲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矣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譴庸回服讒鬼厲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凶公善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讀此類不圖聖代自胡斯人戶部侍郎裝廷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幾以聚斂爲長



或以節義爲事謀以措克敏怨爲臨躬以靖諸服地既爲盡節  
我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素  
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  
力鳩儀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  
筆花允字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毒自長月滋陰祕者  
同示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令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  
悉非隱微比且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  
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由加空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明  
以如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  
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  
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  
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



之內運街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  
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  
詎謂竊給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管索漸多延齡務  
實前言且希管官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  
應命供辦管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  
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雀爲稱而  
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與役之所百工比於幽  
囚聚詛連群遮諂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  
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數下貴嚴沸騰四方觀  
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激怒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  
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實財天府攸職凡是  
天府出納實票度支文符天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勤



實計相繼用絕數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中聞其見在之  
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內覆覆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  
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算珠財帛多寡無容隱隔延齡務行  
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  
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二萬兩其定段雜稅五百萬有  
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據即是羨餘悉令移  
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  
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  
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奏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  
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計覆若左藏庫遺漏不報隱匿固合  
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  
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

可



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在直兩存法  
度都祀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  
罔上無畏示人不懼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資財  
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  
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  
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  
以奉天子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  
於人人不足乃資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  
餘復何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  
二途其將為取陛下方茲累信不加檢裁延齡所估罷私益  
復及轉運等積欠逋欠安之百餘萬本傳更此素不信  
賦其害則則益雖大考其害則虛設自彰本傳更此素不信



循姦若吏寺謀以罔帝幸因感之言在天下歲入不肯籍盜  
 不可校清列別舍以檢物盈虛以天下有貨八百萬籍故  
 為負庫抽買三千萬籍為廢店丁檢物三千萬籍為李庫帛以  
 素出以色以行為川庫帝皆可之然天下有貨皆窮人債入无  
 明抽買寺券皆書檢物寺帛因有籍無籍但或是火火漂焚  
 多其簿最中負以送所於財用既無所歸也  
 或緣旱澇蕩敗或因公亂散失或遭寇賊斃或准法免徵  
 或經思合放或人戶逃逸無更追奉或網典拘囚不辦填納  
 或沒入店宅歲久推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  
 以彈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負責實但存名額  
 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一  
 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  
 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州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慈怨  
 於丞參至一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濫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  
 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敵或不復懼思委威既沮於四方

用明  
 情見  
 理為  
 窮物  
 故第  
 第此  
 相執  
 用執



檢數復行於內府由是歸職官屬領餉貨財移東就西便為  
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延熹資苛刻  
又劫于利專  
謂下月一廉勇論各其進對比自他人莫敢言而延熹言之不  
與亦不取延熹所不能者而延熹知之其詐也以其不欲隱聞外事故  
少亦降不至延熹時人則用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  
準平抑制市人賤運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不徵重困疲昨展  
轉流整統彰志善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  
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  
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重宜示措交駭物情  
窮遠縶夫痛廣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熹  
以冒取折估為公念苟得出估為賄利所謂失人心而棄  
賄亦何異圖民體以苟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  
人心難折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統制蕃



一、唐與魏控帶靈夏交夷榛蕪豺狼崢嶸繕完功力纒  
異地猶魚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瞻恤俾漸  
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益州積半  
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  
召廷慶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資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  
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  
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  
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  
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  
替其爲靈燭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  
司位列諸帥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轄於庶官  
列數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執



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凌遲而  
 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受於私  
 庭詮集選士果令逆孺得以為詞本傳云國忠既以宰相領  
 國忠大罪及反以討國忠為名騰揚部縣史策書之是  
 禮徇其鄙欲大隳省署之儀徒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  
 盡室飲官府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  
 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  
 事或縱酒過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  
 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有  
 為群里中喧閤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  
 津翻次慢官虐人戮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



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昧  
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泣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雍情綱  
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  
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所僻戾之  
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憚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  
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  
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  
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  
於苞苴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  
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  
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稽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  
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



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闔之禍流於下  
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  
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事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群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  
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  
懋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諒曰不可  
覆育善惡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陸  
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正百度內選則股肱耳  
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威斂至化庶相威率馴致大  
和而度支滿寵作威持權縱其侵削軍鎮國關首領將帥每  
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譽或指証隱微或計陰私或數其出



或賤微或蔽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諸匹夫凡涉猶  
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績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  
理教勵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  
慚覲於麾下憤取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斂實  
由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  
等夷肅蓄部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  
其詆訶事則充剽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  
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慄  
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休禮義之府蠹  
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馬三千餘頭車  
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迺之倫又無科配之  
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菁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



略無了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徭或有卒承別旨須  
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  
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  
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賜彙薪灰  
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  
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遂便和市免實高價復資貧人  
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隨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  
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彙結已畢霖潦之中樵薪  
不繼軍旣輟坐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  
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朕寒狼狽率以  
爲常此則昏鑿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  
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竊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跡非



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  
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使  
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  
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數湖道愚智  
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  
諛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  
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  
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  
財用將欲敗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  
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  
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  
能浸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



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嫌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  
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  
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  
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  
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  
歸心忠讜既闢文德逾萬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  
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己之過以與天下違  
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以諛既行昏德彌  
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  
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  
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  
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



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謚對曰君之

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

覆證之此說理致其明貞觀二年帝

謂魏謚曰人主何為而

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情

四日帝四聰故共餘

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

世基以致致城則之變

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

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

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

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

得無使後代嗟誦又甚

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夜懷以

陛下為過者良有所切

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

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

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

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



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士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  
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  
臣寧有盜臣此親見無令侵削此見庶以  
若此者行罰無赦此見蓋為此也殷  
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此見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  
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  
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  
倉卒為李密所利密傳  
千人按輿洛倉謀之開倉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  
賑給眾統屬至數十萬  
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此王下初齊寶曆志齊寶曆志剪髮齊寶曆志兇師旅



繁興征求寢廣推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

咨白晝犯關都邑吓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

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

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

貪卒德宗出狩奉天涇原上卒竊入以脫將士日費甚廣及

皆追怨有司之暴焉長安平尚自餘皆見皆此時陛下躬觀之矣是乃失人而聚

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

萬衆所屯箬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

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

然而遣之又嘗宮室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為急不

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食貨志初德宗

若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是時從行將士帶金而歸南之

言不同當以議為正



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厲凝沍且無薪承飢凍  
 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  
 霰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  
 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賢與衆庶同其憂  
 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儲餒之不離凍  
 之不懈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朱此攻圍奉天  
俱尺時供荷纜有新米二斛每旬賦  
燕書振而進之帝召公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  
其宜也公輦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  
首流涕期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  
歸氣不衰所謂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  
 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詳其  
批見奉天請罷變  
批大盈二庫狀  
 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  
 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



勦旋屬蠹賊內攻遷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  
 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李紀建中四年十  
月經原節度使姚  
令言反京師中如奉天朱泚反泚復京師奉天興  
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如梁州五月李晟復京師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脩  
 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  
 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匱者農夫  
 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  
 德惑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  
 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  
 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  
 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  
 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勸之志有罪己悔懼之







擗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者豈盡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新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者自淳古試可以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被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劾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



是實邪害正之驗也陛下當緝其傷害以勵事君若罪端有  
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  
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嫌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  
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左傳四年  
欽以長不如從長且其辭曰專之論論公之論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身必不可杜預曰薰香草植臭對言善易消惡難除  
家語孔子曰薰蕕不可可以同器而載竟然不可以共器而治  
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  
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  
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  
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湏不為是耻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  
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  
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



亡國不可忽希首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  
咀抑誰當責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  
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譁談議億萬  
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  
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  
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沉浮免貽厚責謝病  
默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  
狼上達惟情下餌護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  
唯在誠直編繆帳表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  
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旋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  
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感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  
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大聽尚高



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庶難奉，君非所  
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庸輟為國，誠意社稷，是賴豈  
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程隆直入奏議卷之十三

論朝官闕直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事無大小必自處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又羣臣一有違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辨給取人不得誠實之數於進用羣材除階級費上此奏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顯列之於朝則王宰尊分之分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不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益以久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推擲則瓦石追



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則川石是以書籍  
所載歷代同途祿厲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之英  
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駕收德應期  
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無才在  
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備賢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  
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宗大  
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環說立  
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  
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  
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  
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  
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一也



取精太過二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心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諫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



人聲言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視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變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後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以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先士啟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若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謀議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樂不可奪也如或



事多錯雜一本作事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

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頃之輶山鮮克勝任

過蒙容養苟備職貢致勞膺思巨細經慮每有官須補或

緣將命藉才幸司俱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等情未愜復命

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

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固徇僉諧或摧自旁求不稽

公議摧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

大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田敬仲世家威王去魏王會田

王曰先有魏王曰若寡人固小也尚有不能無類連城之璧

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價趙惠文王得和氏之

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故謂之連

城相如傳不能無瑕矧伊有情盛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



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  
 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  
 珍髮者不以過失而不用故文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  
 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  
 九合之功管子內言云公孫無知問立難版牙奉公孫小白  
公自言先入晉人伐齊戰于乾時管仲射威公中鈞管仲敗  
績威公踐位聽鮑叔之言以相夷吾故威公兵車之會六乘  
車之會三九合秦穆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左  
傳三十二年晉敗秦師于穀秦伯鄰帥而哭曰孤違蹇叔以  
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一替晉孟明視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  
以一青掩大德復使孟明為政文公二十二年秦晉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  
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  
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項籍其義齊王曰項  
籍於人之罪无所忘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



過終身不忘管子內言管仲寢疾威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  
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此疾故得改移之期叔何如仲曰勉收  
為政其為人地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然則  
 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  
 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  
 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績不必懲而才用不匱  
 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  
 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  
 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求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  
 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孝蒞  
 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  
 指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所惡  
 大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暗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  
 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率直措諸狂則民  
 服率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率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  
 以不措訥訥寡言者未必愚檀弓趙文子其言也喋喋利口  
 者未必智張釋之傳當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恆可者未  
 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夫利口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  
 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率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  
 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  
 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定是由捨繩墨  
 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其精微不能無謬此所  
 謂程試棄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  
 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別觸類皆兼



是必巧梓順輪桶之用故任直無廢材也御道險易之宜故  
 驚駭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謙且前志  
 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李德裕答書武書賈誼亞夫之  
 子也子云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聖未出其中有命出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  
 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備眾之性則中人以上  
 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天度御之有道而已帝  
 王之盛莫盛於唐虞臣佐之盛莫盛於稷禹之比無非大賢  
 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  
 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乎九土播  
 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變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用



不寧盡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  
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苟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  
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煒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  
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  
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  
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怨其  
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  
捨遺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  
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  
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  
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功不計事以尺  
寸之差不以小善而獲升不以一責而驟斥故履歷書二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

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前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

禁官當治其郡秩二千石縣令秩千石漢制縣令秩千石漢制縣令秩千石漢制

即遷為郡守如朱博為冀州刺史秩千石郡守高第者

即入為九卿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司農少府宗正郡守高第者

類從九卿即遷為丞相相國如魏相為河南太守入為大司

相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今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又

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

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

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

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官漢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

一萬二千 丹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亥 內



九載為期是宜高任常考於乏人下察每嗟於白首三代為  
 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縣  
 陘洪水續用縣成猶終九年然後殫實後代設有如縣之比  
 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  
 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  
 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  
 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后妃傳代宗嘗真皇  
德宗因史思明亂失后所在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重  
祖十傳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少監之說不載重  
 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  
 經六考晉字溫成何中人由主客員外郎為祠部郎  
中使回乾歸拜司勳郎中見轉會所行狀陛下之  
 意頗為具然以臣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頃辨是非是者  
 不必滄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若重



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  
轉迨至中歲君臣相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  
艱難姑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不<sub>至</sub>使彝倫闕叙庶位多  
淹且皆可徵焉<sub>是為法</sub> 崔祐甫傳求素以來天下稍平而元  
載工細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  
於門大者出於載縮小者出於卓英情等皆如所欲而去及  
常表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所  
甄別賢  
同帶夫數才馭吏有二術焉一曰按擢以旌其異能二曰  
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謀者驟  
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  
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  
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  
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績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  
職事雖有小大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用而用



耳故詔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親射唯經邦贊國之  
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詔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  
其人見文王議者昧於明微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  
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  
下或言其已有次第漸進其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  
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  
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  
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  
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  
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  
時俗尚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其中才罕能無  
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



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故乘傳夫銖銖之差寸寸而過莅職既久學無外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覆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入於必敗之地是以統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其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其速與其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又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



體備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  
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成文之功未光當代良以士患  
未去二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  
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缺抑斯之由而議者莫  
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廢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  
除授為猜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適我為選士之要乃至  
稱毀紛採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  
明小人多言益敢除部以是眩惑自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  
汲引之途漸隘舊舊幽既消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今官  
序失倫人才不長豈望漸薄秘壩浸微由是等表殆不相續  
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其應定矣昧識不足以周物  
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冀獲效賢之累敢惶交慮



其為盈懷允除吏者非諉刺之所生必怨怒之所聚宰臣獲  
戾多起於茲屢屢上下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  
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  
惟陛下圖之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小惠以而後... 甚害者大畧有六事 見於本傳并食貨志

**五**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數里傳官公田九夫初稅畝非正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有九百畝公田居一若事煩賦微難於防檢田稅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權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厥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備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總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類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之調而



賦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魏王後代多事  
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  
不役則收其庸曰準三尺以其出納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  
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  
其立意也深其效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  
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  
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  
生則不限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  
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  
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  
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  
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知弊之宜革而所作



聖祖

兼失其淵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愚雖減新治復  
 滋救跛成痿矣轉增劇一本本作襄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  
 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換新校舊慮  
 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為  
 必當其悔乃亡革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  
 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  
 以為便立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瀆經制此所謂時  
 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  
 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昨日日滋甚  
 夫作法必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必於財未有不失人  
 者也陛下初雁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全徵役  
 之煩重憫然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數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







稅多而民不悟。資其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棄廢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更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其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弄縉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問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收。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絕。既成新規。頃徵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流亡則已重者。



難微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  
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九十餘齎專行其意各  
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  
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  
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踳者乎立意且  
爽彌綸又踳凡踳披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  
亟縶縶絲重傷宿疇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  
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  
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有司懼有  
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  
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  
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



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一也本徵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  
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  
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  
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  
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  
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  
雖官非增賦而倍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  
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群司商皆增長本價而又緣稱折估  
抑使剝微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實所獲殊多此則人  
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者是旣於已極之中而復有率  
進官吏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頌頌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



東以蠶章木許別稅綺麗之飾統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  
降若不出編戶之勸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徵丈  
曲成膚肯變徵役以召雀之自換利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  
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蠲計其直以召雀爲目而捕之不得  
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  
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宜  
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  
復又並存此則人並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  
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  
荐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殺責罕盡申聞所司  
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之稅額累加見在疲疇  
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



事也。自至德迄于大曆二十年餘。宗元至德二年至德元二

宗元至德二年至德元二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

運受濟生靈証敷聖讓痛矯前弊垂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

薄賦之言率土承敷咸深相賀延頸企踵咸以謂太平可期

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頌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

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

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管於此

陛下億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

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

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

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



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實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  
國無來獻見文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  
邦寧本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  
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  
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去其亦  
足小休望公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  
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  
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  
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  
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  
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  
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貢聖憂之財但勅有司何求



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  
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  
私求葉宗初即位詔凡財賦  
皆歸正藏不用舊式近歲已采稍渝前旨今但滌除  
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  
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  
人如是則國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令依  
當慶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  
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請州府送稅  
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煎尤甚給用不  
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  
動搖如是則國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  
賦稅之數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



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管內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難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田賦** 其一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



續

材之用為業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  
 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  
 可以勉入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纒與百穀焉先王懼物  
 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  
 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  
 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  
 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  
 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  
 租出穀庸以緇調雜出繒纒布麻事見注非此族也不在賦法  
 列聖遺曲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  
 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如弄縉之末法會貨志曰  
 用價之謂實人未作實貨實貨未作實人武未注曰  
 而弄之者實人未作實貨實貨未作實人武未注曰  
 不稽事理不



入功但估實理爲差使以錢數定稅臨時扣徵雜物每歲色  
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  
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  
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  
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  
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  
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  
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  
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  
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  
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  
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耕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



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  
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  
會諸州府初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  
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唐制舊制各隨  
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  
若干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  
如此則士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二其  
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  
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循家技皆足供官無求入假手之  
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求之煩物  
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  
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真循舊制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



然萬民之俗罕究事情好聽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  
 為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賤蒼生將務救恤但臣  
 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  
 今以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  
 由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  
 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  
 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錢為數者獨月  
 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實為差王制  
百畝百石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以食七人其  
以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  
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石  
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比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  
者六十斛比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比三百石  
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二十七斛比二百石者二十斛比二百



石者二十十七餅二百石者蓋以錢者官府之權官祿者吏屬  
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  
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貸以錢然後國  
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  
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  
多折為布帛定數其官月給俸絹若干定其役月給資布若  
千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  
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取不減官私有准  
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  
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效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  
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以傷議者若曰更祿軍裝雖煩  
布粟至於以時斂羅用雜物價重輕是必須鑄於何取給



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舉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有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益以入其直有推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



軍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  
 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  
 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會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  
 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  
 長誅求刻剥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  
 甚者也食貨志自西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  
 其一二謂之密貨又及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後官廳而百  
 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至代宗之時財力益困竭諸領  
 國地錢為表裏天子不能滿以法專留意祠禮成費鉅萬計  
 帝姓雖推約然生曰端午四方貢賦無不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  
 而諸道爭尚侈麗為自  
 媚計故天下前無餘今既摠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  
 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  
 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始將再益其倍  
 焉復幸年穀豐饒兵革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



通情生費從事廢物有劑而用無窮夫安得不乏乎苟能熟  
 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其稅亦可比尚務  
 隄况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如其稅亦不足  
 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  
 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取  
 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王制以三  
十制以通  
制田用量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  
 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  
 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  
 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  
 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董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  
 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



左傳二年... 文帝接秦項積又傷夷之弊繼高已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

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絺履革鳥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御身衣弋絺履革鳥知駿馬而不御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能露臺而不脩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賜田租以厚蒸庶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至鄉曲宴遊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乘此特者不得封會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御府之錢貫利而不可校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賢日謂盛矣太宗又皇帝以合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成漢再法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德年中革文帝貴為天子高有朝四

...



動... 繼以... 救入... 多流... 雖... 自觀之... 初... 存... 爲...  
 霜... 自... 關... 輔... 綿... 及... 三... 河... 之... 地... 止... 價... 騰... 貴... 亦... 易... 一... 鐵... 道... 路... 之... 間...  
 餒... 婦... 相... 藉... 太... 宗... 敦... 行... 儉... 約... 無... 羨... 爲... 困... 窮... 親... 人... 如... 婦... 勞... 俸... 不... 倦... 百...  
 姓... 有... 驚... 男... 女... 者... 出... 御... 府... 金... 帛... 贖... 還... 其... 家...  
貞觀二年  
 曰... 水... 旱... 不... 調... 皆... 爲... 人... 君... 久... 德... 照... 德... 之... 不... 修... 天... 當... 責... 朕... 百... 姓... 何...  
 罪... 而... 多... 困... 窮... 聞... 有... 鬻... 男... 女... 者... 朕... 甚... 怒... 焉... 乃... 遣... 御... 史... 大... 大... 杜... 淹...  
 出... 湖... 出... 御... 府... 金... 帛... 嚴... 禁... 貧... 殘... 慎... 節... 採... 賦... 弛... 不... 急... 之... 用... 省... 無... 事...  
 爲... 贖... 之... 還... 其... 以... 母... 嚴... 禁... 貧... 殘... 慎... 節... 採... 賦... 弛... 不... 急... 之... 用... 省... 無... 事...  
 之... 官... 黜... 損... 乘... 輿... 斥... 出... 官... 女...  
貞觀初  
 官... 及... 掖... 庭... 无... 用... 者... 尚... 多... 豈... 宜... 准... 虛... 費... 衣... 食... 且... 陰... 氣... 鬱... 積... 亦... 足... 致...  
 早... 上... 曰... 婦... 人... 始... 閉... 深... 官... 誠... 爲... 可... 惡... 麗... 滯... 之... 餘... 亦... 何... 用... 取... 皆...  
 出... 之... 任... 求... 允... 罷... 於... 是... 遣... 尚... 書... 左... 丞... 戴... 胃... 以... 給... 事... 中... 杜... 正... 倫... 於... 候...  
 庭... 西... 門... 簡... 出... 之... 前... 後... 所... 出... 三... 十... 餘... 人... 事... 見... 貞... 觀... 政... 要... 并... 李... 百... 一...  
 轉... 太... 宗... 嘗... 有... 無... 疾... 百... 官... 以... 大... 內... 卑... 濕... 請... 營... 一... 閣... 以... 居... 尚... 帶... 頰...  
 勞... 竟... 不... 之... 許...  
貞觀二年  
 日... 朕... 有... 氣... 疾... 宜... 官... 甲... 濕... 若... 遂... 來... 請... 願... 費... 良... 是... 以... 至... 誠... 上... 感... 淳...  
 多... 固... 請... 至... 于... 再... 三... 竟... 不... 許... 事... 見... 貞... 觀... 政... 要... 良... 是... 以... 至... 誠... 上... 感... 淳...



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四五錢俗

阜化行人知義遂行旅萬里或不膏其糧貞觀中

年天下盛三年大水上勸而抗之民雖東西就食

不期行旅不膏其糧取給於道路為事見魏謩傳故人至于今

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

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晉用愛人竟獲

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功也秦始皇據嶺南之固藉

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先滅秦後兼強秦制天下功

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安會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不達也於

是發問左之成徵太平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之謂之

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民貞觀中

貞觀中

貞觀中

貞觀中

貞觀中

貞觀中

貞觀中

貞觀中

貞觀中



夫武王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中兵後汰無窮遂至殫竭

不獲財貨美及舟車食貨去武王時商賈人輒車一乘於五

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

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能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

侯以示休息食貨去云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

室乎齊之資周乃後周即字之義齊乃此齊府庫充實

開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湯

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

隋食貨志文帝新平江表躬先儉約開皇十七年中外倉庫

無不盈積至積於廊廡之下遂傳此年止賦以賜黎元魏皇

嗣位肆情窮志窮於行罷蓋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皆

下始無官租賦之外一切促然不顧元元於是益竭元元天

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

致覆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



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  
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  
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爲財利之不足固慮安危之  
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類爲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  
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爲以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  
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四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五

其二十一

其二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

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

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祚為小宗有

百世不出之宗有五世則降之宗百世不降者別子之後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向出者百世不降者也宗其繼高相者五

世則降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

定人之居俾其尊卑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

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

襲以為為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

宗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

釐郡邑用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

綱罔緝士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



整之則驚離也。懷幸以糜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  
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  
惠競誘姦眩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  
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  
懷土安居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  
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  
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  
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  
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又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  
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  
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必僞萌生巨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



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籍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  
詭情以誘其姦姦浮竒法以劫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  
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  
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  
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且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  
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率率黎烝播植  
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利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  
闢舊倉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汚萊有蓋  
頰爲無地種稼播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  
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  
求附益捶骨漚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  
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



以物力優贖人况自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臣欲事有常  
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悉矧伊  
貧虛能不奔迸才不慙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  
人逋逃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闢闢稅錢長數徵  
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其驗之以實則  
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若增容戶彼  
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隱罪而稅數不降  
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嚴徵則如斯可矣將有意  
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別設嚴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  
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必損者所以招大益也既  
既厚矣財以贍焉則必損者所以成厚也臣愚請直申命



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  
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  
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  
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  
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  
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  
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  
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納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  
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  
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銀種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  
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  
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課而人自樂耕



不方開而衆皆安于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樂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入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養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計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難公私相全上下交慶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平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變無蠲貸至於徵收遺棄亦不矜量蠶桑力與已輸練稅役功未及遠斂穀租上同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虐有甚焉實而耗其半直無有求假而費其倍則所賦之民不獨月旬之異一寬稅



限歲相承運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數道正傷疲人頃緣  
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取旋鑄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  
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  
徵納期限聞奏各隨當上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舒人俾  
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粟而食  
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歡之之外設備於災  
沴之前是以年雖大穀不惟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  
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  
厥考之管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  
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



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

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經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李暹為

漢置常平之倉會貨志大司農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李暹為

始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隋書食貨志平糶皇五年工

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倉唐書食貨志貞觀初戴胄建積穀



亦弛開元之際漸復脩崇後魏高宗以後稍備也貞觀中嘗盡元宗即位後是知備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無一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  
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士臣庶  
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吐記所謂雖有凶旱水  
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此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  
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積大疑厭人之食而不知斂溝壑委  
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  
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素  
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  
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



恐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  
 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  
 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  
 屬幸逢有年繼償逋債斂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  
 貸假重重計息食在不充儻遇存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  
 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野里或縊死道途天災  
 流行四方代有左傳十二年冬晉存餓使乞糶于秦秦伯率  
謂百里上諸乎對曰天火亦流行國家代有率  
 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  
 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求無贏餘練之聚糧終不能致  
 將楮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  
 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蠲減茶歲得五十萬貫



元勅令則戶部用救百姓凶饑食貨志初德宗納戶部侍郎  
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天下茶漆竹木十  
平伎臣希意以利害益進正元八年以水災城稅明年諸道  
蓋徵使張昶奏出茶州勝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  
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力備然水旱亦未嘗控之今  
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摠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  
得稅茶錢使均賦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  
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  
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  
同管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  
用如時當大糴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  
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  
荒即以振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  
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



吾人衣穀幸災者無以俾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登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饑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彙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庶有不至

**丙午** 其六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勸廉節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軍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感安以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敵物



不操費用不偏厚故人不能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  
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信其崇唯  
力是騁貨力奇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  
帝廟上侮王者之尊古者群黎隸得同饗既濟時以不虞憲  
章肆其貪婪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  
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足富一家而傾千家  
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  
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疇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  
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鬪視者莫若乎田宅  
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王疆  
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  
也欲使人無廢業由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通足是以貧弱



不在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  
疆理壞遺之人吞噉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  
足之資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貧者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羣輸所假常惠不充日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  
絕乃至於斯厚斂從懲且甚公賦令京錢之內每田一畝官  
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  
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  
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私取  
其十播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  
得不墮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  
浸亡爲日已久頌以修行之弊難化人事當有漸望  
今百官集議農田之宜凡所占田約爲限裁減租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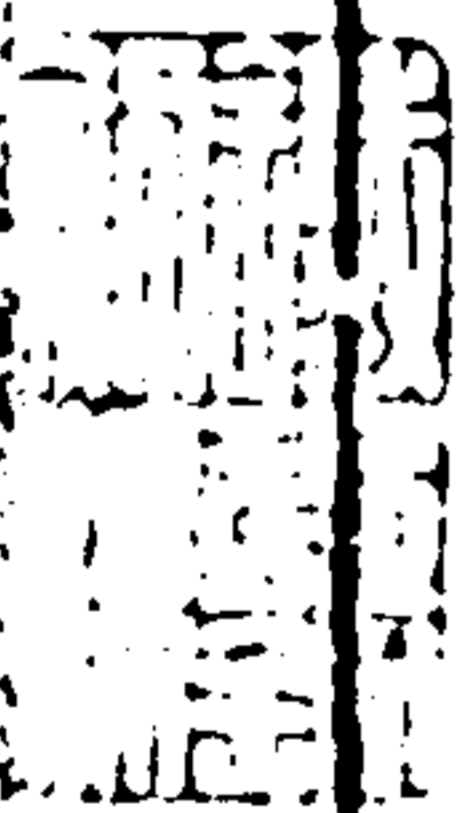
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能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法以懲  
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  
恤窮之善經周禮云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  
恩旨今日且條說聞奏今日舉其甚者謹泮外前臣聞於書曰  
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  
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  
縱聖躬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  
憐大重必每言朕於蒼生皮體亦無所惜臣又叨近侍承  
德首謂一代黔黎必歸富貴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  
及二三聖情已甚數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慈念之事何由  
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精所戒信而有徵一為聖貴



可深信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竊惟陛下所以  
驚疑不徹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身目之任仰  
冀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難尚夫足深懷聖德也今則既知  
之矣願陛下勿復疑於所行者庶恩危德光幸甚

許陸官人奏議 十五卷終





董乘石林奏議叙

石林奏議十五卷宋尚書左丞董乘石林之所著也左丞名夢得字少蘊湖州人原籍蘇州吳縣紹聖四年進士以蔡京薦召為祠部郎累遷翰林學士數進諫言與京忤罷歸南渡後長戶部丞尚書制江東撫福州均著政蹟與監司不合遂致其仕築石林精舍于卞山之陽自號石林居士卒年七十二先曾自為其奏議為志愧集而自序之見文獻通考今佚此則其第三子模所編也開禧中從孫箋知台州始版行之宋史藝文志陳直齋書錄解題明文淵閣書目著于錄其後葉氏策竹堂陳氏世善堂毛氏汲古閣皆有其書入

國朝流傳漸罕乾隆中開四庫館未經采進至黃氏百宋一廬賦出世乃知孤本之僅存轉輾而為仁和胡心耘所得亂後歸于鄉先輩吳平齋太守余以文衡山石湖卷易得之今夫學問經濟美名也而人之才苦不能兼競事功者每墮於文辭精於古者或督于從政漢晉以後往往而然矣左丞以積學著稱宋史傳之文苑宜若政事非所長者今讀其奏議設施規畫綱目張乃知著書立說非僅空言夫豈尋章摘句妄矜獨得者所可同日語哉惜宋史所采爭廢置辨賢能論揚戩各疏皆未編入不得見其全也左丞著書二十五種今存十一種奏議自開禧至今未聞重刊潘伯寅官保從余借閱憇惠雕行遂摹寫而付之梓道光甲午十月

石林奏議 叙

之望先祖榮祿公嘗夢左丞來謁明日而余生俯仰生平性情尚仕已出處微似左丞越七百年而奏議重雕又有待于余意者其有夙因歟

光緒十一年歲在癸卯作盟陽月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奏署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事加四級歸安陸心源叙

石林奏議叙



附錄石林志愧集自序 從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七卷錄出

進對以來奏藁藏於家者若干篇不忍盡弃乃序次為十卷目之曰志愧集夫天下豈無大安危生民豈無大休戚矧戎狄亂華中原分裂上方櫛沐風雨盱食圖功而身遭不世之主橫被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是而已心非木石安得不媿姑自識之留以遺子孫庶後世悼其意之不終或有感勵奮發慨然少能著見者猶足雪其無功之耻而償其未報之恩也

咸豐乙卯五月胡璉徵求寓於琳瑯空室

石林志愧集序附錄

石林奏議目錄

卷第一

應天尹

奏修城利害并乞截撥發運司拖欠斛斗應副使用狀

兩浙西路安撫使一

奏嚴州兇徒管

過已殺獲狀

奏嚴州賊倪從慶竊發第一狀

奏倪從慶第二狀

奏倪從慶第三狀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討倪從慶第一狀

石林奏議目錄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第二狀

奏乞招安汀州潰兵狀

奏見進兵討捕倪從慶狀

奏乞權差張昭等點檢軍期防托狀

奏進討倪從慶次第狀

奏乞免嚴州遂安等三縣二稅和買狀

奏乞放免嚴衢州諸縣夏稅等狀

卷第二

兩浙西路安撫使二

申大元帥府乞差新江東提刑莫朝議權湖州狀



申 大元帥府乞令監司同共承行軍期狀

申 大元帥府拘繫兩浙提刑李龍圖狀

申 大元帥府乞總決萬務狀

申 大元帥府乞移軍浙右狀

申 大元帥府繳納告諭軍民榜牒狀

申 大元帥府乞差江東西等六路帥臣狀

申 大元帥府已節次奉行檄書狀

奏倪從慶已降狀

奏乞分送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近邊州軍自效狀

奏招捕倪從慶統領官等功賞狀

石林奏議目錄

二

王震

奏乞添置嚴州遂安縣弓手狀

奏起發杭州勤王人兵狀

卷第三

兩浙西路安撫使三

奏發遣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赴 行在所狀

奏乞添置徽嚴衢三州巡檢狀

奏乞差人至高麗探報金賊事宜狀

奏江寧府營造乞從簡約狀

奏乞措置瀕海州縣防秋狀

奏乞鄂州建帥府及修江寧府等五城狀

奏乞弓手免他役及教閱激賞狀

卷第四

兩浙西路安撫使四

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

奏措置招募弓手狀

戶部侍郎

奏論治體劄子

奏論金人劄子

奏論財用劄子

翰林學士

石林奏議目錄

三

王仲

奏乞赦書深自貶損劄子

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播告中外劄子

卷第五

戶部尚書

奏應詔大詢狀

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

奏乞差官監轄過江舟船劄子

卷第六

尚書左丞

奏乞罷州縣軍期司及培刻民財等事劄子



奏乞募探事人赴左右司投狀劄子

罷政家居

奏乞撫定諸軍無失機會劄子

江南西路安撫使

奏乞 皇帝復辟狀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一

奏請畫一事件狀

奏自宣州太平州赴建康府按視沿江渡口劄子

奏乞招安濠州橫澗山王才狀

奏濠州祝友等賊事宜狀

石林奏議目錄

奏乞差發軍馬淮西屯駐劄子

奏年計錢糧劄子

奏沿江防守利害狀

奏乞辟馬家渡等巡檢狀

奏淮西措置事宜劄子

奏乞江東備禦劄子

奏繳王才已受招安狀

奏乞催李捧人馬渡江狀

卷第七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二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財用官劄子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農業官劄子

奏乞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狀

奏乞依呂頤浩例支降鹽鈔狀

奏乞降金字牌旗榜狀

奏乞令馬承家取撥錢米狀

奏乞募海商宣諭海中屯聚人劄子

奏乞措置海船斥堠劄子

奏乞支撥見錢應副急關劄子

奏乞江北無過糴劄子

石林奏議目錄

奏廬州王亨申王彥充賊馬事宜狀

奏相度王才與郡利害狀

奏王冠宿州殺退番賊狀

奏繳壽春府陳卞申收復順昌府狀

奏討捕太平州軍賊陸德等狀

卷第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車駕親征奏陳利害劄子

奏金賊移軍稍前乞講民兵水軍二事劄子

奏應詔咨詢狀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一

奏乞蠲免回易錢狀

卷第九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二

申尚書省相度江東路人戶殘零夏稅折納見錢狀

奏乞兵火前受招安補官負犯更不受理狀

堂白乞立定水軍人數修戰船劄子

奏乞免內藏庫和買絹折錢狀

堂白乞降鹽鈔淮南京畿收糴粟麥劄子

堂白乞將建康府乾糧賑濟夏旱州軍劄子

奏乞措置江浙夏旱狀

奏乞糴淮南軍糧馬草劄子

申樞密院相度宣撫司車戰船支錢付本軍自修整狀

申尚書省相度折納轉運司應副劉錡等軍馬草狀

申尚書省相度將漕司續修宣撫司損爛船賣錢改造狀

卷第十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三

奏乞參酌古制造戰船狀

宮室議

奏繳行宮圖并宮室議劄子

奏營葺行宮制度畫一劄子

奏論行宮防守劄子

堂白營葺行宮畫一劄子

奏論舉行保社分守地分劄子

奏金賊敗盟乞下三大將措置捍禦劄子

堂白乞拘攔江北木筏舟船等過南岸劄子

堂白乞從客人取便路往通泰州場頭請鹽劄子

卷第十一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四

奏乞下劉錡李世輔進兵討賊劄子

奏措置買牛租賃與民耕種利害狀

奏措置存恤河南官吏軍民脫身南來事件狀

奏乞府學添差教授狀

奏乞府學不許官司指占狀

奏措置防江八事狀

卷第十二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五

奏乞施行沿江防守狀

奏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奏乞諸將休兵養銳劄子



奏論防江利害劄子

奏乞立賞格募人擒捕兀朮等用事首領十三人劄子

奏乞根括江北舟船發過南岸劄子

奏乞存留姦細詢問敵情劄子

奏乞下諸大將遇賊戰敵過為隄備劄子

堂白申明廣西等路牛綱倒死劄子

堂白收買木綿虔布乞於福建江西兩路出產州軍和買

縮內折納劄子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安撫司錢存留本司使用劄子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建康府錢准備防冬使用劄子

右林奏議目錄

奏乞下松江三州各那移將官一員措置民兵劄子

五庫

奏乞拘攔舟船往來擺泊巡緝劄子

卷第十三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六

奏乞下張俊等軍隨機備禦金賊并下韓世忠岳飛進兵

牽制劄子

奏乞起發民兵把截險隘劄子

奏乞下諸大帥臨陣審度賊情無落姦便劄子

奏乞戒諸大帥精審措置滁濠賊形勢劄子

堂白乞淮南被害州縣借貸種糧存恤劄子

堂白乞淮南埋葬積尸劄子

奏論張俊已渡江乞令韓世忠岳飛進兵牽制劄子

奏為劉錡過淮西太平州無軍馬防托狀

奏乞下松江諸州聚集民兵把截要害狀

奏乞下將帥把截滁河口宣化等處賊馬來路狀

奏乞分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討擊狀

奏乞乘勢收復壽春順昌府宿州狀

申尚書省措置收糴淮南人戶斛斗稈草狀

奏乞令淮東漕司通同應副大軍錢糧詳度水運狀

奏松江防守民兵乞免別差役并知縣巡尉官並不得妨

右林奏議目錄

廢本職狀

九

奏乞依災傷法賑給淮西避賊老小狀

卷第十四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七

奏徧至張俊五軍并遊奕等寨存問老小狀

奏遵稟措置大軍錢糧劄子

奏遵稟分定逐路漕臣應副張俊等軍馬錢糧草料狀

奏遵稟椿辦救援軍糧劄子

奏乞戒師恢復中原劄子

堂白乞椿樵貨務錢專應副大軍支遣劄子



申尚書省爲吳彥璋保明男模防江賞乞不施行狀  
奏依稟措置應副張俊汾江築壘合用木植磚瓦劄子  
堂白論修建康府城不可增築劄子  
奏乞選差淮南監司守令劄子

福建路安撫使一

奏將帶高舉官兵取徑路之任狀  
奏乞遇本路討賊權令江西廣東官吏聽節制劄子  
奏見留南劍州措置討蕩劉大小老狀  
奏本路討捕盜賊略盡乞下江西廣東帥司提刑司乘時

措置劄子

奏乞分近上兵官於汀漳泉建劍州駐劄劄子  
奏措置投降盜賊押赴江上諸軍等事狀  
奏乞團結汀漳泉建劍五州民兵仍令長吏街內帶總轄

民兵措置盜賊狀

奏措置分捕過盜賊火數官兵各已回軍狀亥六月十三日

卷第十五

福建路安撫使二

奏乞將殘破州縣今年稅賦量行蠲減狀亥七月八日  
奏福興巡檢仍兼統領水軍就辟喬昌祖狀亥八月十六日  
申尚書省擬定五縣賞格狀亥十月六日

申樞密院五州民兵乞約束守將仍委提點刑獄官每歲躬行點檢狀

申樞密院坐下提刑司劄子令與提刑李寶文同共措置

民兵狀

申樞密院乞將明溪爲鎮置監鎮巡檢狀子五月十六日

申樞密院乞改明溪巡檢爲清流等三縣巡檢狀子五月十九日

申樞密院乞下浙西汾海州縣權暫禁止販米以絕朱明

糧食狀子九月初八日

奏乞移提刑司漳州置司狀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撥禁軍闕額錢應副水軍錢糧狀

申樞密院乞與葉勝等添差差遣狀子十二月二十日

石林奏議目錄



石林奏議卷第一

模編

應天尹

奏修城利害并乞截撥發運司拖欠斛斗應副使用狀

右臣近承尚書工部符備到七月十八日勅節文京東路州軍增修城壁樓櫓仰當職官隨宜修治勘會本府昨五月內先准聖旨修城尋行相度據舊城外今添幫城身底闊一丈四尺高六尺增築馬面圍敵創建樓櫓一千八百六十餘間合起夫八十餘萬收買木植一百六十三萬餘條計合用錢二十一萬貫有零自臣到任親再檢視以勞費浩大民力不易兼元料有大計虛費不實去

石林奏議卷一

處遂別措置裁減據舊城外止合添幫城身底闊一丈高三尺及造樓櫓一千間比元料計減人夫五十餘萬工木植一百餘萬條件合用錢七萬餘貫其合用人夫仍欲召募日支工食錢米於民即無搔動已具狀奏聞去訖臣竊惟本府當東南之衝內屏王室漢吳楚七國舉兵西鄉關中震驚景帝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距於洛陽相持三月然卒挫其鋒而遁死者梁孝王力限之於此而不得西之效也唐安祿山叛幽朔安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等勁兵十餘萬來攻卒能保有江淮使不敢長驅唐得保有其財用以濟中興者張巡許遠以死守之於此而不得逞之效也蓋嘗以此考之自東南而來如漢之吳楚由西北而下如唐之

尹子琦皆以睢陽為襟喉則控扼之要利害豈與他郡比哉又况本朝王業所基見奉三聖神御於離宮夾輔京師號為陪都其形勢又非漢唐之比則府城勢決不可不修以為非常之備今有司之所較者不過目前之費而已臣今來裁減之數止是七萬餘貫朝廷豈當以此豪末之費而不為王業本基之計乎契勘發運司并江西轉運司見拖欠本府宣和五年以後年額合應副斛斗二十七萬石臣今來更不敢上千朝廷別作施行支降錢本只乞於今來上供斛斗內截留十萬石依准去年御筆指揮充三年帶納之數亦可變轉了辦目今秋田收刈不遠若不乘農事稍隙之時疾速下手併力營治竊恐遷延至冬必不及事臣已一面收

石林奏議卷一

二

簇本府諸色椿管經費係省錢先次允那使用徑自擇日與工外欲望聖慈特賜開允許臣依數截留上件斛斗撥還庶幾不誤年計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兩浙西路安撫使一

奏嚴州淳安縣管孫眾等結集兇徒狀

右臣近訪聞嚴州淳安縣威平洞永平鄉有兇惡人以報讎為名結集死社欲要驚劫近鄉居民尋行下本州并都巡檢曹吃密切體究捕捉今月十一日據曹吃申永平一鄉諸源數內委有兇徒結集死社深慮乘虛衝突掠州縣臣遂遣本縣土豪方庚并本司使臣鍾蔭前去同共措置緝捕收捉并牒嚴州那撥禁軍二百



人應副使喚已於當日具錄奏聞去訖十七日以後節次據嚴州及都巡檢曹屹并會合官港口巡檢高公衣淳安縣尉徐堯卿申永平鄉管村管孫眾等嘯聚報怨初七日劫掠唐三十六家眾槍刺殺本人打破屋宇等初八日敢勇方公質管四十五井土軍蘇真等帶領圍下保甲掩捕羣賊見陣殺獲賊管三十五等共一十一級及百姓魏開方十活捉到賊盧淳盧三男盧七朱十二共四名初十日保甲方公息方淳等殺獲到賊管念并不識姓名火客一名共二級圍首童世鈞斫到自縊賊童宅彥一級十一日永平鄉魏國安王駢生擒到賊黨吳四一名兼別據保正徐公化狀申本保徐衡徐機徐公愛方客四共四名在保將泥塗面各有紙甲

右錄奏聞

三

卷一

已殺獲淨盡一方遂可永除民患謹錄奏聞謹奏  
奏嚴州賊倪從慶竊發第一狀  
右臣今月十七日據嚴州申十五日午時據管下遂安縣申十二日據管下鳳林鄉保正吳良能狀師巫徐周倪從慶等在地名廣洲源趙侯廟鳴鼓聚眾結集作過申乞施行本司照得其賊徒嘯聚處屬嚴州比近衢婺州界已即時行下嚴衢婺州關報比近巡尉將帶弓兵并指揮嚴州團結保甲疾速會合併力殺捕二十一日又據嚴州申十八日兇賊突出與縣尉弓手民兵鬪敵權遂安縣尉曹獻可被賊傷損遂安知縣張柵被圍裹前去臣契勘本路州縣所管人兵弓手並已起發勤王所留人數不多將官兩員亦隨兵前去其餘周等作過處元係方臘巢穴相近今來傷損縣尉擒去知縣已是猖獗臣踏逐得遂安縣本處土居朝奉郎詹大和深識山源道路人情相帖已逐急就差本人統領諸處巡尉弓兵保甲及差嚴州通判朝議大夫吳焯督捕并差安撫司使臣鍾蔭於國卿同巡尉部領弓兵保甲廣設方略審度賊徒出入路徑擺布用心併力殺捕及隨宜措置於杭州借撥見管空名承信郎告四道并特立賞錢激勸弓兵保甲殺獲賊首徒黨次第書填補官給賞候獲別具奏聞次謹錄奏聞謹奏  
奏倪從慶第二狀  
右臣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據嚴州申鳳林鄉師巫徐周倪從慶等



聚眾以勤王為名結集作過續又申殺傷權縣尉曹獻可圍聚知縣張栢前去已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錄奏聞去訖續據本州申縣尉曹獻可因傷致死知縣張栢放還歸任今又據本州申正月初七日賊徒五百餘人突入淳安縣仁壽鄉地名靈園等界燒劫屋宇殺傷保甲臣自到任先曾行下所轄七州府將管內人戶並皆團結遞相委保成甲專一覺察盜賊不虞以待使用尋選委寄居官詹大和統領上件保甲并諸處巡尉弓兵四面圍守把截別立賞格召募勇敢人兵入賊討蕩仍招諭脅從徒黨各令出首歸業今節次據本州申正月初一日遂安縣甲首方懷王禹等生擒到賊徒徐六鄭一二名并殺獲師巫余澤一名首級初三日保甲

石林奏議卷一

陳成

姜參等生擒到賊將頭吳二賊徒錢毛余染三名初五日保甲王禹等生擒到賊徒方愛翁一余昭邵五二方行鄭力姜彥中鄭彭王文姜具一十名斬獲賊首四級并奪到器械米穀等臣見不住催促詹大和等併力討捕須管日近掩撲取令靜盡外謹錄奏聞謹奏

奏倪從慶第三狀

右臣靖康元年十二月某日據嚴州申十五日遂安縣鳳林鄉師巫徐周倪從慶等聚眾以勤王為名結集作過續殺死權縣尉曹獻可圍聚知縣張栢前去并侵入淳安縣界燒劫屋宇殺傷保甲本縣却有前後斬獲生擒共二十人已節次具狀奏聞外今又據

本路提刑季質牒正月十一日本州申壽昌縣捉獲到賊首劉尚供稱倪從慶等有賊徒一千五百餘人在元結集處廣洲源蕩內劉大寨三處小寨一十處倪從慶戴黃涼傘稱呼趙侯王及遣徐二十三等五人往杭嚴衢婺越州探事未回其淳安縣却有捉獲到探子周老兒一名并保甲余元龜兩次招降賊徒姜糙等二百六人及進士余遠生擒邵來童 卞卸三名契勘賊徒據守山谷巢穴深遠本州兵力不足雖見四面圍守尚敢奔突猖蹶僭竊號名意欲乘虛窺伺州郡臣見不住再催督詹大和等廣募兵民添差捉殺官吏多設方略審度便宜分路擇日進討取令靜盡及牒提刑季質嚴行監督外謹錄奏聞謹奏

石林奏議卷一

六

三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討倪從慶第一狀

勘會見討捕嚴州作過兇賊倪從慶等雖將本州已團結到保甲并隣近會合巡尉弓兵四面圍守緣賊眾約有一千五百餘人所居山林險阻非有材勇武藝之人不能深入討蕩日近兩次出犯本州淳安縣界殺傷焚劫居民屋宇不住據本州申并見監捕官提刑季質牒稱賊勢猖蹶保甲人力難以全仗求索官兵并截留福建槍仗手救應契勘本路官兵屢經起發過勤王目今存在不多皆是揀退不堪出戰之人各自守禦尚是不足無可那移今見擇日分路進討竊見邵武軍槍仗手八百二十五人經由到若非逐急權暫截留應副使用慮恐有失機會別致誤事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已一面權行截留上件邵武軍槍仗手八百二十五人應  
援本州赴日討蕩才候了畢即依舊日發遣星夜前去伏望聖慈特  
賜體念本路兵力不足賊勢猖獗今來已是五十餘日未就撲滅  
設有侵犯州縣方當朝廷多事之時遠近驚擾所係不輕事不獲  
已甲奏取旨不及須至權宜所有臣等不合專輒之罪伏乞特降  
睿旨黜責施行臣等無任皇懼戰 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 奏截留福建槍仗手第二狀

右臣等契勘見討捕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等先為兵民寡少  
勢力不加曾權暫截留邵武軍槍仗手八百二十五人相兼使用

石林奏議卷一

七

傳

已具狀奏聞并自劾專輒之罪乞賜重行黜責外上件人發遣未  
至遂安縣間本縣措置捉殺官先將會合到傍近弓手并召募到  
武勇人等於二月初九日入洞其賊徒前來迎敵威勢甚猛官軍  
退却因致潰散殺死二百餘人部轄官吏九人未見下落見行推  
究臣等體問得賊眾雖不過千餘人緣其所據險隘山林阻深往  
往僅通一兩人行往又值今春陰雨連併官軍既未可深入賊因  
遁伏意在相持日久使把隘保甲人眾暴露稍怠則衝突而出若  
此計一行未易遽可捍禦浙部東西兩路所在皆有方臘餘黨陰  
懷顧望近已有衢州開化縣界與遂安縣相隣地分內姓余人結  
連一千二百人欲相率繼起賴其父告官擒獲今稍更遷延必恐

別有猖獗臣等見別行措置將所管兵民并邵武軍槍仗手分作  
數道旋開山取路直擣巢穴庶幾出賊不意可以早見了當緣分  
俵人數猶未足用竊見泉建州槍仗手共九百二十四人見經由  
到杭州不得已再行商議權暫截留前去併力討蕩蓋山洞峻險  
出入上下皆須攀緣跳躑若非福建路人輕勇趨捷出於素習則  
嚴州土人多不可用臣等竊惟都城重圍未解 陛下方以號召  
四方使皆率眾入援臣等義當竭蹶前赴今反以此小醜滯留他  
路之人罪當萬死然念兩浙一路東南根本租賦轉輸朝廷素所  
倚重兼訪聞江淮之間潰散叛卒作過所在嘯聚侵犯州縣萬一  
此賊不即掃滅復如方臘之時則不惟本路生靈再遭屠陷實恐  
聲播遠近震動人心重貽朝廷之憂則諸道軍兵恐亦不能悉力  
以抗金賊利害所關形勢可見今以賊滅在旦夕道路未通奏請  
不及輒憑愚慮妄從權宜伏望聖慈哀憐特賜從許嚴州見已擇  
日進兵只候捉殺了當即時星夜發遣赴經制司交管所有專輒  
之罪亦乞睿旨一就重賜施行已於二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去訖  
竊慮道路艱阻或有遺墜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一

八

傳

### 奏乞招安汀州潰兵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杭州於潛縣申抄錄到廣德軍建平縣關報  
據福建路汀州威果廣節指揮使朱吉等六人狀經制司差往揚  
州團甲正月二十七日到江寧府軍眾兵興等被都巡不問風浪



趕發過江遂喝起三頭項人兵各自擐帶衣甲器械噉叫突出又  
 廣德縣申二月一日弓手陳成報稱有兵士三百餘人稱是汀州  
 人兵在本縣地名中橋窰寨稱要去嚴州木杓洞今月初三日到  
 寧國縣地名汪溪即無管押使臣申乞照會須至奏聞者右本司  
 契勘本路嚴州遂安縣師巫倪從慶等妄以勤王為名聚眾作過  
 所占據廣洲源即係昨來方臘嘯聚之時余木杓洞今五十餘日  
 尚未撲滅見已措置分布保甲會合弓兵擇日進兵討蕩其汀州  
 潰卒兵興等為見有此兇賊遂來投併竊慮目今所在弓兵闕少  
 防托不及透漏入洞增添賊勢別致猖蹶難以捍禦本司已逐急  
 隨宜行下所經過州縣如上件兵興等到來不別驚劫居民能悔  
 過自新即宛轉說諭令各束身赴所至官司投首特與收集別差  
 官管押回汀州或赴闕勤王如不受招集別有作過即部領保甲  
 弓兵捕殺外謹錄奏聞謹奏

奏見進兵討捕倪從慶狀

右臣勘會本路見捉殺遂安兇賊倪從慶已於二月初六日略具  
 攻捕并賊勢次第奏聞去後相繼催趣統領官詹大和會合諸處  
 弓兵武勇人於當月初九日入討緣為賊居深險據高臨下官軍  
 不得地利人眾不加為賊奔衝潰散各有殺傷內官吏弓兵折二  
 百餘人臣尋重行措置將奏留邵武軍槍仗手又再奏截留泉建  
 州槍仗手并關牒浙東路隣近衢州選請本州寄居官朝散郎練

右林奏議卷一

九

奏

師中部領本州弓兵保甲及臣先召募到本州土豪承節郎徐邦  
 佐俞再興二人糾率武勇人共計四千餘人今遂安淳安兩縣與  
 衢州計議約日別取生路腹背夾攻事已略備只為陰雨連併一  
 月餘日朝霧暮陰溪流湍激霧氣昏翳不可輕犯今節次據遂安  
 淳安兩縣并提刑司關牒到衢州於今月十三日十七日十九日  
 二十日稍晴皆曾進兵各有殺退賊首領并徒黨約計一百二十  
 餘人賊首領元有七人今已殺死四人止存三人倪從慶仍嘗左  
 肋中刀三處進兵皆已逼近巢穴賊眾殺傷之餘勢已向衰只為  
 二十二日以後又值陰雨連綿至今未止無由一併掃蕩今來農  
 桑是時師眾暴露日久臣曉夕不遑寧處見申嚴諸隘把截官吏  
 存撫見管兵民只俟天色連晴得旬日以來諸路奮勇同進必須  
 盡可勦滅臣願效死力終除一方民患使姦宄知畏善良安業必  
 分朝廷之憂纔候了當即具申奏淹遲曠日死有餘罪臣不勝恐  
 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權差張昭等點檢軍期防托狀

右臣竊見邊事未寧本路見起發動王弓兵并浙東召募忠義勇  
 敢人及起發變轉輕齎金銀物帛軍器等萬數不少昨經方臘之  
 後不無餘黨散在州縣人情驚疑兼訪聞淮南路亦有潰散人兵  
 驚劫作過本路鎮江府控扼大江正當襟喉之地常州平江府皆  
 瀕江海竊慮姦猾乘間竊發須合預為守備臣等雖有節次措置

右林奏議卷一

十

奏



事或恐州縣施行不一緩急有失機會今踏逐到寄居官朝奉大夫新通判萊州軍州事張昭奉議郎葉夏卿各有材力識慮深遠欲權暫特差逐官往本路點檢軍期防托事各依新舊任支與請給人從欲具申奏恐或稽緩臣等已一時就差逐官前去鎮江府平江府常州等處將合措置事就與知通同共施行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等今來所乞差逐官止是以軍興之際有合措置防托守禦事權行差使纔候邊事寧息即合罷去伏乞睿察

奏進討倪從慶次第狀

右臣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部內嚴州遂安縣百姓倪從慶等妄

石林奏議卷一

十一

以勤王為名聚集村衆探報得約有一千五百餘人占據本縣廣洲源阻險自固殺傷官吏僭竊號名欲襲方臘餘惡擾州縣臣以所部屢經起發弓兵赴闕所餘不多全關防托賊衆乘間窺伺無所畏忌即時將本州先次圍結保甲選差寄居朝奉郎詹大和統領會合隣近巡尉四面圍守賊衆因此外無所附內不得逞遂只在元作過地頭伏藏雖曾兩次於淳安縣界出沒焚劫居民尋即捍禦退避不至大段猖蹶節次已具奏聞外見逐急將空名官告并優立重賞召募勇武之人及具申奏權暫截留邵武軍槍仗手八百人分布官吏廣設方略深入討蕩緣為賊居巢穴山林深阻多不通人行連併陰雨上霧下濕未可輕進只候晴霽即便擇

日分路前進前後官兵保甲亦已殺獲到首級五十餘名生擒到首領徒黨三十二人招誘到脅從二百九十八人臣忝膺帥任方當外夷侵侮朝廷多事之時人情驚疑內外顧望願盡死節力守一方必以滅賊為期不敢上貽君父之憂伏望聖慈特賜睿察謹錄奏聞謹奏

奏乞免嚴州遂安等三縣二稅和買狀

右臣契勘本路見討嚴州兇賊倪從慶發係在遂安縣與淳安縣相去不遠其次壽昌縣昨自去年十二月內賊初發本路弓兵兩經起發勤王之後所在揀殘人數多不堪用偶臣自到任即行下所部州縣應係內外居民並團結為伍專一幾察捍禦盜賊倉猝之際遂盡起三縣與賊隣近地分團結之人分布要害出入之路招募土豪部領寅夜守把遠近相援內外限絕因此遁伏巢穴不敢衝突州縣在外四傍姦民亦不敢趨附獲免猖蹶防托至今皆三縣保甲之力自去年冬末至今年春初屢經大雪甚於常年正月半後即陰雨連併兩月之間晴霽不過數日人衆暴露晝夜不得休息備見勤苦今來緣為陰雨未晴進兵猶緩已係耕田養蠶之時兼嚴州產茶浩大居民例以採摘為衣食今亦是時皆失常業雖旦夕賊滅養蠶採茶二事已不能及耕種下秧亦不無妨廢況此兩月餘日守禦之勤臣愚竊謂陛下涵養生民天覆地

石林奏議卷一

十二

載不欲一物失所今必不忍以此小醜重勞良民反使終歲衣食



所仰過時失業無所優恤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本路轉運司取會三縣與賊隣近地分把隘保甲人戶賊平之後並令特與蠲免今年夏秋二稅及和買庶幾深山窮谷之間無知細民皆識陛下勤恤其隱不吝幽遠之意異時或有嘯聚竊發無不竭力自奮可以暗消姦萌懷保善良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已於二月十六日具錄奏聞去訖竊慮道路艱阻或有遺墜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放免嚴衢州諸縣夏稅等狀

勘會近為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作過本州淳安壽昌兩縣及衢州常山等縣皆相連接境自去冬至今諸縣保甲把隘防守暴

石林奏議卷一

十三

五虞

露實為勞苦方春農蠶是時不無廢其作業嘗具奏請欲候事平特與蠲免夏秋二稅及和買未奉指揮今來倪從慶等已出就降據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條具到應燒劫被害之家與把隘地分人戶量地里遠近緊慢隨鄉村優重勞佚分為等第參酌合行蠲免分數下項須至奏聞者一應係燒劫被害之家逐戶下更不分等第一等戶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和買一半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戶並與免一年夏秋二稅及全免和買身丁一應把隘地分逐戶以緊慢分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二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六分第五等戶全免夏秋二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五分第二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二分

第二等戶免夏稅三分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五分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四分第三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半第二等戶免夏稅二分半第三等第四等戶免夏稅四分第五等戶免夏稅并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三分第四等第一等戶免夏稅一分第二等第三等戶免夏稅一分半第四第五等戶各免今年身丁客戶同已上各免和買二分右臣契勘浙部自嚴州以東山洞最為深險兇頑之民恃以竊發昨方臘作過陷沒六州二十七縣殺戮蹂踐官吏生靈被害不貲至煩朝廷遣發西兵數十萬方能撲滅今來倪從慶結謀實欲放効方臘仍乘州縣起發勤王弓兵之後所在空虛其勢猖蹶比方臘尤易幸緣把截防托不敢奔迸出洞及幾察在外姦細之人無所附從因此窮蹙請降保全一方實兩州諸縣保甲之力若無所優恤無以激勸後來恭惟 皇帝陛下紹休聖緒恢復大業方欲盡除天下蠹弊還之太平使懷生之類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於此豪末之微必預含覆之賜欲望聖慈詳酌許令依所條具等第特賜蠲免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今來所乞減放夏秋二稅及和買等目今已是開場受納之際如蒙俞允乞速降睿旨施行兼契勘前項有功及遂安淳安壽昌三縣有重難差役之人逐急措畫未就今欲候得降下聖旨從臣比附參酌施行別具奏聞伏乞睿照又勘會衢州諸縣

石林奏議卷一

十四

五虞

臘尤易幸緣把截防托不敢奔迸出洞及幾察在外姦細之人無所附從因此窮蹙請降保全一方實兩州諸縣保甲之力若無所優恤無以激勸後來恭惟 皇帝陛下紹休聖緒恢復大業方欲盡除天下蠹弊還之太平使懷生之類無一物不得其所則於此豪末之微必預含覆之賜欲望聖慈詳酌許令依所條具等第特賜蠲免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今來所乞減放夏秋二稅及和買等目今已是開場受納之際如蒙俞允乞速降睿旨施行兼契勘前項有功及遂安淳安壽昌三縣有重難差役之人逐急措畫未就今欲候得降下聖旨從臣比附參酌施行別具奏聞伏乞睿照又勘會衢州諸縣



雖係浙東非臣本部緣與賊鄰近事體與遂安縣均一欲乞從臣  
通同審實關轉運司施行伏乞睿旨

石林奏議卷第一

石林奏議卷一

十五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而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二

模編

兩浙西路安撫使二

申大元帥府乞差新江東提刑莫朝議權湖州狀

勘會准大元帥府參議都總管寶文牒今後四方州郡凡有事宜  
並申兵馬大元帥康王行府與決施行契勘管下湖州知州趙中  
大到任旬日身死見任通判馮奉議為患中風在假多日本州知  
通並闕緣湖州通徹太湖接連宣徽等州昨來方臘作過本州曾  
有陸行兒嘯聚千餘人致煩王師誅討人情驚疑不安兼嚴州遂  
安縣見有賊人倪從慶聚眾驚劫相去不遠又四月初七日承太

石林奏議卷二

陳偉

平州等處聞報到江寧府被群賊在府釘上城門放火殺人作過  
與湖州最為隣近合行措置把截以備衝突今來起發勤王弓兵  
數多全關防托若候差到正官知州竊慮自今防托有失措置必  
致誤事據本州士民經諸司陳狀欲差寄居朝議大夫新江東路  
提點刑獄吳砥逐急權攝諸司契勘本官委有材略累經朝廷任  
使檢照昨承東道都總管司牒備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令擇人分  
總四道各付以一面吏得廢置已具狀申東道都總管司乞指揮  
外今欲乞詳酌特賜指揮就差本官知湖州或且令權攝候有正  
官到日罷權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行府伏乞  
特賜指揮施行伏候王旨小貼子昨為事出幾速申東道總管司



外一面權令本官先次管領州事伏乞照會

申大元帥府乞令監司同共承行軍期狀

勘會本路先為諸州自去年秋冬及今春節次起發過防秋係將不係將兵士軍弓手及勤王人兵州縣承關防托近於去年十二月內嚴州遂安縣廣洲源倪從慶聚眾作過節次殺傷軍兵及巡尉押隊官不少近又承鎮江府太平州關報四月一日江寧府兇賊竊發見今據守江寧府城事勢大段兇惡危急本路正係隣路鎮江府湖州接界相去止是二百餘里竊慮賊人別有姦謀猖蹶侵犯理須先為隄備兼不住承准太平州牒欲要會合榮應雖事屬安撫司若止據見在弓兵官吏盡守常法委是無可准擬恐致

右林奏議卷三

一

申大元帥府拘繫兩浙提刑李龍圖狀

四月二十四日安撫司使臣姜安仁自京師回稱體問得張邦昌僭竊位號某契勘朝奉郎直龍圖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質

係是邦昌女婿本官并妻等見在越州本司居住尋牒浙東安撫使將李質并家屬拘收赴所司嚴密防守聽候申取兵馬大元帥大王指揮已承回報將李質并一行家屬盡拘送越州右獄收禁止絕親屬出入幾察書信往來外某又慮管下諸州府有似此親戚合行幾察拘管亦已牒杭嚴湖秀常州平江鎮江府覺察施行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行府伏候王旨

申大元帥府乞總決萬務狀

右某等今月二十四日安撫司使官姜安仁自京師回伏聞金賊悖逆都城失守 太上皇帝 皇帝陛下出狩朔方聞聞震聲墮涕顛越恭惟我宋 太祖肇造區夏列聖世世以德相承豈意犬

右林奏議卷三

一

羊遂肆兇毒瀆亂天紀遠至於斯九在率土含生之倫孰不悲憤感泣痛心疾首伏惟大元帥大王上皇之愛子皇帝之介弟躬受明哲天資忠義翼輔王室功大德隆昨自總戎方布昭威命式遏橫潰聲動邇遐今者大駕未還號令壅絕人心危疑未知收濟伏望思國家艱難之業副中外係望之情鎮撫四方總決萬務然後申飭盡瘁死節之士奮勵戡難勤王之師圖雪天讎奉迎 二聖恢崇寶歷永康兆民某等被荷國恩久尸榮祿迫於憂憤敢竭忱誠謹具狀遣官奔詣行府申聞某等不勝惶懼激切虔祈懇禱之至謹狀

申大元帥府乞移軍浙右狀



右某等竊見金賊兇毒陵犯王畿興復宗祊當在旦暮恭惟大元帥大王義常念祖宗基業之重察華夏欣戴之心總決四方鎮安民庶然而汴都密邇賊境頻年輕犯無所畏憚今又累月蹂踐之餘人情危疑民力耗弊府庫空竭衣冠流亡則再造之圖安可復處某所部浙西外連江淮內控閩嶺負山帶險左右湖海東南本根實為要害自唐宋錢鏐保全一方既納款歸順民至于今無大兵革俗知忠義人慕耕桑伏望行府觀變察時從權慮遠趣下嚴令暫戒東來於蘇杭之間定擇所駐命忠勇大臣總領勤王之眾留守京師俟 二聖迴駕中外又安徐圖北還以正王室某等考之古今之宜察之士民之論萬全永圖莫良於此目覩利害不敢

石林奏議卷二

隱默謹遣官恭詣行府陳請仰祈王慈速決大計闔境士民延首聽命干冒斧鉞不勝虔祈懇禱之至謹具狀申聞伏候王旨

申大元帥府繳納告諭軍民榜牒狀

勤會金賊圍逼京城 太上皇帝 皇帝出狩朔方詔令雍絕中外痛心無所容措大元帥康王總戎于外功大德隆宗廟所依群情共屬當所已同諸司遣官躬詣行府陳請總決萬務鎮安人心及移軍浙右經理中原以俟大駕北還仰惟祖宗肇造區宇幾二百年德澤在人天命方永豈容犬羊終肆悖亂正仰天下賢智忠義之士枕戈待旦力雪讎耻迎還 二聖興復大業今肉食之列皆世被國恩爵秩廩食其誰之賜生養安息自何而得與言及此

孰不感憤凡我同志各率其職協力盡瘁謹守封土和輯兵民明示大義毋使姦宄亂常陰懷顧望竊伺間隙妄興兵戎以振擾善良狙或詐偽以陷溺非僻一心戴宋有死無二以待王命之行修城池練士卒聚糧餉備器械毋苟簡毋玩闊踈以戒不虞寬賦欲簡役使明犒賞御刑辟毋縱侵擾毋私喜怒以籲眾志庶幾逆順之理各識所從安危之圖咸思 下逮閭閻畎畝亦獲安生以無忘我祖宗上皇皇帝之德然後糾集義旅與天下共討兇逆宏濟艱難俯盡臣子之節須至移文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石林奏議卷二

今告諭上庶兵民金賊逆亂 太上皇帝皇帝暫狩河北詔令未通京師見迎請大元帥康王還京當所亦同諸司遣官前詣行府

陳請總決庶務北迎 二聖兼乞移軍浙右今者國家雖遭金賊兇悖大元帥康王見擁兵百萬嚴逐追擊爾等或在學校或在閭里或在田野或在軍伍衣食居處宗族子孫生養安息一民以上無非被受國家二百年恩德視此艱難宜當悲憤感泣痛徹骨髓一心戴宋死生不易訪聞河北百姓皆以白絹為旗刺血上書怨字迎殺金賊都城巷兒童各辦小車裝載乾糧迎接聖駕已據探報凱旋回京惟我東南之人素識道理天資善良聞此必皆奮勵願自効力分別逆順與天下四方共修臣節中間恐有姦猾小人幸災樂禍鼓唱浮言結集徒黨欲劫掠財物報復私讎驚擾城市據守山林或傳導詐偽文字陰懷顧望誑惑上下皆是昏迷自



取殺戮之道爾等今日縱未能為國報讎盡殺金賊豈忍自同犬豕棄絕君親亦須更相觀察密切告官惟是人人感憤不忘祖宗太上皇帝皇帝之德乃可保家安身永得名為忠義全瀝血誠明以曉告更望年德長上曉事父兄開論後生教導愚民如有違犯當以軍法從事右各仰知悉

右某勘會自前月二十四日承報京城失守 太上皇帝巡狩朔方宰臣張邦昌僭受偽命盜據位號臣子之義不勝痛憤尋於二十七日遣官齎狀躬詣行府申乞總決庶務移軍浙右去後又牒本路并隣境帥臣監司州縣令輯兵民各堅一心無得顧望又出榜戒告士庶兵民推廣祖宗德澤示以逆順大義使不忘歸戴

右林奏議卷十一

六

拒繼體問得本路提刑李龍圖出巡在本州係是張邦昌親女夫某即牒本官歸越州本任仍連牒浙東安撫使翟汝文拘收本官并家屬送所司拘管密切幾察親戚書信往來聽候王府指揮又行下本路更有張邦昌親戚亦依此施行又檢會 二聖車駕未還張邦昌僭竊在位四方事宜見並申取王府指揮與決其京師傳到遞角諸般文字自去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後至今係是偽命並不得傳送承受恐有透漏過 牒逐州知州亦不得施行目今內外無不感念祖宗恩德自某告戒文榜一出雖諸營軍卒與里巷婦人小兒亦皆感泣仰見國家蟠結人心至深至厚忠義之誠人皆自守惟日延頸恭聽王府號令祝望兩宮還闕兵民並

皆平安所有牒榜二道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大元帥府伏乞照會謹狀

申大元帥府乞差江東西等六路帥臣狀

右某勘會自金賊犯順以來經今將及半年所在州軍起發過勤王弓兵之後守禦防托之人例皆闕少全仗逐路帥臣措置彈壓各謹封守共相維持今來體訪得廣東安撫使孫瑛湖南安撫使郭三益福建路鈐轄江常皆被召赴闕緣道路未通並在揚州等候江西洪州鈐轄姚宗彥總領勤王人兵前去京畿日近又據鎮江府申江東安撫使宇文粹中於四月初一日被軍賊作過未見下落江寧府城見關閉據守湖北荆南府鈐轄鄧雍亦聞遭江賊

右林奏議卷十一

七

破陷東南形勢要害惟在江東江西湖南湖北外連福建廣東目今六路並無帥臣竊慮見在盜賊無畏憚及伏藏姦惡互相觀望乘虛竊發則東南數千里之地全無倚仗遠近人情日久艱危某忝在鄰路義不敢嘿欲望特賜詳酌逐急於淮浙寄居官內選擇有材識智謀曾經擢用委寄之人各令權領州事聽候朝廷別差正官或且令孫瑛郭三益江常各歸廣州潭州福州本任等候京師解圍依元降指揮赴闕庶幾逐路人心各有所恃姦惡不敢萌心且捕捉收復事有所任責事實機速利害不細不避狂愚之罪敢輒陳述謹具申大元帥府伏乞火急速賜施行申大元帥府已節次奉行檄書狀



當州四月二十八日酉時承發運向學士錄到檄書一道五月初三日又承錄到張邦昌退寶位等劄子五月初四日又承發運向學士差人傳送到檄書真本劄子一道本州逐次承受並已繼時遵奉行下所屬縣分及出榜曉諭軍民各令知悉施行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府伏乞照會

奏倪從慶已降狀

右臣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部內嚴州遂安縣百姓倪從慶等妄以勤王為名聚眾約一千五百餘人占據本縣廣洲源作過前後累次殺傷官吏軍民不少意欲做偽方臘侵擾州縣除已累具奏聞外勘會本路弓兵兩經起發勤王之後所存揀殘人數多不堪用

右林奏議卷十一

臣昨自到任即行下所部州縣團結保伍專一嚴察盜賊竊發之初即令起隣近地分保甲及招募土豪部領把截又逐急差委本縣寄居朝奉郎詹大和作統領因此羣賊不能出洞在外姦猾亦皆不敢趨附聲勢無由增大緣賊居山嶺深阻道路狹隘止通一人往來不可深入用兵非利兵力既少又自正月半後陰雨連併兩月餘日山路險滑霧氣昏塞遂累於正月初七日十七日出犯淳安縣界二十九日殺死經制司使臣何兢等至三月初九日詹大和會合諸處弓兵分路進討又值當日陰霧諸路兵到不齊官軍至洞口聞敵潰散亦有殺死蘭溪縣尉王禹慶等賊愈更恃險兇惡遂兩具奏截留經制司福建槍仗手一千七百餘人相添使

用廣設方略別圖約日討蕩仍先出文榜招諭脅從之人各令束身歸投與免罪復業至三月十三日因白馬保甲余再興等殺退一陣始稍知懼又統領官密遣人誘說賊用事腹心姜光祖胡國度二人拘留四月初七日會合弓手槍仗手六千餘人並入其賊徒遂止據險拒抗官軍不敢迎敵因此窮蹙於初八日具狀乞降臣以農蠶是時守把之人久廢作業見承江東關報江寧府羣賊據府城為變本路鎮江府常湖三州並是鄰接相去皆二百餘里分兵防托不及難以專事從慶已一面從其請許令悔過率眾勤王依資格借官補授今據統領官詹大和等申賊首倪從慶并從黨甲頭姜光祖等五十二人並已出洞公參官兵見皆退寨一方已得平定謹錄奏聞謹奏

右林奏議卷十一

奏乞分送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近邊州軍自效狀

右臣勘會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等三十四人雖已降差官管押前赴行在原其本意實因朝廷多事所在起發過勤王弓兵守備單寡恐源洞深險乘虛竊發鳴鼓一呼一源之內八百餘戶一千二百餘人無不響應從慶為之魁首何通葉善方忠徐周為之左右姜光祖胡國度胡國史等皆嘗為進士為之謀主其餘號為大甲頭小甲頭者二十餘人並在今出降數內偶因臣預先團結保伍得以幾察分布守把內外控制其謀不行遂止堅守巢穴續見官兵會集四面圍守勢力窮蹙方肯歸降然前後累次殺傷



官員人兵不少其人皆兇惡狡詐各有武藝雀鼠之智足以  
一方勤王之請假以為名今既示大信特從寬貸若依舊得在本  
土未能保其終不生事竊慮到行在見金賊已退放散諸處勤王  
人隨例發回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將此三十四人做以近下  
名目並令分送近邊州軍使之自効若果能知過盡力隨其所長  
亦有可用若長惡不悛尚懷他心便各因事誅之朝廷威信况自  
不失兩全東南一方可以永絕後患狂愚冒犯上渙天聰臣不勝  
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招捕倪從慶統領官等功賞狀

右臣勘會嚴州遂安縣兇賊倪從慶已招降除累經戰陣有功并

右林奏議卷十

十一

把隘防托合行推賞人等見取會類聚保明申奏外所有臣先於  
寄居見任官內委請統領計議措置監捕始末一行官委員內一  
員統領官朝舉郎詹大和前因方臘作過時說論本縣廣洲源首  
姓余熙白馬源百姓徐連使不從賊保全一方曾經朝廷轉官推  
賞方本縣殺死縣尉擒捕知縣賊勢始熾人莫敢當大和承臣公  
文更不辭避即時團結保甲分布四面內禦賊眾外察奸黨遂至  
賊不敢衝突出外亦無脅從附麗之人二月初九日弓兵失利本  
縣姦民唱率將起應賊大和親斬首五十餘級方獲安帖相繼召  
募武勇保甲會集弓兵入圖攻討別遣土人入洞招誘賊黨腹心  
用事人終能致賊悔過乞降一員本司幹辦公事承奉郎王楫係

方臘時保護秀州沒於王事大將王子武之子自二月初承本司  
差管押邵武軍槍仗手將臣指畫方略與詹大和同共計議盡心  
遵行不顧危難其二月初十日遂安縣民戶驚擾逃避遐連夜徒  
步走淳安縣分取槍仗手前來救護人情賴以彈壓獲免變亂續  
同詹大和分布大兵進討及招誘投降降躬親護押降賊前來本司  
並無疎虞一員宣教郎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權轉  
運司幹辦公事梁澤民儒林郎管押邵武軍槍仗手江佃統領邵  
武軍槍仗手在淳安縣界港口正係出入之路分布營寨教習兵  
民獨當一面三月餘日防托守禦賊眾不敢侵犯縣界一員宣義  
郎權遂安縣林師說統領泉州槍仗手據晉網溪正當賊巢穴

右林奏議卷十

十一

之衝親領兵眾宿食寨內一月餘日賊眾因此退避兩縣藉以為  
重三人亦同預計議招賊就降前件功力次第實不可誣臣竊見  
昨方臘作過當朝廷無事一路兵力全備之時將佐盡在所部不  
乏使令然蕩陵州縣如蹈無人之境官兵莫可抵捍例遭殺戮遂  
致遠近響應陷沒六州二十七縣蒙朝廷遣童貫譚稹將帶西北  
驍將劉延慶王票楊惟忠何權辛興宗等親總勁兵十萬餘人或  
降或誅方獲平定今來倪從慶等作過乃在金賊犯順內外震擾  
之際州郡三次起發勤王弓兵所在空虛將佐隨兵前去使臣材  
武人又先已盡起赴闕人情驚疑姦寇觀望詹大和等元非當職  
任事之人偶因臣逐急委請乃能同心圖事盡瘁竭力糾集烏合



之衆初無制節之令固守把截使不得衝突猖蹶殘害生靈訖至  
納款歸降保全兩路較之方臘事勢輕重難易數倍不同臣誤當  
帥聞人微望輕不能預爲鎮撫以致盜發部內若非藉此五人無  
以逃責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與等第推恩雖見危致命臣  
子之常情然有功見知大君之美意因以風示四方使伏節死難  
之士皆識聖心恢遠雖遠必聞雖細必錄則人人奮勵各思自效  
在於今日不爲小補狂愚冒犯上瀆天聽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添置嚴州遂安縣弓手狀

右臣近承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狀備坐到提刑司牒倪  
從慶等聚集作過緣遂安縣地分闊遠多係高山峻嶺窮谷深源  
控扼去處管額弓手止計六十人顯是數少竊慮討蕩倪賊之後  
要得弓級分頭巡警盜賊鎮壓民心今相度欲添置弓手六十人  
臣勘會逐縣弓手役法雖有定額今來軍興之際盜賊竊發所在  
不同理合隨宜增損其遂安縣弓手若更添六十人通舊一百二  
十人爲額巡察一方消弭姦惡實爲經久利便除已行下嚴州權  
暫依准提刑司牒先次召募逐急應副使喚及關牒提舉常平司  
施行外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起發杭州勤王人兵狀

右臣勘會近准發運司牒閏十一月十三日蠟彈樞密院劄子備

到聖旨金人圍逼京城諸路州軍皆令統率軍兵及民間強壯等  
人速來應援聞命憂憤寢食皆廢尋行下所屬州府將見管相禁  
軍揀選材勇有事藝堪披帶出戰之人團結并依准指揮便宜以  
人數立武官借加官格召募善部轄人擇民間強壯人散行糾集  
根刷軍器及應干州縣諸司錢斛椿辦糧食盤纏各欲擇日躬親  
管押赴京城聽候使喚次近據嚴州申有遂安縣百姓倪從慶徐  
周等妄以勤王爲名占據本縣廣洲源殺死縣尉擒捉知縣前去  
日近大段猖蹶已有衆數千人侵突淳安縣界焚燒屋宇殺傷保  
甲虜掠居民妄戴黃傘見謀直來衝犯杭州兼昨准去年宣撫司  
關報探到金賊欲取山東前來兩浙作過若帥臣監司盡赴闕庭  
竊慮姦惡乘間窺伺驚擾州郡浙西一路不保安危重貽朝廷之  
憂今來逐急措置先將杭州及諸司團結到廂禁軍并糾集到民  
兵共二千人刻剗到盤纏犒 及別椿辦三月錢糧共四萬七  
千貫文變轉輕齎物軍器一千八百事選差到武節大夫榮州刺  
史兼閩門宣贊舍人秀州鈐轄鄧珍充統領官於今月二十一日  
起離前赴京城如是道路尚有未通即令隨所在計會宣撫使范  
訥東道副總管朱勝非經制使翁彥國交割所有轄下其餘州府  
見今不住催促節次起發臣等不獲身先士卒效命矢石瞻望闕  
庭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二



石林奏議卷第三

模編

兩浙西路安撫使三

奏發遣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赴行在所狀

近據本部嚴州遂安縣廣洲源作過兇賊倪從慶等投降首領甲頭三十四人并人僕一十八人共五十二人各於五月初六日節次出洞赴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本司差監捕官幹辦公事承奉郎王嘏處出頭並足已於五月十一日略具奏聞臣具行措置將徒黨一千二百七人出給公據免罪各放令歸業外五月二十三日據本司幹辦公事承奉郎王嘏押到倪從慶等以下首

領并甲頭二十八人二十五日經制司官從事郎詹大方押到方忠等六人共三十四人來到本司公參臣今依統領官先誘說投降等第許借補官資名目權出帖付逐人差官管押前赴行在勤王謹具姓名并借過官資名目下項須至奏聞者一名借補保義郎倪從慶五名借補承信郎何通葉善方忠姜光祖徐周一十三名借補進武校尉胡國度何子吳彥和管運方儀鄭男姜雙姜義南吳全范師尹吳安仁胡國史錢子明一十五名借補進義副尉范彥誠汪存吳義吳什吳丘王德勝徐來吳世誠張鄭彭壽吳九儀吳中正王寶錢子和錢子超右臣勘會本司先行下遂安縣統領官等會集弓兵約日併力並進討蕩三月二十九日統領官

等先遣人入洞招誘倪從慶等欲緩其計倪從慶尋遣腹心用事人胡國度姜光祖相隨出見統領官等欲要投降逐官未敢憑信再遣人入洞商量一面於四月初七日統領官詹大和梁澤民朱師說本司幹辦官王嘏會合兩縣弓兵保甲并截留邵武軍泉建州槍仗手同日進討直至賊洞賊眾窮蹙並不敢迎敵止於洞口排列把截等待緣官兵不得地利無由進入相持至晚各退守本寨初八日倪從慶遂再遣人齎款詣大和等處稱從慶等於去年十一月內為見金人犯順朝廷德音召募武勇勤王寶欲結集徒黨依應前去緣為不曉所降指揮本意有失申明被保正吳昌時等告官蒙差人掩捕別無生路不免抵敵誤傷官兵罪惡深重今來不住蒙安撫司差撥弓兵等前來四面圍定并給到旗榜招諭徒黨見為人眾心離糧食已盡憂懼大兵進討勢已急迫又蒙統領官遣人入洞招誘已先具狀令甲下姜光祖胡國度陳乞悔過投降各求生路所有累次不合懼死抵敵官兵殺傷人命罪犯欲乞寬貸性命特賜開納依倣召募勤王官資格目借補發遣前去京城願盡死力報答國恩尋據統領官詹大和等繳到上件狀稱昨遣人招諭之時皆許以官資名目然後壓以大兵申取本司指揮臣相度農桑是時兵眾暴露日久連月陰雨山路險滑後來未保晴霽見有江寧府軍賊作過與本路界三州接連兩處防守不及今大兵雖進既未敢深入賊又不出迎敵若不便宜借補名目



許以出降恐遷延未肯出洞失此幾會賊情懺悔別致生事遂因  
逐官所申許以投降其倪從慶等三十四人選差宣教郎前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梁澤民文林郎前杭州司戶曹事張  
鍊承節郎盛珪進義副尉宋輪姜安仁同共管押前赴行在所聽  
候處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小貼子契勘今來倪從慶等借補官  
資止是據統領官元初說誘所許名目申奏不及逐急權暫出帖  
前去候到行在合取自聖裁伏乞睿照

奏乞添置徽嚴衢三州巡檢狀

右臣近准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狀昨因方臘為亂有深  
山頑惡人從賊作過朝廷寬恩誅戮不盡至今尚有懷姦小人潛  
相連結乘隙嘯聚極為不便其嚴州遂安縣至徽州休寧縣二百  
里又至衢州開化縣一百六十里三州市井相去隔闊山路險遠  
其地名有昏源松陽源方具源赤口龍山等皆是素來小人屯聚  
結集之處今來倪從慶作過其松陽源余仲軻等已聚眾欲竊發  
雖已斬獲竊慮又遠不便欲於三州界首龍翔寺前添置巡檢一  
員招募土兵一百五十人以備控扼防托又據嚴州通判監捕官  
朝議大夫吳煇狀倪從慶等結集徒黨固已有素州縣未易得知  
誠以賊居巢穴山嶺深邃遠難幾察今廣州與白馬源相接重山  
複嶺道徑窄狹賊眾據守弓兵未易敢入相度賊平之後欲於廣  
洲白馬源人煙居止處添置巡檢一員招募土兵一百二十人所

貴可以彈壓一方臣尋行下嚴州勘會詣實及專委本司幹辦公  
事承奉郎王嘏躬親體究今據王嘏申上件兩處委是山川險隘  
人跡不通自來兇惡小人憑恃嘯聚合依逐官申請保明是實臣  
檢會自來嚴州以東盜賊皆是依憑地利敢肆兇惡昨方臘就擒  
後來幫源洞已蒙朝廷添置巡檢一員至今別無他變實賴其利  
若因事稍增巡捕之官自無所容實為經久利便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施行其三州界就龍翔寺前初置廨宇以徽嚴衢三州巡檢  
為名廣州白馬源就趙侯廟後初置廨宇以本地分鄉名鳳林巡  
檢為名所有招募土兵並依逐官元申請為額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奏乞差人至高麗探報金賊事宜狀

右臣竊惟善用兵者莫先於廣耳目以明斥候善規國者莫深於  
審形勢以察情實蓋耳目廣則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形  
勢審則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此不可不知也春秋之時  
秦欲伐鄭師次于滑鄭商人弦高遇之密以告鄭穆公得聞而警  
因以圍田之事謝秦客孟明知其有備而不敢進鄭之使秦者不  
知其何人而逆為之備以捍其鋒遂以保國乃得於逆旅之商人  
非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者乎漢高帝欲擊匈奴使者十  
輩皆以為可惟奉春君知其匿壯士健馬以為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高帝不之信乃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以高帝之智而不能



詳奉春君之言以漢在廷謀臣策士而惟奉春君能測匈奴之隱非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者乎竊見金賊陰懷不道欲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日久矣燕晉疆吏初不以時聞至前年冬全師大入將欲渡河而京師始知之其罪固不容誅去歲解圍之後朝廷宜少警矣然八九月之間尚聞持和議以爲必成而謂秋冬決不復再入傍觀者爲之寒心而廟堂以爲得計此雖玩習苟簡更相觀望之過然亦耳目不廣形勢不審有以致之此天下所共痛憤而不能釋者也臣所部浙西并浙東路並外連海道與高麗跨海相望去賊境不遠頃聞賊有妄窺東南之意若比自登萊東假高麗揚帆而來或出於兩浙皆遠不過二十日近五七日可

至臣自到任常有私憂於此本州船舶舊許與高麗爲市間有符與其國人貿易者往往能道其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因令船主張綬招致大商柳悅黃師舜問之二人皆泉州人世從本州給憑賈販高麗歲一再至留高麗者率嘗經歲因爲臣圖海道大略言賊境舊與契丹蘇州正直登萊高麗東北與賊接界有關門爲限賊舊事高麗每歲入關即遣使進奉崇寧三年始與高麗稱兵大觀元年高麗遂取其六洞於南境以築九城實以甲兵糧食後復爲賊以沉羅黑水堆洞人奪之自是與高麗絕政和五年契丹爲賊所敗取其沁海六十餘州高麗乘間誘得賊用事首領一人賊屢來求不與及賊滅契丹宣和七年高麗復遣使通好爲賊留歸去

年賊擾我畿甸之後高麗遂兩遣人使賊賊亦兩報之併欲使之稱臣而修貢正副使共二人其一爲契丹人其一爲金國人高麗去年亦自爲其外大父謀竊焚其宮室積聚器械甚廣不能如前日之盛見出避於別都勢恐不能與賊重抗然賊所得契丹傍海六十餘州皆荒陋單弊其地與高麗隔鴨綠江每歲冬深鴨綠江凍冰厚可勝車馬此皆柳悅等親供說如此臣既有聞不敢隱默竊以鄭弦高之事觀之柳悅等雖商賈元賤然在高麗夕所聽探皆得其國人之言初本無意若因使伺賊萬一欲謀擾我或得其道里所出期會所定或其國中自有變亂先事而達有出於我耳目所不及形勢所不見者則不爲小補輒肆管見欲委此二人許

以名目陰令如常歲之高麗賈販應得賊中動息皆亟使來告俟參驗得實有補於事即厚賞旌之責以軍令無得張皇漏泄其人皆感奮願自效欲以此月末渡海約冬初復還臣以申奏不及已一面各權借以承信郎名目給與公據令赴時前去伏望聖慈詳酌如有可採乞降睿旨密付臣施行邊臣探報深入敵境雖理之常然今跨海越國創始之初迫於幾會不先陳請專輒自決罪當萬死更乞矜察以臣職守粗欲圖報激於忠憤別無他腸特賜容貸所有柳悅等畫到海外圖一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伏聞朝廷見欲遣迪功郎劉蠡等使高麗臣雖不知遣蠡等所謀然今來柳悅等止是因其賈販使密自刺賊動息以廣耳



目俟有實驗然後賞之有利而無損禁令無得漏泄恐萬一或得  
以為用即於今來使命並無相妨伏乞睿察

### 奏江寧府營造乞從簡約狀

右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蒙聖恩未  
即矜許既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親陛下宵旰以圖中興之日  
曾未有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隨事納忠少圖裨益  
庶猶愈於緘嘿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  
康以備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即偏霸楚處之地此誠不得  
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為家古之帝王一  
歲而四巡狩不以為難則今萬一順動固未為過也惟無傷財無

動眾事不求備居不求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  
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  
京師臣愚竊以為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  
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之自然幾月以來筆傳江東之民有家業  
錢一千而取三千者田一畝而出方輒一片者一邑而率輒灰土  
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窯燒輒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於取平  
江府朱劬家之巧石以備玩設此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  
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  
宜聞於外乎是殆州縣之吏迫於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  
而不暇為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為累者大矣昔周公叔帶之亂

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自稱曰不穀左  
丘明以為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為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  
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  
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  
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勾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圖報兵也在  
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  
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舟車不飾故其未戰也父  
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  
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  
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死乎於是敗吳於圍又  
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滅吳恭惟陛下以神聖文武之資受  
天明命奄有祖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即位以來膏澤屢下  
寬大之令日聞於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不歸  
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殄滅必有日矣何足  
懼哉在陛下行之如何耳迺者天中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  
奉之物非天地宗廟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已  
思艱之意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過舉如此甚  
不稱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詔顯示戒飭  
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  
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



以險陋為不中無以草創為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芟舍則百司庶府亦非求安之時 陛下既屏聲色而不御抑侍衛而弗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大雖未雪不忘嘗膽之心 二聖未還常切承顏之念則四海之內苟非木石食 陛下之祿沐 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彎弓而北向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迨迎變與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尅日而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觀清光遽冒君威犯分不避罪當萬死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措置瀕海州縣防秋狀

右臣備負一道兵民之寄當朝廷艱難之時外難未平所仰四方相與維持者其責尤重不敢偷安尸素苟且目前故自到官以來日夜盡瘁庶幾少有寸補不至上誤使令竊見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意恐未遽弭登萊兩州密邇其境而兩浙諸州例與海道相連自登萊航海遠不過數日可至浙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海鹽常州江陰平江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象山定海奉化昌國温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於海臣去歲守南京嘗得宣撫司探報聞賊欲取山東路入兩浙作過是時彼方有意再犯王畿勢固未暇及此然又見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東道總領司嘗被驅虜使臣歸為言賊

知其為兩浙人頗問山川道里形勢甚詳又其所誘留人多有東南篙工水手從事舟楫之間者皆為陳說計策及夸大蘇杭富實臣益知犬羊貪婪之心不無所在今兩河蹂踐之餘內至近甸金帛子女掠取殆盡使其豁豁之欲誠未厭足則去歲宣撫司探報豈得不慮哉兩浙風俗輕而易動有自來矣又連遭方臘倪從慶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險僻頑民陰間伺隙潰散冗卒居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環兩浙之地瀕於海者十幾四五議者謂虜以鐵騎衝突為長澤國水鄉非其便利此以其竭國來寇論之可也若志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眾脅吾驅虜之人以為鄉導聲言欲雜出於數州之間以圖侵掠則未至而吾民

先已驚遁矣况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或應之以合謀或假之以自奮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何必直須賊之盡至乎晉之孫恩竊入上虞唐之表晁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亦能破六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為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卒糧食四事而已今防秋僅有兩日事勢已迫每事必俟朝廷措置則勢不及待所以分憂捍患盡其力而為之惟在守令而未見其可當此任者臣雖誤當帥事法有常守又浙東非所部不敢輒有侵越若遂拱默不言緩急或有誤事雖即誅死何足償責輒敢冒昧陳列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先次選擇瀕海諸郡守臣各得其人分命監司徧行巡察及諸屬邑凡令長有不可委仗者許得



權宜移易罷黜別加選辟量立賞典以為激勸應所合指畫事除城郭已有近降指揮外其餘如修治器械訓練弓兵皆嚴為近限責以實効無令文具僻遠之地巡尉與弓兵或可增添元額許一面差補將來如有調發須量以分數存留無闕守備錢穀移用亦當椿管應用無至侵奪至於分布防托之宜闔散戰守之節斥堠幾察之要鄰比應援之期皆須熟議素講預有一定之謀相為表裏平居持重鎮撫不至於勞民有警隨事酬酢皆可以禦敵軍聲士氣稍達於海外使彼望而知畏而吾境內之姦亦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萌則遠近人心恃以不恐朝廷亦可一意西北而忘東顧之慮于冒聖聰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鄂州建帥府及修江寧府等五城狀

右臣伏聞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為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南要津貫恃大江以為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為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為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為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為意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為一道觀察嘗委以

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為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略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為之限隔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為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為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為帥藩宿以重兵以為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以謹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願在今日匹夫皆願自竭以冀秋豪之補不敢以犯分為嫌輒獻其愚于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弓手免他役及教閱激賞狀

右臣勘會鄉村巡捉盜賊專以弓手為重元豐法每十人輪二人在縣主當尉司公事不得止七人萬戶以上十人月一替仍不妨教閱捕盜二千戶以下縣差二人充獄子每二千戶增一人至五人止半年一替遇有禁囚與免教閱凡在官者皆有白直而縣尉獨不破白直止稱當直蓋防拘占之弊而當直人差出州界主管私事者紹聖法有杖一百之禁以理揆之當公事固無不妨教閱既充獄子固未嘗無禁囚是三分之一已廢其職矣而比年以來



歲久法玩互相沿襲其弊尤甚本縣巧作名目差使或倍過本法而縣尉私為借事及以會問盜賊為名役使於數百里之外者公然無所畏憚以故教閱既廢巡捕亦闕小盜肆行積為大盜昨宣和三年嘗因臣寮建明立法今後如違法差占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免諸路固未必皆嘗舉行去歲復因專用元豐法人益縱弛衝改不行防秋調發之後但得免在縣主當公事其他未有禁約臣愚竊謂弓手既廢罷非捕盜不得請借事者

石林奏議卷第三

錢一貫為銀

錢一貫為銀以子以誰肯勸亦當略相依做每歲並類聚按試量以分數取事藝高彊人給賞如正錢充庶幾人知激勵緩急可以倚仗不至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三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紫作噩吳興陸氏百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四

模編

兩浙西路安撫使四

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

右臣竊惟方今國難未雪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滅之虜內有乘間竊發之盜然而都城失守幾月陛下謙遜未即大位姦偽僭亂之人竊居大寶天下內外遠近卒無一人敢懷向背者祖宗德澤二百年蟠結在人至深至固之効也臣始聞二聖北狩首移檄部內士庶兵民喻以逆順推本國家根本靈長不拔之意使各堅守一心以待陛下之命是時上下方洵洵臣言一出雖武夫悍卒婦人小兒無不感泣憤勵所在聚觀數百人更相傳告以死自誓臣以是占之知吾宋之有天下非特天命方永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陛下既嗣有大統赦令繼下其愛恤元元涵養撫存者無不備至可謂知所本矣應上供之數非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欠負之所當輸者不以貫伯名色皆使蠲除民知散利薄征陛下之誠意弛負已責陛下之仁心其歡呼歸戴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良法行之無不在人使其人守之必先有以戒其漸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去歲淵聖皇帝繼承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力去之其見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夫



體未幾以國用窘匱乃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賊既迫城下倉猝召勤王兵慮調發不足又使得以借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出於淵聖皇帝然郡縣被受能推廣上德者無幾往往皆挾中旨肆為誅求愚民慳安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敷而得也此例一啓凡急而取於民者無不以獻納為名於是去冬及春有或課以等第或率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樂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足而勤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租之半亦固未有遽取之也而所在不問府藏之有無不論調度

石林奏議卷四

十一

之多寡畏監司者恐其劾問為已謀者慮其後乏迫期會而取辦廢經畫而仰成則惟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用無常限人得為市高下在手有上戶釋而下戶及者有此色薄而彼色厚者簿籍不足考券契不足憑所蠲之租所償之期尚安得而計哉臣耳聞目覩未嘗不為朝廷惜之以謂科率之禁雖嚴而措刻者猶未戢搔擾之戒雖敷而困革者猶未蘇此雖有司之過然不幾作法於貪者歟昔漢武帝事匈奴下式願輸家財半佐邊公孫洪以為非人情不軌之民請勿許式後復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徙民武帝召以為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今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韋都賓陳京請借商

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搜督既峻民有自經而死遮宰相訴哭者長安為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其後涇原兵亂大呼於市果假此以藉口既不足濟所乏徒以失民得不償失今陛下以聖德啓中興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然二令未除慢吏庸人終得以並緣為姦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見前日之習尚在必將疑陛下之詔以為虛文而姦猾亂民之徒或得因以扇惑其黨則所害為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九州縣斂於民而稱情願託軍期而輒借貸者皆重坐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德皆能深信而不疑則捍患扶傾必有見危而思奮孟子謂三代之得其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正今日之先務狂愚冒犯臣不勝皇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四

十二

奏措置招募弓手狀

臣六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六月十七日劄子節文奉聖旨江淮兩浙路依河北河東京東西京畿招募弓手以備使喚凡一切體格並依河北河東等路已降指揮并蒙連到河北等路添差縣尉使臣并弓手人額體格除已即時行下所轄州縣將邊近河海及控扼附近合置差去處相度措置別具奏聞外今具畫一下項須至奏聞者一河北路即以河海為重本路既不邊黃河其大江地分與海相通處形勢均一並須置差并控扼附近可以侵突衝要



之處准此一創置之初恐難 應募數足或恐不無抑配欲令  
 逐縣各擇等第土豪以人數分募量為蠲其身役募及二百人與  
 免差保正副一次一百人與免差大小保長一次如有武藝願就  
 充都頭十將者聽與其免終身之役弓手能召募及五十人長行  
 與補押官押官以上各逐陞一所用支錢糧數目浩大若依舊法  
 只用常平司錢竊慮不足理須與諸司錢那融使用候將來措置  
 定專令轉運常平兩司應副一教閱並合依正兵七日法縣尉日  
 躬親監教春秋兩教如之 捕提牒本縣令佐權監大教安撫  
 司委通判一員同准備 諸縣按閱給賞亦合依正兵條例一  
 教習人數既多合用軍器 縣量所管人數於知縣廳置甲仗

庫各令以係省錢置造 牒甲赴州作院製造外餘槍刀之  
 屬令知縣廳躬親監勤 製造遇有使用逐旋關取知縣專掌  
 出納一指使一員欲先選有武藝獲賊有功人如無次選實有武  
 藝 勇人候將來弓手有都教頭年滿換官人相兼差一弓手既  
 以防托江海即須令兼 水戰逐縣各置置戰船每十日一次知  
 縣縣尉同共教閱不得以按視為名輒為游觀燕集一縣尉解字  
 舊多在州縣城下今既係 貞合令創置官於本界內往扼要害  
 之地量與巡尉遠近得中處建立其營房支係省錢造一縣尉除  
 捕盜檢驗外本縣應檢估物產定奪爭訟之類並不許差本州非  
 緣軍事亦不許差應舊法不依常制許差法並罷一弓手有犯并

逃亡等並依軍法因差出外而飲酒賭博鬪毆並加本法一等縣  
 尉遇捕盜下鄉除日給飲食外輒有須索賣買於鄉村之人並坐  
 贓論許人告故縱弓級等搔擾居民乞覓錢物而失覺察者減犯  
 人一等右謹件如前伏望睿慈特賜詳察如有可採速賜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

奏論治體劄子

臣聞夷狄暴起驟亂中國自古未有如今日之甚然盛衰循環雖  
 天道有不能免惟知消息盈虛之理而應之不失其道則易亂以  
 為治變危以為安亦在人之所為而已周以后稷創業於始功德

厚矣再傳而為不窳遂失其官公劉繼之去郃而國於豳周復以  
 續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於獯鬻復去  
 豳而國於岐實啓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獯鬻昆夷之患  
 自文武九傳而為厲王復迫於犬戎宣王繼之周復以興三代如  
 周無以加矣而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於獯鬻或迫於犬戎  
 然絕而復續終不能亂其久長之業至於下年八百卜世三十者  
 有公劉大王文武宣王承其後故也今國家之勢不幸類此然以  
 我二百年太平安寧天下生息繁庶不見兵革之久則盛極而或  
 衰以虜辱陋荒穢假息一方不列於諸夷未嘗得與中國相通則  
 衰極而或盛理宜有之但消息盈虛兩盡其變則我之甦弱未必



不為盛大無窮之基虜之驟強未必不為滅絕速斃之本昔者吳王夫差伐齊既勝而歸伍員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王心吳國猶世今天祿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獲二帥七大夫楚國大懼子期又敗於繁陽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都改修其政而楚復定以吳占虜安知天不遠其大憂以楚占我則天下固亦因此而可為矣况以祖宗德澤播結之深厚太上皇帝謙遜自約淵聖皇帝寅畏小心陛下繼之以英烈神武世世相承有后稷公劉文武宣王之美而無厲王之過竊料虜不出三年其勢必亂何者自從事契丹以來幾二十年人疲衆怨一也吳乞買俾然遠處而幹齒不粘罕奄有中

歷觀盛衰之理雄武之量足以徧應強弱之實伏望深考成周所以絕而復續之故以永公劉大王宣王之功御察吳楚所以更為存亡之端以質伍員子西之論講修政事集用忠賢憂其所憂而無屈於我之慙弱畏其所畏而無憚於彼之驟強則克復七廟之業內安四海北遊二聖可必得而伸也取進止

奏論金人劄子

臣伏見黠虜去冬雖未嘗長駘入塞然今春以來散遣醜類西阻關陝東殘青濰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道聖智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非外廷所得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真從感激愚遇思報萬一不無螻蟻過計妄意虜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稍知悔禍則我徐為後圖實未為晚若以西北諸路郡縣焚劫殆盡玉帛子女皆其所有大羊貪婪吞噬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既聞東南富實素久陰懷窺伺則不得不為預備臣嘗逆其為策不過有三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趣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西下進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一入濠壽旁引滁泗以警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徐鄆以擣楚海右輓陳潁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險我恃以為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此則利害大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



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叡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得失進退相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為不可勝安危之幾間不容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時以備西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逖在淮陰以備西南則郝鑒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陵此固未為至計是以適幸劉聰石勒內自殘擾無意再動故此數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區宇況今虜勢方張未見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彼以甲兵為強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

石林奏議卷中

狄今虜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糧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劫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取役我之人因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威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陷欲戰則或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為乎是必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或佯為講和以疑我之師或微為敗衄以驕我之氣或暫為歛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為侵以駭我之衆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策者也臣愚伏願 陛下益廣睿筭深詔大臣歷考古今之變入此防秋之時深察虜情之所在而審觀其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

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為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為則早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抵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糧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五度內矣臣區區不勝大願取進止

奏論財用劄子

臣惟方今要務莫急於兵食二事而食尤為先今地官掌邦財臣之職也古者有生財有節財有理財三者兼備而國用足生財之道比歲講之已詳所不暇論日近裁損浮費所以節財者亦略舉

石林奏議卷中

矣惟是廢興相因闔散相制以權有無以稽出納者理財之政當在講究竊見兵興以來諸路轉運司及州縣例皆乘時擾攘玩習舊弊凡府藏所當治法令所當行一切滅裂不省至或妄為支費或輕為蠲除以棄其所有遇有緩急反侵取他司歛率百姓上下陵暴彼此套套無復綱紀不可不及今早正之臣試略舉一二如和糴不措置於收成價平之時至翔貴倍蓰乃始科配酒務課額不與之本乃使借貸於民與之分利公私輸送初不鈎稽至于侵盜因事發露雖加刑辟而無可備償歛散在民初不按視至于欠負拖延歲月僥倖赦恩而例從蠲免之類所虧折不可勝計其有畏懦以謀已私則有私立軍伍犒設濫增公吏廩給姑息以邀民



舉則擅放兩稅直除和買等公家之入又併侵棄一旦更按籍告不足乃反舉權宜以亂法則侵常平之藏專鹽香之入稱情願以罔民則縱借貸之令申勸誘之法此皆偷安塞責取辦目前不為他人之謀不為後日之計是以上日以置下日以困若更加以數歲公私其何堪乎臣泣職之初不敢不因所聞見妄獻其愚伏望聖慈特下明詔申飭諸路漕臣守令使各按法令振舉其職毋得越法守而妄支費毋得矯詔令而輒蠲除毋得斂百姓而濟私謀毋得侵他司而辦己事應能以本職自足經費歲終無陷失拖欠者令戶部察漕臣漕臣察州縣量立負額取其最優者指陳實狀上之其廢墮者准此特加陞黜明示勸沮其舊條有當申明及合立為格法鈎校檢察者委本部討論措置修立以聞庶幾當此多事之時人各自奮職思其憂國用民力兩獲兼濟不至遺患他日取進止

### 翰林學士

奏乞赦書深自貶損劄子

臣聞記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故禮言郊天之祭雖曰報本反始然周官太祝六辭有曰祈福祥求永正則固有所謂祈者蓋祭一也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竊見祖宗以來天下承平中外又安三歲一郊大抵皆以年穀順成兵革不用為辭而主報今者夷狄內侮盜賊尚多二聖在遠四方未寧與祖宗之時不

同則當專以寅畏惕厲陳情懇禱為辭而主祈昨降御札循用舊制未嘗明著此意臣愚竊以為未稱雲漢之詩周宣王為旱而作其言至去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昊上帝則不我虞反覆深切發於至誠此先王祈天之辭也故序詩者以為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恭惟陛下欽崇天道夙夜畏威深閔多虞冀以禱清四海者蓋非止於此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文尋蒙聖旨別撰已為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叙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使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為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昔漢光武初興第五倫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德宗以朱泚之亂巡幸奉天陸贄在翰林每降詔令武夫悍卒無不感泣李抱真自山東入朝言曰此時臣知天下不足平蓋上天不可矯誣人情易以誠感惟不諱禍難而示以惻怛則雖幽遠與愚賤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為無補伏望聖慈詳酌如允所請將來赦書乞降付本院依此施行取進止

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播告中外劄子

契勘常平之法起自西漢本以惠民祖宗行之已久熙寧初緣類推廣附以青苗免役市易抵當坊場河渡農田水利等事其意亦在寬恤民力只緣創法之始急於功利委任非人觀望培克遂致議論不一紹聖初再行修定已稍增損但拘守紹述之說必於



盡行故如青苗歛散追呼播擾市易物貨苛細爭奪農田水利之  
 官誕謾欺罔之類明知其弊不能革去所以民至于今以為病其  
 後應奉花石取以資不急之用遂失創法本意僅有存者又緣軍  
 興調發諸司或許借貸於是移易侵漁掃地殆盡建炎需恩首罷  
 青苗法蓋得之矣然未幾併罷常平使者以他司兼領更無專責  
 漫無統紀舊法雖存不能修舉臣實惜之今朝廷復置常平使者  
 命官討論竊詳聖意非是再欲盡行熙寧本法及別有創立正為  
 法本惠民於此艱難民力困弊之後務欲寬繇役省科歛通有無  
 濟乏絕使得博採羣議與時變通擺去拘礙之議應于害民之事  
 盡行刪除存其經久利便者使有司專一持守以遺將來實為美  
 意尚慮中外不能究知妄有測度或謂欲根刷已放債欠或謂欲  
 營求非理羨餘為足國之計動搖民聽不無疑礙欲乞明降詔旨  
 先次播告使上下通知然後於實歷州縣人內御選通曉世務習  
 知民苦篤厚忠信之人以充使者使之奉行官修政舉則上可以  
 廣惠民之實下可以明革弊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四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頤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五

模編

戶部尚書

奏應詔大詢狀

右臣准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眾庶  
 備禦之策聖旨令行在職事官以上具所見實封聞奏仍限五日  
 者臣以疎拙不才罪戾廢棄之餘仰蒙 陛下過聽收召今者備  
 列六官之長恩厚德大雖在承平無事之時猶當感激奮勵圖報  
 萬一況此中外艱虞 陛下焦勞旰食日不暇給之際且復屈已  
 下逮思盡群策主憂臣辱義當即死雖其愚陋敢不竭盡犬馬之

誠或冀千慮一得竊惟逆虜不道憑陵中國四年于茲矣所舉無  
 不中所為無不成卒莫能少挫其鋒者豈以荒穢暴起之餘越數  
 千里之地虐用其民二十餘年叛天逆理流毒于我而我合天下  
 之智真不能與之抗乎其患在於始謀不臧動失機會因循橫潰  
 養成其勢是以在彼者日益肆在我者日益困于今救之於末為  
 愈難也夫兵機事也不度時不料敵則不可為故機會一失則為  
 之每難於靖康之初矣若以今春視去冬蓋又有難者焉去冬所  
 聞出沒於陝西河北之間者或曰游騎或曰簽軍未知主謀摠眾  
 者何人今聞粘罕嘗親至相州又至濮州又至開德府是主兵者  
 在粘罕此難者一也去冬以開德府守河我尚恃河以保南境故



虜屢擊橋我輒爭得之今開德既陷河已非我有則河南之地惟虜所欲往此難者二也去冬河北京東諸郡存者尚衆南倚開德北倚大名東倚東平此三大鎮者鼎足相峙而滄州又在其北德博與濮更爲唇齒其力猶足以相抗今惟東平歸然獨當宋魏之衝滄州孤絕在後此難者三也南京自古最爲南北咽喉關鍵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死守之卒全江淮今又京師糧道所寄汴而下距維揚無十日之程視唐利害尤重澶魏既破道途之言皆謂虜騎嘗已至楚丘萬一遂薄南京則上可絕京師下可迫楚泗此難者四也京東河北諸郡初固皆欲死守故我力雖不能經紀而一方自爲嬰城之計民社各欲保其鄉里者猶有可恃自開德等陷人情震駭皆無固志聞德州乃望風迎降而巡社之民亦或反爲之用則見存諸郡豈復可保此難者五也只此三兩月之間難易不同又復如此不早爲計虜既多得吾地遂擇膏腴利便之所以爲巢穴重誘吾民脅之以威駸駸四出今日復振則三兩月復陷一州以漸及於東南取者不復可得陷者不可復振則三兩月之後其救之豈不更難於今日乎又况猖蹶之志有不止於此者臣竊觀虜前年冬去年春先破西京長安而去冬抽還陝西京西軍馬未幾河北京東諸郡相繼遂陷蓋其爲謀自有次第是必欲潛窺淮甸而懼京西陝西與河北之民踵躡其後故先去其援今既得志矣則乘間而南不在今春必在今秋若先自單州趨

南京次又趨宿州次又自淮陽軍趨楚州則汴一帶皆不可枝梧然是特爲淮甸慮而已何者我猶可恃江以爲之限也若更分兵一自陳穎出和州渡宣化采石以趨金陵一自唐汝出襄陽抵鄂州荆南以處上流則長江之險我亦不得專吾復何以爲計哉此臣所以私憂也爲今之計必先深戒靖康機會之失然後論起備禦之策所爲靖康之失者何也固守京師而不知避是也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守初不以爲難後世巡狩之禮雖廢然事有急緩必不得已而從權者未嘗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義臣在經筵嘗因魏惠王遷都於梁之事論之矣以謂王者無故而遷都則不可因事而巡狩則無不可自昔變難擾攘之際未有不因遷避而存遲疑固守而亡故唐明皇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黃巢幸蜀此五君者雖一時不免奔趨遠適之勞而後日皆保安全無事之福惟晉成帝當蘇峻之變而不避故危梁武帝當侯景之亂而不避故亡此已事之明驗不待深考而知者靖康主謀之臣不知論此乃合遷都巡狩爲一事不料敵之弱彊不度我之勝負徒襲宣和末議以固守京師爲得計已大誤矣又復決意謂虜必不再至遠則邊境未嘗爲防托力拒之謀近則大河未嘗爲經畫必守之計終歲分爭於口舌之間者僅在戰和二說以逞其私緩其所可急急其所可緩逮期至事迫始命李回復蹈何權之覆轍以數萬衆守河而旋設四輔回至



則盡潰四輔兵未集虜已過河訖束手不能効一戰禍遂至於不可言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釋也今揚州則京師也東京京西見存諸郡則邊境也長淮則大河也 陛下視靖康之失如彼則今日之圖其緩急先後宜如何哉且天子居而在京師則以京師為家而外以經營四境為家者一定應事之機往來進退而以馬上治之固不以所一定者自為域也漢高帝起於漢中東向而當項羽故以咸陽為家而蕭何守之咸陽有定而高帝往來進退必至於擒羽者未嘗有定也光武起於南陽西向而當羣賊故以河內為家而以寇恂守之河內有定而光武之往來進退必至於誅賊者未嘗有定也使高帝不離咸陽光武不離河內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安知無坐困於敵人者哉臣愚以謂今隆祐太后六宮既在錢塘者 陛下之咸陽河內所宜為家者也 陛下若定家錢塘繼與進則負江而北退則阻江而南惟便利之所在不必固守維揚以順動為重 陛下與大臣講此宜詳矣今虜猶踞大約已可見臣所不知者朝暮緩急之勢也 陛下重國體固欲舉措得宜精審敵情亦必機會中節伏望 陛下博通下情廣遠斥候如勢必至於過江則願以進退順動之意預定其期陛下詔書明喻中外無幸其不來而使得倉猝乘吾不意所處既定危從臣子之心安矣四方形勢之望疆矣則備禦之策惟吾力行而已臣謂今日之

務有當為而未可為者有不可不為者有不得已而預為者臣聞虜雖得吾兩河諸郡然事執猶未成人猶未一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際併兵力戰復過大河以與河北見在諸郡山寨水寨之眾相為表裏因以待釁驅逐使不得安吾境此當為者也然勢未可為先厚慰撫兩河然後專事東京西淮南控扼之地謀其藩籬而拒淮為險以塞南牧之路使不得覬覦此不可不為者也則當速為之而難守江關而易守萬一三路藩籬不能捍而淮不可保必退而守江則鎮江金陵與上游荆南襄鄂之地擇其要害抗以舟師此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然不可不預為請試一二陳之今夫虜之驟疆誠天假之連年戰勝之威百倍於我兩至京城如蹈無人之境殘破州郡唯其所欲我之不敵亦已審矣而臣方以可復過河驅逐出境者夫較強弱雖在力而論強弱所由致則在理天下無常弱唯理之所在而已我得其理則其氣伸其氣伸則其勢強而自強不在力之強也我失其理則其氣屈其氣屈則其勢弱而自弱不在力之弱也昔後唐莊宗父事契丹阿保機及莊宗之難阿保機謂其子述律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則舉家斷酒解放鷹為大羅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由此言之虜雖非人類未可謂真然全無知識者也及德光援石敬瑭破張達敬瑭問所以速戰而勝者曰



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所以勝也然則德光雖彊亦必視形勢地利度其所可濟而後決勝宣和之末邊臣失計既與虜通又與之來我中國政事之過覘之多矣深謀狡智乘我而重輕之者既已窺於前逮其兩入我所以待之者未嘗有一事一為當其節彼復謂我無能為而可侮者又有以察於後則飽其吞噬之氣以馴致其彊者豈無自而然哉今陛下若能監官和致寇之失而一切盡反之屏聲色遠讒佞抑僥倖戒奢靡簡謀求撫彫瘵凡可以興衰扶危者無不為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深求靖康誤國之弊而一切盡矯之收人心作士氣擇

將帥練軍伍較地利料敵情凡可以救災捍患者無不舉夫彼既以是覘而乘我亦以是覘我而知其不可乘既以是察而侮我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我亦持此感人而人服率此用眾而眾從其理一易而氣隨之彼豈終怙其彊我豈終屈其弱乎且周世宗之與中國契丹之勢未有以異也奮然一起以唐晉之兵治唐晉之敵不血刃而復三關虜遁逃折北之不暇彊弱之易變於此可見矣竊聞兩河山寨水寨之民動以萬計其怨虜深入骨髓仰懷 祖宗二百年德澤蟠結之久南向號呼以待中國之救者未嘗一日而忘我誠能力行前之所陳於內而使人重撫此遺民以收其用於外數月之後徐為大舉臣知大勢一返當如轉圜

石於千仞之上王尋之師非不眾而光武破之於昆陽曹操之師非不彊而周瑜敗之於赤壁符堅之師非不銳而謝元潰之於淝水事不至此未可以定中興之期所謂當為而未可為者此也天下之勢在州郡州郡能立形勢者在將與兵 祖宗以來處河北河東陝西三邊之術略可見矣總之有帥命之有將屬之有兵以某郡為帥府則與之將者若干人與之兵者若干人險要之地如何為堡寨捍禦之卒如何為屯戍如是而守如是而戰如是而分如是而合有定法也其自中出者唯選帥命將出師之節而已臣獨怪兵興之後我之境土日蹙則前日號為邊面者皆遞遞次遷於腹裏而朝廷未嘗以三邊之法處之除一二大帥之外其餘州

郡雖與敵境相接猶一用承平故事吏按籍以書生文吏計資考而為之守朝夕所從事猶在簿書獄訟期會往來之間將之有無未嘗問也兵之多寡未嘗知也忽遇卒變於內盜賊聚於外則時出行在之兵為之誅討事已復歸泰然相忘守一定之法而治不急之務與從容無事之時無以異主兵者不過兵官巡尉為兵者不過弓手疲卒幸而隨其守之才或粗能招集軍民或其僚屬間有可用皆各出私意自保朝暮帥臣有名無實一旦有事戰守無所取謀合散無所聽命勝不相聞敗不相救如向者潁昌蔡州等諸郡棄城逃遁守臣例不過以力不足藉口朝廷亦莫能詰而日近濮州冀州等處雖能固守外無一兵一騎以為之援亦卒至於



陷沒而後已以此治邊而虜何懼而不吾侵也臣願亟取淮南京  
東京西三路要害之郡與虜相近者一以前日三路極邊之法治  
之東則鄆州徐州南京西則潁州壽州和州南則唐州襄州荆南  
各隨其遠近立爲軍數或使之召募或爲之分隸而命以大將與  
其帥參治中擇近臣明敏宏毅忠信沉遠者一人爲之總帥以節  
制之小郡與偏裨聯於大郡大郡與將聯於總帥應州郡常事一  
皆命之餘官守將專領軍事各條其所當爲者上之朝廷爲擇其  
可者頒於總帥而授於所部虜未至則如何守既至則如何戰攻  
某州則某州應援入某地則某州牽制預定成算日久按習緩急  
有事舉而盡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臂指可以相及守者如檀道

韋

上

濟之在壽陽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鍾離擊者如韋叡之在合肥拒  
者如臧質之在盱眙縱今人才寡少未必皆得如數人然不可不  
以是求而用之雖未能克敵豈遽以單弱奔潰孤絕陷沒乎所謂  
不可不爲而速爲者此也保江下策也虜勢既未可測則我亦當  
爲不可測之備去年秋始獲進對即嘗論虜或宿師河洛分兵鼓  
行直趨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進逼江左即王濬等  
入吳之路以爲彼之上策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  
金陵即蘇峻所從亂曹本朝曹彬所從下江南以爲彼之中策是  
時河南與京東諸郡尚存虜之去就猶遠姑自河洛言之而已今  
既不止於此則尤當過爲之防敢終言其詳自古有事於東南未

嘗不先以舟師出上流蓋所以奪我者以勢不以力也王濬自益  
州至荆南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馳馬其  
上及既進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歷陽即今和州其襲姑  
孰進慈湖蓋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循用  
其迹虜騎去春嘗已至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荆渚自蔡  
州入光州至歷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道也然是猶有可言  
者濬與彬皆中國人也濬在益州作船七年而後成度虜雖得荆  
南其勢未必遽能至是然虜多燕人粗能知書或竊取濬之餘意  
而倂之與襲蘇峻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但其驅我人而用之吾  
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無足憚者若欲自爲之謀則棄鞍馬事舟

韋

上

楫捨所長而用所短我視平原易地得弄爲終多也唯控扼者如  
何耳臣嘗建議欲以鄂州與荆南別爲一路置帥府此實上流控  
扼之要而襄漢之所從出吳孫氏嘗都以拒魏唐始以岳鄂爲觀  
察使後升爲節度其意可見若鎮江金陵韓滉在唐最爲近事築  
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建業即金陵京峴即  
鎮江之境也造樓船三千枕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復與揚  
州陳少游以甲士三千臨江會于金山當采石之亂東南賴以安  
靜今車駕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所當先治舟師不講已久去  
冬雖嘗募海船四百餘艘於鎮江然而戰陣之習未聞其嚴也鎮  
江之師止可爲鎮江之用未見金陵所以待上流者江東之備當



以江東之舟與人用之又鎮江有子城而無外城未有無城而能守險者今若速以鄂州與荆南各分一路以抗於上而命鎮江金陵揚州三帥力舉韓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則彼度地之利害較技之短長必有規而知畏者所謂不得已而預為者此也恭惟陛下以聖神文武之資誕受中興之業躬履艱勤克已願治其長慮却顧宜無不至今日復以虜勢之迫下詢於衆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並立於其間者不過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而百姓之安危天下之安危也既盡人謀而同其安危則內可以保一己外有以保天下百姓其誰捨之乎洪範九疇其次七稽疑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謀衆稽疑之道其效蓋如此陛下既用是道則不可不求是效若臣所見常智皆所共察利害得失顯然易明竊料陛下亦嘗熟計於宵中矣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與臣同者陛下果嘗計於宵中而臣又言之卿士又同之則願陛下斷而必行耳雖然陛下無乃以方析請二聖守文虛中奉使未迴意和議可恃不欲重見兵端乎臣以為不然夫靖康所以曠日持久不力為備者正以耿南仲持和議隨虜計中而不悟今虛中之請成否未可知安可捨目前之急而待萬里之報盍姑存其說而不廢幸而有成不過虛為之備如其不成固無

後悔况必欲還 二聖非我形勢先彊彼肯遽有順從今但自為備非彼見迫我不交鋒不可謂之兵端臣智識凡陋思慮短狹不足以仰塞明詔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惟陛下垂惠采擇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尚書

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

臣竊見冬候漸深金賊往來儵忽無常未能保其不南牧先事預備當有萬全不可勝之計臣前嘗妄議虜及用吾術若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凡人馬糧草器械城池皆因我以為用今必禁之使不得行其謀亦在反用其術而已古之夷狄善待中國者莫若藏其

輜重人畜遠引深避而不爭鋒漢武帝初命衛霍連年伐匈奴所至軒首拓地無不如意者以虜之兵力與漢相當而較勝負故也其後虜稍覺悟作空地避漢之計至公孫賀趙破奴引師深入二千里不見敵而還遂因我漢於是不出兵者幾十年元豐間神宗皇帝銳意必討西夏經營累歲遂詔五路並入是時天下皆意夏人必可蕩滅然終無成功者亦以夏人盡空其地去之而我無與敵也臣愚竊惟今虜南侵之路不過京東京西與汴三處若度其必經由州縣徙其居人令先埋瘞斛錢物各以金銀輕齎四散擇深僻之地遠自藏匿雖馬草並皆盡野燒焚無得存留但能空地數百里彼脅諸國而來者不過以利誘之以結其心乘我潰



散以作其勢使所至州縣皆空無所得自已失望其眾久不見敵則勢亦隨挫設其腹心必欲擾我者若行三日人無糧馬無草凡欲因我為利者皆無所得則雖欲前進可乎議者或恐以動眾不可為是大不然夫擾民動眾戒於承平可也今虜眾所至剽劫之害金珠玉帛盡從攘奪則與藏瘞而存之孰利屠剥之虐父子兄弟盡從殘滅則與奔趨而去之孰重民雖無知必有辨於此者此誠不戰屈人之策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命大臣參酌詳議如有可取乞疾速密付所在監司州縣將帥令明以利害禍福喻民使保萬全不惟伐虜之謀亦吾保民之計無大於此取進止

奏乞差官監轄過江舟船劄子

士林奏議卷五

臣竊見日近揚州士民南渡入浙其眾日不下數百家瓜洲鎮江府兩岸通管公私渡船不多既不足用小人乘時射利又重邀債以此人多爭奪間有沉溺之患其待次郊野老幼暴露又多為盜賊剽劫人情倉皇不免失所往往皆是河北京東及京畿以次遷徙之人連年驚擾不可再使重困欲望出自聖意特降睿旨令揚州鎮江府權暫於見任文武官內選差有心力疆幹官每州二員專一於兩岸管掌監轄過江事應公私舟船可以充用者並根刷拘管措置候 隆祐太后六宮過畢逐日立為番次將南渡士民依先後輪撥津置無令爭奪邀阻其渡船篙梢水手日與優支錢米皆從官給不得彊取貨直於過渡之家在瓜洲等待番次并已

渡鎮江府未有安泊人與入浙經過地分亦下逐州嚴委巡尉多差弓兵巡防地分闊遠處或於寄居待關官內添差巡尉一兩員及輪差民兵與正弓相兼往來幾察遇有獲到盜賊待於常法外即時重行勘斷號令情重者仍論以軍法候士民安定日罷應兩浙州縣居人截自今月以後仍不得增添房錢擅長物價使人被實惠皆知 陛下勤恤民隱無細不舉可以慰安羣心無復流離愁歎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五

士林奏議卷五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頤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六

模編

尚書左丞

奏乞罷州縣軍期司及措刻民財等事劄子

臣伏觀陛下渡江以來引咎罪已過形貶損將至杭州首罷升

賜官既又出官人于三百八十餘人內養日膳一羊每食殆

無兼味乘輿服御十減九戒懼勤儉之誠可謂至矣臣昨待罪

戶部雖府庫之積倉猝焚劫殆盡然駐蹕東南敢不上體聖意

養兵犒軍之外每事悉從省約經營收簇係官錢帛旬日之間稍

已有備未嘗一金敢取於人竊慮州郡之吏或險膚之民妄意測

度為見朝廷急闕因仍已行之令唱為浮言規搖民聽或謂有所

勸誘或謂有所科率或謂欲借貸稅租或謂欲均敷官告如此之

類遠近不能無惑伏望聖慈下臣此章風示上下使知陛下視

民如傷之意秋豪無所給於下今松江守禦與近郡險阻控扼

去處皆已遣官措置自近裏郡縣但修舉常職謹守封疆可以

無事竊聞監司州縣或擅立軍期司為名諷喻迫脅措刻民財亦

乞盡令止罷違者委御史臺覺察糾之重寘典憲庶幾民獲安堵

感激奮勵皆懷衛上捍敵之志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募探事人赴左右司投狀劄子

臣昨任戶部尚書伏奉御營使司劄子奉聖旨委臣措置召募

知鄉道前去江北探報事宜人押赴御營使司臣今來見赴都

堂治事恐措置選擇不精契勘御營使司事並已厘正其探事

人合隸樞密院臣欲乞今後凡有應募人並赴左右司郎官投狀

審驗擇可委人逐旋押赴樞密院准備節次發遣前去取進止

罷政家居

奏乞撫定諸軍無失機會劄子

臣伏聞諸軍搜捉內侍擾城市幸而未至大段猖蹶及今須速

遣近臣早傳聖旨宣布德意收集撫定使各解退若更遷延時刻

竊恐無所歸着人懷疑阻別生姦謀比至日晚則難措置更乞徧

召宰執入侍左右從長觀變密定計議無失機會以貽後悔臣罷

居里巷不獲躬衛殿陛瞻望天顏不勝馳誠激切之至取進止貼

黃聞今諸軍各般取內侍家財物亦乞就降聖旨便令給與以

安其心

江南西路安撫使

奏乞皇帝復辟狀

右臣昨留杭州罷政家居今月初五日遽聞苗傅劉正彥等殺戮

內侍并王淵擁兵駐驛門外繼聞主上遜位皇太子隆祐太后

垂簾聽政臣尋以疾病乞宮觀蒙恩除守洪州竊惟宋有天下

祖宗積累垂二百年主上聖哲仁孝憂勤庶政圖復中原再造

社稷夙夜戒懼無所不至而苗傅等乘變與倉猝過江人情未定



諸將防托出外杭州兵衛寡弱之際輒肆通脅擅行廢立戴天復地孰不惜激況臣世荷國恩嘗參近病扼腕飲泣義惟苟主臣今來未敢前赴新任伏望 皇帝陛下 太后陛下深察中外之情早辨逆順之理恭迎 主上復正位號以尊王室以威強敵以鎮四方姦宄之心以慰億兆臣子之願巨見往平江府與僉書樞密呂頤浩等逆遷前進繼申祈請臣無任忠憤激切懇禱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一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蒙恩除前件差遣所有本職事除先准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

在案

在案

並依呂頤浩已得指揮遵 方行外有合續申明事件謹具畫一

下項一本路軍馬舊係 州為帥府駐劄多在饒州等處今來既

移建康府即合那移隋 抽差前去分屯中間恐有出自朝廷指

揮駐劄 處欲乞許臣量度逐旋抽差分撥別具奏聞一本司官

屬呂頤浩元申乞參議官三員止蒙朝廷依劉光世例差一員契

勘本路沿江一帶邊面闊遠與浙西事體不同全藉屬官協力相

佐欲乞依元申請更差參議官一員一激賞錢物先蒙給降銀絹

各五千疋兩今來已是經年竊慮存在數目不多 乞依例下戶

部別賜支撥銀絹五千疋兩就令臣所差準備差使秉義郎徐越

管押前來本府一回易錢本先蒙給降錢十萬貫今來亦是經年

竊慮支用已多欲乞依例於臣今來轉運司應副錢十萬貫支一轉運司合應副米係是今年上供苗米竊慮輸納未 州椿發遲緩目即軍兵見闕支遣訪聞本府溧水縣永豐圩椿管米不多欲乞盡數借撥應副急闕使用候轉運司發到元降米斛即行撥還一已蒙朝廷支降合用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契勘本路沿江一帶分屯人馬浩瀚約用五萬人元料月支錢十五萬貫米三萬七千五百石今來米二十萬石止可支半年錢四十萬貫止可支三箇月所有以後合用數目未有準備數內米尤當趁時計置今正是收成之際欲乞於臨安府權貨務借見錢三十五萬貫付臣委官和糴椿管轉運司應副不及逐旋計數充撥却椿本錢

在案

在案

歸還一非泛嘯聚盜賊非得朝廷專降指揮捕殺外其餘有合隨

宜招安之人欲乞依例給降空名及空年月日金字牌旗榜各二

十道一今來闕少人兵逐旋招募及諸軍下合用軍器全然不足

欲乞給降空名度牒一 道付臣變轉製造一本路與浙西相隣

上下形勢更為聲援 計議事欲乞許臣與劉光世於界首聚

議其本府界內渡口分屯人馬及水軍戰船有躬親措置去處亦

乞權暫至地頭點檢處置一建康府公使庫焚劫之後全然闕乏

今所添官吏將佐不少物價倍貴月給委見不足 人贍欲乞

權暫賜歲額錢一萬貫專充造酒令本路轉運司應 軍馬寧

息日減罷一宣撫司係行移別路文字難以令江東司屬相兼欲



乞依劉光世例別辟機宜幹辦公事官各一員添差書吏二人貼書一人一條畫未盡事件欲乞許臣節次條具奏聞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奏自宣州太平州赴建康府按視沿江渡口劄子

臣自宣州入太平州躬親按視沿江一帶采石馬家渡慈湖等諸隘口皆是無為軍和州相對緊要之地內馬家渡即前年杜充失守賊馬過渡去處見逐一措置各與逐州官分爲隄備今月初二日已至建康交割職事訖謹具奏知謹奏

### 奏乞招安濠州橫澗山王才狀

右臣今月七日已時准尚書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檢會臣察上言

訪聞濠州橫澗山寨賊首王才有徒衆三萬餘人累年蟠結山中近乃攻圍州城甚急比得傳報詢謂虜騎已渡采石者乃此賊也顧濠梁在淮甸爲衝要之地而才結連劉豫不測別有應援詭計難量竊慮江上諸帥以常賊待之或失防備倏忽渡江驚動行朝理當先事措置奉聖旨令劉光世與臣多方控禦速行招討仍不下司者臣已即時恭稟聖訓施行外體問得王才先已有願就招安之意欲得知濠州一郡今正長防冬艱危之際勢未暇誅討若權宜稍徇其意必肯順從可以少緩目前之虞 隄備金賊臣見一面遣人招安候見次第別具奏聞次所有知濠州如本人願就招安合與不合且作臣意容受更乞睿慈詳酌特降指揮謹錄

### 奏聞伏候勅旨

### 奏濠州祝友等賊事宜狀

右臣除王才已別具奏聞外據宣州統制官韓世清申先據探報到濠州以來有人馬一頭項稱是祝友等開出殘黨孟統領世清尋差本軍使臣苗元慶夏經張仲等三人前去體探的實去後於今月十七日回報今月初八日到地名六丈計會得滁濠州張鎮撫下統領官劉承節稱有孟統領一行賊兵的實於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到本州湯泉村大殺人作過至二十九日與許家山寨劉統領鬪敵見陣爲闕糧食止食生靈過日至三十日盡數起離前去濠州界北瀘鎮山寨與周舍人見陣奪路以次下寨至十月八日有周舍人密去會合起廬州王鎮撫下把隘吳統領人兵逼逐趕赴前去壽春府界被白條兒陳防禦招收外有殘零人馬逃散過淮了當委是江北見無祝友下開出官兵并無諸項人人馬作過是實臣據上件韓世清探報即祝友十月內已係趕散過淮臣見別差人體探候見詣實別具奏聞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奏乞差發軍馬淮西屯駐劄子

臣契勘淮西密邇僞齊宿亳兩州與濠州壽春府最爲接壤據探報劉豫嘗授僞齊知亳州王彥充爲宿亳陳穎蔡濠泗廬壽等州安撫使王彥充去冬連月再犯壽春府不克而去嘗有遺言欲領兵再至不可不深爲隄防今來壽春府等州雖各有團集兵馬元



無名額係屬本司緩急恐難使喚臣近緣奏稟王彥充事准聖旨令與趙霖遣發軍馬同力救護馬承家應副錢糧不惟道路迂遠兼諸將散在他州馬承家又在饒信無緣報應得及臣逐急就起宣州韓世清量帶軍馬沿江巡緝知宣州李彥卿又不肯津遣調發適幸王彥充退敗僅免誤事若日後王彥充果增眾來王耳等既難倚仗本道兵又猝不可集一失機會為患不細理須那本道軍馬三五千騎過江於滁和州駐劄既可隄備偽齊敵境不測衝突又兼以彈壓王耳等使知有王師不敢驕肆但緣淮西全無賦入供贍若非朝廷措置無由可辦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年計錢糧劄子

臣竊惟兵食二者相須而行關一不可臣本部所統軍馬目今見幾三萬人月費當米一萬八千二百餘石歲計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餘石錢月費當二萬六千餘貫歲終共二百五十九萬餘貫昨自九月初創移帥治於建康府蒙降聖旨專委漕臣王琮應副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王琮罷去續降聖旨專委馬承家經今已踰三月前後並未有一字公文關臣錢物亦無分文顆粒撥到臣今本司一行官吏與逐旋抽差到及別路歸司人兵支費已足浩翰並無從出更有非泛用度如津遣王才及目即壽春府見稱被賊攻圍或須出兵應援其犒設調發亦無準備建康府所入

自不了一州用度今春劉剛在府前守臣趙嶷將本府錢糧那移應副致違欠本府軍兵月糧將兵遂為變毆擊長吏難以更將侵用其逐項分屯在別州人馬如饒州已見闕乏兼不佳據池州駐劄崔邦弼小張俊等並徑發塚寨前來欲歸本司皆須預為儲積臣自交割以來已累具急關措置申奏未蒙朝廷施行漕臣又不應副行移催督亦無回報州郡取撥例皆執占委是枝梧不行小則有軍伍闕食生事之憂大則有邊面失機召寇之患夙夜震懼不敢自安伏望聖慈哀憐檢會臣屢奏特降睿旨措置應副施行干冒天威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沿江防守利害狀

右臣契勘沿江一帶控扼緊要地分共三處其一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其一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其一宣化渡在建康府界下臣已躬親至采石馬家渡兩處相視采石江闊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兩處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前年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餘眾不能捍金人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等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畫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則馬家渡比采石尤為要害臣見措置委知太平州郭偉依舊令本州兵及召募土豪鄉兵守采石臣別抽差一頭項兵與應援其韓世清軍已揀選精銳一萬人奏乞移建康府駐劄候到令分守馬家渡委得利便所有和州趙霖舟師首尾應援緣和州自殘破之後至今並



未有城郭軍馬州治止旋創蓋得小屋子數間趙霖見居水寨時復一至本州若江東路那兵前去不唯見管軍兵數目不多兼和州決無錢糧養贍臣見移文趙霖計議處置別具奏聞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辟馬家渡等巡檢狀

右臣依奉聖旨措置沿江備禦契勘建康府邊臨大江最當險要控扼之地管下有馬家渡固沙夾東陽鎮三處尤當向着相去巡尉遼遠前知軍府事張縝曾具申朝廷乞於逐處各添置巡檢一員輪差禁軍各六十人一面選委官內馬家渡差從義郎王福固沙夾差修武郎陳寶東陽鎮差承節郎賀仲見在彼處把隘蒙下奏奉聖旨提刑司相度至今未蒙施行今來防冬是時不可等待臣到任躬親按視體究委是合行添置所差官並堪倚仗若候提刑司相度目今提點刑獄闕官恐致後時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張縝元申乞事理早賜俞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准西措置事宜劄子

臣伏見淮西久苦兵革人心厭亂日近避地他州之人漸思復業惟王才據橫澗山寨尚懷疑懼今王才已赴行在一路別無盜賊商賈通行向去開春不遠耕種是時人人皆有營生休息之意如滁州百姓已屢經臣下狀乞除知州其餘可見契勘昨淮南路收復之初多是就除招安人充鎮撫使既任非其人其下官屬又各

出私意就引土人自相差注皆不知法守以挾官勢重為侵擾今本路惟和州趙霖廬州王亨粗能保守一方外滁州見權官張格非不佳有人戶經臣論訴格非亦自求罷任濠州寇宏無為軍權官陳丙自臣到任將及一月尚未有公文一字到來壽春府陳下雖有公文稱係應天府招撫使馮龍圖差權即非朝廷指揮所為皆不足厭仗一方或聞亦陰與劉豫相通中懷兩可巨愚竊謂淮南初御清密邇賊境人懷聖德思見王化之際理宜有以慰撫其心漸圖興復欲乞每州先降勅榜一道諭以恩言伸以威令使知所嚮別優立賞典召募清彊官以次稍易見在守令依淮東例除提點刑獄一員使之申舉政事招誘流亡以安輯之復業之民或

奏奉聖旨

量借官本勸之耕種及絕戶棄產興置營田即可迺邇整葺兵備捍禦封疆數月之間必有成功若過來春農事一失秋冬公私無所仰給則難以遽令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措置施行取進止貼黃契勘先雖已蒙朝廷降到壽春府滁和州無為軍撫諭勅牒四道為呂頤浩未授宣撫使未曾施行今來王才歸順人漸復業事體與前不同恐合載之詔旨兼闕廬濠州二道伏乞睿旨別行給降伏候勅旨又貼黃臣契勘劉光世畫一內辟差州縣官所立賞典許依朱勝非江州申請武臣并文官承務郎以上到任一年先次轉一官任滿更轉一官選人到任一年循一官任滿通前任實及四考與改合入官不及四考更循兩資合來日夕亦少



人願就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奏乞江東備禦劄子

臣伏見江東淮西兩路中隔大江建康府與滁州界相對太平州與和州界相對池州與無為軍界相對昨大使司止領江東一路馬進方據江州則饒州為控扼要地故軍馬當屯饒州今府移於建康兼領淮西兩路則建康太平池州三州皆為要害內建康太平尤當緊切則軍馬當須移屯兩州然軍馬所聚先以錢穀為本建康太平兩州昨經金人殘破在池州為特甚戶口流亡人未復業儲廩空竭自贍不給臣先被旨以探報金人事宜令作十分隄備首乞抽差韓世清一軍前來分俵使用口緣錢穀未備至今

右林奏議卷末

未曾起離續又被旨委以招捕濠州王才尋差青陽縣駐劄小張俊一軍過江與劉光世會合亦二十餘日進發不得近者又奉聖旨緣饒州闕食令臣疾速將上件軍馬於本路糧食就便處分擘屯泊臣竊惟用兵大勢無事則控扼要害威示敵境有警則朝令夕行不失機會若但以就糧便本路有糧州軍惟饒撫建昌軍三兩處去本司皆二十餘程緩急鄰近及淮西一有意外之擾急須見軍馬捍禦計殺或如韓世清移之不能小張俊追之不至當便見曠敗臣愚不勝大懼今者虜騎屏遠久候已深正是兩路經理之時必欲漸次圖復中原妄意宜須漕臣商較一路實有財賦轉分撥積之兩州然後令臣量地緊慢據合用軍馬布列屯泊以俟

進取乃為良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措置施行取進止

奏繳王才已受招安狀

右臣即時恭依聖旨指揮出旗榜及書寫開諭王才文字差使臣張偉等同樞密院差來人前去橫澗山寨招諭去後今月二十一日差去使臣張偉等回取到橫澗山狀并畫一劄子等及據張偉等供稱今月十六日晚到橫澗山寨見王才其王才等雖稱曾被開府劉光世令人齎金字牌招安其王才等一行並不卸衣甲依舊着紅綉衣裳或用紅帛抹頭偉纔到寨投下文字其王才先看榜次拆開文字看訖便乃歡喜以手頂戴將榜張掛口稱慚愧且有所歸當便呼集眾兵謝恩了當即時傳指揮一行人並換紫皂衣服留偉等在寨一宿至十八日五更二點將申狀發遣偉同差去人回府并見山寨上有石井三口係山泉有牛約一千餘頭梨棗乾糧用大屋三間盛貯是實臣除已再差使臣前去存撫說諭令依今降指揮赴行在及見措置津遣起發外其使臣張偉等齎到王才申狀真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林奏議卷末

奏乞催李捧人馬渡江狀

右臣近嘗具奏乞催促劉洪道發遣李捧過江臣為劉洪道前後並不曾關報臣招安次第不見得朝廷指揮駐劄去處臣至宣州即遣使臣齎劄子并榜慰撫李捧及其軍眾今李捧遣人齎申狀至臣處體問得李捧放散老小及驅虜人外尚有近三萬人劉



洪道揀選猶未了當李捧對臣所遣人言早要駐劄但有錢糧處即便前去契勘李捧在日前作過人中最為桀黠屢經翻覆人馬亦衆勇暴善戰就招安已二十餘日至今尚在南陵縣界人情憂危不安臣已奏乞移韓世清軍一萬人於建康府駐劄若李捧未行宣州尚須防托即韓世清未可移動有妨臣措置沿江事務其韓世清自去年以來屢嘗與張琪李捧見陣殺退近却曾為李捧所敗兩軍互為仇讎李捧或止留近處必復生事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如李捧已有指揮過江駐劄即乞下劉洪道速令發遣早有歸着臣沿江隄備見候韓世清到來分布朝夕不可少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六

十三

石林奏議卷第六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頤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七

模編

河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二

奏乞淮西權創措置財用官劄子

契勘淮西六州近不住據遂州申請官兵無可贍養乞本司支降錢糧臣雖已具奏請乞依劉光世元申請畫一每州支錢二萬貫恐朝廷用度廣闊未有餘力應副其元畫一每州一項許依差鎮撫使指揮令將一州稅賦自贍與免三年上供又緣人戶屢經焚劫逃亡田畝盡荒其復業之人依明堂赦文特免兩料賦稅亦是未有所入官司既無可供億貪暴之吏因得以闕乏為辭肆為不法至有發掘歸業人瘞藏攘奪商賈物貨百端搔擾民益坐困竊見遂州見各有酒稅課利近商賈通行稅額亦漸多兼民間坊場河渡及滁州礬山和州舊燒上供木炭等處皆有遺利並合官司拘轄經畫自可了足一年之用有餘其贍養官兵月支歲計亦合量入為出立為定額緣自來未經措置本司無緣通知其酒稅課利並為州縣官吏侵盜入己更相論訐不已坊場河渡山澤之利或委棄不講或人自占據臣今相度欲淮西路權暫創立措置財用官一員與理為通判一等差遣隸屬本司從朝廷選官除受專一令詣遂州取索見納酒稅等逐旋立額以時增添量入為出將見在官兵汰去冗濫考驗實數指留支撥外有餘即行椿管以備

石林奏議卷第七



非泛調發用度不住往來點檢如坊場河渡蔡山之類亦躬親相度委臣從長處置相兼使用候將來朝廷正除監司日減罷一官之費不為過甚而可以減省冗員督察賦吏上不枉費國用下不侵耗民力實為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乞准西權劍措置農業官劄子

臣竊見淮西人戶避地江南日近盜賊衰息漸皆復業其荒廢田畝皆欲興復但緣逃亡之餘牛具種糧皆無從出州郡官吏不住申請乞從官中借貸資本若不量行應副今春農長時不惟困乏驟歸無所資給復 兼淮甸方在經理無緣就緒若便煩朝廷給降緣未有官司主管竊慮逐州所委非人輒行移用惠不及民將來却致失陷檢會先降指揮曾委和州趙霖措置許辟典農官至今未曾施行然而我有借貸錢本農民亦終難自營徒為文具臣今相度欲乞於江東路起發上供斛斛內權暫借撥二萬碩創立措置農業官一員與理為通判一等差遣隸屬本司從朝廷選官除授專一令主管所借米躬親遍詣一路州縣量戶口多寡與守令將的實有田業之家互相結保隨田畝支借至合布種時即令往來檢察勸誘須使逐一興工將來秋成收刈即便各於逐戶下拘收元借官本人戶既未便納賦稅又無資本利息坐獲一年之利來歲自可經營更不須官為借貸所劄官亦可減罷則是設官一員數月之間可以坐興六州之農因以安集疲民懷來眾

右林林表卷七

二

陳成

心於朝廷無所支費而農民實蒙大利田畝既稍耕種賦稅亦可漸以供輸公私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乞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狀

右臣伏見本路帥司舊在建康府轉運司亦係本府置司近者移司宣州帥相繼亦移池州今來帥司既復移建康并宣州相去稍遠漕臣多將帶職事在饒州徽州臣見今措置勾抽人馬分屯松江州郡百色支費正仰漕臣應副昨自降移帥指揮經今已是三箇月轉運司尚未有一字移文本司緩急何以取辦深恐臨時必致悞事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舊移轉運司歸本府仍嚴責近限必令到司庶幾兵食 可協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林林表卷七

二

奏乞依呂頤浩例支降鹽鈔狀

右臣契勳前任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被命之初嘗具奏請兩浙鹽鈔相兼贍兵蒙朝廷給降到鹽鈔五萬貫文本司逐旋般請在池州變轉今來劉洪道招安李捧一行人馬并勾集本部兵將屯泊支使將盡臣見勾抽到一行官吏逐月支費浩大轉運司應副錢物並未分文到將來雖有那移到數 緩急之絕無可那容接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呂頤浩例更賜支降鹽鈔五萬貫應副臣變轉相兼使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降金字牌旗榜狀

右臣准勅兼充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合有畫一條



陳事件竊見浙西路劉光世先兼淮南路宣撫使已具申請今來既分東西兩路事體多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盡依劉光世已得指揮施行其未盡未便事件許臣續具奏陳所有劉光世畫一內已蒙朝廷給降宣撫使印一面今來欲乞以壽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爲軍官撫使之印十六字爲文下所屬鑄造并見管本州軍闕財賦每州合支錢二萬貫文充官兵支費及空名迪功郎告六道度牒五百道充本司激賞并招安金字牌旗榜十副亦乞依已降指揮給付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令馬承家取撥錢米狀

勘會帥司一行官兵創移建康府目今一路所管軍馬先據取會到韓世清王冠耿進郝最張俊崔邦弼統制官六員數內統領將佐使臣三千六百二十一人効用千一百五十五人將校人兵一萬七千九百單七人馬五百四十一疋統制官閻景顏孝恭李貴取會未到約亦不下萬餘人每月依見支破錢糧則例共合支米一萬八千二百三十六石二斗五升錢二十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三貫七百八十八文一年共合支米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三十五石錢二百五十九萬三千八百四十五貫三百六十六文元降聖旨委江東轉運副使王琮專切應副如漕計不足即許於近降指揮樁管本路折斛錢及一半折帛錢并宣州未起本色絀絹三萬疋及廣德軍太平徽州未起上供物帛逐州上供經制錢內計價取撥

共不得過四十萬貫內物帛許變轉見錢支使米於一路上供苗米內共取撥二十萬石王琮放罷差部郎官馬承家充本路轉運副使並依王琮已得指揮施行今來自降指揮已踰三月臣自到任又已一月餘日前後備坐所承聖旨指揮移牒漕臣馬承家依應取撥至今並無一字報應臣昨爲防江事體急迫先奏乞抽差宣州駐劄韓世清一項人馬前來建康府屯泊其合要用錢糧實爲急務不可等待遂一依上項聖旨於宣州有管窠名內取撥錢米各十萬貫石並非本州合用之數本州乃妄託供贍韓世清軍奏陳占愴不肯足發遂蒙朝廷指揮許於一路通融并徽州合認錢物據本州申已奉聖旨或撥充王瓊大軍支用廣德軍元拋

錢米已得聖旨別項封樁錢內爲經殘破別無見在已上逐項既無可准擬又十月十四日聖旨馬承家奏乞許取撥二十萬貫充本收糴斛斛於饒州權管如上供不足即於本路諸司諸色不一切有無拘礙及經 衣帛之類但干合上供并朝廷封樁錢內通融依數取撥如此即臣所得錢物更無窠名可以取撥今來臣見帶韓世清下張琦人馬并浙西歸司水軍統制耿進人兵王冠一項軍馬及本司一行官吏等見在建康府每月支費已是浩瀚建康府亦是昨經殘破錢糧窘迫所入自不了本府使用逐急無可那移近又有津遣濠州王才等非泛犒賞支費盤纏兼不佳據本路統制官先遣壕寨官前來踏逐寨基各欲歸司及近准聖旨



饒州軍馬見今闕食令臣將 人兵於本路諸州軍糧食就便  
 去處分擘屯泊目即壽春府被賊攻圍緩急遣發軍馬亦有要用  
 錢糧今漕臣既無報應諸州又皆占悞不肯起發即是並未分  
 文顆粒准備雖有文移催督坐待無期見今按月支遣別無定期  
 若不詳細奏陳深恐急關別致生事上誤朝廷委寄欲望聖慈特  
 酌特降睿旨令馬承家目下同陳敏識先次取見本路委實合應  
 副臣錢物窠名的實有管數目同共前來建康府與臣計議分擘  
 下合屬州軍差官嚴責近限起發前來庶幾不為文具州郡亦不  
 敢妄有執占占臣兩路職事可以勉竭駑鈍少副憂責如蒙俞允即  
 乞早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勅勤

右林奏卷七

漕臣自來分拋錢斛多以案 不指定的有窠名或雖有窠名而  
 無見在虛科數自分於州縣既無指定窠名即將實有錢米一槩  
 影占今來若不令漕臣先次取責一路窠名候見有管實數與臣  
 計議取撥竊恐循 徒為文具州縣必不肯承認空費文移  
 或更相奏請紊煩朝廷目下急關難以坐待必致 事伏望聖慈  
 特加詳酌早降睿旨施行伏候勅旨又貼黃臣人 建康府一  
 行軍馬按月合支錢糧並未備目下已是急關若等候馬承家  
 計議就緒取撥即見後時臣欲乞令馬承家據目下合用之數先  
 次於近便州軍倉庫有管錢糧內取撥應副餘候計議取撥庶幾  
 兩不悞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伏候勅旨

奏乞募海商宣諭海中屯聚人劄子

臣訪聞京東登萊沂密海道近歲以來頗有避地民庶及潰散軍  
 兵與仕族之家各據州島結寨自守亦或往來因為盜賊多至二  
 三萬人少亦一二人未得所歸今竊慮金人萬一輒懷泛海詭  
 計誘率驅迫為用理當過為防閑伏望聖慈詳酌特降詔書廣募  
 海商將帶使臣諭以德意各逐頭領假以官資使守一方保有其  
 眾屏衛朝廷更為應援候中原事定許令還鄉據功推賞虛名無  
 足深惜庶通王命知有所繫可以消去意外之患亦足仰見 陛  
 下當此艱難之際薄海內外無不兼覆之意取進止

奏乞措置海船斥堠劄子

右林奏卷七

臣竊聞探報金人事不一虜情不可測契勘金人前歲南渡自淮  
 西一帶今來舊路 宜嚴作隄備然轉海一路或自登萊或自通  
 泰皆可近至平江府江陰軍秀州界遠至溫台及福州泉州等處  
 金人前歲獨未曾行此深慮連歲講究詭計或於淮甸廣作聲勢  
 使我悉眾惟備江上實情却出於此則一旦未易枚梧體問得淮  
 西去秋今春皆失布種糧食不足斗米至一二十十大軍齎糧有  
 限遠行非便京東路稍已平定歲亦豐稔若以舟船載糧亦有所  
 利今江上守禦固不可緩其海道尤宜過防仍恐傍海嘯聚盜賊  
 乘此間隙假託聲勢侵擾郡縣動搖人心臣愚伏望聖慈更賜詳  
 酌廣作防海之計仍募泛海慣熟商賈措置以為海中斥堠可備



緩急取進止

奏乞支撥見錢應副急關劄子

臣契勘見措置沿江一帶隄備理須先計置錢糧足備方可那動軍馬其出兵迎敵將士犒設激賞亦當預辦昨准聖旨專委轉運使王琮應副米二十萬石錢四十萬貫經今四十餘日王琮並未曾施行至宣州取會元撥納絹三萬匹據本州申內一萬疋提刑司已折變輕齋發赴行闕餘二萬匹上有七千匹其餘皆是違欠虛數逐急且據見納苗米及折斛等見在錢并剗諸司有管錢物允那前去却令轉運司所得窠名指數撥還數內錢全然不多臣見起發前去太平州躬親處置上流控扼事務目今已是冬深兵馬須早定屯駐去處曉夕憂惕不敢自寧除已先具畫一奏請外緣王琮已放罷漕計無官主管伏望聖慈矜察速賜選差有心力漕臣一人專一應副仍就近撥賜見錢三五十萬貫目下急關按月支遣及椿管出軍非泛犒賞等用如是轉運司有續發到數過冬支使不闕即椿留上件錢充明年歲計或聽朝廷別有那移必不敢妄作虛費侵耗國計不勝皇懼激切之至取進止

奏乞江北無過糴劄子

臣竊見近因人言東州艱食二浙商賈轉販入京東諸州收息數倍又京東桑柘不熟收糴者多皆欲往乞行禁止奉聖旨依奏告捕獲人支賞錢三千貫白身與補承信郎有官人取旨推恩犯人

並依軍法如巡捕官失覺察令帥臣監司覺察施行契勘京東州軍雖見屬偽境然本吾民也朝廷方議收復必將與天下為一家不可自為爾疆彼界及因其艱食與桑柘不熟遂欲從而困之坐視其飢寒而不救是棄之矣今從偽之人日夜不忘本朝來歸者相繼而我反棄之無乃重失其心乎昔魯飢臧孫辰告糴于齊宋饑諸侯歸宋粟春秋皆以為美而齊小白葵丘之會猶曰無遏糴若秦饑而晉閉之糴則君子以為罪矣又况京東聞去歲種麥自廣未必皆艱食而二浙產絹不多縱令興販亦復幾何未必真能困彼而我亦未見其利徒示不廣於四方非特有傷王政大體恐敵人或得為辭以激怒吾民則所害為不細矣其餘官吏乘間

捕捉阻絕商旅搔擾姦弊利害所在人難遽止重以軍法刑辟滋多此等猶不暇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廬州王亨申王彥充賊馬事宜狀

右臣契勘廬州管下周覺聚眾作過已具措畫殺獲次第奏聞外今月十八日據武功郎兼閩門宣贊舍人權發遣廬州軍州事王亨申十二月初九日承壽春府公文近為王彥充賊馬圍閉本府累獲勝捷將賊馬殺回去後今又於今月初六日一更復來圍閉及有一項賊馬於府西取路踏淺過淮欲斷截糧道及侵犯廬州事勢危急乞遣發軍馬同本州軍馬把截臣已行下廬州王亨濠州知州寇宏如壽春危急即一面差發人馬前去應援去訖臣近



訪聞權知壽春府陳卞見用兩處年號意懷兩可一面體究詣實  
聞又據陳卞所差知錄事參軍保義郎朱慶自行在回錄白到被  
受尚書省劄子稱已差李捧知壽春府為未明虛實已於本月十  
四日具事因申尚書省如朝廷委是已差李捧其陳卞未有差遣  
即恐朱慶回歸本府妄說事端陳卞疑惑別致生事乞將陳卞量  
與二近裏差遣慰安其心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十二月十五日據  
知濠州定遠縣韓元傑申錄白本縣巡綽到周覺下槍手一名前  
去濠州投下文字為周覺承濠州王彥充牒具說壽春府知府陳  
卞元順偽齊陳卞輒懷二心用兩處年號亂南北王彥充會合  
北軍并隣近州軍人馬將本 圍閉決要破城擒捉陳卞等事狀

一本亦已於本月十八日錄 繳連申尚書省訖十二月十九日  
又據知濠州寇宏申據差去濠州沿淮把隘新城駐劄周玠狀王  
彥充賊馬侵犯本州界劫掠殺人放火作過宏遂差水陸五軍統  
制官武略郎閻門祇候丁成同五軍提轄曹吉統率前去迎截勦  
殺今月初六日據丁成等申於地名黃圍村逢見王彥充賊兵見  
陣殺散賊兵追逐直突壽春府城下其餘賊眾盡皆離城遁去至  
本月十二日早又據丁成等狀申初三日統領人馬追逐賊兵直  
到壽春府蒙本府指詣歸遠營下寨至初七日探得王彥充人馬  
於施澗過淮往壽春安豐兩縣界打淘初九日知府陳大夫牒委  
同壽春府陳都統合兵前去追逐掩殺王彥充賊馬當日晚統人

馬到壽春縣南劄寨令馬軍巡綽得王彥充寨內走脫老小稱說  
人馬已往東南廬州前去見今追逐掩殺外申乞照會臣見措置  
不住行下廬濠等州差發人馬應援掩殺及體究詣實施行外今  
錄白周覺承受王彥充牒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謹奏

奏相度王才與郡利害狀

今月初十日申時准尚書省劄子備坐下臣奏發遣王才一行人  
赴行在次第奉聖旨令臣更切相度如王才一行人眾難以赴行  
在即與淮南一郡先具利害以聞劄付臣疾速施行右臣契勘王  
才已於今月初三日過江至本府公參以老小重大乞留本府臣  
再三說諭令減放無用之人 稟臣措置歸寨減放二千六百有

零人見管正兵老小約有一萬餘人臣已差男承事郎本司書寫  
機宜文字葉程武經郎權本司幹辦公事李閻於初八日起發前  
赴行在訖今准前項聖旨臣相度王才久據山寨糧食將盡誠有  
願歸朝廷之意但以負罪既深中懷疑阻所以只願留本府既因  
臣說諭仍以臣男管押同行心始無疑今來若與淮西一郡朝廷  
別差得力通判同領郡事將其手下將佐分與諸處差遣理亦無  
害但王才到府曾繳到十一月內被受劉豫差知濠州偽告一道  
雖云即時曾斬劉豫送告人未見得當時的實向背本意今淮西  
諸郡止有滁州見係權官未蒙朝廷除人緣密邇賊境若令依舊  
將帶人馬前去難以關防又與寇宏為鄰竊慮仇隙生事或只依



趙延壽例與本府太平宣州一添差州鈴却令將見管民兵不願從軍之人特降睿旨委臣措置減放其合存留正兵撥與小張俊或郝晏下使喚亦足厭其意伏望聖慈於此二者更賜詳酌施行臣除一面令人前路追迴王才一行軍馬權暫於本府城外駐劄別聽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契勘劉光世先曾遣人招安王才被王才將差去人殺害放回背刺字言語抵毀及再遣鄺瓊討捕又為王才殺退今來劉光世亦曾遣人招安王才又因臣所得聖旨就臣津遣不肯聽從竊慮劉光世因緣嫌隙或有奏陳與臣所見不同伏乞睿察又臣體究得王才及一行兵眾與劉光世既有嫌隙又有郭仲八男在其軍中不敢聽受光世節制若除與淮東州郡必恐疑不肯前去臨時別有推避伏乞睿察

奏王冠宿州殺退番賊狀

今月二十三日據濠州申差發統制魏進統押軍馬前去宿州地名梁店與本司統制王冠人馬掩殺宿州胡斌會到亳州王爪角并淮陽軍徐州等處女真發漢軍敗走殺死賊兵大獲勝捷等事申乞照會者右臣契勘節次據諸處關報宿州胡斌會起南京徐州等處人馬及番兵前來要取濠州及亳州王彥充聚集欲南來侵犯作過事勢猖獗尋遣本司統制王冠引兵前去濠州措置招捕續遣統制小張俊等往廬州駐劄應接濠壽二州去後近據王冠并探報使臣張佑等申今月六日拽兵過淮十一日已在宿州

界北乾山下寨沿路除山寨首領牛寔等各已節次歸順外有宿州胡斌未肯歸順今來寇深入敵境探問得胡斌前去會合軍馬申乞差人應援臣遂劄下濠州并統制小張俊李貴審度事勢裏應援去後今據濠州前項申述臣除已再劄下濠州并王冠等令更切整嚴軍馬多設方略十分占穩驅逐餘黨招納良民務在功成不管輕易落賊茲使候報到收復次第別具奏聞次所有濠州報捷狀一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謹奏

奏繳壽春府陳卞收復順昌府狀

今月二十五日據武節大夫忠州刺史知壽春府事陳卞申具已收復順昌府了當捷報文 右臣契勘先節次據探報壽春府接連順昌府光州軍民各 歸玉化之意尋於今年二月初三日已後節次措置委知壽春府陳卞推導朝廷德意招誘來歸之人近又計備禮物出給劄子厚立典賞差使臣往壽春府招納去後今據陳卞前項申述臣勘會壽春知府陳卞及借補忠翊郎權通判王莘借補武節閣門 權鈐轄陳寶各能體國收復順昌府了當顯見忠義委有功效緣順昌府收復之初便合差官鎮撫彈壓臣除已一面措置將陳寶王莘補正元借官資內陳寶帶閣門宣贊舍人權知順昌府仍差陳卞同共措置撫定招集人民著業官吏依舊職任多方撫存所是楊藻等亦已降榜招降以前罪犯一切不問許依舊官資外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其陳卞捷報



文狀連粘在前謹錄奏聞伏望勅旨

奏討捕太平州軍賊陸德等狀

今月十四日未時據本司統制耿進申准知池州王進牒准御前內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統押官兵前來太平州城下措置撫卹陸德等人馬於今月十三日辰時統兵到太平州南門城下當司分布人馬同時耿進亦分布人馬在西北門圍逼其陸德等在南門樓上指畫守禦王進遂與說諭朝廷撫卹生靈之意即時躬親單身垂索上城入州與陸德等開諭利害已受招安當時撫定軍民了當即便於西北城上插起池州沿江安撫認旗三面彼時耿進人馬尚竊慮統制耿進不見得已受招

石林奏議卷七

十四

安事理依前攻城致城中

請照會體認朝廷撫卹一城生

靈之意告諭將士速為斂兵 致再攻城壁所是功賞並係使軍

王進止為救活一城生靈即非有意爭功請照會耿進等除已開

坐前後所准安撫大使司并備奉朝廷指揮事理回牒王安撫既

陸德等果已受招安了當約 日開門出即便斂兵同共量帶

人馬入城彈壓施行外申本司者右契勘太平州軍賊陸德等據

城作過本司先節次差官齎奉司并御前金字牌旗榜前去招安

及遣發耿進等往太平州招捕陸德等雖受下旗榜一向拒抗關

閉城門不肯就招續授以方略耿進措置攻城器具兼依准御前

降到聖旨令池州王進統押人馬策應耿進等契勘本司為軍眾

暴露日久城中圍閉細民闕食 行下耿進令候王進到公共協

力互為表裏耿進且依舊進兵逼賊却令王進依先受聖旨密差

人入城招諭一行兵如願出城就招即行收受並與一切放罪所

有首惡陸德張順周青三人別行掩捕檻赴樞密院仍同耿進將

大兵城外分俵劄寨隄備走竄量帶人馬入城撫定彈壓及誠約

入城軍兵不得一人一騎妄有殺傷打虜搔擾百姓如違並嚴行

軍令今月十三日據耿進申出 并牒付陸德等如願就招安即

於頭首數內擇一名指本軍激賞復入城說諭免使一城生靈枉

遭殺戮本日晚又據耿進申 到陸德等狀為承耿進上件榜牒

欲願就招安尋劄下王進 審度賊勢如是耿進大兵攻

石林奏議卷七

十五

圍逼遂窮窘委有願就招撫火急招安撫定所有招安入城之

後並依已行約束施行并呈狀申報樞密院今所據耿進前項事

狀已依本司元行措置耿進用兵攻逼王進招安撫定訖本司除

已再劄下王進耿進更切撫定仍照先被受聖旨指揮施行無致

招安之後却有疎虞外謹錄奏聞謹奏

石林奏議卷七

光緒十一年歲在癸卯

石林奏議卷第七

光緒十一年歲在癸卯作噩具與陸氏陌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八

模編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專駕親征奏陳利害劄子

臣伏見逆臣劉豫侵犯淮南久未退師中外憤盈莫不願效忠款共圖剪滅臣嘗忝近輔尸榮祿雖屏伏田野莫詳事宜敢不以管穴所窺少陳萬一竊惟虜自陛下即位以來猖獗南牧於今七年前此皆當中國全盛之時州縣俱未殘破師出其境即因糧於我金帛子女足以誘其眾人民器械足以資其用故所向無不濟今自河以南瘡痍未復豫既不量力妄興吾民以求援於彼則調

石林奏議卷八

度百色皆自為之所今出沒境上已五十餘日秋毫無見獲而先已坐困豈計之得哉度其用意但以久負僭逆之罪懼我見討累年聚兵種糧私自為計未知我所欲為故妄音先發憑藉虜人假其首帥張大兇威以觀我應之者如何有間可乘則衝突過江以冒前日之利無間則規取淮南之地次第侵陷至江以為藩籬然虜如前日長驅自來以圖搏噬於我與今為豫來為之形援其勢萬萬不同今陛下赫然力鑿遷避之失不憚親撫六師二三大帥布列在前出賊不意固已壞散本謀顛沛失措而議者或謂大隊在後以俟之或謂請師於虜而未至臣以謂虜前能迫我者皆以倉猝遽至如飄風驟雨之不可禦也其肯以偏師先見其形使我

得以為備理無是矣若其濟師則越數千里入人之國見敵而旋為謀就令有之亦豈能為必勝豫之情實臣往時待罪江東粗得其要領豫年踰七十初無遠略其子璘狂悖輕躁素不為其所伏自行什一法重斂於民外以奉虜歲幾三百萬緡又遠事關陝疲竭內地虜所留兵散處諸郡通不滿萬人所用以為爪牙者王彥充胡斌皆屠沽黥卒民困食暴怨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告於吾人或曰天兵速來過今年則人心慢或曰但以大兵主張得我無不歸順况又稔惡至今而方騷然挾豺狼無厭之徒以重虐之其誰以為然古者審敵之形而後可應敵盡敵之情而後可制敵豫之形已略可見陛下深伐其謀其應之者亦可謂

石林奏議卷八

得其道則制而斃之在深察其情而已臣度豫計不過有四果濟師遠來必以精騎間道兼行徑至江上一也散掠舟船創造排棧雜出汭流以疑駭我眾二也以輕兵侵掠郡邑分我勢以縱其詭謀三也知其無所可施但隨所得固為城守徐以窺我四也今去中春尚有三月敗滅之期當圖萬全臣愚竊謂賊之重兵既聚而南畿內必空淮南京東兩浙壯者為兵弱者科斂其志必怨僮擇健將勇而有謀者卷甲疾趨直抵京師攻所必救以震蕩其心亟下明詔慰撫淮甸之民厚推德意以招徠之降以州者授以州降以邑者授以邑以攜貳其心趣大將過江各據要害使為三策以待之若賊鋒尚彊士心猶固則堅壁勿動明遠斥堠勿與之爭無



取近利無貪奇功以損威重若審見間隙則兩路迭進或入承楚以擣其左或入濠壽以壓其右乍出乍入更為掎角使奔命不暇若師老財匱進無所得退未有歸腹心內離肘腋外弊則兼督兩路一舉而驅逐之以我之三待彼之四更命鎮江建康帥臣各團結其舊嘗為山寨水寨之人使分守其地時出於瀕江以為大將聲援盡集諸將水軍專董領布列兩州而日習之應沿江舟師所可至處皆嚴設控扼仍為游軍往來策應以示之警備南北相望聲實並著苟吾將帥協和士卒奮勵謹守成筭不為前却臣未知豫終將何為昔晉石勒遽入壽春元帝集諸將相持三月勒幾不得還其下至有勸之降者而王導畏怯不能察其虛實縱之使

石林奏議卷八

三

金辨

去符堅以百萬之師舉國來寇謝安分授諸將逆於淝水一舉而敗之制敵之道前事可見恭惟陛下睿明英武果斷不疑含容妖孽亦既有日屈伸操縱之道宜無遺策臣衰鈍淺陋何足少裨塵露徒以身荷大恩圖報無路分義所迫不能自己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奏金賊移軍稍前乞講民兵水軍二事劄子

臣聞淮寇尚未覆滅近者復移屯稍前有欲戰之意道路所傳未知虛實臣嘗論自陛下決策親征逆折其鋒意其雖有奔突之志無所可施者以為王威既振雖犬羊無知成敗所在自當知難而退今乃昏迷尚懷搏噬臣復思之蓋虜法甚嚴彼既受命萬里入

寇暴師三月傷折已多若無功而還總帥者必不免刑戮故欲竭力以戰以決去就若僥倖小勝固可以藉口或遂敗衄亦足為辭此女謀所從出也不然知我有備請命於其首欲歸而不獲尚徂往時兇暴之氣責之深入懼而不敢不前又其不然則是欲引去畏我躡其後張此虛勢以為陰遁之計耳果出於前二者則不可不過為深防臣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又曰兵家先聲而後實今朝廷拒敵必勝之策既付之諸將矣備禦之道允修其實者宜無不盡故臣不敢復言而前妄議民兵水軍二事雖若迂緩區區之意蓋謂施之今日則足以廣先聲而伐其謀與平時議者不同試復申之所謂民兵者孰不知驅畎畝耒耜之徒使捍虎狼不可禦之

石林奏議卷八

四

敵為不可哉且方此擾攘之際又重勞吾民亦不能無擾然臣非欲恃此以為戰也蓋兵有以多為用者古者用師必設疑兵則增大其勢惟恐其不盛符堅犯晉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成人形猶足以懼東漢虞詡謀武都羌至有添竈日增倍之以示彊今傍江之人利害既切於已往往不待驅率私自結約保守鄉里者所在而有州縣把隘防托及給軍役之類亦皆出於保伍莫非民兵也所患者特無所統一散漫雜處而賊不知故臣願權暫命官因以部伍團結為之紀律番次迭出耀之江上與正兵相為先後豈不愈於豎草木而示添竈乎一可示賊以眾張大吾軍二可增吾正兵之氣相為形援三則布列旁遠之地萬一衝突出吾不備亦愈



於無人今賊已師老必不更能久留不過為旬月之計農事未興民未必告病也若水軍則諸大將所統固各有之矣臣竊慮其以步騎兵為急而未盡講或置而未用或不常閱習或彼此節制不及緩急不相為用則雖多而無所益故臣亦欲會而為一及官私舟既未通行亦可權時拘截專為一軍於建康鎮江兩州松江要害之地分布擺拽俟其欲用則與騎步兵合謀並進日者偽四太子回軍至吳江裨將陳思恭驟以舟師襲之賊眾驚亂幾至於潰適近村有應之者素非所約思恭疑為賊兵遂不果終其役若使軍有所統晝夜講習號令方略進退闔散悉皆預為約束一則可以示賊使知畏有加於前二則事藝精熟人日從事其間安於為用三則可擇驍勇之士伺賊之間乘風水便利以收奇功蓋賊既與我夾江相持其要在江則水軍為上騎兵次之步兵又次之尤當深察也今賊如止為陰遁之計稍已退却臣言固無所用如尚猖蹶志在衝突則將步騎正兵外更益之以此恐或可以佐萬全臣不避狂愚復畢其說更望聖慈裁擇曷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應詔咨詢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戌時准尚書省遞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以虜人初退陛下深懷善後之計俯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特加訪逮臣材質朽鈍識慮褊淺不足上裨大議然

念頃歲權自閑廢驟承聖知度越稠人濫聞政事雖奇窮閣拙奉事清光之日無幾而眷遇識拔天地生成之賜實與眾異銘鏤肺腑久未知報日夕愧負若無所容比者逆臣劉豫敢挾黠虜稱兵內侮犬馬之誠雖不勝忠憤而職在散地朝廷成筭非所預知是以不敢犯分妄言姑因職守所當行竊獻其末議今賊眾敗三王威始震陛下天縱神武坐制疆敵之餘尚懷謙謹博詢羣議不遺踈遠曲記孤愚此見陛下戰勝而不矜功成而不有舍已從人至誠樂與之意必將上追堯舜文武之用心以還祖宗之盛於此不言臣罪大矣敢殫竭底蘊試效萬一惟陛下垂惠採擇臣聞洪範言人君三德曰正直曰剛曰柔天下之變無窮古之帝王御之

不過有二苟非平康之世疆弗友則克之以剛燮友則克之以柔而已自陛下即位及今虜九三入寇其始衝突至於維揚臨江而不敢渡明年渡江至於錢塘四明歸而立劉豫今遂與豫合謀併兵長驅並至方其臨江不敢渡蓋不能無畏於我棄而不守故明年復為南渡之計然猶未敢有意中原賊歸之後我不即撫定置而不問者累月故始萌其姦計取而與豫我復委而不與之爭遽別為此疆爾界視豫真若吾鄰遷延顧避入寇者不得擊歸順者不敢納豫驕於上民絕於下所以偃然自謂得志無復忌憚陰導犬羊以圖僥倖我愈退賊愈進我愈怯賊愈彊此其故何哉殆吾謀臣失計而一於用柔者勝也向使維揚之後有以御之固無錢



塘四明之役錢塘四明之後有以御之固無今日之役今幸賴陛下睿明英武赫然獨斷出賊不意決策親征是以兇焰首摧狼狽失措曠日持久卒至於適歷歲之失一朝正之天下孰不鼓舞感悅豫計已窮虜氣已懾此乃陛下宏濟艱難及於用剛之時不可不乘此遂定興王之業臣前嘗妄謂克復大統平定中原當自此始者誠有待於是然為之當有其序蓋有進討之策有招納之策數路並進一舉而蕩平之此進討之策也廣敷德意以次而懷徠之此招納之策也進討而不及招納招納而不及進討皆未免有偏勝何者進討之策非兵疆將選財財食足未可遽動招納之策苟因人心無不可為數年之間欲以郡歸有如海州者欲以縣歸

右林奏議卷八

有如宿遷者舉衆內附少者數百人多者數千人亦無時而無陛下察此人心豈嘗一日忘本朝乎果吾進討之具無不兼備舉而用之固不為難若猶未也則先招納後進討自不失其序臣請言之臣往年待罪江東得豫情實最詳豫關冗冗材年踰七十其子璘狂悖慘刻尤不為其下所伏自行什一法重斂於民外以奉虜歲幾三百餘萬又遠事關中疲竭內地民困食暴痛入骨髓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告於吾人者或曰天兵速來過今年則人心慢或曰我非順番但能以大兵主張得我我無不歸此言人所共聞也今虜復以十餘萬衆屯聚幾百日數路騷然疆者簽為簽軍弱者聚而轉餉調度百色必非豫能素辦皆當盡出誅求荷戈帶甲

右林奏議卷八

三又暴露非特民怨兵且怨矣非特豫困虜且困矣若陛下以天地大德涵覆無外盡洗從偽之民而一新之許其來歸孰敢不從待其昏迷不恭尚懷顧望則臨之以兵孰敢不服臣願陛下與大臣熟議定此二者先下哀痛之詔開喻偽境歷叙日者不即撫定之意深自引咎若曰非民忘我我自失之原其淪陷出不得已使然皆知陛下待之與豫父子者異則立為賞格以募之以州降者授以州以縣降者授以縣挺身或舉衆來歸者處之皆勿失其所命邊吏多募信實之人深入傳告或說客辯士因其人而動之必有相繼送款如海州宿遷者此吾不血刃而坐復境土之道也益戒有司訓練將士儲積糧餉若秋冬之間虜與豫復至不過進則攻戰退則守備而已前日已事之驗固自可見若虜與豫不至而吾民猶有畏虜不即聽者則待吾進討之具備申飭諸路約日齊舉而深入之彼孰肯終捨順從逆捨寬從虐哉豫孤身獨立眾散親離少假歲月非我擒豫則豫必棄而奔虜或吾民有圖豫而獻者此必至之勢也二議既行陛下詔臣四事自存乎其間所謂攻戰之利者見可攻而攻見可戰而戰不可預言但紀律修明士氣奮張將帥樂於為用不懷顧卻勝而不驕不用而不惰則在我有常勝之道今之兵勇銳視前不侔矣尚恐罷冗者未盡汰驕墮者未甚戢將帥之材猶未甚廣蓋自軍興號為兵者皆大將自募與招安之盜賊貴多而不貴精偏裨亦出其選朝廷藉之為用未



嘗別自簡擢臣願稍修軍律以前後號令約束損益立為法制以整齊之徐令自汰其不足用而誅其不律者統制統領官各使其材能動閱朝廷更加審覈時拔其能者付之以事或使自當一面兵將無濫法令明肅開闔在上權不偏重則何往而不勝也所謂守備之宜者防秋防冬之事先此戒嚴則舉解嚴則廢未嘗修之於無事之日是以事至旋謀亦多苟簡文具今要害之地莫大於擇人近歲或專委武夫或取之負犯之吏或姑錄其人不問所長幸而得人或遷徙無常或不與之兵或有兵無食至於鄰比策應牽制相為掎角皆未嘗預講其尤為大害者斥堠不明往歲維揚師在泗州猶疑其非虜今者承州入境而後知之夫以大軍會集數月而後興越數千里而後至尚不及知況其他乎臣願應守禦之地亟擇人分任量其守 而與之兵與之食必足其食使各條上方略可自守則如何守自守不足則如何援凡山川險易道里遠近鎮戍疎密控扼急緩詳考利害一二規畫朝廷與大將擇其便利必可行者授之以為成法無事則習之有警則行之少假其權以盡其能久其任以責其効別立探報之法廣行收募不必拘以一色使敵情虛實進退皆前期而知無出所不及則何守而不固也所謂措置之方者其目不一要莫先於財用今朝廷之兵付之諸路大將者皆非承平之所有而糧餉調度猶以有司之嘗法責之轉運使否則出內帑之積以濟之設有非常之用則旋

石林奏議卷八

九

為經畫或不免取於民未有一定之制此豈可久哉天下之財非不足但歲久法弊廢而不舉及當因時而為之者未講也唐制諸道貢賦別而為三有上供有留州有送使本朝大略因之上供之外留州者逐州之所用也送使者轉運使之所領也唐制財用通而為一本朝轉運使所領非兩稅常入其他皆別為諸司自軍興職守不嚴事多權宜監司一於侵奪州縣一於隱藏苟濟目前變生欺弊蓋上供猶有關者其餘遺漏失陷雖朝廷不盡察也臣竊以為宜盡取天下諸司所掌會其實數稍分別之嚴其上供留州送使之辦應行在支費有定式者以上供責之戶部諸鎮大將逐月供億以送使責之轉運使別為一司盡總其餘財賦一金以上皆使通領周知其數而斡旋之應戶部轉運使所不足取以均濟他皆籍之以待非常之用參較虛實鈎稽出入凡法令所當變通職守所當分合利害所當興變有無所當乘除存而封樁轉而支移非常法所得拘者一以付之朝廷但制其可否之節取與之度事有專責而權不分則緩急可以取辦也所謂緩懷之略者招納之策既行大者固已舉矣更令邊東來收復者勿輒侵擾以待其至已收復者數下詔令蠲其疾苦以慰其心時遣使命導之溫言以通其意阜通商賈濟其乏絕察吏人害民者去之轉徙復業者量借之種糧豫猶敢來爭則為出師以捍禦其領眾來歸者隨其多寡授之鄰近逃絕戶之田舊有官者復其官有才能者時擢而

石林奏議卷八

十



用之則居者不失其所安來者不失其所歸也論豫之事所以處中國者不過於是若虜之變詐則不可盡測議者或謂虜贖於用武二十餘年吳乞買與黏罕分國並處自不相制契丹亦有與者其國已衰弱乃天亡之日必不能再舉以仇我或曰彼欲搏噬於我久矣方藉累勝之資跨有燕晉困獸猶鬪豈以一敗遂不復較豫本無功於虜非有腹心締固之交導之使來無成而歸或懲其輕妄更有廢置或懼而改圖別出奇詭此皆不可知然臣嘗論自古中國與夷狄本不相為盛衰匈奴雄於北方至冒頓而愈熾漢高帝以三十萬眾圍於平城僅以身免然不害其降子嬰誅項籍以有天下至於元成之際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來朝為之改元不復更能窺邊而漢亦自是不振奪於權臣矣突厥當隋末控弦百萬羣盜悉臣尊之唐高祖藉始畢可汗兵以定亂亦為之屈然不害其父子並與創建數世之業至宣懿之後素所患者吐蕃破散離析以數十州來降者相繼而唐亦迫於藩鎮而亡矣華戎異域天固限之兩盛不能相傾一衰不能相救誠有漢高帝唐高祖父子雖冒頓始畢何害即紛亂如五單于殘滅如吐蕃何補元成宣懿之治自靖康以來常患以虜之盛衰為我之強弱故事每拘制不得盡為今虜在萬里之外既不可必得其實則亦不必觀彼而後為之所陛下以至誠不息之心日新盛德作興於上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奔走於下修明庶政共成內治

則虜雖疆尚不足畏況於豫乎二聖未還陛下聖孝純至必有奉拳於虜者然連年遣使初不得其要領今兵端自彼我國有辭非使有所聳動安能懼而悔禍臣久伏田野不知時事管穴所窺實為迂陋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一

奏乞蠲免回易錢狀

右臣伏見戶部總領司拘催回易四庫人戶借欠錢一百一十七萬貫有零內本錢九十三萬貫有零息錢二十三萬貫有零今已通催到本息錢八十三萬貫有零其未納錢共計三十三萬貫有

零契勘上件錢初緣都督府委戶部措置分設四庫支降官本委官專監召募經紀人請領幹運歲取其息五分四毫法行之初官吏觀望但欲俵散數多更不選擇人戶有無行止家業及責取抵保便行給付多是市井浮浪之人一戶有請至二十萬貫其人又各加倍增利轉相借貸元約隨監官立界以三年為限旋悟其失纔及半年却行拘收元非一頓給付見錢半是金銀鹽鈔及劉光世獻納物帛積尺故衣雜物等准折日月先後給降不齊便自投募之日計日理息雖有請到官錢發泄未盡及造屋置鋪開張門面般擔穿排脚乘糜費之類破費已多未及經營償補遽已住罷兼本府累經大火其轉息人戶亦有橫遭焚蕩損陷生業昨自去



年九月內住罷總領司據逐戶見在錢本物貨已盡數收簇在官其幹運未還及轉借散在人頭等錢接續拘催至今年七月內准尚書省劄子行下樞密副使行府所申委自本府將逐戶幹運未還錢選委使臣前去根逐拘收其占壓物貨責限變轉送納其間多是虛構安指遞相干連均攤分擘訟訴紛錯兼有不合追理錢數有司未曾出豁期限既迫不免日監夜禁累然禁錮荷項相連近蒙朝廷察見再准尚書省劄子據實係元立文約關併官錢經紀人正身及保人監催其餘干連人等並踈出責限在外出豁送納及准戶部總領司牒坐到都省批狀指揮未曾責定日限人展限一季本府依應施行至九月二十三日已限滿臣竊惟出大農

石林奏議卷八

錢以啗豪右誘誤貧民均分其息此正前日青苗市易有司商利之過然猶是一頓見錢取息不過二分明立期限而議者謂之放債取利至今以為口實元祐初首先罷之昨都督府乃緣一時軍興戶部遽復舉行而兼以雜物取息至於五分四毫比之前日實多一倍以上初以三年為限半年遽輒住罷殆近因民其失蓋又過於前比且陛下散利薄征惠安斯民之意哉竊詳自來民間有利債負於法皆不當受理而自兵興以來燒劫地分官私欠負累經赦宥例多倚閣除放不應此錢獨不少貸所有先支除官本錢九十三萬貫今通本息已納過八十三萬貫止欠一十萬餘貫見有使臣根逐未到及合變賣物貨錢約計一十二萬貫有零自可

了足有餘不至失陷其見欠錢三十三萬貫除上項一十二萬貫有零止是有二十一萬餘貫若理元約四分二釐息錢九十三萬貫半年只合納一十八萬九千貫有零內却有官司非理紐算如請錢未足便自投募日預行計息及九月十三日住罷而虛理息直至十一月三十日元約歲理息四分二釐後改為月理多取其八釐四毫元約四分息錢外幹運錢更納二釐充稅錢出曆免其沿路商稅後來却重疊再行收理元折物貨已經估價還官次年再估摸低小虧折元數與鹽鈔在場待次經隔日分市易務後來自請變賣得息不分已前日數撥還却盡拘收等五項皆是不合追納若行出豁則自餘正欠一 是十萬餘貫而監官住罷俸

石林奏議卷八

給拘繫坐待人戶一百二十餘人監督在官經今一年再迫冬寒無由了絕臣忝與提領總領司事本府又係催理官司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見欠人戶委自臣與戶部總領司官同共看詳先將前件五項定驗詣實改正出豁細見的實合納錢數將使臣根逐及合變賣物產依舊催理填足九十三萬貫正本外其餘正欠及轉欠人通同本息別責寬限料次送納實經焚燒損折委是貧乏無以出備之人並特與除放昭示德意明著有司之失使小人通知非出朝廷其於今日政事寬大忠厚之美不為無補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契勘見監正欠及轉欠人戶共一百二十餘人目今財產有無



不同若逐戶下各計本息追納理難齊一惟有先將見納到錢通同本息還足元本錢九十三萬貫有零外其餘或本或息各逐戶下財產委自守臣等驗實保明有則寬限催理無則除放庶幾可以了絕不致虛延歲月伏乞睿察

石林奏議卷第八

石林奏議卷八

五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百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九

模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二

申尚書省相度江東路人戶殘零夏稅折納見錢狀

右契勘夏稅殘零未納數皆是畸零下戶每戶不過三五升至一斗皆是眾戶合鈔今來已入冬季所欠不多本路雖係豐熟日近米價比納月上旬時估稍已增高有至三分之一處若令立價許願以米斛折納竊慮州縣急於辦事或有抑勒若今止用納月上旬時估價折納見錢庶幾易辦亦不致拖欠常賦更乞朝廷詳酌施行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石林奏議卷九

五

奏乞兵火前受招安補官負犯更不受理狀

右臣近據武功大夫福建路兵馬都監王進狀收捉到本府寄居武經郎王冠稱是昨知宿州日團集軍民守禦盜賊其王冠亦係本州土豪團結槍仗手王進節次與王冠借補官資差充巡尉至建炎三年十月內准御營使司劄子起發前來建康府使喚亦將帶王冠一項槍仗手從後同來於當年十一月內到建康府聞金人渡江侵犯本府王進差將官何宣教頭陸吉排軍劉存等管押輜重鞍馬先往潤州逢見王冠截住將何宣陸吉劉存斬了拘收去金五百餘兩銀器并大銀共兩擔雜段子四百匹衣物四百餘件申乞根究施行并稱有元隨使臣杜成毛亨張劉青等四人



見在宣撫張少傅軍田太尉下知見分明本府尋將王冠送下左  
司理院收禁根勘據王冠供委是宿州團結巡社民兵准御營使  
司劄子同王進起發前來建康府使喚於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到府在石步下寨有王進下何麻胡名宣帶領潰兵到來遂  
請王冠說話相約合軍過江尋漢上討虜王冠不從何宣遂領人  
兵趕殺王冠不上殺死手下牙兵六人王冠却部領人兵闢殺死  
何宣劉存陸吉收到人兵五百餘人馬二十餘疋即無金銀財物  
曾具數備申御營使司准指揮許令過江聽候使喚王進曾經御  
營使司指論上件事理蒙檢會王冠元申狀更不施行自後與王  
進同在建康府駐劄往來進會并紹興三年在宣撫軍自効亦與  
王進同衙府五十餘日並不曾理會至今年正月王進方差人私  
捉到官院司遂於淮西宣撫司軍中勾到王進所指證見杜成毛  
耳張<sup>脚</sup>三人取問雖與王進狀詞略同緣逐人係是王進所引兼  
各舊是王進部曲使臣院司別無證驗其王冠所供申御營使司  
事祖亦稱兵火焚燒別無考據臣契勘自軍興以來所在州縣軍  
民聚集人衆以義兵爲名乘勢作過更相吞併殺戮劫奪財物或償  
復私讎不可勝數後來或因招安或因勾喚到因得補正官資就  
除差遣或分在諸軍下爲將佐者所至皆有若盡將日前事於數  
年之後更相論訴既無當日事頭并兩下端的證佐又無案籍皆  
是創生一偏之詞若盡行受理不惟姦惡恣橫無所畏憚或別因

私怨妄有誣執引惹諍訟無有已時兼恐動搖人情致懷反側亦  
終無緣覈實理斷不免禁繫須有冤濫臣今檢照日前臣寮申明  
因群寇殘破占據乘時自行作過之人自紹興三年十月二十二  
日後更有詞訴不得受理及已經大赦并申明續降指揮應盜賊  
招誘放令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特與釋放前後不一然止爲  
盜賊即不該說招安勾喚到見有官人以此有司未敢便行引用  
竊慮亦合並依上項指揮庶幾不失朝廷安民和衆之意所有王  
冠已具事因申尚書省責出在外聽候指揮外欲望聖慈詳酌  
如可施行伏乞特降睿旨仍徧行諸路遵守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堂白乞立定水軍人數修戰船劄子

近准樞密院劄子坐下淮西宣撫張俊申明相度修造海船事契  
勘所管船三百餘隻其間多是十車九車大船有至長三十餘丈  
者人匠材植所費工力一路利害甚大轉運司別無窠名錢本止  
是分下逐州令自行計置委是難以責辦兼其船係諸處拘到制  
度不一雖修成未必可使若非朝廷相度大軍合與不合更置水  
軍如合置水軍即先令本軍立定軍額人數合用戰船若干一等  
降樣行下仍令轉運司於是何窠名錢物應副庶幾雖有勞費不  
失實用如水軍不合置則上件船乃爲虛設自不須修已具申明去  
訖今來已是春和合行修造之時理不可緩伏乞早賜施行



奏乞免內藏庫和買絹折錢狀

右臣到官之初首詢民間疾苦伏見昨者金人過江侵害沿江州縣建康最為深重相繼劉綱軍馬屯駐又數屯大軍所在林木至於桑柘樵採幾盡雖僅有棄遺所存不多復業之民旋行種植至今尚未成就年例五縣夏稅和買羅絹並係內藏庫送納既資蠶織者不廣無緣依數輸納自紹興四年至紹興七年皆蒙朝廷矜恤止納三分本色七分折納見錢民間猶以為難今年蠶絲尤更不熟本州官吏失於申明直至內藏庫舉催始蒙降到指揮除羅折錢外其餘盡納本色以是尤見重困不住據諸縣申述催科不前官吏督責如星火終不能辦竊意朝廷必不待此以濟用但有

右林奏議卷九

司失於自陳臣檢會所折絹價諸縣並四貫文省却恐價低虧官今已別行參酌納月中價每匹作五貫文省伏望聖慈特賜矜察所有今年夏稅和買絹並依年例止納三分本色其餘七分並令依臣所定價折納見錢庶幾公私兩濟彫殘之民益獲安養將來亦不至拖欠有誤朝廷指準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堂白乞降鹽鈔淮南京畿收糴粟麥劄子

訪聞淮南京畿去年種粟麥甚廣冬春之間金人驅虜彊壯過河夏田成熟收多食少穀價甚平小麥一斗一百三十省大麥一斗八十省粟一斗七十省今年江浙夏旱常賦必有蠲減常平米所

積不多又合賑濟出糴竊恐州郡倉廩愈空若委官淮南措置量給鹽鈔五六十萬貫就宿亳之間召募客人入中見錢收糴前件三色斛斗三四十萬石宿州汴河順流直至揚楚亳州由渦河入淮亦可至廬州泗州逐旋般運前來充韓世忠張俊兩軍食用可省江浙米價三分之二允留封樁仍免水脚舟般運之勞似為利便若朝廷不欲於新疆糴買自可明降指揮以常平之意作體訪淮南穀賤或致傷農今有司量增價糴以為民利雖於見價不無少增亦比江浙收糴般運利害相倍

堂白乞將建康府乾糧賑濟夏旱州軍劄子

其伏見本路夏旱惟建康府太平廣德宣州兩澤霑足外徽池饒

右林奏議卷九

信南康皆是闕雨去處饒信尤甚將來不免須賑濟賑給竊恐常平義倉見管米數不多未必足用契勘本府見管紹興六年內乾糧二十六萬餘斤積久陳壞轉運司雖曾申明許行出賣至今數月無人肯要止變轉得一萬斤若將撥與闕食州軍俵散鄉村人戶約度比較每半斤可准米一升即可作五千石米支用不為小補依條賑濟穀支用不足聽以酒務糟醪與米豆兼給其乾糧得之過於糟醪遠甚竊恐他路亦有似此去處須至申明者

奏乞措置江浙夏旱狀

右臣伏聞江浙夏旱陛下勤恤民隱憂形于色禱祈百神精意備盡至於釋囚禁罷二役廣賑糴止屠宰苟可以得雨者無不至近



者臨安雖應而州郡未定處尚多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物理之常惟人事應之者當則飢殍之因流亡之患盜賊之變三者可以預消周官荒政十有二先王成訓具在臣忝帥一道本路饒信等州皆是闕雨地分將來不免須有災傷於法本司合行體量被災輕重措置關監司施行竊攷自古救災之術無他惟慮之於早行之以實二言而已祖宗設法累世講明纖悉皆具雖欲別為措置豈能更加毫末若官吏深憫民病通曉法意先事預備緩急各當其節上下協心不為文具則匹夫匹婦孰有不被其澤今八月將終披訴限滿九月初即當檢放若待諸州申到分數察見輕重然後為之處畫則已晚矣謹參照前後條令所當申嚴與自來州縣沿習舊弊所宜約束者敢昧死條上十事其一曰檢放以實無使抑塞契勘民戶披訴災傷陸田以七月終水田以八月終自來多是州郡滅裂不預先採訪漫不知省受訴之後不即差官或不親至地頭容受弊倖虛實相亂或不敢放過分數抑令改易元訴謂之伏熟力農之家先已被困則賑濟百色何由舉行欲乞應災傷路分並委漕臣分行所部閱實覆視具放過分數保明聞奏其應合施行事件即日一併盡行檢舉無令州縣次第申請往來待報有失行後時之弊其二曰預計蓄積無使失備契勘賑濟皆用常平及義倉米自來州縣多不預計兩色實有數目量度災傷輕重戶口多寡日月遠近為之措畫災重穀少處往往糶給已盡拱

手坐視不敢申陳欲乞下經制常平官候放稅分數已定即行審度某州有米若干約度可以出糶若干俵散飢貧及闕食戶若干不足而合那移他州者若干又不足而合允糶封樁上供者若干均攤直至來年當上月分如均攤不及或給官告度牒募民收糶兼用無使隱而不言中輒止絕或臨時申請惠不及民其三曰審度給貸依七分法契勘一縣放稅不及七分或失於披訴者第四等以下闕食戶法當依七分法其放稅七分以上者賑給通第三等自來放稅皆是以槩縣分數比折通計雖有上條多不施用今以一縣論之地勢未有高下一等大水非例及高鄉大旱非例及低鄉放稅不能均一只如今年歲旱甲鄉高而十分旱乙鄉低而僅及一二分若將通計比折方及五六分不合賑濟則是甲鄉災重乃因乙鄉災輕而不蒙惠豈法意哉欲乞下經制常平官應放稅不及七分而逐鄉逐戶有及七分闕食者並依法與賑濟其不及七分或七分以上亦合以上條行之其四曰那融義倉許暫通用契勘法稱賑濟者謂減價出糶借貸種糧勸誘人戶糶米之類出於常平而濟其不足也稱賑給者謂闕食貧乏不能自存出於義倉而指以與之也賑濟用常平等米許那移則有法矣而義倉本非朝廷之物上用賑給蓋以豐年民食有餘恐其輕費官為歛藏待其不足還以給之所以甲縣之米不通於乙縣然而水旱代有若大旱之歲高鄉皆被災支用已竭而低鄉無災積藏尚多豈



可坐視高鄉飢死而不救乎欲乞通一路皆許權宜允借支用或更寬剩而常平米賑濟關亦許通用候豐年皆使依數償之其五日存恤民戶無使流移契勘兵火之餘所在殺戮逃避十室九空日近方稍復業識認舊產墾闢荒廢未及成家若復以闕食轉徙何緣更得生齒繁息若或聚為盜賊則為患又不止此欲望嚴戒州縣應災傷地分鄉村闕食戶盡行抄劄無致遺漏多方措置但使蠲放以實無輪納之苦展閤以法無催科之擾給貸以時無乏絕之患役使以理無勞困之懼人之常情孰不重遷既有生路自然眷戀鄉土其六日收輯流亡無使遣逐契勘饑民不能保其不盡遷徙州郡憚於接濟多使地分遣逐至失塗殍死欲乞預戒州

右林奏議卷九

九

縣應他州流移人戶到來者皆即納之各令散處無使聚而為一多設官吏使分任其事如或不足不得已權許取之寄居待闕官始為之糜粥終給之見糧柴薪不足則或為之官給室廬不備則或借之寺觀疾病則為之醫藥死喪則為之埋殯遺棄小兒則給以公據使得收養稍能自存則給之券契使各返其鄉里繫官山林川澤之利權許樵採漁捕自營其生有人承佃者蠲其租仍委長吏躬親施行監司以時檢察其七日出糶賑給無容姦弊契勘出糶常平米本減價以平糶州縣多是觀望常平司不肯以時登降或不敢過數雖號開場但應故事或長吏不自省察估價雖比市色稍減多為公吏有力之家詭名冒糶又因循請託假之曆頭

以為私惠實及闕食戶無幾欲乞下經制常平官估價隨時依市色高下量減常切覺察偽冒非實典如有違犯皆計以贓其賑給饑民仍使量人數多寡廣為場分無使爭奪踐踏至死俵散以時無使早晚無節坐以待斃其八日勸誘出糶專以鄉村契勘有米多是力農之家闕食多是游手之人承平之時物價均一忽遇荒歉唯米獨貴受害者眾農夫乘此邀索厚利不得不使之有餘補不足自軍興以來百貨皆增不獨米一色游手之人雖無所仰食然隨其所業自取倍價雖食貴米未有其害其當廣糶者惟第三等以下鄉村有田無收闕食者而已自來州縣多是不曉法意凡有勸誘先散遣官吏鄉村抄劄搜檢告訐或受求囑取與不均

右林奏議卷九

九

仍使般輦入州郭出糶反困農民販糶以食游手近者販賣米斛已許蠲免力勝商賈通行城郭不患無食其勸誘出糶欲乞止令於鄉村散出文榜召其情願無籍其所有無限以定數無抑以低價城郭有米之家准此人知乘時得利不肯徒為藏閉糶者既廣穀價亦不約自平矣其九日蠲展欠負隨宜受納契勘放稅七分以上應所催科自有展閤條令被盜遷移復業之人其合起催苗稅等亦有前後指揮及赦文而州縣多不切奉行依舊舉催或未應出賦稅而抑使出賦稅或逃移當除豁而不與除豁其餘更有兵火以來別色窠名根刷在官舉催不一只如本路建康府則有追理戶部回易四庫經紀幹運人欠負二十餘萬貫廣德軍則



有戶部刻刷誤用朝旨除豁積年上供綉絹綿井錢三十萬貫匹之類若不令特蠲暫展安能常賦之外更可出辦應受納秋苗監專苟逃後患例失太詳節颺揀簸無所不至仍更多搭耗剩橫輸糜費今秋賦所納不過為官吏廩祿與軍儲而已古者凶年雖天子猶減膳不舉大夫不食梁豈可下此而反求精欲乞申嚴應合展閭及催科等事盡令舉行或申明仍戒苗米但非濕惡偽濫皆令隨宜受納支遣其十日便宜減降無淹刑禁契勘自來災傷放稅七分上饑民犯法至死謂如攘取餅餌之類或因拒捍傷犯變主遂為彊盜坐死等守臣皆得密奏預降指揮許便宜降等決遣不下司藏之以時施用所以原情重惜人命近歲小郡守臣多不敢擅請皆俟獄具却於案後開說所犯地分放稅分數雖蒙朝廷原貸不無淹繫兼或因乏食營求生路因緣鬪毆至死情有可憫近降指揮復須經提刑司詳覆然後敢奏亦恐有司觀望不敢開陳欲乞應轉運司奏到災傷七分地分合降便宜不候申請朝廷徑以故事密切行下逐州其他犯有因災歉情理可憫者權令徑具聞奏凡此十事皆祖宗惻怛愛民之實累世保固邦本之具故民政所隸監司所主各不同惟災傷皆使通管檢放展閭則責之轉運司糶給借貸則責之安撫鈐轄司然首餘年聞每災歉孰不奉行而惟慶曆中富弼在鄆州熙寧中趙抃在越州獨為稱首全活皆數十萬人至今天下以為口實好事者或取其行者載之

為書以為後法則知能舉其職不失所委不可多得故臣不敢別申管見區區之愚惟欲官吏奉承德意人人盡心而況兵革始休瘡痍未瘳陛下愛育元元之意如養赤子豈容輒有怠惰不虔今來雖已逐項檢舉行下所部欲望聖慈少賜省覽如有可採伏乞特降詔旨告戒諸司凡上所陳各嚴職守夙夜盡力御史察其不如今者候來年事畢較其勤惰為之賞罰以示勸沮臣坐食無補仰愧廩祿妄因所職上瀆天聽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檢准紹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賑濟監司同管仍聽安撫鈐轄司體量被災輕重及措置事關報逐司訖奏臣今來所陳係檢舉應千條令將本職合措置關報諸司奏聞條具先事冒達乞自朝廷中嚴約束上體德意悉心奉行各知戒懼不敢怠惰伏乞睿察

奏乞和糶淮南軍糧馬草劄子

臣契勘虜人侵犯淮上議者過計恐或有衝突之虞若欲以兵力較勝負已非上策莫若使望而不敢來能久則可以不戰而坐屈惟絕其資糧而已今正當收刈之時淮甸水田本自不多民間所有斛斗雖令般輦入山水寨然有力不能及而棄遺或雖能般而不能保亦終為賊所有至於馬草之類亦然伏見近降指揮常平見行和糶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本路轉運常平兩司並於江南岸廣行置場招誘仍下淮南監司郡守盡令根括勸誘棄禁止



舟船並令結攬般載前來入中所有江東一路年計轉運司科買馬草近裏州軍每以轉輸為病亦各令差官前來就江岸置場收買不唯可速收斂淮南糧草無為淤滯資而遷徙之民亦可免棄蕩輦負之勞常產皆收實利江南州軍無科配之弊可以少寬民力一舉三得實為利便取進止

申樞密院相度宣撫司車戰船支錢付本軍自修整狀

右檢准先准行在樞密院劄子節文為江東轉運司申依准朝旨檢計修整淮西宣撫司海戰車船除一面督責所委管修整外有靖安軍船一十六隻并采石海船一十三隻乞劄下本路沿江建康府太平池州兩浙鎮江府并淮南無為軍分認差人拘收修整

在樞密院奏本

十一

劄付本司與轉運司共相度斟量分撥於逐州軍修整施行見行相度取會問今再准前項劄子懇勸上件車海戰船各是長闊高大今來冬深州縣差雇人匠委是不無騷動天寒難用油灰若依白劄子所陳支降錢付本軍候至來年春夏自行隨宜修補事理目下實為利便然即不見得宣撫司所管水軍若干人合用船若干隻目今所管船大小等堪與不堪盡充本軍使用其大料車船合與不合盡行修造竊慮合先次計度的實合用之數庶幾不致枉費工料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謹具申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尚書省相度折納轉運司應副劉錡等軍馬草狀

右某契勘建康府昨於紹興八年以前應副張宣撫軍馬草三十

萬東並是將五縣秋稅於民戶折科送納內有溧陽等縣去州百里以上去處艱於送納人戶每納草一束陪備有至八百文曾蒙朝廷行下本府措置至某到任始方措置更不令人戶折納每束納錢二百文省只就本府與宣撫司商議差官置場各分認收買兩年並皆辦集別無關悞人以為便今若却將和買數改用秋苗折納竊慮輸納般輦百色費耗不無本府目前之弊欲先下轉運司計權兩軍的實合用并月分數自於本路合科買州軍依本府例止令折納二百文省只令太平池州兩州就近差官或與逐軍各分置場收買兼招誘淮南清野人戶般販嚴戒官吏受納以時無令合千人減剋本價今年陸田大稔穰草易得自可辦集謹具

在樞密院奏本

十一

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尚書省相度將漕司續修宣撫司損爛船賣錢改造狀

右勘會淮西宣撫司舊管戰船大小共三百八十七隻自紹興八年後累蒙朝廷下本司并轉運司同共相度數內一百六隻已具申明並係年深損爛不堪修整外其餘四十八隻據轉運判官張果續申入船數亦係不堪修整蓋緣自紹興八年又經二年再有損爛今來若行修整即須盡行毀圻與創造無異其木植既是修舊徒費錢物竊慮久遠亦不中用况目今已是冬深其船並低沉在江水內天寒難以施工縱即下手須至來春方可了辦亦恐緩急不及使用今乞除車船三隻依轉運司所申候至來春依舊令



見分下逐州管認修整外其餘應損爛數目若分送元造州軍打買亦難以撐駕前去欲乞只令轉運司先將低小不中大軍使用船逐旋出賣拘收本錢候至來春將大板可用船盡行毀拆揀選存留可用材植隨宜依土俗樣製據數改造洗板雜般船庶幾不關軍中使用仍令元造州軍量分認本錢解發赴江東轉運司委是公私兩便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旨揮

石林奏議卷第九

石林奏議卷九

十四

光緒十一年歲在癸亥作噩兵興陸氏百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

模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三

奏乞參酌古制造戰船狀

右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坐到江南東路轉運司申准尚書省劄子據淮西宣撫司申太平州采石鎮修整海船遲緩乞劄下本路沿江建康府太平州池州兩浙鎮江府并淮南無為軍分認修整行下本司同共相度計量分撥與逐州軍方具施行次今月二十日再准樞密院劄子坐下官負白劄子陳述淮西宣撫司昨造到車船海船及收到楊么車船江東轉運司先修八十隻所破工料

石林奏議卷十

浩瀚每隻計用錢四百餘貫州縣差雇人匠不無騷擾自今已是冬深天寒難為用灰設或修整了畢亦不堪用欲乞朝廷支降錢付本軍候至來年春夏令軍匠自行修補委本司相度可與不可施行臣已具詣實回申樞密院去後契勘上件船數目不少大小亦各不等果欲付本軍自修若量行補緝恐不可經久使用若必欲全備則每隻恐非一例四百貫可了臣忝預一路使事未盡利害理宜開陳不敢隱默竊見自古用兵步騎之外陸則用車水則用舟地利所當然也而水戰之法不載於兵書蓋自戰國以來用兵多在西北朝廷駐師江北中原未復南北相持以淮為險自鎮江府而下至於明州二浙沿海之地復數百里皆是鄉著控扼之



庭如以虜人不長於用舟不足過為隄備則雖無水軍可也如懲往年衝突過江無以為扞禦之備不可不預防則必須先立水軍而後措置舟船今諸將所領號為水軍者不過千百人而已初未嘗講部伍戰鬪之法止緣昨來都督府收捕楊么行下諸路打造戰船及破滅楊么後所得賊船並撥隸諸將經今累年未嘗施用寔至損壞遂行申明修治朝廷遂委本路轉運司應副據目今見管船內有長三十丈高五丈非千餘人不可動者當時皆是欲於洞庭湖中水面浩渺之處以為形勢今施之於江固無所用其餘大小既不同若便付之本軍難免窮冬差科人匠勞擾之弊然所領水軍不過千百人安用八十餘舟况虔吉州自有創造舡數甚

右林素業卷十

多非久到來竊恐修成不用徒為勞費臣考之於古舟師之法雖不可詳然有用之以為形勢者則王濬伐孫皓作大舡連舫其上得馳馬往來者是也有用之以為戰鬪者則吳漢破荊門作為露橈沂江而上以會岑彭者是也欲望聖慈先下有司參酌古制命諸將各置水軍以若干人為額如何統領教習施用以若干人當戰鬪以若干人領輜重一以人數計之若干人當一舟形勢戰鬪共合用若干舟先將虔吉州打造到船計算有無足用如尚不足則據闕隻數將今來轉運司所管數付之本軍或分之州郡差官置場命有司專一統領緩以期限移拆修造其餘盡為輜重船有事則用無事則以給饋餉庶幾不為徒設亦可以免民間每歲運

餉差科抑配之害伏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宮室議

議曰臣聞古者帝王宮室之制不盡載於經而略見於周官與禮為門者五為朝者三為寢與宮者皆六所謂五門者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臯門先儒謂王城之門庫門次之宗廟社稷其內雉門王宮之門故旁設兩觀此五門之別也所謂三朝者曰外朝曰內朝曰燕朝周官朝士掌外朝之法九公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三公皆有定位是謂外朝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太僕太右皆有定位是謂內朝太僕掌王之服位王眡治朝則前王位而退入亦如之是謂燕朝禮玉藻言王朝

右林素業卷十

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內寢聽政先儒謂外朝在庫門之外九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則御之內朝在路門之外九日視朝見羣臣則御之燕朝在路門之內九日退而聽政則御之此三朝之別也所謂六寢六宮者先儒以周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為言謂路寢一小寢五蓋在路門之內而六宮王后之居又在其後視王之六寢此六寢六宮之制也秦漢而下沿革不同即唐之近制考之唐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周之內朝也以紫宸為便殿謂之閣即周之燕朝也而無外朝日御正衙見羣臣謂之常參朝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即喚仗入紫宸謂之入閣至五代其禮寢廢常參不復日見羣臣惟大臣一朝便殿而已



後唐明宗即位始詔百官五日一隨宰相入見便殿謂之起居本朝因唐之舊參酌古制更爲增損今汴都南薰朱雀門宜爲古之雉門以大慶殿爲外朝故歲旦天朝會則御之而其門即應門也以文德殿爲內朝故月朔合六參官入見則御之而其門即路門也謂之過殿其旁設東西閣門則倣唐制以紫宸垂拱爲閣也遇朔不過殿則喚仗入閣而御紫宸與望及五日百官一起居皆御之以垂拱爲燕朝則日御以聽政蓋相仍唐室舊內增修不得不然今陛下旣以建康爲別都則視周洛邑與汴京歲大朝會見官御大慶月朔過殿御文德望與六參御紫宸日御垂拱此四殿有不可闕而忘前不坐垂拱與吏部引見選人軍頭司呈試武藝

石林奏議卷十

等本朝所增蓋又有崇政後殿講筵有邇英殿亦不可廢此典禮所在將以垂後經遠固宜參備端門亦當增爲三門以正天子之禮則朝羣臣位四夷賦政出令行禮正名上擬洛邑次不失祖宗之意若夫高下之度廣狹之數則先王初不爲定制各視時而爲之商之重屋堂高三尺周之明堂堂高九尺若禹卑宮室則夏之世室其高一尺而已其高下固不等也周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介爲丈有六尺五寸應門二徹三不爲二丈四尺其廣狹固不同也恭惟陛下以寬仁信兆民以謙朴先天下聖志固自有定今宮城之內其地有限若有司推明德意但取典禮所不可廢者而不爲觀美則與其大而有闕不若狹而能備惟六寢六宮在內中

周禮既不詳祖宗成法見於汴京者因時便宜當出聖裁非臣所敢及謹昧死上宮室議伏惟陛下垂意採擇臣謹議

奏繳行宮圖并宮室議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本府行宮昨緣臨時修蓋不如法及百司等屋宇亦因旋行修造致多苟簡專委臣相度措置立定規摹書圖繳進逐旋如法營葺務要可以經久臣衰陋不材誤蒙書密實非所能任承命震恐不敢輒辭退考之古昔周文武旣定都於豐謂之宗周至成王欲宅洛邑乃復營之謂之成周亦曰東都以爲四方道里遠近之中使朝覲貢賦取均焉及宣王遭犬戎之難會諸侯於東都選車馬備器械因還以居周遂中興則有

石林奏議卷十

正都有別都自周而然也晉重耳敗楚城濮追齊小白正天下之義合諸侯於踐土周襄王巡守臨之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魯僖公朝于王所而左氏記重耳作王宮於衡雍則天子巡守亦作宮焉然洛誥稱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有郊有社庶邦君皆在則別都之禮宜略與正都同而巡守之宮止以朝見方岳則宜從約也今陛下巡幸東南臨安蓋巡守之宮而以建康爲別都則車駕未即還汴建康行宮受朝四方賦政出令視臨安宜有當增備者孔子頌禹之德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宮室雖在所備要以不侈大而卑爲美漢高祖入關命蕭何治未央宮見其壯麗而怒曰天下洵洵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世以



高祖為賢晉孝武時宮室弊壞謝安修之皆仰模元象合體宸極後世譏焉恭惟陛下宏濟艱難聖猷恢遠勤儉之意天下聳聞臣頃者獲侍清光親所目擊雖服食器用之間有臣庶不堪者陛下皆安之今中原初定漸圖經理始用成周之制因時使事營創別都以興王業臣愚敢不上體聖志無費財無妄役無擾民參酌古今典禮所必不可闕者然後為之惟是今宮室地步昨來營繕禁中與外庭分擘去處參差不齊若止據見在地步相度即偏曲窄小其合添殿宇官府等難以安排若欲參備以為經遠持久之計則須有禁中空地那融去處非臣所敢專決今先次各草立規模措置書到圖二本各行貼說并臣參酌古今典禮沿革制度撰成

本林奏議卷十

六

宮室議一篇頭連在前同共繳進伏望聖慈取自睿斷行下付臣重具定本進呈所有圖內增添殿宇官府移改安排事理及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與內外防守利害合奏稟事各別具劄子畫一開陳臣學術淺陋思慮不遠聞見不廣無以仰稱陛下委使之意塵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契勘昨來本府營造擬定圖本進呈蒙差內侍王鑑前來覆視今事干宮禁內外久遠利害臣所見竊慮未盡未便欲望聖慈特賜依例差官一頁與臣同共審定分擘內外境界取旨

奏營葺行宮制度畫三劄子

臣遵奉聖訓先次草具到營葺行宮圖二本并宮室議一篇繳進

所有圖內參考古制所當增添殿宇官府事理并那融禁中地步丈尺數目及宮城外門制度合詳具奏稟奉今具畫一開陳下項一周官王國皆旁為三門此天子之制也蓋五門皆取正中一門名之其旁又為兩門通為三門至雉門為王宮之門每正月之吉以垂治象則又有象魏設於門之左右謂之兩觀亦或謂之闕諸侯則不得備三門而無兩觀故獨魯以周公之賜得兩觀則新作南門與新作雉門及兩觀見書於春秋今行宮但因建康府舊制為兩門其上增展門屋九間而已此諸侯之制也恐非典禮今打量舊城兩門各闊一丈七尺其兩間相去有地步六丈若於中間就開一門即不須改作可就立三門門前東西仗舍各有地步可

本林奏議卷十

七

以增設兩觀一行宮見今有朝殿一所并兩廊屋其朝殿兩柱已損爛中空見行計置修換其餘廊屋等並多損漏逐時八作司不住檢計補葺未嘗有虛日今契勘宮城內地步東西南北相去各一百九十餘丈東除去年淮西宣撫使張俊展套新城五十餘丈南北內教場五十餘丈皆屬禁中在外東西相去止有九十餘丈南北自朝殿至宮門雖有九十餘丈其西面却有禁中曲尺侵過地步除外南至宮牆止有四十餘丈東面內東門小殿外即是禁中牆直至舊几筵殿後其南自舊几筵殿至宮牆亦止有二十八丈五尺今來若以朝殿為正就移向南為大慶殿却以其後基地蓋紫宸殿於紫宸殿西通禁中曲尺侵過地內蓋垂拱殿與紫宸



殿作一排其前蓋文德殿即可略做汴京舊制其那融禁中舊曲尺侵過空地西五十餘丈北三十餘丈其垂拱殿西止有十餘丈一內諸司及內藏庫軍器庫等中書門下兩省樞密學士院職事皆在內庭汴京並於皇城内建置其往來通行路皆有門為限斷其與禁中相接處非隔殿宇則為行廊今行宮除內藏庫等散於四旁隙地建造各不相連接外其御厨御藥院翰林司入內侍講筵所等並分設於朝殿中門外兩廊兩省樞密同為一省與學士院並在外皆是一時權宜之制其通行路處並無別門內東門小殿東及內教場三面并張俊所展新城與禁中分隔處止是築牆恐不可以示尊嚴若依前項措置正中蓋紫宸殿西蓋垂拱殿

石林奏議卷十

接連空地創建行廊一條直徹內教場東牆即其南餘剩地可以依做汴京舊制減損作兩省樞密學士院東面將小殿東舊牆改造行廊一條直徹南面可以分設御厨等緊要應承局次二項不惟可以略備所添屋宇實外護禁中却將舊几筵殿基通南面空地直至宮牆可以建置內藏庫等凡經由行路並可度要會處創立別門其東面改作廊須那融過禁中六七丈一祖宗舊制崇政殿通英殿皆在皇城東北內崇政即講武殿蓋試習武事之所應軍頭引見司呈試武藝及忌前不坐前殿吏部引見選人等皆坐崇政殿講筵則坐通英殿今宮城東北別無空閑地步其西北內教場射殿逐時引見諸軍乃祖宗講武之意若就為崇政殿即其

後空地可以就建通英殿若其地不可那融垂拱殿西改造行廊內禁中亦有空閑地步可以修建緣事並屬官禁非臣所得干預不敢擬定右具進呈取進止

### 奏論行宮防守劄子

臣聞古者作為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取易之豫蓋察姦防微儆戒豫備之道不可不嚴故周官官伯為八次八舍以授王宮士庶子之職事而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本朝汴京大內左右掖東華等門內皆中通行路而各為之門如銀臺嘉肅承天宣祐謨門等其外庭與禁中接連去處非限以殿宇則必為行廊分列班房以居衛士其四隅則為巡道可通往來蓋

石林奏議卷十

追考古制祖宗之意深矣昨來本府營繕有司不明大體自宮城門止有行宮一門并東內門其餘空閑去處中夜可以通行並無幾察防守之所其與禁中接連處但築牆而已臣愚以為不便臣今來相度第一本圖增添去處非止典禮所不可闕若西以紫宸垂拱殿一排蓋外其餘空地創造行廊一條直抵內教場東牆東以內東門小殿東牆改造行廊一條直抵南面與大慶殿齊紫宸垂拱殿前及內東門皆通行路各以要會去處為門其改造廊屋分諸司外餘並布列班房以嚴宿衛即禁中四面皆環以殿宇行廊尊嚴深密略具汴京大內之制惟是內教場直徹城西北角係在禁中臣所不得知不敢竊議其東面改造行廊之東直抵張俊



展套西牆與禁中接連處雖不為廊若依臣第一圖措置建造百司屋宇在前即亦與行廊相等已各於圖逐項貼說伏望聖慈少賜省覽取進止貼黃臣今擬定合增添殿且以汴京舊名為稱伏乞睿察

堂白營管行宮畫一劄子

某見遵奉聖旨措置營管行宮已草定具圖繳進所有合增添殿宇官府及那融侵入禁中地步丈尺今具畫一劄子奏陳外再具下項一皇城門舊止係建康府門增蓋屋九間其下仍舊兩門亦不曾增設兩觀蓋非古制今相度舊門東西兩傍以仗舍地作為兩觀於見兩門之中別開一正門列為三門地步可以安排有

右林奏議類

餘却移拆舊門屋另兩崔就上建立屋宇一古禮天子有三朝外朝以詢萬民內朝日見羣臣燕朝日退而聽政本朝大慶殿即古之外朝故正旦大朝會與明堂行禮等皆御之文德殿即古之內朝故月朔過殿與行冊禮等皆御之紫宸垂拱殿即古之燕朝故月望不過殿喚仗入閣與六參官恭容辭見等皆御紫宸日朝見常參官皆御垂拱此皆不可闕者惟集英皇儀兩殿可減今舊止有朝殿一所應明堂朝會并朔望日朝之禮並行於一殿之上恐非古制今相度若以朝殿西取直平分為外庭一排蓋垂拱殿即其前可蓋文德殿却移朝殿向前為大慶殿以舊基蓋紫宸殿其餘西面蓋兩省樞密院等則與周官及汴京制度略同其侵入

禁中隙地五十餘丈若不侵入不唯別無地段 宮殿亦不可設於他所一汴京左右掖東華門入內直至紫宸垂拱殿前通行過路各有別門如左右昇龍承天銀臺嘉肅宣祐諸門等其與禁中內外分隔處非有殿宇即是重廊所以察姦防微以示深密尊嚴之意今行宮止朝殿前有行宮門兩重外其餘並無別門其禁中分隔處多是築牆為限恐非舊制今相度若許依倣前項措置即朝殿西有紫宸殿小殿東有廊其所經由過路並可量要會去處各立別門并分設班房以居衛士實為經久之利一中書門下兩省并兩後省樞密院學士院職事皆在禁庭汴京皆設於文德殿之西東於文德殿兩間為隔門過道從官常朝官下馬宰執則由右掖門直趨紫宸主廊下馬以 等殺今兩省密院並在外與尚書省同為一處入朝下馬並在行宮門恐非舊制今相度若紫宸垂拱殿南許依前項措置即其西剩地兩省樞密學士院可略依汴京蓋造并宰執常參六參官下馬處亦依得汴京舊制一今來相度殿宇及兩廊屋並是據舊地步打量丈尺間架安排若蒙施行即其屋間架高闊深淺若合依倣舊制難以別更增展內文德紫宸垂拱殿恐地步或窄即合隨宜減退別具申明乞修內司參定制度右具如前

奏論舉行保社分守地分割子

契勘本路與淮西雖隔大江其實相為表裏自古用兵貴於後重



以爲根本所以師出必宿重兵於後今朝廷既以張俊領淮西宣撫於前則本道正當其後張俊見屯本府平居固賴以爲形勢萬一有警張俊兵起赴所部則本府兵備單弱便爲虛空之地縱或朝廷分留張俊兵防托客主異勢號令無統理難使喚臣昨紹興初待罪本道郡人懲王瓊奔潰之失無以自固坐遭剽掠屠戮痛入骨髓皆願隨所居鄉村自結爲保社家出人丁分立隊伍遞相部轄官爲之籍其姓名以待有警則部轄人各帥其屬分地爲守以自保其室家因遂從之略得八九萬人自後虜未嘗犯境官司亦未嘗行今民間以其法久廢皆欲少加整緝臣已漸次檢舉施行外竊緣近世凡言民兵利害者多是以民爲兵公家取以爲用使之遠去閭里或科率錢物搔動百端徇名忘實徒爲重害與此不同自兵興以來江淮之民有逃避不及自結爲山寨水寨者多得保全只如本府轄下五縣昨虜人過江皆被殘酷惟句容縣一鄉自保赤山並無侵害故今戶口比他縣獨多况今不移所居而自爲守禦或謂恐因之聚爲盜賊亦不然此前日妄亂召募烏合之衆爲把隘防托措置無法失其所歸之過今乃土著主戶皆有家產物業使自保其父母妻子安有此慮至於官中初無所費而坐有十萬民兵之名內可以與正兵相權爲淮西後重之計外可藉先聲以威敵境此其効不爲小補取進止

奏金賊敗盟乞下三大將措置捍禦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壽春府探報虜騎侵犯東京打虜已至拱州應天府未明虛實尋已兩具奏聞順觀淮西宣撫司探報與臣一同并有錄白到僞榜必亦具奏臣竊惟虜情變詐不測蓋有自來昨張通古來使之後雖歸我舊疆朝廷尋遣王倫等報聘既留王倫不遣莫將繼行又不即迎曠日持久包藏禍心人固疑之今果猖蹶乃以盛夏弓解馬疲之時遽至王畿其志必是秋冬欲如往年深入觀我所爲徐爲進退故先入京師休養士馬復占昨來留下米斛仍因二麥成熟苛斂拘收積聚糧食至秋深長驅南下爲必衝突之計若我有以禦之則因所積之糧且堅壁相持萬一我有間隙可乘則鼓行而前惟所欲爲陛下聖謀宏遠終圖始必皆素有定議臣備員疆吏職思其憂不敢不爲過計妄意識者或謂虜勢頽年衰弱去夏腹心自相誅戮懼爲我所窺故特爲此謀以自抗暫至京師未必更能前進我不可爲之震擾或以爲莫將奉使未回虜欲取我歲幣貪婪不貲及邀求禮數狂悖非分以我未即順從故以重兵壓境劫脅以幸得志我始疑之不可使與爭鋒若果出此則固無足慮我但持重勝之以理可矣如其不然出我所料之外一旦橫行而我無預備則事至豈可旋爲之謀哉何者虜素有易我之心謂其衰弱則非臣所得知若邀求狂悖則前已見於事矣安能保其必止於東京蓋虜之南侵者九再建炎三年陛下巡海上杜充迎降諸將敗十萬人望風潰散故乘勢得以



入浙其易我者一也紹興五年以劉豫爲鄉道再復大入陛下進臨平江諸將並會雖揚沂中迎敵一戰破之然不能繼爲圖使師老從容得去其易我者二也今不稍更前轍赫示王威督責外日夜併手共爲及至秋冬尚恐不及若更少緩便得料我但如平日其氣愈盛其鋒愈銳則何所可肆哉臣聞上兵伐謀臣不知虜欲復舊疆朝廷姑且聽之耶欲堅守以俟則中原兵力寡弱城池器械皆未嘗料理未可遽與之較若姑且聽之則莫若先伐其謀亟下中原諸州乘其兵未集盡將見管米斛并民間二麥特爲措置或令般運或令焚棄勿爲彼有縱有不及勝於不爲彼所恃者先已失圖我却部分諸將犄角連衡分據要地示以欲戰之形

石林叢書卷十

五

姑以和議應之佯爲小屈使彼曲我直而內實嚴爲守備繼悉周盡今諸將兵訓練日久各精熟蓄銳思奮人懷踊躍聞虜亦自知之張皇六師亦先王用兵之術所不能免如虜縱未即知畏豈不內懷疑阻我益商度軍食分置流諸郡我之所積者日廣彼之所仰者日耗進不得前退不得守雖欲久留勢有不可而後我或欲優柔涵容尚存和議以奉迎 太母欲乘其弊定與決戰使彼懼而歸我 太母苟出於一無不可行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參酌累年方略反覆熟議無使我在其術內古者師克在和不在衆雖有良將苟非同心未易成功漢陳平號智略無遺方諸呂爲變周勃以太尉握重兵猶無以爲策得陸賈之言奉金交歡始能坐勝

石林叢書卷十

五

唐以九節度兵圍史思明於相州李光弼郭子儀在其間而計慮不同人各自異卒爲思明所敗今大兵所恃惟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將臣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則守如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鋒居前孰勒兵殿後如何以爲聲援如何以爲策應一二條上取所可行者就以付之各盡其謀更相究知以責功效仍下詔慰勉俾務輯睦苟無同異躬率部曲一以社稷爲心古之言兵者以謂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而艱難相濟譬之同舟遇風雖胡越且無異心況位兼將相比肩並立者哉此武王有臣三千人同一心所以勝紂之億萬人也臣智識淺陋不明遠略濫守陪都外圍邊圍敢不竭盡忠款少效區區之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堂白乞拘欄江北木筏舟船等過南岸劄子

契勘虜人渡江必用舟船其次木筏其次合併蘆荻柴束亦如木筏皆可以濟今往來舟船未可遽止訪聞真州岸下商販木筏所聚盡自本府經過所在山積蘆荻亦是出產去處欲乞朝廷先次措置專委監司守臣盡將見在簡木蘆荻或堆積在場或在岸未解拆般卸並令發付鎮江府南岸不得存留一條一束仍下上流江州以南應公私木簡截日並且權住不得放下其已過江州者候至本府並令拘欄解折不得抹過真州嚴行禁止其舟船亦乞密切不下司預付沿流州郡候探報得虜騎前進的耗即不候申



明朝廷應公私舟船並令拘收南岸深遠去處收藏庶幾臨時不至勞擾

堂白乞從客人取便路往通泰州場頭請贖劄子

契勘防冬以來朝廷約束淮南運官私舟船並行禁止竊緣權貨務課利所繫甚大鹽場盡在通泰州自來並係入關前去若行一例禁止則無由般載往來訪聞泰州柴墟鎮及通州新堰口雖係大江北岸即非虜人日前侵犯去處客人皆欲改行此路至逐處却雇小水船單堰前去地頭般請贖貨歸回與販今來商賈既以射利為事雖在北岸必須審度事勢而行不致落賊彀便似可施行更望朝廷特賜詳酌指揮庶幾國計兩不相妨

石林奏議卷第十

末

陳成

石林奏議卷第十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具興陸氏詔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一

模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四

奏乞下劉錡李世輔進兵討賊劄子

臣近以虜騎侵犯河南二十四日嘗具管見奏陳伏親手詔顯暴虜渝盟失信之罪困虐中原無已之惡一伸王威宣達眾憤中外呼舞遠近同辭相繼大號起劉光世招撫三京以壞散賊謀獲貳其黨劉錡復立功順昌軍聲士氣鼓舞百倍天下幸甚臣濫守陪都外當一面主憂臣辱不敢不盡死節少佐吁食數日來博採人情以聽輿論皆以虜詭詐憑陵人人懷怒蓄銳有北向殄滅之意

石林奏議卷第十一

一

奏

與前數歲不同此乃天啓中興虜惡貫盈自取覆亡之日非人力所能為也錡既首挫其鋒其非已見議者皆謂錡孤軍遠立將士用命所以能先諸將立功須朝廷極力主張激勵使得盡其心不惟可令虜望風沮屈國勢當亦自此遂振竊聞朝廷已遣李世輔王德往應援世輔虜所深怨如其用李成慶瓊等誠為得策兼其人驍勇沉厚深達敵情儕類多所推稱以為朝廷用之得人但頗願多與之兵略與錡相當使與錡更為形勢錡駐順昌世輔駐泗州夾淮東西犄角相望更勅韓世忠張俊各以精騎巡所部境上以為之殿王德一軍往來游擊於錡世輔之間虜近所下諸郡皆不過百餘騎傳檄得其降書即去百姓向背無所與責如景祥王



彥充輩前此本非歸我皆虜留為腹心潛相窺覘者故聞變盡甘心虜命其所守既無備王德可以坐擒虜固不能發兵往救又不能分兵並守則故疆自已收復我擒其守長厚撫其民亦可就食糧斛絕其後計虜所保者惟在京師據探報虜兵至京師者不滿三萬人非叛兵即簽軍正兵無幾若錡世輔斥堠明遠伺得其便即命鼓行而前世忠後繼之直薄城下自不妨劉光世一面招撫兇悍者誅滅柔順者歸附虜無所恃必懼而遁去若閉城固守旋追兵國中當此時暑疾驅遠來人疲馬困我迎擊河上可以必得虜乃在吾腹中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之機會也少有稽緩使虜得整兵而來或劉錡力不能持退舍則虜復得志計將難諧臣衰懦

不武素不閑習軍事

載籍自古用兵

不武素不閑習軍事歷考載籍自古用兵九大勝敗未有不因士氣所向士氣所向未有不順人心所欲臣前所論奏以虜犯境之初未見其兵厚薄我未整飭軍伍故且乞奪其儲積無守舊轍矯前日畏避之過張皇六師過為隄備以待其釁今虜形已見正乘機定計之時此之所陳蓋得於人心同欲非臣狂妄之私不敢隱默伏望聖慈更命大臣參考熟議少留聖聽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臣伏聞異時大將多患持重顧望不即擊賊至遣大臣督戰猶懷前却今劉錡李世輔先立功於前則擁重兵於後者亦自不能已必須悉力爭奮尤於朝廷駕馭之權深為得體伏乞睿察又貼黃臣據今日探報河南孫暉亦已却

敵虜宿州等處所留兵盡已起發前往滑州徐州不知何意伺間搗虛尤不可緩伏乞睿察

奏措置買牛租賃與民耕種利害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封下尚書省劄子以淮西及本路等處牛疫死損奉聖旨專委臣措置取撥常平所管諸色錢物委官於出產耕牛去處廣行收買令人戶租賃應副耕種務要不失農時仍許從長酌度隨宜施行除已即時行下所部州軍取會各管常平錢物數目委自逐州選差官就近體訪出產去處計會收買外仍委本府倚郭兩縣知縣并職官本司屬官各一負於本府界內詢究闕牛人戶見各如何處置接濟耕種并下管內五縣取責今年

內開剝過倒死牛比較分數據申今年倒死牛共約計一千二百餘頭比去年計多兩倍係疫死之數未知一路多寡今年正月以後節次疫氣流行有一家三五頭並皆倒死一家十頭全無死損者各自不等其牛疫之家無力下戶多是於無死損有餘之家通那租賃或於客販處連合財本就近收買其有力上戶即於兩浙溫台明越等州與販歸鄉耕種或租賃與人有無相通粗已耕墾

赴種早禾了當惟有二麥收刈後合重行耕犁再種晚禾今已將畢約至六月終週遍亦且依前措置止是闕少錢本契勘牛疫路分自湖南北直至淮西悉皆被害其出產路分不過二廣兩浙二廣路遠決不可往兩浙雖有前四州竊慮所餘不多若諸路並差



官前去爭買農民乘時邀價必難多致縱有至速亦須一月餘日方可到本路州軍即於晚稻耕種已不及用兼牛畏暑不能行遠兩浙經隔程途若遠處多是船載其間賣牛人戶弊倖不一所差官未必盡能辯認或因通同作過却致不堪使用兼牛非農人不能究知水草飼養之方在路別無人部押照管既到地頭州軍須是召人情願租賃若不堪使用或農畏憚倒死備償不敢與管中交易即難以抑配不免却有空閑數目既多日久因循死損非獨民間不受實利兼枉有失陷官錢伏覩聖常免役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并不及七分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有結保借貸給限一年隨稅送納免息之法今來耕牛與種食事體相類採

石林奏議卷十一

訪民言若官司各隨逐州目今牛價許令民間不限等第頭數依種食法結保借錢或三兩戶共借一頭各令任便或於本鄉村有餘之家或於隔路出產去處自行計置收買應副使用亦限一年免息隨稅還納元本則官無差官道路飼養之勞民心無畏避死損備償之擾各得良牛及時使用一切弊倖更不須闢防委是公私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有司相度如可採取即乞速賜行下以憑遵守施行臣遵奉從長酌度隨宜指揮行下本路州軍一面令出榜曉諭召人於所屬結保投狀依借貸種法聽候朝廷指揮于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奏措置存恤河南官吏軍民脫身南來事件狀

石林奏議 卷一一

勘會五月二十九日兩次承准御寶封送下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人侵犯河南有官吏軍民脫身南來者可令經過所在州軍多方存恤及令權於係官屋宇或寺觀安泊無致失所劄本司行下本路所管州縣疾速施行本司尋即時行下本路應管州縣遵依施行去訖今續措置下項已彫印文榜遍行下給付經由渡口州縣依此存恤安泊照管及約束州縣遵守施行外須至奏聞者一應北來往來渡口並嚴行約束遇有到人不以早晚即時濟度不得少有邀阻空身每人渡錢不得過一百文足有擔仗一百五十文足委是空身無錢人亦收接同渡一應係官屋宇并寺觀并日下預前差官檢踏分擘遇有官員軍民到來量人

石林奏議卷十一

口多寡撥給其有賃屋人戶并客店仍出榜曉諭不得於舊價上輒增添房錢一應米斛飲食之物並行覺察不得乘勢高擡價例內米斛如遇城市闕少即見糶常平米內亦許糶給即不得夾帶非北來人一應官員軍兵隨身有券人分明照驗先次椿辦錢糧付驛司纔到不以早晚並令赴州投狀即時押下驛支給不得少有阻節官員料錢令支月分亦須量給一應有疾病之人檢舉夏月給係省錢合藥俵散條令依數支錢據目下合用藥專委職官一員收買上色藥材就簽廳親監修合開具名件出榜曉諭遇有緩急來請人即時給付如有停留軍民即逐日量給藥差兵官一員各逐所在體問俵散如官員呼請醫人即時輪差應副一應有

四五三



不幸道路死亡貧乏無棺斂之人官負量給官錢應副相佐并處置殯厝去處軍兵許於繫官空閑地內埋藏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府學添差教授狀

右臣近重建本府學舍畢工訪聞西北流寓士子皆欲前來聽讀舊止有教授一員竊慮人眾訓導不能徧及伏見臨安府府學日近曾奏請添差教授一員特蒙朝廷施行今來本府事體一同欲望聖慈依例更特添差教授一員以幸學者于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府學不許官司指占狀

右臣竊見本府學舍兵火之餘雖僅免焚蕩然所存屋宇傾摧過半四方流寓學者多至本府皆無所歸臣於去年冬因根治學糧欺隱得其羨錢并積聚在官竹木等委官重行蓋造今已畢工共一百四十五間創置什物略備稍可安養士人契勘兵興以來州郡學校多為官司指占作解舍局務其什物亦皆為人借換竊取今者兵革漸息陛下留意文治未嘗一日暫忘科舉取士不廢祖宗之舊則教養之地有司所宜共承德意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今後官司並不許指占居住其什物亦不得擅有假借違者重坐之庶幾人知儆動復見禮義之化并以風示遐邇逆折暴橫強橫之心使知所畏于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貼黃臣今來所乞繫于風教如蒙聖慈採取所有諸路州軍學校亦乞一例施行伏乞睿察

奏措畫防江八事狀

臣伏見金賊敗亡遠遁尚猶竊據東京近者雖諸道收復故疆迤邐漸近王畿秋冬掃滅可待然臣所部控扼大江為國藩籬與他路事體不同其職守所當舉不敢不過為隄備內以屏翰王室外為大軍聲援使敵人望風知畏以稱陛下萬全之舉謹取會本司及屬部州軍自虜人侵犯中原前後被受朝廷指揮有合檢舉預行講究事其大要有八逐一開具合取自聖裁今具下項一曰申飭邊備檢會紹興三年十一月樞密院劄子節文具下樞密院

奏諸路防秋各有屯守養銳蓄力規畫已定奉聖旨令都督府及諸路將帥加意防守增修邊備精練士卒明密間探敵情勿致疎虞臣契勘邊防之事其目不一雖大號令一當聽稟朝廷然有司之守見於常法自當夙夜上下協力振舉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不可勝者守可勝者攻又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所不可攻昔齊師侵魯疆吏來告威公曰疆場之事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此古守疆之道也然威公知其說而不能行春秋書公追我于濟西說者以為公不能預備戎至而不知逮其去而後始追之故書以為戒然則為其



所不可勝恃其所不可攻者其可斯須忽乎昨和議之後兵革少息諸郡例多廢弛畏御者恐涉生事但保目前愈墮者竊幸苟安豈思日後故虜兵初聞人人畏駭皆有遷避奔走之意雖有官守者亦顧望相持及元木敗走軍聲驟振捷奏交上則復皆謂江淮決保無事不必更爲過計常情所及安知遠慮天戰勝者易驕謀中者易怠當勝之家難與慮敵光武之所深憂竊慮亦合明降指揮監司守令下及巡捕之官各修其職常若寇至有合申明事務以時上聞無得循習坐廢職業二曰分布地分檢會紹興四年十月樞密院兩次劄子備坐下劉光世呂祉奏分定劉光世所管沿江地分上流自池州東流縣管下佛池洲至江州界下流自

太平州當塗縣管下磁姥山接連建康府界皆是光世所管鎮江

府承楚一帶係韓世忠所管續除張俊浙西江東宣撫使本府界係張俊所管臣契勘本路自池州至鎮江府皆是沿江地分共一千餘里昨來既係劉光世張俊兩軍分守故虜人侵淮甸九經三月有餘卒不敢窺江岸今來張俊雖屯太平州近者又聞岳飛分兵下守池州略有舊制然逐人既領三京河南北兩路招討將來進師中原逐旋起發前去即沿江諸州並皆空虛都無指進昔匈奴入上郡雲中漢文帝以令勉屯飛狐蘇意屯勾注張武屯北地以捍其外而內以保京師者復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分列要害之地以相表裏唐代宗時吐蕃回紇入寇至

奉天以郭子儀屯涇陽分布麾下各當一面以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以次前拒故皆無患今諸將方圖中原不容更分其餘力兼使守江若但令預先以今來地界依舊分畫便有定處如遇進討迺遲追破虜人瀕江自在腹內不必過慮萬一或須退守則引兵而歸各着部分便可堅壁固守臨時不致紛擾故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竊慮亦合明降指揮略如前日預行約束張示形勢可使敵人傳聞知我有備亦足慰安遠民三曰把截要害檢會紹興四年九月樞密院劄子備坐樞密院奏沿江採石渡固沙夾馬家渡一帶分命劉光世韓世忠各遣軍馬擇地屯泊各有差定兵將住泊去處

太平州當塗縣管下磁姥山接連建康府界皆是光世所管鎮江

府承楚一帶係韓世忠移屯鎮江府續差張俊策應兩路其本府靖安石步至東陽下蜀接連浙西亦係張俊差定兵將住泊去處臣契勘本府及太平池州三處賊馬可以過處甚多前件所具止是大略今據取會到太平州界內即有荻港渡三山大信渡等池州界內即有丁家洲揚山清溪李河鴈汊趙屯港口等皆是自來置巡檢緊切守把今所管土軍母處各不及百人其餘不置巡檢猶有二三十所既不可徧守亦須量度地里遠近於其要會別行屯戍使緩急上下應援得及則力不足者知所倚仗昔蘇峻作亂自和州渡江孔坦勸王導早守江口陶回爲庾亮言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亮不能從峻果由此路徑至都城其



後諸將戰不利，卻使度賊必入吳，即於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賊果來攻，大業不克而敗。其地今皆在本府及鎮江界內，可考而知。蓋攻其所不備，兵之要務，以此推之，凡可衝犯，豈可不防？杜充惟不知此故，雖有數萬眾聚而為一，初無部分，向者一旦望風奔潰。今日安得不戒？竊慮亦合明降指揮下諸將及守臣，逐一相度，凡可過渡去處，擇其緊慢，或兵或民，預定戍守之，所以待臨時分撥為決，不可犯之計，以防意外之患。四曰：約束舟船檢會。紹興三年十月，樞密院劄子：淮東安撫司申明已責委江都泰興兩縣約束泇江鄉村人戶，遇將賊馬緊急，預行搖駕舟船離岸等事。令泇江州縣依此施行。臣契勘長江之險，非黃河與淮之比，河淮不

右林奏議卷十一

唯皆狹河峻急，所向不可當。淮水淺而易涉，獨江勢深闊，平緩自春秋劉項以來，齊楚燕趙用兵，越淮與河皆浮梁可濟，未嘗深計。至長江，惟孫策乘漢末亂離，無與為敵，故能乘間長驅徑入三吳。及蘇峻狂悖，掩晉不備，遂抵都城。自孫權定都秣陵之後，逮晉宋及梁，自北來犯者，苟有守備，皆薄江而止，莫敢睥睨中間。雖曹操嘗至濡須，曹丕嘗至廣陵，魏太武嘗至瓜步，亦遠巡顧視，反不敢輕進。況今元木小醜，乎守禦之計，未論其他，但能嚴斷舟楫，解筏彼自無以為計，今可乘以渡者，非止舟楫，其木筏與蘆荻柴束皆可為用。公私舟船固不可以數計，而商販木筏類皆聚於此岸，其州所在山積蘆荻，亦是出產去處。若便行禁止，則有搔擾之弊。若

右林奏議卷十一

緩急旋圖，則勢必無及。惟當命有司籍見公私舟船數目，曉諭遇有緩急，則許令所在一面拘收，盡過南岸，不唯可絕虜人劫奪，占據若或不得已，至於水戰，則舟皆吾艦，人皆吾兵，不必更廣製造，及別籍水軍。其州木筏蘆荻，並限以八月前盡數發入鎮江及浙西。其江州向上木解，八月後並權住不得放下。已過者候到本府，盡令解拆，竊慮亦合明降指揮，重立刑禁，責付守臣收執，以待臨時施行。但嚴禁無故輕舉，阻節往來，人自不擾。五曰：團結鄉社。檢准紹興五年樞密院劄子：具下樞密院奏節文內，召募土豪鄉兵，把隘奉聖旨，泇江州軍守臣逐路宣撫安撫司疾速講究其土豪鄉兵，並先行籍定人數，以備緩急，使喚即不得因而勾集，致有搔擾。至紹興六年六月，樞密院劄子：坐下臣寮上言：緣諸路帥憲司夏秋之交，不復詢問有無盜賊，循例檢舉於界首，各立寨柵，聚集保伍，因而決捷妨廢生業，遂降聖旨，除泇海地分外其餘州縣不得亂有勾集。臣契勘自古兵民皆有所統，周官在民者五家而一，上謂之比閭，族黨在軍者五人，而上謂之卒伍，師旅同出一法。此雖常談，然用眾之道，未有散而不屬，能號令開闔者也。今軍固有部分行伍，而民之在鄉村者，亦有保伍在坊郭者，亦有保甲。但承平日久，未嘗資民為用，故施之不過租稅盜賊之間而已。軍興以來，士不知古一變而為鄉兵之論，於是遂欲驅農畝耒耜之民與正兵參用，不教而責之戰，無事而聚之役，食無常廩，用無常器，朝



廷既不得已從之遂致人言因有再降指揮竊詐詔令但戒不問有無盜賊妄亂勾集若所當用豈可因噎廢食今所謂團結者非民兵之謂也特以保伍舊法少加損益令自相糾率各集強壯推擇所信服以為首領官為立為條約假借名目約見多寡之數籍而不用揭以示眾無事但藏其籍有警按籍下令各守其地正兵控守之餘令彌縫其所不及外張聲勢以自保其鄉里而已民雖至愚若懲往歲之弊不幸寇得踰江強者奔迸遠徙骨肉離散弱者坐受殺戮同於雞犬資用剽劫室廬焚蕩孰若上下相維各奮其力使不得犯我之為愈乎民能保其土則國能保其險理之必然者也周制用民不過一人以餘為羨卒至田與追胥尚猶場作

宋文帝禦魏太武盡戶發丁雖公卿子弟亦皆從役此雖不可為法亦可見其所以能自全者竊慮亦合明降指揮許令守臣預行討論量為措置以圖民利上佐國勢有蹈前失重寘典刑六曰明審斥堠檢准紹興四年十二月樞密院劄子勘斥堠全藉當夜舉放煙火務要不失捍禦昨劉光世在池州駐劄將管下沿江地分並置烽火所有建康府浙西沿江一帶並無烽火臺斥堠奉聖旨令江東浙西安撫司措置施行臣契勘用兵斥堠不惟敵勢厚薄軍行遠近所待以前知兼亦慮姦人唱為浮言動搖民聽我無以驗或致有悞朝廷施設晉表耽守歷陽石季龍遊騎十餘匹至耽遽以為言遂至朝野危懼王導以宰相假黃鉞出征已乃知其妄

石勒在葛陂軍士飢死三過半至有勸之納款者元帝會天下兵守之而不知乃縱使去後遂不可復制此斥堠不明之過也昨建炎間虜騎已至江上本府守臣猶誤以為李成遂致失守斥堠探伺條目固多烽火最為緊急魏王基攻西陵為今峽州孫權遺戴烈陸凱拒之暮舉火西陵鼓三終遶吳郡古之用兵蓋如此今虜人近在東京瀕江相去無數百里其動息尚不能的實蓋知日近攻圍順昌前後累戰多是事已方得聞報至今人數多寡議者猶有異同則緩急何以取信所有傳送遞角比者戒約雖已嚴然事待奏而後知亦恐緩慢至於間探亦須所在嚴立賞罰廣布耳目相與參照非臣所得獨與惟是烽火本府昨自承指揮上元江寧

句容共置烽火臺三十餘處通連浙西不為無補今大軍屯泊淮上與前日事體不同淮北動息尤宜速聞舊制沿邊三路烽火皆有成法人多知之若令更加條具取其簡易可行者付之于外遠近同為一體不至乖悞竊慮亦合明降指揮令自淮南應壽以來增置烽火通江南岸舊管去處專委郡縣候賊馬驚動即舉以施行七日措置積聚檢准建炎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檢會三年六月聖旨節文鄉村居民出來顧戀產業若必行清野之法竊恐盜賊未至民情先搖若置而不問又恐佐敵資糧及為民害仰守令監司更切措置多印文榜直說事因使民間通曉務求安全外有糧斛草薪之類難於般移亦須預行措置臣契勘虜人前後侵犯



敢肆深入皆是資糧於我故恬無所憚昨自偽立劉豫之後盜有土疆認爲已有其抄掠劫奪取之於民固已有限與前不同是以紹興六年至於淮甸無成而歸亦坐糧乏自困之一也近修和議中原諸州積糧甚多皆是賊豫計斂袁克以爲猖蹶之備可見姦謀臣初聞警即嘗具陳請首欲措置蓋正爲此今來從偽諸郡以次收復倉廩所餘無幾淮北雖近秋成本不產稻將來爲我師過淮之備縱賊得之不能般輦前來亦不足計惟有淮南地分水田尚多今秋所入安得不預圖蓄用兵者不必全抗以力劉項相拒滎陽成臯之間必計敖倉得失垓下之敗正以彭越田橫往來絕楚糧道張良陳平知其食盡以爲天亡唐初羣盜紛起亦倚洛口

石林奏議卷五

十四

諸倉爲重事之利害彼此均同我欲討彼當須先講糧道則彼來侵我豈能無食可全所有淮北地分將來準備大軍進討合用糧斛有司自宜別有措畫其淮南直至江岸廬壽滁和皆前日虜人宿師之地若能依險自爲山寨之類即趣令各擇利便早定其所般輦糧斛以備入保其大軍屯駐亦須計推委自兩路漕臣以次津發但令前後相繼不至乏絕不可多存若有人無糧縱能輕入何敢久住其餘金帛馬草之類皆依倣並行竊慮亦合明降指揮飭江東淮南當職官吏同爲措置賊若知此與清野何異實爲上策八曰戒嚴官吏檢會前降指揮內一項敵人去冬深入其諸州郡守臣等不能召募忠義勇敢人兵留處城中悉力捍禦共爲死

守之計又不能措置般移糧食遠徙人民擇深山大澤率衆固守束手端坐敵人既至則以一身逃遁致使一城生靈枉遭塗炭奉聖旨下江浙諸州如敢依前失行措置止以一身逃避者當明正典刑臣契勘朝廷措置既已備具號令既已明審唯在守之以人承平之時一官不治止廢一官一邑不治止廢一邑利害無所相關至於用兵則環千里之地成敗得失皆相與爲先後譬之一身手足耳目各有所司苟廢其一身與之俱故不可使一官不修其職一人不盡其力昨承平既久玩習成風例不肯以身任責苟簡文具姑應目前一遭警急皆望風先遁遠出疆界遂使生靈陷於塗炭并邑鞠爲丘墟及至事定徐還往往反以收復論功事既出

石林奏議卷五

十五

倉猝且所千人衆難以盡責因得原釋昔陳希及代趙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云其二十城漢高祖曰守尉及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曰近新疆敵人驟至城守之計初無素備有官守者棄而來歸朝廷推此以廣仁心苟免降屈貸而不問猶之可也若江南諸郡入有城郭出有兵將所恃有民所資有食只尺行關動干大勢豈可不責之以必守乎而人情習慣妄恃寬典尚無慷慨激昂之志夫守以兵者必責之將守以民者必責之吏兵不可使一卒怯而輕退將必先之民不可使一夫懼而輕散吏必先之將能死敵然後兵能死戰吏能死職然後民能死守竊慮亦合明降指揮應備禦之事既已備具將來或有警急輒棄官守妄作緣故逃



避出界之人並依軍法從事必罰無赦庶無玩令稍知事君之義  
右上件所陳皆是朝廷已行之命臣但將案籍檢舉參驗古事稽  
察人情擇其可以施行責付官吏者講之於無事之時行之於有  
警之日寧可有備而不用不可當用而無備是用輒敢塵犯天威  
伏惟陛下寬貸而曲赦之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貼黃臣聞兵家先聲後實臣所陳皆是朝廷已行命令  
州縣職事所當為但欲檢舉甲飭上下協心行之得人使敵人望  
風知畏不敢輕動而已並無勞民費財之弊昔孫權以荻荻為疑  
城殆同兒戲而曹丕遠懼漢水之敗望見八公山草木皆成人  
形而遁去今若預令將士分守其地鄉社團集有所傳之四遠

石林奏議卷十一

以張國威即廣軍聲過於葦荻草木遠甚伏乞睿察又貼黃臣今來  
所陳正是本道職事不敢兼及旁路然界分遠近上連下接如淮  
東沿海事體一同利害均一如蒙採取即淮東浙西亦合依此施  
行伏乞睿察

石林奏議卷第十一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昫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二

模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五

奏乞施行沿江防守狀

右臣近准濠州等處探

攻圍宿州兼游騎有至正陽造

口使人牛過淮踏踐去

猖蹶迤邐欲圖侵犯南來近不佳

走逃避過

本府人太平州界日不下數百人

契助沿江一帶

目江州直至鎮江府可以

過渡緊急處不一內

一千五十一里自建

石林奏議卷十二

夾萬一宿州枝梧不一

江上理合預為防守

州當職

七百人難以責令前當

大敵所

處分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  
誠非羣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  
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己之情者不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算既定宜  
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  
今日之計願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



衡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強暴興起之初望風畏慄而不敢爭高帝處亢蒲怨憤之極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兵強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決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眾不可以力相加人各為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始高祖入關南陽守齕堅保宛其舍人陳豨說高帝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齕果降封為商侯於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為令使將掠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故隋何

右林奏議卷十一

一

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酈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兵不出於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興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攻者內無與為主則外惟我所欲為故有紀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拔滎陽高祖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弊惟多方以謀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強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韓生計舍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韓信輯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

鄭忠計使盧縮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為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荐食上國不強於秦項陛下智勇憂勤席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及不能為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比者特降詔旨立為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飲至策勳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於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

右林奏議卷十一

一

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其官萬人則授其官其昏迷不恭恃賊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革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士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絕於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鄴瓊始奔虜嘗散其眾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眾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為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間之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世輔雷仲之徒擇形勢



利便往來游擊於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賊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期同會於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取進止

### 奏乞諸將休兵養銳劄子

臣聞兵不盡其威故能有餘武而天下無以敵其威將不盡其勇故能有餘力而天下無以敵其勇自古帝王之師百戰百勝以保萬全此道也伏見逆虜敗盟陛下赫然獨斷一伸王怒命三大將

石林奏議卷十一

討兩河中外歡呼士氣百倍無不盡欲彎弓北向擒元尤以致關下傳檄兩河盡還故疆今劉錡首能以順昌孤城拒元尤數萬衆前後五戰無不勝元尤即敗走軍聲遂大振相繼淮東西湖北三大將捷書繼上九從僞州縣或殺或降以次效順自中興以來未有今日之舉也兇焰既挫其技已窮理宜遁伏然詭詐不測竊恐尚懷姦謀以圖後舉今暑氣方盛去秋涼尚遠我師雖屢捷不無暴露傷殘之困若更乘勝攻取不已竊恐賊得暫休撫養其衆濟師於國七八月之間盡力復來則我師勞疲或恐不能相當昔唐武宗既用李德裕討回鶻平澤路無不如志德裕即以曹操破表紹官渡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為言援養由基之事請以兵為

戒以保成功臣愚願諸將亦且令選屯益勵士卒今夏多雨暑濕之餘乘此秋氣瘴痢將作使過為調護明遠斥堠當度機會預為定計相為掎角因時乘間一舉真前役不再籍仰稱陛下恢復土宇報雪深讎之意不勝幸甚臣備員守藩輒敢妄議軍事仰恃眷予之重區區小忠不能自已越職犯分罪當萬死惟陛下矜照取進止

### 奏論防江利害劄子

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為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

石林奏議卷十一

而至于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雖終至於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黠虜敗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庇覆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謙御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蹶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元木親敗亡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交上是誠滅亡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然大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為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蒙聖恩總帥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効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並進



直抵京師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於國竊據京師閉關拒不出乍沒我不可盡闕吾民則諸師分屯淮上徐觀其釁我既未敢真前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戍淮若昏迷不悟尚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為之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為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徒治秣陵操復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徹軍而還及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

右林表卷十三

十

年丕出廣陵望而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於朔州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為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歲杜充陰懷異志擁眾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江乘築圍作薄落上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遙望知畏者權之策也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萊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瀕自採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為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

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修其職預為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怠正使賊即掃蕩猶足外為聲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既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鸞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以丕不敢犯為得計而以丕不見便為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於

右林表卷十三

十

今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略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檢會擇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例別具奏陳而迂踈之見淺陋之識復以冒達天聽伏惟聖慈貸其萬死少加採擇臣無任惶懼震恐之至取進止

奏乞立賞格募人擒捕元木等用事首領十三人劄子

臣既已妄論守江之備竊惟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項羽與漢高帝相持廣武欲挑戰帝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卒禽項羽自古用師伐兵不如伐謀關力不如關智此不戰屈人之道也今諸將屢捷稍皆還屯理須休息整齊以待秋深再舉則此一兩月之間未可遽動正伐謀關智之時採之道途皆謂虜初以盛



夏來侵蓋狃前日屢勝欲以憑陵於我謂我必屈而初無所忌憚陛下既沉幾先物決策用兵順昌首敗元木邇者宿亳陳鄭復相繼歸順賊出不意失其本圖敗亡疾病之餘自喪其師幾三之一固已伐其謀矣今者平昔用事首領與其徒往往皆無固志則其國中未必不歸罪犯盟始議之人橫生猜嫌而我兩河京東故民與契丹遺種及去歲所誅七族之黨宜亦皆有伺間償怨之志則我謀智並用適當其幾不待將來大軍親臨而後可決勝負探報見主兵侵我者不過十三人兀朮等八人則在京師以窺淮浙撒哩揭等三人則在關中以擾隴蜀偽蓋天大王等二人則在瀋滑以主簽軍方漢高帝與項羽勝負未決之際先用陳平計委金四

石林奏議卷十一

萬斤疏間楚君臣范增果疑不用遂翦其腹心及垓下之敗復下令得羽頭者賞千金邑萬戶而魏太武攻臧質亦募得太武者封萬戶賜布絹各萬匹竊意今元木而下亦當委諸大將多出金帛擇機辯之士縱為反間仍各立賞格謂如得兀朮者賞某官田畝錢帛若干其次以是為差明為勦榜散揭於新復州必有傳布漸至京師者縱未能使即相魚肉豈不足壞散其黨使獲貳乎然後下詔訪耶律氏之後以興滅繼絕褒前日被誅七族之家有能為之復仇與山東兩河素自結集不屈於虜者皆賜以官秩他日大軍過河以兵援之有能立功者裂其故疆悉以分封自虜并吞契丹其故家大族怨之深入骨髓強據燕趙吾民橫被驅率革面左

枉日懷憤怨今知中國之威大振異時虎狼塗炭之惡無所復施上下交疑覺端易生但有一從吾令攘袂而起則他皆瓦解我諸將乘而席卷此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而前徒倒戈攻後以比者在是舉矣臣區區孤忠無所効勞既聞輿言不敢隱默伏惟陛下垂惠採擇于冒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

奏乞根括江北舟船發過南岸劄子

臣近節次承濠州等處關報虜人侵犯淮甸見今攻圍宿州竊慮猖蹶乘勢窺震優伏計朝廷必已有前申請真州及上流等木

施行外所有舟船尚未見

石林奏議卷十一

九

多皆可乘以渡江自真州

路相對

私無慮數

早計欲望

速下淮西州軍專委監司

守臣措置盡行根括量留合用數目今且令權暫往來外其餘應在官及民間空閑不急舟船盡令發過江南不得更存留一隻如遇賊馬衝突過淮即所籍記船亦令即時過南岸應上下流往來舟船並令禁絕重立刑賞速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致落賊姦便取進止

奏乞存留姦細詢問敵情劄子

臣伏見諸州軍收捉到姦細逐處皆即時處斬號令契勘上件人



並是敵人分遣前來淮南迺入浙探伺幾事備知敵情理宜存留詢問別作禁錮候事平日行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應外路州軍捉獲姦細並即時差人牢固押發赴樞密院專委一官承領除拒捍不肯通說人明正典刑外應却能及告敵情皆取責事狀權行禁錮類聚參考的確事情逐時劄下沿淮主兵將帥庶幾可廣耳目取進止

奏乞下諸大將遇賊戰敵過為隄備劄子

臣伏見虜人

岳飛殺敗

京師已幾一月別無動

傷殘既多理宜遁伏然今

狂蹶

敢懷詭計道路所傳或

森森

昌之兵迎敵直前無所畏

手當前斧手次之神臂弓在後

用鈎

以斧斫

神臂弓射

無所不可昨順昌城下

會戰出其帳下兵平日所未嘗用者皆以拒馬子列後使不得退其術固已變矣則今來所傳兼聞改換軍裝有作緋納襖方頂頭巾等亦必別有所用雖未明虛實不可不過為隄備欲乞密降指揮下諸大將更令廣行體探如其果然即須預為所以待之之法無使落其姦便取進止

堂白申明廣西等路牛綱倒死劄子

契勘本府近准尚書省劄子檢坐下紹興五年廣西等路買發牛

計綱起赴建康府通判處交割候到仰如法養喂聽候指揮使用近據本府通判蔡佑具到節次承廣州鬱林州發到黃沙牛六十頭在路倒死十九頭柳州發到黃沙牛五十頭沿路倒死三十七頭各勒獸醫看驗見在 行損四脚腫痛身上口内生瘡瀉肚瘦弱可食水草尋逐急 上元江寧縣寄養內鬱林州牛節次又倒死十七頭及融州管押官申發到黃沙牛一百二十七頭方至潭州已倒死百四頭其餘尚未到府今照鬱林州并柳州至府各係四千里共 二百三十 路及到府通計死損一百七十七頭已係過半其見 又 分下鄉村養盛暑日久難以盡保全活竊

森森

五

費官錢將來却致有悞指準使

施行

堂白收買木綿虔布乞於福建江西兩路出產州軍和買納

內折納劄子

伏見朝廷見收買木綿虔布萬數不少竊慮商賈與販不時緩急有失指準今來木綿係福建路出產虔布係江西路出產若降指揮於兩路出產州軍逐 納和買納內量立分數計價令折納兩色依上供法起發赴合裝發州軍寄納椿管專委守臣掌領如使用有餘即於淮南京畿近邊州軍各置榷場博易至市不為無補亦可少舒兩路納絹之困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安撫司錢存留本司使用劄子

勘會本司官吏請給元畫降聖旨並不支破省計止是以所收回  
易酒息等錢自行措置循環支用其防秋合用錢物已前年分並  
蒙朝廷支降自邊事寧心不敢再有陳乞今來見有番賊事宜本  
司預合限備事與他路帥司事體不同應非泛搗設軍兵激賞團  
結民兵差使官吏遣發間探之類名色不一皆是於贍給官吏外  
積趙椿管應副從來不曾與本府相干伏見朝廷見差太府寺丞  
李椿 首刷 本官到來 係省錢拘刷即職事無  
一 舉伏望鈞慈察察 力為一  
府財用相貼濟接不至關

石林奏議卷十一

堂白乞免李椿年根刷建康府錢準備防冬使用劄子

契勘本府係省財計自某到任後 和 金  
副岳少保 撥椿充管轄 一十萬貫赴總領司其餘  
如修內司修造及製爵玷批勘諸大 往軍兵諸色支費等又  
數萬貫皆係本府額外 副並不曾申明朝廷別有支降近又准  
戶部符監司帥守各量 經費外寬剩錢物盡起犒軍又於八月  
終收簇到三萬貫已具 書省訖此外別無盈餘今來雖未見  
番賊事宜竊慮緩急朝廷或有軍馬非泛使用並未指準惟將  
九月以後合收錢物多方裁節冗費逐旋收簇祇備戶部見有差  
太府寺丞李椿年前來劄刷若更截日盡行根取即便見關之委

石林奏議 卷一一

是難以枝梧伏望鈞慈曲賜體察本府比他州已是取撥支用過

錢五十餘萬貫又是虜人向著去處亦與他州事體不同特降指  
揮許權免李椿年劄刷委某將逐時積趙到錢物別行椿管專一  
準備防冬非泛使用如軍事畢別無支費或雖支用而不盡數  
候至解嚴並具申尚書 取朝廷指揮却行拘收免致臨時輒  
有陳乞素煩朝廷小貼子契勘一件錢止是乞椿管冬季趙到數  
準備朝廷非泛使用即係軍期如將 無支使候解嚴日却歸  
朝廷非敢輒 來刷指 無違戾  
奏乞下沿江三州各那移將官一負措置民兵劄子  
契勘探報虜騎已至廬州 詳

石林奏議卷十一

沿江太平池州及本府界皆是

揮官吏未敢擅自施行兼皆是 聖慈特  
降睿旨檢 處分申 下仍逐州就近那移將  
官一負量帶兵馬前去同共措置兵民隨宜共為固守不管少有  
疎虞其逐時探報虜人動息并措置事務並上流下接曉夕更相  
關報務令同心協力首尾相應無致違誤透漏賊馬取進止  
奏乞拘欄舟船往來擺泊巡緝劄子  
契勘虜人萬一寇江形勢所在水軍最為緊急昨來淮西宣撫司  
裝修戰船已多兼州縣已行約束應公私舟船並拘欄南岸擺泊  
可以左右官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沿江州縣拘欄舟船並令



長吏措畫籍定選委有心力文武官部轄就令於本界內五七里之間多張金鼓旗幟早晚擺拽往來上下巡緝不得令遠去過夜並令入港藏避其駕船人量與日支錢米庶幾可以外示敵人亦可收集舟船不致散行落賊茲便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十二

石林奏議卷十二

十四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正韶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三

模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六

奏乞下張俊等軍隨機備禦金賊并下韓世忠岳飛進兵牽制劄子

臣伏見金人自來姦謀尚密不可預知所至以騎兵在前猝然驟至掩我不備十年之間情狀可見自一以來數聲言發兵聚糧欲圖南寇屢遷師一兩月餘日方至壽春與其本謀不類大抵有餘則密不足則張自古皆然未嘗急攻傳聞實不滿二萬人止因孫暉棄城退示漢

石林奏議卷十三

自注

店界二十九日在柘臯鎮至今

移治虜不入居而遷延兩州之

探報終未見

若果重

其意似亦可見諸處

在巢縣據險屯集初一日太平州申

小捷然連日並無文字

至淮西宣撫司恐是亦見得次第可以待覺今不過有二策若淮

西與淮北宣撫司委是

外別無重兵後援在廬和間者軍

馬不多即張俊當急渡與劉錡關師古合謀腹背夾擊可必成

功廬和間兵馬既敗淮外豈敢再進則江上不保自固若廬和間

兵重淮外相繼有趨過人未可爭鋒則雖劉錡關師古亦當速還

江南依前詔旨分定地分火急合州縣兵民同心協力共圖固守



不使一人一騎透漏亦可保萬全仍乞亟下韓世忠岳飛兩處進兵擣虛示之形勢以為牽制若曠日持久不相關知進未迎擊退無固守即州縣上下解體更相顧望虜得窺覘妄肆衝突南岸收備不嚴但一處踈虞則其餘皆不能立為害不細欲望聖慈速賜施行冒犯天威臣無任切之至取進止

奏乞起發民兵把截險隘劄子

臣伏見本路沿江建康府太平池州界至共一千一百餘里

與江北相對隘口甚處其馬家渡罔沙來並是

昨來曾經虜人過江去處今昨來朝廷指揮張俊劉

錡劉光世各分定三州地二

張俊一軍又已起發欲過一禾州

遙遠其建康府太平州兩州隘口兵守禦竊慮虜人別

生姦計間道臣到任以來團結下

本府五縣鄉兵三萬六千餘人準備不測使用及太平池州亦曾

依倣團結本司已逐急行下本府及兩州軍事勢緊慢逐旋隨宜

起發上件已團結人各為聲勢應援大軍以防賊

馬過渡庶幾捍外保內以安人心即不得乘此搔擾別有役使伏

望聖慈詳酌待降處分許依本司已行下逐州事理施行所有部

轄首領土豪亦乞一面借補官資少行激勵立功之人候事平日

並覈實保奏優與推恩冒瀆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乞下諸大帥臨陣審度賊情無落姦便劄子

臣自去歲以來體探得虜人用兵之謀與前不同務要出我不意以取奇効皆去其兵見分為三等其一等淮甸京畿之民當先多用鮮潔衣服及偽以鈔錫作器物稍帶亦有婦女在其間其次即用河朔簽軍少給兵器裝列隊伍先以兩軍嘗我若初為我師所敗必爭取器物婦女鞍馬即其次河朔之兵再進俟我師轉戰力疲然後以真番兵甲馬一併前向以取必勝乘勢衝突過江人言頗同契勘以我下駟與彼上駟以我上駟與彼中駟以我中駟與彼下駟此孫臏之馬說也而周訪討杜曾亦嘗分其兵為三甄先以兩甄餌之始用精銳出其後遂以破曾若賊或出於此竊慮諸

將不知落其姦便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切行下諸大帥更令審度賊勢不可欲速見小利乘銳貪功若果前脫後堅難與爭鋒則須謹守險隘或且阻江務以持重不戰困之以伐其謀使彼無所用其巧然後我徐觀變而進庶幾可保萬全臣不避狂愚冒犯天威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貼黃虜姦計若果用此臣昨嘗借議韓世忠岳飛兩軍繞出其後正可伐謀伏乞睿照

奏乞戒諸大帥精審措置除濠賊形勢劄子

竊見江北形勢以關山一帶與知縣定遠縣為中分自關山之西則為濠廬皆平原曠野自關山之東則為滁和方有控扼賊前自廬州徑衝關山故大軍先得和州據險自守賊不能前因以屢勝



今移屯在定遠若賊衝突不能枝梧即關山之險皆不為用道里去江甚近便至宣化若我枝梧得定賊却由縣乘關山之虛徑入和州則便至西采石大軍宣化相去百五十里倉猝難以救應宣化與江南岸靖安相對西采石與江南岸東采石相對最為緊急之地江南即須震動昔王朴祖述伍子胥教吳破楚之意為周世宗畫征淮之策謂江淮二千里我備東則擊其西我備西則擊其東使我往來坐困以乘其弊世宗用之李景所以盡失江北之地其夾淮為城亦是當時決勝之計 虜經營花壓鎮築城乃是此意恐外人有獻謀於虜者使得成 則江淮未有解嚴之日不可不預防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諸將精審措置兩得其道

致落賊姦便取進止貼黃大軍 江北賊若未退

乞睿察

堂白乞淮南被害州縣借債種糧存恤劄子

伏見淮南大兵既退本路州軍惟濠州無為軍僅免而和州含山縣濠州定遠縣無為軍巢縣并淮東滁州等皆遭殺戮焚蕩其僅能奔逃過江者無不奔踏道路狼狽失所今農繇是時雖有僅保山水寨及復業人然居無室廬耕無種糧其牛具等亦多遭驅虜非官吏至誠惻怛各修實務極力撫存未易可濟竊料朝廷必已有措置旨揮欲乞更遣忠厚寬大之吏就加慰問察其疾苦應闕乏種糧之人依災傷法並令借貸貧乏者或便賜與江浙般販米

糧及牛具農器過江者並免所在收稅及牙契錢官司屋未得起造直候一年後方得以漸興修監司州縣仍不得擅起夫役應副諸般使用訪聞前次收復之初朝廷一時指揮凡田畝開墾並未起租稅止令每畝納米五升謂之撮課子守令希賞多裝虛數有實開十畝而言十五畝者大抵虛數幾三分之一民頗苦於供輸亦乞令一道體究劾實改正庶幾大軍之後日召和氣匹夫匹婦無不徧被德澤

堂白乞淮南埋葬積尸劄子

某契勘近虜人入寇自和州以濠州失守殺傷尤酷我師雖屢勝亦不無損折積尸盈路 聞者傷惻昔文王

枯骨而天下歸心秦穆公

其尸而還君子與

先王仲春之月掩骼藏骸令才其

官無專責雇 埋藏之費無所 州縣奉行不能詳盡無

以仰稱聖主惻怛之意檢會紹興三年番賊退後建康府曾申明乞選擇有心力行者二十人命官專一主管點檢令所在為叢塚累日計數各蒙朝廷書填度牒今來淮西荒殘寺院必無合委之人欲乞特降指揮於內外諸寺選舉有心力行者二十人前去責付淮西州郡依本府日前措置各分州縣界仍每人量給常平米三五十石錢一二百貫令雇人般擔擇係官空閑地內量遠近置塚如法埋瘞各逐地分巡尉置籍日具葬過數目抄記候至了畢



監司按行點檢如委是淨盡無有暴露即三百人以上並與書填披剃庶幾實德可及漏泉

奏論張俊已渡江乞令韓世忠岳飛進兵牽制劄子

臣契勘賊兵在廬和之間未肯道退今來劉錡一軍見在滁州界東關對壘把截張俊一軍亦已起發迤邐前去和州得便必須相與進擊若淮東湖北兩路韓世忠岳飛火急進兵搆虛牽制絕其後援即目今淮南賊徒必可撲滅成功臣忝使一道形勢相關輒有管見不敢隱默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為劉錡過淮西太平州無軍馬防托狀

石林奏議卷十三

右

右臣檢會近准紹興十年九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勅會

揮令諸大帥分定地分措置控扼江府委楊沂中建康府太平州委張俊

管認劉光世池州駐劄續降指揮劉錡於太平州駐劄管認本州地分措置控扼臣契勘太平州係本路地分今來劉錡近准指揮前去廬州駐劄其太平州

目今並無軍馬防托竊慮緩急賊馬不測本州難以枝梧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下沿江諸州聚集民兵把截要害狀

右臣契勘本路建康府太平池州三州界至共一千一百餘里緊要隘口江北可以濟渡去處共十九處昨蒙朝廷處分劉光世張

俊劉錡分認地分防托今來劉錡一軍見在江北張俊一軍亦已起發迤邐過江唯有劉光世一軍在池州相去遙遠所有建康府

太平州兩州隘口並無官兵把截竊慮賊兵不測衝突別無隄備臣先有團結下三州民兵準備緩急使喚已委首州縣權暫量事勢緩急聚集人丁各於要害屯駐聽候朝廷指揮纔候事平即行放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逐州仍每州委監司一員往來提舉其各社首領仍量借名目候有立功保奏推恩庶幾官吏協心民情奮勵不致別有疎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下將帥把截滁河口宣化等處賊馬來路狀

石林奏議卷十三

右

右臣今月初五日探報淮西宣撫使張俊軍過江已逼逐虜人復奪和州王德軍迤邐前去追襲

有一項至和州烏江縣界自宣化渡徑衝本府界靖安

渡一項至滁州全縣界自兼自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

不滿三百里昨紹興四年元末曾於此路前來至六合下寨并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竊慮和州以西見被張俊追逐虜人狡計却於東路水陸四處乘虛衝突劉錡見在東關真州一帶接連和州西本府對岸處別無大兵隄備臣見已逐急差官

措置靖安馬家渡箇沙夾相對三處聚集民社多方固守外所有北岸滁河口宣化兩處來路并泗州盱眙以來應和州東地分伏



望聖慈速降睿旨處分委自將帥更切過為防閑把截免致落賊  
姦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分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討擊狀

右臣伏見虜騎以前月二十二日渡淮得廬州而不守乃聚師廬  
和之間已二十日張俊今月初四日渡江守和州楊沂中繼之亦  
將幾旬虜但以游騎數來衝突或間道傍出終不引兵前進遠來  
之師利於速戰其勢不應如此蓋自王威震疊不敢妄動第恐逗  
引我師輕舉別為詭計以圖小利今已師老雖謀言自淮北津運  
糧食可來理亦難繼或聞已相食人勢豈能久若諸將能察知敵  
形張俊楊沂中自和州進擊於前劉錡與劉光世之師出巢系由

右林奏錄卷十三

昭關山旁擣其脇韓世忠出泗州真 善斷其浮橋兵飛

黃出蔡州順昌府絕其歸路必可使隻輪單馬不迴幾會之來間  
不容髮臣忝使一道為國藩籬外有長江之守衰懦不武不能少  
伸毫末以副責任區區管見不敢自默伏望聖慈特賜詳度如可  
采取即乞速命諸將併力合謀克日定計少緩即恐遜去虜前此  
頻年屢入踐蹂兩淮既議講和又輒敗盟蓋緣猖蹶每來得志無  
所忌憚昔漢匈奴為邊患文帝發怒絕其和親是錯言其冬必來  
南壹大治則終身創矣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此正今  
日虜人之勢惟陛下垂惠見察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乘勢收復壽春順昌府宿州狀

右臣准准西宣撫使張俊等公文今月十五日節次分路救退虜  
騎并據諸處探報番兵已暗有遁走大軍逆還前去追襲竊惟狂  
寇狃於常勝輒敢輕入重地雖醜類猥眾桀黠頭領竭國遠來然  
士馬疲困糧饋不繼震以王威理宜破滅實中外之慶今若張俊  
等追擊於後韓世忠岳飛等邀阻於前自可盡行掃滅永絕後患  
萬一跳馳疾趨或得竄逃官軍追趕不能盡及有獲幸免則不可  
不乘此士氣先次收復壽春順昌宿州三州以固淮北徐圖進討中  
原 江淮形勢正南北咽喉之要必先得壽春順昌宿州三州與泗  
州連衝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江固則二浙自此萬分  
無虞若不便經理三州使虜或得休息竊據則向去入夏攻討倍  
費兵力幾會正在於此時不可少緩臣封疆之守采之眾議顯見  
利害冒具奏陳伏望聖慈更賜睿察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  
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林奏錄卷十三

申尚書省措置收糶淮南人戶斛斗稈草狀

准尚書省九月十五日劄子勘會淮南今歲豐稔米穀狼戾緣見  
今措置防秋深慮民間無處般頓欲令江東轉運常平兩司於沿  
江諸州廣行置場優立價直招誘淮南人戶般載斛斗稈草前來  
官為糶買仍令淮南監司州縣多方勸諭人戶前來入中并委江  
東安撫大使司同共措置九月十五日奉聖旨依右劄付江南東



路安撫制置大使司今具已措置施行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一  
已牒江東轉運常平兩司請遵依聖旨指揮於松江諸州廣行置  
場優立價直招誘淮南人戶般載斛斗稈草前來官屬糶買一已  
牒淮南轉運常平司請依前項聖旨指揮勸誘豐稔有米及有稈  
草州縣人戶如有情願前來出糶之人逐州縣各給所般販斛斗  
及稈草數目指定出給公據令於所在松江州縣入中其米既係  
官司收糶合比附去年許客販米斛於旱傷州軍出糶指揮所過  
關津稅務並免稅及力勝所有本路置場州縣並支一色見錢  
比之私下增添價直即無諸  
見阻節兼照淮西諸州近  
承朝廷指揮如探報賊馬警  
台若將來或有番賊侵

石林奏議卷十三

入境不免須移治即倉猝之間所蓄斛斗不稈草般

有糜費脚剩如般運不及即  
今來若令自販於松江州軍出  
糶即無般擔之勞一枉有棄毀皆得  
貝利委是公私兩便仍請委  
自州縣多出印榜分明說諭有田蓄之家上下通知一契勘提刑  
常平司在遠未承報到已置場去處竊慮目下却有淮南諸州軍  
人戶般販到斛斗未有官場別致阻滯今照建康府先承提刑常  
平委糶常平斛斗已行下建康府請於上件錢內逐旋撥錢別委  
官置場收糶淮南斛斗一准已關牒轉運司遵依收糶竊慮目下  
未有收簇到糶買官錢却恐淮南人戶有般到斛斗等別致阻滯  
今照轉運司見委本府和糶三萬石并大軍馬草一十六萬餘束

已牒江東轉運司請相度就於上件錢內量撥錢別委官於舟船  
經由津步置場收糶淮南斛斗稈草或馬料稻子即可依應得  
上項指揮兩不相妨右件狀如前所是上件淮南人戶如有般販  
到斛斗本司雖已逐急行下比附去年客販米斛於旱傷州軍出  
糶指揮所過關津稅務並免住稅及力勝稅錢更合取自朝廷指  
揮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乞令淮東漕司通同應副大軍錢糧詳度水運狀

右臣竊惟保邦之一以民為本恭惟陛下愛惜元元甚於赤子寬  
大之令存恤之詔無歲不下故自一以來夙夕上體聖意不  
敢妄用民力一日輕取民財一金一之餘人人皆得實

石林奏議卷十三

德澤惟團結民兵保江事論之一以外示形勢使賊知畏不敢輕  
懷衝突人各自守其疆土閭里而全其骨肉資財無不信從近者  
賊兵渡淮首舉而一呼並集無一人後至者今賊已向平而有  
司以大軍追襲乃起夫運糧初以至合山柘臯為言今遂遠至廬  
州又有失於契勘起而復罷者不無非理搔動按三處皆通水路  
大軍前進勢所必然有司自當前期舟船裝發以待支用何至臨  
時怵迫如此若大軍更逸邇前去濠壽則自廬至濠二百四十里  
皆是陸路去夏淮西般運糧草張俊嘗謂臣言一夫費錢三十五  
貫凡連三起始能有濟惻然憐之故俊嘗為措置除實用之外一  
切罷遣人情歡呼今淮西焚蕩之餘居民決不可用或盡取辦江



東之民則自廬至濠近者三四百里遠者六七百里豈所能堪臣實懼焉伏望聖慈特賜詳度應廬州水運特命漕臣預行計推計日裝發周而復始無得輒起夫役如大軍有進發濠州之期則亦令疾速與淮東漕司通同計議允那遞趨却行補還農事是時免致耕桑之際重使一方失業必害歲計仰稱陛下哀矜仁惠之意臣迫於職守須至冒陳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咨江防守民兵乞免別差役并知縣巡尉官並不得妨廢

本職狀

右臣今月初九日准御前金字牌劄子備坐下臣奏以虜騎逼近

右林奏議卷十三

十一

淮南乞將建康府太平州池州先團結下民兵各於沿江要害去處屯駐備禦仍每月委監司一員往來提舉等奉聖旨依奏建康府委張杲太平州陳敏識池州張絢劄付臣疾速施行尋分牒轉運副使陳敏識轉運判官張杲提刑張絢其張杲見在采石津置糧草未曾到本府界近自今月十五日已後連淮西宣撫張俊等公文漸已殺退番賊檢准去年七月內樞密院劄子行下聖旨指揮契勘諸帥大兵逼近京城屢破賊兵猶慮虜人敗衄之餘別生姦計水陸間道潛師衝突劄臣嚴為隄備不得少有曠弛今來張俊等大軍尚在和州王德止守關口今再准淮西宣撫張俊等公丈二月十七日早金賊鎮國輔國會合柘臯廬州等處生兵併來

仙宗鎮東擺拽重陣與官軍決戰雖已退遁即未見追擊虜騎盡已過淮其防江守備依准前項聖旨理宜過當隄防未可便弛臣除已行下沿江三州并所分監司各認地分更切過為防捍無致少有疎虞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嚴賜約束應沿江防守民兵並不得輒有抽差別充夫役其知縣巡尉亦皆謹守地分不許差委他事妨廢本職直候得虜騎盡已過淮的實關報其淮南地分委無藏伏賊兵方得漸次減放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依災傷法賑給淮西避賊老小狀

右臣今月初一日准尚書省劄子節文淮西避寇流移過江南人民多方存恤賑給毋令失所二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周

右林奏議卷十三

十一

聿同葉某措置仍專一徧行點檢臣等契勘昨虜騎過淮之初惟滁和兩州移治和州在太平沙上滁州多在建康府界及真州居民多相從過江緣皆是前期退避又得張俊等處盡將渡兵馬船回載前來不致大段失所其餘廬舒濠真無為軍及壽春府界亦有過江人民約度不過數千戶自二月二十日後節次聞大軍報捷官吏各還本州民戶並隨逐前去見存人數不多臣等除已一面差官審訪遵依詔旨施行外體問得淮南歸業人雖得各復本土綠屋業多被焚燒牛畜多被驅虜今農務是時見有田畝皆無耕具種糧兼恐大軍未迴或有起夫般檐運糧并州縣興修官舍之類不無取辦於民即須重加存撫欲乞截自二月三十日以



前應賊馬破蕩鄉閭逃移初歸業人並與依炭傷法抄割見數賑濟兩月其闕種食並量賜之以待客旅興販到兩月之後漸可濟接其雖守鄉土結為山寨水寨不經逃避而為賊馬經過燒毀舍屋虜掠人口者依此其合用錢米竊慮淮南必無寬剩即乞通融江東諸司錢物應副專委官措置大軍駐泊移進州軍合用糧斛不通水運去處並委漕臣預行計置於所移處逐急尤那應用支遣續自水運補發填還無令臨時倉猝輒起夫役應官司興造並令權罷候商販到竹木數多逐旋隨宜整葺如蒙采取伏乞即降睿旨疾速施行稍緩即必不及事庶幾目下人人便受實惠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十三

石林奏議卷第十三

光緒十一年歲在癸蒙作噩具與陸氏百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十四

模編

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七

奏徧至張俊五軍并遊奕等寨存問老小狀

臣今月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下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准西宣撫司官兵見在江北捍賊其老小委臣專一照管臣即時延請張俊留下都管轄在寨軍馬張進仇安審問張俊所留老小並皆安寧別無失所并取會總領司按旬合支錢糧亦依時不闕尋於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三日躬親遍詣五軍并遊奕踏白銀槍等共二十二寨逐一親至營門存問老小宣導德意並皆感戴上恩以手加額或至流涕除見不佳照管外謹錄奏聞謹奏

石林奏議卷第十四

奏遵稟措置大軍錢糧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准十六日卯時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降下親筆處分付臣以張俊等三軍見在濠州南五十里與賊馬對壘見闕軍糧委臣與郭仲荀各逐路分措置水陸兼運星夜前去如合調夫一面施行當職官以下稽違並以軍法從事臣已恭稟先具奏聞契勘自張俊等大軍至濠州定遠縣准三月初十日轉運司公文調夫一萬人前去巢縣般檐米料臣計度自本府由巢縣旋行裝發至軍前約計十二程若自本府裝發由滁州徑赴軍前



止約八程計疾四程遂從留守司一面行下本府只就大軍倉支遣前去至十六日准張俊公文大軍今已班師更不須調夫般糧前來即却追還今來張俊等大軍雖已歸回若續有合施行事臣濫叨委寄義合體國謹當殫竭犬馬之力遵承聖訓督率官吏星夜奉行不敢有誤大計上勤憂顧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奏聞謹奏

奏遵稟分定逐路漕臣應副張俊等軍馬錢糧草料狀

三月十九日已時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封送下樞密院三月十七日劄子樞密院奏勸會已降指揮專委葉某分定漕臣應副逐項軍馬糧料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連見今應副逐軍漕臣

右林奏議卷十四

姓名劄下葉某據即今事勢一面隨宜分委隨軍應副具已分定職位姓名聞奏今劄送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大資疾速施行臣今分委應副逐軍錢糧草料漕臣下項須至奏聞者一宣撫張俊軍前淮西轉運副使李仲孺調發江東轉運判官張杲一宣撫揚沂中軍前淮東轉運副使胡紡調發兩浙轉運副使張匯一宣撫劉錡軍前江東轉運副使陳敏識調發江東轉運判官張杲一宣撫岳飛軍前京西轉運副使王良存調發江西轉運副使趙伯牛淮西轉運判官劉景真右臣契勘自來軍興漕臣應副糧草多是併在一處或赴軍前或止留本司不曾分定管幹事務緩急因致首尾不相照應今來相度合以一員隨逐在軍前主管已發

到糧草支遣一員於糧草所在去處往來將軍前的實合支數目計定水陸運路或差舟船或起人夫逐日裝發周而復始方不悞事今各將逐官依此分定已貴到知稟文狀在案訖謹錄奏聞謹奏

奏遵稟椿辦救援軍糧劄子

臣今月十九日酉時准十八日卯時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封降下親筆處分付臣以韓世忠在濠州獨當元木委臣極力應副張俊軍救援軍糧并遣得力官就便措置李若虛所運米料於鎮江府等處支發臣已具奏知稟恭依施行外契勘自即張俊軍已於十六日班師到府尋具公文取會張俊軍行次第續准回牒金賊

右林奏議卷十四

已於十一日過淮盡數起發前去淮西一帶並無賊馬本司軍馬並到建康府已具申奏朝廷臣除已一面行下所分定漕臣李仲孺張杲預先椿辦合用軍糧計度水陸所運候見得張俊軍的向去處火急遵依聖訓遣發不敢有誤大計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再具劄子奏聞謹奏

奏乞戒師恢復中原劄子

臣伏見虜人敗衄兩州收復故疆捷奏交上中外欣慶指日以俟殄滅今秋高馬肥正利於行師之時諸大軍行屯休息已久陛下方中遣使命出將天威宜當申飭諸將遵奉成筭合謀并力相為先後亟建大功萬一形勢有不相及士氣不能盡銳或恐見之茲



謀得以竊窺臣假守疆陲職當外禦妄懷拳拳之私伏望聖慈  
戒以師期以稱陛下恢崇大業克復中原之意臣干冒宸嚴不勝  
惶懼戰灼之至取進止

堂白乞椿樵貨務錢專應副大軍支遣劄子

契勘建康府見屯大軍按月支遣券食錢自九月功賞推恩後每  
月計支錢六十餘萬貫比舊計增六萬餘貫全仰客人入納祇備  
自來入冬例皆稀少臨時多致闕乏旋行申明朝廷支降今年偶  
緣秋夏擁併遂積趨到見錢九十餘萬貫可以準備後來却不住  
蒙朝廷非泛支給今見管上有四十餘萬貫日近緣虜騎在淮北  
自九月中旬後來客人入納不過一萬貫不了一日之半竊慮緩

石林奏議卷中

急不繼本務累具申明已各備申尚書省外欲望朝廷特降指揮  
今後樵貨務錢物時暫免行非泛支使專椿充本務大軍支遣其  
銀或可乘時變轉見錢亦令總領司相度隨宜措置庶幾不致  
悞事

申尚書省為吳彥璋保明男模防江賞乞不施行狀

右某近緣今春賊馬侵犯江北保明本司及本府官吏曾經差使  
宣勞之人乞量行賞典伏蒙聖旨各得減年磨勘所有某男右宣  
義郎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模自來並不曾干涉帥司職事自不  
合在官吏保明之數今來訪聞得本府少卿總領大軍錢糧吳彥  
璋具狀陳請欲令一例推恩某並不預聞契勘某備負一路帥事

豈可輒令子弟因緣他司無功妄有僥冒兼某與總領司係提領  
官不惟於某有假託欺罔之嫌亦何以風示吏民所有吳彥璋狀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更不施行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依稟措置應副張俊沿江築壘合用木植磚瓦劄子

臣今月初五日准金字牌遞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委臣措置應  
副張俊自鎮江府至太平州界沿江險築壘分屯軍兵并得奉  
檄書具傳聖訓營房並用瓦屋專以委臣除已具知稟奏聞外臣  
契勘築壘合蓋寨屋萬數不少其合用竹木磚瓦等理須前期措  
置今具畫一到事下項一木植本府自入冬至今絕無客旅興販  
到縱有數目不多今來欲乞自江州以來應係客旅牌筏並今所

石林奏議卷中

在軍州拘截抄劄取索水帳開具件段長短徑尺先次關報臣仍  
出給公據付逐人星夜趕發前來本府拆卸入中依市色和議收  
買不許在路私相交易仍不得透過真州鎮江府界其管下宣池  
等州亦係出產竹木去處許臣差官同逐處守令和買相兼使用  
一磚瓦合於鎮江建康府兩處窰戶結攬收買緣恐期限逼迫燒  
變不辨今來欲令常州應副鎮江府太平州應副建康府委自臣  
候見得合用實數量多寬分下逐州遣官招誘窰戶預借見錢結  
攬約日燒變庶幾至期不至悞事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堂白論修建康府城不可增築劄子

伏見朝廷和議既定大羊詭謀雖不可測然其國自陵夷勢不能



立必須且遵盟好且今日建康修城非止備敵特以陪都四方觀瞻形勢有不可簡陋者府城雖作於李景然而規摹制度自孫權以來沿習有自來矣用工堅壯後來實未易及所以承平二百年間雖有頽毀不滿十之一其高極於三丈或以江為險或以山為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濠澗重複所以為守者略盡非特以特城高而已今議者或云欲比舊增高一丈未論勞民費財未知何處取土傳聞無不疑駭竊意今若但循李景之舊以為定制則所當修者不過八十二丈雖勢不免起夫力猶可辦若更有加其度取土於一二里之外則工力遽未可成非官吏所敢任責更乞朝廷特賜詳酌指揮

右林奏議卷十四

奏乞選差淮南監司守令劄子

臣伏見淮南自前年累經大兵出入及虜人侵犯兩次清野過江其被驅虜北去者室家既已破散而奔踣南渡者作業亦皆廢絕然小人懷土終不忍棄去自去夏以來虜掠者乘間奔竄來歸遷徙者稍聞兵馬平息即襁負而還其情良可哀憫在今日理當極力撫之不可秋毫更令官私侵擾訪聞江南兵屯時以巡緝出獵為名非時過江並無禁止遺民所存不過少竹木柴山不無侵奪州縣莫敢誰何竊慮將來熟歲之望所繫尤大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更加采訪稍擇忠厚慈惠更歷民政之吏以為淮南監司守令不專用武夫優立殿最賞罰專一以安集撫存居民為事

其江南兵屯無故不得輒令過江嚴戒主將違者重坐之庶幾殘破之餘稍得霑被實德漸復承平取進止

福建路安撫使一

奏將帶高舉官兵取徑路之任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察上言福建路漳汀南劍盜賊未甚衰息令臣將帶高舉官兵三千人疾速起發徑路兼程前去之任契勘臣昨被命移易當具奏辭免乞聽候指揮於鎮江府常州以來尋於十二月二十六日起離建康府今至鎮江府已經隔八日即不見得高舉軍已未起發及取甚路前去臣既蒙前件委使不敢復有辭避見體問徑路一面移易高舉遵依聖旨指揮施行如已起發於所在處權暫住止候臣兼程前去將帶赴任別具奏聞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林奏議卷十四

奏乞遇本路討賊權令江西廣東官吏聽節制劄子

臣今月初二日將帶高舉官兵行至信州鉛山縣界據福建路轉運司并南劍州狀申本路見有楊頭陀劉和劉小老等賊火不一於南劍汀漳州尤溪沙縣清流寧化蓮城漳巖等三州六縣出沒作過正月二十五日又有南劍州將樂縣賴保一頭項宰殺祭神殺人放火乞催高舉軍前來應接捉殺臣已即時遣發高舉選精銳一千五百人星夜躡程徑赴南劍州臣亦一面向相繼前去措置已具奏聞外契勘福建盜賊自來係與江西虔吉廣東循梅兩路更



為表裏每乘州縣間隙即嘯聚竊發若遇官軍討蕩即使分散各於鄰近路分逃避以此逗遛日月無緣成功臣今來既行措置討捕竊慮賊徒懼見官軍聲勢不敢迎敵依前於兩路州縣走透難以追逐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疾速行下江西廣東帥司及提刑司各於賊徒自來經涉往還要害處分布軍兵預行把截等待如遇本路進兵討捕之時其兩路官吏並權暫聽臣節制約日並舉庶幾首尾相應事體齊一各肯公共協心賊勢窮蹙日近可以破滅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見留南劍州措置討蕩劉大小老狀

右臣恭被聖訓將帶高舉官兵二千前來本路措置盜賊正月

十七日行至宣州寧國縣界准樞密院劄子備據泉州奏漳州龍巖縣有賊馬侵入泉州永春縣市令臣疾速措置施行續又准樞密院劄子備坐本路轉運司南劍州申永春縣賊作過并據轉運司南劍州申漳汀南劍州管界見有楊頭陀劉和劉小老賴保等賊徒臣即時先遣高舉兵二千五百人星夜徑往南劍州臣亦相繼起發不住節次行下本路州縣將佐多方防托討捕今月初六日入本路界交割安撫使職事各具狀奏聞外臣十二日已到南劍州體問得賊徒除楊頭陀劉和一火已經廣東副總管韓京及統領官曹韶殺散陳八癩一火被本路人兵殺逐出江西界吳二十五一火被江西人馬捕獲餘外止有劉大小老一火在南劍州

接潭泉州界往來出沒衝潰官軍及賴保一火乞就招安臣見留南劍州分布高舉并本司先差到焦績等官兵及屬縣巡尉下弓手土兵等於劉大小老嘯聚去處四面把截去處量度事勢會合兵民剋日併力討蕩并審實賴保情偽候見次第別具奏聞謹錄奏聞謹奏

奏本路討捕盜賊略盡乞下江西廣東帥司提刑司乘時措

置劄子

臣恭被聖訓將帶高舉官兵前來措置本路盜賊續准尚書省劄子備坐本路轉運司等奏賊人賴保等作過奉聖旨催臣疾速措置尋發遣高舉兵徑赴南劍州臣亦追逐起發至二月初六日入

本路界交割安撫司職事十二日到南劍州躬親詢究賊黨自去冬以來共有楊頭陀等五六火除楊頭陀劉和二火已為知循州韓京殺散陳八癩一火為本路兵逐出江西界并吳二十五一火為江西捕獲自今止有劉大小老賴保兩火見在南劍州界內屯聚臣先已節次行下本路將佐焦績等分路防守把截賊不得動勢已窮蹙見增添高舉兵前去會審度賊勢相共隨機進討日近可以敗獲緣劉大小老本是虔賊侵入本界訪聞江西廣東自今皆有賊盜未獲今來臣本道雖能討捕略盡若兩路不一併除滅即不免却有伺間入本路界無由可絕後患體問得知循州韓京江西路分鈐轄程師回各有材武深知捕賊利害上緣從前隔路



不相照應遂致姦猾之黨互為出入輕侮官司遷延歲月欲望聖  
慈特降睿旨下兩路帥臣并提刑司乘時協力措置仍專委韓京  
程師回提殺庶幾三路並得平定所有以後合行經久利便臣見  
廣行詢訪各盡土俗所宜類聚條畫別具奏陳次謹具劄子冒聞  
干瀆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奏乞分近上兵官於汀漳泉建劍州駐劄劄子

契勘本路汀漳泉劍四州最是盜賊淵藪往來出沒去處建州亦  
上流重地守臣皆是文吏平時既無方略緩急傳警便輒驚擾或  
失機會致有猖蹶或探報不審輕有張皇却使居人不安生事蓋  
緣別無近上更練兵官措置彈壓重權不專無所任責

奏林奏議卷十四

取辦帥司申明朝廷比至應援得至事 及以此弊俗敢稔

習今來本路逐州兵官多寡不同福州有副總管路鈐轄州鈐  
轄共七人帥藩所在別無所職建州亦有本路都監等三員汀州  
最是接連循虔兩州要害去處却止有同邵武軍都巡檢一員在  
兩州之間南劍州亦有準備將領一員委是輕重不等欲乞分  
副總管一員於建州駐劄路鈐及他州都監多處互相那移於泉  
汀漳州駐劄使同守臣總轄兵民巡尉專一主管盜賊預備於無  
事之時如遇部內竊發或鄰境侵犯乘機處畫承受帥司條約就  
充統制官即形勢既張遠近相繼可使豪猾知畏逆折姦萌謹擬  
定名銜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福州駐劄右武大夫果州觀察

使添差本路副總管馬秦欲移前去建州駐劄福州駐劄協忠大  
夫漳州觀察使添差本路兵馬鈐轄魚澤欲移前往泉州駐劄福  
州駐劄右武大夫登州防禦使本路兵馬鈐轄李貴未到欲移前  
去漳州駐劄建州駐劄武翼大夫本路兵馬副都監楊友欲移往  
南劍州駐劄泉州駐劄武經大夫本路兵馬都監具寔欲移往汀  
州駐劄右謹錄奏聞 旨

奏措置投降盜賊押赴江上諸軍等事狀

臣契勘本路自來盜賊之弊皆是急於招安以幸無事或驅逐出  
界姑務案責招安之後首領既為其罪又復補以名目其徒黨一  
例就給公據徑行放散江西廣東別路兇惡侵犯本界 意虜刃

奏林奏議卷十五

充足所欲却還鄉里州縣但以兵護送令得走透不

本末

以此上下容養根本不除散者復集去者復來窺伺間隙無有寧  
歲今臣遵奉朝廷累降指揮管內盜賊 責付諸將須管圍守掩  
捕必於破滅日近以次殺捕漸可平靜緣其間却有散餘黨或  
嘗欲結集未及作過之人若不許其自首或官軍追襲窮蹙之際  
悔過投降即難盡加以大兵徒淹歲月重困良民若遂招安縱令  
幸免即不免復仍前日舊弊竊見江上御前駐劄諸軍多有闕額  
常是捉獲強刺平人填補民以為害欲乞今後本路盜賊應結集  
自首或窮蹙投降並許州縣及軍前接受除婦女老弱許給公據  
釋放外其首領並管押前來本司申解赴樞密院聽取朝廷處分



其餘強壯徒黨本司量人數多寡查管押赴江上諸軍以充闕額既籍隊伍防守嚴密即與配隸他州軍分旋即逃亡利害不同所有日前已經招安放散或於保內有犯情理豪橫或曾經斷配外州思鄉逃歸人並具申本司酌情處斷亦分送諸州軍昔苗民三叛堯禹治之末惟分北遷於三危周公絕商頑民亦徙之洛邑殊厥井里用變舊俗帝王銷弭姦猾之術不過如此誅之既不可勝誅容之而使不去巢穴稔於汚俗終必不悛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團結汀漳泉建劍五州民兵仍令長吏銜內帶總轄民兵措置盜賊狀

臣近具申明乞那移本路近上兵官馬秦等於汀漳泉劍建五州駐劄同守臣總轄民兵巡尉專一主管盜賊准樞密院劄子已蒙聖旨依所乞見移牒逐官起發前去各州今取會五州見管民兵除建州未到內汀漳泉劍四州見管禁軍四千九百七十人土軍二千三百一十八人弓手一千六百二十人土豪社戶等共三萬四千九百人通計四萬二千九百九十八人欲令守臣與所差管各將本州內外禁軍土軍弓手並結為隊伍以所掌官統領平時但整齊紀律督察教閱其餘營分窠坐自依常法土豪社戶即於舊來逐縣見管村保數內委自令佐選擇強壯可以委使自保鄉里之人隨數多寡或取一半或取三分之一團結置籍與軍兵同

石林奏議卷十四

十一

石林奏議卷十四

十一

管以所在土豪曾經捕賊有勞或忠實為一方所信服以次保明具名申帥司出帖就補充首領五州之地可得兵民四萬餘人今後遇本州界內盜賊竊發或隣境衝突得探報審見詣實長吏即時以官劄自共量事勢緊慢差撥所轄兵民起發捕捉申安撫司一面施行庶幾不失機會應千軍期事務並連銜繫書或賊眾稍多或官鄰州會合即駐劄官就充統制親行仍乞長吏銜內並帶總轄管內兵民措置盜賊事駐劄官並帶提領本州管內兵民專措置盜賊事應兵民并掌兵官更並聽節制上件事理除已牒知逐官照會聽候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更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勘會社戶鄉兵舊來諸

各有自相結集籍定人數與他路不同每遇官軍討捕盜賊並分差把隘或充鄉導今來即非創行只緣州縣措置不上下別無統轄臨時追呼不免搔擾或有姦猾假以為名陰自藏匿其間無以辨別若今選擇團結即舊弊盡除可責實用其非時亦自不許勾集役使及教習等有妨民務伏乞睿察

奏措置分捕過盜賊火數官兵各已回軍狀

亥六月二十三日

右臣昨奉聖旨將帶高舉軍二千人前來本路措置盜賊節次承准樞密院劄子備坐本路轉運提刑司南劍州申汀漳南劍州管界有楊頭院劉和劉小老賴保等作過二月初六日臣入本路界後續據漳汀泉南劍州諸處申管下又有陳八癩吳二十五劉大



老陳勇賴權曾志凌鐵彈兵和尚等賊徒出沒尋遣發高舉與  
本路將分布地分討捕并移文廣東副總管韓京江西鈐轄程師  
回等前來會合併力追襲及提點刑獄公事方庭實躬親前來監  
督除高舉先殺散陳勇賴權即是劉大小老其人昨已被官兵殺  
死係陳勇等假托逐人姓名外楊頭陀劉和一火先被韓京曹韶  
殺散招捉了當賴保一火招諭歸業陳八癩一火係本路人兵散  
逐出江西界被程師回等生擒具二十五一火亦被程師回擒獲  
所有陳勇繼被高舉韓京軍殺降已解赴樞密院賴權殺散遁走  
出潮州界曾志一火被韓京擒獲凌鐵彈一火被將官翟臯盧真  
殺散兵和尚一火被清流縣尉擒獲唯漳州界內何一李官等殘

石林奏議卷第十四

黨三兩火各不及一二百人皆藏匿山林險阻之地兵將不可深  
入難以久駐伺候除已行下本處巡尉官兵探伺賊黨出沒乘便  
掩捕務要近淨盡至五月終汀泉南劍州管下已前賊火並已  
殺捕了當別無未獲人數所有先遣發諸頭項兵將各已勾回駐  
劄去處其汀泉南劍漳州界上把截防守官兵鄉兵亦已放散韓  
京程師回已回廣東江西提刑方庭實已歸本司并高舉回軍於  
六月初二日到福州訖謹錄奏聞謹奏

石林奏議卷第十四

石林奏議卷第十五

模編

福建路安撫使二

奏乞將殘破州縣今年稅賦量行蠲減狀亥七月八日

右臣契勘本路自去年以來相繼有盜賊兵闕四等二十餘火侵  
犯汀漳泉劍四州一十三縣管下往來焚劫殺人作過民被驅虜  
或遭殺戮或有逃散緣此田地拋荒兼以會合諸頭項天軍防守  
討捕所用錢糧萬數浩瀚州縣應辦不前不無科借於民內汀漳  
二州尤甚日近並已討捕破滅節次據廣東總管韓京統制高舉  
并本司屬官彭世範申提領軍馬自入汀州上杭縣界田拋荒

石林奏議卷第十五

不佳據稅戶陳乞蠲減稅賦等檢會紹興元年三月內賊  
為作過之後本路安撫使程邁被奉 詔條具便民利 事內一  
項殘破州縣人民乞量行放免稅 奉聖旨令轉運提刑司體究  
委經殘破州縣與將今年夏秋二稅減免三分又紹興十一年七  
月內權知汀州張憲代劄子為上杭武平兩縣累因兵火民力凋  
瘵乞權免上供錢物軍器物料等奉聖旨武平上杭兩縣合起上  
供錢銀特與免二年其上供軍器物料等令轉運司相度減免今  
來汀漳等州管下委是去年以來累經盜賊焚劫頻經科借人戶  
重困深可矜憫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提刑司於逐州屯駐  
人兵縣分實經殘破鄉民失業去處許依前例將合輸納今年夏



秋二稅并上供錢銀軍器物料等特與量行蠲減庶使幽遠凋瘵之民得霑朝廷實惠免致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福興巡檢仍兼統領水軍就辟喬昌祖狀亥八月二十六日

檢准樞密院紹興九年四月十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吏部申福建路安撫使司申請措置海道事件內一項相度將福興都巡檢寨移於連江縣管下茲據門置立今契勘福興都巡檢下招募水軍已見就緒欲將福興都巡檢使以安撫使司水軍統領兼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為名奉聖旨依本部勘會依條合差注巡檢寨關雖元係本選認定合差注在部大使臣今來福建安撫司申將本部見使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闕以安撫使司水軍統領兼福州

石林奏議卷十五

興化軍都巡檢使為名本部即未審上件寨關係今後許

差注在部大使臣唯復是合從朝廷一面使闕差人致本部未敢直便施行若許將上件闕從本部依舊使闕緣本部別無差注統領官條法只乞以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兼安撫使司水軍統領為名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右奉聖旨將上件闕權令本路帥司奏辟合入資序大使臣候事寧息日依舊劄付本司照會施行右契勘本司昨依前項指揮奏辟武翼郎張山已成資滿罷訖今來見任人御武郎陳興係准尚書省劄差到於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即未有替人緣杰路抵接廣東兩浙海洋闊遠時被逐處賊船出沒侵擾金藉諳曉海道統領官彈壓水軍往來巡捕合依前項

指揮辟官替陳興成資闕本司今竊見忠訓郎閣門祗候喬昌祖委有才武諳識海道堪充上件差遣已取到喬昌祖願就及無應合回避親戚文狀并錄白出身以來文字與脚色家狀印紙委福州通判左朝奉大夫程滂等點對審量覆實委無差漏保明詣實其錄白文字連粘在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差忠訓郎閣門祗候喬昌祖充安撫使司水軍統領兼福州興化軍都巡檢使替武郎陳興成資滿闕所貴海道得人緩急可以倚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省擬定五縣賞格狀亥十月六日

右契勘本路自來盜賊竊發多在汀漳次則南劍泉四州

石林奏議卷十五

杭武平連城漳州龍巖漳浦五縣並與江西廣東虔循

皆是險阻瘴惡之地其民憑恃險阻內外連結更相往來無歲不嘯聚作過其次汀州寧化清流長汀汀州龍溪泉州永春安溪德化南劍州尤溪沙縣九縣亦皆地分比近賊徒乘間衝突出沒之處各去本州三五程帥司十程以上緩急難以救應以此姦猾無所畏憚公肆猖蹶惟藉知縣巡尉得人究心職事平時備禦有方緩急隨宜措畫乃可防弭後患不失機會竊緣其地多是水土惡弱官吏不肯注授縱有到任尋亦託故要去若非增立賞典重行勸誘終難責辦伏見祖宗舊制南恩州陽春縣令任滿與改合入官漳州龍巖漳浦汀州上杭武平連城五縣任滿有改官舉主二



負與改合入官無舉主循一資占射差遣一次簿尉不該改官人  
 循一資今來龍巖漳浦上杭武平連城五縣亦係素多瘴癘盜賊  
 巢穴與陽春縣事體略同欲望朝廷詳酌特命有司參定先次將  
 前件縣分並別立選格知縣注曾更歷民事無私罪人每月更給  
 茶湯錢仍遞增賞典內龍巖漳浦上杭武平連城五縣任滿無私  
 罪與依陽春縣例縣令改合入官其京朝官與轉一官寧化清流  
 長江龍溪四縣令却依龍巖舊法有改官舉主二員或三員與改  
 官永春安溪德化尤溪沙縣五縣即縣令人與循一資占射差遣  
 改官人減二年磨勘巡尉依逐縣知 類降等施行庶幾人知  
 激勵皆肯樂從本司亦可督責委辦職事謹具申尚書省

指揮

申樞密院五州民兵乞約束守將仍委提點刑獄官每歲躬  
 行點檢狀

右契勘本路汀漳等州 打江西廣東皆是山林不通人馬之地  
 以此頑民憑恃嶮阻世習為盜秦漢以來號為南越屢服屢叛漢  
 武帝至盡遷其人於江淮以空其地後雖平蕩建立州縣至于今  
 日久而獷悍之俗終不盡革蓋緣地勢使然大兵不知鄉導兼水  
 土惡弱難以久留既不可窮追深入惟有各逐土地聯比其民使  
 無事則家自為守有警則人自為戰庶幾可以逆折茲萌無所幸  
 容此實又長遠策本司近自今年四月以後遵奉聖旨依其申明

措置分遣近上兵官副總管馬泰等於汀漳泉劍建五州駐劄同  
 共守臣團結兵民相繼差參議官宗穎等分詣逐州點檢督察至  
 八月終回司及逐州保明申到團結繫籍禁軍士兵弓手土豪社  
 戶共計五萬四千四百一十二人已備錄申樞密院外日近漳州  
 龍巖縣有賊五十餘人聲言或五百人或八百人欲犯泉州永春  
 南劍州尤溪沙縣遠近驚擾本司尋覓覓實數行下泉州駐劄官  
 魚澤南劍州駐劄官楊友將帶軍兵前去要害去處把截掩捕其  
 賊即遁走自汀州奔入虔州界頗見成效惟是欲要守令得人將  
 佐協心常切選擇教習所部更相維持無或搔擾徒為文具則良  
 民知所憑恃可保無虞姦民知動則必擒無所容肆雖有山林以

為巢穴既不敢離坐守無益五七年間必可漸變舊俗昔唐李抱  
 真在澤潞籍其民三丁取一為昭義步兵遂雄制山東李德裕在  
 劍南以南詔不可輕入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號雄邊子弟亦用  
 破弱時況此吾民小醜所有五州已團結兵民本司雖不輟行  
 下約束守將等各務修舉職事尚慮玩習之久或致懈怠欲望朝  
 廷特降指揮申嚴誠勵仍委提點刑獄官每歲秋冬之間逐一躬  
 親徧行點檢如無廢弛保明申樞密院其守令有課績優異許本  
 司開具實狀聞奏量與推恩其江西廣東兩路虔循潮梅等州與  
 本路接壤去處亦乞委兩路帥守依倣本路施行庶幾事體均一  
 內外相援併消三路之患不為小補謹具申樞密院伏候指揮小



貼于契勘自來三路盜賊皆係農民每於收刈了當即聚而為盜所以秋冬之間尤當覺察隄備若委自當職監司至時巡察不惟官吏知所警勵頑民亦自畏懼不敢嘯聚伏乞鈞照

申樞密院坐下提刑司劄子令與提刑李寶文同共措置民兵狀

准樞密院四月九日劄子節文福建路提刑司申汀州清流縣俞徹明等作過緣虔賊萬全等侵入南劍州尤溪縣界知縣彭億雕印公據數百道差人齎送與明 蒙首領遂致俞徹明等募集五千餘人拘繫搔擾接便作過 承樞密院劄子備坐本路安撫司申請見團結兵民五萬四千四百一十二人今本司秋

石林奏議卷十一

冬點檢捍禦盜賊即時備坐紹興五年罷槍仗手因依

稟自去建劍人強悍不可團結 便不可解不踰旬日果

如所料酌見團結保伍不可施行 指揮寢罷劄送其與提刑李寶文同共措置須至申聞者右契勘本路自紹興以來盜賊竊發出沒不常或侵入縣鎮虜劫官吏或占據山林焚劫良民動以千百為羣所在官軍寡弱不能捍禦討擊以至淹延日久無有寧歲昨於去年二月內申明乞那移近上兵官於泉建汀漳南劍五州駐劄同守臣總轄兵民巡尉專一主管盜賊預備於無事之時奉聖旨依所乞尋檢會常平免役法村疇五家為保以上互相覺察若有外來行止不明聽申送所屬及保內盜賊即時集保內人追

捕如入他保者以次告報襲逐并有捕盜賞格前後申明不一遂行參照措置本路八州軍所管民兵社戶槍仗手忠義社保甲等係籍有一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人從來不曾點檢約束皆為文具遂依上條委自逐州各據見管人下諸縣揀選強壯或取一半或取三分之一但令開具姓名別行籍記各逐鄉村保社隨土俗所宜止於本處地分團結不妨本業保守鄉里無事則家自為守有警則人自為戰無令橫 殘虐續據諸州申到止共存留六萬四千一十二人比之舊數 八萬四百二十八人即不曾有結成隊伍授以兵器之事亦 移易抽差役使教閱訓習搔擾止是推廣奉行常平保伍舊法申嚴並無可

石林奏議卷十一

同時約束戒勵行遣在案

賞補官所在皆有後來

駐劄官在澤楊友皆 成效遂申明乞令提刑司

官因巡歷點檢所有尤溪 彭億募人收捉萬少龍只是將本

司元措置去并獲賊 鏤作公據激勵兵民非獨明溪一處俞

徹明作過係與余雷仇兄弟爭競報讎結黨嘯聚其明溪與尤溪

相去隔沙縣將樂順昌三縣八程不因彭億團結亦有差官體究

到事狀在案提刑司却將紹興五年內蠲放熙寧年間申請籍定

槍仗手置保正副長每歲委官按閱支費官物州縣率市人及縣

官白直充數鄉民拘繫旬月申陳即與本司元措置全無干涉至



三月內俞徹明報讎作過南劔邵武軍汀州鄰近地分頑民乘時交起者共十八火五六萬人本司抽摘諸處軍兵專委路鈐馬欽於將樂縣會合討捕官軍共不過千餘人逐處或守或殺或趕散或生擒皆是保伍之力本司見各將有功人借授名目依日近樞密院降下官員白劄子申奏乞行補正今來若行寢罷既別無本司創行革止將拘籍人姓名放散不得令干預盜賊之事即於常平舊法有妨設或日後別有盜賊官軍應援分俵既不及保伍又不得干預却使何人互相捕保護一方竊恐盜賊因此無所忌憚滋長猖蹶人反受可元申請及措置約束縣前後行遣并提刑司

密院伏乞照會特賜詳酌指揮施行

申樞密院乞將明溪為鎮置監鎮巡檢狀子五月十六日

契勘明溪南至沙縣北至寧化西至清流東至將樂縣係在四縣之中相去皆不啻二百里以上周環幾千里去官司遠尋常官吏法令不及以此風俗習為強橫賦稅多不輸納無所忌憚日前本路兵官王進領兵經由至燒斷橋不肯放過去年本司差屬官會合高舉人亦聚眾驚恐若不因此措置終為後患今博採人言皆欲將明溪立為煙火鎮差監鎮一員置巡檢一員召募土兵三百人以時彈壓巡捕雖不免歲有小費然與其嘯聚竊發害及良民興起官兵用度不貲猶為利便近據馬欽重前亦具到上件利害

伏望朝廷特賜詳察施行

申樞密院乞改明溪巡檢為清流等三縣巡檢狀子五月十九日

近具申明欲於日近汀州清流縣明溪俞徹明作過地分創立為增置巡檢一員召募土兵三百人彈壓一方已奉聖旨依所乞令某疾速施行除已一面措置外契勘明溪地里東至將樂一百二十里西至清流一百一十五里南至沙縣一百八十里北至寧化一百四十里最為闊遠內地名檀石去明溪六十里俗尤為犷悍自來居民多不納苗稅殺傷不能以法治今來巡檢解宇欲於檀石建立以汀州清流

捉茶鹽賊盜公事為名先殺獲俞徹明第二名

賴文盛初不曾從見頗有仍有上件勞績本

降到空名官告書填與承具申明乞就辟充巡檢

回降指揮今來盜賊平定察防閑除已逐急差本人

前去權攝處置一行事務委汀州依立限召募軍兵其監鎮官

許於本路寄居見任官內踏逐強幹通知事宜者同提刑司奏差

伏望特賜施行

申樞密院乞下浙西沿海州縣權暫禁止販米以絕朱明糧

食狀子九月八日

契勘本司見討捕海賊朱明先須絕其糧道使闕食坐困雖不住行下沿海地分嚴設隄防不得縱令上岸打虜米穀禾稻緣沿海



諸縣自來係於兩浙西路販秀州華亭等處米斛為業每船動是數百石或千石前月中旬間朱明糧食已絕訪聞忽有自華亭販米回來海洋與朱明泊船處相近忽被要截即便以所載米獻朱明為言因免殺戮仍給價直增倍遂得再振欲乞下浙西湖秀州平江府江陰軍等處境內濱海州縣權暫禁止不許販米前來福州違者重坐候事平日依舊不過一兩月間於商賈別無重害欲望朝廷特賜指揮施行 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奏乞移提刑司漳州置司狀

契勘本路八州福州建州

並無盜賊中間建州

雖有范汝為并軍賊葉濃

十餘年平靜惟是漳州外

汀州與

界係自來多盜之地虔州

淵藪漳州龍巖

縣山林阻深因此每歲農

嘯聚出沒往來習以成俗或

徑犯本路汀州或由潮

漳州如日前劉大小老賴二花今

春萬少龍等事狀可

不能制禦即遂透入泉州永春德化

縣南劍州尤溪沙縣遂致汀漳泉劍四州民受其害無有寧歲伏

見祖宗舊法盜賊專委提刑司安撫司統轄其要提刑司掌巡尉

以治其小安撫司總軍馬以治其大若巡尉各得其人修舉職事

治之於早無緣容養滋長遠至猖蹶緣每路地分闊遠兩司各任

其責故提刑司必與安撫司解舍分建相為表裏今江東帥在建

康府提刑司在饒州江西帥在洪州提刑司在虔州廣東帥在廣

州提刑司在韶州皆是控扼要緊去處惟有本路提刑司與安撫

司同在福州其去漳州八百餘里去汀州一千餘里每遇有盜賊

竊發供申往來動經半月或二十日諸州探報兩州事多出風聞

安撫司若一二審覈即遣發救應或至後時若便信以為實即不

免輕易調發徒勞軍馬是致非失機會則有騷動提刑司所在更

相顧望殆成虛設契勘漳 汀泉南劍四州之中東接潮州西

接虔州若依鄰路例遷

建置平時就近督察捕盜

官以時巡邏申嚴常平保

則盜自無

警急則隨時討捕一面關

大段猖

分遣兵將庶幾首尾相照

無由侵犯泉劍兩州亦可

詳酌施行須至奏聞者

旨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撥禁軍闕額錢應副水軍錢糧狀

右某契勘本路與廣東 賊自紹興五年以後朱聰鄭廣林元劉

寧至去年劉佛田林 仲黃志與今來朱明共八火相繼嘯聚侵

犯州縣傷害將士瀕海兩路數州之民不得莫居皆先自廣東起

事不能即時撲滅遂得因緣滋長劫奪蕃商肆行猖蹶所獲財物

既多舟船徒眾形勢已成約度官軍單寡旋募水手將士不可為

用未能討蕩即侵突過本路界憑恃巨險邀求招安既日前罪犯



一切不問又高得官資保有財物以此更相做做無以懲戒今來博採眾議當須於無事之時廣東與本路相為首尾整齊訓練水軍預為防閑使僥倖愚民不敢輕易萌心縱或結集官軍自有諳練海道素經教習之人與賊相當亦可乘勢進兵掩捕本州昨自招安到鄭廣後雖曾拘籍桀黠壯強人號稱水軍自今所存四百一十七人止是一時羈縻元不曾措置以圖實用今再添收到朱明徒黨一千人見自來軍制別行條具申明外惟是逐月合支錢糧前任安任內起則例將上禁軍一歲合支衣糧料錢細計每用一石六十用水手等亦是六至五

合用錢約十萬貫

緣日前封樁禁軍闕額錢

禁無額

六萬貫并非時科率不

而侵匿國計搔擾僧

民弊端日深某昨自去

到任以後盡將上件隱落錢歸還

經制司其餘無名非

切止絕只將本州實管賦稅諸般

窠名財物拘收量入

僅能了辦數外別無餘剩今年額外枝

梧水陸盜賊與犒賞官軍等所費不貲皆是將年計合支用錢逐

急應副目今亦已盡靜若不申明必致悞事欲望朝廷特賜詳察

將先回納錢十六萬貫內撥錢五萬貫兼委自提刑司通融一路

禁軍闕額錢根刷盡行應副庶幾早得就緒所有見行張給事

石林奏議卷十五

十五



校勘記 原本有灼然誤字校改得二十條別疏于此光緒乙酉

小春六日心源識

卷一奏乞放免嚴備夏稅狀行十三首第二等第原

卷四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行十九被受原誤又行二十愚民慳口

何人補漸字又行二十安知原誤

措置招募弓手狀行十二逐陞原誤又行廿三按視原誤

卷六差發軍馬淮西屯駐劄子行十又粹原誤

卷七相度王才利害狀行十二劉豫原誤

王冠宿州殺退番賊狀行四胡斌會起原誤

卷八應詔咨詢狀九頁十量其守守下缺二字何人墨筆補

卷九兵火前受招安補官負犯不受理狀行廿五事祖俟考

措置江浙夏旱狀三十那融原誤

卷十參酌古制造戰船狀七浩瀚原誤

堂白營葺行宮畫一劄子行二那融原誤

卷十一措畫防江八事狀三十令勉原誤

卷十三乞淮南埋葬積尸劄子行二傷惻原誤

分命諸將審度敵形狀行十六則察原似財字財通裁

依災傷法賑給淮西狀行廿竹木原誤

卷十四見留南劍州措置討蕩狀行十吳二十五原誤

卷十五殘破州縣稅賦量行蠲減狀行四浩瀚原誤

光緒十一年歲在癸亥作噩吳興陸氏詠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十五

南



叔祖左丞蚤以文學被遇

三朝旋自禁塗寔登三府其獻納論

思造

前陳

之當時載在

國史

使中外

無不

建

蘇軾奏議

守禦

畫朝

報靡

嘗以遺藁

目曰石

小本類多總集不

載往

見者為之興嘆因錄木天台

郡

以廣其傳開禧丙寅六月既望

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兼

管内勸農事借紫多謹書

二百二十五葉共十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字一百二十八版

蘇城陶中甫蘇鈞宋本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申

國公陳俊卿撰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

奏議序

卷一

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宗金虜之禍比是二者充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其數君子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

之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它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于文正忠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於文字奏議之間者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勲業惟稱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為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哀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文猶不與焉予讀之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材有其

奏議序

卷二



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恠方虜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

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勲業可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堯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惋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勲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於後世况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



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  
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  
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既誦秀之之請奪  
於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  
始書而歸之某月某日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  
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  
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  
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  
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  
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  
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  
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  
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  
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  
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



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

奏議序

六

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肯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疆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

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來之不可以不憂則諍間蠶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

奏議序

八

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總七十餘日而又遭諂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疆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



切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

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澁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有不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



有以當上心者為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宣教即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書

奏議類

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目錄

正錄

○第一卷

辭免監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奏狀

比部員外郎輪對劄子五

理財以義劄子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劄子

乞徽廟解易劄子

乞編寬恤手詔劄子

奏議目錄

○第二卷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赴講筵侍立後時待罪奏狀

謝放罪表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論水事待罪奏狀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謝復官表

謝知秀州表



○第三卷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

○第四卷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論禦寇用兵劄子二十

○第五卷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論募兵劄子

奏議目錄

論用兵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謝除尚書右丞表缺

謝除知樞密院事表缺

○第六卷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

御劄子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奏知再遣王師占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劄子

乞給賞將士劄子

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援張搆勾收召募人馬劄子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奏知种師道安馬劄子

乞种師道聽節制劄子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未備劄子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壕劄子

乞内外兵馬並聽節制劄子

親筆宣諭城外軍馬聽宣撫司節制

奏議目錄

乞中軍人馬於殿前班教場教閱劄子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种師道劄子

奏知定廂禁軍食錢劄子

奏知所統五軍分隸無復移易劄子

奏知感寒在假服藥劄子

乞用暖轎至閣門劄子

親筆宣諭策應姚平仲三首

宣諭只今策應姚平仲

宣諭押人出門策應



宣諭姚平仲已出兵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乞种師道同出城策應劄子

乞應副長入祗候人馬劄子

親筆宣諭不得交兵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第七卷 守禦使司劄子

乞熟責梁方平許佃劄子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奏知范瑔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托劄子

奏議目錄

四

繳進根刷到通角劄子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乞立定支破諸色入食錢劄子

奏知支錢放散城上保甲劄子

乞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詔劄子

奏請畫一劄子

奏知种師中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奏知种師中已到真定應援太原劄子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劄子

乞委三衙揀禁軍劄子

快行覘從官待罪劄子

奏知諭意吳敏劄子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奏議目錄

五

乞賜武漢英等罷甲袍帶劄子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奏知种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第八卷 御筆批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具奏到陳留接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第二劄子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乞納玉帶劄子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第九卷 御筆批  
各附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乞免赴祥曦殿校駕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奏議目錄

六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親筆手詔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第十卷 御筆批  
各附

論守禦劄子

進備邊禦敵八事

乞修塘濼劄子

乞修邊備添置叅謀編修等官劄子

乞措置三鎮劄子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再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第二劄子

○第十一卷 御筆批  
各附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請行

第三劄子

奏議目錄

六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第六劄子

第七劄子

第八劄子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謝賜裴度傳劄子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累百章不允辭免

宣諭表速辨行

宣諭陳奏請行

○第十二卷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論宣撫職事劄子

奏議目錄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親筆宣諭一首

宣諭不責速進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宣諭所到如親行

謝賜御筵表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謝賜鞍馬表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親筆手詔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第二劄子

○第十三卷

乞罷宣撫使劄子

奏議目錄

第二劄子

乞罷宣撫使表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第六劄子

第七劄子

再乞罷宣撫使表

第八劄子

第九劄子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

乞覈實宜撫司元在軍兵財物劄子

○第十四卷 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一冊律批卷附

乞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論兵食等事劄子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乞括馬劄子

乞差曲奇充統制官劄子

再乞曲奇劄子

乞置承受官劄子

奏議目錄

乞令承受官王襄隨軍劄子

乞辟劉胡充統制官劄子

乞令李選權帥真定劄子

再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繳進秦元圖冊及奏知解潛議事劄子

奏知看詳秦元圖冊并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

乞支降見錢劄子

乞治逃避士卒劄子

奏知應副解潛等銀劄子

奏知賞罰董有林冀景等劄子

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再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劄子

乞招捕勝捷軍劄子

乞差種師道巡邊劄子

乞立收復忻代賞格劄子

乞殿前馬軍司摘馬劄子

○第十五卷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二冊律批卷附

繳進劉幹申狀劄子

奏知約束解潛等會合劄子

繳進通信林牙書詞劄子

奏議目錄

論郭仲荀劄子

奏知行遣親事官劄子

乞修復塘濼舊制劄子

乞令張慈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發回親事官劄子

奏知賈瓊等功狀劄子

乞在外宮觀劄子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乞遣使劄子



再請官觀劄子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親筆宣諭節制事

宣諭施行節制事

宣諭再劄下節制事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乞致仕官觀劄子

○第十六卷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三御筆批各附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奏議目錄

乞待罪劄子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乞於懷州置司劄子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奏知令劉幹等度事勢進兵劄子

乞優贈陣亡孫逢等劄子

繳進折彥質等謄目劄子

待罪第二劄子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奏知劉幹欲由壽陽進兵劄子

乞降納襖劄子

○第十七卷 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四御筆批各附

乞差王元充統制劄子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奏議目錄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乞選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劄子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乞韓世忠等劄子

奏乞差有風力人知濟州劄子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乞不推賞王以寧劄子

乞督劉幹進兵劄子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幹等進兵劄子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乞留解濟折彥質劄子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奏乞降獎諭下張換劄子

奏劾張頤兵退却及待罪劄子

奏知候神師道到交割劄子

親筆宣諭委寄終始

親筆宣諭三首

奏議目錄

八十四

宣諭聞已斬莫景

宣諭得捷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第十八卷

賀皇帝登寶位表

上皇帝封事

○第十九卷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下背從軍兵分隸京東州

軍奏狀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謝賜茶藥表

辭免御筵奏狀

○第二十卷

十議上 初至行在未受命以十議置

議國是

議巡幸

奏議目錄

八十五

議赦令

議借逆

議偽命

○第二十一卷

下議下

議戰

議守

議本政

議責成

議修德



○第二十二卷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辭免第三表

辭免第三劄子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御書

謝賜御書表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奏議目錄

十六

謝轉正奉大夫表

謝賜御馬表

○第二十三卷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乞募兵劄子

乞括買馬劄子

乞於汾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第二十四卷

乞修軍政劄子

乞置賞功司劄子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乞教軍戰劄子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乞省官吏裁廩祿劄子

○第二十五卷

議巡幸第一劄子

議巡幸第二劄子

乞減上供之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子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奏議目錄

十七

乞刻刷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等處社免支移折變團結

教閱劄子

論君子小人劄子

○第二十六卷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乞罷第二劄子

乞罷第二表

乞罷第三劄子



乞罷第三表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賀天申節表

天申節功德疏

謝移澧州居住表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謝復資政殿大學士表

奏議目錄

十八

○第二十七卷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辯謗奏狀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虜分奏狀

乞撥運陳照等人兵奏狀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成

奏狀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第二十八卷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乞存留程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乞措置招捕虔州盜賊奏狀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第二十九卷

賀天申節表

奏議目錄

十九

天申節功德疏

乞以江西錢糧應副荆湖贍軍奏狀

乞降旨林適刷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乞差內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再乞差使臣齎旗榜招撫曹成及論招捕盜賊奏

狀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第三十卷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

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乞令韓世忠摘那軍馬量帶輕齎前去招捕曹成

奏狀

再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

奏狀

○第三十一卷

奏議目錄

八廿

乞差楊惟忠下胡友毛佐軍馬奏狀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通融應副錢糧奏狀

乞催江東安撫大使司差那兵將會合捉殺姚彥

奏狀

乞且於衡州駐劄候福建等路宣撫司班師前去

之任奏狀

乞撥還韓京等及胡友等兩項軍馬奏狀

○第三十二卷

開具錢糧兵馬盜賊人數乞指揮施行奏狀

○第三十三卷

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到湖南界首謝表

乞差使臣管押呂直等軍馬依舊付本司使喚奏

狀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科敷錢米於田畝上均

借奏狀

乞除任仕安閣門宣贊舍人奏狀

○第三十四卷

開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馬人數留韓京等軍

馬奏狀

奏議目錄

八廿

奏知段恩招誘本司軍兵逃走奏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乞令許中收買戰馬奏狀

張忠彥不肯赴本司公差乞依舊歸江西任奏狀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第三十五卷

彈壓遣發董敗降到王方曹成人馬經過衡州出

界奏狀

收降到馬友下潰兵步諒等奏狀



乞發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提楊么奏狀

乞給賜度牒紫衣師號變轉修葺聯合奏狀

乞將鼎州依慶州等處例帶提舉鼎澧等州兵馬

盜賊公事奏狀

乞差楊晟傳充湖北路提刑奏狀

乞下鎮撫使令有寇盜侵犯鄰鎮合出兵迭相應

獲奏狀

招降到安鎮等人兵奏狀

○第三十六卷

招降到王進等人兵奏狀

奏議目錄

廿二

按發張棻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乞宮祠奏狀

推勘到張棻等不法奏狀

吳錫申捉到李贊等奏狀

獲到王俊下兵并奪到馬奏狀

湖南無潰兵作過奏狀

○第三十七卷

乞取益陽縣財賦還潭州奏狀

討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么等賊奏狀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

狀

已撥益陽財賦應副鼎州來年財賦取自指揮奏

○第三十八卷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監錢奏狀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搗賊奏狀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易奏狀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宮祠謝表

上天申節謝表

奏議目錄

廿三

天申節功德疏

明堂賀表

○第三十九卷

陳捍禦賊馬奏狀

獎諭詔書

謝表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詢問利害表

○第四十卷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第四十一卷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謝再任宮祠表

親筆詔書

謝親筆表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辭免第二奏狀

○第四十二卷

親筆詔諭

辭免第三奏狀

奏議目錄

二十六

辭免劄子

謝親筆詔諭表

繳進十議劄子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乞降旨閣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到閣門奏狀

再乞上殿劄子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第四十三卷

論中興劄子

論金人失信劄子

論襄陽形勝劄子

論和戰劄子

論朋黨劄子

論財用劄子

論營田劄子

○第四十四卷

論賑濟劄子

論江西軍馬劄子

論江西錢糧劄子

奏議目錄

二十七

論虔州盜賊劄子

論福建海寇劄子

乞官祠劄子

論常平劄子

議迎還兩官劄子

辯余堵事劄子

○第四十五卷

進奉迎錄劄子

奉迎錄

進呈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二首俱見第八卷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3 反之下



太宰徐夬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  
道君太上皇帝御製青詞  
淵聖皇帝御筆宣諭

○第四十六卷

進道君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謝賜玉帶等表

謝賜玉鵬馬表

論進兵劄子

進道君御書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進道君御書并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奏議目錄

○第四十七卷

謝到任表

親筆賑濟詔書

遵稟賑濟奏狀

謝賜親筆賑濟詔書表

乞於戶帖錢內支十萬貫充營田本錢奏狀

乞於江東浙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副本路賑濟

奏狀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口四年積欠劄子

乞差兵將討捕慶言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

乞將丘贊下存留洪州軍兵充親兵奏狀  
乞依呂頤浩例於濟路撥米賑濟奏狀

○第四十八卷

畫一措置賑濟曆并繳奏狀

乞將贍給丘贊軍錢振充申世景支遣奏狀

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奏

狀

乞催岳飛軍馬劄子

○第四十九卷

措置招軍畫一奏狀

奏議目錄

謝賜銀合茶藥表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乞兵於舒蘄黃州駐劄奏狀

○第五十卷

乞移總管慶州措置捉殺盜賊奏狀

乞下都督行府催促遣兵奏狀

論賑濟劄子

乞差軍馬劄子

乞宮觀奏狀

乞宮觀劄子



催差軍馬劄子

乞截留王彥軍馬奏狀

○第五十一卷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第五十二卷

乞差防秋軍馬奏狀

乞下虔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乞撥那軍馬奏狀

奏議目錄

六

乞罷江西帥仍乞宮祠或致仕劄子

蘄州探報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第五十三卷

論擊賊劄子

再乞罷帥劄子

乞差發軍馬劄子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進道君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進皇帝御筆詔書奏狀

乞下淮西宣撫司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乞施行虔州占吝將兵奏狀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乞撥韓京等軍馬奏狀

○第五十四卷

獎諭防秋利害詔書

謝獎諭表

再陳已見劄子

乞降旨岳飛遵依聖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狀

施行招軍奏狀

奏議目錄

七

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乞蠲免淮水紬絹奏狀

乞將戶帖錢分作二分隨秋稅起催給買奏狀

乞施行虔州不發將兵奏狀

○第五十五卷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劄子

獎諭賑濟詔書

謝獎諭表



乞官觀奏狀

再乞官觀奏狀

不允官觀詔書

同運司乞兵捕虔賊奏狀

乞泐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乞納級計功推賞劄子

乞用尾木蓋置營房劄子

○第五十六卷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奏議目錄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乞差兵會合措置虔寇奏狀

○第五十七卷

乞差趙不華等充招捉盜賊官奏狀

乞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三千人

來使喚奏狀

差官體究周十隆等受招安及令李貴差人入

告諭奏狀

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周十隆不從招撫李貴進兵殺散乞差岳飛下兵

就糧討捕奏狀

○第五十八卷

同諸司乞兵應副本路急缺使喚奏狀

再辭免轉官奏狀

准省劄催諸州軍起發大軍米奏狀

謝賜夏藥并銀合茶藥表

奏議目錄

謝轉金紫光祿大夫表

○第五十九卷

應副新虔州張骨錢糧在職待罪奏狀

乞也兵江州防秋奏狀

措置本路盜賊奏狀

乞戒約捕賊亂行斫級希求功賞等奏狀

約束統兵官招捕盜賊奏狀

乞將上供錢米應副李貴軍馬奏狀

○第六十卷

條具利害奏狀



本路闕兩乞罷免奏狀

乞官觀劄子

乞益修政事劄子

乞詳酌見羅晚米奏狀

○第六十一卷

論淮西軍變劄子

乞黜責或官祠奏狀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官祠奏狀

奏陳淮西事宜獎諭詔書

謝獎諭表

○第六十二卷

奏陳利害劄子

乞官觀奏狀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第六十三卷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乞施行余應求張贊捕盜功效奏狀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第六十四卷

論使事劄子

辭免知潭州奏狀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辭免第三奏狀

乞詔

辭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官祠表

○第六十五卷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與宰相乞兵劄子

與宰相乞王彥軍馬劄子

○第六十六卷

與右相乞罷行交劄子

辭免轉官與宰相劄子

與宰相乞官祠劄子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第六十七卷

申省乞立價賣告劄狀



申省乞措置盜賊便宜施行狀

申省乞降淮南東西路茶長引狀

申省乞留四色錢數應副洪州起發岳少保大軍

支用狀

申省乞將逃移災傷人戶見欠夏稅特行住催等

事狀

申省乞將脩城造軍器度牒給降告勅狀

申省乞告勅造軍器狀

申省具截城利便無擾民戶狀

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庫狀

奏議目錄

廿四

○第六十八卷

申省相度吉州將兵狀

申省應副張龍圖米等狀

申省乞施行糴納晚米狀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申省陳述納夏稅物帛狀

申省館承受元帥府御書狀

申省館繳編次到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狀

○第六十九卷

申省密院乞施行劄子差兵將狀

申都督府乞差撥軍馬狀

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再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慶州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乞防秋軍馬狀

申督府密院具慶吉盜賊再乞防秋軍馬狀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州縣合控扼去處乞軍馬

防守狀

附錄

○第一卷

靖康傳信錄上

靖康傳信錄中

靖康傳信錄下

○第二卷

建炎進退志上上

建炎進退志上下

建炎進退志下上

建炎進退志下下

○第三卷

建炎時政記上

奏議目錄

廿五



建炎時政記中  
建炎時政記下

○第四卷

擬撰表本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 見時政記

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 見時政記

靖康擬詔書

撫諭河北詔 缺

獎諭徐處仁詔書 缺

起防秋兵詔

奏議目錄

廿六

募民出財詔

戒諭姚古詔書

賜夏國主詔書

與大金國書

與高麗王詔書

○第五卷

建炎擬詔

勅勝詔

戒諭武臣詔

撫諭河北河東各路詔

勅榜獨留中原詔  
戒勵士風詔 見時政記

○第六卷

擬制

宰相除三少

宰相除三公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太宰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左輔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節度使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

奏議目錄

廿七

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兼侍講移鎮除檢校三少

開府儀同三司

知樞密院除節度使醴泉觀使

殿帥

觀文殿學士諸路經畧安撫使除節度使

吏部尚書除節度使

彰化軍節度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除檢校少

保雄威軍節度使

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檢校少保移鎮充

延路經畧安撫使



觀文殿學士除節度使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戚里承宣使除節度使

皇弟除大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進封越王

皇伯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郡王

皇子封節度使國公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

皇子除大傅兩鎮節度使封韓王

皇姪節度使除郡王

○第七卷

奏議目錄

世

擬詔

誠諭士大夫敦尚名節詔

誠諭三省密院修舉熙豐政事詔

誠諭百官毋得越職犯分詔

誠諭省臺寺監修舉職事詔

誠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誠諭士大夫明黨詔

誠諭紳士修職邊備詔

勸農詔

恤刑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目錄

誠諭守令推行御筆寬恤詔

誠諭禮官嚴奉祠祭詔

誠諭學者辭尚體要詔

詔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第八卷

擬詔

門下侍郎除特進知樞密院

中書侍郎除門下侍郎

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

尚書右丞除尚書左丞

奏議目錄

世

吏部尚書除尚書右丞

翰林學士除吏部尚書

戶部尚書

禮部尚書

兵部尚書

刑部尚書

工部尚書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

翰林學士除兵部尚書

開封尹除刑部尚書



|                    |
|--------------------|
| 大常少卿除禮部侍郎          |
| 給事中除戶部侍郎           |
| 殿中監除工部侍郎           |
| 翰林學士除丞旨            |
|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          |
| 吏部侍郎除工部尚書          |
| ○第九卷               |
| 擬詔                 |
| 大司成除翰林學士           |
| 給事中除大司成            |
| 奏議目錄               |
| 給事中                |
|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           |
| 中書舍人               |
|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          |
| 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          |
| 侍御史除御史中丞           |
| 開封尹                |
|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使  |
| 戶部侍郎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揚州兼淮南東 |
| 路鈐轄                |

|               |
|---------------|
| 中書舍人除徽猷閣待制知廬州 |
| 殿中監           |
| 太常卿           |
| 宗正卿           |
| 明堂頌政          |
| 祕書監           |
| 太僕卿           |
| 光祿卿           |
| 大府卿           |
| 司農卿           |
| 奏議目錄          |
| 大理卿           |
| 鴻臚卿           |
| 都水使者          |
| 軍器監           |
| 少府監           |
| 將作監           |
| 奈田記附          |
| 李忠定公奏議目錄終     |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後學 同郡

朱欽 柔校

文林郎邵武縣

知縣秦和蕭洋繡梓

邵武縣儒學

論事嚴陵洪鼎校正

辭免監察御史兼致中

行御史奏狀

石臣今月十一日准閣門告報

降告命除臣監察御史

兼權殿中侍御史若聞命

知所措竊以監察御史

之職分察六曹糾其稽違以成治

體而殿中侍御史實為

天子耳目之官朝廷政事與夫

官之邪正皆得風聞而

上言屢任重矣自非明習世務

有剛果不畏強禦之材

未易稱此如臣者學術迂疎智

淺薄昨自學官召對大

廷擢實即省已為過分今茲又

差誤恩使備臺屬同除五

人獨臣兼任風憲自視缺然何

以仰副陛下明目達聰之

意伏望聖慈察臣區區收還成

命以允公議

比部員外郎輪對劄子五

理財以義劄子

臣伏見朝廷講求理財之術以足

計議者紛然爭獻其

說夫以天下之大承平之久萬物

多之時經畫財用豈

慮不足貴於理之有其義而已易

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者民之所以

相生養者也故人非

財無以聚之義者利之本也故財非義無以理之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以法度之威何求

不獲而先王必以輕賦薄斂為貴有蓋知予之為取者政

之寶也方今國家用度之廣官吏俸祿之多倍徒於前則

講求理財之術誠為先務獻議者小不容無取然臣願陛

下必令廟堂之臣參議以聞蔽自淵衷揆之以義而行之

使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上以裕國下以裕民實宗社無

窮之利也取進止

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

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之寧

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以之歸厚

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班

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而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

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於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征於

私枉而務虛偽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偽之行莫

若獎忠實以先之志於表播而尚淳華此士風所以未厚

也欲士無淳華之習莫若舉淳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

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

以率之夫忠實淳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



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徇情於流俗之間為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為先務獎忠實而察虛偽舉淳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取進止

論官制財用不能悉視熙豐劄子

臣伏觀陛下近降詔旨不係元豐官制事目增置官局等令大臣取索條畫措置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政本而有裁省官局之意也又詔內外官司立旁通格目令各修

奏議卷之一

具元豐紹聖崇寧政和年分財用之所出入見在收支實數以聞此有以見陛下深惟邦計而有均節財用之意也恭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撫承平熙洽之運繼神考之志述神考之事其所施設而已然者遵制揚功而率由之其所有意而未備者增光潤色而推廣之建立法度制作禮樂九百王之所不敢睥睨者悉舉而行之以大有為於當世然則增置官局不得不多支費財用不得不廣實理之所當然也今紹述之道固不完具政立而法度已彰矣教行而禮樂已著矣陛下儲神穆清宅心昭曠日隆於清靜無為之化則去其華而實之猶彼春夏歛為秋冬而成

歲功省官局之冗員以嚴政本節財用之浮費以裕邦計亦理之所當然者是宜深軫淵衷命廟堂之臣議此以為先務也然臣竊謂一而不易者道也徒而不留者時也有天下者執道以御眾必有以體其常治天下者應時而造法必有以通其變陛下紹述神考之道措之德業固將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以垂訓於萬世至於以熙豐之時而視今日則生齒之眾多事為之叢鉅豈特相倍蓰而已哉然則裁省均節固不能悉視於熙豐蓋亦揆之以道度之以時損益盈虛惟義之適立為中制使無太過不及之患則實有在於今日之舉臣愚伏望聖慈親詔二三大臣審圖

奏議卷之一

之熟慮之可否相濟於未然之前雖令必行於已出之後斟酌調劑適于厥中官局之可省者省之必務合於人心財用之可節者節之使無損於國體以道為公惟義理之為從成一代之宏規以昭陛下建用皇極之道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徹廟解易劄子

臣伏觀朝廷崇經以造士詩書周官自我神考命儒臣以訓釋之學士大夫有所取正而不怵於異說非小補也惟易之為書範圍天地幽贊神明極深研幾廣大悉備而獨泊於傳注諸家之說訓而釋之曷可少哉然而易更三聖



漢書其卦文王繫其辭孔子為之彖象又為之大傳說  
卦序卦雜卦等篇以發明其道故易於群經尤備聖人述  
作之旨非特若詩書周官載先王應世之跡而已群經出  
於秦火之餘類多闕文而易幸託於卜筮獨得為完書自  
漢以來奇辭奧旨闇而不彰鬱而不發則推而明之發揮  
精義以承三聖之述作以折衆言之淆亂非聖人之獨智  
其孰能當之道不虛行理若有待恭惟陛下天縱睿智輔  
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暇訓釋  
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  
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奏議卷之一 五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為終始臣愚伏  
望聖慈斷自淵衷為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  
蘊使聖人之全經彰明較著學者得法象焉實萬世無疆  
之休取進止

乞編寬恤手詔劄子

臣恭惟宋受天命藝祖創業其得天下也以仁得之列聖  
守成其守天下也以仁守之重熙累洽百有五十餘載承  
平之久跨漢軼唐雖堯舜三代之隆亦無以過也陛下光  
紹丕圖祗適先烈宵衣旰食勵精為治立政造事所以利  
安元元者無所不至而一以仁慈為之本可謂深得祖宗

創業守成之道矣爰自臨御以來屢下寬恤之詔哀輸  
回至誠惻怛之意見於辭者足以鼓天下之動是以薄海  
內外蒙被德澤天覆地載海涵春育無一物不得其所協  
氣嘉生薰為太平以仁致治其効如此臣愚竊謂詔令之  
所布寔賴官吏悉意推行不為文具則寔德之及民者彌  
久而彌廣然詔令之頒降有先後而官吏之去來為不常  
雖德意志慮具在方冊後來者往往未嘗深究而周知之  
朝廷之上所當以時舉而行之者也陛下適者幸以紹述  
熙豐政事頒於朝堂矣願詔有司檢會哀集前後所降御  
筆寬恤手詔事件如勸農桑恤刑獄戒搔擾賑貧之恤鰥

奏議卷之一 六

寡孤獨之類通行於天下而非一時指揮者附於紹述熙  
豐政事之後以時頒之申命以告四方庶幾內外官吏深  
惟德意志慮之所在竭力遵奉罔敢怠廢以副陛下以慈  
為實仁民愛物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辭免除起居即奏狀

右臣今月十八日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起居即日下供職不許辭免者聞命震驚用知所措竊以左右置史日侍清光以書言動接武侍從師為高華宜得天下英俊極一時之妙選以副公議如臣不材何以稱此雖奉宸翰不敢稽留龜勉就職退量薄祿非其所終不自安伏望聖慈察其忱誠收還誤恩以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赴講筵侍立後時特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重拱殿起居訖赴延和殿侍立退詣崇

奏議卷之二

政殿門外計會講讀官同赴通英閣講筵是時講讀官已先入遂致赴侍立後時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伏望聖慈特賜黜責施行

謝放罪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侍立退赴通英閣講筵後時具奏待罪伏奉御筆放罪仍封還奏狀者黼座臨軒幸侍龍犀之表經筵勸講獨精鴻鸞之班刻章方俟於嚴誅灑翰遽從於寬宥驚慙有靦感涕無從謝伏念臣智不逮人材非適用驟從疎遠躡取清華靜言遭遇之因皆出聖神之造屬便朝之聽治叨戴筆以紀言以草茅之資奉威

類於咫尺以口耳之學聞訓誥之淵微方纓纓以震驚現規而失措臚傳放仗爰就列以言旋正席橫經遂愆期於旅進考情實雖由於過誤嚴分守宜抵於謹訥輒陳自効之章願正慢朝之罪伏蒙皇帝陛下廣乾坤之大度軫父母之至慈察臣趨造之心非敢後也閱臣委蛇之跡如或使之丞推宥過之私遂置然幽之典特頒奎畫仍却囊封禹致群臣之朝其遂後期之戮湯去三面之網舉知善貸之仁立山之賜不賞蟻蟻之誠何報仰酬履屨誓極糜捐

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奏議卷之二

右臣伏觀陛下以積水暴集淩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為巨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



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特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瀕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禱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為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日

奏議卷之二

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忝謬聞孤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為心此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為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早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為福易診以為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

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驚竊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爰降御筆慮分疏導馳勢漸退洛難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謂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堤防策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忝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原二曰折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眷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為之阻而都城以西京交流波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為

奏議卷之二

四

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為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得水患者必為長隄以濟其意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以為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為之阻也為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築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



愚循陔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為固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隄隄防日廢月削信不加恤如廣武埽其距清汴總百餘步去冬危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又可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登轉易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

奏議卷之二十一 五

白沙蕩中半迫都城散漫幾旬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苦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集之下流於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隱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厚臣猶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安集民若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副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十供未解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匱乏道途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

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管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真是為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此年以來工役饒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致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減食者幸歲豐登

奏議卷之二十一 六

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慄慄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願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幸執議其可否則採錄望賜施行臣此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日月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

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遷徙都城久未退息厥異



甚大誠不可忽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  
衛以弭寧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  
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已以詔萬方親御  
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  
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與共患難所以  
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  
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具又在陛下修胃中之  
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  
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下裁察

貼黃二

奏議卷之七

六

臣區區之誠以謂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膏點  
取容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  
懣嘗整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已輒復妄發伏望  
陛下察臣之意少賜寬假無使忠義之士鉗口結舌視  
臣為戒天下不勝甚幸

論水事待罪奏狀

右臣今月十二日曾具奏以暴水為災迫浸都城恐非細  
故欲望陛下寬長天戒招徠讜言仍有已見急切利害乞  
因侍立直前奏事今月十三日崇政殿侍立幸執退傳旨  
令臣先退更不侍立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見今居

奏待罪不敢供職伏望聖慈特賜黜責施行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即試起居即兼國史編修官論都外積  
水不當唯告授承務即差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已到任訖  
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刑尚寬斧鉞之戮罪深  
譴薄感極涕零中臣聞明目達聰者君之經陳善責難者  
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  
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撲鄙  
之資玷清切高華之選儻遇事而懷祿實處朝而覩頽一  
時隄防失虞水潦暴集方詔冷之旁午見暮督之焦勞而

奏議卷之二

八

臣仰荷眷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  
疎誠私憂而過計念黷愚之妄發知罪矣之難逃一再撓  
官蒼黃去國端坳載筆夢想雲龍之遊劍浦征商分甘莞  
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兼  
容至明勞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躓察臣精誠本非沽激特  
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銘佩隆恩誓堅素守  
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義為大開益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即試起居即兼國史編修官論積水  
不當降授承務即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今月二十二日唯



告叙復承事即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祗受訖海隅遠  
方獲薄而臨深帝澤霽流爰赦過而宥罪致茲孤陋亦荷  
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遭時隆昌  
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大過誤蒙識擢躋處高華蘭首  
為郎荐膺器使霜臺舉職親被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  
更珥螭坳之筆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  
敢效危言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實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  
自作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卿忽拜復官之命  
負罪至重雖未削於丹書歷歲終周已悉還於舊秩省循  
既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出寧執古

奏議卷之二

九

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赦以恤刑蠢愚  
為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之階示以滌瑕之漸  
荷恩益腴矢死為輕再念臣一去彤墀屢經濡澤親年踰  
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遠者三千廿百之奉父闕方  
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與言及茲追  
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  
復言者願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鳥鳥欲養之心則臣失  
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謝知秀州表宣和六年丙寅知秀州七年三月三日除太常少卿此表不曾上  
耳筆記言又遠於螭殿分符共理濫守於海邦初見吏民

具宣德澤謝伏念臣迂愚有素亦云區區有志結約亦云竊慕於古人曾弗通於世務親蒙識擢躋處高華不能緘  
默以保身乃以狂狷而速矣一從斥逐七改星霜待黜座  
之清光徒勞夢想躬米益之俗務彌自省循迨奉寬恩遽  
惟艱棘終寢苦之制僅不泯於餘生有負薪之憂未自歸  
於銓部寧期甄錄謬及尋膺假以綬章之榮付以民社之  
重惟嘉禾之小壘當浙江之要衝水旱相仍流移方甚救  
養實資於愷悌推行宜適於變通豈容拙踈輒此叨據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克仁天覆湯聖日躋用人惟已而蓋其  
前愆以道觀能而收其後效起從謫籍俾守藩條臣敢不  
仰體睿慈俯矜凋瘵雖抑強扶弱初無一日之長而宣化  
承流願奏三年之最

奏議卷之二

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東直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即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拜  
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  
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  
忘生觸死願效區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近以太常  
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祿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  
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  
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功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  
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執察之

宋奏議卷之三

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  
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攬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  
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  
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  
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賊盟羽書狎至  
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為  
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為之蕭然設使犬羊  
之衆蝟結蟻聚侵遼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  
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  
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

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疎賤不  
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又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  
之際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過寧忍緘默不言以圖  
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  
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  
勵兵多方捍蔽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制社牧所謂上  
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為最下策者誠為知言前者已不  
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  
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  
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

宋奏議卷之三

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  
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  
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  
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為甚輕然而  
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為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  
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必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  
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為之臣願  
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



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眾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眾多人材鮮少諛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為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為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

奏議卷之三

三

王諤諤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蓋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遊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俾往來求言加罪之

夫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為天雖有良將統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為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既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內帑已盡取之封禪而封禪已無取之闔關歛散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為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

奏議卷之三

四

毛舉僅及百分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况於權臣貴戚近侍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圍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既罷花石管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橋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和詔重實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原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



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與官職又  
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發降錢帛日下於淮  
浙公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實中  
都斷而行之勿為浮議所沮財穀充牣軍儲有餘則夷狄  
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辨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  
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  
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  
則萬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  
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  
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

奏議卷之三

五

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  
秀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  
豐鑿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  
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  
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  
職是朝廷為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銜決先  
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摠攬權  
綱為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  
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  
其或未允聽令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

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夷狄不  
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  
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  
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  
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  
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  
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  
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軍運司和糴名曰預  
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  
折衆戶共分皆為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數配課

奏議卷之三

六

額賦吏猾胥目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  
其不飢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  
又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  
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  
費欲其不與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從  
之者騷舉而雲集東北庸聚至今為梗職此之由方今邊  
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為盜則腹背受患何以  
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  
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廢  
使民心安安而姦猾不得以推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



所陳五事如蒙陛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  
治者其大槩已舉矣變危為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  
多方捍敵之策臣請試為陛下陳其梗槩擇敵之策其說  
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為天下之所信服者為大  
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較授師不從中制使兵勢不分  
一也選諸將之鷲勇有謀素為士卒之所信服者各將所  
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可以抗敵將不足則  
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邊功者召問方略擢而用  
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則揀擇雜役諸邑廂兵之強壯  
者又不足則起河北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為

奏議卷之三

七

兵者務令數多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  
盡赴京畿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侍河以為固旁近州  
縣屯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  
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自中  
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道五也並  
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去疲懦許以便  
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  
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  
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  
北諸郡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

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  
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虞不敢深入九  
也夏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  
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收肆猖獗又生一患則陝西  
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常談然不  
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深計之昔漢文  
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將軍軍霸上棘門細  
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  
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  
士氣鎮之以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

奏議卷之三

八

也夫夷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  
欲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  
頡利遂遜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成總數驛真宗  
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者理直而有備  
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  
以捍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  
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  
狄人誰與俱况欲合衆智協眾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



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為宗社蒼生之計  
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  
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  
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  
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  
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  
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  
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  
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  
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實而不以

奏議卷之三

九

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  
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堂構界付之重俯為子孫蕃  
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  
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  
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  
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廢幾為堯之言或有滄埃之  
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  
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召赴文字庫抵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  
十三日有旨赴御堂

議事院隨筆見劄子

臣伏觀陛下以金國敗盟陷皮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  
可後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  
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格克之法招徠忠讜  
之言討論得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  
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充舜修己以安百姓禹  
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累已  
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  
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  
以保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  
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

奏議卷之三

十

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為苟且僥倖覆藏隱諱以  
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為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  
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於陛下方寸間  
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  
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消  
我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  
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官室之所在  
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  
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豹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  
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



之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  
 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  
 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  
 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  
 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間  
 巷之人戶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此者不議河  
 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  
 淮浙兵二也榜欄公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  
 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曾不  
 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

奏議卷之三

十一

而去之速邇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  
 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不得  
 已臣有愚計願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儻不契聖  
 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  
 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  
 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  
 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  
 行幸郡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  
 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禮

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  
 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  
 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之留太子  
 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  
 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  
 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  
 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  
 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  
 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有大  
 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

奏議卷之三

十二

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  
 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  
 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  
 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  
 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  
 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紱帝堯之心所  
 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  
 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  
 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  
 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死不自比於



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于月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  
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

奏議卷之三

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宣和七年十二月二日淵聖皇帝受

內稱公二十六日  
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永有  
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道若皇帝  
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授受之際粲然  
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  
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逾十  
年孝友之義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  
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

奏議卷之四

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  
度紀綱蕩無統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上應天心下  
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  
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  
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指克之法招徠  
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  
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堯苗之  
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  
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堯拱  
無為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既已為宗社生靈之故親御



墨悔前日之非備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思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為兵謀以佞倖之姿獲帥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箭之質挾奸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歛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括歛財賄剥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養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實此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且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昇付

奏議卷之四

二

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為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矣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為宰相者何以撥百官而撫四夷為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恩胃龍尸祿無補國家

嗟然不言致危宗社其四不宣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以隆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人為之掩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儼然如故恬不為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為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為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入於開廢疎賤之間所謂擢卒以將技士為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誠恐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在年任起居即日因都城暴水變

奏議卷之四

三

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以謂陰氣大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港港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為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逢今年冬日之至災或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公有善言三而災或為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



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  
標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石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  
下即位之日日暈五色帶更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  
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群臣之後  
蒙氣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  
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春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者君  
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今如此者  
殆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摠權綱之所致也平時猶  
可如此今事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社安危之  
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

奏議卷之四

四

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  
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  
其餘以安反側則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  
雖致極治之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  
之初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  
甚取進止

乞尊崇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綱伏觀道君皇帝斷自淵衷傳位皇帝交遜之際燦然明  
白雖堯之禪舜無以過此下視唐之諸帝夫何足言綱竊  
以謂名號之稱宜極尊崇以彰盛德伏請尊崇道君皇帝

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務合典禮  
以昭示四海而垂無窮伏乞朝廷詳酌召百官赴尚書省  
集議施行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廷和殿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  
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  
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  
摧河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  
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  
陛下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雖令未行

奏議卷之四

五

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  
君皇帝付託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  
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實皆至計  
伏望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今具畫一下項

一今來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  
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  
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  
使虜驚顛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  
漢亞夫列傳可以爲法



一今來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邀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預體事之如文王之事德幣以紓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最送以示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為兩朝赤子

奏議卷之四 六

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為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祖宗境土為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無厭設使割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賴塘灤為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今來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為之一人帥大河以北也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也於濟滑一人帥河東也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為率據要堅守慎勿與戰使其

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為萬全然後舉師虜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為率擇有權略武勇為士卒信服者使為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相貌者龐識見高遠者隨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

一以二十萬為率與已起發兵通為三十萬分隸三大

奏議卷之四 七

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績次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糶買斛斛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文河入京西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酬獎



一歲旬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私石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郡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廢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且從事在朝

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

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

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備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備備責以近

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士氣以憎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曾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官膺受天命

奏議卷之四

八

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遠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列降手詔叙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搖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搔擾欲乞並罷有所謂發只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遽急脚遞鋪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置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頂白旗子探報給降銀字牌為號優與請給

奏議卷之四

九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為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四



承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聖皇帝受內禪二十九日  
惟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  
日下批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  
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臣竊以周  
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惟  
時貳卿實重其選况今夷狄內侮邊隅動搖方艱難多事  
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以昭藝祖之丕烈宜有英  
俊來陪昌期如臣孱庸何足揀拔雖往年論事濫得於虛  
名然今日建官宜收於實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

奏議卷之五

恩以安愚分

論募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延和殿  
賜對得旨講求募兵之策二十九日  
蒙恩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三十日再對  
延和殿進呈乞委臣詞度員畫一施行

臣近蒙恩賜對便殿而奉聖訓講求募兵之策臣竊謂今  
日募兵訓練宜依倣周官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創作六軍  
每軍二萬五千人合十五萬人先會計在城畿甸禁兵數  
目若干諸色廂軍揀選強壯者數目若干不足則召募應  
逃亡軍人不拘曾作盜賊有罪犯諸色人不足則起畿甸  
保甲不足則起近畿州縣民兵即時團結為保仍於吏部  
揀選召募大小使臣校尉曾應中武舉及有邊功及有方

習人量材選充部轄將校近上將佐自朝廷選差其召募  
去處合分作四項一項招揀一項刺項一項團結一項給  
賜利物並即時相關了當候人數足日令於京城四壁園  
苑內分屯逐時訓練其合用旌旗金鼓甲冑器仗帳幕什  
物並計定數目分委開封府將作少府軍器監即時置造  
應副不旬月可以集事如合聖意乞委臣相度具畫一奏  
聞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條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與臣  
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為無人在陛下揀其說斷而行之而

奏議卷之五

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九此蔡功惟斷乃成  
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於師之上  
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  
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  
之於金人卑辭厚幣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悍愈  
甚其勢非用師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  
必成然功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為戒而已臣愚伏望聖  
慈深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為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奏劄  
寬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辭批 然不可輕若他先敗盟可也慎之慎之

辭免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併職開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奇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中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宣和初道君太上皇帝識拔執筆竭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遣吏弛

秦議卷之五

三

備盜據全燕肆其凶威干犯王略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太上皇南幸淮制群臣亦有勸陛下為避狄之計者臣又躬述利害回鑿輿之幸為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無消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戰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為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

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神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來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者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它腸特賜

秦議卷之五

四

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緣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俾還舊物原本欠此六字為守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不可為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貨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非臣本志兼統軍事宜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



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  
中都畿邑圍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  
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國  
圍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救寧臣當  
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  
定有如曩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難困厄良嘗有力  
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必謀居多  
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適往之士乘時過主以成功久安  
願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卑立一  
身朝無親黨之昔以之功業而有不贊之謗豈得安處

奏議卷之五

八五

寵榮不知戒懼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魏我進  
長樞處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  
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為虛文特隆睿旨追寢隆恩  
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  
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副由中之  
命豈材慙於注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慈求安微分謝  
伏念臣性資淺陋學術迂疎常自信其樸忠願者聞於狂  
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

為稅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為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  
以犯順吞噬幽薊踣籍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  
誠之際上皇順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克舜之仁陛下因民  
欲而保神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繁人力實賴天功而臣叨  
擢任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  
師每揚聲於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熊虎之  
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以何虞侯  
集後軍式遵廟算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  
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  
其形勢累疲糧食空乏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

奏議卷之五

八五

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絕足馬踣輪之返重  
幣復得如苟息奉壁之奇責質未歸笑知瑩真楮之陋惜  
貪夫之妄作悵幽出而失固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  
之動微臣初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謬真莫能蔽增領備  
禦之政俾兼有密之謀鑿照若茲糜捐同避然孤危之跡  
謹免謗傷而驕禁之胡既從和議驚寇未定施表餌以何  
堪素志不伸覽輪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頃吏將分布  
勤王之人且區區復業之衆回道君清澤於淮浙遂天子  
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畫久遠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  
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龍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



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廢全終始或解怨  
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  
易盈之量崇難進之風曲回煥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感譬  
君載聽以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  
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它可從唯求  
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為人子  
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壤有塘濼以為固今割以與  
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

奏議卷之五

七

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祝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  
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為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  
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  
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  
力以昇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  
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方特艱難不敢力  
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  
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  
而姚平仲妄作小劄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  
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

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有一  
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為  
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  
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  
本約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  
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繫端不旬日而  
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神帥中渡河為三鎮  
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  
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  
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

奏議卷之五

八

四者皆不可不預為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  
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  
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

禦劄子

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防守探得北賊已約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今已號令城上見嚴備守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瑪引兩頭項人馬前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

御批

執政上城恐妨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自可巡城分官守禦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奏議卷之六

臣見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瑪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慮所乞差宰執分守四壁蓋慮驚東擊西事體不細切望留神所有剴延慶西壁關人已差人應副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更切詢問曾經邊塞人悉心體國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退遣具等獎

奏知再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劄子

臣探得張瑪人馬已到陳橋門外轉城掩殺賊兵其先在酸棗門下作過番賊漸已過壕潰散臣再遣王師古王何

等兵自萬勝門出會合何灌兵同共掩殺謹具奏知

御批

訪聞何灌已身死未知兵馬差甚人統領已批付三省密院疾速照會施行如王師古王何可差即便差充

乞給賞將士劄子

臣見在酸棗門分守京城北壁賊兵漸退將士多重傷乞賜降下銀袍綵緜給賞并於南北酒庫等處支酒付軍前使用謹具奏知

御批

酒已支四百瓶銀袍共二百隻量功支賞公更悉心捍禦朕比皆知趙李綱傳御筆內藏庫支絹絲無

奏議卷之六

支絹一千疋

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接張瑪勾收召募人馬劄子

臣奉聖旨分兵出接張瑪等軍馬今來已遣王師古外全關人兵契勸李彌大已充參謀所有提舉前後中軍召募到人馬已有器甲除已一面勾收赴本司外合具奏知伏乞更賜處分施行

御批

依奏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臣見同蔡懋監視造橋已差人兵防護臣愚竊謂橋成賊馬寅夜或有衝突恐非力所能制深屬不便渡賊雖稍遲



樁為得策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御批** 若不作橋全國愈疑可用枋或板作橋日晚權時徹去庶得稍便如可施行奏來多用甲兵強弩斬馬刀李綱日逐專在彼稽置照管或吊橋甚善

奏知种師道等兵馬劄子

臣適得种師道奏狀四封謹遣投進詢來人云師道所統兵馬約二萬餘人大半係騎兵皆有器甲士皆勇銳雖師道令歇泊亦不肯星夜前來繼有陳開姚平仲及他頭項兵共約十萬餘人臣已將差到人牒設及發文字與師道傳諭聖意訖合具奏知

奏議卷之六

三

**御批** 可問道催天下兵不可不密言語文字亦不可不慎恐為金人所獲更令种師道勿集陝西未來者將官人馬

乞种師道聽節制劄子

臣契勘种師道所統西兵將至闕下兵家以節制為重節制不立雖以李光弼郭子儀為帥亦有相州之潰今來种師道所統兵到日欲乞特降睿旨聽臣節制庶幾不致誤事

**御批**

种師道宿將善於兵職位甚高難受卿節制作同官替曹曠可也曹曠威里豈識兵事奏來付李綱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未備處劄子

臣今日依稟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甲逐急將在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千餘副據姚平仲稱得旨巡覲西北城壁廻至新鄭門已日晚乞來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勾訖并據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比之邊城有未備處臣已逐一劄下京城所依應施行去訖合具奏知

**御批**

鄉場力狗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壕劄子

奏議卷之六

四

臣伏奉御批送到劄子為壕河水勢陡落見有人涉水過往寅夜不便令多差人守禦臣已劄下四壁疾速依應施行契勘汴河水涸今已累日慮被賊人開決斗門欲遣將兵防護汴河堤岸本司官吏前去相度收斗門水并南有蔡河西有金明池水櫃金水河皆可引水入壕增助水勢欲乞指揮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同共相度疾速措置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依奏同陳良弼評議如可以施行即疾速措置

乞內外兵馬並聽節制劄子  
臣昨日申時聞馬忠承樞密院指揮移寨入壕披城屯泊



事屬非便臣即時劄下馬忠依舊於元劄寨處不得移動今准內降御批依舊令劄寨施行詔奏來急速不得時刻住滯臣已再行下馬忠遵依聖旨施行去訖契勘臣累奉聖旨令專掌兵馬事應係內外統制兵馬並令聽臣節制軍政方一欲乞降睿旨付三省樞密院今後有指揮應干兵馬事並先關送行營使司相度施行庶幾不致誤事謹錄奏聞取進止

**御批** 城內兵馬聽李綱節制城外兵馬別差人

親筆宣諭城外軍馬聽宣撫司節制

應城外軍馬統制統領官已下並聽宣撫司節制不得侵

奏議卷之六 五

奏付李綱知委奏

乞中軍人馬於殿前班教場教閱劄子

臣契勘中軍統制人馬見在殿前司駐泊緣殿前司窄狹難以教閱欲乞時暫權於殿前班教場內教閱一日猶設訖依舊於殿前司駐泊伏望特降指揮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臣早來已具奏知何灌人馬暴露日久欲乞來日相度開門放入臣已差下統制官王師古交割統領其許孝烈郭淵臣即不知御前已差燕不知本人見今駐泊去處更乞

指揮元承受官司催促施行謹具奏聞

**御批** 一面審詳施行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神師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將捉到活人及走還漢人押赴神師道訖奏臣已依稟聖旨將夜來李構押到走還漢人趙寅押赴神師道處外合具奏知

**御批** 更押教人前去

奏知定廂禁軍食錢劄子

臣伏奉御批措置廂禁軍米事臣契勘城守糧食最為大事見在米粟有限運漕未通支俵數目太多又有食錢實

奏議卷之六 六

為僥冒臣欲乞禁軍並支二升半廂軍二升其食錢諸處

申請數目不等見行勘會亦乞措置務均一謹具奏知如合聖意乞降付臣施行

**御批** 恐減之生事卿更熟思施行

奏知所統五軍分隸無復移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措置兵事整頓軍馬臣竊仰陛下威斷神武出於天縱戡定大難定克有成而臣猥以常材方艱難中謬當重任敢不率勵將士以死報國仰答恩遇臣所統左右前後中軍分隸已定乞降處分無復移易謹具奏

知



御批 更不移准此

奏知感寒在假服藥劄子

臣今月三十日早朝退忽感寒氣發熱頭昏見今服藥欲望聖慈許免來日早朝取進止

御批 莫要醫官否將息早出參時方多事全賴執政可否相濟當體此意

乞用暖轎至閣門劄子

臣伏奉御批撫問令臣將息早出參者臣仰戴聖恩不勝感涕重念臣自軍興以來夙夜盡瘁靡違食息衝冒風寒見今就行營司用本司醫官看治臣曉夕稍可支梧欲望

奏議卷之六

七

聖慈特許臣用暖轎至閣門外不以時入對取進止

御批 依奏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只今策應姚平仲

李綱只今前去策應姚平仲不管少有違滯

宣諭押人出門策應

仰李綱只今押人出門策應姚平仲急速

宣諭姚平仲已出兵

姚平仲已出兵仰李綱疾速盡數發人馬前去策應隨宜措置如敢違滯當行軍令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臣伏奉御筆令將帶本司人馬出城策應姚平仲臣契勘近者福寧殿議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且候姚古種師中到今來姚平仲舉事臣不預知諸軍人馬望斷未畢兼臣見以感寒發熱在假就行營司將理委是難以前去伏望聖慈特降旨免臣策應取進止

御批 李綱須管火急前去策應取軍令狀奏

乞種師道同出城策應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策應姚平仲臣敢不力疾仰報陛下委遇之意緣陝西諸路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係受種師道節

奏議卷之六

八

制乞降聖旨令種師道與臣同出城庶幾緩急之際可以

策應謹具奏知臣相度本司人馬當出城北占據形勢一

則策應姚平仲二則護衛都城臣已指揮勾集中軍左右

軍人馬赴封立門聽候使喚欲乞降付新舊封立門鎖匙

御批 種師道自別一項係前鋒出戰難少同共卿等

只作後軍策應可疾速施行不得輕動與諸將審而

決之大功只在今夕來早矣首尾卿贊而成天人必

助之

乞應副長入抵候人馬劄子

臣已到封立門伺候左右中軍人馬齊足出城近蒙差到



長入祗候四十八人並未有馬欲乞降肯於本班中選擇  
應副謹具奏知 紙紙甲乞降付十副 臣綱

御批 一面於合屬處作聖旨取急速

親筆宣諭不得交兵

李綱等見統制兵馬為有計議使人在此未可交兵應城  
外諸處兵馬依此不得交兵李綱切依此不可少有違誤  
大事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右臣今月初三日准東上閣門關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罷臣尚書右丞行營使交割與蔡懋臣已即時罷任交

奏議卷之六

九

割訖見今在浴室院待罪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謹具奏  
聞

御批 不須待罪安慮

承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

承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乞黜責梁方平許佃劄子

臣見已安撫宣德門外軍民各令歸家照管老幼仍號令  
不得打傷內臣出榜告示如違當行處斬已各退散欲往  
西北城上照顧守禦卻聞梁方平許佃自臣罷後依舊上  
城守禦不合軍民之心欲乞將兩人黜責以為將士之戒  
不然乞陛下即降指揮各令罷去別擇人管勾取進止

御批 依奏黜責與保命卿且為朕慰安人心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臣契勘將來控扼河津合通南北道勾集舟船事務不少

奏議卷之七

一

欲乞差孟揆充軍前勾當舟船事務貴得辦集合具奏知  
取進止

御批 依奏付綱

奏知范瓊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托劄子

臣適得孟揆劄子稱范瓊下軍馬於二十二日晚到滑州  
下寨為橋船落水過渡未得臣與吳敏等商量欲劄下范  
瓊令過河前去懷州澤州防托良便更合取自聖裁謹具  
奏知

御批 依奏

敕差根刷到遞角劄子



臣契勘昨自金賊作過以來道路不通四方奏報委積郵傳臣尋委差本司屬官張奕同馬忠措置新鄭門以西迤舖今根刷到迤角六百餘件除係進奏院收管外有金字牌子肆箇已開奏狀五十紙并實封奏狀二十封用黃紙封全謹具進納

御批

備見卿勤勞益加歎獎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臣伏奉聖訓薛安等不可都統制緣係宣撫司日前差委今來金賊已行三日若候姚古神師中恐緩不及事臣與三省樞密院參議於今月十三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如

奏議卷之七

八一

金人渡河即會合護送至河間中山府界今具兵將人數下項

一馬忠往濟滑州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九百九十一人

統東兵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一郝懷往河陽控扼河津

統西兵五千八百人

統東兵三千一百五十四人

一韓世忠往大名府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一百二十一人

統東兵三千七百一十六人  
一林良器往陽武原武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七百二十四人

右謹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

今四路出兵都統制不才恐誤國大事須候姚

古今先令薛安去後差姚古臨陣易將不便切候姚

古等知奏

乞立定支破諸色人食錢劄子

臣准御寶批送妻全等叫道流星馬請不得口食錢米事伏奉聖訓速與施行臣已劄下四壁應有似此之人立便

奏議卷之七

八一

支給外契勘京城逐壁日前支破諸色人食錢多寡有無並不立定則例皆是臨時各自申請所以不均臣見令取會欲乞候取到數目本司量度中制立為定例庶幾均一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支錢放散城上保甲劄子

臣契勘城上保甲暴露日久元係畿縣差到其家類遭虜劫理宜先行放散臣已劄下逐壁令人支錢一貫文放散去訖所有團結到城裏居民臣已指揮並令放散惟守城正兵須俟大軍控扼河津都城解嚴方合卸甲放散歸營



合具奏知

御批 甚好所有錢並須均濟切當誠所掌人

乞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臣伏奉御寶批令臣差人押宗室士玘赴太宗正司庭訓  
訖除名鎖閉又令臣差統制官日下將兵於京城內巡邏  
彈壓臣已恭依聖旨差人管押士玘赴太宗正司交割及  
令左右中軍統制官分認地界差將佐人兵巡邏彈壓去  
訖又奉御批令將大歲府舊行營使司置宣撫使司令種  
師道在彼鎮服衆情仍先出文榜令百姓通知惟此一事  
未敢施行蓋行營雖罷已改作守禦使司臣每遇早朝退

奏議卷之七

四

依舊在彼治事所有本司人吏官屬並在彼安泊文籍錢  
物銀絹器甲等並在彼置庫安頓若置宣撫使司則百事  
又皆紊亂勞擾竊慮陛下所降今來指揮未相照應謹却  
繳進如欲種師道在近鎮壓乞降指揮於殿前衙置宣撫  
司可也更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知

御批 依所奏施行訪聞百姓見今尚有殿內侍官者

仰速差人禁止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臣今晚途中逢快行家捉到兩人稱傳呼兵士解甲及將  
青黃獨脚旗俵與地分尋詢問兩人稱係北壁提舉守禦

官李構下使臣傳指揮願軍不得帶甲下城如遇下城並  
令解甲其獨脚旗不肯承認已劄問李構外已將兩人解  
送開封府并據告事人稱梁方平將皂獨脚旗鐵鑿等分  
散在逐地分臣已差使臣分頭根究收取未到及據問勅  
來見臣稱北壁傳指揮收了守城人槍刀器械見李構稱  
是曾指揮交收了及修內司兵士稱奉修內司姓吳人指  
揮令去壕外築牆高六尺如此則金賊可以藏身矢石皆  
不可及逐項事節皆係繁切伏乞聖慈詳酌施行謹具奏  
知見收到獨脚旗九面除兩面留此照驗外七面今繳進  
所有北壁罷仗已劄下依舊俵散去訖再具奏知

奏議卷之七

五

御批 一面令改正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臣近召募到使臣侯章前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并駙馬曹  
晟體間消息今據侯章回來稱到磁州滏陽野寨中見肅  
王并曹晟並各安樂未有回期取到肅王曹晟親書付本  
家文字今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大金軍馬次第如何只今奏來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劄子

臣恭稟聖訓擬草定撫諭河北州郡及獎諭徐處仁詔書  
一道進呈如可施行乞用御寶下以憑發遣北京差來人



事屬緊切合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 詔甚奇若人去時切防虜掠恐金人得知不便

卿微疾想漸平愈更宜加慎

奏請畫一劄子

臣今具合奏事件下項

一勝捷兵昨日得旨差孫澤張師正統領前去訪問孫澤

官雖高不曾經歷行陣武略大夫王從道西人善用

兵飽練戰鬪欲令同張師正統領仍乞來日引對賜

以罷甲戰袍令日下發遣

御批 依奏

奏議卷之廿

六

一陝西轉運使張顯以其父孝純令赴闕奏事已到國門

乞降旨閤門令不隔班先次上殿訖迴任

御批 兩日前已指揮閤門訖

一京畿第八將已差赴神師道下使喚所有孟彥完押到

西兵保甲二千餘人卻撥與錢蓋將帶往陝西使喚

御批 依奏

右謹具奏知

奏知神師中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臣伏奉宸翰神師中在甚處差人探問及起京西一將赴

宣撫司使喚臣契勒適見劉韜奏狀稱據中軍將趙哲申

師中軍馬探望得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去太原十八里  
已差效用兩人前去探問外所有京西將兵見契勒差撥  
次其劉韜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若是如此可令劉韜急發人救應并應副糧草  
前去不移刻行

奏知神師中已到真定應接太原劄子

臣遣得劉韜詣日報稱師中已於二十三日真定由井

陘路應接太原並擒到生口虜酋問得金人輜重十六七

間已離太原粘罕二十一二間亦北去韜欲遣人前去收

復忻代所有諸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奏議卷之廿

七

御批 覽來奏少解憂心皆祖宗積德所致奉公同心

之力可更措置早令出界今秋甚近大要支吾糧食

人馬城池塘濬一一急速施行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劄子

臣伏奉聖訓諸軍亂傳散賞錢事如何可以消弭臣契勒

諸軍只緣上皇扈從人兵給賞過優推恩過厚所以鼓倡

浮言今將已緝捕在殿前司開封府人杖配懲戒靜以鎮

之自須無事或出一勅榜開諭軍人以上皇暴露日久扈

從之人理宜優異乃以崇奉上皇之故至於在京諸軍非

有功者不賞事體不同今後輒敢撰造語言遞相扇惑者

有切者不賞事體不同今後輒敢撰造語言遞相扇惑者



並從軍法如此處置似為穩便更乞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 依奏

乞委三衛揀禁軍劄子

臣伏蒙聖訓欽於輦官教駁清衛廂軍內揀禁軍臣竊思之於事甚便但專委三衛自可以辦如別置揀兵所則三衛必又有語更望聖裁

御批 依奏如已揀充禁軍慮或逃避當嚴立法發遣

快行親從官待罪劄子

臣前月二十八日奉御批守禦使司快行親從官十二日發遣歸本司臣即時依稟聖旨發遣歸本司訖遼聞前項

奏議卷之八

親從官俱已得罪臣契勘累嘗具奏乞罷守禦使司未蒙俞允故前項人亦因循未嘗發遣歸司今來逐人別無罪犯若以因循有失發遣罪乃在臣伏乞聖慈特賜黜責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無得罪之理已降旨皇城司令依舊祇應卿但

安慮此迺皇城司官誤曉今早批旨深所愛卿始終保全但審思之罷司更俟略經思慮付出施行

奏知諭意吳敏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臣諭意吳敏不得再有陳請吳敏遼間宣押到都堂不曾相見已印上馬作簡與之亦未曾答答臣

再以簡具道聖意續奏聞次

御批 如此不知卿曉其意否不知為甚圖作紛紛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付到夏國詔書即差使臣齎發前去合行事容臣米早同宰執面奏次謹具奏知

御批 米早奏恐遲先具奏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未解圍日夕憂念寢食皆忘仰見聖慈憐神邊事焦勞如此臣等措置無效不勝惶懼待罪之至適得神師中奏統制諸將已至太安驛去太原府九十里

奏議卷之九

節次斬獲金賊首級開通道略得張孝純蠟書及張師正軍馬已到中山行軍有法決須成功欲乞先次降詔獎諭及無問將士量加犒設其姚古節制不明致汾州統制官等軍馬潰散乞差解潛抵替其解潛已到長安已催令星夜發來赴闕奏事訖前去亦須多降金帛令軍前激賞訪聞汾州見有官絹十餘萬匹河東民戶以金賊虜掠見無衣者而有窖藏以緡易粟可以足食所有神師中等奏狀三紙繳進乞賜聖裁

御批 神師中奏昨日並皆子細看了封出除已降詔

獎諭師中外並令三省密院行下量加犒賞其餘解



潛等事依奏作聖旨施行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俞允竊緣使司今來別無職事而有官吏食錢之費在今日財用窘乏之際誠為可惜臣愚以謂不若遂行罷去將所餘銀絹錢物等並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如聖意未欲遂罷即乞別差官提舉及將臣所辟置官屬見存數員並行減罷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契勘昨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伏被聖旨令候金人出境結局今來河北賊馬已退太原解圍祇在朝夕所有守

奏議卷之七

十一

禦使司別無職事欲乞限五日結絕所有見在錢物銀絹官告等乞並送左藏庫樞管聽候樞密院緩急支用其簿曆等並送比部勘磨一宗公案付樞密院收管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早嘗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降出施行竊緣賊馬遠去京邑底寧守禦之司實為虛設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早來所上劄子欲將本司所餘錢帛官告等送左藏庫寄納堆備樞密院緩急使用今來相度亦不須如此乞盡撥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或行毀抹見今庫官攢造供具已支見在數目續具進呈取進止

御批 可併歸樞密院其錢帛官告等本處收聽候緩

急取旨支用

乞賜武漢英等鎧甲袍帶劄子

臣伏奉聖訓令武漢英張師正米日日下出門已劄付逐人知委欲乞早賜鎧甲袍帶以激勸之謹具奏知

御批 已差陳頤言賜訖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臣伏奉宸翰李石處戰車數等可取索定驗堪使者令造臣近已曾取索到數等內姚古者似可用昨已造五百兩近再指揮奏造一千兩已於姚古處勾能車戰使臣教頭

奏議卷之七

十一

十人前來教習尚未到謹具奏知

御批 可催督施行

奏知神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臣伏奉聖訓速要見神師中見在甚處臣適見河北運使張益謙奏體探得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臣已召募效用與借進義校尉前去榆次縣師中處投下文字候取得回文日取旨推恩補正所有張益謙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八

起居道若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復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穢之效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於起居中伏念臣奮自軍平醜膺獎擢屬弼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管使既與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為堅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畢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殺渡壕持弓障弩

奏議卷之八

兩兵紛集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歎衆以却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幣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為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周皇基意實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兵越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三聖之重歡普竭駕軀少伸毫髮鳴鑾萬穴遠隔

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若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賊緣燕師叛既陷燕山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收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待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洋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日迫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織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大戎之衆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

奏議卷之八

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蕩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機以強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邇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已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鴻鴟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知所請賊方退舍埃橋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彈竭幣藏空



置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蠲滅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跋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通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縲以從艱難之秋冒虞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鑿與失心已明殞首何悔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靖康元年三月十六日行次

言前去南京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十七日行次陳留縣過道君太上皇后船登舟奏事以事節并所得語言具劄子奏知

本奏議卷之八

臣舟行離陳留縣三十五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臣同黃經臣於岸上起君訖蒙傳教旨勞問臣託內侍官李修等奏稟乞依趙野例至帷次前奏事奉教旨允臣即時登舟於簾前叙訖拜具道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及道君太上皇后平時保護之德蒙問朝廷欲使於何處居止臣對以見遵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指揮建額景園為寧德宮時暫居止他時須於龍德宮側別建宮室方協典禮又蒙問時暨居禁中有何不可臣對以天下大義惟禮與情情欲其通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有司議禮以謂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

居龍德宮未到闕間殿下欲以居禁中於禮未合恐非所以副天下之望蒙諭朝廷須是措置教是則得臣對以朝廷如此措置但欲協典禮順人情以副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宗社天下安矣既退臣復召提舉人船內侍官李修等三人委曲諭以前說及天下大義皆以為然又蒙太上皇后賜食賜茶及賜以行官吏錢五百貫文遣李修諭臣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瞻拜神御可否如何臣對以殿下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往省問如欲暨到禁中不可既而解船臣步即前路奉辭訖依稟聖旨迺遷前去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臣竊謂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

本奏議卷之八

之意更望聖慈曲全孝道不須過有疑慮如不許使臣人從入皇城之類似不須如此乞與宰執議使情無間阻別致生事為宗社生靈無疆之福臣不勝虔禱之至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見

道君太上皇帝賜對

臣伏念自為布衣諸生即荷陛下教養叨塵科第實被異恩荐歷清華皆出親擢每思奮勵少答殊遇去歲蒙恩召還適遭寇戎犯闕遠邇震驚今上皇帝委任於倉卒援攘之際躬率將士以死扞賊所幸堅城可守援師漸集賊因悔禍而去此則上天垂祐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也願知



臣綿力薄材沮於群議不能蕩滅醜虜以摠憤懣忝冒政  
府以懼以慙方今鑿與旋於二聖重歡稽之古今誠謂稀  
有臣之區區志願粗畢已累具奏只候迎奉還闕乞身東  
歸安養疲耗伏望道君太上皇帝聖慈憐念舊物曲賜保  
全使獲退休里閭則終始仰荷天地大德菲臣糜捐所能  
報稱

第二劄子

臣伏以鑿與南幸未數日間賊遽犯闕閉守扞禦者四十  
餘日方圍城之中今上皇帝瞻慕慈顏言輒涕下唯冀事  
定早獲奉迎還宮今幸賊已遠去中外寧謐翠華天旋特

奏議卷之六

五

畿甸宗室戚里父老民庶出宿跂望已逾旬日伏望聖慈  
早戒徒御言歸都城上以副皇帝孝思欲養之心下以慰  
臣子夙夜祈嚮之意天下不勝幸甚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  
十一日到南京朝

見二十三  
日朝辭先以事  
及所得聖語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二十日晚至南京詣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得旨令  
來日見二十一日早賜對幄殿首問臣離闕日皇帝聖躬  
萬福臣對以陛下聖孝思慕欲養之意數十言道君淚下  
稱皇帝仁孝四海皆知凡數十言次問臣賊馬到城下守  
禦次第臣以實奏知道君宣諭此中一一具知臣進劄子

三紙其一乞鑿與早還蒙道君宣諭本欲往亳州太清宮  
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  
揮更不戒行其一叙臣往蒙道君知遇及蒙陛下委任方  
艱難時得效犬馬之力只候迎奉還宮二聖重歡臣得乞  
身之意蒙道君撫勞再四及稱陛下書中褒獎之語面賜  
臣玉帶一條金魚袋令臣即時繫服又言行宮人皆喜公  
來且以此安慰其心臣拜謝訖退蒙遣使賜臣酒菓香藥  
等是日日本欲詣天慶觀鴻慶宮神霄宮燒香聞臣催促奉  
迎禁衛儀物等將到遂展一日仍有旨令臣扈從二十二  
早道君令蔡攸鄭祥凡三次諭及稱七寶輦皇帝未曾御

奏議卷之六

六

禮數太過欲只乘轎子如何臣對以陛下出自聖意專以  
此奉道君願乘御使南都士民望觀盛事是日臣同趙野  
宇文粹中蔡攸等扈從詣三處燒香觀者如堵莫不感悅  
既歸行宮召臣對便殿具道所以內禪之意并出親書青  
詞草令臣齋示宰執等及言前日措置未當數事臣逐一  
解釋道君宣諭此等皆末事但勿為形跡使四海觀者不  
好即得臣對以陛下聖孝欲極四海之奉以養道君皇帝  
倉卒擡擿之中朝廷有司措置施行或有未至願以保全  
宗社大計為念細故不足深責陛下惟恐少有不當道君  
意者日夕憂慮至於全不進膳願有以慰安之以副天下



之望道君諭臣言尋常只為性快有些小事只欲說破便無事公盡見此中底蘊來早辭畢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謂臣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又出小字書數事令臣奏知皆微末易從之事容臣到闕日面奏今具合奏知事如右

乞納玉帶劄子

臣比者奉迎伏蒙道君太上皇帝以陛下過有褒獎之語形於書問特賜臣玉帶古簡恩禮隆厚實非微臣所可克當但以上皇宣諭再三而臣之此行正欲調和兩宮使無

奏議卷之八

七

疑阻不敢不受昨日奏對已嘗具劄子乞行繳進并賜銀絹等不曾請受乞納左藏庫以助軍費伏蒙聖恩不允所請臣雖已拜命退竊惟念以無功而享厚賜實所難當伏望聖慈許依前劄所請特令繳納以安愚分取進止

御批

所乞不允可便收邊事方急來日留身面奏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道君行至洪州降賜御批令奏稟欲留內侍馮彥等

事具劄子奏知

臣伏奉道君太上皇帝特賜御批恭審鑿與已次拱輔即日季春極喧聖躬萬福臣了之情不勝感抃但恩禮過當非所敢承豈任惶懼伏奉處分令具奏使臣馮彥等事臣

今早入對已即時奏聞得旨專遣中官致書問聖意所欲留者當稟聖訓然臣見以憂虞之餘心力凋耗已入劄子乞罷知樞密事外任宮祠恐不獲前路迎候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八

奏議卷之八

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官觀劄子

皇帝將還京師上御延和殿議奉迎之禮朕南  
仲出劄子乞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等不許至  
迎行官輒入者斬公謂不必如此但遵常法足  
矣語頗侵之再對睿思殿南仲遂許伏期常乞  
付御史臺報治  
公上劄乞罷

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至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蠢愚問學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疆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

奏議卷之九

退師京邑寧謚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陔涼薄實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寓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茹連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嘗瞻願治之意願如臣者材術既疎心慮憤耗深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御批 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

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何李綱

第二劄子

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憤耗乞罷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糜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蒙被獎擢得以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寧夷狄遁歸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孤危之跡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願賊馬既退三鎮保全上皇鑿與還

奏議卷之九

關二聖重歡目覩盛事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是臣結構至欲送御史臺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筦橫遭誣讟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憐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啓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

御批 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啓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批令



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選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筵所以輒受而不取固辭者蓋以方時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還國勢粗定庶幾易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况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包羞忍耻強顏取容不唯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大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尚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憐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

不奏議卷之九

三

使願濟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塔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

御批

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臣伏蒙陛下特遣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官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赴赴伏望聖慈特賜免謹具奏知

御批

體前後累降旨揮速出供職雖上百章亦當封還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一外任官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方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天聰伏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也臣區區之志本欲只俟邊境稍寧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外補已嘗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忱誠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四具劄子奏知取進止

不奏議卷之九

四

御批

不允仍依累降旨揮勿更有請

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官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聖訓不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取南仲辯論臣以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舜間則疑疑則間自間與疑推之其禍則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實無它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



虜思駿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眾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為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謂如抵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仲師道等同對實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力疾出封立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為平仲之舉臣實使之且平

不奏議卷之九 五

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種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為罪何也臣既罷之後搬出浴室院謝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味平生當日在與不在伏闕之中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為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燕公輔之為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為去

就何也臣以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黜閣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終始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御批 不允所乞今封還卿奏勿復有請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不奏議卷之九 六

臣前者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初二日蒙遣中使宣押赴福寧殿賜對臣嘗面奏第五劄子伏蒙陛下再三宣諭還所上章仍命中使押赴樞密院供職臣不敢不遵稟聖訓即曾具奏俟奉迎畢日當伸前請今上皇還宮既已累日聖孝所格中外鼓舞今早又獲扈從問安龍德官目觀盛事可謂幸會而臣以憂虞憤耗之餘被巧詆難明之謗尚冀聖度保全得請骸骨伏望天慈許臣所乞所有前日進呈劄子謹再具繳進冒瀆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依累降旨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更不得有請便赴院供職付李綱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顧以為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為庶幾焉知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奏議卷之九

七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辯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極涕零伏念臣結約亡奇迂愚有素幸姑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黜閣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諧負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讓六狄方稟奉於睿護捐軀命

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

奏議卷之九

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論守禦劄子虜騎出克乞麻窩守禦一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只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款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眾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

本奏議卷之十

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邊禦敵八事三鎮官吏軍民為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

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九五十餘萬河東保甲九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

本奏議卷之十

二十一

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九三十六州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溧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



澆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埋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

本奏議卷下

八三

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雜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提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實塞下使

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費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

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濬劄子 虜騎既退乞用李魏措置塘濬城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觀神師道瞻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宗社大慶然虜酋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

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

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

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濬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

三百餘里塘濬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

就下限以長堤溝蓄水櫃以為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

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堦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

籌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

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詭充使專

切措置塘濬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

大功以為未遠之利

本奏議卷下

八四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

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放肆馬陵中

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雖退師尚未出塞所

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時方向曷雖暫

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

宜及今速為之備一日選將二日募兵三日訓練四日保

甲五日馬政六日繕器甲七日峙糧草八日修城壁九日

增塘濬十日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

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



有未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欵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御批** 依奏參謀編修添置四員

不奏議卷之十 五

乞措置三鎮劄子

臣朴野無所取材自蒙陛下委任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區區赤心始終一節不顧謗尤者誠謂祖宗土地雖尺寸難以與人儻必割之無以立國冒瀆聖聰者孰美臣累次面奉聖訓候金人過河別行遣使計議三鎮之地今來計程已是渡河之日所有三鎮合行計議乞降御前文字付臣因控扼河津兵行選使同共前去取進止

**御批** 三省密院同共詳議莫更卑辭遣使求之見親

王隨行不可輕易繫國安危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臣綱言近具劄子辭免覃恩轉官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出震膺圖咸慶風雲之會乘龍施澤敢懷雨露之私滄貢忱辭冀回淵聽竊以曆數盡歸於天命謳歌允協於民心大寶既臨群工受祉如臣者以身許國初何意於升遷叨位本兵領已踰於涯分更容會冒徒速顛際伏望皇帝陛下俯徇至公曲從素願惜名器之重爵尊朝廷行貴近之先化成海寓俾能無愧實預有榮所有告命未敢祇受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齊御前編書問道至太原賞之補說奏如上批有大臣專權受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不奏議卷之十 六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奏行批知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關臣以菲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訖以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川二十一



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為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嗷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愚懇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以謂任則當勿疑疑則當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况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以得避賢路乞此

奏議卷之十

七

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意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啜菽無任

**御批** 前日所批止係要依祖宗故事無纖芥之疑卿但安職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章奏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樞密院供職及家屬歸府第仰荷天恩第深感戴竊念臣偶以冗材濫膺重任初乏前埃之補自貽專輒之愆大度兼容未加譴責何施面目復冒寵榮伏望陛下終如哀憐曲垂保庇特依所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使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年非徒危疑之跡

可以少安亦使進退之間不累國體臣已見出門外聽候指揮所有不候奏知出門之罪伏乞重賜黜責施行

**御批** 所乞不允已差御藥宣押可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守本官致仕特降御批令臣赴院供職不得更有辭免仰荷恩德彌增感懼臣竊以樞筦之任號為本兵况當艱難之秋尤見委寄之重自非信臣苟可肩處而臣稟性蠢愚濫被眷獎無消埃之小補有讒謗之並興至煩宸章宣示三省怨怒傳播喧干外廷臣獨何顏復居密宥之地伏望陛下哀而憐之特賜保全使得乞身而去不勝幸甚此志已决仰冀聽從臣無任祈懇之至

**御批** 不可自疑有駭衆聽已令宣押當體朕懷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猥以冗材誤蒙異恩擢用樞筦籌畫無取料敵不明致令种師中姚古之師為金人潰敗太原圍急未知所以救解之方又臣嘗遣張師正統領勝捷人兵前去策應不謂師中即以師正充選鋒賊馬邀截先次奔北既乏知人之明又無捍患之略豈可貪冒寵榮尚居宥密之地以塞賢路祖宗舊制邊事失律必罷樞臣伏望聖慈重賜黜責



議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早來已與卿面論不須如此今封還所奏勿復再請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章緣种師中軍行失利乞賜罷黜特降御批開諭不允仰戴天恩第深感懼竊以樞筦本兵之地專任邊事與他宰執責任不同敗師厥將咎將誰執况有祖宗之成憲所當遵依伏望矜憐特賜斥免以副公議兼臣材術空疎志氣凋落誠不足以上副委寄不勝惶懼待罪激切之至

奏議卷之十

十九

**御批** 依已降指揮不允仍止來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一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靖康元年五月宣撫使有旨以公此師道宣撫使河北河東上劄辭免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地委令宣撫臣以孤立誤蒙天恩自庶僚中擢任樞筦以死報國此志已定况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分之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兵以援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又种師道威望素隆見為宣撫若罷師道而授臣恐外議不以為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儻陛下必欲使臣之亦何敢辭調兵選將應副錢糧須旬月始辦太原圍久王師既絕深可寒心臣慮此數日間已難守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更容來早稟受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 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便可治行此任無易卿者為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輕接戰

第二劄子

臣伏奉御批以臣辭免宣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任無以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以圖報効而橫罹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允且使待罪樞筦亦承睿筭尚可黽勉若令宣撫兩路將兵于外豈臣孤危



乃敢當此伏望聖慈特賜照察餘俟面奏

**御批** 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請行

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贖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為卿何不奮然請行以成功名可體茲意

第三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具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武臣無如神師道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且夕入覲以優禮待之必肯為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朝廷已為得人所有臣今

奏議卷七十一

來除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不勝幸甚

**御批** 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

第四劄子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後蒙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令與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伏望睿察進寢成命無任祈懇之至

**御批** 不允所奏

第五劄子

臣伏奉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者竊念

臣爰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報效辭難差

荷陛下知遇得以少效孤忠今日師中挫衄內外惴恐此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實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內揆絲薄實難勉疆而況遭懼讒誘動輒得咎積憂成疾心力殫耗豈敢以孤危之蹤乃輒當統帥之重伏望特加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日面奏次

**御批** 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為國立功不得辭免

第六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委便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荷委寄之重

奏議卷七十一

敢不奉承睿旨然臣適見河間帥臣奏報賊馬侵犯雄州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前來防托又見姚古奏報陳迪郝懷下把南北關人兵並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勢已急與其令臣作宣撫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貲曷若各分萬人犒設訖往河北沿邊及河東把截以濟一時之急所有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幹於事為便其神師道乞加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聖裁臣非為身但欲措置當理以濟國事伏望聰察謹具奏知

**御批** 卿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幹事令三省降旨師道已留京師



第七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特降中使封回劄子賜御批不允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密之職於今尤為重任而臣材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肩居非為身謀蓋恐誤國伏望察臣忱誠特從所請選擇信臣付以重寄天下幸甚臣見以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批** 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北河東實繫社稷卿宥密信臣朕所委寄便當來日受勅此志決定卿切體之

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難勉彊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於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賦職既退又蒙擢置樞密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稟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乏於此今者忽蒙擢為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况自頃以來橫懼謗議或

以為狂率或指為姦佞其甚者至以為收人心而又上願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命之禮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節出裴度傳一段令直筆錄賜卿忠義徇國何愧前人好

親成效以寬朕憂

謝賜裴度傳劄子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備謝且錄裴度論元稹罷洪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祖宗積累垂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



蔡州數城之地為唇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設有使令以度况臣實謂非倫非特未允公議且恐有誤國事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庶幾成功仰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意天下幸甚

**御批** 已除卿宣撫便當受命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

宋議卷之十一

六

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比佞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俞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聰不

燕戰汗之至

**御批**

覽卿所奏銘記於懷但為國了事與卿共太平之樂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既受宣撫使命以車馬未去豈非非命上劄子待罪及繳納告勅

臣伏奉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者伏讀

震慄不知所措契勘臣於前月二十三日受勅至今纔二十日當時蒙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月二十二日啓行臣以庶事未辦當具面奏乞展三日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聖訓以為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

宋議卷之十一

未

至伏望聖慈特賜寬責

**御批**

封還卿奏不須如此依定日二十五日內起發

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寬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在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副咄嗟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謂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



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心只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之宣撫使司治行豈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况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譏交興上感睿聽陛下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其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

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豈須如此止欲卿速行今封還卿奏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踈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

還自循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豈可必哉宣撫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胷中安能有濟臣竊觀聖慈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等告初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奏議卷之十一

御批 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置所有告勅封還不得更有陳請並無毫髮之疑止要促卿速行

第四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特賜御批封還劄子仰荷天恩尤增感懼重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它日受誤國之誅不若自歸於司寇伏望睿斷特正典刑所有宣撫司職事乞早差官交割管勾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封還所奏



第五劄子

臣契劾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不曾支動伏望聖  
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唐恪朝之老成累任  
帥臣諳練兵事可以充使如陛下不欲遣之於外但以使  
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分領將卒前去劉韜解潛  
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副自足辦事更乞聖裁臣未敢  
搬出見在府第待罪聽候指揮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累百章不允辭免

卿所請雖累百章決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

朕無纖芥所懷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決不允從疾速  
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今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

河東兵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欲卿行所有元批不期  
卿誤曉累乞退閑朕昨日進退疑惑甚難出手欲全君臣  
之義重之萬世今日見卿陳奏慨然請行釋去疑念足見  
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路允迪等卹其家甚善益見徇國勤勞之意卿不須與三  
省議此事已決何必如此九事斷而可成再三反復愈亂  
人意卿可一心措置備辦成功之後與卿共享太平之樂  
論宣撫職事劄子累具請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  
五日出師上劄子論宣撫職事  
廟算以行

宣諭疾速辦行

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  
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  
果能支梧則已稍有疎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  
為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  
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阻難無謗讒無錢糧不  
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實區區素願死且不朽肩  
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二劄子

臣伏蒙宸翰卿出師今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第深感  
懼然故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任其責宰執



聞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道而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伏望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日或少有差跌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於以身殉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辨

第三劄子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為宣撫使踰二十年所經者皆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夷狄憑陵之禍然貫一時蒙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皆出其門內帑供給

奏議卷之十一

十一

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幹萬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後敗今臣受任於國家艱危之秋姚仲二帥軍馬潰散之後哀疲勞久不訓練之兵以抗強敵率烏合素不習宿之將士以微成功甚矣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愛金帛以養士而作其氣庶或可為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於朝廷府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一百萬纔實得二十萬已有難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梧兩路而寬陛下北顧之憂也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不顧身則可謂臣諳練軍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兵弱財匱之時而欲徇國家

之急以捍屢勝驕暴之虜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事臣當任其責是大不然三鎮者祖宗陛下之三鎮果能守則當與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責則後誰敢為陛下納忠者更望聖慈與宰執商議審處令各為奏明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勵士卒如何應副錢糧屯泊當於何處戰守當用何策斷自睿意使臣得遵稟而行不致誤事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第四劄子

奏議卷之十一

十一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獎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效而材疎智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遑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已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辱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臣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



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勞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神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劫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審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

奏議卷之十二 四

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冀天威伏深戰慄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不責速進

應河北河東並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劫亦不為罪捷到亦不為喜但堅固期於全三鎮是朕之意卿宜體此不責速進但款曲圖之庶保萬全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朕信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豈能預先定得卿可一切便宜施行

宣諭所到如親行  
李綱所到如朕親行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筵宸禁猥煩八簋之陳詔語春溫威顏天迺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諸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筦樞機空糜廩廩適犬戎之犯順騎遶并門驅虎士以邊征軍連代北憫其行役錫以宴娛仍招佩橐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釘繁列宿繁鑿帶之內盼光奪流霞醴玉舟

奏議卷之十二 五

而親勸驪騰部曲榮絕典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迺巨豪英併懔輔弼大享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撥而不廢已侈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懷推食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侍而獻誠期熊羆飲至以策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撫金線小花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全銀五百兩緡五



百匹細物一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夸椽燭五十條刀劍  
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鑿椅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  
十隻烏銀犀皮銷劔一口者總戎兩部曾未屯於國威申  
錫百朋已繆承於天寵轅門改觀帥慳生輝荷優睦之有  
加揣虛庸而失措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  
賣服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勲慨念  
臣愚蚤逢主聖羨著殊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  
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  
置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  
凋戈寶劔俾執銳以輸忠鳳舞蘭膏期通宵而盡瘁丁寧

奏議卷之十二 六

示眷樞機衛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濟中興  
之業力排羣議獨奮睿謀脫三鎮於大羊拯兆民於塗炭  
天聲震疊國勢救寧察臣蚤與於邊機故此俾宣於廟筭  
憫其行役被以寵靈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  
下之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開裝紫  
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著鞍一副者命來臨天威在望申  
遣左端之重載頒內廐之良佩服心榮祇深慚懼謝恭惟  
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以馭群臣念其驅馳

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駮偉然  
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眷養俯罄愚忠  
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擬鞍  
鑣之姿將命不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  
林學士吳玠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  
之恩宴衍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冒第劇戰兢謝伏  
念臣社稷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於忠義逢時竊意於  
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丞轄曾罔著於休功繼掌

奏議卷之十二 七

樞衡迄幾聞於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遺藏未容乞身而歸  
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寫終天意之真回禮遇彌加  
褒榮浸侈初肆筵於中禁復申稿於上天厨具絡繹之  
珍藥有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儒衷下及群僚亦與  
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驕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  
致此軀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獻北闕  
之俘願希蹤於前世都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宣諭途中詩

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在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卿更宜將慎用副朕懷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時眷區薄之勤止載惟忠蓋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寧繫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思感慎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圻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丹陛方遠咫尺之威捧誦

奏議卷之十一

八

紫泥邊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超執事機方鞫胡蓄銳於晉疆而燕寇擊兵於朔部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鋒鋦斧鑿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實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規其所蔽慮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感慎之誠乃形一札以取萬全臣敢不上體淵衷仰稽聖詔遵仁聖之秘略參以並行禮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

乞深考祖宗之法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纓潛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管膳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奏議卷之十一

九

覽所上章陳深考祖宗之法事是見忠義愛君之心當一一錄記於懷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增廣元年四月公在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關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黎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也



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圖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以邊陲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朔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

奏議卷之十一

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語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

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聞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入兵各令資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

奏議卷之十一

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其地強敵臨境非和戰朝夕恐懼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神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也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卷之十一 反文十



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  
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  
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  
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  
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撥  
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  
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  
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

防秋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

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  
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  
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  
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  
關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  
有詔止之皆憤慨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  
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  
體夫以軍法勤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  
號召無後應者矣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三

乞罷宣撫使劄子

七月二十五日解州折衝出  
兵南北關與賊相逐而退

上劄子特罪  
乞罷職任

臣近具奏狀劄子以解州折衝質南北關進兵將士退卻  
乞賜黜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昨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  
宣撫使自以智術淺短不足以仰副委任之重累具辭免  
不蒙俞允迫於天威勉就職自受命以來思自罄竭以  
圖報效而軍旅之事素非所習節制不明方略無取致解  
潛等與賊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勢力不加尋即退卻曾  
無尺寸之效責在大帥咎將誰歸夙夜憂懼心氣怔忡動

輒遺忘豈可復總軍政伏望聖慈矜憐檢會臣待罪章疏

特降睿旨罷臣知樞密院事及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遴選  
重臣代臣職任就近令范世雄管勾許臣交割迤邐前去  
聽候指揮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公心職事及蒙  
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事今  
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  
賊馬犯關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  
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為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



者正恐胎今日之患非為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既退河  
北兩鎮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  
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  
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  
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氣益驕  
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為南牧深入之計  
朝廷日能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  
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  
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實用虜騎猖獗  
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

奏議卷之十三

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為  
宗社計募兵擇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為  
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  
况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  
非材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事招致  
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  
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  
勝戰越待罪之至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一次特降詔書  
不允者王事方棘願狗國而捐軀將略弗獲敢籲天而請  
罪與其有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爰  
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回再澄愚衷仰干睿  
聽謝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陋儒粗聞忠義之風不知軍  
旅之事分衲遲於嚴整敢希冀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職  
責游而並進荐膺聖獎超執事機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  
於北部自惟謙薄必至顛隳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  
遣經營庶務勉勉百為鬚髮為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  
嚴令具雖明馭衆之方將隨卒驕尚冀近年之弊并門之

奏議卷之十三

圍未解保塞之寇鼎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雖屢祈於罷  
黜終未賜於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  
臣才謀淺短不足有為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真垂寬  
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於餘  
生清壑未填或收功於晚節

第三劄子

臣所乞罷職任非綠避事及為身謀實以不習軍旅之事  
不可為帥自知甚明恐誤國事及今改命尚可設計以解  
太原之圍以禦河北之寇仰副聖意更少稽緩伏致疎虞  
雖賜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睿慈特賜矜察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能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伏奉宸翰令安心職事未賜俞允伏念臣猥以孱庸誤膺委寄力小任重福過災生疾病交攻心慮憤亂寢食俱廢生氣索然儻或貪冒寵榮尚縈軍政必誤國事自取顛隳伏望聖慈察臣忱誠非有沽激特降睿旨許依所乞使獲退休則終始保全雖天地父母之恩何以加此餘齡未泯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第五劄子

臣累具劄子仰干天聽以不材而當重寄恐誤國事乞賜

奏議卷之十三

斥罷許令致仕別選能臣躅踏俟命未蒙俞允第深皇懼臣聞量材授職不強以所不能者君之道也陳力就列而不能則止者臣之節也如臣書生不習金革之事受命之日同嘗力辭迫於天威勉就職夙夜自竭思效鈔刀一割之用而進無尺寸之功乃知素非所習不可勉強儻或貪冒恩榮而忘不能則止之義豈惟有設國事且將得罪於古聖人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再三冒瀆期於得請仰冀聖聰有以照察之也臣又聞壯火之氣衰少大之氣壯臣自今春以來更歷憂患志氣凋落正如傷弓之鳥望曲木而先驚責其勇敢復如乘時雖自傲昂豈可復得方陞

第六劄子

臣累具劄表干冒天聽乞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察觀一次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許臣候種師道到交割職事赴闕議事仰荷天恩終始保全但深感泣近惟尚書省劄子折彥質除宣撫判官及備奉聖旨令臣不得輕易進兵伏念臣智謀無取疾病交攻比日以來夙夜震恐心氣不寧動輒憤亂豈敢復為進兵之計但邊事緊急須人措置而臣束手坐視無可為者深恐誤國伏乞降旨促師道起發或且令折彥質前來一割臣得扶疾進趨前去聽候指揮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第七劄子

臣累具表劄奏狀仰干天聽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一次伏蒙聖慈再降詔答未賜俞允重念臣學問荒疎智能薄蕪被使令過



長分量雖自整竭無尺寸之益夙夜愧懼憂悸成疾不能支持伏望矜憐降鑒許依所乞異時圖報當極殫捐千冒天威無任懼戰之至

再乞罷宣撫使表

臣竊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一次再降詔書不允者危誠上達方虞鈇之誅溫詔俯頒未遂丘園之請敢再陳其懇悃庶仰於矜從謝伏念臣一介書生不習兵事忘身殉國雖堅心上之心制勝運籌初乏折衝之略設蒙天獎俾長樞庭心分闕外之權未迪師中之吉雖

奏議卷之十三

六

聖恩寬大必將赦三北心用孟明然公議沸騰豈肯以一戰而恕房瑄與其招人心而得罪焉若控君父而乞身往城于方宜有赫赫之南心仰在泮獻馘必資矯矯之虎臣自度非才請避賢路伏望皇帝陛下容之以天地之量燭之以日月之明憐臣勞瘁而無補於事功察臣精誠而有志於忠義進以道而退以禮不使翱翔保其始而全其終無令隕越則臣誓堅心仰戴鴻恩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心結草為期

第八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矜憐孤蹤過有存撫初言睿斷所

以用臣總戎之故中言諸將難以倚仗遂致不敢輕易進兵之由終言臣昨在圍城之中嘗效犬馬之勞欲力賜保全之意聖恩隆厚雖父母之於子不過如此感極涕零不能自止伏念臣學非適用材不逮人徒抱愚忠常欲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誤蒙委任俾之宣撫兩路而臣自知材力謏薄誠不足以仰副重寄力具辭免天意莫迴勉就職亦欲少效涓埃之報而事與願違略無所補以寬陛下北顧之憂此臣所以夙夜震恐慙歎憤懣至於寢食俱廢疾病交攻累瀝危誠以乞骸骨仰冀矜從雖被竄誅所不敢辭也伏蒙陛下聖訓丁寧既照察其精誠又憫念其

奏議卷之十三

七

勞瘁許以保全不使隕越顧臣何人遭遇如此粉骨碎身曷足圖報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表劄奏狀特降睿旨從其所乞許令罷知樞密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一次上以昭陛下保全臣子之大德下以全微臣知止之節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見逸遷前去封丘縣以來聽候指揮千冒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第九劄子

臣伏奉親筆累數言言訓教丁寧諭以終始保全之意宸章奎畫燦如日星臣伏讀感涕不能自止已具劄子稱謝



及乞檢會臣累上劄表奏狀特降睿旨許令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一次未奉俞允螻蟻之誠敢再叙陳仰干天聽伏念臣疎拙愚直初無他長方道君朝仕不過史官以言事遠謫流落七年誤蒙放還適遇陛下龍飛之際不待左右之言首蒙賜對臣未及敷奏之間聖語褒諭以臣昨論水事章疏曾經御覽記錄姓名遂被親擢躡履處從班未旬日間金賊犯闕臣非時請對與宰執廷爭有合天意遂蒙擢與大政方擾攘中日被委使中遭詆誣罷斥累日聖恩隆厚勞問不輟尋復舊任自春以來孤危之蹤任用保全獲至今日皆出天造而臣材力餘薄初無毫髮

奏議卷之十三

八

之補濫膺兩路宣撫之奇雖受命未久然不能率勵將士驅逐醜虜以寬陛下宵旰北顧之憂有罪無功實覲面目今蒙恩召赴闕議事咫尺天威雖不勝臣子戀慕之誠然復何顏以望清光兼臣屢經憂患夙夜震恐疾病交攻心氣不寧難以勉強任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控告君父乞賜罷黜接開養疾不敢貪戀寵榮妨塞賢路誠非獲已伏望聖慈容以天地之度照以日月之明聽臣危懇哀而憐之特降睿旨從其所乞則陛下非獨有保全臣子之言乃有保全臣子之實蒙被驅策者孰不感勵兼臣犬馬之齒未蒙使得就開養疾心氣稍安復蒙任使捐軀未晚千冒

天威無任祈懇激切戰越待罪之至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九月初交劄宣

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天

恩隆厚未賜誅責復加寵榮感戴之極涕泗橫流伏念臣

偶以孱庸叨備器使有罪無功不足以當秘殿之隆名心

勦形察不足以任淮海之重寄儻或冒處必致人言已具

狀奏聞乞追還成命外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章疏特降

睿旨依臣所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觀一次則始終保

全悉歸天造臣以備受旨揮免見謝辭不候受告般家接

人取便道疾速發赴新任密邇闕庭不獲瞻望清光豈勝

犬馬戀慕之情雖在山林不敢少忘陛下天地父母之德

惟當旦旦焚修仰祝睿筭

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清康元年八

關議事九月初行次封在蒙恩除觀文殿學士

知揚州上劄子具宣撫司見在營軍兵財物數目

奏聞乞差官

前去覈實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

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

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

官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

奏議卷之十三

九



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  
 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  
 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  
 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  
 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  
 軍軍四千人臨啓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  
 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璘將本軍往真  
 定府宣撫副使劉詒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  
 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逐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  
 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州汾州衛州等處

奏議卷之十三

十

防守范世雄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  
 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用初宣撫司蒙  
 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  
 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日一犒設用過數目  
 不多外餘皆積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  
 曾支出者三分之一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  
 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  
 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  
 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夫士卒心無與禦  
 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北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

乞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臣伏蒙聖訓已除臣宣撫使李彌大為副臣與彌大實皆  
 書生初不深曉兵事恐誤國計使副當以武臣一員有名  
 望者為之臣非敢惜身避事實懼仰辜委任之意更望聖  
 裁謹具奏知

御批 若與師道俱行亦無害但恐老不肯治事卿參

酌眾議只今奏有名望者武臣一員來急速

論兵食等事劄子

臣伏奉御筆卿素忠義何故不說去者臣既已受命豈敢

奏議卷之十四

一

不行實緣朝廷之事議論不一或以為臣所請之物難辦  
 或謂師道不當罷或謂臣不當行紛紛如此何以集事臣  
 竊謂陛下所以遣臣者欲責以事功也若兵寡則何以分  
 援兩路而振國威若物少則何以供給將卒而作士氣况  
 兩使並行於事體自是未當非臣不欲行也伏望聖慈特  
 賜睿察更容來日面稟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 卿去時切不可輕舉接戰除此祝卿其餘定保

萬全必不貽朕念寬北顧之憂矣請物與兵二事朕  
 當悉力應副三省之議未定造已親筆出如早來喻

卿者意卿但撫綏將士慎重措置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臣伏奉聖旨未起離間依舊於樞密院治事臣契勘見今宣撫司事務煩多精力不給欲乞除樞密院應干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符官使臣外其餘常程文字特免簽書取進止

御批 依舊簽書

乞括馬劄子

臣契勘軍行全藉騎兵今來宣撫司出師得馬不滿千疋又多羸弱金人鐵騎動以萬數將來防秋不知何以禦之今早嘗具面奏乞於都城括馬以濟目前之用伏蒙俞允

奏議卷之十四

十一

敢望聖慈令三省日下措置先降指揮非品官不許乘馬續令開封府根括立定格尺價例官為收買其低小不堪披帶者不在此限盡數撥赴宣撫司給散關馬諸軍庶幾軍容稍振不為虛文可收實用取進止

御批 李綱乞括民馬可詳酌施行付中書急速行下

乞差曲奇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曲奇今日已到闕伏望聖慈差充本司統制官填劉錫改差關取進止

御批 旗鼓等並依奏行下曲奇欲差作御帶不知卿

可撥否別贈逐人亦須有之造彥質奏來河東事並

有次第須卿早受命已月餘尚遷延如此有損體兼河北河東人民日望宣撫到卿可促日前去核馬等事已指揮尚書省速令應副記

再乞曲奇劄子

臣伏蒙聖訓以臣等置曲奇為統制官令別作踏逐者契勘神師中姚古軍潰散之後仰荷天慈委以宣撫重寄主憂臣辱不敢辭難旋擇將佐無一可用若非得一二統制官稍有名望何以服衆前乞劉錫不旋踵已除制置使今幸曲奇到闕若不干冒聖聰辟置軍中使護諸將則此行未見有可委使者伏望聖慈特從所乞不勝幸甚取進止

奏議卷之十四

十一

御批 邊臣可委豈無但未踏逐到耳莫且尋如果無

別奏 李邦彥已令責

乞置承受官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各置承受官一員伏望聖慈於近上內侍中選差取進止

御批 差魯思殿祇候王褒

乞令承受官王褒隨軍劄子

臣伏蒙聖慈遣宣撫司承受王褒前來議事將來軍行欲乞令王褒隨軍前去更合取自聖裁括馬尚未蒙朝廷施行日限已逼乞降旨催促謹具奏知



**御批** 王襄隨軍可依所奏劄與本人括馬文字只公

再錄卿所論劄子一本來待看詳催督

乞辟劉璋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中山府路鈐轄劉璋已到關其人材武有謀臣欲  
辟充宣撫司統制官伏望聖慈特賜召對問以方略臣前  
薦文林郎郭執中雖已得旨賜對久未有班次乞下閣門  
令未早引對取進止

**御批** 依奏施行

乞令李邈權帥真定劄子

臣曾具劄子乞令李邈權帥真定蓋恐錢伯言到遲有妨

**奏議卷之十四**

劉幹出入李邈才幹心力亦可倚以辦事伏望聖慈早賜  
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 已批付三省訖只今更催已批出三四日為甚  
至今未行卿可問三

省劉幹奏甚善卿一面措畫施行

再乞免簽書常程文字劄子

臣近具劄子乞免樞密院簽書常程文字伏奉御批依舊  
簽書臣契勘見今宣撫司措置事務委是繁多日力不給  
伏望聖慈許臣除應干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  
外免簽書仍不依時上馬赴宣撫司治事取進止

**御批** 依奏

**繳進秦元圖冊及奏知解潛議事劄子**

臣伏奉內批取秦元所進三冊二圖謹依稟繳進遣已召  
解潛議事欲且保隆德府觀事勢前去威勝進兵來早對  
訖出門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事依奏卿可將秦元所進三冊二圖令三

省密院同看如可用即降陣圖付秦元教保甲二冊  
令諸保甲為永久法疾速施行

奏知看詳秦元圖冊并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將秦元所進圖冊付三省密院同看詳施  
行臣已依稟訖所有將來出師合差察視親事官隨軍使

**奏議卷之十四**

喚乞降旨皇城司依前後體例差撥取進止

**御批** 兩劄並已行下三省并馬軍司及王宗濂訖親

事官令差去赴宣撫司卿可疾速治行為朕了此大  
事必有厚報太原圍閉又每念之無不流涕也

乞支降見錢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三省支降錢十萬貫付京西轉運使司羅  
買糧草應副宣撫使司准尚書省劄子令於新稅錢內支  
撥竊緣新稅錢見於民間理索今來出師在近理須預辦  
糧草深慮闕誤伏望聖慈令自朝廷支降見錢或於內撥  
應借支將來却令備還庶幾日下可以集事取進止



**御批** 朕應副卿令內庫借支日後令朝廷撥還盡行

行下係一十萬貫

乞治逃避士卒劄子

臣契勘方此暑月出師士卒已有棄下器甲逃避者若不嚴行止絕切慮通相做深屬不便臣已令諸軍檢察如見得姓名即具奏聞乞下開封府及本管緝捕從軍法施行先具奏知

**御批** 當如此朕已親筆下開封府如緝得宣撫司逃

避軍人差人押送赴卿施行

奏知應副解潛等銀劄子

奏議卷四

臣伏奉宸翰令臣將本司銀錢應副河東支用臣契勘已將銀二萬兩應副解潛見錢鈔十萬貫應副錢歸善五萬貫應副折可求一萬貫應副高衛外今再起發銀二萬兩應副錢歸善一萬兩應副張灝共計應副過銀五萬兩錢一十六萬貫並差使臣管押前去候取收付到日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已令快行齎關子與河東轉運銀絹折錢金令

內臣將堯卿押付折可求銀絹令李倫押付河東轉運司銀絹令秦同老押付卿各有數不能具寫俟到卿一一差點檢取數奏來如更闕少亦具奏

奏知賞罰並有林冀景等劄子

臣契勘諸道約日命合進兵之初須令賞罰分明足以勸沮竊見武節即董有林權知隆德府數月修葺城池招復逃散入戶極有風績武節即楊志昨隨神師中先以恢復榆次縣大兵既潰志不免退師諸將散逸志獨收集殘兵保據平定屢次立功殺退賊馬理須激賞臣已便宜作奉聖旨董有林與閣職楊志與免合降官更轉一官訖冀景昨於石嶺關失守近又於文水縣潰散王何昨統守禦司人兵中路潰散近又於文水縣敗衄理須重罰臣已便宜作奉聖旨冀景王何各削奪在身官職令白身充統制候

奏議卷四

立到奇功與甄叙謹具奏知

**御批** 甚善極當理所有轉官人關與三省出給官告

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張灝欲依舊節制將士解圍太原令臣熟思合如何施行奏來臣契勘折彥質奏解潛以節制不一十羊九牧無所適從故罷灝節制今來灝所團結召募將士民兵等亦五百餘人欲往汾州會合折可求身自督戰兼汾州一帶有利子嶺之類可以出奇皆灝平時措置去處欲乞許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會合解圍更望聖裁謹進止



御批 依奏

再乞令張灝折可求節制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使臣押到太原府下蠟書人并宣示張孝純蠟書臣敢不仰遵脣詔約束將帥會合解圍以上副焦勞之意近具劄子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令措置西山一帶伏望早降睿旨庶使不失機會取進止

御批 依奏卿一面畫旨行下

乞招補勝捷軍劄子

臣訪聞勝捷軍兵勢頗猖獗若不早行掩捕招收漸向東南為患不細臣已作得聖旨令宣撫司出榜招諭令人齎

奏議卷之十四

榜付曲奇韓世忠及行下逐路提刑司去訖所有榜文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足見憂國愛君之心嘉歎不忘

乞差种師道巡邊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依舊起發諸路防秋人兵及乞令种師道統帥前去中山照應繫國大事皆未得報伏望陛下深留聖念取進止

御批 种師道已降勅差帶樞密巡邊為別無名故以巡邊為名

乞立收復忻代賞格劄子

臣契勘解圍太原不次推恩已有親筆手詔外收復忻代

未曾明立賞格忻代不復則太原亦難安居臣欲乞將到奇功收復忻代將士與依解圍太原推賞職等有所勸其王以寧乞前去措置劄子今同繳知

御批 依此降旨曉諭將士

乞殿前馬軍司補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從解潛前去河東交割職事已行下令限日下出門去訖臣見今治行但所得馬軍三千人內二千七十餘人關馬殿前馬軍司不肯應副雖蒙指揮樞密院措置應副緣太僕寺等處現今關馬無可支撥伏望聖慈降旨殿前馬軍司摘那有馬人兵抵替頂管足庶幾軍容

奏議卷之十四

刑振實係國體取進止

御批 足則恐難足得可令摘馬一半應副係見今殿

前馬軍司見管數摘那一半大半見在一千疋摘五百疋赴宣撫司作奉聖旨施行

承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五

繳進劉豁中狀劄子

臣得劉豁申狀錄到太原府張孝純蠟書係劉豁遣人於  
鳩尾送書入城孝純方知朝廷遣豁并解潛措置河東解  
圍事係今月初一日臣契勘太原圍閉已踰半年軍民堅  
守無有二心今諸將約期會合有可成功之理此誠宗社  
之休而陛下聖德所致更望少寬聖慮所有劉豁申狀同  
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覽茲奏涕下沾衣卿忠義狗國奮不顧身太原  
解圍專在卿力不可出此月恐賊情愈生姦計朕日

不奏議卷之十五

望捷音更與督諸將

奏知約束解潛等會合劄子

臣得劉豁諮目與解潛張灝等議定二十八日進兵會合  
解圍臣元約二十五日以前以潛灝稱威勝軍汾州兩路  
軍馬器甲錢糧未備故展三日不出此月使事稍辦集亦  
所不爭臣已催趙元降付河東器甲及截撥陝西器甲過  
懷州界度如期可以至軍前又以本司銀絹見錢關子節  
次應副已再行約束解潛張灝折可求等令如期會合前  
去所有劉豁諮目及臣約束會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卿切指揮諸將互相照應敢有觀望不進者卿

便行軍法仍令諸將知如立功便除節鉞更有奇

當加開府儀同三司將士兵卒兩倍推恩若出邊逐

出界亦奇功也歸師勿過卿更詳之解潛不用心

卿更誠之書卿所奏並依奏付三省密院訖

繳進通信林牙書詞劄子

臣所遣歸朝官通信林牙書詞錄白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通信林牙書甚善快行四人并李倫秦同若押

錢銀絹係三項今日已起發盡絕數日想可到更俟

童貫物來當發金二萬兩付河北河東卿不須慮朕

不應副朕凡事節儉收拾金銀錢絹止欲賞賞戰士

不奏議卷之十五

保守祖宗疆土

論郭仲荀劄子

臣伏見知雄州郭仲荀罷不知何故仲荀沈鷺有謀諸練  
兵事武臣中所難得守雄州極為有功今既罷任未有差  
遣臣契勘太原府見關總管見今王稟祗是權在城中將  
來解圍須要得力兵官幹辦軍馬伏望聖慈優與仲荀懷  
官特除太原府路都總管令隨宣撫使司候太原解圍日  
發赴新任取進止

御批

已與仲荀轉一官差隨宣撫司聽候任使如到

卿一面作聖旨差注



奏知行遣親軍官劄子

臣契勘昨承御前差到察視親事官二十人分在五軍察視今月二十二日有中軍察視親事官閔義一名飲酒至醉將把門兵士劉興趕打據監門使臣周全等何驗委實有酒具狀申舉臣尋送推司根問招伏情犯臣為係御前差到之人具所犯送皇城司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一面覈斬軍中不可不肅卻待更差十人親事官去與卿使喚今來有過委卿一面斷遣

乞修復塘濼舊制劄子

臣契勘塘濼深不可舟淺不可涉限隔賊馬實為國家永遠之利緣塘濼有蒲魚稻田自來係屯田司拘管以修治堤防為名其實以充私用往往放洩塘水營利自豐漸令塘濼湮廢不足限隔深失祖宗之意今來新開塘濼皆係民田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河北路轉運司相度會計一歲所修堤防之費量自轉運司及朝廷應副不許種植稻田其蒲魚之利許小民採取庶幾塘濼漸復舊制而沿邊貧民蒙被陛下德澤實為大惠取進止

奏議卷之五

六

御批

依奏卿一面作聖旨行下訖奏

乞令張愨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臣昨已得旨令張愨張益謙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

往劉鈐軍前外張愨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置司糴買本司關漕臣應副竊恐誤事無糴買自來只合委官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張愨專一應副本司糧草其中山府糴買另委官前去施行取進止

御批

依奏卿一面作奉聖旨行下

發回親事官劄子

臣伏蒙聖慈再差到察視親事官十人臣契勘本司左右軍已差往河北前後軍已差往河東見今中軍已有先差到親事官使之察視今來所差到十人別無使喚去處臣已令快行家依舊管押赴皇城司外謹具奏知

奏議卷之五

四

御批

甚善

奏知賈瓊等功狀劄子

臣據劉鈐王瓌狀申賈瓊楊志於壽陽縣界節次攻擊賊馬及殺獲近上首領趕墮崖谷死者甚眾兼捉到活人稱賊眾中說今次南朝人馬硬不似目前必是將銀買來雖小捷未足道然大兵會合繼進亦足以為先聲除賈瓊已取到立功人功狀奏聞外楊志功狀見取會保明謹具奏知

御批

甚可喜皆卿措置所致賈瓊楊志疾速保明功狀當優與推恩朕削減濫賞專以官爵賞軍功戰士



乞在外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臣素有小腸氣疾迭因冒暑發作痛楚牽拽腰腹兩日來頻覺行步艱難見力疾治事深恐有妨軍政誤國大計今來諸路大兵會合並已進兵太原圍解祇在朝夕伏望聖慈察臣非避事者特降睿旨許令候太原解圍見得次第將本司職事交割與劉豁除臣一在外官觀使得就閑養疾異時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奮然忠義迺社稷之臣朕方賴卿如長城豈得有此請今封還來奏

奏議卷之十五 五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御批** 大臣奏軍前事付去看詳可否施行 付李綱臣伏奉宸翰宣示大臣擬進文字四件臣看詳皆可施行已逐一行下諸路將帥去訖契勘大兵進發會合今已三日仰遵睿筭莫克有成但臣責任之重夙夜震懼不遑寧處纔候軍前有報即上聞次謹具奏知

**御批** 卿想勞神朕自二十八日至今夜卧不安席惟俟嘉音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臣昨遣郭執中隨解濟軍至北關令照管控扼將士具劄

劄子并畫到太原賊寨圖一本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執中老成素知兵遣去甚善今日童貫金已到河北河東差內侍陳珣楊公謹管押逐路轉運司各一萬兩卿軍前三千兩竊恐轉運無心力卿可與措置庶共濟國事朕應副兩路行遣浸食未嘗忘煩早復祖宗疆土

乞遣使劄子

臣近蒙聖訓遣使金國今適其時乞降睿旨令速發遣庶幾不失機會取進止

再請官觀劄子

奏議卷之十五 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劄子自陳因冒暑宿疾發動乞候太原解圍就緒日除一外任官觀特降親筆不允仰戴天恩伏深感泣竊念臣迂愚無取誤蒙陛下特達之知付以重寄不敢辭難今者大兵進發指期破賊保全舊疆臣敢不力疾自效但於仰遵睿筭破賊解圍之後乞賜矜憐從臣所請則終始大德異時圖報當誓捐軀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副朕委寄竭身殉國破賊解圍之後當與卿共保太平之休勿復有請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示張灝奏伏令臣措置施行臣契勘灝昨緣罷節制不肯與事致汾州等處軍馬久失整頓既蒙聖恩復還節制自合星夜詣汾州治兵上以報國下以救後父兄又在圍城之患乃以催督糧運為辭久留平陽府及稱得折可求報汾州有賊馬出沒且在回牛嶺照應顯是推托逗遛不進臣已作奉聖旨劄下折可求須管收復樓煩縣及劄下李宗應副錢糧般運晉絳解并不管闕誤外一面催督張灝趕赴大軍責以不忠不孝之罪將來解圍太原如灝輩實不可驅使乞候解圍後便罷灝察訪使謹具奏知

奏議卷之十五 二十七

御批 張灝如此顯見誤事卿自可一面施行

親筆宣諭節制事

節制不一亂之道也朕已屢批付卿外今三省議定再劄下可行下諸將朕行遣應副邊事雖寢食之間不敢忘卿知

宣諭施行節制事

節制事一項付卿施行庶歸於一易於聽從朕已親筆批去今再劄下可通行付諸將

宣諭再劄下節制事

會元降指揮宣撫總制置置護諸將仰諸路統制軍

官遵依元降指揮並聽宣撫節制如取宣撫節制不者令聽制置節制其張灝神師中玉以寧既統領兵馬自合依諸路例施行

此係急速卿可火急通行下諸將慮到太原平川節制不一不便切早行下此大事也行訖奏來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今日已統領到土兵等見依例犒設及支散器甲節次起發赴解潛軍前據折彥質劄子稱解潛委是危急等候前來策應臣已曾奏聞乞降睿旨將守禦使司勾去弓弩手及撥付神師道下湖南將兵依舊起發

奏議卷之十五 二十八

赴本司差往河東策應伏望聖慈體念解潛一軍緣金賊重兵前來委實頭重或有疎虞遂致猖獗則威勝澤潞一帶便見搖動特賜允從差人管押令蹉程前來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批 四日已發去朕行遣邊事不使少有遲滯不曾

少放心日逐憂念

乞致仕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載惟冒瀆良積兢惶伏念臣學識迂疎材術短淺幸遭陛下龍飛之初誤蒙識擢獲參大政乃金寇犯順危城之中特被委任晝夜罄竭不敢辭難



以刃冒過當欲俟賊退事平之後乞歸田里章疏屢上不  
蒙俞允佩戴恩德以感以慙此者奉命宣撫兩路眷倚之  
重允非愚臣所能克堪力辭不獲勉就職冀圖報效以  
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憂而臣素不諳練兵家之事况令不  
明方略無取自出師以來將士屢北未能有尺寸之功仰  
答殊遇夙夜憂悻不遑寧與舊有心氣之疾怔忡健忘頽  
不能支若不投誠控告君父誰復為臣言者軍政廢弛且  
誤國事雖伏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  
旨擇所以代臣者罷臣職任許令進還前去聽候指揮如  
蒙天恩終始保全未加竄責令臣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官

宋奏議卷之十五 九

觀一次退休養疾宜勝感戴激切之至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六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臣據劉詒中王瓌王淵等二十九日於行寧下寨探報有  
金賊二千餘騎過平城縣南已整陣前去掩殺契勘平城  
縣在遼州之北正繫去太原之路賊知宣撫制置兩司在  
威勝軍一路故以重兵前來捍禦而以輕騎過遼州之師  
今解濟既能禦賊重兵則輕兵必為王瓌所破乘勝逐北  
別無阻節決須解圍及牽制南北關賊勢數日間決見次  
第臣愚竊謂金賊若潛伏山谷伺我師之出據扼險阻以  
斷糧道且絕援兵則深為可憂今先來迎敵乃計之利又

宋奏議卷之十六

得湖南北兵前去應援據險以南方強弩火箭射之定須  
退走平定汾遼之師並進決有成功之理臣家委寄之重  
慮有疎虞日夕惶恐仰憑天威冀克有濟更望聖慈下有  
司取河東地圖一本置御座之側臣每奏報諸路進兵接  
戰下寨去處庶可稽考謹具奏知

御批 見有圖一而日逐稽考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臣據解潛申自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相拒依舊於扈甲  
村占地利下寨相度賊勢進兵及本司參議官郭執中勾  
當公事董元凱劄子稱北關守把使臣除彭彥一寨為



破外其餘王孝忠鄒慶節陳思恭等聚依舊據固守賊馬見在南北關內盤泊為北關殺千餘人解潛諸部殺二千餘人皆精兵所以不敢前來衝突臣契勘金賊包藏禍心非特堅固太原又欲乘此秋涼決策深入自非前期整頓軍馬已有堤備則賊馬猖獗勢未可知前此兵將望風輒潰今解潛神師弓等與賊血戰拒捍賊馬不使侵軼已第四日深為可嘉臣除已約束解潛驅逐賊馬不管別致疎虞相變進兵外仍令開具保明立功及傷中陣亡人先次推賞庶幾有所激勸其退避人已斬百餘人訖謹具奏知

奏議卷之十六

御批 立功及傷中人自當先次推恩疾速保明來不次遷擢

乞待罪劄子

臣以非材誤被陛下知遇常願奮不顧身以圖報效近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任大責重懼不克堪累具辭免不蒙俞允勉就職自出師以來夙夜憂恐不遑寧處究心竭力期解太原之圍以副陛下眷獎之意而制置副使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兵卒潰散致誤國事皆緣臣節制不明方略無取有此疎失罪何所逃伏望聖慈特賜誅竄以允公議臣以軍政不敢擅行交割

職待罪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所乞不允仍止再請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得劉詒諮目并申狀具道進兵次第并招納到耿守忠手下人謹同繳進今解潛軍潰所望立功解圍者惟詒所遣兩項人馬汾州兵所有威勝軍一路人馬及臣節次遣去兵未有統屬權係折彥質節制竊慮難以責辦所乞與范世雄進職差充宣撫判官令節制威勝軍一路人馬破敵解圍伏望聖慈體念今來河東事體危急出自睿意不愛官爵使人奮不顧死上以寬陛下北顧之憂下以應接

奏議卷之十六

諸路之師一時之急如世雄材畧兩作帥臣熟於兵事付以節制必能成功伏乞速賜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 范世雄甚當已降旨訖續次封賜告去卿一面作奉聖旨與令先供職不可緩初禩已發一萬領續見催發去次湖南人已指揮訖朕數日煩惱不可言太原事思之苦痛苦痛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臣據折彥質劄子解潛一行人馬連日血戰至初四日辰時賊併力攻犯營柵遂致奔潰潛并將佐未知去處彥質見於威勝收集散亡竭力控扼又據陰德董有林申探到



初四日辰時以來金賊衝撞透中軍解制置隨時上馬引帶使臣東北上。去臣契勸解潛於南北關拒捍賊馬委是竭力但兵卒尚襲舊態遇敵輒潰致將佐等不能自立雖嚴加約束未能改革今來解潛失律致誤國事皆臣節制不明所致除已別具劄子待罪外見令折彥質等張尋解潛見在去處招集將佐及潰散人兵控扼賊馬及令威勝澤潞嚴為守備於瑯車天井關諸處差兵防守把截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等用命士卒不能支梧可與放罪出來收集人兵控扼賊馬

乞於懷州置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相度進至澤州臣契勸自懷至澤一百餘里不甚相遠其於軍前皆繫遙制然懷州阻山帶河控制河北河東兩路糧道易通可以禦敵保輔帝都正宜撫司可以置司去處若進至澤州則無險可扼難得糧食只可照應河東一路臣欲乞只置司於懷州令范世雄節制軍馬前去候得南北關可以進兵續行相度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勸勝負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為金人衝潰今折彥質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無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

御批 納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狗國實副朕望然賊屢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臣契勸賊馬衝潰解潛軍只據南北關不敢倡獍深入必為王淵等處牽制竊慮賊分重兵捍禦諸路軍馬只以疑兵據南北關可以乘機襲奪已逐急劄下折彥質令陳迪權充統制郭浩充副統制令募人前去探曠如可以乘機掩襲即一面統領本司發去生兵措置施行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乘其不備然須十分防其衝突范世雄速令前去與解潛措置南北關掩襲牽制遼汾界賊馬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降睿旨差范世雄充宣撫判官伏望聖慈



軍賜詳酌施行庶令節制湖南軍馬策應解潛決保成功  
如世雄老練兵事累任帥臣數千里勤王今此統兵前去  
與一近上職名以激勵之誠不為過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 已依卿所奏行告令快行人賜卿訖但切持重  
捍其衝突若再舉解圍須汾州南北關平定等並進  
庶分賊勢千萬不可輕進朕日夕驚憂心神不寧卿  
再三誠諸將切不可輕進圖萬全可也

奏知令劉給等度事勢進兵劄子

臣得劉給申狀諮目稱王淵等兵已到榆次縣界探得解  
潛前軍有走散之人方據山下寨乞駐軍候解潛整嚴並

奏議卷之十六

進給已指揮令疾速前去榆次側近下定硬寨分遣奇兵  
搆賊巢穴及間道遣人報太原出兵腹背夾擊措置解圍  
若探得解潛軍出南北關即王淵軍馬便合夜寨趨太原  
臣契勘今解潛軍潰竊慮王淵折可求等探知不敢進兵  
及賊馬既潰解潛之師分兵前去捍拒諸路軍馬不得前  
進臣已劄下劉給等令更切審度事勢如諸路聲援相及  
可進即進及十分過作提防照護糧道不管別有疎失去  
訖所有劉給申狀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切不可督戰根本事大兵法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此切留意

乞優贈陣亡孫逢等劄子

勘會解潛統領人馬於南北關遇賊見陣相拒所有獲級  
并傷中陣歿之人臣已指揮解潛具姓名保明申宣無司  
切待具奏推恩施行及訪聞得使臣孫逢張遠首先入賊  
陣歿委是忠勇可嘉臣亦已指揮解潛具事狀併申及差  
人遍於陣地根尋逐官屍首如法殯埋并具家屬云云  
本司切待優加存卹支與賻贈及保奏朝廷乞優與逐人  
本家恩澤以為死士之勸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當與贈節度使其餘優與恩澤疾速保明

繳進折彥質等諮目劄子

奏議卷之十六

臣得折彥質諮目解潛已到隆德神師弓等將佐及招集  
人兵漸見次第見行整嚴以圖再舉今得范世雄湖南  
路兵馬前去軍當復振蕪得張灝諮目折可求進兵已至  
文水縣亦有賊馬前來捍禦見占穩措置今同繳進謹具  
奏知

**御批** 可劄下諸將捉到活人子細問賊情以謀勝之  
日俟嘉音

待罪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解潛師潰待罪乞賜寬宥伏蒙聖慈特降  
親筆不允仍止再請仰荷天恩以感以慰伏念臣自膺委



便義不顧身雖殫夙夜之勤曾靡消埃之補將士失律青  
在帥司節制不明誰執其咎伏望以自睿斷特正典刑別  
委能臣不誤國事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忠勇任事實副朕望禪特少退乃軍中常事所  
乞不允仍止來章已令王襄齋詔前去今再批付卿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臣伏奉宸翰問初一日力戰熙河路蕃僧巨體訪得上件  
蕃僧委是率先用命親手殺百餘人見今重傷在軍前將  
理臣已劄下令具功狀保明外先次支與銀絹一百匹兩  
訖欲乞且留軍前使喚候事平日發遣赴闕謹具奏知

奏議卷之十六

御批 除王忠孝已轉官外其餘軍兵全軍各轉四資  
各支銀絹十匹兩卿督令速保明奏并支與銀絹令  
當彥質面前支訖奏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屢分進兵次第誠如聖訓臣已遵  
稟行下外契勘自約日進兵已踰十日緣解濟遇敵力戰  
師潰汾遼平定之兵亦不敢進今王淵之軍在平城縣界  
折可求之兵在文水縣界劉錡賈瓊之兵在壽陽縣界皆  
下硬寨等候南北關出兵齊進今陳迪郭浩等已前去占  
據南北關解濟范世雄之軍延遲前進臣已劄下劉錡折

可求等令各營責諸將憤那之兵遇敵重者深溝壑以  
相持遇敵輕者整陣設伏以擊前無阻礙者徑趨太原  
如互相顧望首鼠不進當坐延撓之罪已行下去訖謹具  
奏知

奏知

御批 亦不可令孤軍深入可先督范世雄解濟疾速  
前去與諸路同進解圍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臣契勘解濟南北關之戰雖致師潰然將士極爲力戰其  
陣亡傷中立功血戰之人自合推賞臣已行下諸寨保明  
去訖前此師潰陣亡傷中立功之人不復推賞今宜革去

奏議卷之十六

九

此弊使將士知勸漸肯用命其累次潰散之人亦密喻折  
考質解濟范世雄令根究痛行斬決庶幾軍兵知所畏憚  
漸就軍律惟軍政不修之久一旦號令欲其赴敵視死如  
歸誠爲難事惟當以漸章之久當自改合具奏知

御批 如此正合朕心卿更勉力分朕憂俟成功當有  
厚報納襖已差吏部使臣起發訖所有差下內臣俟  
別有物即令押去次湖南兵已依奏付守禦司

奏知劉錡欲由壽陽進兵劄子

臣據劉錡申欲令王淵與劉錡劉士元等合軍由壽陽進  
及遣楊志賈瓊等出奇搆與土豪秦中寶等乘夜會合



真趙太原臣已行下諭令占穩措置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不可令孤軍深入決致敗事不可幸一勝切須

再令汾州南北關出兵三路並進方可先次令兩項  
整礙人馬王淵若孤軍又敗愈難下手

乞降衲襖劄子

臣已具奏聞乞先次降下衲襖二萬領支散湖南北路人  
兵伏望聖慈令速賜支降餘者亦令接續前來般赴河東  
應副軍前支用取進止

御批 見行催督已有發去者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六

奏議卷之十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七

乞差王元克都統制劄子

臣累奉宸翰宣諭汾州一路將帥不可倚仗今果如聖訓  
尤幸軍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牽制  
賊勢但今日將佐勇而有謀絕無其人如折可求冀景等  
皆累經敗衄雖湔洗用之責以後效氣決不振臣欲乞差  
王元克都統制者折可求曲襄充副都統制替張思正可  
求令選任照管麟府路邊面張思正冀景如未正軍法並  
重行緝竄庶幾將士有所懲戒其軍兵累經潰散及今次  
首先退避人臣已劄下張灝令密行體究一面斬決去訖

曲襄見以罪繫京兆府臣曾見曲奇稱其可用已一面勾  
取外所有王元乞降旨令起發前來其折可求等候王元  
曲襄到日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王元不甚中使休要已差劉銳替折可求只恐  
帶了本路兵馬張思正冀景何用卿一面處置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劄子

臣據張灝申今月初六日折可求進兵至郭柵寨初七日  
邠時與賊兵戰殺退兩合賊增兵犯陣左陣兵力不加遂  
散動兩陣人馬極力捍賊逾兩時方退恐賊再來奔衝那  
邊還汾州元帶兵馬三萬七千餘人除衝散兩陣人馬見



收集外見在人馬三萬四千餘人騎已再行團結及據折  
彥質備錄到折可求狀見於汾州待罪已具奏聞去訖契  
勘汾州兩頭項兵馬別無倚仗將帥可求退保汾州人兵  
不甚散失未可督責使令前進臣已作奉聖旨待與放罪  
令於汾州城外整觀軍馬下定硬寨選擇精銳人兵時後  
深入牽制賊勢如可以前進即進還備那進發去訖謹具  
奏知

**御批**

可求不中使已令御帶劉銳輟與御使此人可  
用令專節制一路兵馬餘人可罷節制

奏知催解潛整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奏議卷之十七

二

臣契勘范世雄所統將兵峒丁刀弩手共三萬人除留下  
病患入其餘並已起發前去見催解潛整觀軍馬候世雄  
到會合進兵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不中使可專委世雄敗軍之將惑衆聽亦  
恐妨如立功之人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諭王忠孝等將士功賞聖恩隆厚足以激  
勸用命立功之人但將士怯懦者多動輒奔北未能仰副  
陛下張皇六師之意賞既重則刑必行乃克有濟臣見體  
宅解潛折可求下首先退避之人如冀景輩皆系經潰散

當正軍法以為懲戒其提到軍前逃避士卒各依法施行  
庶幾漸革前此玩習之風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御如此能分朕憂嘉歎不忘王忠孝等告  
已付彥質賜卿更取會到與未到奏來

乞選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撫勞有加仰荷隆恩非臣隕首所  
能報稱竊念臣自今春以來蒙被委任皆極煩難不敢辭  
避初為留守繼為親征行營便又為都大提舉京城四壁  
守禦使今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春徂秋伴夜作晝無  
少休息比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鬚髮盡白深恐心

奏議卷之十七

三

慮凋耗智術淺短有誤國事伏望天慈矜憐照察選老成  
諳練兵事大臣前來軍中代臣職任許歸田里終始保全  
使臣不至顛隳仰累陛下眷獎之意不勝幸甚干冒天威  
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今封還所奏今後不可如此方賴卿鎮撫決難  
施行

奏知王淵等願望不進劄子

臣契勘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四日九六日解潛於南北  
關遇賊馬相持四日力戰而潰是時賊之重兵皆在南北  
關上淵若能乘虛速進則太原之圍有可解之理出師六



日只在平城縣西駐泊而平定軍之兵亦只在壽陽顧望不進至關兩路師却即使退回殊失應援牽制之意今又自務保全不復圖進兵解圍之策其情可見乞賜聖察

**御批** 累批去卿可照會施行邊事未寧想勞神慮更宜堅懇期於解圍廼朕望也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事劄子

臣伏奉宸翰王淵軍馬不可督令深入恐孤軍失利臣契勘王淵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九日只在平城縣西去遼州只數十里劉詒開南北關汾州師却即時勾回不曾遇敵臣亦不曾督令深入如解濟折可求之師臣每約束只

奏議卷之十七

四

是務令持重行數十里皆遇賊而潰此蓋將佐不材士卒不用命臣節制不明之罪若謂疾驅深入以輕進致致此敗衄即初不如此伏乞聖察

**御批** 誠如所論更宜厚賞罰激勵士卒用奇決勝一

委在卿持重控扼亦當留念

乞韓世忠等劄子

臣伏奉宸翰差劉鏡前去汾州督折可求臣初不識鏡昨曾見种師道稱之今蒙御前轍去甚幸可求俟鏡到須令還麟府照管邊面不惟累敗不可倚仗亦恐強之使留不肯用心但須俟鏡到方可指揮臣已差王忠孝前去充副

都統今日聞忠孝以重傷就醫恐去不得即須且用曲藥更俟體究及曲衰到此詢以方畧今日將佐祗難得入素不曾拊馴只是聞聲且便使喚所以臨事未必得其實效近見報召韓世忠董騎黑真赴闕此數人臣今春曾經使喚伏望聖慈令發赴本司差往軍前取進止

**御批** 依所奏數內韓世忠京師為無將且留外餘卿

一面勾取使喚王忠孝且多方與恩卹難得難得

奏乞差有風力人知濟州劄子

訪聞知濟州王師古為患在假久不供職緣本州正當河北衝要控扼之地昨因金賊殘破脩葺城壁製造樓櫓開

奏議卷之十七

五

撥壕塹皆未就緒今來防秋之際全藉有風力才幹守臣竭力措置須至奏聞者右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朝廷選差有風力人承替王師古仍不候受告疾速起發赴任供職所貴不致闕事

**御批** 一面選差人承填訖奏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臣伏奉宸翰收王以寧奏極可採令臣使之出奇撓賊焚其糧草及招誘耿守忠等臣已遵稟行下契勘以寧勇而有謀然人或謂之狂今日艱難之秋若非狂者安肯為朝廷用冒矢石而立功名更望聖慈保全必能自效臣已



令以寧與范世雄會合措置解圍必先誘賊使我軍得一捷然後可以鼓行而前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當力為保全

乞不推賞王以寧劄子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以寧許孝烈等以闖敵捉獲番賊一百餘人特與轉三官內王以寧仍除直祕閣承御前差快行家齋到王以寧告一軸已收管訖契勘上件番賊續據王以寧申言語不通恐是包家人馬因南北關潰散在村落打劫逢官軍前來抗拒闖敵致被捉獲見押在平陽府根究臣已差使臣并曉番語人前去體問如委

奏議卷之十七

六

是包家人即押赴神師弓下依舊使喚其王以寧許孝烈等不合推賞如係金賊即行給降候體究到事實續具奏聞次

御批 依奏

乞督劉翰進兵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祖宗之地當竭力圖解斷不敢言棄及令臣約束諸將務要待重守險伺便解圍臣敢不仰遵睿訓除已措置行下外契勘汾州一路軍馬折可求等不可倚仗須候劉翰到日進兵尚未見起發前來乞降指揮令星夜踉程前來供職劉翰以河北防秋為言無進兵意臣

雖已諭令部分諸將與范世雄等約期會合并圖解圍深慮該得安肅軍報金賊重兵壓境牽制依前顧望不肯進兵則南北關汾州難以獨進伏望聖慈特降親筆督諭進兵仍錄付臣照會所有臣近與劉翰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常批與卿者文字便是批與劉翰者可照會施行

行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翰等進兵劄子

臣據張源王以寧申十五日整頓軍馬訖犒設將士斬冀景及首先退避兵級百餘人號令訖進兵至十七日午時

奏議卷之十七

七

奪得上賢嶺諸將用命殺退金賊二十餘里死者如麻已占據文水縣了當係張師正統制軍馬前去臣已具奏聞及行下張源等令保明得功人及丁寧戒諭更令占穩審度利害進兵及劄下劉翰范世雄解濟等令疾速乘機會合前進緣聞河北探報累得諮目文字未有進兵之意臣已累具奏知外伏望聖慈速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措置極善昨日聞捷中外皆慶更行下諸將切當十分防備恐不測來奔衝不可輕進令劉翰占穩

牽制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臣契勘奉使粘罕軍前張允已還闕頗能道賊中次第伏望聖慈特令賜對可備詢問其金國欲遣人使前來使名不遜及河東見屯軍馬恐為窺伺已嘗具奏聞乞速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令於不曾屯軍馬別路疾速前來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臣據詹度畫到中山府州軍圖稱本府已差到防秋人兵五千人外餘處並未曾差到謹具繳進

御批 已差萬人分往諸處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奏議卷之十七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解潛令發赴錢蓋下使喚折彥質赴闕張灝罷節制臣契勘解潛折彥質雖怯懦然西人終與西北將士相諳一潰之後且當責其後效使之整飭收集以圖再舉范世雄初到未知本末與西北將士亦未相諳兼亦須得一武臣以為副臣欲且留解潛折彥質與世雄同共措置候踏逐到可用武臣今替解潛臣已作奉聖旨行訖其新差汾隰州都統劉銳至今未見前來乞賜指揮催督施行取進止

御批 並依所奏劉銳一兩日起發彥質略令來奏事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臣據范世雄申已整頓軍馬出南北關據險進兵應接汾州一路軍馬及據王以寧申已分兵前去收復祁縣謹具奏知

御批 更令諸將十分占穩不可落賊姦便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汾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批 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接韓世忠已真正任團練使

奏議卷之十七

奏乞降獎諭下張換狀

訪聞安肅軍知軍武功大夫張換自到任以來修整城池樓櫓教閱軍卒不自愛身敢出禦敵屢賊亦稍畏之常作禦鐵騎奔衝陣圖日逐親自教習士卒委實用心願至奏聞者右臣伏望聖慈特賜獎諭下張換庶使愈更勉勵以圖報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御批 獎諭今付知

奏劾張灝兵退卻又待罪劄子

臣據張灝申汾州一路軍馬收復文水縣次日金賊增兵力戰半日間勢力不加將士退却已備錄奏聞外契勘張



願遠本司節制擅發軍馬致令落賊姦便及臣不能節制張顛使遠約束有誤國事伏望聖慈並行黜責已具奏劾待罪取進止

御批 不須如此安心職事

奏知候種師道到交割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候種師道到起發赴關議事臣已知委訖繞候師道到交割職事即時起發前去聽候指揮謹具奏知

御批 十日收此奏知軍中無事可喜可喜金人河北

大段得獮卿可候師道到日量帶衙兵等巡歷河北

奏議卷之十七

一帶至滑州照應措置驅逐賊兵

親筆宣諭委寄終始

裴廉至知卿在軍中悉意措置至忘寢食鬢髮皆白體國如此何憂不濟更宜安心勉力以成大功副朕委寄始終不移之意卿每奏請並一一應副九事但奏來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聞已斬冀景

聞冀景已斬甚善迺御衆之道久不相見極思企近聞班直四人逃走往范瓊處可差人押來禁衛有法不得逃走

宣諭得捷

今日得捷奏如病獲痊皆卿措置之力欣躍無窮更宜關報劉鈐等同共破賊且須十分占便宜不可少落姦便所有將官已轉五官其餘人疾速保明聞奏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李綱不得輕易出兵更與諸將熟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七

奏議卷之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八

賀皇帝登寶位表

臣綱言伏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皇帝嗣登寶位者多難之際貞主以興天地神祇永有顧歆華夏變額永有奉事照臨所登呼舞惟均中臣聞天生蒸民必立聰明睿智之主以為之君故萬邦羣黎有所戴仰國有大故必建威藩宗屏之懿以纂其祀故社稷郊廟有所依歸自有生民以來書契所載古今通義何莫由之國家受天眷命垂二百年聖聖相傳功隆德洽丕肩海寓滂澆羣生而靖康改元之初金人稱兵犯王室為長蛇封豕以荐食上國為

奏議十八卷

孽孛梳槍以倣擾中原前皇帝為生靈屈已以講和以宗社堅壁而固守曾不悔禍莫肯退師率其犬羊陵雲天邑金湯失險朝廷以危致二聖鑿輿之北征及百官宗室以咸從夷狄之禍振古所無含生之倫痛憤徹骨况臣世荷榮寵嘗忝近司聞問震驚叩心泣血天佑我宋篤與真人脫身危城之中摠師大河之外謳歌獄訟不約而自歸將校臣民叩關而有請纂繼大統紹隆前休美即興王之都以為履崇高之位神器不至於久虛萬機不至於久曠豈人之力實天所為恭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英睿以武夙受茅土為國屏藩世當平康辭棠棣之華鄂時適艱棘赴錫

原之急難威德素結於人心孝友聲聞於羣聽紹千載之休運膺命世之嘉期以成再造之功以建中興之業而臣適承召命祇造闕廷率義旅以齊驅糜捐自效聞大號之已建悲喜兼懷冀得覲於清光以粗陳於愚悃孤忠儻效矢死為期臣無任

上皇帝封事

夜領開封府事之命摠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

奏議十八卷

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



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  
許之既割三鎮又貨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  
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路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  
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  
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  
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  
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  
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  
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為釁  
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

本奏議卷之十八

二

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  
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表冕輅車尊號而師  
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  
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  
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  
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  
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城之今  
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  
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迨金人遠甚靖康之初  
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

其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  
之初金人初無犯關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邊  
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  
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  
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  
圍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  
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  
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  
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  
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

本奏議卷之十八

四

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  
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  
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  
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  
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  
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  
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之所戴  
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  
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都  
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



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又動羣聽考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鑿與下則欲拯生靈之危殆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徒以行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得或為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

奏議卷之十八

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善蔭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陸復續設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惟聰懼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况我有

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句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謀華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

奏議卷之十八

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



頭爛額之容而忌嫉者衆讒語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胷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願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八

七

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八

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九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右臣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巨竊以國家艱難之時特加澌洗有所任使不敢辭免然京邑浩穰之地當金人殘破之餘必其惠政足以牧養細民風力足以鎮服姦猾乃稱茲選實難其人而臣憂患相仍志氣凋落使當繁劇之任必貽疎曠之愆伏望聖慈許臣祗赴行在朝見上殿訖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則仰荷天地保全之恩尚冀異時得盡犬馬萬一以圖報稱臣無任祈懇之至

奏議十九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有罪黜幽方懼瀕於死所有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實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為難敢冒貢於忱辭以仰干於鴻造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綠蒼蠅變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類

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

寤寐懷君恐墮胡虜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

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憂清都

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

命之頒倏若沈疴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為內史而張

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為比顧以材力綿

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騁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

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

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

清國步舳艫銜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

暑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

統英武震于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勵

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

落抑強扶弱詎堪救養於細民修改攘戎庶可圖上於方

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

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臣無任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右臣昨自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尋移夔州安置未到間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

名差遣係閏十一月三日聖旨道路艱阻近方承命臣自



在遠方聞金人攻圍都城之夕，以忠義自奮者皆募兵入援。况臣荷國重恩，嘗被柄用，願效犬馬之力，夙夜不遑。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發。及承旨旨即日率湖南提舉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帥府稟受節制，會合前進行次池州。伏願元帥府檄諸方審都城失守一，聖播遷臣子之心不勝痛憤。至太平州伏觀陛下嗣登一，從赦書內一項應宗室及官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一，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激於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結屬，仰交付所至州縣兵官量帶人從前來行在契勘。臣所率係湖南提舉等司人兵係朝廷指揮所起之人，即非私募。今來防秋，不遠竊慮。

不奏議卷之廿七  
 三

難以放散。臣見節制取真揚便路前去泗州宿州也。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量帶防護當直人趨赴行在伏望聖慈特降旨候臣到日許令先次朝見。上殿謹錄奏聞。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一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軍奏狀

右臣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行入江寧府有作過軍人首領周德等昨於四月一日反叛，日過從殺拘囚安撫使宇文粹中殺傷鈐轄兵將官通判一，下官員數十人，士民死者甚眾。劫掠官私財物為之一，二據城守拒東南震動雖受發遣司招安借補官職一向一，延推托緣故不肯起離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卷一九

衆阻兵作過如故人情，臣以便宜檄令聽受節制前去勤王其周德等以重兵四集方肯聽命。棟到勤王人兵一千餘人皆係周德脅從之衆，欲起發間據江東路安撫使司申云其首領補官人周德等四十六名已行軍令處斬訖。即與其餘軍兵自不相干。差本路提舉常平官王枋統領隨逐臣起離江寧府前來東南人情方始安貼。臣已牒王枋統領上件人兵於泗州也泊聽候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旨將上件人兵隸京東路州縣離散其衆。候到令具軍分姓名報江寧津遣逐人家屬赴分隸去處勿令更歸庶幾別無他虞。

不奏議卷之廿九  
 四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士，天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尹壘京邑之劇員。貢忱辭延登揆路之華，遠煩，號方修政攘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實才自端非宜，誠難叨據敢願天而有請。良跡地而靡吝，中臣聞自昔中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傳說之相，武丁之任吉甫，憲萬邦有文武之萃，羽翼元帝興於江表，王道為之，况於撥亂反正大有為之主，豈高識遠略不世出之臣。

六〇一



洪惟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詐謀神都失金湯之虞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脅圖履極龍翔與王之都固將嘗瞻恩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蠱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帝之辱以伸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實非瑣屑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疎自笑落落而難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用功坐致毀之銷骨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

奏議卷之十九 五

幸於賜環造雲龍之廷而方期於披霧巧歸故里以養餘齡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於衆言殺亂之時舉而用之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蚤力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河有雖知取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迪棟隆之吉力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萬方同資於慶賴敢輸悃悃仰冀哀矜臣無任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今官已奉表辭免以聞者伏念臣信古

哭過涉道弗優徒抱愛君憂國之孤忠初無防患保身之遠慮被兩朝之眷遇躡衆俊以驅馳忌嫉者多讒謗易積自去天闕迨今踰年豈期夷狄之憑陵遂致宗社之危急聞問驚惶泣血痛心恭承睿主飛龍於宋都適當微臣賜環於湖外所願俯伏文陛瞻望清光敷陳苦心獻納至計然後巧此骸骨歸于山林拭目中興沒齒無恨伏蒙皇帝陛下眷知有素圖任獨先俾其效力於艱難之時欲使收功於桑榆之日上荷恩德固當捐軀而臣憂患以來志氣凋落加有負薪之疾初無濟川之才僅不量力而度能必致疎官而誤國故敢披陳肝膽仰冀矜憐改授後臣收還成命勿嫌反汗之累以免覆餗之憂特降睿旨候臣朝見上殿訖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以安愚分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之至

奏議卷之十九 六

謝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赴召將次闕廷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茶藥各一銀合者祇觀清光方幸日畿之密邇亟頒溫詔爰瞻星使之來臨憫其微勤錫以異數仰荷眷恩之厚不知感涕之零伏念臣被遇兩朝粗守一節當陛下龍飛之際適微臣環召之初顧茲川塗之阻修恨無羽翼以奮勵以日為歲戴星以行伏蒙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特加撫問念其暑行勞動之故賜以滌煩蠲癘之珍顧臣  
何人乃復得此退惟鄙陋誠難副寤寐之求仰奉諮詢或  
能致藥石之報臣無任

辭免御筵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將到國  
門特賜御筵三省樞密院官並赴內黃潛善押筵仰戴天  
恩不勝感激然臣趨赴行在未獲瞻望清光遽頒異數豈  
所宜蒙方朝廷多事之時此禮宜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  
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九

奏議卷之十九

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

議國是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  
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  
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  
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屢遠  
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  
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  
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  
荼之小衅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金人再寇畿甸

奏議卷之二十

一

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  
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  
既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  
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王帛子女重寶圖  
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  
贊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  
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  
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  
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繼師大河之  
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



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擇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皋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秦議卷之二十

二十一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疆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遂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

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昇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汾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

秦議卷之二十

二十二

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鑿與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句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耻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耶



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  
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  
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  
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  
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  
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  
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  
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  
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  
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

奏議卷之二十一

四

今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  
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  
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  
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  
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  
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  
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  
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  
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  
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  
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  
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  
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  
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  
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  
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之除四京外以長  
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管葺城池

奏議卷之二十一

五

官室官府使之具備時糶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  
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  
治忽撫士民問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  
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  
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夫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夷  
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  
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  
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  
便安因緣擾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  
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遷幸



寔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而見宗廟社稷慰安都入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入保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反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赦令

奏議卷之三

六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偽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偽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續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負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心故其偽赦雖選人亦有

補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斯難多事之時正宜各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安置編管管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偽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覆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偽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

奏議卷之三

七

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補資安置編管管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次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王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甚

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開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况已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殉國之意但為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以僭至方二聖播



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僥恃金人盜據神艷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偽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建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勅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月虜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儼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

奏議卷之二十一

非陛下而誰四海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虜騎得蹶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議僞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伏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取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

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城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今廢本朝而建偽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威者有為偽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誣邦昌者或為之革勸進之表或為之定冊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關略昔李唐有安祿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偽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伸以有中興之功今宜依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偽官遷職者為一等以此而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卹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關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奏議卷之二十一

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一

議戰

臣聞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堯伐叢支胥敖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商皆綴甲厲兵較勝於戰陣之間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顧其勢有所不能故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欲措國於尊強者非兵不可也本朝藝祖太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用兵不過十萬人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

秦議卷之二十一

夷狄賓服外患不興豪俊銷亡內難不作治既極矣兵亦隨廢至於近年有養兵之費無訓兵之法有蓄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軍政大壞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而致靖康之禍則兵制又廢之過也夫秦晉魏韓趙皆天下勁兵之地也古之為國者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今國家兼有之而每與金人戰望風輒潰不能取勝則積威劫之漸也方今當京邑殘破二聖播遷之後國勢益弱士氣益衰而欲遽與之戰正猶病人氣體未復而欲與壯士鬪必不可也昔周用鄉遂之兵而出無不勝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制服四夷唐用府衛之兵而威振天下齊

用管仲之法而九合諸侯秦用商鞅之令而卒併六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強兵戰勝之術槩可觀矣為今之計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而寓兵于農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而參以募兵改法更令信賞必罰以壯國威以養士氣使之有勇而知方然後兵乃可用也昔句踐有會稽之耻欲用其民而五年休養五年訓練卒以報吳今天下之廣生齒之庶休養訓練當以三年為期則戰可以得志矣惟國家承平之久文事太勝士以武弁為羞而學者以談兵為耻至於戰卒賤辱之甚無以比者正當趣時之變以武為先能言兵者稍褒崇之置武功爵益養死士有以得其

秦議卷之二十一

心而作其氣則戰勝於一日之間有不難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議守

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盛僮僕厲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過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啖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幣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為可用者謂大舉以報今日之耻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暫廢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逼



邦昌使僭偽號其意亦豈果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行  
 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總兵於外必為  
 臣民之所推故留此以為中國翼端其意不難知也詔曰  
 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  
 營之故其力之所及者靡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留  
 繫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  
 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  
 援之而於汾河汾淮汾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  
 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車戰以禦其奔衝習水戰以  
 擊其濟渡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  
 於陵邊隅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今冬不  
 至越軼使國勢漸定人心稍安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  
 患矣臣愚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  
 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擾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陝川由河  
 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  
 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略  
 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遏絕之不然待  
 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加計而幸察

議本政

臣竊以朝廷天下之本也政專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

秦議卷之二十一

三

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  
 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  
 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  
 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  
 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  
 宰相非其人當亟發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  
 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平僭偽號為中興然  
 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  
 以來政出多門閣宦恩倖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  
 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  
 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臣愚誠願陛下深思天下安  
 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信任監崇觀之失以刷  
 靖康之大耻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議責成

臣竊以廢覈實之政捨又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  
 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繇治  
 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實極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  
 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悶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  
 猶不足以為治况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

秦議卷之二十一

四



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  
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  
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  
置施設議論取舍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衝突紛然無  
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讓皆於  
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金人觀之自用  
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嘗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  
幹离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衆而吾以驟  
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  
棊不定不足以勝敵况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

奏議卷之二十一 五

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  
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又任而責成功勿為細  
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

議修德

臣聞昔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  
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而伊尹之攝商則曰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帝王之所  
以為神民萬物主者仰以動天府以感民非德何以哉方  
今國家新罹夷狄之禍百度多廢四方未寧乃天意民心  
去就之際伏望陛下日新盛德以感動之體堯之仁以覆

民轉舜之智以察物卑宮室菲飲食以法大禹之儉遠聲  
色遺貨利以法成湯之明至于日昃不遑暇食如文王之  
憂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武王之果毅豁達大度同漢  
高祖之用人聽言如流同唐太宗之納諫勿以小善為無  
益而弗為勿以小累為無傷而弗去日慎一日新而又新  
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於寤寐父兄之辱而欲見之於  
羹牆出於至誠悠久不息則天意民心自然感動以圖中  
興有不難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罔常懷懷  
于有仁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臣願陛  
下特留聖意天下不勝幸甚

奏議卷之二十一 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二十二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尋奉表辭免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者忱辭上達蓋量力以知難溫詔俯頌乃宣恩而推重仰荷大君之殊遇益虞小己之難勝敢陳蝼蟻之誠冀回天地之聽愧懼交集感涕橫流謝臣聞泰否相生治亂相糾否終則傾而有泰之兆亂極則變而為治之萌然而處泰治者易為功革否亂者難為力自非明君碩輔有千載一時之會何以興衰撥亂慰萬邦羣黎之心方

奏議卷之二十二

今當宗社再安之初乘夷狄憑陵之後國勢削弱人心動搖軍政蠹壞而不修士氣委靡而不振物力既屈倉廩竭而府庫虛號令未通朝廷緩而州縣弛營壘之卒潰而為盜賊田畝之民轉而為甲兵官非不多而人材誠為鮮少地非不廣而井邑類多凋殘播紳無伏節死難之風黎庶有後不靡食之志百度皆廢四維不張實國家艱難多事之秋乃賢智馳驚不足之日任一相以同德厥惟艱哉障百川之狂瀾孰能任此而臣學識甚陋心志弗強徒抱自信不移之忠初無趨時適用之術謀王體而斷國論尚或可言穆天緯而斡化樞則非其任與其履錄而誤國曷若

見險而乞身再瀆天威冀從人欲伏望皇帝陛下廓以天地之度燭之日月之明洞窅非材追寢成命則臣保全脫節得養拙於故廬圖報大恩期捐軀於異日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二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某官尋具劄子辭免伏蒙批答不允者臣聞昔揚雄有言曰世亂則賢智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本朝承平垂二百年輔相之臣當國家閒暇之時容有非材濫廁其間者至於方今艱難之秋朝廷之尊卑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皆係於輔相乃賢智馳驚不足之自圖任非人將何以撥亂反正副陛下憂勤願

奏議卷之二十二

治之志哉如臣繇力薄材決不足以勝任此所以聞命夙夜震懼而不敢承也伏望聖慈察臣辭免出於誠悃非若平時為備禮之文特寢成命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以安愚分則臣仰荷保全之恩誓圖報效無任戰越俟命之至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再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頌示眷懷之厚力辭弗獲匪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凌兢而無地謝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



於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徒  
壽歲時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願致節義自奮之效道若嘗  
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朴忠讒嫉既多飄零何有遇陛下  
龍翔於大火之火偶微臣環召於重湖之南惟擢用之不  
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穽之甚深日月方中宜  
雲霧之皆廓願臣何者被遇若茲燔木輪困無左右先容  
之助循墻偃僕懷顛危非挽之懸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  
效唐臣邀說之十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皇帝陛  
下燭以天光採其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  
圓周室中微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

奏議卷之二十二

三

亂配天之功方之英明蓋亦么麼有君如此墮首奚難臣  
敢不效微力而驅馳忘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或  
冀有補於將來不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政事而攘戎狄  
不與金虜以偕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鑿與之過  
辭之平矣天寶臨之

御書

上自元帥府將登寶位從事  
御書

名頌首清暑伏惟鈞候萬福文遠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  
歲侵逼中間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戒兵鋒豈謂天未悔  
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冀遂奉迎而  
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掛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

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公舊官職澤被斯  
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拯天下之溺以副  
蒼生之望所中倍加保衛謹啟名頌首伯紀樞密觀  
文

謝賜御書表

臣綱言從事即黜至自德安府伏奉元帥府劄子復臣  
中大夫觀文殿學士又奉親筆御書一封臣已拜受訖者  
遠迂一介之行人荷皇慈之軫念曲賜十行之親札仰宸  
翰之昭回以金聲玉振之章寓鸞翔鳳翥之畫光生都屋  
情若父兄跪誦以還感涕橫集謝臣聞自古聖主賢臣之

奏議卷之二十三

四

相得譬猶風虎雲龍之相從蓋不約而自親豈有求而後  
合惟成湯之舉伊尹志氣已相與於躬耕應聘之時而傳  
說之相武丁謀猷豈旋定於登車受幣之際故能同德相  
與有為苟非其人孰振斯道恭惟皇帝陛下英武善斷聰  
睿以謀虎步齊魏之郊實天所相龍飛九五之位豈人能  
為方艱難多故之時有考察微臣之意偶來從於江湖之  
上遂冒據於輔弼之先一軍皆驚如築壇之拜韓信萬戶  
則止敢封邑之望留侯惟聽用無三人之疑蓋照知非一  
日之積發函泣讀墮首知恩臣敢不密贊大猷仰遵睿訓  
變百官偷情之習以三聖旋歸為期三年有成冀躋民



仁壽十襲以寶額傳寵於雲來

辭免正奉大夫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  
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  
邑實封者應龍翔而慶雲集幸際會於休辰時雨降而品  
物亨亦霑蒙於霈澤大恩甚渥小已何勝敢布由中之言  
以瀆蓋高之聽謝伏惟皇帝陛下英睿出於天縱孝悌盡  
於人倫當國步之多艱膺帝命而繼統華夏胥悅神人有  
依式頒渙汗之恩覃及搢紳之士而臣誤承辱獎濫廁宰  
司初無經邦之勲首被班秩之寵載惟忝冒彌切凌兢伏  
望聖慈追還成命則臣俯蹈孤危之跡或可自安仰禪興  
復之功庶乎有望

辭免轉正奉大夫第二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嗣登寶位覃恩特受臣正奉大  
夫依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  
食邑實封尋具表并劄子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者湛恩難  
於叨冒屢貢忱辭至意極於褒揚存頌溫詔不避再三之  
瀆敢陳悃悃之誠謝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  
之運執德剛健乘六龍以御天受命溥將首庶物而出震  
感此風雲之會發為雷雨之私上下均霑遠邇咸被而臣

奏議卷之二十二 五

誤膺睿獎濫處宰司經體贊元德之消埃之補頌慶行賞  
敢忘僂僂之辭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以移帥言  
則臣遠效古人粗守一介之節仰禪大政庶收千慮之功

謝轉正奉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以陛下登寶位覃恩授臣正奉大夫依  
前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公加食  
邑實封兩具表劄辭免伏蒙聖慈降詔批荅不允仍斷未  
章者否極為泰而天地交濫膺輔相之任屯散為解而風  
雨作叨霑優渥之恩固避莫從以榮為愧謝伏念臣闕海  
冷族乾坤腐儒歷事三朝粗守一節顧功名之何有悵歲

奏議卷之二十二 六

月之已徂寸心如丹彌覺愛君之切短髮半白率皆憂國  
之餘豈期暮齡乃遇休運蓬飄梗泛偶起於江湖之濱虎  
嘯龍吟遂感於風雲之會一言寤意而僅同高廟令十事  
邀說而有愧老獵師曾何補於消埃乃存膺於寵數猶墻  
弗許拜命若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運神心而  
獨斷以公冒物一天視而同仁霈為雨露之恩初無遜選  
之間致茲瑣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志節披  
肝膽而效計期無負於古人修政事而攘戎庶可觀於來  
效

謝賜御馬表



臣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御馬二疋者頒天廡之  
奇風雲隨於絕足疋星使以臨賁光寵動於私疑夫何  
樸陋之姿獲此神駿之物恩輝若此報稱謂何辭伏念臣  
俎豆之事則聞未嘗學軍旅之事樗櫟之材甚陋豈能堪  
棟樑之材偶當國步之艱難特荷聖知而驅策筋力肉緩  
詎勝十駕之功御適響調亦有千里之志伏蒙皇帝陛下  
日加三接恩解兩驂憫其驅馳之勤賜以安閑之乘鐵花  
秀發先其備物之驪雪彩皓臨前以照夜之白昭示百辟  
克壯元戎都邑嘆驚騏驎行於地上將士感動夷虜在於  
目中願伸一汗之勞以報千金之賜臣敢不體稱德之善  
絕意於為先

宋承議卷之二十三

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三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  
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者無豈不活  
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  
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而而  
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  
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罔不臣  
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  
人犯關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

宋承議卷之二十三

六

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  
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  
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  
保全而賊盡力以圖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  
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  
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諷詠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  
河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  
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  
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  
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欺



宋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諸  
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  
靖康未所失者真定懷衛澤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  
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  
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  
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額朝廷乞師請援願  
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眾不日可致而金人  
留兵懷衛澤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  
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  
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

奏議卷之二十三

山之圖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  
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  
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  
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  
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  
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  
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  
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  
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  
平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擇水患於決溢之口則

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牆之外則堂奧有安靖之  
勢理之必至也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  
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  
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辱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  
幸甚

乞募兵劄子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為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  
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填比年  
西鄙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者又  
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

奏議卷之二十三

為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  
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眾  
環繞畿甸不得毫髮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為之一空大  
抵起一兵公私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供給錢糧之  
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  
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  
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  
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須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統至中  
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  
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



者秋高馬肥厲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為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為上供又權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官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官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而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且

奏議卷之三

四

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為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為精兵與夫起為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房更番以備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

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擬募新軍號

驍勝軍

壯捷軍

忠勇軍

義成軍

龍武軍

虎威軍

折衝軍

果毅軍

定難軍

靜邊軍

欽陝西路委錢蓋河北路委張所各募五萬人京西路委謝既京東路委程弼孺各募二萬五千人每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其招填等仗例物月給錢糧並依上禁軍法團結訓練並依新軍法每招填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統制官部隊將量給盤纏錢管押起發赴行在

奏議卷之三

五

聽候指揮於合屯泊去處駐劄其不及等仗人聽充本路帥府要郡募兵及廂軍餘依新降募兵指揮施行

乞括買馬劄子

臣竊以馬之於軍旅其用大矣而馬政之不修未有如近年者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吏人醫官僧道之流立



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為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餽發不時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遺者族誅凡得馬萬餘疋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得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定價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

奏議卷之三十三

六

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擇官委之待以歲月則馬不患乎不蕃庶可以足軍旅之用

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劄子

臣竊以唐有天下正觀開元間號為治平無事者以外有方鎮之兵捍禦夷狄內有府衛之兵臨御方鎮表裏相制國勢以安其後府兵之法壞邊兵之勢強乃有天寶安史之亂然卒戡定之者方鎮力也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德宗避朱此之變而幸奉天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然行

姑息之政威柄下移強藩悍臣浸成跋扈此非方鎮之罪措置失策之過也祖宗監唐末之弊削方鎮之權惟沿邊帥司屯宿重兵委以軍旅之事腹內會府雖有帥號其權甚輕自餘列郡守臣悉委文吏不與軍政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今夷狄猾夏壞吾邊防以擾腹心之地盜賊乘時蜂起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安能捍禦禦侮鎮撫之哉故唐方鎮之弊尾大不掉而今日州郡之弊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理勢然也救其弊而振起之莫若取方鎮之制用其所長去其所短擇人而任之使大小相比遠近相維以蕃王室則中國之勢尊矣臣愚欲乞於沿

奏議卷之三十三

七

河沿江沿淮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帶安撫使節制一路即唐節度使之兵也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佐帥府即唐觀察防禦團練之兵也朝廷減上供金穀使之養兵寬法制而假之權將佐察屬聽其辟置平居責以訓練閱習有夷狄盜賊之變即帥府量事起兵統率以行與數路約為應援會合有功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如此數年上下安習即州郡之兵可用矣如蒙聖慈俯從所請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取旨施行

擬帥府要郡次要郡

河北東路



|                       |                       |                      |
|-----------------------|-----------------------|----------------------|
| 帥府 <small>大名</small>  | 要郡 <small>開德</small>  | 州 <small>懷慶</small>  |
| 次要郡 <small>滑州</small> | 軍 <small>未詳</small>   | 州 <small>懷慶</small>  |
| 京東東路                  |                       |                      |
| 帥府 <small>青州</small>  | 要郡 <small>棗州</small>  | 州 <small>益州</small>  |
| 次要郡 <small>沂州</small> |                       | 州 <small>益州</small>  |
| 京東西路                  |                       |                      |
| 帥府 <small>東平府</small> | 要郡 <small>濟南府</small> | 府 <small>興化</small>  |
| 次要郡 <small>濟州</small> |                       |                      |
| 京西北路                  |                       |                      |
| 帥府 <small>河南府</small> | 要郡 <small>河陽府</small> | 府 <small>頴昌府</small> |
|                       |                       | 州 <small>陳州</small>  |
| 京西南路                  |                       |                      |
| 帥府 <small>鄆州</small>  | 要郡 <small>唐州</small>  | 州 <small>隨州</small>  |
| 次要郡 <small>金州</small> |                       |                      |
| 宋興軍路                  |                       |                      |
| 帥府 <small>宋興</small>  | 要郡 <small>陝州</small>  | 州 <small>魏州</small>  |
| 次要郡 <small>同州</small> |                       |                      |
| 淮南東路                  |                       |                      |
| 帥府 <small>揚州</small>  | 要郡 <small>宿州</small>  | 州 <small>蔡州</small>  |
| 次要郡 <small>泗州</small> |                       |                      |
| 淮南西路                  |                       |                      |
| 次要郡 <small>泗州</small> |                       |                      |

|                       |                      |                      |
|-----------------------|----------------------|----------------------|
| 帥府 <small>江寧</small>  | 要郡 <small>壽春</small> | 州 <small>壽州</small>  |
| 次要郡 <small>舒州</small> |                      | 州 <small>壽州</small>  |
| 江南東路                  |                      |                      |
| 帥府 <small>江寧</small>  | 要郡 <small>宣州</small> | 州 <small>江州</small>  |
| 次要郡 <small>池州</small> |                      |                      |
| 江南西路                  |                      |                      |
| 帥府 <small>洪州</small>  | 要郡 <small>虔州</small> | 州 <small>袁州</small>  |
| 次要郡 <small>筠州</small> |                      |                      |
| 荆湖南路                  |                      |                      |
| 帥府 <small>潭州</small>  | 要郡 <small>衡州</small> |                      |
| 次要郡 <small>岳州</small> |                      |                      |
| 荆湖北路                  |                      |                      |
| 帥府 <small>荆南</small>  | 要郡 <small>鼎州</small> | 府 <small>德安</small>  |
| 次要郡 <small>復州</small> |                      | 州 <small>鄂州</small>  |
| 兩浙西路                  |                      |                      |
| 帥府 <small>杭州</small>  | 要郡 <small>湖州</small> | 府 <small>平江府</small> |
| 次要郡 <small>秀州</small> |                      |                      |
| 兩浙東路                  |                      |                      |
| 帥府 <small>越州</small>  | 要郡 <small>明州</small> |                      |
| 次要郡 <small>溫州</small> |                      |                      |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四

乞修軍政劄子

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為衆聯屬不散  
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  
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  
旌旗之節禁戒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陛級之法兵將  
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搔擾亂羣者必罰立功  
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卹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  
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童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  
壞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

奏議卷之二十四

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  
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陛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  
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遠相觀望而初不相  
救慮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所求  
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搔擾亂羣者不罰矣  
僕厮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為名而  
死敵者不卹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  
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  
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則  
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

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劫之漸非

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

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為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

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

用兵驅之於死地者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

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成却敵之功哉為今

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為伍積

至於二千五百人為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

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

臨陣戰鬪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

奏議卷之二十四

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摠為營陣進退坐作分  
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  
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鬪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為  
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神臂  
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堯蓋金甲卒伍多  
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  
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  
為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  
錯雜初無指麾之意且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  
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



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陞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及解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鬪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鬪毆飲酒至醉拋棄鎧甲藏匿婦人脅取財物扇搖惑衆者並行軍法則擾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陣及能以弓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

奏議卷之二十四

軍全戍則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及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遠者重賞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為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

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擬團結新軍指揮

欽令御營司將見管馬步軍兵揀選團結許自指識同保以五人為伍內推一人為伍長五伍二十五人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一百人為前後隊差隊將正副二人五隊五百人為部差正副部將二人五部二千五百人為軍差正副統制官二人伍長以承局節級或長行中有武藝為衆所推者充甲正以十將節級有武藝

奏議卷之二十四

為衆所推者充前後隊各差引隊一人選十將節級壯勇能率衆入賊者充押隊一人選十將指揮使能部轄者充正副隊將差副校尉小使臣充正副部將差大小使臣以上有材武邊功者充統制官朝廷選差自伍長以上皆置黑漆木牌長二尺闊三寸書刻所轄人姓名以雌黃填之置腰間甲正則書所轄伍長姓名隊將則書所轄甲正姓名部將則書所轄隊將姓名統制官則書所轄部將姓名皆置籍掌於御營司有爭故逃亡並即時申報差人補填遇有使喚並全軍或全部差撥不許抽摘出戰有功及能遞相救援並許統制官部隊將



次第保明推賞其伍長以上所轄姓名牌子一面刻  
制官押字統制官牌子一面刻都統制押字有移易補  
填即時申報換牌牌舊者毀之團結訖具數申御營司  
將來帥府要郡團結軍兵准此

乞置賞功司劄子

臣竊以戰危事也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蹈白刃矢石  
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求勝於一日之間非有賞刑之信  
何以要結其心鼓作其氣使之犯難忘死而效命於古者  
賞必先士卒而不踰時故其知勸也誅不吝貴近而無幸  
免欲其知懼也近年賞罰與此相違賞之所行皆權責屬

奏議卷之二十四 五

託與親隨所效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  
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  
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  
何所憚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  
賞案香及於朱勳父子并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  
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  
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  
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  
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嘆然則欲士卒之

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廷慶擁精兵十五萬於  
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  
軍先遁而十五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  
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積習之久將士玩  
以為常靖康之間雖驟賞力戰如鄒慶節之軍斬梁方平  
張師正王從道之徒猶未足以革前日之弊故金寇再犯  
都畿將帥奔走士卒潰散者不可勝計今日之策非大變  
此風不能有濟欲乞令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專差人  
役承行應有戰功者并令將帥所轄官畫時條具結罪保  
明申奏賞功司置籍承受據功狀次第取旨推賞人吏承

奏議卷之二十四 六

行量事立程限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都承旨點檢違限者  
黜罰因而受賂者依軍法郎有冒賞而不實者許人告推  
治改正元保明官司重行竄責其過敵不戰輒逗撓奔北  
之人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庶幾士心孚信舊弊漸革取進  
止

乞令諸路郡縣增修城壁器械劄子

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自河以南皆腹心地城池堙圯  
而不修去春賊騎渡河殘破畿邑止於百里之內蓋未知  
中國虛實不敢遠縱賊退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拱鄭許  
滑四輔郡洛陽河陽城壁以防金寇復來使吾民有所



聚而賊騎無所抄掠朝廷已降指揮而言者以為擾民遂  
後止之及去冬再寇縱兵遠掠環畿千里之內無人煙矣  
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閒州縣往往無城將未秋冬虜必愈  
更南牧何以捍守治安之文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穀粟  
貨財不可勝計使虜得之因糧取財脅掠吾民以為之用  
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夫惜一時之擾而忘長久之  
利豈策也哉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朝廷量降度牒應  
副至於器械甲冑之屬州縣類多闕乏亦且立名色降樣  
制使及時製造除戎器戒不虞此正今日之先務也

乞教車戰劄子

奏議卷之二十四

七

臣聞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  
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  
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華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  
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  
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為制也後  
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  
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  
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  
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  
三也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

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禦  
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  
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黃  
木莞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離以捍矢石繪神獸之  
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發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楛以衛人  
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  
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  
制簡而運轉速真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  
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  
矢二十人執牌子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

奏議卷之二十四

八

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子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  
則牌偃子弩開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子弩退後槍刀進前  
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設謀相聯以進及  
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  
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  
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敵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  
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  
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  
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  
在車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聯次以為陣止則鈞



應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昔衛  
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馬燧帥太原  
製戰車肩以後視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房瑄  
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  
之兵車謂之革車肩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  
鐵騎使不得奔突持火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  
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下御營司製造教習便殿  
按視可以施用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

乞造戰船募水軍劄子

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

奏議卷之二十四 九

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習於  
性成也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而南人教之水戰必可取  
勝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  
于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楫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  
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  
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  
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元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  
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吳商之兵養育訓練  
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汾河汾淮汾江帥府  
要郡凡臨流去處宜依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

弓弩下運艦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抄之仍募習水者  
爲水軍以時教閱以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  
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  
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  
防契丹當時以爲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初設至今則大  
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先事而言則近乎迂  
事至而後圖之則無所及其實今日之急務也所有諸路  
合置戰船募水軍乞專差官前去措置取進止

擬水軍號

樓船軍、凌波軍

奏議卷之二十四 十

欲於汾流帥府要郡次要郡置水軍以習水戰並招募習  
水善沒操舟便利之人剝手背除以時教閱外許自便選  
有使喚旋行勾集仍止披甲充駕舟之人其施放自用正  
兵分布戰船依新降教閱水戰法式指揮施行

乞省官吏裁廢祿劄子

臣竊以承平之際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  
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  
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財用之入必不如治安之  
時而用度之廣有過於無事之日非加裁節以協厥中則  
何以爲經久之制用過乎儉非得已也文臣六曹尚書



郎事簡者不兼置給事中中書舍人之類可闕其半寺監  
長貳六曹郎官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  
開封府曹掾依舊改為推判官武臣條具員額除見領軍  
職及團結新軍置正副統制部隊將外餘並量事減員如  
此則中都之官省矣監司發運使副以兩員為額屬官減  
半提舉香鹽茶礬司并歸提舉常平司提舉市舶除廣南  
外餘路併歸轉運司提舉保甲司併歸提點刑獄司屬官  
不得過一員如此則外路之官省矣通判兩員處止置一  
員以司錄依舊為簽書郎度判官廳公事曹掾官依舊為  
節度觀察軍事推官錄事司戶司理參軍添差監當官並

奏議卷之二十四

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者罷置如此則州縣之官  
省矣三省樞密院人吏員額及轉官之法並依祖宗舊制  
監司州縣吏員三分減一如此則吏員省矣應宰執子弟  
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如此則職名省矣宰職俸祿及  
見任官觀未有差遣待闕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  
一如此則稟祿節矣省冗員節稟祿以濟一時之艱難俸  
將來恢復天下再安自當依舊則官吏亦豈曰厲已哉此  
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四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五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  
冒瀆天聰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  
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盡興順動法古巡狩  
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  
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  
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未興  
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  
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

奏議卷之二十五

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官如建康并禁衛家  
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  
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  
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  
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太王  
欲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  
關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  
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  
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  
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



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  
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勤以戒  
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  
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  
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  
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  
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  
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  
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  
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

奏議卷之二十五

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  
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深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  
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運盜賊蜂起殺害官吏  
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  
南皆當推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  
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濶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  
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  
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  
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  
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

臣嘗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  
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  
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  
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  
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特巡夫鄧者古之南  
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  
使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  
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  
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  
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

奏議卷之二十五

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  
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  
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  
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商  
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  
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  
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  
惟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



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  
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  
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  
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  
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  
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相持  
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  
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  
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勦敵  
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

奏議卷之二十五 四

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絕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  
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  
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  
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請統軍提攬者虜主惶懼遂亦  
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夷狄所侵豈  
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勦敵其實  
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  
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  
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  
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

以精兵控扼淮河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遂起所在竊發  
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  
下每欲聚兵此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  
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  
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  
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  
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  
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  
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  
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

奏議卷之二十五 五

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  
二聖之鑿與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  
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  
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  
聖慈斷自淵衷察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  
裕民力豈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  
廣於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糶無錢  
至於宣和之間有應奉湏索之類有燕山堯夫之役



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克  
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  
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實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  
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  
去與民更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而為盜賊天下  
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  
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於是常賦之  
外加數以取於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於納加耗米四  
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賊吏又因緣為姦欲民力  
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勸會上供增數蠲減

本奏議卷之二十五 六

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  
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賞于法則民被實  
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  
金穀以實中都今京畿屯兵無往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  
兵之制與則隨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  
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  
配糶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夫民猶魚也財猶  
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涸而至於涸則魚亡  
財日取而至於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蓄之於陂池深澗  
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此則足以

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  
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  
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  
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實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為玩好宴  
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  
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稿師養兵修繕戎器之  
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損以與州縣然崇  
尚儉素因陋就簡內之掖廷用度甚鈔外之官吏廩祿裁

本奏議卷之二十五 七

減亦做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  
盡蓄之中都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  
鹽之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  
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  
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  
澤肥瘠通為一體然後可為况艱難之際實賴州縣協濟  
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  
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剗劄官田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



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為郡遂之民有事則為軍旅之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為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乘之實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既分不可復合惟陝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為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為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別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給籍置私名數人以相挾輔故弓箭手雖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所謂

奏議卷之二十五

八

戶絕田逃亡田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剗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為義勇軍給地與之州郡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給以時教閱則十數萬眾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為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

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為得策而朝廷不以為然今河東河北之地既為金人之所踐蹂豪傑強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置然陝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差正副統制官揔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各目擴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夏戎北可以禦金寇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皆可倣此推行

奏議卷之二十五

九

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回事業雖行身兼用然惟惺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在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徒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



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為得計於國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於老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既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從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為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為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為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為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善霸也知而弗能用善霸也而弗能信善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善霸也霸猶如此况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卷終

奏議卷之二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六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早間留身奏事嘗具誠懇丁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闊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蠢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於江湖之濱任以宰揆之職人言紛至沓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龜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內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復致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稟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肩處寵榮之先趣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艱難虛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虛負寵榮又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官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于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奏議卷之二十六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答不允者員貢忱辭祈歸政柄曲頒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謝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撥事誤蒙議權付以鈞衡龜勉百為冀吞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安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畧遠圖則以為迂闊廷爭大議則以為擅專

奏議卷之二十六

一

屢嘗借筋而謀實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瞑眩之期猶救匠而止斧斤難任斲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策驥驥之逸足捐擗標之葢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意既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奏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二劄子

臣適具劄子乞降睿旨罷臣新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

押臣赴都堂治事仰荷天恩第深感涕伏念臣未白疎遠誤沐睿知事功無毫髮之稱罪戾有丘山之積自揆力小不足以任重且慮位高必至於蹶顛仰無以副陛下委任之恩俯無以行微臣欲為之志竊自慙懼求即退休方虞斧鉞之誅反荷寵光之逮載惟冒昧彌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憐其孤忠照以睿智察臣非敢輕為於去就憫臣實有所不得已而然斷自淵衷許從所請則端揆之地不至於妨賢駕蹇之姿得容於養拙異時驅策誓極糜捐臣見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乞罷第二表

奏議卷之二十六

三

臣綱言已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書批答不允者精意格天能動蓋高之聽老辭瀝血願明難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於矜從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宅有後無大於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為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房杜之於唐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顧兩河之士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業祥相望高山大川蟠互交鎖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自息藩籬固則



與可寧機會在於一時功利收於百倍力陳至計幸契淵  
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傳亮為二帥所建議於靖  
康之未得朔部之民情亮摠戎於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  
畧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既登戎車甫駕時靡旬日之  
久變生腹心之間樞庭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  
以罷亮者方寸紙事同戲刺人為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設  
膺國寄既不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  
回天心復何面顏尚叨寵祿伏望皇帝陛下虛心體道公  
聽並觀憫臣謀所當為蓋專於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薄  
於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晚節仰答鴻

奏議卷之二十六

四

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乞罷第三劄子

臣再具劄子乞降旨罷臣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後殿起居奏事及赴都  
堂治事仰荷隆恩之厚第深感涕臣竊以人主之任人莫  
大於用舍人臣之事君莫大於進退可則用之否則舍之  
無所容心者人主之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敢失義  
者人臣之職也方陛下斷自淵衷力排群議而用臣必以  
臣為可以寄天下之安危圖天下之事業以濟艱難豈特  
欲臣爵同取容以充位而已哉今者以謀事則迂踈而

不諧以薦材則棄忤而為衆不喜諂之言既至罪戾  
之跡日聞求欲協濟蓋亦難矣陛下將焉用之是不若捨  
之為愈也方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蒙委任之重不自知其  
淺陋欲盡犬馬之力以圖報稱豈敢辭難苟免為一身之  
計哉今者指摘之者其發既巧沮抑之者其言益彰辯直  
解紛之不暇求欲建非常之功於繩墨之外蓋亦難矣與  
其強顏以妨賢路是不若退之為愈也伏望皇帝陛下審  
用捨之權而使臣得全進退之節俾遂所請罷臣宰相職  
事除一在外宮觀或許守本官致仕使得稍逃官謗養疾  
丘園保全晚節則臣仰戴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捐軀之報  
其必有時臣見居家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  
惶懼激切之至

奏議卷之二十六

五

乞罷第三表

臣綱言已再具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伏奉  
詔書批荅不允者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縉禮當荷尤  
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蓋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  
淚交零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  
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材賦分窮奇殆將天厭觸事齟  
齬似非人為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  
從江海界以機衡被宸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



折夷虜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為皆成罪釁其進銳者其迅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社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於賢路以保全於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跼蹐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表陳乞以聞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

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

嚴退即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秘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曾屬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象龍豈能致雨潛心文墨畫餅不足療飢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爰非常之選代大臣斷已無指而浮顏躡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熱於范蠡三宿出畫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憐大恩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採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

遠於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於魏闕

謝落職依舊官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即明刑天地有容祇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謝伏念臣乾坤腐儒聞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躡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恩圖報於消埃謀已闕疎曾莫虞於機穽雖嘗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睿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戮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鑄秘職尚領貢祠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

老本緣慙直特曲憲章之峻伴需僚禦之餘臣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輝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但傾葵藿之志

賀天申節表

臣綱言伏遇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者星虹樞電協帝王震風之期福海壽山鑿臣子端依之願矧嘗叨於宰輔特仰披於眷知申頌堯年彌深封祝仰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齊聖日躋紹隆烈祖之丕基振起中興之休運誕彌厥月實開長發之祥壽考維祺宜膺天保之報而臣比



罪戾拘繫江湖殿陛稱觴莫造為鷲之列雲天在望疾傾葵藿之誠

天中節功德疏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千齡之運應龍翔而霧雨集咸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等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曆長新萬壽無疆振中興之大業一人有慶庶庶國以咸寧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罪遠屏去魏闕者再冬抱病連年走江湖者萬里僅存殘

奏議卷之二十七

息仰荷隆恩謝伏念臣學不足以為已而欲推之以為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

於顛濟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於譴斥乃尚荷於保全迨

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過皇帝陛下以智為燭所寶者

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僻之所尚以厚祿以養餘生臣

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答情同為雀類依湯網之寬仁德

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猶介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謝復銀青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授臣銀青光祿大夫臣已望闕謝恩

奏議卷之二十七

晚郎山林待盡無就日之期賦畝爰君彌切後天之祝

謝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臣綱言伏奉勅命差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向隅保全有道致此桑榆之景獲露陶冶之公臣敢不  
懼前非滋昂晚節抱病養拙未從溝壑之捐就日望雲彌  
深猷畝之愛

大行隆祐太后崩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三日伏觀尚書禮部符四月十五日大行  
隆祐皇太后崩逝者棄榮養於東朝頌遺誥於南國凡曰  
臣子孰不哀摧臣綱誠悲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大行隆祐  
皇太后毓德明柔秉心淵懿正坤儀於元祐之日復振芳  
於建中之初荐歷多艱蓋將有待當張楚僭偽之際力主  
奉迎迨苗劉變逆之秋曲加保佑功在社稷澤被黎黎雖

奏議卷之二十六

十

高前古母后之風未享萬國離心之奉有大德者必得其  
壽徒聞往哲之言以小疾而遽返其真莫曉高望之理恭  
惟皇帝陛下性敦仁孝念軫艱虞慎終之典加隆報德之  
心罔極張仙遊之浸遠悼慈容之莫追願少抑於至情以  
求膺於多福臣限以在遠不獲躬詣闕庭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六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七

辭免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奏狀

右臣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  
知潭州軍州事填見闕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伏  
念臣迂愚鄙拙初無材能當建炎初蒙陛下起於閭廢之  
中付以機柄之重備位宰司兩月餘日曾無毫髮之補負  
罪已深雖嘗乞身以退人言洊至謗議沸騰自取顛隳  
瀕於死仰賴睿明察其無他終始保全卒因省赦得歸中  
州繼復職秩竊祿官祠誠為僥倖伏惟天地父母之恩何  
以論報今者又蒙大恩滌洗前愆棄瑕錄用進職祕殿委

奏議卷之二十七

一

以荆湖廣南路重寄顧臣何者罪戾之餘乃當此選所  
宜黽勉就職竭盡疲駑以圖報稱而臣累年以來遭罹憂  
患深涉瘴厲之鄉疾病交攻氣血衰耗心志不寧動輒驚  
悸加有重脰足弱之疾行步艱難使當方面之寄深慮處  
畫顛錯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旨追寢成命使  
臣得安閑散尋訪醫藥養痾山林具時稍安蒙被驅策不  
敢辭難誓極糜捐以酬洪造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見寄納  
福州軍資庫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辯謗奏狀

臣蒙恩除前件差遣起於開廢之中授以方面之寄



仰荷聖德第深感泣竊緣臣昨於建炎初丐罷宰相得請以官祠歸自後累有言章論列臣輔相無狀措置非謬等事屢貽譴責罪繫實深不敢自辯今蒙朝廷滌洗錄用委以重寄內有所言事件與今來差遣相妨者若不披露肝膽控告君父力賜辯明則臣豈敢安心職事以圖犬馬之報謹具于左

一臣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左僕射職事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船欲歸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兵自秀州作過迤邐由蘇常前來即顧容舟由大

奏議卷之二十七

一

江內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臣弟從事即論在無錫縣與知縣鄒漸商議說喻叛兵不曾焚毀邑屋臣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臣遣弟迎賊顧家資犒設製絀巾數千項以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又言者至引漢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臣不勝惶懼殫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揚華劉忠雷進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逐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副

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一臣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門循省不見賓客惟修香火之緣讀誦佛書仰祝睿筭以致臣子拳拳報德之誠至於世故百念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臣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臣不勝惶懼殫越之至今來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彫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確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辯明於今來職事實有相妨心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賜鑒察

奏議卷之二十七

三

右謹具奏聞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謹奏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網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遷星漢頌雨露之恩祇佩靈光彌增感涕臣網中伏念臣



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辨說於豺狼當路之時脫餘生於蛟鱓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蔑然迨茲命帥以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頒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此苑之靈芽捐疾以尚方之妙劑實查深貯溫詔誼敷務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疴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於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丞黎俾知飢渴之解願圖尺寸之效以答乾坤之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管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網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已受告命再辭免奏狀

右臣昨於二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差使臣齋到告一道除臣前件職名差遣臣以疾患未敢祇受牒送福州軍資庫寄納具奏狀辭免恩命交付差來使臣齋赴行在投進今月初九日承尚書省劄子四月七日奉聖旨令入內侍省差內侍官一員前去敦遣疾速起發赴任仍宣賜茶藥銀合續於初十日入內侍省西頭供奉官于蓋到臣居止降賜傳宣撫問臣仰荷聖恩不勝惶懼感激之至已効疾祇受告命望闕謝恩訖重念臣學術空疎智識淺短

擬以琳忠謀彙知遇當陛下龍飛之初首膺考爰之選迂拙寡與自取願膺仇怨造謗必欲寘之死地仰賴聖慈洞照誣枉終始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天地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今者又蒙眷獎棄瑕錄用加以秘殿隆名委以數路重寄俯頒溫詔禮意便蕃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緣臣積年憂患之餘血氣早衰心志凋耗自去歲以來又感痺濕得腰脚重腿之疾行步艱難深恐總戎討賊撫循疲民措置失宜有誤國事雖仰迫天威不敢不毘勉就職進退維谷夙夜靡違伏望聖慈察臣懇悃非敢託疾辭難避事特降旨檢臣前奏許令罷免依舊官祠追還

成命以安愚分干冒天聰無任戰兢之至臣見擇日開司進發上道迺遷前去建昌軍以來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宣撫兩司職事乞降處分奏狀

右臣契勘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於宣撫多以見任宰相執政官充使韓琦范仲淹等皆嘗為之近來知樞密院張浚宣撫陝西四川參知政事孟庚宣撫福建江西京湖南北路皆見任執政無可議者如臣參恩起於閑廢之中使守番方亦帶四路宣撫之名實為叨冒兼孟庚已充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韓世忠副之朝廷付以重兵委之平殄



竊冠今又除臣宣撫荆湖事體重疊實有相妨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稽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軍馬辟差州縣官吏行移措置皆有妨礙兩司既疑於任事朝廷亦難以責成乞自朝廷將兩司職事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庶幾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撥還陳照等人兵奏狀

據統制官任仕安劄子契勘任安所統軍馬元有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兵共為一軍計二千八百餘人承宣撫使

奏議卷之二十七

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於辛企宗下揀選精銳共成三千人付仕安存留福建路彈壓未曾揀選間蒙宣撫司就差陳照馬準於南劍州駐劄續於三月初五日准宣撫司劄子備奉聖旨改差仕安帶所部軍馬隨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前去潭州之任其陳照馬準亦是仕安所部之數近承福建路安撫司將陳照馬準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別作一項申乞存留福建朝廷不見得係仕安所部之數已依所乞竊緣陳照馬準下人馬皆是仕安使喚慣熟之人如撥留福建仕安所部人兵見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不成軍伍今來朝廷已差申世景下軍馬前來福建

近已入境欲乞申明朝廷將陳照馬準下人馬依舊撥還仕安軍中部領隨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司前去庶得合成一軍討捕盜賊不致誤事尋勝福建路安撫司會問因依據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程邁公文四月初二日准樞密院紹興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劄子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奏契勘本路事平之初人情未安生計未備兼建劄之民素多兇悍乍得放散歸業未肯甘心隴畝竊慮依前嘯聚乞存留馬準陳照下人兵一千五百人及別無近上統制官彈壓乞別選精銳一千五百人前來通陳照馬準下人兵共作三千人於上四州軍屯泊右奉聖旨令武功大夫

奏議卷之二十七

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并已差陳照馬準軍馬并聽福建路安撫司節制又准樞密院四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已降指揮令神武前軍統制申世景將帶所部人馬前去福州駐劄彈壓契勘申世景本部止是一千二百餘人竊慮數少緩急使喚不足右奉聖旨令單德忠帶領本將官兵隨申世景人馬前去福州駐劄權隸申世景下使喚候到本州並聽安撫司節制者右臣契勘任仕安下元係統領官三員陳照馬準李建共計人兵二千八百餘人合成一軍並是任仕安所部降



指擇同存留福建路聽安撫司節制分撥任仕安李建在  
建州駐劄陳照馬準在南劍州駐劄二月八日准尚書省  
劄子除臣荆湖北等路宣撫使就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  
人馬八百餘人隨逐前來之任續准尚書省劄子樞密院  
奏勸會已降指揮令李綱將帶高舉一行人馬前去潭州  
之任竊慮韓世忠下關人使喚奉聖旨改差任仕安將帶  
所部軍馬隨逐前去其高舉一行依舊聽韓世忠使喚省  
劄既到之後福建路安撫司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人  
兵別作一項陳乞存留福建並不聲說元係任仕安所部  
軍馬致朝廷不見得前項事因已依所乞存留其統制官

奏議卷之二十七

陳照下計七百八十六人馬準下計七百一十四人除兩  
項存留外任仕安并李建共止有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  
少分撥部位不行今來朝廷已再差申世景單德忠兩項  
軍馬約二千餘人前來福建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統領  
官陳照馬準下人兵依舊撥還任仕安所部庶幾稍成軍  
容實係國體

乞差撥諸項人兵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勸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荆湖南北  
路宣撫使副孟度韓世忠總率大軍自温州起發進遷入  
江西由洪袁州前去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湖廣

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道路理合照  
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  
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  
去之任臣勸會自福州至潭州若由建昌虔吉入衡州前  
去約三十餘程若由汀道廣南前去須由梅循惠廣端康  
封梧昭賀等州皆煙瘴深處約九十餘程實為非便今相  
度欲自江西建昌虔吉前去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大  
兵自不相妨兼速至潭州本任可以措置本路職事如朝  
廷欲令臣先到廣東撫定州縣即由建昌軍虔吉州南安  
南雄英韶廣等州亦可前去但道路迂遠卒未有到潭州

奏議卷之二十七

之期又緣英韶循惠等州目今見有盜賊頭項不一萬數  
浩瀚曹成十數萬人見在連賀等州作過正阻湖南潭州  
之路臣若取道廣南撫定諸州非得重兵不可以行今來  
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人兵一千三百餘人顯是單少須  
候畫一奏狀內踏逐諸項人兵差到齊足乃可前去伏望  
聖慈特賜睿察處分施行

乞將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通融支用奏狀

右臣契勸臣所領荆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  
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所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不分彼此  
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西并



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並係先次刻削收若不通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荆湖路軍兵官吏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關絕誤事致乞朝廷指揮若孟度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已刻削下江西荆湖路諸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并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撥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致疊有申奏陳乞奏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處分施行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差撥兵將會合討捕曹成

奏議卷之二十七

奏狀

右臣提荆湖南路提刑司桂陽監申曹成一項賊馬約有可戰兵三萬餘人別有占巢打食人約六萬餘人占據道州半年有餘於今年三月內已離道州侵犯廣南賀州又據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權知潭州兼權湖南路安撫總管岳飛申已將帶所部軍馬統率兵全韓京吳錫等兵前去道州措置曹成契勘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往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所有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見在本路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岳飛統率項軍馬疾速前去道賀州以來措置招捕及差

使臣齎送朝廷降刻勅榜黃旗金字牌等付岳飛軍中令相度事勢如曹成有改過自新聽伏招納之意即差曉事文武官各一員齎前件旗榜等前去說諭禍福開示大信特與招納揀選精銳強壯人結成隊伍分隸諸將聽候使喚不堪披帶可以執役之人刺填諸州廂軍老弱病恙及不願充軍之人給與公據放散內有係西北無業可歸之人並分撥諸州居住將係官荒廢戶絕田土量度給與耕種務令得所如不伏招納依前作過即會合廣西安撫司措置掩殺亦已劄下廣西安撫司照應施行竊緣曹成一項人馬萬數浩翰岳飛等兵入數不敵非得福建江西荆

奏議卷之二十七

湖宣撫使司差兵將前去協力招捕竊賊曹成延為二廣之患緣賀州係廣南西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令不拘路分差兵將前去會合招捕施行

乞不許諸處抽差韓京等軍馬奏狀

右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准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逐路兵馬並聽節制契勘岳飛一項軍馬八千餘人元在洪州駐劄聽江西安撫大使節制朝廷近差權潭州見將帶本部軍馬在湖南道州措置曹成依近降聖旨指揮合聽臣節制韓京一項軍馬一千餘人元在衡州駐劄吳錫一項軍馬一千五百餘人



元在郴州駐劄並聽湖廣安撫使司節制見帶所部軍  
 隨逐岳飛前去道州具全一項軍馬八百餘人亦係自江  
 西隨岳飛前去道州並合聽臣節制除已劄下逐官知委  
 外竊緣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目今盜賊頭項衆多內曹  
 成一項賊馬已侵犯廣南東西路連賀等州非登以重兵  
 勢難招捕將來盜賊平定之後亦須屯駐軍馬控扼要害  
 之地庶幾強敵不敢窺覷今來逐項軍馬雖合聽臣節制  
 竊慮它司陳乞得旨臨時難以占留有誤大計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不許諸處抽差令臣得以專一拊循訓練緩急  
 之際可以倚仗不致闕誤

奏議卷之二十七

十一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七

守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八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拊循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  
 置錢糧已見利害下項

一唯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荆湖南路馬

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忠

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

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

作過胡元顛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

五千餘人見在郴連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

奏議卷之二十八

一

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

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為群

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

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邊鄙以恩

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

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

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

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魏白龜笠即日見在岳

鄂潭袁諸處界上屯泊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

新嘗於旗上有永不代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為



獨竊數州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賊所  
懲創胡元奭一項已為提刑呂社會合殺散劉超一  
項已為鼎州帥臣程昌禹遣兵逼逐出境未知所向  
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火招納討  
定常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慘酷尤甚屢招  
屢叛所至以人為糧靡有噍類即日見已起離道州  
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  
弱深慮乘虛遠引為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  
齎朝廷所降勅榜黃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  
許之自新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

奏議卷之二十八

所被虜及老不堪被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實  
堪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首領  
姓名推恩外其首領須發錄諸將下隨材錄用不  
堪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剋充廂軍分錄諸州  
其棟退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公據放散如係東北  
人無業可歸合就近分送州縣居住將天荒戶絕地  
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  
恤得所昔東晉朝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  
蓋流入與土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為  
盜全籍州縣官用心撫拊自當復為良民伏乞朝廷

更賜詳酌指揮其李完一項元諫馬友今已將帶一  
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納依舊  
作過即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為期如此則  
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聖旨指揮令相度  
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  
明若自廣南前去即荆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  
會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  
湖路宣撫司密切措置施行

奏議卷之二十八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初遭鍾相孔  
彥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完劉忠劉超  
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踐搔擾民不聊生湖南潭衡  
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澧并屬縣等例皆殘  
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盜  
賊平定之後若不極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  
鑿以望歲豐則破殘州縣卒未統緒欲乞朝廷特降  
勅榜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實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  
處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  
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日支給候將來成熟隨  
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等委是無  
從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散錢糧官吏



行不得滅裂擾重實于法務令實惠及民使一方  
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為出  
產穀米財物去處止緣累年盜賊失於措置遂至凋  
弊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惜賑貸之費假以年歲間  
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  
施行

一荆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襄漢  
東接江淮自昔號為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  
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荆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  
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方之號令

奏議卷之二十八 四

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  
江西荆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  
還行在臣畫一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  
若到本路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能僅及  
二萬之數分屯布依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  
聖慈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略別行申請  
一契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來養  
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壁器仗之  
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去處朝廷欲以二廣經  
理荆湖固為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未暇不多財用

竊乞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覺困匱使竭力  
剗削所有幾何今又盜賊未弭道路不通卒未可以  
那移應副近惟尚書省劄子許於吉州權貨務支銀  
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  
年歲間非於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  
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於筠袁虔吉等州應副  
米十萬石於轉運司及吉州權貨務應副銀五萬兩  
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

右謹錄奏聞伏望初旨

乞存留程昌禹依舊知鼎州奏狀

奏議卷之二十八 五

右綱惟尚書省劄子節文二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荆湖東西路依舊為荆湖南北路逐路州軍除分  
鎮縣餘並依舊制內湖南依舊潭州置帥李綱兼本路安  
撫使餘依已降指揮湖北於鄂州置帥劉洪道除徽猷閣  
直學士差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罷湖西安  
撫其所管軍馬盡數交割與劉洪道訖發來赴闕臣契勘  
荆湖北路為鍾相孔彥舟劉超雷進揚華等盜賊連年殘  
破殺戮官吏所餘無幾除辰沅靖州係深入溪峒州軍外  
惟鼎州昨帶湖西路安撫使係右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  
禹在任一年措置討捕楊公揚華鍾相餘黨殺敗劉超

一第 074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史部



遂出境招納彭筠六千餘人一方粗定頗見宣力今來有  
指揮罷赴行在雖遠方不知事因詢之衆論以謂昌禹在  
鼎州實有功效別擇守臣未必能知首尾或致誤事燕契  
勘荆湖北路安撫司移就鄂州其鼎州舊帶鈐轄如劉洪  
道知鄂州充湖北路安撫使程昌禹知鼎州充湖北路兵  
馬鈐轄聽受節制自不相妨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且令昌  
禹依舊在任如已差官亦乞別降指揮施行

乞措置招捕虔州鹽賊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  
綱將帶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

奏議卷之二十八

撫定廣東經過州軍前去之任臣已依稟聖旨行下廣東  
州軍勘會見今盜賊數目屯泊作過去處措置招捕外訪  
聞廣東盜賊一項犯南雄英韶等州一項犯循梅惠等州  
動以萬計殘破諸縣殺害平民皆是虔州諸縣平時般販  
私鹽之人其初千百為群入廣東界虜掠牛畜財物之類  
巡尉弓兵不切用心捉殺使之厚有所得而歸復為平民  
虔州守令亦不誰何累歲如此浸淫不制今年遂至有萬  
餘衆入南雄英韶等州城劫本水場而去入循惠者破  
龍川長樂興寧河源博羅等縣直抵循惠城下至今猶未  
復歸巢穴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州縣弛慢之故今若欲

其根本須就虔州措置掃蕩巢穴謀其首惡乃可懲艾  
見具奏申明經由道路如蒙朝廷依臣畫一內所乞踏逐  
數項兵七八千人可以由廣東前去即乞許臣到虔州官  
吏兵將並權聽臣節制庶幾可以施設方略治其本源下  
派自然無患如合聖意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適四月某日劄子節文契勘曹成  
賊馬三月二十九日自道州侵犯臨賀遣兵四出見屯兩  
路要害去處本路兵力單少素不練習西路尚有峒丁刀  
弩手可用至如東路槍杖手名籍雖存其實農夫豈可出

奏議卷之二十八

戰除已逐急發兵控守關阨然賀州勢在上流南入連英  
兼下封康不數日便至番禺今來封連探報事愈危急准  
樞密院劄子差高舉一頭項兵應援二廣並未見入界除  
已統率人兵旦夕就道至封康以來防遏外乞撥高舉人  
兵星夜前來應接庶幾保全二廣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分作三頭項透入  
賀州富川縣侵犯賀州殺人放火劫虜人民賊勢浩瀾乞  
催發高舉人馬兼程前來會合捉殺免致奔衝又據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四日申探報曹成賊馬四月  
初三日乘牌船過水東入賓州放火燒本州敵樓戰棚



居民屋宇等賀州知州及本州官盡出州城下水前去乞  
速差兵前來救援又據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四月十  
六日申據廣州懷集縣中四月初一日曹成賊馬侵犯縣  
界令佐等將帶弓級保甲槍手等前去迎敵賊眾浩蕩勢  
力不加遂致潰散其賊兵直衝突占據本縣廣州事勢危  
急乞催發高舉人兵疾速前來應援者

右臣所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通轉運判官章傑公文探  
報曹成賊馬次第備錄在前契勘臣昨准尚書省劄于除  
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於韓世忠下撥高舉一項兵馬八  
千餘人聽臣節制續准指揮改差任仕安將帶所部軍馬

奏議卷之二十八

隨逐前去之任仕安下人兵元管二千八百餘人又  
為福建路安撫司陳乞統領官陳照馬準下一千五百餘  
人存留福建其餘止有一千二百餘人委是單少臣以見  
具奏辭免恩命未敢申陳今來蒙恩差入內侍省西頭  
供奉官于蓋前來降賜教遣就道臣仰迫天威已祇受告  
命擇日開司朝夕啓行今據廣東路官司申報曹成賊馬  
已破賀州占據懷集縣餘廣州屬縣事勢委是危急帥臣  
林通稱親自率兵前去封康州防托切慮未足倚仗其廣  
州繁富號為東南都會雖有可守城池若帥臣已去誰與  
守實為可慮臣方受命之初道遠又所得任社

兵統千餘人難以分撥應援雖已遵依近降指揮許依江  
東路安撫大使畫一差兵二萬人旅行踏逐方具奏請聽  
候指揮無由目下便得齊集深慮應援有失機會曹成賊  
馬為二廣之患滋大萬一廣州或致失守自餘州郡多無  
城池皆須望風奔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雖有愚慮仰  
瀆天聽臣竊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行軍整  
肅忠勇有謀曹成剽賊十餘萬衆除老弱脅從婦女外能  
戰兵尚三萬餘人使其餘將士當之未必能有濟欲制此  
賊或招或捕非世忠不可今世忠統兵已到虔士筠表聞  
深恐拘礙路分止在荆湖不敢前去廣南則曹成為二廣

奏議卷之二十八

之患其勢未艾伏望聖慈矜憐廣南兩路生靈之衆在今  
日為朝廷腹心之地不可不早加料理特降睿旨令世忠  
不拘路分量留人馬照應荆湖外盡將所部取便道前去  
應援廣南措置曹成一則軍馬已集可以目前使喚二則  
道里已近可以稍期而至臣愚竊謂朝廷今日應援廣東  
之策無以加此又廣東素號瘠薄應副大軍錢糧必致闕  
乏世忠既行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剗剗到錢糧可以  
通融應副此又軍期所須之大者如合聖意乞作朝廷措  
置用金字牌入進付世忠施行臣已具奏遵稟聖旨許依  
江東安撫大使畫一指揮踏逐人兵如蒙朝廷應副亦乞



用金字牌降下勅劄庶幾早得齊集可以與世忠聲援相  
接二廣早見平定

小帖子

契勘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與荆湖廣南宣撫司兩  
司不相節制如蒙聖慈從臣所請令韓世忠前去廣  
東招捕曹成乞降指揮令與臣關報事宜同共措置  
庶幾不相違戾有所協濟仰副委任之意伏候勅旨

乞令韓世忠相度入廣西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  
奏繳到岳飛狀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二

奏議卷之二十八

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  
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候宣撫司人馬到同  
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  
共勦殺劉忠說續往潭州無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  
二廣飛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衡州桂  
陽監等處關報及飛亦差入體探得曹成已發人馬取三  
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往  
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  
見不住放人四向虜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更  
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公牒奉聖旨指

總一行官兵已過袁州也里稍遠燕續於四月初三日准  
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探得曹成賊馬已起離道州前去  
廣西飛除已差人體探了細外今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  
已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未入廣西飛便行措置進  
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飛一行軍馬如何施行  
已具錄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飛責憑遵依施行  
右勘會近據岳飛申到前項事理勘會曹成一行雖有五  
萬餘衆其少壯之人止僅二三萬四月二十六日已奉聖  
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委是不肯赴行在已侵入廣  
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

奏議卷之二十八

從長措置保護二廣無致稍失事機破壞廣南州縣仍令  
廣南東西路帥臣依已降指揮起發逐路峒丁刀弩手將  
兵士軍弓手民兵疾速躬親統率前來界首與岳飛會合  
併力夾擊并劄與孟庾韓世忠及臣措置施行者  
右臣近據廣南東路安撫使林通轉運判官章傑申探報  
曹成賊馬已破賀州侵犯廣州界分占據懷集縣廣州事  
勢危急乞發兵應援臣已具奏聞竊見韓世忠治軍嚴整  
忠勇有謀少見其比乞令不拘路分統率大兵前去廣東  
應接措置招捕曹成免致廣南兩路破壞州縣外今准樞  
密院劄子備奉前項聖旨令岳飛更切探伺如曹成已



入廣南地分即統率諸頭項軍馬取徑路併力追襲掩擊務在從長措置保護二廣劄付孟庚韓世忠及臣疾速措置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及劄下岳飛恭依聖旨指揮施行訖契勘曹成一項賊馬最為桀黠外假聽從招納之名內有包藏窺覷之意占據道州半年有餘侵犯二廣其衆號稱十萬除老弱脅從婦女之外可戰之兵猶有三萬餘人既為大兵所逼遂有乘虛深入二廣之計廣西猶有峒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為單弱難以支吾深慮州縣望風奔潰為害不細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

奏議卷之二十八

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大兵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剗剗到諸路錢糧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兼契勘曹成本係荆湖盜賊只緣大兵所逼遂犯廣南若拘以路分謂目今作過不係荆湖地分即是以鄰國為壑恐非朝廷銷弭內患之意臣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全永入廣西路自桂府順流以趨廣州如大兵目今在虔吉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路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內所踏逐兵內抽來

集亦可以由虔吉英韶前去封康猶思間隨宜措置禦奔逃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須見了當却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日平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小帖子

臣契勘廣南西路五十餘州舊號荒遠在今日實為要地今曹成侵犯若不早加措置招捕了當竊恐兩路州縣為賊殘破卒難經理兼兩路皆有瑤人溪峒乘勢必須作過廣西與交趾相隣亦恐有所窺伺道里去朝廷最遠將來兵力難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

奏議卷之二十八

於此伏乞聖察

宋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賀天申節表

臣綱言伏遇天申節者帝出乎震與物為春天作之君惟民其又遠屆誕彌之月咸傾善禱之心矧蒙睿主之知嘗叨近輔仰祝聖人之壽敢後華封臣綱誠歡誠抃頓首頌首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昭受維新之命圖回復古之功以堯舜之用心法高光而建業照臨四海載當震育之辰壽考萬年永篤家邦之慶而臣誤蒙中詔往守南藩莫陪駕鶴以稱觴徒效葵藿之傾日

天申節功德疏

右伏以星虹流渚式昭誕聖之期鸞鶴鳴岐允協興王之運四海馨華封之祝一人膺景命之祥必藉勝因仰資睿筭皇帝陛下伏願後天難老長居覆燾之功與物為春永寶好生之德復文武之境土享堯舜之歷年萬壽無疆四方來賀

乞以江西錢糧應副荆湖贍軍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於潭州置司竊原朝廷令臣宣撫四路之意蓋緣荆湖南北兩路累年為盜賊蹂踐州縣殘破錢穀闕絕欲令將廣南東西兩路財賦經理荆湖使之養兵賑民葺理州縣早得統

規略甚遠今則不然荆湖盜賊如曹成一項十數萬人既

壞荆湖諸州又侵廣南界分破擾連賀侵逼廣州其勢未艾非得大兵會合未易招提罄廣南兩路財賦應副支遣尚恐闕乏豈復有餘可助他路是今日逐路事勢與朝廷前日措置經理之意全然不同臣已具奏聞乞以江西錢米應副荆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特賜指揮施行

乞降旨林通刷下錢米存留本路支用奏狀

右臣惟尚書省劄子節文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章傑劄子為張忠彥兵二千餘人見在英韶州駐劄錢糧闕乏應副

奏議卷之二十九

不行乞行措置劄送臣本司措置施行除已依稟措置外契勘廣東雖號薄瘠財用不足然張忠彥兵二千餘人豈有遂至應辦不行之理將行大軍前去招捕曹成何以應副支遣訪聞廣東路安撫使林通被受指揮總領諸司錢物應副買牛糶米之類將諸州錢物盡行剗刷拘占遂致贍給軍民錢穀不足今來曹成賊馬侵犯廣東勢須用兵討捕若非通融移那諸州錢米應副支遣必致闕乏有誤國事伏乞朝廷勅會如林通委曾得前項指揮即乞特降睿旨令未得施行已椿管錢米等並未得起發且存留本路應副大兵支用候將來盜賊平定財用有餘別行



臣指置庶幾不致闕誤

乞差內侍一員承受發來文字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荆湖廣南路宣撫使見起發前去之任竊緣荆湖廣南見今軍興招捕盜賊朝廷割降指揮與本司奏請文字皆係軍期急速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去行在道里最遠雖入急遞例多稽遲實封奏狀赴都進奏院通進司投進經隔官司伺候時刻亦有留滯竊慮中奏事宜等待報應坐費時月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處旨許臣申奏如係事干軍期急遞聽徑赴內侍省投遞差入內內侍省一員專一承受所有朝廷割降聖旨指揮並用金字牌入急腳遞不得入鋪星夜傳送前來庶幾報捷疾速不致誤事

奏議卷之十九

將帶軍馬之任奏狀

准紹興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奉院同奉聖旨李綱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知潭州仍於本州置司不候受告般家接人前去之任路兵馬並聽節制仍具已起發及到界首文狀申尚書省臣恭依前項聖旨指揮已具奏聞擇定五月初六日具起發文狀已於五月初六日申時起離福州將帶軍馬由南劍州邵武軍進趨前去之任外願至

再乞差使臣沈旛勝招撫曹成及論招捕盜賊奏狀

據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林適申契勘曹成人馬昨占據湖南道州後來移軍往廣西賀州駐劄日近常遣遊騎散行劫掠廣西數郡及進遷侵入本路封連州界兩路居民並各逃散耕種失業今來通除已恭依聖旨指揮一面躬親統率將士等起發前去緣本路將兵不滿千人近蒙朝廷令宣撫司分撥高舉兵馬應援遣催促至今未見到來其曹成賊馬動是萬眾竊慮支吾不前孫綏州縣卒未休息為本路生靈之患近承廣西經略許中牒據曹成狀供申吳宣撫已被受朝廷詔旨令赴行在乞行發遣後來

奏議卷之十九

宣撫司已出給發遣曹成前去行在一宗文字付曹成於三月二十日起發到寧遠縣因知道州向子志將近降捕捉賞大書揭榜路傍致曹成後回賀州為無糧食不免散行抄掠近聞曹成軍中頗有自新之意適除已逐急具狀奏聞乞速降指揮差官由廣東路前來招撫曹成一軍餘放散虜掠外所有堪用之人選擇少壯亦得添助朝廷喚使用不惟保護兩路財賦全活數州百姓而戢兵安民為利實大申本司乞速賜差官前來招撫以紓兩路之急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來荆湖群盜唯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



外唯廣州事體最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先後緩急之序臣  
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曹成十萬之眾除老弱  
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南東路略安撫使  
林通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  
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  
縣必皆受害臣以謂經營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為策之善  
緣招安巨寇必得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  
止欲懷以姑息之恩賊眾必不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  
此是目前名為招安必貽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  
昨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願從陳規與撫諭官馮轡招安既

奏議卷之二十九 五

近州城規知德安兵數不多遂乘規出城錢轡謀驅虜  
規僅以身免官吏多為延壽所得張琪自繁昌歷建康湖  
杭千有餘里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安劉光世韓世忠等  
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徽州不敢入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  
確矣及至啓門浮梁見王師古等兵眾不多遂劫盟以執  
師古直犯饒州賴闡舉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於宣徽  
之間久之方定以此可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  
壓以重兵始免反覆臣蒙恩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  
潭州見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頭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  
人雖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指揮許依呂頤浩昨任江東

大德使盡一踏逐軍馬至今未奉回降指揮其元降聖  
旨許就用吳敏措置下兵糧體問得除廣西見在兵將外  
亦別無措置下軍馬道路為遠見今阻隔卒難辦集竊恐  
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之重深慮事失機會  
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降睿旨從臣所乞踏逐軍  
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又嘗奏  
論韓世忠忠勇有謀治軍嚴肅可以倚仗今若委世忠進  
發廣東以援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眾可以  
放散老弱揀擇強壯充兵分隸軍中指日可定緣世忠係  
宣撫福建江西荆湖路非得朝廷指揮恐不敢出本路界

奏議卷之二十九 六

以援二廣不唯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荆湖劇  
賊皆視曹成以為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得二廣則荆  
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為力願曹成桀黠擁眾數萬  
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聽從臣前所謂當以經  
營曹成救援廣州為急者此也臣前已遣人齎金字牌黃  
旗黃榜前去荆湖委岳飛差人入曹成軍中招諭計程不  
久當還又慮道路或有阻節今據林通前項申述臣已逐  
急再遣人齎金字牌黃旗黃榜由廣東路前去招撫曹成  
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見起發建昌  
等處聽候指揮



小帖子

契勘荆湖州縣殘破略通二廣帥府各係全盛處若  
蒙朝廷許令韓世忠前去救援即乞降指揮指定從  
度韶州路赴廣州屯泊免致賊馬奔衝保全廣州即  
廣東州郡皆恃以安伏望聖慈詳酌早降指揮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狀  
准樞密院閏四月二十六日劄子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  
宣撫使司申契勘曹成占據湖湘之久已奉聖旨發赴行  
在近因岳飛倚本司大軍之勢提兵壓境遂致疑貳遷領  
群黨南去今收李回書報已犯連州臆度其計決窺二廣

奏議卷之二十九

且軍興已來郡邑多經殘破二廣幸無兵火深慮民物將  
被其害伏望聖慈速賜睿旨措置施行勸會宣撫司大兵  
未到湖南之時曹成已是不伏招安不肯前來赴行在侵  
犯二廣勢已猖獗遂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前  
去掩擊又據探報曹成賊馬已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  
作過續降指揮令岳飛依已降指揮取徑路前去廣南併  
力追襲務要早得殄滅不致侵擾州縣其合用錢糧委逐  
路漕臣多方那駁協力應副仍劄與宣撫司去訖今來宣  
撫司人馬約程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宣  
撫司計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

前去策應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  
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  
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劄送臣依已降指  
揮疾速施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定廣  
東州縣臣已遵依相度奏聞未奉回降指揮間據廣東經  
略安撫使林通申曹成侵犯賀州及懷集縣已具陳述措  
置曹成招捕利害聞奏外今准前項指揮臣已恭依聖訓  
起發前去廣東州軍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  
安一項計一千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

奏議卷之二十九

千人雖依朝廷近降畫一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  
無近上可使將官委是兵力單弱使喚不行其曹成賊馬  
萬數浩瀚設若不就招撫為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  
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  
州外其餘州郡並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  
保護兩路况臣誤蒙聖恩宣撫荆湖廣南委寄之重深慮  
無以遠將明命宣暢國威使巨寇望風震服萬一與賊相  
遇勢當掩擊亦須軍馬俵布得著方免疎虞兵法十則圍  
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  
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况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當



位宰相特蒙棄瑕錄用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輒  
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科其所乞之  
兵未敢全望依朝廷近降蓋一指揮滿二萬人數時下且  
得萬餘人分為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燕幾  
亦可指授將佐乘機制變設方略保全二廣仰寬陛下  
南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將帶前去竊  
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依近降書  
一累奏踏逐將兵早賜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  
將付臣使喚臣見應遷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帖子

奏議卷之二十九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  
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差兵  
合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  
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庶幾藉其  
兵力諸事易為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請乞用金字  
牌降下施行

乞撥顏孝恭軍馬付本司使喚奏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許用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畫一指  
牌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本司已具奏踏逐辛企宗  
等軍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近聞辛企宗關阜等軍馬

已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抽撥分隸諸將無可指  
準其餘所乞朱師閔郝最李山等兵人數不多亦未蒙差  
到今准樞密院劄子緣曹成侵犯封連等州閏四月二十  
四日奉聖旨令臣徑自廣東前去保護本路緣臣所帶任  
仕安軍馬止一千餘人兵力單弱事勢急迫別無可以踏  
逐竊見新除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見將帶崔邦弼顏孝  
恭兩項軍馬在建昌軍駐泊以鄂州糧食闕乏未曾之任  
乞降指揮就近撥顏孝恭一項軍馬付臣使喚却就江西  
別撥將兵與劉洪道庶幾臣可以即行勾喚早得齊集發  
付廣東兼湖北路軍馬自合聽臣節制伏望聖慈特降睿

奏議卷之二十九

旨施行

乞差撥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節文廣西路經  
略使司申節次據統制官楊友等申探報曹成賊馬約十  
萬餘衆起離道州攻破賀州逼近昭州界分本司除見整  
擬人馬極力捍禦况曹成數衆賊馬嘯聚日久勢力兇盛  
本路人兵素來單弱委實不敵難以支吾已累申牒宣撫  
使李綱廣東路安撫使岳飛去外伏望朝廷體念二廣生  
靈之衆速賜指揮催督諸頭項人馬兼程前來與本路兵  
將併力會合早獲撲滅免致賊徒殘破以南州縣除已具



奏聞外候指揮小帖子孫照會曹成作過累年既就招安  
旋復變亂者前後凡七八次昨自攸縣驅勇帥臣向子誼  
占據道州挾使移文稱奉帥司指揮移軍就糧及自牒廣  
東州郡飾說移軍因依詐出文榜焚賊侵陵其實據源別  
藪無有遺類備錄召赴行在詔書申三路宣撫吳觀文而  
修立寨柵濬治濠塹為遷延之計今賀州稍有常平米斛  
賊既得食姑且偷生既變之後或傳又有奏陳必肆詭說  
萬一朝廷愛惜生靈許以自新非有重兵彈壓驅逐必亦  
未肯解散伏望特降指揮催督諸處大兵速至會合若果  
就招安即令解甲分散黨類不然則痛行掩殺期於淨盡

奏議卷之二十九

庶幾免徒知有畏憚勸會已累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  
項人馬前去廣南併力追襲其合用錢糧委逐路漕臣多  
方那移應副閏四月二十四日又奉聖旨令宣撫司斟量  
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  
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廣東前去  
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  
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令劄送荆湖廣南路宣撫使  
李觀文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仍具已  
起發去處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准尚書省劄子勸會已降指揮福建江西

湖南北路宣撫使副孟度韓世忠統率大軍自温州起發  
進入江西由洪州前赴湖南措置盜賊今來新除荆  
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見在福州前去之任其經由路分  
理合照應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李綱將帶任仕安  
軍馬疾速起發依已降指揮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廣  
東經過州縣前去之任臣竊詳是時曹成占據湖南道州  
未曾侵犯廣東界分朝廷之意止是欲臣與孟度取道相  
送事體不至相妨近來累奉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以曹  
成賊馬侵犯二廣攻破賀州逼近封連等州令臣疾速前  
去廣東保護本路是今日發遣臣取道廣東之意與近降

奏議卷之二十九

指揮全然不同所將帶軍馬亦須量度事勢添差應副竊  
緣曹成賊馬據湖南二廣請發申報皆稱有十萬餘人朝  
廷近降指揮亦言能戰之兵約及三萬夫以三萬必死之  
寇而使臣以元降指揮將帶任仕安下千餘人兵往過其  
鋒保獲廣南兩路事豈能濟除已具奏依朝廷降到許依  
呂頌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踏逐兵二萬人旋行踏  
逐幸企宗閣舉朱師閏郝最李山等軍馬約八九千人至  
今未奉回降指揮不見得朝廷差撥應副數目竊慮別有  
拘礙占留不足元踏逐之數今來廣東事勢危急臣被奉  
旨指揮前去難以等待別行踏逐欲乞朝廷勸會應副



不足之數速降指揮就江西撫大使下逐急摘那數項得力兵馬湊足元數聽臣總領前去廣東措置曹成使喚免致往回待報坐失機會其上件辛企宗閻崇等軍馬已係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抽摘分撥前去如已蒙朝廷差撥應副亦乞明降指揮依舊盡數撥還庶幾不誤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小帖子

契勘辛企宗下軍馬類皆精銳但企宗怯懦不能駕御用之士卒以抑而不用之故多懷怨憤如蒙朝廷撥付臣使喚即乞別擇近上統制官將領伏望聖察

奏議卷之二十九

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

乞令韓世忠統率兵將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准樞密院五月二日劄子樞密院奏勸會據探報曹成賊馬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近約程宣撫司人馬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撫司申明廣南東西係李綱路分未

奏議卷之三十

委合與不合措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外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曹成係在湖南作過走透入廣東西路其本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綱協力同共措置劄與李綱孟庾韓世忠照會令劄送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觀文照會仍依已降指揮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仍具已起發日時申樞密院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見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軍馬前去之任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已於五月六日起離福州經過南劍州見今已入邵武軍界近據廣東經略安撫使林通申曾



戊攻破賀州侵犯廣東州縣有願就招捕之意臣本司已差官齎朝廷降勅榜黃旗金字牌等前去委自帥漕兩司相度事勢施行緣賊情狡獪屢服屢叛不可信仗非得重兵臨之決難制禦已累具奏聞乞降指揮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分撥兵將不拘路分前去招捕又累論奏乞令韓世忠親統大兵自南雄英韶前去廣州以來與同共措置庶幾可以保全兩路未奉回降指揮今准樞密院劄子備坐到前項聖旨指揮與臣奏請之意事體相合仰見睿明照燭萬里之外神心經畫動合機會天下不勝幸甚除已備錄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差撥兵將同共

奏議卷之三十一

措置施行外勘會曹成賊馬萬數浩翰能戰之兵不下二萬人係是朝廷創到之數見今惟有岳飛一項軍馬約一萬餘人前去襲逐約度已到近地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所差兵將須得一二萬人更會合許中諸頭項軍馬方能與之力敵又須得韓世忠親自統率前去乃有決勝之理竊慮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差撥兵將不多及韓世忠非奉聖旨指揮不敢躬親前去二廣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更賜詳酌特降聖旨施行

小帖子

契勘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發兵應援廣東如

係韓世忠親行合與臣同共措置外如只差撥兵自合隨逐前去聽臣節制庶幾就令歸一不致誤事伏望聖慈特降聖旨施行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祭自奏狀

右臣遵奉聖旨特帶任仕安所部八馬前去廣東撫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已入邵武軍界緣臣昨起離福州日將一行軍兵輜重器甲盡用溪船裝載往邵武軍以免山路崎嶇般挈之勞今到邵武軍却合五撥人夫措置出陸又有本軍老小約計二千餘人欲自邵武軍分撥由汀州路往潮州安泊亦合肇奏差官部轄前去須留三五日方得

奏議卷之三十一

辦集契勘邵武軍係臣鄉里有祖塋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已一面措置輜重器甲為陸行計分撥老小往潮州外量帶人從前去祖塋展省並不相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具奏知

小帖子

臣契勘自邵武軍由江西路出六孟度韓世忠商議同共措置及一就將帶分撥人兵前去廣東更無留滯去處惟是去行在孟遠月望朝廷回降指揮深慮傳遞及專差人道路稽遲所有乞用金字牌降下事件伏望聖慈照察特降指揮



乞差辛企宗等軍馬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勅命曹成侵犯廣南作過其廣西見有許中躬親提兵在本路界首把截湖南孟使韓世忠岳飛大兵襲逐追捕唯廣南軍馬單弱竊慮逼逐侵擾事不可緩五月十八日奉聖旨令李綱依已降指揮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使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任臣除已依稟聖旨指揮前去廣東措置保護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准尚書省劄子勅命李綱前任宰臣已降指揮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其合申請畫一事件

奏議卷之三十一 四

若候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却恐後時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應干合行事件並依呂頤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所得畫一指揮施行內一項許踏逐差兵二萬人臣已遵依聖旨指揮旋行踏逐辛企宗關舉朱師閔郝最李山等逐頭項人兵約計八千餘人已具奏聞外近又具奏乞抽差劉洪道下顏孝恭一項人兵及乞逐急於江西安撫大使下摘那數項軍馬應副隨逐臣前去廣東措置招捕曹成賊馬保全二廣並未奉回此指揮今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許撥還統領官馬準下兵七百餘人其餘所乞軍馬並未蒙差撥竊當明廷係與畫一事件

一道衣同降下入尋常急逐是致未曾被受今得旨催促前去廣東捍禦曹成只據目下所有人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委是兵力單弱何以挫遏十餘萬眾賊馬之鋒非得所乞軍馬齊集實難厯受重責契勘臣所乞兵馬除朱師閔已回行在外其餘辛企宗關舉李山郝最顏孝恭等兵皆在江西建昌軍慶吉州如蒙朝廷應副用金字牌降下指揮使臣得以因行勾抽將帶前去廣東使與勒成部伍軍容稍整庶幾遠方知朝廷所以遣臣之意曹成或可望風招納事繫國體非臣敢私伏望聖慈速降旨檢會臣累奏踏逐乞兵因依特賜矜允施行臣見自邵武軍起發

奏議卷之三十一 五

建昌軍撫州以來聽候指揮

小帖子

契勘臣畫一內乞辛企宗下兵計四千人近聞在路逃散所存不多緣企宗怯懦不能用眾致其下人兵多懷憤怨關舉下兵元約一千五百餘人關舉得罪已為宣撫司分撥李山下兵元約一千人今聞只有六七百人見在虔州其李山係委棄邵武軍擅走出江西界之上項三項軍馬如蒙朝廷撥付臣使喚並合別擇統制官將領前去所有郝最顏孝恭等兵皆抵及五六百人聞亦見為宣撫司勾在吉州緣



逐項兵本非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元特帶之數所以臣敢踏逐奏乞差撥如蒙朝廷盡行應副亦不過得三五千乞依前奏於江西安撫大使下摘那奏足元數庶幾可濟目前之急合具奏知

臣契勘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與臣本司名號既同責任亦等而兵力事體自然遼絕臣目今所得兵曾不及其一統制官之數今來措置廣東賊馬雖蒙已降指揮令分撥兵將前去緣非臣所部終是難以使喚遠方州縣見兩司事體不一動有觀望亦難就令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踏逐元數特行應副使

事有可為之理臣敢不竭盡死節以圖報稱伏乞聖

察 乞令韓世忠摘那軍馬量帶輕齎前去招捕曹成

奏狀

今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劄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奏契勘曹成一項賊馬侵犯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刀弩手兵將之屬可以控遏廣東兵力實為單弱難於支吾今雖已降指揮令岳飛統率諸頭項人馬追襲掩擊竊慮岳飛所率兵數不多錢糧闕乏未必能濟非得韓世忠統率十萬前去措置應援及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刻剗到

臣契勘通融應副深恐未能早見招捕了當今欲乞自朝廷降指揮令韓世忠相度如大兵目今已在湖南及筠袁間即由南安南雄英韶路順流以趨廣州可以遏賊之衝令岳飛統率軍馬由道賀追襲其後臣如蒙朝廷應副畫一內所踏逐兵勾抽齊集亦可以由虔吉美韶前去封康循惠間隨宜措置禦賊奔避與之協力進討不數月間頃見了當却由便路趨湖南措置其餘盜賊不難平定候勅旨今檢會樞密院奏勘會據探報曹成賊馬占據賀州侵犯昭連州界作過已降指揮令岳飛取徑路前去廣南併力追襲近約程宣撫司人馬已到湖南閏四月二十四日

奏議卷之三十一

六十七

又降指揮令宣撫司斟量賊勢如岳飛孤軍難以破賊即疾速分撥人馬前去策應務要勦除淨盡保全二廣仍劄與李綱疾速由廣東前去保護本路及令宣撫司期約廣西許中起發本路軍兵及峒丁等併力會合掩殺去訖續據宣撫司申明廣南東西係李綱路分未委合與不合措置已劄下本司自合不拘路分依已降指揮節制諸軍量度賊勢遣發軍馬竭力措置外五月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曹成係在湖南作過走透入廣東西路其本路宣撫司自合襲逐討殺與李綱協力同共措置劄與李綱等韓世忠照會右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依已降指揮



計殺救護二廣無令侵擾州縣如遣發軍馬不能  
尅日殄滅大寇即本司自合躬親前去務要日近平定逐  
旋具追殺次第聞奏仍劄李綱係累降處分疾速往廣東  
置司捍寇其兩司措置事宜並須互相關報無致抵牾臣  
已遵稟聖旨指揮及關送孟度韓世忠照會施行外須至  
奏聞者

右臣契勘近累具奏以曹成侵犯二廣賊衆浩瀚事勢危  
急乞自朝廷降指揮令韓世忠統率精銳軍馬一二萬人  
不拘路分前去措置追捕及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將  
刻剗到逐路財用照對分撥往二廣人兵椿辦一兩月錢

奏議卷之三十一

糧隨軍前去支遣今准前項聖旨指揮仰見睿慈以二廣  
事宜留神經畫如此然臣竊謂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  
移司往廣東不若止令世忠總兵前去之為得策移司則  
一行軍兵官吏輜重之屬皆須隨行遷徙既難費用不貲  
深慮二廣偏重倉卒應副難以責辦或致闕乏若止令世  
忠摘那精銳人馬量帶輕齎前去可以策機破賊事畢即  
還本司不致勞費實為利便伏望更賜詳酌指揮施行臣  
嘗備位近司仰荷知遇委任之重苟有所見不敢不竭盡  
區區之愚至於取舍則合取自聖裁冒瀆天聰無任戰越  
之至

再乞差半企宗等軍馬奏狀

准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奏  
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  
其荆湖廣南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新  
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  
度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  
在其韓世忠軍馬令於建康府駐劄仰世忠量帶親兵前  
來奏事劄送臣疾速施行具知稟申樞密院臣已遵依聖  
旨指揮自建昌軍南豐縣取徑路由虔州前去潭州之任  
須至奏聞者

奏議卷之三十一

九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候孟度韓世忠措置荆湖南北路  
盜賊了日前去之任今來兩路盜賊除曹成一項賊馬為  
岳飛殺敗并殘黨乞就宣撫司招安外其餘盜賊劉忠李  
宓楊華楊公即雷進及鍾相殘黨等萬數浩瀚尚未曾措  
置討捕聞欲秋涼方行進兵及馬友下人兵見在潭州亦  
未曾措置差撥放散今准前項聖旨令孟度韓世忠疾速  
措置湖南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逐項盜賊非日下措  
置可了孟度韓世忠得赴行在指揮逐急便行交割將帶  
重兵起離前去臣所得兵止是任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  
百餘人近雖接到辛企宗關奉下兵緣逐軍已為孟度



臣忠分撥及時暫抽差前云見存數目不多其近撥到  
京吳錫吳全等兵今來又從樞密院劄子撥隨岳飛往江  
州屯駐委是勢力單弱難以措置彈壓竊慮盜賊窺覷無  
所忌憚依前獨撥為兩路之患虛負罪責臨時難以申陳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更賜詳酌指揮施行

乞令岳飛且在潭州駐劄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  
奏狀

惟樞密院六月九日劄子准御前降下金字牌樞密院奏  
勸會已降指揮令岳飛假平定曹成日將帶本部軍馬前  
來行在及韓京吳錫吳全軍馬令岳飛交割與李綱使喚

奏議卷之三十一

今來已破曹成及已降指揮令李綱取徑路往潭州之任  
緣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奉聖旨令岳飛將帶  
本部并韓京吳錫吳全軍馬前來江州駐劄仍疾速開具  
掩殺曹成賊馬有功官兵保明聞奏當議推恩及令李綱  
勾抽程昌禹下杜港所統八千餘人使喚劄送臣疾速施  
行臣已恭依聖旨指揮施行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荆湖兩路係東南上流之地累年為盜賊侵擾  
往往占據州縣不復知有朝廷如馬友見在潭州雖號稱  
知逆順之勢不敢猖獗然亦擅置官吏分兵近郡中意誅  
求民不聊生蓋緣本路久闕帥臣前後差除多不到一全

正兵彈壓故敢如此近蒙朝廷差親衛大夫建州觀察  
使岳飛權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將帶一  
行軍兵前來湖南日緣追捕曹成未曾到任今來岳飛計  
殺曹成將欲了當又准前項聖旨指揮令往江州駐劄竊  
緣本路盜賊頭項衆多如劉忠李完楊華揚公即雷進及  
鍾相殘黨等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馬友見在長沙兵  
數號稱十萬其實亦須五七萬人非得素有名望威略顯  
著近上武臣統率重兵不能討捕彈壓放散今來韓世忠  
兵既有聖旨指揮前去建康府駐劄其岳飛又令將帶軍  
馬往江州屯駐即是本路名將重兵頓去無有留者竊慮

奏議卷之三十一

盜賊窺見朝廷事勢無所畏憚依前放肆為患不細臣雖  
係前宰相誤蒙恩除四路宣撫使兼本路安撫使緣所得  
兵數不多無近上武臣為之副貳難以彈壓安知馬友不  
忌臣之來如唐藩鎮往往不納帥臣或致戕害者多夫况  
劉忠李完楊華雷進之徒皆係劇賊孟使韓世忠將帶重  
兵自到荆湖未曾措置今來遽將職事交割與臣何以善  
後近奉樞密院劄子差到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文字  
到司纔兩日間又准今來指揮令隨逐岳飛前去雖蒙撥  
到程昌禹下杜港所統八千餘人其人係隨逐昌禹自蔡  
州來鼎州亦係要害之地見有盜賊不可闕兵亦難全



行勾抽其杜港彭筠本係荆湖北路軍馬合聽臣節制指  
擬防秋之數若差那去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却分撥得杜  
港彭筠軍馬於臣本路全無增益有失指準伏望聖慈體  
念荆湖重地目今盜賊除曹成一項將欲了當外其餘全  
未平定須得近上武臣措置招捕及將來防秋不可闕兵  
特降睿旨令岳飛依元降指揮依舊權知潭州兼權本路  
安撫使候臣到任交割職事令岳飛且於潭州駐劄聽臣  
節制一面措置分散馬友軍馬及討捕劉忠李宪楊幸揚  
么即雷進及鍾相殘黨等庶幾韓世忠去後收拾後段不  
致闕人及將韓京吳錫吳全等兵依前降指揮撥付臣使

奏議卷之三十 十二

頃庶幾將來防秋不致闕事臣仰荷聖恩起於罪廢之餘  
付以四路重寄夙夜震悚唯恐不能稱副委任之意苟有  
愚見不敢不盡陳述干冒天聰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看詳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勾抽韓世忠兵  
前去建康府駐劄及令岳飛將帶軍馬屯駐江州與  
前後所降指揮頗然不同竊慮係是江北或有傳報  
之警欲為防遏之計臣竊謂建康府路已有都督呂  
頤浩一行軍馬今來韓世忠又帶重兵前去勢似偏  
重岳飛前去江州又復端閑厯廢日月臣愚欲乞令

韓世忠分撥近上統制官將兵萬人駐劄江州廣張  
聲勢以代岳飛權留岳飛駐劄潭州經畫兩路盜賊  
不數月間決可平定萬一沿江或有警急臣預行排  
辦舟船自潭州至江州順流不過數日可到臣當躬  
率本司軍馬與岳飛水陸並進以為應援兩不相妨  
而於荆湖兩路為利甚大措置群盜可以永絕後患  
臣謂策無出於此者更望聖慈與二三大臣特賜詳  
酌速降指揮施行

奏議卷之三十 十一

臣竊觀自昔討捕盜賊必得功績已著之人盜賊畏  
威自然望風奔潰於討捕易為功力今來岳飛破曹  
成十萬之眾群盜皆已膽落若使稍留本路措畫招  
捕功倍侘日盜賊平定之後荆湖自此可以料理日  
為防秋之計控扼上流實係國體如或失此機會群  
盜猖獗郡縣又復殘破將來實難支吾伏望聖慈特  
賜鑒察施行

臣契勘馬友近與劉忠戰為其所敗見今立敵收拾  
將士欲再舉兵必留岳飛本路駐劄使率馬友以討  
劉忠必能有功劉忠既破之後朝廷量加旌賞馬友  
別與一處差遣使離潭州即荆湖可無後患其餘群  
盜亦可漸次招捕平定實為利便伏望聖察 卷三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一

乞差楊惟忠下胡友毛佐軍馬奏狀

右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許依呂願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晝一指揮數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臣已遵依聖旨指揮先次踏逐辛企宗閻臯朱師閔郝最李山五頭項軍馬約計八千餘人近准朝廷備坐到聖旨指揮除朱師閔係已差充神武中軍郝最係孟庾已踏逐充親兵李山差出幹事所有辛企宗閻臯下人兵除隨逐孟庾韓世忠往湖南外其見在辛企宗下人兵撥付臣使喚近據辛企宗申閻臯下人兵約二千餘人盡數已為韓世忠分

奏議卷之三十一

撥練諸統制官下臣已奏乞更不抽差外前件踏逐五項人兵只得辛企宗一項又多逃散之數委是單少雖蒙朝廷差到張忠彥人兵內多冗濫又須揀汰亦是人數不多今踏逐到楊惟忠下有軍馬八九千人見在江西路內統領官胡友毛佐部領三千餘人在袁州虔州就糧其餘人數並在洪州駐劄今來楊惟忠已是身故上項軍馬未曾撥隸見係李回權行拘管欲乞盡數撥付臣使喚如或朝廷別有差使去處亦乞於數內撥那胡友毛佐兩項人兵三千餘人逐急差撥付臣貼充二萬之數候臣所乞諸處軍馬齊集見得少剩的實數目續具申陳伏望聖慈特降

乞旨施行

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通融應副錢糧奏狀

准樞密院五月十八日劄子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某奏內一項臣所領荆湖宣撫職事與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軍馬事體一同於用錢糧理合通融應副不分彼此今來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副一行軍馬先到江西并荆湖路分所有逐路州縣錢米竝係先次剗剗拘收若不通融應副支給竊恐臣所經由州縣及到荆湖路軍兵官吏批請及安泊老小州縣無可應副緩急關絕誤事欲乞朝廷指揮若孟庾韓世忠未班師以前已剗剗下江西荆湖路

奏議卷之三十一

諸州縣錢糧聽兩司軍馬通融應副支給班師之後錢糧餘剩及以前朝廷支撥并別路取撥到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餘剩之數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就近應副免致疊有申奏陳乞紊煩朝廷亦恐往復遲緩不能及事奉聖旨令孟庾韓世忠候撫定荆湖南北盜賊班師日量度合用數外盡數留與李綱劄送臣照會施行臣已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恭依聖旨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臣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庾韓世忠撫定盜賊了當日前去潭州之任今准近降聖旨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庾韓世忠疾速措置湖



南軍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竊緣湖南北路盜賊除曹成一項將欲了當外其餘並未曾措置竊恐孟吏韓世忠得召赴行在指揮逐急將職事交割與臣所有招捕其餘盜賊及措置防秋等事全籍錢糧應副今來荆湖兩路已足闕乏雖已差官前去廣南東西路州郡剗剗緣道路寫遠卒急難得應手支遣全藉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遵依今來所降聖旨指揮將見管錢米銀絹官告度牒等除量留外盡數關送臣本司應副支用竊慮尚有執吝及別作名目支撥有失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體念國事不得輒分彼此逐一開具名色關送

奏議卷之三十一

臣本司以憑差官拘收訖具奏施行庶幾不致闕誤

乞催江東安撫大使司差那兵將會合捉殺姚達

奏狀

右臣昨在福州未起離間准尚書省劄子令臣措置姚達殘黨據福建路安撫司申姚達殘黨自汀州復回邵武建昌軍界首藏泊作過臣已具奏聞乞候將來起發於邵武建昌軍就近措置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姚達殘黨已劄付李光李回外令臣疾速前去廣東今來經由建昌軍竊見姚達殘黨首領余照李賢等見在邵武建昌軍界首藏泊作過焚燒劫掠民被其害其姚達殘黨

元自汀州回日只有三百餘人今來虜掠百姓入火已及一千餘人官兵聞敵互有勝負見今依據山嶽出沒不常除劉洪道差統制官顏孝恭下軍馬會合捉殺其建昌軍等處別無得力人兵可以彈壓今來劉洪道將欲發赴鄂州竊慮將帶顏孝恭軍馬前去及安撫大使司差兵未到間賊勢轉見猖獗臣已劄送劉洪道且留顏孝恭下軍馬同建昌軍等處人兵會合捉殺候安撫大使司兵到日續行起發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催督江東西路安撫大使司疾速差那兵將會合掩擊庶幾早見殄滅

乞且於衡州駐劄候福建等路宣撫司班師前去

奏議卷之三十一

之任奏狀

右臣准福建等路宣撫使司關檢准紹興二年三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李綱除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逐路兵馬並聽節制勘會本司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內荆湖今來又除李綱宣撫其本路軍旅錢糧并辟置官屬措置事務行移文字之類顯有相妨若不申明必致誤事伏望朝廷詳酌速賜施行候指揮右劄會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如到荆湖路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即合從李綱措置自不相妨奉



聖旨劄與本司并李綱照會又准樞密院劄子勅會曹成  
賊馬侵犯廣南作過奉聖旨令李綱依已降指揮以速往  
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度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  
任劄送臣疾速施行又准金字牌降到劄子樞密院奏曹  
成賊馬已自往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其  
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新  
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  
度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  
在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聖旨指揮施行外契勘近  
聞孟度見往湖南緣有前項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

奏議卷之三十一 五

臣訖發赴行在指揮竊恐孟度未到潭州及雖到潭州措  
置盜賊事宜未了間便離本路將本司職事交割與臣其  
韓世忠岳飛兩頭項重兵並各抽回建康府江州屯駐臣  
本司軍馬全然不多雖兼撥到一兩項殘零人馬悉是烏  
合又無威望素著武臣總領若便依今來聖旨指揮徑赴  
潭州使荆湖群盜窺見虛實愈更偃蹇一有侵侮實損國  
威當是時臣雖捐軀無補於事目今荆湖兩路盜賊除曹  
成一項殺敗有就招撫之意將欲了當外其餘劉忠李宏  
楊華雷進楊久即鍾相殘黨十數頭項萬數浩瀚若孟度  
韓世忠措置未了間便行交割岳飛又往江州重兵名

一旦俱去即與前來候孟度韓世忠撫定群盜訖前去之  
任聖旨指揮大段不同今來孟度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  
如或未了速要班師赴行在及往建康府駐劄朝廷防秋  
事體尤重若交割宣撫司職事臣恭體聖意不敢復有陳  
請外只乞依臣前奏存留岳飛一項軍馬且在本路措置  
招捕盜賊聽臣節制不數月間須見次第將來公江或有  
警急自合發遣前去應援所有福建等路宣撫司錢糧并  
辟置州縣官等若孟度韓世忠未起發間合與臣本司通  
融應副將來起發日自合依前降指揮交割與臣措置施  
行臣今一面起發建昌軍南豐縣由撫吉州前去相度若

奏議卷之三十一 六

事勢別無阻礙欲乞且於衡永州駐泊候孟度韓世忠班  
師回軍及朝廷降到指揮許令岳飛存留本路即往潭州  
置司伏望聖慈特賜於察早降睿旨施行使有遵守  
小帖子  
契勘孟度韓世忠徐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  
副專切措置荆湖兩路盜賊今來劉忠等十數頭項  
多在荆湖北路及兩路界首出沒作過並合措置撫  
定近金字牌降到聖旨指揮催促孟度韓世忠疾速  
措置湖南事宜却不該載荆湖南北兩路竊慮孟度  
韓世忠執此指揮只據湖南時下撫定即便交割與



臣致朝廷不見得湖北兩界首所有劉賊十數頭項未了併與岳飛一項軍馬盡行起發則兩路更無重女決須設事伏乞檢照前後所降指揮明賜處分施行

乞撥還韓京等及胡友等兩項軍馬奏狀

今月初二日申時准內侍省發到金字牌御前實封文字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勸會李綱依元申請畫一指揮差撥軍馬二萬人今來朝廷已節次應副差撥過馬準陳照任仕安共二千七百餘人張忠彥四千八人杜湛八千人郝最二千九百人辛企宗四千餘人共計二萬一千六百餘

奏議卷之三十一 七

人今來已過元乞數日奉聖旨劄與李綱照會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取徑路前去潭州之任具已起發及到任日時聞奏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已恭依聖旨施行外須至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奉朝廷差到統制官任仕安并統領官李建陳照馬準下兵共計二千七百餘人及今來指揮依臣踏逐於福建等路宣撫司盡數撥到辛企宗下入兵共計四千餘人及郝最下兵二千九百人陳郝最狀申見統制官實計二千八十四人馬六十七匹前件三項入兵共計八千七百八十四人其朝廷差到不係臣踏逐杜湛下入兵

八千人張忠彥下四千人勸會昨撥程昌禹下杜湛下入兵只計二千餘人元係蔡州將兵隨逐程昌禹前來蔡州後來招到劉超下彭筠一頭項軍馬五千餘人共計約八千人已有指揮依舊聽昌禹使喚兼鼎州係控扼要害去處竊慮難以全行勾抽及張忠彥軍馬係是烏合冗濫之人朝廷見有指揮令痛行沙汰及未知見今存在去處難以指揮此兩項軍馬臣欲乞令別聽朝廷差使所有元降畫一指揮許臣踏逐差兵二萬人除已有任仕安辛企宗郝最三項入兵共計八千七百八十四人外尚欠一萬一千二百一十六人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乞將

奏議卷之三十一 八

朝廷已差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共計二千七百餘人依舊撥還付臣本司及臣近奏乞差楊惟忠下統領官胡友毛佐入兵三千餘人充填闕數外其餘見少六千餘人容臣續行踏逐陳乞施行庶幾招捕盜賊措置防秋不致關誤

小帖子

臣契勘朝廷元降指揮許依江東安撫大使例差兵二萬人緣荆湖兩路界分闊遠非江東一路之比其上件差兵二萬人如足元數猶恐俵布控扼使喚不足今來所乞存留岳飛一項軍馬於本路駐劄係



二萬人數外蓋欲藉其名措置盜賊早見了當及防秋已迫緩急可以倚仗朝廷如以所乞在二萬人之外即乞除臣今來所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及諸逐差胡友毛佐人共外尚闕六十餘人未行差撥伏乞照會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一

奏議卷之三十一

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二

開具錢糧兵馬盜賊人數乞指揮施行奏狀

檢會臣自置司以來節次被受朝省劄子備奉聖旨皆令取道廣東撫定州縣候孟度韓世忠措置盜賊了日前去潭州之任後來緣曹成賊馬侵犯二廣續降指揮令臣往廣東捍寇保護一路臣遵依聖旨取便道發往廣東行次建昌軍南豐縣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勅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新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馬取徑路往潭州之任仍令孟度韓世忠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在臣亦已遵依聖旨改路由撫吉州前去之任乞於衡永州駐泊已具奏聞外竊詳前件指揮與前後所降指揮不同必謂曹成已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赴軍前區處了當其餘盜賊不難招捕所以令孟度韓世忠疾速措置事宜交割與臣訖發赴行在及令臣取徑路往潭州之任臣今行次撫州節次換探報體問得曹成見與岳飛相持於全邵間徒黨散漫桂陽郴永皆被其害即未曾赴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及承福建等路宣撫司關探報曹成賊馬近自廣東復回湖南在全邵州武岡軍上下泉



見在衛州又體問得馬友昨在澤州雖擅行辟置官吏  
衆自防蠶食諸邑然又受朝廷恩命若以重兵臨之決可  
招撫全得其衆分隸放散今聞馬友為李宏所圖併其軍  
馬多備舟船般載見在錢穀灘泊岸下雖未見得的確因  
依緣既有變動與前日事體又復不同其馬友徒衆不伏  
李宏招收者依舊散為盜賊劫掠諸縣其餘仍舊圍聚潭  
州及據岳飛申亦稱馬友為李宏所殺又據探報劉忠見  
據岳州平江一帶迭復多聚舟船屯泊君山雖遣人至福  
建等路宣撫司軍前願就招撫決難保信其餘揚華雷進  
揚公即鍾相殘黨彭鐵大鄧榮等皆在逐處作過如故及

奏議卷之三十一

別有數項盜賊不得頭首姓名藏泊洞庭湖等處時到潭  
州城外出沒抄掠據前件探報事節即是曹成賊馬初未  
曾招撫了當及其餘盜賊頭項不一萬數浩瀚恐非旬月  
間所可措置若朝廷且令孟更韓世忠在荆湖兩路措置  
盜賊務令淨盡其勢尚須數月方可結絕臣若發赴本路  
於衛永州駐泊緣孟更韓世忠已自吉州往湖南路亦分  
撥軍馬由衛永州前去錢糧關乏難以供贍檢會昨降指  
單孟更等申今來除李綱宣撫荆湖其本路軍旅錢糧措  
置事務等類有相妨奉聖旨福建等路宣撫司如到荆湖  
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日

今從李綱措置緣有前項措辦兩司難以同在一路於措  
置盜賊及防秋等事皆有相妨臣合與不合依元降指單  
少候孟更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了當日前去交割萬一  
朝廷有防秋警急事宜速欲得孟更韓世忠班師赴行在  
及孟更韓世忠體朝廷之意逐急將荆湖盜賊曹成李宏  
劉忠等逐項剿寇量行措置便將職事交割與臣緣臣見  
今軍馬單少錢糧關乏無防秋之期已迫全無未有指準  
昨具奏乞差撥錢糧雖蒙朝廷摘那應副後來他司占留  
及朝廷改差並未曾收到一人一騎雖蒙朝廷降下許  
撥錢糧只是數日未有可以指擬支撥去處若非特降指

奏議卷之三十一

彈依臣近奏所乞存留岳飛一項人兵且在本路駐劄措  
置群盜及將朝廷已撥到軍馬更不改差及不許他司占  
留盡數撥還并臣續踏逐到胡友毛佐兩項人兵行賜差  
撥貼成元降指單二萬之數委是軍馬單少不足以防秋  
捍制盜賊及檢會近降指單福建等路宣撫司將來班師  
日應干錢糧銀絹祠部官告等除量度合用數外盡數撥  
留撥付本司依臣近奏乞更賜約束不許別作名目占破  
及以羨餘為名獻納朝廷盡數充撥本司支用如是餘剩  
數目不多支用不足若不於江西轉運司隣近州郡支撥  
應副目前支遣委是錢糧關乏不足以贍養軍馬竊緣招



以錢糧為急臣今將節次所准朝廷降到指揮及乞差撥  
軍馬錢糧朝廷已未應副數目及荆湖見今盜賊人數逐  
一開具聲說在後伏望聖慈詳酌逐項事理明降處分施  
行謹具下項

一本司節次被受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降到聖旨指揮  
尚書省劄子孟庚韓世忠總率大兵由袁洪州前去  
湖南措置盜賊今來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前去  
之任經由路分理合照應四月七日奉聖旨令李綱  
將帶軍馬相度由汀道州就令撫定經過州郡前去

奏議卷之三十一 四

之任

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賊馬侵犯廣南作過廣東兵  
馬單弱竊慮逼逐侵擾事不可緩奉聖旨令李綱依  
已降指揮疾速往廣東置司捍寇候孟庚韓世忠撫  
定群盜訖前去潭州之任

樞密院劄子孟庚等申本司係宣撫福建江西荆湖  
路宣撫司如到荆湖路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  
候將來本司班師回軍日即合從李綱措置自不相  
妨奉聖旨劄下遂司照會

樞密院劄子勘會曹成已自桂陽監入江西聽信

等路宣撫司招撫其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依元  
降指揮便可徑赴潭州之任奉聖旨令李綱將帶軍  
馬取徑路便可赴潭州之任仍令孟庚韓世忠疾速  
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李綱訖發來赴行在

契勘臣自置司以來被受朝省劄子降到聖旨並令由廣  
東前去之任蓋緣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同在一路諸事  
相妨及朝廷方以重兵委孟庚韓世忠措置荆湖盜賊故  
每降指揮必令臣候孟庚韓世忠撫定盜賊了日前去之  
任今來所降指揮以曹成已就招撫令臣更不經由廣東  
取徑路前去潭州之任今據諸處關報曹成見在全邵等

奏議卷之三十一 五

州與岳飛相持元未招撫了當其餘盜賊劉忠李宏雷進  
楊華楊么即鍾相殘黨鄧裝彭鐵大等亦未曾招捕了絕  
孟庚韓世忠近方自吉州發遣軍馬前去湖南措置臣若  
徑往潭州之任其兩司同在一路委有妨礙又聞潭州見  
有李宏馬友之變未見的確因依非得重兵難以彈壓伏  
望聖慈詳酌事宜令臣依累降指揮且往廣東措置或在  
虔吉間少候孟庚韓世忠措置盜賊了當日前去交割伏  
望聖慈特降聖旨施行

一本司被受尚書省劄子許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  
書一事件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尋行踏逐奏乞



差撥及蒙朝廷應副人數

辛企宗下人兵約四千餘人

閻臯下人兵約一千五百餘人

朱師閔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郝晟下人兵約七百餘人

李山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朱師閔軍馬見在神武中軍

使喚郝晟人兵已降指揮差充孟慶親兵李山見差

出幹事外辛企宗閻臯舊管人兵除已隨孟慶親世

忠前去湖南外其餘見隸企宗所管並依所奏撥與

奏議卷之三十一

李綱使喚本司尋關送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依聖

旨指揮差撥得回文但稱已節次起發往荆湖南路

並不曾差到竊緣臣昨係往廣東撫定州縣故所降

指揮辛企宗下人兵除已隨孟慶親世忠前去湖南

外其餘差撥與臣使喚今來臣依近降指揮取撥

往湖南潭州之任所有辛企宗閻臯下人兵合數

赴本司伏乞特賜指揮

岳飛下人兵約一萬餘人

韓京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吳錫下人兵約一千餘人

吳全下人兵約七百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除岳飛已召赴行在外韓京吳錫吳

全下人兵候隨逐岳飛討捕曹成了當日撥付李綱

使喚尋劄付岳飛照會差撥未有回報間續准樞密

院劄子奉聖旨江州係緊切控扼合屯重兵去處令

岳飛將帶本部并韓京吳錫吳全軍馬前來江州駐

劄本司近已具奏申明荆湖盜賊招捕全未見次第

韓世忠岳飛兩項重兵名將一旦盡去竊慮群盜益

無忌憚勢必猖獗乞令岳飛於本路駐劄措置盜賊

及將韓京吳錫吳全軍馬依舊撥還本司充防秋使

奏議卷之三十一

喚伏乞特賜指揮

張忠彥下人兵二千餘人

杜湛下人兵八千餘人

准樞密院劄子許從本司勾抽使喚其張忠彥人兵

多係冗濫朝廷見劄付臣有痛行沙汰指揮本司遣

使臣往廣東及岳飛處根尋未有回報不知存在去

處杜湛下元係蔡州將兵止係二千餘人隨逐程昌

禹前來鼎州又招安到彭筠下五千餘人已係本路

指揮防秋人數兼鼎州見有盜賊難以全行勾抽目

今湖南道路不通差人前去勾抽未得伏乞照會



契勘本司陳乞九項人兵募朝廷應副五項及別差到杜  
湛張忠彥兩項軍馬內辛企宗關臯下人兵係福建等路  
宣撫司占留未曾發遣韓京吳錫吳全三項係朝廷改差  
其杜湛張忠彥兩項見行勾抽未得所有元降畫一指揮  
許差二萬人數除任仕安一項軍馬二千七百餘人見帶  
隨行外其餘累次奏請並未會得一人一騎目今湖南盜  
賊衆多防秋已近深慮有誤國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  
行

一本司初置司日募朝廷降到激賞錢銀及依呂頤浩  
任江東安撫大使日歲計錢米都數及本司陳乞於

奏議卷之三十二 八

江西隣近州郡支撥錢米應副日下支用數日尚書  
省劄子於福建路轉運司支錢二萬貫充沿路些小  
犒設支用見已支到於降賜庫收掌支用尚書省劄  
子於吉州權貸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充激賞支  
用累移文權貸務但稱關乏至今並未會支到  
尚書省劄子降下申請畫一內一項依江東安撫大  
使例錢四十萬貫米二十萬石充一歲支用緣本路  
州軍累經殘破全然闕乏雖已差官於廣南東西路  
刻剗緣道里寫遠日下無以應副支遣乞候依近降  
指揮於孟度處交割餘剩錢糧如數目不多支用不

足即乞許臣於江西轉運司及筠袁虔吉州先次撥  
米五萬碩錢十萬貫應副日下支用庶幾臨時不致  
闕誤伏乞特賜指揮

尚書省劄子本司奏乞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候將來  
班師日將餘剩錢糧及以前朝廷降賜及別路取撥  
到錢米銀絹度牒官告等並乞椿留撥付本司所貴  
就近應副奉聖旨令孟度韓世忠撫定荆湖南北路  
盜賊班師日量度合用數外盡留與李綱劄送本司  
施行緣福建等路宣撫司已有指揮催促措置湖南  
事宜交割與臣發赴行在竊慮班師在近其上件餘

奏議卷之三十二 九

剩錢米銀絹祠部官告等乞特降約束令不得別作  
名目占破及以羨餘獻納朝廷盡數撥付臣充經理  
荆湖之資應副軍期支遣伏乞特降指揮  
契勘前項財用並是指準的確合用之數除福建轉運司  
應副到錢二萬貫文外所有其餘數目若非朝廷特賜緊  
切指揮深慮只成虛文有礙指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  
賜施行  
一本司據福建等路宣撫司及湖南北路諸處申探報  
荆湖南北兩路見今盜賊人數及作過去處  
曹成約有十萬餘人自道州侵犯賀州及封連等州



為岳飛殺敗見今分作數項在全邵州武岡軍道  
州永州等處屯泊作過即未曾就福建等路宣撫  
司招撫了當

馬友約有十萬餘人元占據潭州分撥徒眾於外縣  
及衡州等處就糧近為李宏殺併目今徒黨為李  
宏招收者依舊團聚潭州及不伏招收之人四散  
虜掠作過

劉忠約有三萬餘人元在岳州平江潭州劉陽等處  
據險出沒作過近聞福建等路宣撫司大兵到來  
聚集舟船於岳州君山屯泊訪聞曾遣人至福建

奏議卷之三十一

等路宣撫司願就招撫緣本人自知罪大不赦  
難保信

李宏約有一萬餘人元係馬友下統制官引兵叛去

占據岳州近聞與潭州通判張揆合謀殺戮馬友  
併其軍馬未見指實因依見在潭州

楊華約有一萬餘人見在鼎州及潭州益陽縣界出  
沒作過

雷進約有八千餘人見在鼎澧州及潭州界上出沒  
作過

楊公即約有五千餘人見在潭州界上出沒作過

鍾相殘黨約有一萬餘人見在鼎州澧州界上出沒

作過

鄧策約有三千餘人見在桂陽縣界上出沒作過

彭鐵大約有數千人見在桂陽縣界上出沒作過

契勘前項劇賊十餘頭項衆數十萬皆是累年占據湖南

州縣作過之人其餘不得名字於洞庭青草湖藏泊出沒

作過及諸處小盜千百為群不可勝數今來福建等路宣

撫司承朝廷指揮催促措置竊慮非旬月內所可了當若

便行交割與臣非得岳飛一項軍馬於本路駐劄同共措

置及臣累奏踏逐人兵特降指揮盡數差撥湊足元降盡

奏議卷之三十一

一指揮二萬之數實難以招捕前項盜賊及措置防秋等  
事深恐決致誤事伏望聖慈檢會臣近奏特降睿旨施行

若謹錄奏聞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一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三

再乞撥還韓京等軍馬奏狀

七月二十八日准樞密院劄子准樞密院七月七日劄子  
勸會已差撥兵馬計二萬一千六百餘人付李綱使喚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疾速星夜前去之任劄送臣疾速施行  
臣已遵依聖旨指揮自吉州兼程前去湖南之任外須至  
奏聞者

右臣契勘昨蒙朝廷降下畫一依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  
例踏逐差兵二萬人已差到任仕安下人兵共計二千七  
百餘人辛企宗下人兵三千三百餘人都最下人兵二千  
八十餘人已上共計七千九百餘人外准樞密院劄子撥  
到見在湖南屯駐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方行勾抽取  
問人數未到問續准樞密院劄子令岳飛將帶韓京吳錫  
吳全等兵前去江州駐劄却令臣於程昌禹下勾抽社港  
人兵八千餘人及勾抽張忠彥下人兵四千餘人使喚已  
上通約計二萬餘人緣社港人兵只係二千餘人并近招  
收到彭筠兵五千餘人通約計八千人據程昌禹申鼎澧  
州見今有鍾相楊華殘黨出沒作過別無兵將可以捍禦  
乞存留依舊使喚契勘鼎澧州係湖北要害去處上件社  
港等兵難以全行勾抽及張忠彥兵見在廣東福建等路

奏議卷之三十三

宣撫司及岳飛勾喚並不前來臣累行移文前去亦不  
應見委廣東經畧安撫使向子諲前去措置外其社港張  
忠彥下人兵乞朝廷特賜豁除或別承差使不充二萬人  
之數其韓京吳錫吳全等兵已係先降指揮撥隸臣本司  
後來續降指揮令隨岳飛前去江州駐劄今來岳飛已蒙  
朝廷依舊存留湖南路駐劄更不前去江州其韓京吳錫  
吳全等兵却合隸臣本司臣除已劄送逐人照會外伏望  
聖慈特賜睿旨施行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  
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已祇受  
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  
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  
俗於遐方叨將明命觀天人之文於祕殿復與清班惟寵  
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為愧感極涕零謝竊以  
荆湖之輿區寔為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特  
承平為一都會曷夷狄之倂擾致盜賊之內訌郡邑凋殘  
姦吏因而漁獵田疇荒蕪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  
重寄如臣者崎嶇可笑結約亡奇徒自信其孤忠曾莫著

奏議卷之三十三



於徵效三朝遭遇繼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初無防  
患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交攻但有解  
藥扶持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換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  
遺舊物付以分閩之重任加以禁殿之陰名中使來臨載  
傳溫詔匪頒下逮祗沐湛恩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罷勉  
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懷必馬革  
裹尸而後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禮道應時明  
原青以定是非本何心於用舍脩政事而褒夷狄蓋有意  
於翕張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  
操淪前非撫凋瘵以救善良宣威靈而戰姦究承流宣化

奏議卷之三十三

遠希循吏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差使臣管押呂直等軍馬依舊付本司使喚奏

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勅會李綱係前任宰臣已降指揮除  
荆湖廣南路宣撫使燕知潭州其合申請畫一事件者候  
條具到來竊慮道路遼遠即發後晴四月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應于合行事件並依呂頌浩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  
所得指揮施行臣恭稟聖旨恭照呂頌浩畫一陳乞內一  
項許踏逐差兵二萬人數內乞差辛企宗下兵四千餘人  
緣本司使喚續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辛企宗舊管人兵

內除已隨孟庚韓世忠前去湖南外其餘見隸企宗所管  
軍兵依所奏撥與李綱及令孟庚候起發日將郝最一軍  
蓋數交與李綱應副使喚尚慮兵輕闕人奉聖旨令孟庚  
韓世忠候李綱到湖南新任據抽差過辛企宗元管人馬  
蓋數撥與李綱應副使喚劄送臣疾速施行臣尋行下辛  
企宗契勘昨於福州承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參政劄子權  
差過官兵二百一十四人馬三十疋差將官李守恭使臣  
何廣馬俊管押前去又於建昌軍承福建等路宣撫副使  
韓少師劄子令提舉董觀察權於軍中差撥過使臣弓箭  
手王琪等七十五人馬七十五疋將帶前去湖南指置盜

奏議卷之三十三

賊又於撫州蒙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參政鈞旨差本軍統  
領官呂直權於軍中及衛兵內差撥過官兵共六百四十  
馬三十一疋已上共計抽差過兵將八百九十三人馬一  
百三十六疋疋累行關送福建等路宣撫司遵依元降聖旨  
指揮盡數撥還並不關報訪聞上件兵將係孟庚差充親  
兵統制官姚端說諭前項兵將陳狀不願歸辛企宗部下  
契勘辛企宗交割軍馬之後為患在假見在吉州將理已  
乞官祠尋醫不在軍中亦已關送福建等路宣撫司照會  
勾抽前項人兵近據回報稱有馬友下潰散人兵見  
在筠袁州作過差呂直李守恭等前去招捕請一面自行



勾收尋差使臣齋文字前去勾收呂直李守恭等赴臣本  
 司充親兵使喚統領官呂直等申今月初十日准宣撫  
 審政相公劄子紹興二年八月十日准當月初三日樞密  
 院劄子樞密院奏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度申昨自福州節  
 次差到呂直等八百五十五人伴親兵使喚乞不許諸處  
 差取右奉聖旨依所乞令孟度將帶呂直等前來赴行在  
 劄付呂直更不須前去招捕盜賊臣契勘呂直李守恭人  
 兵元係辛企宗下所管軍馬節次為福建等路宣撫司抽  
 差前去依六月內聖旨指揮合盡數撥還臣本司使喚今  
 來孟度却作昨自福州節次差到親兵使喚及不許諸處

奏議卷之三十三

五

差取並不聲說元係辛企宗下人兵合撥還本司之數致  
 朝廷不見得上項因依所乞令將帶赴行在竊緣前項  
 人兵係是於辛企宗下捕那精銳軍馬前去其所存留人  
 兵并效用使臣類多冗濫見行揀汰非得呂直等撥還臣  
 本司難以復成一軍緩急何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候孟度到行在日令樞密院差近上使臣管押呂直李守  
 恭人兵依元降聖旨指揮付臣本司使喚施行庶幾朝廷  
 號令必行所係不細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科敷錢米於田畝上均

借奏狀 係為本路科借不均乞行  
 下止隨田畝多寡均定

若臣自入湖南界分竊見州縣類皆殘破民戶凋零田土  
 荒蕪財力空匱每處延見耆老仰體朝廷德意詢問民間  
 疾苦皆言累年以來為盜賊之所侵擾官兵討捕又比昔科  
 敷民間應副錢糧次數既頻無可供應上戶類皆逃移往  
 別路營生拋下田產不復料理其中下戶出賣產業淨盡  
 猶未足以應副須索是致人戶不敢歸業公私受害臣尋  
 行體究州縣科敷之弊蓋緣朝廷昨降指揮應合科催物  
 色並依人戶等第依稅錢每貫合出若干節榜曉示本路  
 監司申明乞於田畝多寡定科敷之數聲說不明遂致官  
 吏因緣為姦大拋虛數種種作弊且如軍期不揭已而取

奏議卷之三十三

六

於民當擬合用之數於田畝上均定謂如合用錢一萬貫  
 米一千石逐州拋下諸縣合先會計諸縣田畝數目如有  
 田十萬畝即合每畝均錢五十文米半升推此言之多少  
 皆可預行約度科率均一民力不至困乏今則不然轉運  
 司約度拋科更不會計合用之數行下逐州逐州虛拋大  
 數抑令諸縣承認諸縣亦不照用行下之數却於田畝上  
 割自椿起錢糧之數謂如衡州諸縣逐次科敷本州行下  
 逐縣令科錢三萬貫米五千石安仁縣却令每畝出錢二  
 百五十文米五升一縣之田約計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  
 錢計合出七萬五千貫米計合出一萬五千碩衡陽縣令



每畝出錢五百文米一斛一縣之田約三十萬畝則計數之數錢計合出一十五萬貫米計合出三萬碩通衡州五縣計之一次科數所出錢米不可稱計其間形勢官尸人吏率皆不納承行人吏又於合納人戶公然取受更不催納其催納者盡貧下戶因緣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納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理蓋緣受納正稅交收皆有文曆難以作弊其科數之數以軍期急迫為辭類皆不置赤符亦無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縣官吏多係權攝與人吏通同作弊侵漁搔擾莫甚於此且以今年計之應副曹成及岳飛并福建宣撫人兵已是三次科率

奏議卷之三十一

民力安得不困臣見痛加止絕出榜州縣將前項科項未納人戶並更不得催理自今以往一切科項並行住罷如有軍期急關常賦不足非奉臣本司指揮不得擅行科率却令州縣依法於省限內催理正稅其以前科數之數依去年明堂赦文許於正稅內剋折見體究作過實有情弊官吏續具奏聞乞重賞典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行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令應于科項並先會計合用之數於逐州總計田畝上均敷即不得虛拋大數及於田畝上別行椿起錢糧之數庶幾民戶漸以復業得被朝廷念天下幸甚

奏議三十三卷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四

開具本司差到任仕安等兵馬人數留韓京等軍

馬奏狀

臣契勘七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七月二十二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且在湖南等路措置追捕盜賊候稍息日別聽指揮續於八月初五日准樞密院七月二十五日劄子岳飛依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專聽李綱節制臣已劄下岳飛遵稟聖旨指揮回軍前來本路駐劄未到間今擬右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樞密院將領韓京申得岳飛公文八月十一日准八月五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

奏議卷之三十四

奏勘會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盜賊今據岳飛奏曹成賊眾並已破滅招收淨盡湖南二廣別無曹成潰賊燕韓世忠大軍已到潭州無定李宏馬友入兵及已破劉忠大寨所有岳飛合依先降指揮前來江州駐劄右奉聖旨令岳飛依先降指揮立便起發前來江州駐劄申本司照會臣竊緣本路盜賊全未衰息韓世忠雖破劉忠大寨其劉忠見在岳鄂間據胡家寨招集潰散軍馬已及五千餘人馬友潰散人兵見有數頭項各數千人在潭州邵州界上等處作過近擬韓世忠下提舉一行事務董敗申已獲引到王方一項人兵三萬餘人及曹成下人兵七萬餘



入見在辰沅等州有公文情願聽福建等路宣撫司招撫  
非晚起離辰沅州欲自邵州入衡州前去江西路追趕福  
建等路宣撫司公參綠董收只帶親兵三千人見在邵州  
欲接引招撫曹成王方十萬之衆竊慮難以彈壓其曹成  
素來狡獪必謂福建等路宣撫司既已班師岳飛入兵未  
到臣所將兵人數不多本路別無重兵故以受董收引接  
為辭漸復南來有窺伺湖南及二廣之意萬一猖獗委是  
難以支吾燕楊么下賊黨亦係數萬人見據洞庭湖水寨  
周圍一千餘里見今出沒於潭鼎邵州界首作過其餘盜  
賊如鄧裝彭鐵大楊華雷進鍾相殘黨等依舊占據巢穴

奏議卷之三十四

侵犯州縣未曾討捕今來岳飛却稱曹成賊衆已是破滅  
招收淨盡荆湖二廣別無曹成潰散賊馬李宏馬友入兵  
及劉忠並各了當谷依先降指揮前去江州駐劄委是故  
違詔令不肯前來欽聞朝廷別取指揮燕臣本司亦未曾  
被受前項聖旨指揮竊慮既令聽臣節制朝廷必須行下  
臣本司體究岳飛所陳是與不是着實方降處分萬一詔  
令果是已改不敢再三奏煩朝廷只乞存留韓京吳錫吳  
全三項軍馬依舊撥歸臣本司使喚燕幾多方措置彈壓  
目前曹成劉忠楊么等十數巨寇及為防秋之計若更不  
蒙朝廷應副韓京等三項軍馬委是見在兵數單弱難以

存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乞存留韓京吳全  
吳錫三項軍馬速賜指揮施行今聞具臣本司見管人兵  
數目下項

任仕安下元管二千七百餘人一百餘人為福建等  
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一百餘人在路  
逃亡死損見在二千五百餘人

辛企宗下元管四千餘人九百餘人為參知政事孟  
庚帶充親兵前去不曾撥還四百餘人為福建等  
路宣撫司統領官段恩招誘前去見在二千七百  
餘人

奏議卷之三十四

郝最下元管二千八十人近擬申報只有一千六百  
餘人

已上三項人兵通計六千八百餘人

小帖子

契勘韓京下兵約計一千五百餘人吳錫下兵約計  
二千人吳全下兵約計二千五百人三項共計六千  
人并臣本司見管人通計一萬二千餘人依元降指  
揮許踏逐兵數尚闕八千餘人如岳飛一項軍馬不  
可抽摘即乞自朝廷別選近上兵官帶所部軍馬付  
臣本司使喚充填上項人數燕幾不致闕誤伏乞



賜施行

契勘臣累具奏乞依元數添差人兵累准樞密院劄子撥程昌禹下杜湛人兵八千人及張忠彥下兵四千人付臣本司使喚竊緣杜湛人兵據知鼎州程昌禹申見今鼎澧州盜賊出沒杜湛人兵分布控扼不可摘那其張忠彥人兵據廣東帥臣林適運判章傑申忠彥見在廣州恣為不法雖已被受臣本司劄子不肯發來公參乞差兵將前來彈壓起發緣臣本司見今兵將軍弱不可摘那已具奏乞下江西安撫大使司差撥兵將前去押歸江西舊任此兩項人兵欲

奏議卷之三十四

乞朝廷除不在臣本司合得兵數之內已累具奏聞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奏知段恩招誘本司軍兵逃走奏狀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申契勘飛近恭奉聖旨指揮收捕曹成賊馬屢獲大捷分遣軍馬自廣西追趕至廣東連州并湖南界往回數千里今節次擬本軍諸將申到有逃走官兵四百七十八人下項契勘使臣效用軍兵見此暑月被帶衣甲艱辛勞苦法戰敢棄甲或將帶衣甲鞍馬逃走改易姓名別投他軍伏乞朝廷重立賞格通行下神武諸軍并諸路帥臣及逐頭

項總兵官根緝收捉差人得赴飛軍前對眾依軍法號令所貴帶甲忠勇將士不敢做做逃竄小帖子稱契勘本軍逃走官兵往往輒投他處收留若不嚴行約束無以懲戒伏望朝廷給降黃榜一道付飛隨軍張掛及乞止絕諸軍等不得誘引擅便招收本軍官兵右奉聖旨依所乞令樞密院給降勅榜今檢會諸軍逃走使臣依例立賞錢三百貫效用軍兵賞錢一百貫劄付臣疾速施行臣已遵依施行外契勘近來管兵將帥招誘別軍人兵投充本軍使與改換名字難以稽考紊亂軍政莫此為甚且如臣本司昨蒙朝廷於福建等路宣撫司撥到辛企宗一項軍馬於吉

奏議卷之三十四

州駐劄候臣到來其吉州官吏更不支與口食錢米半月餘日致令典費罄盡又方支俵衣賜間發付臣本司文字到來更不支給衣絹緣此軍兵皆以為兩司事體不同致有逃亡人數眾多體問得係是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小營寨統領官段恩用銀絹錢帛行招誘及捉到逃軍趙俊等供通狀稱探問得統領官段恩每名用例物錢五貫文省銀壹兩絹壹疋招收別軍人兵是致拋下器甲逃走前去圖請新軍例物入已使用不期被收後使臣捉獲除已將趙俊等處斬爇令衆外尋劄下段恩根問招收本司人兵因依及關送韓世忠令根究施行皆不報應今朝



因岳飛申明逃亡投換之人重立賞格若不收坐  
行招收將領兵官重加典憲終是難以止絕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下福建等路安撫司勾追統領官段恩付之有司  
根治特賜熟責庶幾少有懲戒仍乞朝廷詳酌立法施行  
今兵臣本司自吉州以來為福建等路宣撫司看管老小  
管寨統領官段恩招收過人共共計五百一人須至奏聞  
者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  
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初榜州縣

奏議卷之三十四 六

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劫掠殺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  
官遍權屬縣強取錢糧凌逼知通賒虐恣橫及遣牙兵下  
村收捉百姓將暹等剗刷金銀每二十人為一串皆透手  
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  
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  
忠既到潭州即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  
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  
東軍兵不令騷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勤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學士  
院降勅書獎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勅榜無諭差

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度韓世忠措置撫存將湖南江淮  
百餘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隨軍使喚劄送臣照  
會臣竊見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馬友與武功大夫貴州  
團練使李宏皆是北來盜賊侵犯湖南占據州縣內馬友  
以管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勅命除湖南路副總管在潭  
州駐劄一年有餘雖曾制官吏撥擾百姓拮聚錢糧贍養  
徒衆不無過惡然實未見有背負朝廷之迹李宏陰圖殺  
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友嘗有不順之語不  
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  
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

奏議卷之三十四 七

福建等路宣撫司見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  
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訛故加之則  
以次將領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  
中興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親令所及群盜心  
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殺萬為  
群散漫於江湖間虜掠作過雖如招撫往往以此為言未  
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望聖慈特降  
聖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見朝廷綱紀既正  
漸次率服

小帖子



臣契勘李宋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庫金銀錢米爲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劫掠類皆裸露其所得財物盡於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過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爲解元殺敗數百人事方稍定顯見李宋圖殺馬友本非激於忠義若不明正典刑深慮爲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直輒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乞令許中收買戰馬奏狀

右臣契勘軍旅之事以馬爲先近年以來金人專以鐵騎

奏議卷之二十四

勝中國而中國以步兵當之安能取勝臣設蒙聖恩委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其荆湖路接連荆南襄漢江淮一帶爲東南上流最係控扼要害去處所得兵將數目既已不多又皆步人萬一秋冬之交強敵至至何以捍禦竊見廣信路接連特磨道多出善馬可以博易朝廷見委廣西帥司許中計置收買計綱發赴行在訪聞許中收買到馬數目頗多見於廣西諸處收養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許中於買到馬內撥五百疋付臣分下諸軍充騎兵使用仍乞臣委官自行收買庶幾軍容稍振可以捍蔽一方不致

張忠彥不肯赴本司公參乞依舊歸江西任奏出右臣累准樞密院劄子差撥張忠彥一項人兵四千餘人付臣本司使喚臣累劄下張忠彥令起發前來赴臣本司公參並無報應今據廣東帥臣林通轉運判官章傑劄子節文稱契勘本路昨因寇賊鄧慶等作過蒙朝廷差江南西路副鈐轄張忠彥一軍前來擒捕其鄧慶等已係本路官兵收捕了當准樞密院劄子立便統率軍馬回歸本路依已降指揮聽宣撫司節制其張忠彥妄以申審爲名並不遵依朝廷起發兼張忠彥昨在江南西路前後蒙朝旨令聽揚惟忠張俊李回岳飛節制並不遵依自到本路承

奏議卷之二十四

岳飛及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勾喚亦不肯前去今據張忠彥公文六月十九日申時准荆湖廣南路宣撫司劄子奉聖旨令忠彥一行軍兵聽宣撫司節制除已遵守施行外乞應辦合用錢糧等雖有公文如此聲說其實不肯前去却稱不曾被受朝廷指揮見在廣州招納亡命郭中復宋安國宋舉正及袁潭等在其軍中日夜謀議恣爲不法愈見狂勦竊恐別致生事欲乞揀選特佐一兩員精銳一二千人遣來本路催督押發施行庶幾可以安靜一路小帖子稱忠彥所爲不法祝州縣官吏以爲仇讐今來所陳若稍漏露必致生變害及一方伏乞密切施行忠彥每聲言



欽自惠入閩中今來乞差兵將令有循惠前來庶幾可  
以折其姦謀亦乞照會臣契勘張忠彥前後被受朝旨令  
聽諸必節制並不受命令來撥付本司使喚亦是不肯前  
來兼臣本司見今兵將單弱難以抽摘前去彈壓其張忠  
彥元係江西路副鈐轄欲乞朝廷密切行下江西安撫大  
使司差發可以倚仗兵將自備州惠州前去押發忠彥回  
歸江西舊任庶幾廣東可以無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  
酌施行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奏議卷之三十四

右臣累具奏聞乞於江西路隣州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  
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連年為盜  
賊蹂躪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湏物力匱乏難以再  
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  
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  
指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  
逐一指準應副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  
一百萬斤近年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  
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  
運數目不多遂致關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

商賈民間日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往實難禁止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海  
鹽地分計置煎鹽於二千一百萬斤十分數內只乞二分  
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舟船脚力搬運前來本  
路出賣庶幾鹽價稍平民不艱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  
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朝廷以為有侵權貨務之利即  
乞依廣東鈔鹽體例於雜貨務入納鈔面錢即於鹽法並  
不相妨委是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四

奏議卷之三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五

彈壓遣發董收降到王方曹成人馬經過衡州出界奏狀

契勘臣遵奉聖旨統率一行軍馬前來潭州之任近到本路衡州節次據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收申依准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劄子備奉聖旨指揮前來衡邵辰沅等州措置招收曹成王方兩頭項人兵其王方下計二萬人曹成下計七萬人自邵州取衡州路前去江西赴福建路宣撫司公參已關報經過州縣排辦錢糧草料應副到來支遣外申乞

奏議卷之三十五

更賜催督等事臣契勘董收所申招到上件人兵數目浩濶兼體問得董收下隨行親兵只計二百餘人并自衡州邵州一帶州縣並皆殘破官司倉庫匱竭人戶累經科率委是因乏尋劄付董收照會將招收到曹成王方兩頭項人兵逐一揀選內有老弱不堪之人並行措置放散外開具的實人兵數目供申續據董收申已行下王方曹成等將老弱不堪之人公路放散及到邵州親自揀選除放散外王方下實管四千六百餘人曹成下實管一萬六千餘人并老小輜重不下數萬人聲勢差大緣本路衡州及郴州等州軍兵稀少竊慮上件人馬來難以彈壓及據本

監司州縣并衡州父老節次申乞本司留候曹成到來

遣發出界保全一路臣統率一行人馬遂且於衡州駐劄彈壓遣發自茶陵縣出江西界及那撥錢糧應副支遣至

八月二十八日據修武節齊拱引領到王方下統領將佐使臣效用人兵等到衡州已那撥錢糧應副批支起離前去又至九月初八日據董收引領到曹成下統領將佐使臣效用人兵等到衡州亦已那撥錢糧應副批支起離前去續據安仁茶陵縣申其上件兩項人兵並已出本路界去訖其逐項人兵經過衡州合用錢糧草料等並係臣親在衡州彈壓將本司人兵錢物那撥支給應副遣發

奏議卷之三十五

即不曾就人戶科數項至奏聞者

收降到馬交下潰兵步諒等奏狀

據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八月十五日關勘會鈔袁州管下有李宏馬交下逃避人兵本司尋差官前去招喚去後今據取到武翼郎閣門祗候荆湖南路副總管司統制軍馬郝通狀准福建等路宣撫使司差到武功大夫高州刺史裴淵齎到使司黃旗榜文前來招喚訖外開坐郝通乞給降付身等因依勘會本司累奉聖旨指揮催促發赴行在并已差內侍宣押見逸遷進發外關送臣本司照會措置施行續據探報有馬交潰散人兵統制官也



等將帶人兵二萬餘人侵犯潭州醴陵瀏陽衡山攸縣等處衝突入逐縣放火殺人擄掠作過賊勢猖獗臣本司差使臣戴友端等齎朝廷降勅榜黃旗弁本司榜文前去招撫其步諒等於衡山縣界吳集市創成硬寨或埋鹿角建置木柵將吳集市左側民居盡皆焚蕩差發人兵四散擄掠全無肯就招撫之意臣自衡州彈壓曹成軍馬了當移司前來衡山縣措置差本司統制官武顯大夫任仕安武功大夫康州刺史王俊武功大夫衡門宣贊舍人吳錫統領官馬準陳熙湯尚之等統率將佐軍馬前去招捕據武顯大夫本司統制官任仕安申今月十九日承准使

奏議卷之三十五

司指揮統率一行將佐人兵往衡山縣吳集市措置招捕步諒下人兵仕安等整齎將帶所部軍馬連夜渡江直抵步諒寨前分布軍馬四圍圍掩其賊人等播鼓發喊拽出人兵抗拒闖敵仕安等率勵將士用命向前衝突掩擊其步諒等知勢力不敵出頭馬前情願乞降仕安遂收斂軍馬相對劄寨節次追喚到以次首領曹立韓海夏沈等同步諒前來軍中勒令賊兵解甲放釋器仗將老小拽出寨外一併管押前來公參有日前出寨打擄人兵差統領官陳熙湯尚之等四向招收別具供申臣已行措置將步諒等逐頭項人兵揀選強壯堪披帶之人結成隊伍撥隸諸

統制官下使喚內有不堪披帶堪執役人輜重火頭棍其老弱疾患不堪執役情願逐便之人及驅擄到士民婦女並給公據放令逐便外契勘一行統制統領官將佐軍兵等委是向前用命立到功效之人臣見開具姓名等第奏聞乞優與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小帖子

契勘馬友下潰散人兵見有一項首領王進王俊等近五十餘人在湘鄉寧鄉等縣屯泊作過已差使臣前去招撫未肯聽伏又有一項李宏下人兵元係元統押自水路前去至岳州潰散見在瀏陽醴陵

奏議卷之三十五

過臣已選差軍馬分頭前去招捕續具奏聞次契勘今來招撫到馬友下統領官步諒等人兵弁老小近二萬五千餘人除揀擇放散外可得強壯堪披帶兵六千人已分隸諸統制官下結成隊伍使喚所有續招收到人兵候見人數即行措置圍結成軍分布使喚別具奏聞伏乞照會

乞發遣水軍吳全等付本司招捉楊公奏狀

契勘荆湖南北路土賊見今有楊公雷進鄧裝彭友王盈等各據巢穴出沒作過數內楊公見今擁眾數萬人在湖南兩界東至岳州西至鼎澧州南至潭州北至荆南府



千里悉為盜區近來再陷澧州侵犯荆南府松滋  
縣及於鼎州一帶及潭州益陽湘陰等縣作過於群盜中  
最為猖獗體訪得楊么元係鍾相殘黨以妖術惑惑愚民  
其立說謂從之者無稅賦差科無官司法令愚民樂從而  
又孔彥舟馬友劉超彭筠散亡之衆盡入其黨以故人斂  
衆多占據後缺

乞給賜度牒紫衣師號變轉修葺辭合奏狀

此篇缺前一段止  
存狀尾一十九字第修葺製造廢幾假以歲月漸見就

緒謹錄奏聞

乞將鼎州依慶州等處例帶提舉鼎澧等州兵馬

奏議卷之三十五 八五

盜賊公事奏狀

右臣據知鼎州程昌禹申本州養軍兵幾及萬人緣盜  
賊作過調發兵馬四向討擊錢糧委是關乏本路並無備  
臣應副澧州既已殘破辰沅靖州自來係鼎州應副郎無  
錢米可以那移目下只是於本州收拾些少錢糧應副軍  
兵食用委是急關竊恐別致生事臣已逐急於本司撥那  
錢三萬貫差官齎付程昌禹處應副支遣外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更有朝廷量與應副施行仍將鼎州依慶州等處  
體例帶提舉鼎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許程昌禹就  
近節制謹錄奏聞

小帖

臣契勘湖北安撫使係在鄂州去澧州并辰沅靖州  
遠者二千里澧州已係殘破去處及辰沅靖州皆係  
深入溪洞州軍自來係聽鼎州節制其鼎州係帶一  
路兵馬鈐轄若令依慶州等處體例帶提舉鼎澧辰  
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許令就近節制責以平賊於  
本路神臣自不相妨委是利便伏乞聖察

乞差楊晟傳充湖北路提刑奏狀

本司九月十五日據承信郎權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緝  
捕使臣王獨狀稱昨隨本司官左朝散大夫荆湖北路提

奏議卷之三十五 八六

點刑獄吳玠在全州管下被曹成潰兵劫虜道路不通本  
官病患自廣西州縣間道前去荆湖北路至桂州興安縣  
其所患加重於八月二十三日身亡蒙本官宅送出本司  
銅印一顆係提刑吳玠存日封號令獨申所屬交割緣本  
司簽廳官并吏人等昨為曹成潰兵劫虜之時走散不知  
下落兼湖北轉運司亦不知見在去處申乞差官權管湖  
北提刑司職事以憑齎印前去交割施行本司勘會湖北  
路鼎澧等州管下見有楊么等盜賊數火作過萬數浩濫  
其提刑司不可關官措置尋契勘中奉大夫直秘閣前提  
舉荆湖北路香監楊晟傳見在靖州本官會蒙朝廷除



尋香鹽官風力強敏請曉湖北事宜除已逐急差楊殿  
交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印記職事推行管幹外款  
聖慈特降睿旨早賜差湖北路提點刑獄官立限令起發  
前來赴任如朝廷銓量審問見得殿惇可以充上件差遣  
亦乞賜差委所貴一路速得監司可以倚仗協濟頃至奉  
聞者

小帖子

契勘楊殿惇本貫靖州諳熟湖北事宜昨來吳廷自  
承朝廷指揮改路之後更不曾前去湖北路界分措  
置蓋緣罪澧岳鄂等州例皆殘破本路監司往往憚

奏議卷之三十五 八七

於巡按逐州只在遠處行移致一路事無人協力與  
州縣料理見今並無監司益見委靡不振所乞朝廷  
審量就差楊殿惇伏望睿旨特不拘礙近降本貫指揮  
乞下鎮撫使令有寇盜侵犯鄰鎮合出兵迭相應

接奏狀

豫中衛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  
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荆南軍府事解濟申准使司  
劄子要見襄州目今事宜契勘本鎮近承德安府復州漢  
陽軍鎮撫使陳待制差人齎到蠟書稱賊桑仲餘黨  
橫與知隨州李道於六月十三日部領來隨鄧鄂州所

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前來攻圍本府乞差軍  
馬應援潛契勘襄陽係與本鎮鄰接恭依分鎮詔旨俾  
隣好兼近承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坐奉聖  
旨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便出兵緣李橫已承朝旨差權  
主管襄陽鎮撫使遂移牒襄陽鎮撫使李橫遵依朝旨施  
行去後今月初八日承德安鎮撫使陳待制開報八月十  
九日李橫人兵攻打城壁被城上守禦軍兵民等併力捍  
禦關敵殺退於當夜遠遁前去及捉到李橫隊內牙兵王  
貴一名言說李橫待到襄陽歇泊後却領人馬來鄂州就令  
去荆南厮打除已措置提備外申本司照會須至奏聞者

奏議卷之三十五 八八

右臣竊詳朝廷分鎮詔旨俾隣好及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便出兵蓋謂諸鎮平時無事  
不許擅自出兵相如係有盜賊攻圍理宜互相救援今  
來襄鄧鎮撫使李橫叛逆擅自出兵攻圍德安府以蠟書  
求荆南應援解濟却稱上件指揮不敢出兵竊慮有失元  
降詔旨之意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申明元降指  
揮之意行下諸鎮庶幾協力應援可以捍禦外寇謹錄奏  
聞

招降到安鎮等人兵奏狀

臣契勘已於九月二十五日具錄奏聞為臣本司



官任仕安等統率一行將佐軍馬於衡州衡山縣界共集  
市費降到馬交下潰兵統領步諫等赴臣本司公參外有  
日前出寨往衡州安仁耒陽等打虜人兵總轄官安鎮崔  
忠等二千餘人未曾回寨本司分遣統領官陳照湯尚之  
兩項軍馬取徑路會合前去追襲招捕如敢抗拒即乘機  
掩殺取令淨盡不管稍有走透今據陳照湯尚之申統領  
軍馬前去捕安鎮等內陳照統兵至衡陽縣界地名黃田  
嶺遇賊五百餘人各着異色衣服執持器械分頭前來衝  
擊照躬親分撥人馬四下向前迎敵至酉時殺散賊衆除  
殺死并重傷外活捉到正賊二十餘人就便解送湖南提

奏議卷之三十五 九

刑呂社交收湯尚之統兵至離衡州五十里地名靈泉鄉  
逢賊五百餘人各持槍杖軟纏着綠色衣服殺人放火虜  
掠鄉民尚之躬親統率將佐官兵掩擊其賊分布前來拒  
敵兩時辰殺賊退走追襲殺死賊徒大半及生擒到一十  
九人亦解赴湖南提刑呂社收管訖照與尚之在安仁縣  
會合准使司機宜謝朝散牒探報賊人大段侵犯耒陽縣  
管下作過遂各統兵同共前去追襲自安仁縣徑入小路  
追從耒陽縣界內各赤土塘又復入高亭大路係通桂陽  
監郴州來與縣入廣甯路口慮恐侵犯遂馳作過遂領兵  
從徑路迎截至地名苦竹逢賊三百餘人當時說諭招收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卷三五

谷不肯聽伏前來拒敵照與尚之統兵掩擊殺退賊衆黏  
蹤追殺至當月二十八日巳時又有賊馬五百餘人在地  
各鴻鶴村放火殺人虜劫作過照與尚之分布人馬前去  
對賊說諭招收依前不伏前來迎敵與官軍兩下交鋒闕  
敵至晚除殺死并斫到首級外生擒到賊徒八人解赴提  
刑呂社收管照與尚之擁兵追襲勦殺至當日戌時其賊  
首安鎮崔忠勢窮不敢再戰遣人前來迎軍告降燕等差  
使臣劉榮唐慶前去引喚到安鎮崔忠一行人兵於十月  
一日到本軍並已管押赴本司公參訖臣已將被虜脅從  
及老弱不堪披帶人願逐便者盡給釋放令逐便外揀選

奏議卷之三十五 十

堪出戰人共一千三百餘人並撥練陳照湯尚之管轄結  
成隊伍聽候使喚臣契勸統領官陳照湯尚之一行將佐  
軍兵等用命與賊鬪敵屢獲勝捷又能收降賊首等數人  
管押前來並無走透實有功效臣見取索的實立功官兵  
等第姓名開排別具奏聞乞優與推賞外頂至奏聞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五

六八三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一

招降到王進等人兵奏狀

據左武大夫泰州刺史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司前軍統制  
軍馬吳錫申准宣撫使司劄子使司契勘馬友下潰散統  
領王進等五千餘人在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  
散打虜放火殺人作過先係韓少師并提刑司差人前去  
招安一向遷延不即前來公參近有一頭項三百餘人以  
受招安為名前來潭州江西岸道林寺屯泊緣使司在衡  
山縣措置步諒人馬未到州間却陰與潭州城內已前  
到入兵通謀表裏相應誘引城內人兵數百人出城前去

奏議卷之三十一

歸隊一夜乘船直抵城下意在背叛作過劫取錢糧當被  
使司先差往潭州彈壓統領官李達覺探得知領兵討  
賊船其賊連夜走歸七星寨合大隊依前公路殺人放火  
據州縣申到賊勢大段猖獗合行招捕劄錫仰將帶統領  
官李建馬準焦元等各統所部軍馬齎使司勝文前去  
捕至十月初十日過大瀉山瀉壠莊逢賊五百餘人於兩  
山埋伏被本軍將官睦貴差白旗子綽探得知領兵從四  
山並進掩擊賊兵奔走入七星寨錫遂帶領一行軍馬前  
去追襲當日晚離七星寨十里下寨先差效用李青齎  
同錫勝前去招撫錫即便擁軍於十一日絕早到七星

口內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生  
王進等走往蔡塘特守山險占據地利創立硬寨務使  
聚兵直抵賊寨分布高山四面圍掩其賊無所逃遁勢力  
逼迫方據李青於賊寨內將引到提轄徐彥出來報復稱  
王進等三千餘人願就招降錫為先准使司指揮如賊意  
願就招降即不得恣行勦殺當將遂遣統領官李建焦元  
馬準與將官睦貴許權直入賊寨諭以禍福其間尚有引  
眾勢奔考韻無此字聲持也槍刀不受招降之人遂指令軍  
馬圍定寨門收捉對眾處斬號令彈壓賊眾盡納器械  
即時管押所招降到王進等并老小赴使司公參訖所有

奏議卷之三十一

一行將士等委是用命向前圍下賊眾賊徒知不獲免哀  
鳴乞降不欲殺戮實有勞效伏望詳酌特賜保明申奏乞  
朝廷推賞施行須至奏聞者右所據統制官吳錫前項申  
述臣除已一面勸會立功人等第詣實別具保明申奏外  
所有招降到王進等一行入兵臣已措置探選將老弱不  
堪披帶執役及被驅虜人給據放令逐便外其強壯堪  
帶人並撥隸諸統制官下使喚訖所有王俊等領一千餘  
人即次探報見往邵州界作過臣已差統制官吳錫等再  
領軍馬前去追襲措置招捕施行

按發張揆等在任取受不法奏狀



孫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揆申自靖康元年節  
次於本州置到宅子兩所房錢五貫并於湘潭縣置到田  
上及於孤遺買到住子通共四處委是妨礙申乞詳酌依  
條對換一別州通判理到任月日或令揆折資罷任施行  
臣契勘權潭州通判張揆於本州既有物產委有妨礙合  
行罷任已劄本官依所乞罷任外體問得張揆元係修職  
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揆鄉里令傳勞差  
揆權通判揆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勢力  
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弊恣  
為不法以科敷為名百端擾擾類多入已及彥舟叛去又

奏議卷之三十一

與林之問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姦任內於湘潭等  
縣置買田宅假託唐暉孟廓等名目置買并將諸縣官田  
低價估賣竊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處空名官告度  
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已贓數鉅萬自知所為不法陸  
養亡命以為羽翼竊賊狼藉罪惡貫盈臣已勾追張揆林  
之問張傑等柳項送所司差潭州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  
治及委轉運判官王淮監勘追干連證佐人等根勘情節  
續具案申奏外須至奏聞者

乞宮祠奏狀

臣昨准告命除臣荆湖廣南略宣撫使兼知潭州內

管司不得收接文字臣以闕廢之久早衰多病不敢驟當  
委寄之重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遣中使傳宣降賜敦遣  
疾速赴任臣仰迫天威力疾就道衝冒暑熱得病瘡之疾  
久不痊愈既到本路夙夜匪懈究心職事以圖尺寸之效  
少報大恩而臣憂患之餘疾病交攻志慮凋落動輒遺忘  
深恐無以仰副委任之意有誤國事伏望聖慈察臣數千  
里冒暑遠來到本路已及三月餘日仰體朝廷德意罷去  
科須稍循凋瘵民漸歸業遣兵將降到馬友下潰兵除放  
散外得強壯近萬餘人分隸諸將措置防秋亦漸就緒目  
今湖南略別無大段盜賊境外亦無警急探報即非有所

奏議卷之三十一

規避特降睿旨依舊除臣一在外官觀差遣別選能臣付  
以四路重寄使臣得就開散尋訪醫藥庶幾未先犬馬以  
填溝壑異時蒙被驅策誓極殫捐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  
戰越之至

推勘張揆等不法奏狀

本司先體訪得右承務郎權通判潭州軍州事張揆元係  
修職郎權知湘潭縣因孔彥舟占據潭州與揆鄉里令傳  
勞差揆權通判揆與彥舟通家往還至以妻妾奉之倚其  
勢力與成忠郎權知長沙縣林之問縣尉張傑等同作姦  
弊恣為不法以科敷為名百端擾擾類多入已及彥舟



去又與林之問因馬友在潭州依舊因緣為姦任內於湘  
潭等縣買置田宅假託唐暉之弟等名目買置并將縣  
官田低價估賣羸落取受及與林之問收到諸題空名官  
告度牒自擅書填出賣得錢入已賊數鉅萬自知所為不  
法陰養亡命以為羽翼姦賊狼籍罪惡貫盈本司已將逐  
人枷項送所司差左宣教郎長沙縣丞李綬置司推治及  
委右朝散郎充湖南轉運判官公事王淮監勘本司已具  
錄因依奏聞及申尚書省照會去後不住催促十月三十  
日據推勘官李綬及監勘官王淮申勘到張揆入已賊二  
萬七千八百餘貫緡一萬三千九百餘疋林之問入已

奏議卷之三十六 五

賊一萬三千四百餘貫緡六千七百餘疋所招情犯因  
依除已係推勘院具案奏聞外臣契勘張揆林之問等倚  
賊為姦作過累年前後侵盜官錢刻剝百姓脂膏賊私入  
已不可數計緣經營姦利日久交結小人蹤跡詭秘今來  
按發勘鞫其張揆等類以簿書不存證佐亡歿官司難以  
稽考臣以潭州盜賊方定人始復業深慮干連枝蔓不欲  
一一研窮根究其推勘院止令據目前見在證佐有文字  
可以追會者根究勘鞫已見逐人賊數不少死有餘罪外  
張林之問李珣通說曾見孔彥舟言揆有勸彥舟據二廣  
庭不可分付別人之語雖林之問李珣兩人通說一同

得為彥舟不在揆不招伏無從勘按實跡切謂當時彥  
舟改過已受朝廷恩命忽復反覆背叛未必非揆有以啓  
之揆迎彥舟於湘潭縣迤邐同來潭州彥舟反叛官員如  
孟郭等例皆被害而揆與之問獨全揆雖以妻妾奉賊名  
為驅虜前去其後猶遣人與彥舟通書不絕馬友之來揆  
復與友款密假友討擊彥舟之功僥倖改官以除通判仍  
權州事洎李宏殺馬友其徒黨盡掠在城公私之物帑庫  
一空百姓官吏剝脫衣服悉皆裸露又甚於彥舟初叛之  
時友下潰兵四出焚劫作過至今為患未已而揆與之問  
坐觀變亂其身與家安然無事生計獨存考其始終變詐

奏議卷之三十六 六

百出陽為任職自立官府其實交結盜賊幸亂樂禍用意  
不測若非朝廷遣帥提兵徑到潭州折其姦謀則揆與之  
問倚賊為湖南之害未有已特罪惡實為重大今推勘到  
張揆林之問等情理巨蠹死罪伏望聖慈察張揆林之問  
等情理巨蠹特降旨處斷施行庶為姦賊之吏不忠於  
國家者之戒  
吳錫申提到李贊等狀  
本司契勘先有馬友下潰散結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  
在潭州湘鄉安化縣界首占據七星寨四散打虜放火殺  
人作過臣尋遣前軍統制軍馬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



將帶人兵前去措置招捕續據吳錫申部領人兵至七星寨口數內有一項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先次開走遠去外有王進等三千餘人被官兵圍掩無所逃遁各情懇招降其王進等一行入兵及老小等已押赴本司公參逐一揀選並分諫諸軍使喚臣已具上項因依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續據探報王俊等帶領一千餘人見在邵州界內出沒作過臣再遣吳錫將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掩捕今據吳錫申到邵州賊在地名峯嶺高平等處創寨去邵州城二十餘里錫遂將帶軍馬於十一月初四日五鼓以來乘賊不備直至峯嶺其賊恃險把定關隘錫鼓勇

奏議卷之三十六

一行將士不避矢石取奪到峯嶺關殺退賊徒追趕到高平大寨前有賊一千餘人分兩頭項與官兵接戰相拒至未時以采賊衆大敗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將官李贊收救到老小及被虜人共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遁見不住追捕施行臣除已催促吳錫火急措置粘蹤追襲掩殺取令淨盡外須至奏聞者

獲到王俊下兵并奪到馬奏狀

契勘昨有馬友下潰兵統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占據湘鄉縣七星寨放火殺人出沒作過臣本司差發兵將前去招捕除已招降到王進下人兵外有王俊下一頭項人

兵約一千餘人自安化縣走往邵州前去續據邵州中王俊賊馬攻破邵州新化縣發出賊徒四向打圍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本司差撥統制官吳錫帶領所部軍馬前去措置招捕吳錫申已於峯嶺關高平等處殺死賊徒四百三十餘人并活捉到將官李贊并老小六百餘人外有其餘殘黨四散逃遁見不住追捕施行臣本司已具奏聞并申樞密院照會訖再據吳錫申今月初七日追趕賊徒至地名朱溪竹圍其賊於山嶺上布陣與官兵交戰移時賊兵大敗殺死賊徒五百餘人當陣殺到強壯賊兵三百二十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小六百餘人除沿路據被

奏議卷之三十六

虜家口節次識認外有見在老小三百一十九人及於衆死屍中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八紙印紙曆子一道請受券曆一本外有賊徒三百餘人四散奔走申本司照會除已行下吳錫毋發兵將子細根逐王俊的實下落及追捕散走賊兵外須至奏聞者

湖南無潰兵作過奏狀

契勘臣恭奉聖旨將帶一行軍馬前來荆湖路措置盜賊於八月十一日入湖南界探報曹成下約七萬餘人受福等路宣撫司招安自沅沅起發前來沿路殺人放火



等前去約束及於衡州駐劄壁曹成人馬令取徑略  
入江西界至九月十六日曹成人馬節次出境了當有馬  
友下濱兵統領步諒等二萬餘人自江西袁州入湖南界  
攻破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即時親統一行軍馬前采衡  
山縣駐劄與賊對壘夜遣兵將凌江直擄巢穴招降到步  
諒等人共老小共二萬餘人除給據放散外得強壯六千  
餘人分隸諸統制官下其步諒下有安鎮等三千餘人先  
次出寨前去衡永州諸處打虜作過臣即時遣統領官陳  
照馬準等前去招捕除殺死賊徒外招降到二千餘人亦  
已措置分撥了當自衡山縣起發前來潭州已於十月初

奏議卷之三十六 九

四日交割職事體問得馬友下濱兵王進王俊等見在湘  
鄉縣占據七星寨虜掠作過臣即時遣發統制官吳錫等  
前去招捕除降到王進一頭項三千餘人外有王俊一頭  
項一千餘人開走遠去續據邵州中王俊犯邵州界內攻  
破新化縣四散打虜逼近邵州委是危急臣即時再遣吳  
錫將帶一項軍馬前去討捕據吳錫申兩次殺死賊徒近  
一千人生擒三百餘人獲到賊將李資等其餘殘黨並各  
走散臣即時行下吳錫須管追襲招捕淨盡又續據吳錫  
申追襲前件賊徒至全州界殺獲賊徒及統制官榮貴外  
三擒到統領賊首王俊其餘賊徒七百餘人並已解甲投

降委實淨盡又在江西湖南兩界首屯泊作過濱兵亦已  
遣發兵將逼逐遠去目今荆湖南路別無濱兵作過民漸  
歸業須至奏聞者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六

奏議卷之三十六 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七

乞取益陽財賦還潭州奏狀

據右朝散即都統直秘閣權發遣州軍州事程昌禹申  
十一月初三日准紹興二年九月十日尚書省劄子九月  
九日奉聖旨令潭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州如本州  
縣占愆及不供實收支錢糧報應聽州按劾令佐下人  
吏許勾決除已差官前去益陽縣外申本司乞指揮施行  
須至奏聞者右契勘臣本司即奉旨被受前項指揮自到  
本路累據州申錢糧急關臣本司昨兼宣撫荆湖北路  
理合通融已於十月內逐急輸那銀一萬兩就益陽縣撥

奏議卷三十七

米一萬碩應副支遣去訖今來又據程昌禹備到指揮令  
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州竊緣本司元被受聖旨畫一  
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差撥軍馬及入湖南路招  
降揀選到步諒安鎮王進等堪出戰人兵目今約已通及  
二萬人數逐月支請錢米浩瀚依元降指揮係通撥二廣  
合用財賦養贍今來既罷宣撫使荆廣四路各歸帥司即  
本司見屯軍馬二萬人只今用湖南一路財賦支遣顯是  
養贍不給若依前項指揮權撥益陽財賦即本路大段寬  
急目前便見闕誤又緣湖南一路累經殘破民力困匱程  
州諸縣尤甚自經孔彥舟馬交等屯泊日久劫掠

於湘陰一縣稅賦幾無人戶可催輸納通計諸縣見存

渴零人戶稅賦不多各係兵火後來不住應副岳飛韓世  
忠大軍委是重困緩急難更科須所有本路軍馬見別具  
利害申取朝廷指揮外伏望聖慈詳酌前項事理特降睿  
旨將益陽縣財賦依舊充潭州支用其州錢糧乞令廣  
西路那融應副施行庶免誤事

計殺本路作過潰兵了當見措置楊公等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訪聞  
廣東西湖南路尚有盜賊餘黨若不乘時措置收捕了當  
竊慮日久滋長作過奉聖旨令廣西湖南路帥臣提刑疾

奏議卷三十七

速措置遣發兵將督責應干捕盜官會合討捕須管日近  
淨盡不得容縱滋長作過仍遂旋具收捕次第甲樞密院  
劄送臣疾速施行臣今契勘先蒙聖恩除荆湖廣南路宣  
撫使兼知潭州臣依奉聖旨統率大兵前來措置經理招  
捕盜賊自八月十一日入本路界有馬交下潰兵首領步  
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衡山攸縣等處臣遂遣發統制  
官武顯大夫任仕安左武大夫泰州刺史吳錫等統率軍  
馬直搗步諒等巢穴已招降到步諒一行人兵赴臣本司  
公參又有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羅忠王進王俊等數頭  
項於潭衡永邵郴等州管下作過及劉忠下潰兵首領



王順兩頭項從江西路界侵犯本路瀏陽攸縣地分臣  
等四項已討捕招收了當節次奏聞并申樞密院去訖今  
來臣本路管內即無作過潰兵外止是郴州管下土賊鄒  
紫彭交接連江西廣南界分出沒及武岡軍管下徭賊接  
連湖北出沒未平先已遣發統制官武翼大夫文州團練  
使韓京各率領軍馬見措置掩捕外隣路江西界有馬友  
李宏劉忠潰兵湖北界有土賊楊公等時復侵犯本路益  
陽湘陰醴陵瀏陽茶陵攸縣管下亦已遣發兵將及督責  
應干捕盜官把截捍禦不令透漏外謹具已措置討殺招

奏議卷之二十七 三

收了當及見措置招捕盜賊於後須至奏聞者

一已措置遣發軍馬掩殺及招降過盜賊

一本路管內作過潰兵並已掩殺招降了當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步諒等二萬餘人劫掠醴陵

衡山攸縣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制官任仕安吳

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於九月十九日在衡山縣

管下吳集市殺降到步諒等二萬餘人並押赴本

司公參除被驅虜情願歸業人各給公據放令逐

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千餘人見分隸諸軍使

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安鎮瞿忠等三千餘人在衡  
永郴州管下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統領官陳  
照湯尚之招捕見陣殺死外於十月初一日招降  
到安鎮等二千六百九十五人押赴本司公參除  
被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強壯人兵一千六十七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進王俊等五千餘人在湘  
陰縣管下占據七星寨打劫殺人放火本司遣發  
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措置招捕除王俊不肯受  
降帶領賊兵開走外於十月十一日追襲到地名

奏議卷之二十七 四

蔡塘招到王進等三千餘人押赴本司公參除被

驅擄情願歸業人各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

到一千五百一十八人見分隸諸軍使喚

一馬友下潰兵首領王俊等一千餘人不肯受降

開走劫掠安化新化縣逼近邵州殺人放火本司

再遣發統制官吳錫率領軍馬前去措置討捉續

據吳錫申於十一月初四日在地名峯嶺關高平

寨逢賊迎敵殺死四百餘人活捉到將官李贊一

名并老小六百餘人外其餘殘黨四散逃遁再行

追趕至地名朱溪竹園交戰殺死五百餘人當陣



殺降到強壯人兵三百餘人奪到馬二十五疋老  
小六百餘人并收到王俊前後付身告劄印紙曆  
子請受券曆外有王俊等三百餘人四散奔走再  
行追趕先次招撫到提轄桑文等五十餘人外王  
俊等復聚欲取山口并石限路奔衝永州全州界  
分至十四日到地名太白村下寨三鼓以來賊兵  
偷劫本軍所下寨柵本寨知覺掩殺至五鼓以來  
其賊大敗追趕至武岡軍與邵州接界地名橫江  
殺獲副統領榮貴并賊徒等生擒到王俊其賊勢  
窮力屈乞就招降今招降到一行人兵七百餘人

奏議卷之三十七 五

馬一百餘疋老小五十餘人外別無走散人兵委  
是淨盡所有招降到人兵除被虜情願歸業人各  
給與公據放令逐便外揀選到強壯人兵六百三  
十四人分隸諸軍使喚

一隣路江西界作過潰兵並已掩殺出本路界訖

一劉忠下潰兵首領譚深在江西路界未知的實  
人數近侵犯潭州瀏陽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發統  
領官陳照焦元部兵前去措置掩捕於十二月初  
二日到瀏陽縣地名樓下沙堆逢賊譚深等一千  
餘人迎敵殺敗追襲至地名楓林殺死賊徒五百

餘人生擒偽提轄仇青將官王瓊都教頭寧秀佐  
伴三百餘人并收被虜充小等及奪到岳飛差  
人齎去御前招安金字牌一面岳飛公牒一道統  
制官姓毛人牒一道黃旗一面其賊並各追襲掩  
殺出離本界訖本司已將捉到賊首仇青等處斬  
訖

一李宏下潰兵首領王開山名順約三千餘人在  
江西界近侵犯潭州攸縣管下作過本司遣統領  
官郝最馬準部兵前去掩捕於十二月初八日襲  
逐賊人所向到袁州萍鄉縣并地名雙塘掩擊殺

奏議卷之三十七 六

死不計其數生擒到次首領五部統領孟進并賊  
徒七十餘人奪到旗三十餘面槍四百餘條鞍馬  
等及收被到被虜老小四百餘人外殘黨並各走  
散復入江西路界本司已將捉到賊首孟進等處  
斬訖

一見措置遣發軍馬招捕盜賊下項

一本路

一賊首彭鐵大各友係在郴州桂陽縣宜城鄉三  
單圍作過

一賊首劉裝在郴州宜章縣管下見占據莽山創



寨

一僑人首領楊再興等在武岡軍管下聚集萬寨  
出沒不常燒劫作過

一隣路見有盜賊由本路接界即今差兵將把截防  
托

一湖北路賊首楊么占據岳州龍陽沅江縣管下  
地分恃水乘船出沒時復侵犯潭州益陽湘陰縣  
地分作過

一江西路界州縣見有劉忠李宏馬交下潰兵首  
領張成及姓高姓劉人數頭項未見的實人數時

復侵犯潭州瀏陽等縣作過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  
楊么占據洞庭係湖北路本司已遣軍馬把截奏

狀

契勘土賊楊么黃誠等占據洞庭青草三江之險聚眾數  
萬出沒岳澧潭岳荆南汝州數千里之地為荆湖腹心之  
大患臣已嘗奏聞去訖也來賊寨數出榜文說言指斥自  
稱爺爺不奉正朔殺戮治安使臣誘脅近地民戶兇悖不  
遜大段猖獗若不超此春冬水涸之時速行討蕩竊慮將  
來江湖水勢泛漲賊益得計侵犯州縣難以支吾緣楊么

黃誠等寨棚巢穴並在岳州龍陽沅江兩縣界去岳州上

三二十里遠者不過五六十里於湖南潭州止與益陽湘

陰兩縣接界近雅尚書省劄子備坐今年九月二十四日

聖旨指揮節文說路帥臣帶宣撫者並罷荆湖南北路各

隸本路帥司劄付本司臣已遵依施行其岳州係湖北路

即不隸屬臣本司照對岳州有兵萬人屢與楊么賊徒見

陣慣習水戰見有戰船可用而臣本司元撥到兵將及新

收招降之衆皆係北人自來不諳水戰又臣初到湖南計

里上打造戰船倉卒未辦今來趁時討捕楊么黃誠平蕩巢

穴全藉岳州進兵臣本司軍兵可防托把截本路界分使

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催促岳州及早進兵庶幾賊衆有  
殄滅之期不至滋漫

已撥益陽財賦悉副岳州來年財賦取自指揮奏

狀

勘會臣先蒙恩除荆湖湖南路宣撫使於今年八月內到  
本路據知岳州程昌禹中錢糧急關乞行支撥臣已輟那  
錢三萬貫及續於益陽縣今來秋苗米內支撥一萬碩應  
副岳州外及撥程昌禹申錄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潭  
州權撥益陽縣財賦應副岳州緣臣本司及潭州即未曾  
蒙受前項聖旨已具因依申奏朝廷未蒙回降處分間又



累據程昌禹申委是急關乞支撥應副臣遂更不待朝廷  
報下遂急將本縣苗米除已撥一萬碩應副州及二千  
碩般赴州應副張宗元等人兵支用外稍留本縣合用  
之數有其餘正米六千餘碩并耗米四千餘碩並撥付昌  
州去訖今又據程昌禹申本司錢糧關乏乞將益陽縣財  
賦盡數支遣應副尋行下本縣契勘據知益陽縣事魏舜  
臣申本縣自今年正月一日至今每日所收酒稅牙契并  
夏稅折納等錢蒙福建等路宣撫使司本路轉運司及本  
州累行差官下縣盡數剗刷應副大軍支遣了當今來將  
欲年終日逐續收錢數不多分拊諸司案名餘剩豈小係

奏議卷之三十七 九

省錢只可應副得本縣批支土軍鋪兵及過往官兵外只  
有一色秋稅苗米豁去被賊殘破逃田等數實催二萬五  
千四百六十餘碩除已支撥及稍留外應副州正米一  
萬六千二百六十餘碩耗米四千二百四十餘碩通共應  
副過二萬五百餘碩節次搬赴州訖今來本縣委實更  
無錢貫可以撥付州臣已再行下本縣將紹興二年歲  
終見在酒稅牙契等錢除稍留支用外盡數撥與州訖  
臣已今照對承朝廷指揮諸路帥臣帶宣撫使並罷荆湖  
南北廣南東西各隸本路帥司本司一行軍馬支用錢糧  
浩翰既無二廣財賦通融應副又撥益陽縣財賦應副

州委實難以支吾兼據程昌禹申本州屯兵萬人月支米  
一萬四千餘碩歲計支米一十六萬八千餘碩月支錢一  
萬五千餘貫歲計支錢一十八萬餘貫雖今來撥益陽一  
縣財賦其關少數目尚多若非朝廷措置應副或於廣南  
西路支撥不惟州決至關誤兼湖南財賦窘迫亦難以  
供贍軍衆所有益陽縣今年冬財賦已盡撥副州外其  
紹興三年分夏秋稅并酒稅牙契等錢更合取自朝廷指  
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七

奏議卷之三十七

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乞降度牒撥還兩浙安撫大使司贍軍鹽錢奏狀  
契勘本司近據左朝散郎權通判潭州軍事劉鵬中先往  
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指揮一行大軍犒設錢  
計二十四萬貫文令轉運司與本州同共出備內本州已  
應副過錢一十九萬貫文外有錢五萬貫文係令轉運司  
應副尋申轉運司乞行支撥承轉運判官孫綬指揮為大  
軍起發煎迫措置不及再三令鵬遂急就兩浙安撫大使  
劉光世差來回易使臣承節即李傑處於贍軍回易鹽錢  
內充支錢二萬貫文遂得應副大軍起發不致闕事除已

奏議卷之三十八

撥還過錢三千貫文外尚欠錢一萬七千貫文不住據使  
臣李傑守等撥還乞下轉運司撥還施行本司尋下轉運  
司撥還去後據轉運司申尋按照得昨福建等路宣撫司  
大軍在潭州除本司應副過金銀并徑撥錢應副支用外  
今來別無錢物可以撥還已牒潭州照會去訖本司再行  
契勘潭州通判劉鵬先借上件錢已是應副福建等路宣  
撫司大軍起發支遣了當今來不住催逼申乞撥案各錢  
貫緣本司見應副安撫使司大軍錢糧日逐合支數目不  
少尚未足辦委是闕之別無官錢可以撥還申乞施行臣  
今契勘本路州縣自建炎四年以來數遭兵火官司民戶

劫幾盡潭州為孔彥舟馬交所據相繼福建等路宣撫  
司軍馬到州屯駐措置盜賊每月支費錢三十餘萬貫米  
五萬碩并犒設錢二十四萬貫一月計支費錢糧近六十  
萬貫又岳飛一軍於本路支費皆以軍期責認州縣刻剝  
倉庫科歛疲民公私整置自臣到任潭州一行大兵日用  
錢糧浩瀚漕計闕乏應副不足委是無錢可以撥還前項  
借兌應副福建等路宣撫司支費過兩浙安撫大使司贍  
軍回易鹽錢一萬七千貫文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從  
朝廷給降度牒付兩浙安撫大使司充還上件借過贍軍  
回易鹽錢施行須至奏聞者

奏議卷之三十八

乞差羅選要部兵捍禦盜賊奏狀

准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勘會武  
岡軍隸屬湖南緣相去本路帥司遼遠與廣西桂府稍近  
奉聖旨委廣西帥臣許中遣發羅選要約度事勢將帶人  
兵前去武岡軍駐劄共力捍禦盜賊候一向事寧日方得  
勾回如羅選要差出不在本司即別選堪倚仗官兵前去  
仍令程昌禹差發官兵應援劄送荆湖南路安撫使司疾  
速施行臣已備錄前項指揮牒廣西經略安撫許中遵依  
遣發羅選要將帶人兵起發前來武岡軍駐劄并牒程昌  
禹照會差發官兵應援外今有奏請畫一事件下項須至



一臣者

一臣契勘江西路尚有潰兵作過及本路柳州與江西  
虔州廣東韶州等處接界有鄧裝彭友等出沒虜掠  
即日江湖水勢漸長楊么賊徒猖獗除分屯軍馬捍  
禦潰兵收捕鄧裝彭友及會合諸路討蕩楊么外緣  
本司差去把截徭賊軍馬不多竊慮觀望事勢轉至  
猖獗今來朝廷令廣西帥司就近遣發軍馬同共措  
置誠合事宜深慮廣西遣發不多坐費歲月無補於  
事契勘臣昨任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日曾行下廣西  
帥司於隸將不隸將人兵一萬五千餘人內揀選二

奏議卷之三十八

三

千五百人團結成一軍鞬重火頭在外委羅選要充  
統制官聽候緩急勾抽使喚欲乞特降指揮差撥前  
件已團結軍馬前來庶幾可以倚仗

一臣近奉聖旨權節制程昌禹等軍馬會合收捕楊么  
賊徒已催發進兵討捕外今蒙朝廷令廣西帥司差  
發羅選要軍馬前來武岡軍共力捍禦徭賊竊慮廣  
西帥司所遣將佐軍馬既到本路亦合權聽臣節制  
庶幾不致有失事機伏望特降指揮施行

一臣契勘本司見管軍馬逐月合用錢糧草料緣本路  
縣界經兵火公積匱乏見今支遣不繼今蒙朝廷

下廣西帥司差發官兵前來武岡軍其所用錢糧伏  
望朝廷特降指揮下廣西路轉運司計備半年合用  
錢糧前來應副支遣庶幾不致闕誤

一臣契勘武岡軍徭賊據恃山險出沒作過臣雖分遣  
官兵前去捍禦及見一面措置施行外緣自來攻討  
溪洞全賴器甲利以長兵多用神臂弓取勝臣本司  
諸軍闕少器甲本路諸州數經兵火及武岡軍累年  
徭人作過用兵不已甲仗庫空虛全無可以施設臣  
先帶宣撫使司曾行下廣西製造器甲及契勘得桂  
州見管神臂弓數多行下經略司取神臂弓二百張  
緣併嚴宣撫各歸逐路帥司不曾起到伏望朝廷特  
降指揮下廣西帥司將造到器甲及見在神臂弓依  
數支撥并合用箭數一就支付施行

奏議卷之三十八

四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

乞專責江西漕臣吳革應副錢糧奏狀

勘會臣先准尚書省劄子節文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奉  
聖旨令韓球於已降羅本納箱內先次充支絹八千匹納  
二千匹應副冬衣使用仍仰却於建康府寄椿上供納箱  
內依數取撥補還應副羅買及令韓球於江西上供米內  
撥三萬碩及於本路合起經制錢內撥五萬貫應副支使



臣於去年十月初一日已後累牒韓球遵依支撥及委言  
州通判高公揚計置起發上件紬絹差本司准備差遣李  
璵等前去江西路催促施行去後至今三箇月餘韓球並  
不依數支撥亦無回報今方據吉州通判高公揚申承韓  
球牒稱別無紬絹已申朝廷乞下湖南收簇本色及以見  
錢相兼支給或乞下建康府於寄播紬絹內正行支撥并  
據准備差遣李璵等申韓球百端推托未肯支撥錢米却  
承臨江軍牒准韓球牒稱本路所入經制錢不多已申尚  
書省乞蠲免去訖備錄申臣乞照會施行臣今照對先提  
願軍馬之任經過吉州韓球占恠不應副錢糧留滯師行

奏議卷之三十六 五

臣曾具韓球弛慢奏劾蒙朝廷委江西安撫大使司體究  
以故韓球挾此私忿故違前項已得聖旨阻滯不首先次  
兌支紬絹及支撥錢米竊緣臣本路數遭兵火公私匱乏  
今來潭州屯兵數萬支用浩瀚委實供贍不繼指准江西  
支撥上件錢帛斛斛到來支遣去冬諸軍已是無衣絹可  
以支俵今來又逼合支春衣月分似此韓球挾私不為遵  
奉聖旨允支應副深恐軍士目緣衣糧欠闕別致生事伏  
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仍乞嚴立日限專責漕臣吳  
革應副庶幾不致遲誤

相度歸明官任滿輪勿奏狀

惟紹興二年十月四日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臣竊見漢  
洞歸明官應湖南邊郡及二廣皆有自崇觀以來員數寢  
多當時朝廷務要優恤遠人於是添差為諸州郡指使及  
添差監酒稅之類意在資以俸給以活其家本不取其才  
任及至後來諸州措置監寨益廣缺人把托於是又盡令  
押管兵夫其所管押皆是鄉民其歸明官生長溪洞初無  
愛民之意亦不習朝廷法令恣犬豕性貪婪無厭鞭笞摧  
辱無所赴愬倣如州縣虐政苟或替移民復得蘇至如歸  
明官有自歸明至今已及十年十五年乃至二十年未嘗  
罷去民之無告無有休已甚者廣田宅結婚姻所喜則相

奏議卷之三十六 六

親所憎則加害黨類既植根株牽連豈可置而不恤其議  
者欲令帥臣籍其姓名同州縣官三年一易或云只循舊  
例添差罷其管押兵夫之事臣愚以謂遠方傳聞難以預  
度今欲望層斷詳酌劄付二廣湖南帥臣因使人之行而  
面授之俾之密行措置務令適宜既不令歸明官失所致  
怨亦不令遠民受害無已庶得少釋陛下軫念元元之意  
伏候勅旨十月初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廣南荆  
湖路帥臣限五日措置聞奏仍下司劄送臣施行須至奏  
聞者右勘會湖南管下溪峒歸明土官除本峒彈壓山峒  
歸無條本路諸州添差職任外其潭衡等州見管添差職



當使並係廣西湖北管下溪洞酋首初以納土補官次則注授差遣遷徙出離巢穴以安邊而依條不整務亦不差注替人本州常切羈縻其官司自合遵守法令不可差委幹當及管押丁夫把隘之類臣今相度應添差諸州歸明官並支與本等請給養贍籍其姓名常切照管以三年為任雖軍期亦不得差委幹當事務及管押兵夫把隘等若任滿輪易添差充非緣邊州指使監當亦不許簽書公事及主管官物之類仍依條候接到日方得起發及關報移任州軍照會如官司依前報有差委乞朝廷嚴立法禁約束施行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本州係湖南僻遠邊州耶緣本路盜賊四起鄰路廣西經略司措置隄備奏乞朝廷割本州隸廣西因此畫一紹興元年九月一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亦少支遣浩大又去夏遭孔賊殘破民力凋瘵雖廣西相隣緣係湖南古郡即今本路盜賊未息州縣悉力隄備久隸本路帥司若更聽廣西經略司節制設有調發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

奏議卷之三十八 七

制不惟難以應副又緩急之際與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制若一違戾以誤軍事官吏枉負典憲申乞施行須至奏聞者右臣契勘全州自舊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雖只二百里其川原道路並不相相遇全州管下徭賊出沒并別處盜賊侵犯其全州措置事宜並聽湖南路帥司節制若全州不失隄備則廣西路更無軍期如去年六月曾成侵犯桂州事勢危急賴湖南路安撫使司遣發張憲吳錫兩項軍馬自全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合聽受湖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令更聽廣西節制不惟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事宜並須先在湖南况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徭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溪洞徭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兵將及令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得禦掩捕若全州聽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發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適從有誤臣本路軍事實為未便所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略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湖南路有軍期即兩司自相關報應援施行庶幾各路軍政歸一不致別有侵紊

官祠謝表

奏議卷之三十八 八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勅差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住持居住者奉詔令於候藩愧無善狀修  
 香火於琳館叨沐寬息感懼交深涕泗橫集謝伏念臣衰  
 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於丘壑之間使收功於桑榆之  
 日蕩穰群盜循撫疲民飽勉百為獲著消埃之效積累多  
 蒙終須搏擊之才荷聖度之包荒擴皇明而燭隱眾毀銷  
 骨雖貽投汜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闕之重  
 寄還真祠之舊遊有覲面顏尚叨飭厲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  
 易克寬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潔雪前非激昂  
 晚節遙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勵愛君  
 憂國之志

奏議卷之三十八 九

上天申節加賀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一日天申節中外稱賀者薰風協序炎  
 德鍾祥紀誕節於亨辰對中天之休運謝恭惟皇帝陛下  
 仁均覆載政懋經綸親總馭於群才期蕩平於逆虜豐年  
 助順醜類革心願宏藝祖之開基安斯民於一怒坐格仁  
 皇之至治嗣寶曆於無疆臣掌珥宰司外叨真館七星去  
 國難志賦畝之忠萬壽稱觴莫預雲龍之會

天申節功德疏

有伏以中天啓運賴真主以成能率土懷仁宜高曾之業  
 命取日誕節中祝壽祺披海藏之靈文效嵩呼於愚悃皇  
 帝陛下伏願紹隆大統永庇群生順風雨於農時助成妙  
 略配乾坤於聖德坐享遐齡備及萬方均茲五福臣無任

明堂賀表

臣綱言伏觀今月十五日明堂大饗禮成者與天合德載  
 隆春祐之休唯聖為能不忘昭事之意已告成於茂典仍  
 敷布於湛恩臣聞自昔總章以時宗祀發揚至教必崇  
 簡大之規對越高穹要在精誠之格允屬中興之運克講  
 合宮之儀恭惟皇帝陛下道妙難名機深不測憂勤願治

奏議卷之三十八 十

惟民瘼之是求寅畏保邦豈神歆之敢恕安及却裡之歲  
 載新路廢之祠氣肅抄秋日消既望雲屯移仗雖天步之  
 尚也宜室受發實帝心之不應臣掌叨信任久去天光聞  
 盛禮之舉行徒深謝慶莫效鳧趨

樂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三十八



陳捍禦賊馬奏狀

右臣伏觀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况臣世受國恩蒙眷獎擢真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未嘗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懇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禪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偽齊劉豫以地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

奏議卷之三十九

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眾寡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特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羣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

於馬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為之繼授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頴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燧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

奏議卷之三十九

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擄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刑



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  
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後者為齊也使之渡  
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  
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  
禍者從而附之聲勢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  
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况偽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  
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  
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符堅以百萬之眾  
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  
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

奏議卷之三十九

憂慮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  
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  
勤而扞圍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  
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聰傳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干冒天威  
臣無任

獎諭詔書

勅李綱所奏具已見陳為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  
豫賊通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助逆共舉衆以來侵覆我  
疆容臣民共憤迺親乘於戎輅用戡定於邊虞卿忠實

明處先著蔡料敵於千里之外制勝於三策之間既還塞  
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上  
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  
歎不忘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十八日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具已見陳為三策捍禦賊馬事特  
降詔書獎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衷函詔俯頒光  
奉千行之細札榮若日星之耀寵踰衮繡之華祇荷恩私  
采深感涕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蛇豕之心點虜怙強借

奏議卷之三十九

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  
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  
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  
病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鞶帶之下當  
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  
龜之用顧借筋以靡及慙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芥  
鉞之戮虛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為懼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啓於中興必  
削平於大憝欲恢遠略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曲憐  
養之舊致茲誤寵驟及非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



謀或可績儻者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歷乙夜之憂  
臣無任

詢問邊防利害詔書

勅李綱比以逆臣嘯亂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  
親乘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入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  
輕兵所向奏功倖敵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遯逃念茲却敵  
之初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朕深思  
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  
條具來上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  
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此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

奏議卷之三十九

五

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九日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  
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  
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思輝所逮報稱  
為難謝中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  
情奏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  
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  
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  
上氣誓羌戎肆於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明詔

人丁寧背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訓當世之務  
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  
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闕  
疎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竅放發空也啓開也寡聞之  
陋亦與詢謀採擇之聞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  
囊之素冀歷乙夜之觀願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疎通  
知體豈數質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  
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  
臣雖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涓埃之助日月清  
照但傾葵藿之心臣無任

奏議卷三十九

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二十九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返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倣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

奏議卷之四十

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倖敵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逃遁此蓋陛下睿謀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棊先

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旒幟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項籍爭先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遺蹙福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

奏議卷之四十

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籌贊久居此乎先武破魏置詔岑彭曰人善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知是不足以混一區宇哉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將堅石勒之衆宇文拓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



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制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廣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尚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

秦議卷之四

三

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寇捷因利

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節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敵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會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邊時練卒厲兵秣馬聚財

秦議卷之四

四

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借運之臣可正策術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福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鑿與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



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顧陛下與二三大臣孰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管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采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特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管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別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黔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

奏議卷之四十一

五

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附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疆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聖戴宋之心此緩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緩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概矣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歷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十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恐負之敢冒鼎鑊力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

奏議卷之四十一

六

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庶曲謹初似無病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緩懷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矣



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老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器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服則以和義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

奏議卷之四十一

七

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竊許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之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彭信陳稀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

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聖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侯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

奏議卷之四十一

八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繫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時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



東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庫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類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

奏議卷之四十九

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獲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

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義垂裕無窮昔高祖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

奏議卷之四十九

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環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肯抱不群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



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  
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察  
小人之情偽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  
考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  
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  
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  
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致察於  
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  
皆是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

奏議卷之四十一

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彙其可識  
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  
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  
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  
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  
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  
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  
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  
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

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  
浸明浸昌也士風洗滌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  
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浸微浸弱也  
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  
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  
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  
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  
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  
嫉之指為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  
仁祗從竄逐其士風流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

奏議卷之四十一

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始今四十餘年世變風  
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  
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  
諂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  
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  
事實惟欲傷人大譽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諭訛成風此非  
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湖陝  
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  
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  
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陛



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謫之臣無後之功  
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  
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  
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  
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  
誣蒐恩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  
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  
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  
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  
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

奏議卷之四十一

十三

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  
累也猶建大厦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  
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  
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  
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  
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  
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  
皆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  
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

詳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  
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借通之臣強得之虜之所窺伺然則  
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  
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  
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左課程以次施行又  
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  
擾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  
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志  
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  
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

奏議卷之四十一

十四

鵠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  
於未奔騰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闢而  
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  
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時與百度皆舉天寶  
佑之猶之農夫盡其播種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播  
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  
人而欲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



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  
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  
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  
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肥  
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  
蓋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  
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  
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  
蹙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

奏議卷之四十一

十五

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  
業不難致矣何謂實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  
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  
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  
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  
實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  
省以致其實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  
昭然也此年以來災變迭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  
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返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  
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

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  
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  
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  
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  
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堯主愚臣忘生觸  
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  
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  
履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  
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

奏議卷之四十一

十六

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  
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  
何憚之有虧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  
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  
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  
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  
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  
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



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  
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執昔周宣  
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按之義詠於小雅蓋有文武  
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  
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  
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  
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  
虛席以待眷遇之禮屬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  
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愴遠去闕庭  
况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

奏議卷之四十

十七

遠屏不敢復與世故為堯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  
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伏  
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  
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  
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  
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  
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  
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  
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  
問隱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

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千冒天威臣  
無任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

奏議卷之四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裡祀合官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民致茲罪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為懼既感且慙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躡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設象首舉任大臣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為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牾而每致跋胡疐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遠於

奏議卷之四十一

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魑魅喜過之卿自貽伊戚免蛟鱷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兔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卧墮竊真祠之厚祿已負素餐極秘殿之華資更慙非據叨應寵隆深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為寶陞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釐事告成欲敦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鸞駕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少之精懇願祝南山之壽臣無任

謝再任官祠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令臣候從西京嵩山崇福宮今

日特令再任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者先瓜期而有請方輒謹詞拜天命之來臨曲垂矜允冗食坐糜於公廩素餐愧益於私心謝伏念臣壯年妄意於功名叨膺識擢晚景備嘗於艱險惟欲退藏流寓海邦未遂掛冠之志仰資祿養久陪奉祀之官更沐隆恩許令繼任自顧不材之木宜在無何之鄉終日安閑既無憂責闔門溫飽皆荷仁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法天覆物知樛櫟不勞於斲削俾鶯斯亦遂於逍遙致此孱庸獲霑恩渥臣敢不勉堅素守期保歲寒緝舊學於簡編益求此道勵精誠於香火少

奏議卷之四十一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泊潛師之引道勞戍役以言旋揚若眇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鄉語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間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被風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願治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烈故茲親筆以示



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無辭冒貢方虞蕭斧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袞之寵燦爛奎壁之畫昭回雲漢之章節至生輝臣鄰改觀謝中竊以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攷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強敵之

奏議卷之四十一

三

圖故有謔詼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獎嘗忝近司清問下詢雖頗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灑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迨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願臣何人當此異數鄧禹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躋招採俊傑之謀協濟興王之運禮後微始監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敦簪履之舊致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衰慙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

之略報恩有路矢死為期

謝親筆劄子

臣綱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橫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考爰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竄跡拙於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汗浣天聰負憂抱累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群口鑠金之際薄其罪於眾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

奏議卷之四十一

四

惟天地父母之德非臣頑首捐軀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虜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以已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獎諭迨至今春虜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疎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灑宸翰曲賜褒稱既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願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於



請何愧顧臣執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十襲必  
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  
人以為善者如此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已奉  
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肩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  
戰越之至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十  
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洪州不許辭免不候受告限三日前去之任臣上荷  
聖慈不以罪戾終棄特加收拭錄用仰戴天恩但深感涕

奏議卷之四十一 五

伏念臣迂陋無取誤被聖知終始保全以至今日更蒙起  
廢付以方面之重在臣愚分義當龜勉遵依嚴限即日就  
道以副睿獎少圖尺寸之報重念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  
交攻志慮凋落自荆湖得腰足之疾艱於步履社門不出  
三年于茲衆所共知近年復感寒熱眩昏併作使當一路  
兵民之寄必致誤事上累聖主知人之明雖死不足以塞  
責敢望聖慈洞照微懇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閑散尋訪醫  
藥庶疾或可安異日蒙被驅策誓極瘳捐以圖報效干冒  
天聰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第二奏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  
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十一  
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陳  
請疾速前去赴任臣感戴天恩涕泗橫集伏念臣自國家  
多故以來誤蒙驅策未嘗辭難然臣學識迂踈賦分淺薄  
觸事齟齬自招悔尤一昨被命宣撫荆廣時以巨寇擾攘  
不敢力請扶疾就道既至本路招捕盜賊循附流移整緝  
軍馬經理財用策驚羈純庶以少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  
以向前不慮煩言之在後凡造不根之謗率皆可駭之辭  
自非上賴睿明洞照誣枉姑使罷免以歸則臣雖欲自便

奏議卷之四十一 六

於江海寂寞之濱不可得也今者蒙恩起廢付以江西一  
路兵民之重邊徼寧謐無警急之虞而宸衷鑒臨有近降  
親筆褒諭之詔在臣愚分豈不頓行以圖報萬一實以疾  
病交攻精力頓衰憂患熏心動多遺忘深恐臨事乖錯復  
致人言有辜聖主終始保全之德所以夙夜憂懼而不敢  
承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重念  
臣以蒲柳早凋之質迫桑榆將暮之年弱植易搖驚魂未  
定幸安閑散或保全豈可復冒寵榮重為小人者之所  
指議執不避再三之瀆敢瀝血誠控告君父伏念聖慈深  
察危懇曲賜矜從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官祠使得



病藏拙待盡山林則臣仰蒙大恩死當結草千冒天恩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一

奏議卷之四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二

親筆詔諭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存與民益凋瘵群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聲動一時風來想聞人自惴服起于閒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返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奏議卷之四十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聞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荆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明恩豈徒一譽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蹟自知淺薄姑務退藏跡異蕪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閒廢之地付以方面之權親瀝宸章臨貫立整隆恩厚德超度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象殿所集憂惠異於他人



為交攻精力愆於往日經霜之禁望風而先...  
為聞弦而亟墮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幾懼...  
慮者蓋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惕驚危之獨至使...  
委任必致真隣與其具時蒙曠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  
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忱辭無嫌...  
及汗使安閑散深託孤蒙至於在猷畝而愛君伏堪...  
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開寂之中思慮...  
有得自當獻進於君又庶幾圖報於消埃干冒天威俯伏...  
俟罪

辭免劄子

奏議卷之四十一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早...  
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履成命未奉俞允今月二十二日...  
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  
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伏念臣久荷...  
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痛前得誇特甚...  
皆緣國事豈有他執一昨靖康間金寇犯關臣竊謂朝廷...  
軍政不修故使夷狄敢肆陵侮當治兵為自疆之計然後...  
和約可成而主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為宗社生靈長...  
久之策謂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  
蒙權用真之宰司是時偽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

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使四...  
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請授散官安置偽...  
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偽命者復成怨仇二怨合力致死...  
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  
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  
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  
風波之險實懷憂畏之心咎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  
疾承命龜勉效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  
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  
之齒已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  
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  
戴天地父母之恩隨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具奏辭免...  
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聰伏俟嚴譴

奏議卷之四十二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告命...  
訖者忱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  
天語丁寧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  
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覲顏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  
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寔中興草昧之初博選時髦首冠



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消神  
典憲荷知甚腆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疎  
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詭波於濱死美名  
峻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壘已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加  
憐孤陋之投閑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為奎壁  
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  
治之良采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邁其行  
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繁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嘗  
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

流成象可觀幸仰窺於鏡畫上章請親願親奉於堯言臣  
無任

繳進十議劄子

臣契勘昨於建炎元年六月一日到行在所次日再蒙賜  
對便殿嘗以十議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和戰守其  
本一事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務戰守而惟和  
是務必致誤國聖意開納得肯降付中書省遵守其後用  
事者復以和為然卒無顯效而所失則多今者天啓宸衷  
悟和議退避之非治在防備欲為自治自疆之計茲誠宗  
廟之靈社稷之福而天下蒸黎之幸也臣沈落九年願

於風波之中幸存餘息得見朝廷開至正大公之道為中  
興恢復之謀竊自欣慶死且不朽茲蒙聖恩起於閑廢付  
以江西帥守之任而臣實以衰病不敢復當一路委寄之  
重已三具奏辭免外所有前件十議雖嘗稟聖旨修錄建  
炎初時政記已具事目奏聞緣文多不備該載全文竊慮  
朝廷自渡江後文籍散失元本不存謹繕寫備錄投進繳  
連在前仰塵睿覽雖時運不留事多既往其間議論偶有  
合於今日朝廷所施行者庶幾或可以裨補廟筭之萬一  
干冒天威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三具  
奏劄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恩命降詔不允不許  
再有陳請臣無任感天荷聖懼懼激切之至已望闕謝恩  
祇受告命訖伏念臣遠去闕庭十更寒暑葵藿傾於日月  
少為戀於軒幃不勝臣子瞻慕君父拳拳之情兼有本路  
職事合稟聖訓而臣赴任取道江東去朝廷不遠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許臣候經由信州日量帶人從趨赴行在令  
閣門不隔班先次引對奏事畢免謝辭取便道星夜之官  
如蒙矜允使孤遠之跡獲望清光臣願仆道路退即溝壑  
所欣願也臣起發進遷前路聽候指揮干冒天威伏深



越

乞降旨閣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乞赴行在奏事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來臣已於今月十日到信州見遵依聖旨指揮星夜趲程趨赴行在伏望聖慈降旨閣門候臣到日依元降指揮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殿奏事

到國門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李綱召赴行在令臣疾速前來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國門訖伏望聖慈

奏議卷之四十一

六十一

降旨閣門依元降指揮令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奏事

再乞上殿劄子

臣契勘昨具奏乞赴行在奏事今來已蒙聖恩於假日特坐引對緣寒食節假未開有妨謝辭臣今有已見急切利害并本路職事合具奏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進止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被旨赴行在奏事特降中使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十年去國幸入覲於軒墀千里羸糧敢憚煩於川陸過蒙天寵特遣王人閱其載驅之勞飭以匪頒之數恩輝甚渥報稱為難

伏念臣情學無長孤忠自許涕滂淵冰之上荷聖度之深全營營榛棘之間賴睿明之昭鑒迨茲起發山軫深慈付重寄於上流許來朝於行闕感頌咫尺方將披雲霧而觀青天溫語丁寧固已禦風霜而挾纒續更頌妙品副以實隆北苑靈芽滌煩消渴尚方珍劑愈病折醒大君異數以禮賢徵臣何功而拜賜恩深德厚感極涕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察臣斷斷無他技嘗備使令憐臣拳拳知愛君來自遐遠式昭恩禮肅示龍光臣敢不益厲此心少圖微效入而告后願陳藥石之言出而撫民試求芻牧之地臣無任

奏議卷之四十一

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三

論中興劄子

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於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年載深仁厚澤滲漉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絃陛下應天順人續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

奏議卷之四十三

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機雖強而有必敗之光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疆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援此以說諸侯多仗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疆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疆弱成敗之理槩可觀矣金寇不道為封豕長蛇

以存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節力修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速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光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寓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晉夫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銳為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櫛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苟免於虎狼之口而陛下下誠能以天下為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

奏議卷之四十三

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人賢以為腹心駕御英傑以為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治戎器理財以義使飲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已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聽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金人失信劄子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計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



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耻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道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仗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關勤王之師未集

宋議卷之四十三

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蕭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蕭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卽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殺如鼎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執虜騎既破汴都登城

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欺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官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况夫夷狄強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老興師動衆奉辭代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

宋議卷之四十三

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碁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漢故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



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通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  
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  
兵應接則是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  
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荆  
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  
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  
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家  
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  
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豈理家計然後能  
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

秦議卷之四十三 五

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  
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高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  
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鄖見屬我者可  
以撫綏如陳蔡許穎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  
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  
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  
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巨慮以謂無出襄  
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層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  
天下幸甚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  
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  
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橫人憑軾結駟說以連  
橫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胃次初無一定之計  
而為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  
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  
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  
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約  
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  
不振由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

秦議卷之四十三 六

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隣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  
息兵革災患相郵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  
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舉以戰以此  
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  
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  
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  
我者為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為自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讐  
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祗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  
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  
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



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所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慮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便金人來接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

本奏議卷之四十三

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論朋黨劄子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過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

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

本奏議卷之四十三

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已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過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



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隙造為險說之言以惑陛下之

奏議卷之四十三 九

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為朋黨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官簡省無橫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負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貴故耶

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南北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歛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各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非義不

奏議卷之四十三 十

理興師動眾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尅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革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歛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當賦朝廷權貨外別項封樁專以養兵而佐中興伏惟陛



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况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關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

奏議卷之四十三 十一

獨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嚴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為成法乃為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實不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

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之費不勝幸甚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三

奏議卷之四十三 十一



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四

論賑濟劄子

臣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為民之寄適當本路去歲旱災之後倉廩無儲穀價翔騰民戶流移軍兵闕食人情焦然如臣疎拙誠未知所以賑濟之策竊觀近降親筆詔書督責監司守令存撫賑恤悉力推行毋使詔旨徒為文具仰見陛下加惠元元德至渥也然飢流之民抵是乏米若蒙朝廷憫念貴於鄰路及本路那移斛斛應副則官吏豈敢坐視乏食之民不加賑濟自貽罪戾如使米斛無所從出則雖督責之深人人願以罪去終無實惠可以及民

奏議卷之四十四

此不可不察也契勘江西一路所養飢流民人數至廣今去秋成之期尚遠雖近蒙朝廷於饒州撥米一萬碩應副賑濟及贍養軍兵然米數不多將來必致闕食臣竊見江西東路建康府宣池等州並係去年豐熟地亦必有常平義倉等米可以那移應副又撫州建昌軍在本路粗為豐熟有朝廷昨急降官告度牒收糴賑濟共計一萬四千餘碩本州別無支用欲望聖慈特降旨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那撥一萬碩許本路自差人舡前去取將來秋成却行撥還及將撫州建昌軍用官告度牒糴到米許臣隨宜撥充諸州賑濟支用度飢流之民不

乏食得全性命於荒歲以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論江西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千人五年二月內指揮除存留立贄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立贄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遣大使付以

奏議卷之四十四

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朕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况今度吉賊盜累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旨選差逐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立贄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勢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



論江西錢糧劄子

臣契勣本路安撫制置司元降畫一指揮每歲支降錢四十萬貫許取撥諸司上供經制等錢并於苗米內取撥十五萬碩應副養兵近年以來緣兵馬多撥諫都督府韓世忠岳飛軍中本路轉運司將上件支降錢米除指留應副立贖一軍外其餘並行拘收不復支撥今來立贖一軍每月用錢八十餘貫米一斛四百餘碩雖係轉運司拋下洪州認定應副緣本州闕乏自去年五月以後至今年正月以前已拖下五萬餘貫委是贍兵不足今來臣乞依朝廷元降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次差撥一半應副使

奏議卷之四十四

論慶州盜賊劄子

臣契勣本路慶吉二州民素強悍狃於為盜結集兇黨動以萬數千百為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慶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掠財物為害不細一

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既退則復出為惡習以為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下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設方略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慶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日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通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強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奠居不勝幸甚

論福建海寇劄子

奏議卷之四十四

臣契勣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發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倣效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眾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軍常切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



放縱賊擢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  
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糜費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  
勝幸甚

乞宮祠劄子

臣伏蒙聖恩付臣以江西帥守之任又被詔旨許令入覲  
十年去國仍獲望清光於咫尺之間親聞玉音臣子之情  
不勝抃蹈感激之至伏念臣自遠黼座之側仇怨交攻讒  
謗蜂起仰賴睿慈照察保全乃幸今日復覩天顏顧雖歷  
指何以論報然臣衆毀所集積憂熏心比年以來得忘慮  
不寧之疾平居閑寂粗可支梧稍親事務動輒煩憤多思

奏議卷之四十四 五

健忘發歇不常使當一路兵民之寄深恐仰孤陛下委任  
之意所以請對丹墀者正欲面奏懇惻冀蒙矜允伏望聖  
慈察臣忱誠特降睿旨罷臣新任依舊官觀差遣使安山  
林得以養病藏拙以盡餘年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戰  
越之至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為  
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  
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况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  
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糶不使傷農凶年

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勅令  
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  
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墮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  
廷剗削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糶凶年民有  
飢色則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夫歲之旱餘  
巨數路江湖為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  
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為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  
為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  
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剗削依舊推行糶糴之政敢有違

奏議卷之四十四 六

失重真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觀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  
皇帝鑿與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  
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為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羨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  
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  
處臣竊以為不然昔漢祖高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  
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  
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



金寇犯闕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  
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宗社蕝危  
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  
統守宗廟社稷為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粗定此  
陛下之功也况將恢復區宇翦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  
旋軫為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問  
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  
歌詠歎仰而垂裕無窮豈不躋敷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自古帝主稱  
為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

奏議卷之四十四 七

上下神示惟以二聖早還為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修令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為而可以還二聖為念則神  
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  
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  
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  
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况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  
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所佑助宜  
如何哉昔太公為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  
能為自治自疆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派綬頰  
性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

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取進止

辨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  
故往往追咎以為失策又以其事為專出於臣此所謂見  
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  
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  
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  
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  
女真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  
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為內應是時邢侗張

奏議卷之四十四 八

為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  
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  
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  
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  
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為然得  
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吳敏知樞密院  
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鼎  
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并館伴  
官邢侗張為河東轉運使張灝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侗  
張為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吞其意是



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難於外士大夫多知之  
 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接立契丹招納李  
 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主之皆  
 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  
 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詹大和猶存可  
 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  
 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  
 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  
 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  
 奇謀秘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群  
 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  
 以爲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米計之得  
 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且如可採用一  
 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爲中興之  
 助取進止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五

進奉迎錄劄子

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命迎奉道君太上  
 皇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說罷幸亳社西洛旋歸  
 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筆禮貌  
 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  
 既去位群枉當國與臣爲仇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孫觀因  
 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爲指天畫地睥睨兩宮  
 唐恪因令勝於朝堂士大夫信以爲然罕有知其實者衛  
 寃抱憤順受黜間不能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  
 明旁燭凡臣子之忠於所事而爲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  
 考者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  
 御筆刻之琬琰蓋欲後大其賜因自辯白以裝成碑本託  
 給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  
 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所有臣靖康  
 間編修到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首  
 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  
 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臣不勝惶  
 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奉迎錄



康元年二月十日金人退師道君太上皇帝自鎮江府  
回鑾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  
如西都淵聖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  
批太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  
又批吳敏李綱今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臣奏  
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  
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  
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淵聖初不許  
臣力請之乃聽淵聖令齋衙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  
茶藥銀合有差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

奏議卷之四十五

遇太上皇后船臣具榜子拜謁道左太上皇后艤舟令內  
侍楊修傳教旨勞問臣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  
奏知乞依趙野例帷前奏事復傳教旨允臣遂登舟入帷  
中簾前拜訖具道淵聖思慕且叙方艱危中蒙擢任感激  
之意太上皇后親加獎諭臣再拜謝訖太上皇后曰朝廷  
欲令於何處居止臣對曰朝廷見以擢景園為寧德宮奉  
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  
指揮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臣對曰以皇帝聖孝  
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  
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

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  
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說他事臣拜  
辭登岸因召內侍楊修李休等三人坐幕次與再近前語  
三人者皆寧德宮官也以臣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  
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到禁中神御前燒  
香可否但奏來臣附奏曰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  
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  
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以前語具劄子奏  
知淵聖且云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  
示以疑阻以昭聖孝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

奏議卷之四十六

是日道君御帷殿臣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淵聖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且  
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臣再拜謝訖  
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  
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二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  
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  
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錄何事去臣對曰臣昨任左  
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積水伏蒙聖恩寬  
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臣  
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



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  
圍之兆嘗觀開元傳信記載天寶中長安大水後數年乃  
有安史之變其事與今日相類大抵災異變故雖猶一人  
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未  
有物使之然一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  
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道君以為然  
特加獎諭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臣具以實對語  
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邊角卸綱運等事曰止邊角  
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金人知行宮所在卸綱運亦恐為  
敵人所得非有他也臣又奏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

奏議卷之四十五

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  
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遣贈司馬光臣對曰方金  
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之賢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  
欲慰安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  
意否臣對以不知道君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  
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  
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入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  
也臣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  
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自良獄九  
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

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嚴掃自金寇犯闕盡應  
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恐有姦細不測之患故拆去  
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  
解釋道君無語因從容復奏曰臣輒有愚意仰瀆聖聰皇  
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  
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  
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  
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全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  
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  
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

奏議卷之四十五

鑿臣以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  
問可也道君感寤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  
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面賜曰行宮人得公來甚  
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臣固辭不允再拜受賜而退二  
十二日危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臣行至拱州見奉迎  
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且作奉聖旨令趨  
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  
庶夾道箛觀是日再召對于帷殿道君太上皇帝出示文  
字一軸乃太宰徐處仁以下奏表具道太上皇后不當居  
禁中及出入宣德門指彈其語頗激切於臣名街下注率



僕字道君曰適得徐太宰表乃是問頭當如何答臣對曰  
徐處仁等但以嗣聖憂恐故有此奏今既不用前項指揮  
似不須答此表容臣攜歸道君曰甚好臣因以表軸置公  
服袖中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侍  
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  
頭繫裹不可闕之人臣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攜此劄子  
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貫親戚不  
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祇應因宣諭令來日  
朝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朝辭再對于性  
殿道君出小字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

奏議卷之四十五

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住亳州太清宮以道  
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  
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宣  
諭曰公輔助皇帝行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便無疑阻當書青詞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  
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奏知淵聖御批省覽來奏知  
卿奏對之語忠義熾然之語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聖  
拱殿進呈道君皇帝御覽其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  
久之因奏道君欲留內侍姓名得旨聽留龍德宮祇應復  
以道君所賜玉帶牙簡進納御府有旨再賜二十七日

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  
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有敢入者  
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臣奏以車駕行幸自有常  
法有視皇城門者有視宮殿門者刑名不同不若止依常  
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  
南仲曰易曰惑之者疑之也雖聖人有所不免臣曰古人  
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曰稽疑易曰以斷天  
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  
紛不已臣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  
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

奏議卷之四十五

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  
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淵聖笑之南  
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  
論士民伏闕之事乞付御史臺根治淵聖及宰執皆愕然  
臣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  
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  
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  
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  
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  
以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淵聖笑曰伏闕士庶以億



計如何結集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臣因再拜辭出居於聖院不復歸府第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憲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臣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龍德宮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淵聖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臣不得已再拜受就職

奏議卷之四十五

進呈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二首俱見第八卷

太宰徐處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一首

臣處仁等言伏奉道君太上皇帝御筆太上皇后合入正門之中門皇帝膺受聖訓即命祗承臣等以為不可輒據法義爭之伏自皇帝嗣位以來動遵去年內禪手詔今寧德即擯景園以奉皇后所居此內禪詔旨也百司共守四海咸知一旦變更群疑紛起今若徙居內禁復將出入中門既犯皇帝之等威又違道君之本指若非垂簾聽政於國當無此儀臣等聞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治生於一亂生於二三治則宗廟社稷安存亂則宗廟社稷危亡故定於

王之一以尊臨四海者非私已也所以尊崇廟而重社稷使天下而不正夫一非帝王所以為治也大臣之義以道事君苟利宗社死生以之而况人君而可不謹夫家人之情則有母子之私恩朝廷之法必有君臣之大義以義制恩則恩紀可全以恩廢義則恩義更失是以先王為國必以禮也惡可以忽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凝心道素脫跡塵樊禪遜之際比德堯舜並名億載高視千古於此幾微豈難洞照殆恐從臣未知奏啓臣等冒昧萬死因此復願有陳自頃胡塵犯關乘輿渡江皇帝居園城中晝夜戮力憂宗社之顛隕念上皇之播越言則涕下感動天人是以前

奏議卷之四十五

神顧懷群心效順平安大業再正寰區乘輿之還萬人交慶謂宜慈孝之恩益敦休極之樂無量薄物細故豈足寘懷而詰問繁多屢形親輪皇帝伏讀夙夜震悼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夫大功不錄而小過是求盛德不揚而微失是舉雖嚴君不行於其臣而况慈父恩施於其子臣等伏望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順蒼穹之休命遵黃屋之非心杜塞讒言惇篤至性一切禮法付之有司但使宗社泰定則陛下壽祉萬年永享天下之養自極榮樂所有前件御筆臣等未敢宣示伏望降旨特賜收還謹上表奏稟以聞臣處仁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道君太上皇帝禦製青詞一首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  
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  
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下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  
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康靖以宗廟社稷生民  
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  
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  
平之樂如是兵賊偃戢溥率安康之後臣即甘心守道樂  
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  
舊職獲罪禍大已上祈懇或未至當更乞重降災咎止及

步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  
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齋臣密表一  
通上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再拜以聞

淵聖皇帝御筆宣諭一首

覽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途中勞神不  
易上皇袖中小字數事可先次封造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六

進道君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右臣昨於靖康初奉淵聖皇帝聖旨迎奉道君太上皇帝  
於南京蒙恩賜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簡袋上有織成小龍  
窠臣即時具奏回納蒙遣內侍傳宣再賜道今十有一年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者幸蒙聖恩許令入覲獲望清光  
已嘗面奏道君所賜玉帶牙簡等不敢藏於私家謹用匣  
覆緘封齋詣通進司投進繳納御府仰塵睿覽伏望聖慈  
特賜於允謹錄奏聞

小帖子

臣契勘所藏道君御畫兩軸偶忘記帶行容臣到洪州  
日并淵聖所賜玉束帶差人齋赴行在投進伏乞聖察  
謝賜金帶等表

星使俯臨天光下逮申賜便蕃之異數誤膺優渥之殊榮  
撫已無堪拜恩增愧艸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蚤蒙  
特達之知初乏涓埃之補來從疎遠過被眷私煥寶帶之  
萬釘藹芳醪之九醞尚方名果御府珍庖併示寵光式昭  
體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念舊不遺於簪履取材無棄於  
菲封致茲湛露之恩溢及藜蕭之質功侔漢祖有解衣推  
食之仁德邁周王同路車乘馬之子臣敢不激昂晚節圖



報隆化強飯據鞍自嘆燕頰之已老立朝東帶願效子華之能

謝賜玉鶴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鶴馬一匹臣已祇受  
詔天從入覲慙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侯之錫寵  
踰其分愧溢于懷謝竊以晉文多修杆之功乃被周王之  
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顧臣何人亦與茲數  
去軒輊而戀寵昇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  
逸態個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  
駕御即以和鸞以昇瑣材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奏議卷之四十六

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  
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  
衰頹已老結約亡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立  
壑終期解縱於渭濱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踈遠之  
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  
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  
拙訥敷奏迂踈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  
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兵

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為自治自疆之計非  
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  
今日則必以兵為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  
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  
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  
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  
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故昔之  
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鏌鉞迎刃而  
斷莫之敢櫻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  
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

奏議卷之四十六

三

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  
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  
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  
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  
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  
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敗擒故昔之善將  
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  
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  
知此深謀於已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  
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已則堅壁不戰



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為出群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

奏議卷之四十六

四

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為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此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袁戎師前後擊之盡殲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蒼蘄深窾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

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齧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馱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

奏議卷之四十六

五

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為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懲遷之術有闢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為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羅預借和買各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戶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



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湧靡定夫民  
為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  
魚鼈無生養之理為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有戕其  
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  
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此未  
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軍旅之興糧餉為先而去年自江以南餘地數千里適有  
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飢民餓殍相望於路雖浙西號  
為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  
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

奏議卷之四十六 六

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為不然使敵人聚糧  
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我有糧道不繼為患甚大  
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  
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  
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  
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  
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碁先能自固  
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  
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

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臂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  
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  
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  
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西路宣撫使聖意可  
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驚鳥之搏必戔其翼猛獸之  
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  
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  
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  
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  
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

奏議卷之四十六 七

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  
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  
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  
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  
擄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  
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  
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在  
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久為難而况於負哉籍  
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  
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



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  
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兵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  
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  
宋武帝長驅以復閩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  
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  
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  
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  
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  
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謀類之  
以為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

奏議卷之四十六

八

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為之策應  
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  
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  
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  
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  
至計也臣蒙陛下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  
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為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  
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  
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為精金卒百戰則為精卒  
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

勢所向無前矣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徽統  
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  
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  
方強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  
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  
常故也昔魏相之言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  
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奏議卷之四十六

九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  
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  
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  
不顧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  
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  
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  
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  
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  
惟觀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筭  
取勝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朝廷用兵有橫議沮師者罪固不可赦至於陳獻利害欲彌一闕失助成大功則宜特留聖意曲賜嘉納庶幾有智慮者皆願自竭有補國事伏望聖

進道君御畫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具位臣李綱

道君太上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玉束帶一條右謹用匣二隻盛貯黃綾袋投封全隨狀差人齎詣通進司投進繳納御府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謹錄奏聞伏候勅

奏議卷之四十六

十

旨

進道君御畫及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臣近蒙聖恩召赴行在奏事特於內殿引對臣竊見陛下思慕兩宮欲見之於羹墻臣子之情不勝激切嘗以道君皇帝所賜御筆一軸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繳納御前庶幾真蹟故物仰經睿覽少慰陛下孝思之萬一今者又以所藏道君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排方玉束帶一條具奏詣通進司投進外竊念臣當靖康間蒙兩宮知遇具於等倫所得賜物十襲以藏常恐失墜今得復歸御府不至流落人間莫大之幸取進止

奏議四十六卷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七

謝到任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管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閩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晝日之三接祇奉丁寧之訓勅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民布宣德意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擗櫟散材叨考美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編常艱危者萬狀茲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濱更許造庭賜以清

奏議卷之四十七

一

燕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賜從風而散釋迨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歛煩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場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材顧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躋盛德天覆群生既諒臣之忠誠故委之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疎志廣然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為盡瘁敢忘於夙夜儻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親筆賑濟詔書

朕以諸路去歲旱災深慮細民艱食而州縣府庫空虛未  
知拯救之術慨然在念夙夜不忘惟吾帥守監司委付一  
路分朕憂顧者也必不忍坐視不恤其協力悉心多方勸  
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以出糶尚庶幾接濟數月  
流殍之苦務脩乃職以副朕意付李綱

遵稟賑濟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付臣  
令勸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  
苦仰見聖慈矜憫元元欲濟其艱既者如此其至臣已遵

奏議卷之四十七

稟睿訓措置勸誘出榜置曆差本司屬官分詣諸州委知  
通縣官召上戶有積米之家使其自陳自指揮到日見有  
積米之數許其乞留若干食用其餘依京價量減盡數出  
糶外臣契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有錢糶米之  
人其流移之民無錢糶米官中見行賑給米數不多而  
秋成尚遠難以接濟臣已一面措置多方勸誘上戶情願  
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者許其陳乞官告度牒之類折  
價直候見數目容臣續具奏陳乞賜支降給還庶幾  
不致乏食實為利便

謝賜親筆賑濟詔書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本路旱災之後小民闕食特降親筆

詔書付臣勸誘積米之家出糶接濟食用以恤流殍之苦  
臣已遵依睿訓措置施行者倬然雲漢之章光臨下土霈  
為雨露之澤惠浹遐方濫分千里之憂幸拜十行之賜謝  
竊以抑高舉下者天之道博施濟衆者仁之方觀易象有  
哀多益寡之文論政術有知予為取之寶顧茲江右星分  
冀軫之躔偶值歲凶民乏餼糧之積竭倉廩之儲以賑之  
而不足勸停蓄之家而利之則有餘深軫皇慈特頒宸諭  
飢民街德而已有飽意富室聞風而去其吝心豈惟流殍  
之餘得全性命將見精神之格復致和平此蓋伏遇皇帝

奏議卷之四十七

陛下所寶者慈以民為貴憫赤子之難既降玉音之丁寧  
而臣濫總帥權幸承德意兩賜時若方厥壤之可游稼穡  
繁滋欣有秋之在望

乞於戶帖錢內支十萬貫充營田本錢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告命除臣本路營田大使臣近因進  
對已曾具劄子進呈營田事件已蒙朝廷降付都督行府  
措置外臣竊惟屯田之策尤便於艱難用兵之際其用力  
雖勞而見功博故漢趙充國行於金城魏棗祗行於許下  
晉杜預行於襄陽皆能坐制敵人以收成功今日欲建  
復之策營田誠不可緩也臣頃者承乏荆湖廣南宣撫



下於潭州管下剗刷拋荒田土得數萬畝招降到步諒等  
人兵除放散外擇強壯者刺手為軍得萬三千餘人又於  
群盜軍中得牛數百頭方欲措置管田為上流控扼久遠  
之計而臣以人言罷去其事遂寢至今以為恨今者朝廷  
講明利害諸路並置管田使推行其法誠為得計然臣竊  
謂良農治田必先有本乃可圖利今江西一路累經兵火  
之後拋棄絕戶荒田頃畝不可勝數皆係膏腴盡為荆棘  
之地臣除已行下州縣剗刷應干拋荒田土所有召募人  
戶物生墾闢收買牛具借貸種種所費不貲自非朝廷寬  
給錢本何以克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旋賜本錢十萬貫

奏議卷之四十七

四

充管田之本先試行於洪州管內候稍就緒漸令他郡仿  
倣施行將來見效紐計本息以本還朝廷以息充本路養  
兵之費遇有羨餘亦可補助國用庶幾實利不為虛文伏  
副陛下委任之意

小帖子

臣所乞管田錢本如蒙聖慈矜允乞於權貨務或本  
路戶帖錢內撥見錢十萬貫如官告度牒之類決難  
轉變無補於事其餘合條陳事件候朝廷降到錢本  
日許臣畫一條具申請伏乞聖察

乞於江東浙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副本路賑濟

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管田  
大使兼知洪州李綱劄子云云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上  
供米內取撥一萬石及本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石應  
副賑濟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康  
軍糴到米取撥隨宜賑濟劄送臣照會即時行下逐處官  
司遵稟聖旨指揮施行據撫州建昌軍申安撫司分撥到  
官告度牒糴賑濟米除節次支撥外見在數目不多其朝  
廷元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應副賑濟據  
饒州公文稱本州並無見在米斛即不曾支撥到應副賑

奏議卷之四十七

五

濟竊緣本路旱災之餘民戶乏食累奉詔旨及朝廷指揮  
督責賑濟今來撫州建康軍見在數目不多饒州上供米  
又不曾撥到委是賑濟急關官吏坐視無所措手伏望聖  
慈特降指揮於江南東路及兩浙西路州軍朝廷見有米  
斛權管去處支撥米三萬石令本路差官及自差人船前  
去般取仍乞嚴降指揮諸路官司不得占吝候本司差到  
官吏人船日即時交量應副庶幾下戶及流移飢民有以  
接濟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戶四年積欠劄子

臣已到江西本路界首交割職事延見父老詢問民間



皆皆云去歲旱傷之後穀價翔踊民間乏食第三等戶止是粥第四第五等戶多是掘草根而食官中見催紹興四年積欠無從可出臣契勘下戶積欠有一二十戶合納一石者雖數目不多然民無從出復有公吏須索之擾情實可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災傷路分第三等已下人戶紹興四年積欠特與蠲免或權行倚閣候秋成日隨苗送納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乞差兵將討捕虔吉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壁奏狀右臣據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克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胡世將申統領官丘贊人馬本司

奏議卷之四十七 六

已依奉聖旨發遣權聽岳招討前去使喚去訖今據吉州申據永新縣申有兇賊郭少二等嘯聚三百餘人在安福縣陳會山及有賀小大賀小二等結集三百餘人在永新縣斬山往來兩縣殺人劫掠作過并龍泉縣申有賊人周花八等結集二百餘人在地名舊塘及永新縣界官北等處殺人放火并永豐縣申有謔花三等二百餘人在鄉放火虜劫及廬陵縣申被永新縣會山周花八手下殘黨郭二郭四等計一百餘人入管界地名梅花燒劫殺人作過乞差軍馬前來討捕防遏臣契勘近因進對具劄子乞依元降安撫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內先差一半付

本路應副使喚兼朝廷關送都督行府至今未奉指揮臣只將帶到朝廷先差付本路統制官申世景一項軍馬人數不多今據前件申報吉州永新縣等處盜賊作過六頭項已一千餘人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措置討捕旱歲飢民易為嘯聚若不乘時撲滅漸致滋蔓決須得暇後來難以殄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於近便處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二千人付臣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事

小占子

如乘聖慈矜允乞用金字牌降下聖旨指揮庶使早得被受 又

奏議卷之四十七 七

契勘虔州管下依舊盜賊出沒作過本處只有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兵一千餘人在彼討捕今准都督行府指揮許令岳飛抽回竊慮官兵起發之後兇徒愈更嘯聚與吉州群賊相應猝難勦除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且存留李山在虔州彈壓措置候朝廷別差到軍馬即令起發前去

乞將立贊下存留洪州軍兵克親兵奏狀

勘會本司舊管親兵兩軍計八百餘人馬七十餘疋內一項軍兵三百餘人馬五十餘疋據撥統領官立贊軍部請哀同數閱并有一項統領官高道所管五百人馬二十



於去年二月內係岳飛權將帶前去湖南殺後來  
事畢更不曾發還本司今來立贊一軍近奉聖旨指揮撥  
付岳飛使喚除見存留軍兵三百人在洪州外自餘人馬  
并老小盡數將帶前去雖象都督行府指揮令存留五百  
人共二百人亦未曾差到即日帥司並無親兵使喚伏望  
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只乞將上項立贊下存留軍兵三百  
人依舊還本司作親兵使喚仍乞下岳飛發還逐人老小  
前來洪州安泊

小帖子

契勘本路前任安撫大使除帥司自管親兵外有差

奏議卷之四十七

破樞密院軍兵一百五十餘人今來本司並無親兵

伏乞聖察

乞依呂頤浩例於隣路撥米賑濟奏狀

右臣近為本路去歲旱災所養飢流民至廣倉廩無儲尋  
具奏聞乞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借撥  
米斛候將來秋成撥還及乞將撫州建昌軍官告度牒羅  
到米一萬四千餘石隨宜撥充諸州賑濟續准尚書省劄  
子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內取撥一萬石及於本  
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石應副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  
奉聖旨令將撫州建昌軍羅到米取撥隨宜賑濟臣

會到饒州狀稱本州上供米斛除災傷成及已支  
外別無見在數目并撫州建昌軍所羅米又已科撥付諸  
州雖有見在數目不多臣已再具奏聞乞於江東兩浙路  
豐熟州軍見椿管米內支撥三萬石應副未奉回降指揮  
伏見湖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近蒙朝廷於隣路廣西州軍  
支米三萬石應副竊緣本路旱傷闕乏與湖南路一體一  
同今來若不申告朝廷支降委是無可賑給下戶飢民趁  
時耕種將來秋成更無指準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  
依呂頤浩例於鄰路江東或兩浙州軍支撥米三萬石許  
本路差雇人船前去般取付臣科撥賑給庶幾實惠可及  
下戶將來歲事有望不致闕誤

奏議卷之四十七

九

李忠定公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八

畫一措置賑濟曆并繳奏狀

契勘本路去歲早災尤甚今正當新陳不接之時米價翔踊細民闕食下戶流移無本耕種上軫聖慮系降德音督責監司守令實行賑濟今月二十二日被受御筆詔書節文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庶幾濟此流殍數月之苦當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節文停蓄之家尚敢不從勸誘依前閉糶臺度輕重一面斷遣除已備錄全文印榜曉示外今具遵依聖訓措置勸誘下項

奏議卷之四十八

一本路逐州軍使司各置印曆一道差官分詣委自知通行下諸縣每縣州給印曆一道備錄使司指揮差官分詣監督令佐分定鄉分躬親就鄉詢究的實有米人戶使其自陳截自指揮到日見有積米之數許乞存留若干食用外其餘盡數依市價量減旋行出糶責令隣保對定者實有米人戶於曆上親書著字所委官限五日周通赴縣攬數令佐統曆同書結罪次日繳納本州本州總諸縣之數抄上使司給到文曆內除認數不多或認數多見得已是情願出糶之人更不須召赴本州外將自餘有米數多責認未定

之人仰縣令將帶同赴本州知通限當日審實更加勸誘合存糶數目如有認糶米數三千石以上依得二月八日檢會到紹興元年五月十四日該補官實之人即取縣官保狀當官先次給與空頭付身候糶足日赴州書填其以次數多之人糶及二千五百石與補進勇副尉二千石與補守闕進勇副尉一千五百石與免將來差科三次一千石與免將來差科二次五百石與免將來差科一次如敢吝惜不肯出糶拒抗官司之人審究見在着實盛頓米穀去處盤量見數具情節申取使司指揮當議酌情斷遣枷項號

奏議卷之四十八

州縣已勸誘到上戶及有米之家出糶米數每升依逐鄉市價減十五文出糶遇市價減落再令量將城郭鄉村之家給曆每口不過一升分定出糶人戶乏食之家齋曆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前去糶米其有米之家收錢糶米並書曆著字為憑不即時出糶許糶米人赴官申陳候糶絕日計數申官司取曆照驗結算都數如有糶糶不實諸般欺弊搔擾並委知通縣令檢察施行  
一今來勸誘上戶及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



錢糶米之人其流移飢民與下民無錢糶米之人官中見行賑濟支過米數已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今措置委自知通縣令多方勸誘上戶及有積米之家如有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者許以其入納之數陳乞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還一戶所納價不足即許衆戶結甲同共細計陳情其入納數目浩瀚之人當議特行奏請優與推恩亦仰願入納人戶於脣上親書着字為據其入納米即於出糶米內除豁施行仍依熙興五年十二月十日奉路轉運司已得勸誘入納指揮許候受付身訖作官戶免身丁等

奏議卷之四十八 三

事

一今來勸誘止係上戶有物力及停蓄積米之家其中下戶有些小食用米較即不得一例前去巡門抄劄以至搔擾

一縣官親詣鄉詢究有米之家責令隣保對定合存留食用并合出糶之數務要不擾取見的確若有失實或因緣為姦稍涉違矣作弊並從諸司按察移文本司備申朝廷先次差替取勘施行

一縣官親詣鄉村檢察所帶人從不得過十人每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文省令不得容縱作過并差公人

予手下郡因緣搔擾使司除已差人密行體探外委自知通憲察申舉公吏並行決配

一勸誘骨到限十日勸諭了當其地遠戶多縣分許量展日限捐角實封專差人齎詣使司聽候指揮其給看糶糶即仰一面措置施行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手詔及同日又准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指揮勸誘積米之家出糶米斛接濟飢貧下戶等事臣除已遵稟聖旨同轉運司官商議措置備錄印造文榜及措置到勸誘畫一事件各置印脣一道專差人齎付洪慶等一十一州軍收管差委

奏議卷之四十八 四

強幹官分下諸縣逐一依憑多方勸誘務要實惠及民接濟下戶仍令多印文榜散給鄉村曉諭去訖臣竊慮逐州當職官不切遵稟奉行減裂亦已分差官前去諸州逐一檢察如有違戾去處別具因依奏劾施行外今錄白措置勸誘畫一事件一本在前

小帖子

臣契勘今來勸誘減價出糶米斛止是可濟有錢糶米之人其流移飢民無錢糶米官中見行收養見在米數不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及下戶無本可以種田之人官中亦無錢米可以借貸臣已行措置



勸誘上戶有物力之家如有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借貸者許以其入納之數陳乞官告度牒之類依價折還若入納數目浩瀚之人別行奏乞優與推恩外伏望聖慈許臣候見得有入納之數逐旋具合折還官告度牒等申奏朝廷乞行給降仍乞依紹興五年十二月十日本路轉運司已得勸誘入納指揮許候受付身訖作官戶免身丁等事庶幾易於激勸飢民不至乏食下戶可以趁時耕種將來秋成可望不誤歲計

奏議卷之四十八

臣契勸誘雜米依先降指揮及三千石已上各有補授名目外其不及三千石之數即未有明文竊慮無以激勸臣已相度一面行下諸州勸誘如籩及二千五百石與補進勇副尉二千石與補守闕進勇副尉一千五百石與免將米差科三次一千石與免差科兩次五百石與免差科一次外欲乞候見得有出糶及上項數目之人除免差科從本司給據行下州縣施行外其補進勇副尉及守闕進勇副尉許臣一面出給公據具姓名奏朝廷乞給降付身伏望聖慈特降旨施行

乞將贍給立質軍錢還充申世景支遣奏狀

契勸近蒙朝廷差申世景一年前來洪州駐劄權聽本司節制使喚所有合用錢糧臣已一面牒漕司契勸將元養立質軍錢糧案各應副及其因依奏聞乞行轉運司裕撥去訖近又承漕司回文行下洪州橋辦支給今月初六日續准尚書省劄子鄒文為承都督行府關欲將立質一軍合用錢糧內米依數稽留充申世景支遣外其合用錢數令江西帥司依舊應副津發前去岳飛軍前三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其中世景合用錢令戶部科撥申尚書省契勸申世景人馬已到洪州見用贍給立質錢糧案各日旋收稽支給尚自不足所有本路諸州應諸色上供經制折

奏議卷之四十八

帛條省不條省等錢一切盡係漕司拘稽指定期撥充岳飛大軍等支用除外別無支使不盡案各寬剩錢物兼本司所賣鈔引內除廣鹽鈔已住罷及若引出賣不行外雖茶引稍有客人入納節次准朝廷支降應副轉運提點等司即日猶有積壓下八萬餘貫未支竊慮戶部不見得本路別無空閑名色錢物料撥充數行下無可取撥有誤軍食伏望聖慈詳酌臣前奏及今狀事理特降旨只乞將元應副申世景錢從朝廷支降徑發經齋往岳飛軍前庶幾不致妨闕



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奏狀  
 右臣今月初四日到本任交割職事初六日承都轉運司  
 公文准尚書省劄子節文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  
 三月椿足係指擬應副大軍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  
 要起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檢准紹興勅諸稅租日  
 限江南東西路夏科五月十五日起催八月十五日納畢  
 又勅諸人戶輸納有期限而官司輒促其常限者徒一年  
 因至逃亡加一等洪州於去年十二月九日准尚書省劄  
 子勘會江西合納夏稅及和買物帛每歲例係量度分數  
 折納價錢其紹興六年分人戶折納之數未曾立定折納

奏議卷之四十八 末七

之數理合預行措置以便人戶輸納十二月八日奉聖旨  
 除准本并絲更不折錢外其餘納綿並以十分為率納  
 二分紬四分綿三分仰趙子直預先依此分月開坐行下  
 所部州縣候來年合入輸納物帛條限即依今來立定名  
 色分數折納見錢仍仰從第四等已下人戶折納如不足  
 即通第三等人戶納錢其合納本色物帛亦仰依限催理  
 送納起發前去鄂州今年二月初三日本州承轉運司公  
 文准諸路軍事都督行府劄子節文今歲合起折帛錢限  
 三月已前收椿數足計置發往鄂州下邳今來又承前件  
 三月二十九日指揮合至四月初十日限足竊緣被受坊

揮已至四月初八日其折帛錢雖已行下催促並未納到  
 必致有違朝限臣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  
 帛朝廷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錢依  
 條限催理係是優恤下戶以便輸納今來催納限至四月  
 十日了畢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下戶何由了納  
 况本路所管諸州去年亢旱尤甚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  
 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去歲所有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  
 貧困官中見行抄劄給米賑濟之人何緣更有積蓄非特  
 預行輸納若復州縣逐急措置先從上戶有力之家預催  
 折納見錢即將來合輸本色之數却當於第四等已下人

奏議卷之四十八 末八

戶催科頭見重困必至流移折害非細臣竊讀近降親筆  
 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出糶以濟流殍之苦加惠元元誠  
 意惻怛今來所降指揮如此何以取信於民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不  
 係災傷去處自依今來立限指揮庶幾下戶得被實惠不  
 致逃亡臣已行下災傷州縣更切聽候朝廷指揮  
 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  
 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慶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鄂  
 州交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去處又自備



至郢州千有餘里與偽境相隣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  
無虞臣仰荷眷知苟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  
旨速賜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八

奏議卷之四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九

指置招軍畫一奏狀

准樞密院劄子諸路軍事都督行府關樞密院關內降付  
下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李綱劄子奏臣契勘朝廷  
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  
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奉節次檢錄都督府韓世  
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內指揮  
除存留立贊一軍外其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  
管立贊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疋近又撥隨岳飛前  
去使喚雖蒙朝廷却差申世景軍馬於本路駐劄纔千餘

奏議卷之四十九

人馬數十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  
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  
破江州侵犯洪筠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  
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朕削存留僅  
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  
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况今屢吉盜賊累  
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  
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疋若蒙朝廷先次  
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  
詳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



臣鄭制與申世景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  
 送抽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鎮壓一路折衝禦侮  
 少副陛下委任之意右關送諸路軍事都督行府右勳會  
 六兵見今屯駐江淮應接措置防捍欲將本路見闕禁軍  
 令帥司措置招填闕額除本路將兵自合全將專聽帥司  
 差撥外撥本路不係將兵見管人存留一半本處使喚餘  
 一半令大使司選差逐州軍兵官一員別作一項訓練遇  
 有缺從帥司勾抽本司按閱若遇緩急合要人兵使喚即  
 行勾抽與已差申世景官兵相兼使喚如赴帥司按閱及  
 緩急差撥其軍兵並依例分擊家糧外每日添支食錢五  
 十文候將來防秋日即相度調發軍馬前去本路已上所  
 差禁軍並係本路人額其錢糧自合本路應副合用軍器  
 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支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  
 廷指揮令關送樞密院指揮右副送本司依都督行府關  
 到事理施行本司契勘昨置安撫制置大使降到畫一指  
 揮差兵二萬人係在本路係將不係將兵之外今來所乞  
 二萬人一半人數蒙朝廷降到都督行府指揮候將來防  
 秋日調發前去却令措置招填本路係禁軍闕額今依應  
 具闕額人數並措置招填事件下項  
 一係將兵一十指揮計五千一百人已有三千九百

十三人見闕一千一百六十七人  
 慶州八指揮見管三千三百六十六人見闕一千四十四人  
 吉州兩指揮見管八百九十七人見闕一百二十三人  
 已上將兵承今來指揮令帥司措置招填闕額自  
 合全將專聽帥司差撥使喚欲乞令逐州並本將  
 限一季撥闕額招填如招填不足即從本司措置  
 量增例物招填訖發赴本將填闕  
 一不係將兵共二十一指揮計七千五百四十一人已  
 有三千三百三十五人見闕四千二百六十六人  
 洪州七指揮見管六百一十七人見闕二千三十三人  
 江州三指揮見管四百六十四人見闕五百三十三人  
 撫州兩指揮見管七百四十一人見闕一百七十九人  
 筠州一指揮見管二百五十五人見闕一百五十五人  
 袁州一指揮見管三百一十一人見闕九十九人  
 臨江兩指揮見管三百五十五人見闕三百六十二人  
 建昌軍兩指揮見管二百六十八人見闕三百九十九人  
 興國軍兩指揮見管一百八十四人見闕五百六十六人  
 南安軍一指揮見管二百五十五人見闕六十六人  
 已上不係將兵承今來朝廷指揮令帥司措置招  
 填闕額存留一半本處使喚餘一半令本司別作







隨衣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百三十四文

已上合用錢糧等數旨浩瀚綠諸州所入財賦有

限並係轉運司括責扣撥令認定月椿應副岳飛

等大軍支遣除外別無贏餘案名錢物今承朝廷

指揮招填額禁軍並係本路人額其錢糧自合

本路應副若非特降指揮本路漕司通融副郎逐

州既無可指擬贍養必不能遵奉招填額足欲乞

候招到人數目令轉運司據招填到人數應副

一契勘本路帥司以前自造到器甲昨係本司統制官

祁起等軍馬關借披帶使用其逐項官兵節次抽摘

赴都督府岳飛軍前盡數將帶前去見今關之今承

朝廷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使用如

有合行事件具條申取朝廷指揮本司見開坐名件

行下諸州令依應造作外所有合用錢物欲乞朝廷

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候將來支絕日再

行甲請

謝賜銀合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臣

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祗奉明綸起臨江渚遠近膺使來

日邊丁寧訓勞之辭稠疊寵接之禮王靈所逮士論增

榮謝伏念臣頃以衰頹久安閑散誤膺方面之寄適當旱

曠之餘倉粟無儲士多飢色潰池有盜民未真居自慙報

效之遲敢意撫存之厚靈茅貢於北苑珍劑出於尚方併

沐匪頒式昭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並日月德合乾

坤憫臣下之勤勞極朝廷之禮貌致茲異數溢及非材臣

敢不勉自激昂少圖報稱除煩渴期有慰於人心獨治

沉痾益務求於民瘼

謝還賜玉帶牙簡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進到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束帶

牙笏一面御畫二軸特降睿旨還賜臣已望闕謝恩祗受

訖者抗章有請願還御府之珍被旨弗俞復拜匪頒之寵

賜雖云舊命實維新謝伏念臣遭遇休辰嘗與尚方之珍

賜奔馳一紀惟知十襲以秘藏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荷明

恩而入觀蒙清問之下詢寶氣騰輝期復歸於天上物華

得地庶不落於人間伏蒙皇帝陛下體聖與仁寶慈及儉

眷憐迂拙嘗調護於兩宮寵賁衰遲特便蕃於三錫載頒

舊物庸示新恩而臣晚景無堪難當異數壯心未已願效

微勞粹質溫純自慙北德之非稱古製正直誓將擊賊以

美難臣無任

乞兵於舒斬黃州駐劄奏伏



勘會淮西蘄黃三州昨奉聖旨聽本司節制其逐州係在江西大江之北各與偽齊地分鄰接正是緊要重地先蒙朝廷除岳飛兼節制逐州緩急有以捍禦本司近為岳飛已奉聖旨改授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雖上項三州并本路沿江與國軍江州並未有措置隄備竊慮賊情不測別生窺伺遂具狀申朝廷乞速降睿旨措置施行續准都督行府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岳飛依舊兼行節制蘄黃三州本司照對除蘄黃州係岳飛兼行節制外所有舒州元係淮南宣撫使司地分逐州即日並無軍馬防托緣防秋在近唯江西沿江一帶接連舒蘄黃等州全無未有兵

奏議卷之四十九

八

備今來岳飛大軍將行起發往襄陽府劉光世大軍將行起發往蘄州即舒蘄黃州愈更空虛若不預行措置深慮外寇乘間侵軼緩急無可支招所繫利害非輕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下岳飛分撥軍馬四千人差近上統制官於蘄黃兩州駐劄劉光世分撥二千人差近上統制官於舒州駐劄將來防秋有警並許聽臣節制使喚庶幾臨時不致誤事

小帖子

臣契勘黃州對江南岸係鄂州武昌縣接連江西興國軍界正是本路控扼要害去處其武昌係屬湖北

地分每遇防秋朝廷降指揮專委湖北帥臣固守欵乞朝廷更賜指揮劄下湖北路帥司預行措置武昌沿江一帶水陸備禦之計庶幾緩急不失事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四十九

奏議卷之四十九

九



守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

乞移總管慶州措置捉殺盜賊奏狀

勘會本路慶吉州管下民俗狃悍平日狙習為盜前後累蒙朝廷并本司遣發軍馬鄭次招捕過賊徒不少尚有餘黨時復嘯聚出沒不常緣慶吉州盜賊皆係土居頑惡不逞之人即與潰兵遊寇事體不同每有竊發動以千計所屬巡尉勢力不加便敢輕犯州縣肆行猖獗若聞重兵到來即復遠遁借伏山谷官兵纔退依舊作過今來若非專差兵將於逐州閱習訓練就近措置卒難殄滅照對本路所管東南第六將兵係在慶吉州住營晝日見管三十八

秦議卷之五十一

百餘人及逐州各有土豪可以駕馭使喚本路有馬步軍副總管康隨合通管一路係將不係將軍兵可以專委前件職事兼本官見奉都督行府指揮差措置慶吉州界盜賊本司今相度欲權暫移副總管康隨前去駐劄專切提督兩州兵將依時訓練教閱武藝修治器甲及招填闕額人兵務要精熟足備仍就近取會見作過盜賊頭項如承關報即一面斟量調發措置招捕及申報本司其所至巡尉并將兵並聽節制使喚庶幾克頑之徒知所畏憚漸可消弭本司除已一面劄下隨依應起發前去外須至奏聞者乞下都督行府催促遣兵奏狀

契勘本司近為鄭次承據提刑司及慶吉州南安臨江軍等處申報管下見有諸頭項賊徒結集作過乞兵收捕本司已遂急差親兵權統領王秀將帶所部三百人隨逐副總管康隨前去措置招捕慶吉州南安軍未獲賊徒及分遣中世景官兵二百人令將官王勝部押前去臨江軍所屬縣指五鄒烏八等賊徒及於本軍差撥將官馬仙押三百人往吉州措置管下見有作過盜賊外緣本司見存軍兵大段數少今來作過賊火頭項不一委是關兵分撥前去提發已鄭次開具賊首姓名申奏朝廷及都督行府乞於近便處撥那差撥兵將三二十人前來相兼使喚續准

秦議卷之五十二

都督行府四月二十四日關勘會行府見議遣兵前去至今未蒙差到今又據逐處申報有賊徒結集作過緣今來正當我神我割禾稻之際竊慮諸處盜賊輕視帥司官兵軍弱恣行劫掠使良民不得安居有失歲計須至奏聞者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詳酌本司累奏并今狀事理速降睿旨下都督府催促捕那兵將三二十人前來本司應副相兼使喚庶幾防秋已前蒙早撲滅免致滋蔓難制

小帖子

契勘慶州界見有曾六冠曾天候黃鐵鑽曾九唐四謝魁七李洪劉宜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蕭茂



洞謝天小鬼青唐賊已十九等并燒劫龍南縣等處  
吉州界有曾太保郭小二尹使者周花二譙花三易十  
二羅大蕭安世等袁州界王權蘇軍九等南安軍有  
何少七吳守傳李收李迴等臨江軍新淦縣界鄒烏  
八除謝鬼七已遁鄒烏八王權已殺獲外所有上件  
未獲賊徒姓名已係前狀開具奏聞去訖伏乞睿旨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飢民闕食使之推  
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  
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

奏議卷之五十一

三

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  
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  
十二人又給贛州縣遣官檢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  
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  
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  
聞訖契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  
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露足早禾已熟米價頗  
減新米一升止四五文將來秋成决有可望之理此蓋  
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  
小民之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

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涇養之乃為得計昔周宣遇歲而懼  
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早曠安知不為中興之寶在  
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不勝戰越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控  
引荆湖襟帶長越為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  
時商旅由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為徑捷當六朝  
時九江豫章皆重鎮也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  
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  
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為

奏議卷之五十一

四

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  
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庫積蓄之資而猶建置大  
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  
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  
足以奮張軍聲以為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  
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能則已如其果來必乘間  
擄虜則無如江西者矣嗚呼邪氣之傷人必由間隙盜賊  
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元  
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干伏蒙聖慈察見本末有於從  
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恩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置淮



旬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捕萬人以為一路根本似未為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述降指揮招補關類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為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

奏議卷之五十五

五

郵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相為表裏庶幾敵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官觀差遣必冀於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乞官觀奏狀

右臣昨蒙聖恩除今任差遣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三具奏辭先皆蒙降詔不允及賜以親筆趣行臣不敢仰違威命勉就道上章請覲正欲面奏難當委任之意既

望清光特荷眷獎不容遜避且蒙宣諭委以推行賑濟聖心惻怛至于再三臣所以不敢固辭者亦欲少效尺寸以報大恩而自到任以來適當倉庫匱竭新陳不接之際夙夜憂慮啓處不遑用是宿疾間作動多眩昏深慮職闕復致人言今幸賑濟稍已就緒秋成有望人情漸蘇實無規避之嫌敢瀝血誠仰干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矜憐許令依舊在外官觀庶幾就閑可以養疾異時復被驅策誓極糜捐以圖報稱

乞官觀劄子

奏議卷之五十五

六

臣兩具奏聞乞罷帥守之任除一在外官觀差遣未奉回降指揮伏念臣自建炎初誤蒙任使適當艱難之時獨持戰守之策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脫身九死今得承乏方面親覩中興豈不知幸然志慮凋落多憂健忘拜跪艱難近日以来頹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益負素餐之譏所以不敢又當分間之寄屢上請閑之章誠恐一有疎虞誤陛下委任之意雖殺身不足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旨檢會臣前奏早賜矜允使得休養山林尋訪醫藥於未死間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摠憤千古臣之志願畢矣

催差軍馬劄子



臣契勘近具劄子奏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一萬人及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捕那軍馬於舒新黃州駐劄未奉回降指揮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竊慮賊情狡獪或有窺伺乘間擄虜無兵應接深為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新黃等州自沔鄂以趨襄漢實以本路為根本以新黃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所擾新黃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那根本之地動搖錢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見困乏為

奏議卷之五十一 不七

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所有前後累奏所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於都督行府見管軍馬中撥那差撥應副及令劉光世岳飛差兵前來舒新黃州駐劄施行

乞截留王彥軍馬奏狀

契勘累准都督行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差撥防秋軍馬勘會行府見議遣兵前去關送照會今月初四日又准都督行府劄子緣本司申乞先次捕那將兵三二千人前來本司應副相兼捉殺盜賊使喚申聞事勘會已降指揮令王彥將帶兵馬前來行府約至七月間可到候到行府日即

量度差撥前來今關送照會右本司體問得王彥見荆南府除存留營田人兵外將帶軍馬裝發舟船前來人數不多約七月盡八月初間可到江州本司緣防秋關少軍馬及近據筠表吉等州申報日有盜賊嘯聚作過關兵分頭討捕已具奏聞并申都督行府樞密院乞截撥王彥軍馬存留本路防秋及討捕盜賊使喚今准前項都督行府指揮候王彥到日量度差撥前去竊慮王彥軍馬到得行府已是秋深又復差撥前來須至冬月不唯往返虛費月日又慮軍馬遠涉勞頓後期誤事除已再具申都督行府乞截留王彥就便聽本司節制使喚於沿江屯駐防托及分

奏議卷之五十一 不八

兵前去慶吉等州討捕盜賊外伏望聖慈詳酌早降睿旨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本路盜賊除夔州南安軍日近有劉宣等攻破龍南縣等處作過外其餘諸縣盜賊頭項不一已曾開具申稟吉州近有湖南賊首王權見不伏招安依舊嘯聚作過袁州近有黃顯叔賊馬約一千餘人馬數十疋見在筠表州界上作過委是急關人兵分頭討補伏乞聖察

契勘本司累申朝廷乞差防秋軍馬並蒙關送都督



行府今來行府近已移司前去泗上諸將軍馬並皆發絕竊慮別無兵將可及本路所有王彥一軍已得都督行府指揮差撥但須到行府方始發遣前來竊慮迂迴有失指擬秋深或有警急難使本司虛當一路之責伏望聖慈出自睿斷許就便存留一路不勝幸甚伏乞睿察

契勘王彥軍馬在荆南駐劄係是四川應副錢糧今如蒙聖慈許截留本軍在本路防托使喚即乞下本路都轉運司將係省不係省并上供錢米應副贍給王彥一軍伏乞睿旨施行

奏議卷之五十一 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一

宋丞相李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一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翦莠之微亦得上達况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敢隱默輒發狂瞽冒塵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聞下項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為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迺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夷狄女華女子小人皆為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反災為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以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為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疎遠不

奏議卷之五十一



誠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為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過則怠於脩省此乃所以為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趨營繕又具例以勅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候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南為形勝之地在今日為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慶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若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

奏議卷之五十一

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福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利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也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脣斷人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遠制豈可

同日而語執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投龜而決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兵所以為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為強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負而少給兵之法盡也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

奏議卷之五十一

拱衛王室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雍有兵革輒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為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為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戍頭項以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為



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碁家之爭先法耳故善碁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之勢亦必聚其大半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穎使敵入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持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

不及事坐困錢糧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

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糧餉為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况於月支日給乃旋為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綿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歲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兩賜特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

今米價已減將來穡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羅儲蓄之秋也昔趙克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由是觀之國以兵為命兵以食為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善價廣羅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欲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為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致配人戶強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召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

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

無阻礙實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既改交子之法以為關子即與見錢無異自可通行唯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敢申明如朔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為長久之計遂使公私皆



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之初海舟製造城裂  
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道里遼遠率多斃路此皆  
所費不貲無益於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  
買舟之可久遠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資  
蓋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  
賦窘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哉臣  
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買物  
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  
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  
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奏議卷之五十一

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為策亦不責州郡  
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守具  
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脩城壁為生事建議官  
吏反受罪責如建甯夫以脩泉州城委官體究裴稟  
以脩衢州城重加貶州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  
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  
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  
壕塹頽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備邊之寇壤地相接  
無數百里之遠而松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  
為藩籬者湯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迫擊

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  
聖慈特加審察令朝廷執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  
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撥擾  
非以修城之故應松江州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  
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典應副庶幾自保  
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上者  
鑿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靈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號令  
所及呼舞惟均臣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  
孝悌通于神明覆載侔乎天地念父母之尊欲救之於關  
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難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揀之  
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  
想按轡而徐驅督戰澶淵宜應弦而遠道凡為臣子咸願  
冀從况臣嘗備近司最蒙殊獎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勒  
之餘望日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遣左宣諭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  
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為亦必聚其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虞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魏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為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為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俟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而易集臣又聞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為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

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奏議卷之五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

五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二

乞差防秋軍馬奏狀

此伏以揚聲大舉則往往無事寂無傳聞則往往深入今乃信不可憑之探報而弛一路之防守深恐非策臣素愚春仰荷聖意獎過隆厚每思竭犬馬之力以報天地之恩而今者江西委青之重軍馬單弱無以為防秋備敵之計使倉卒有警旋行控告朝廷乞遣援兵必不及事孤生靈之所望誤國家之大計雖死何以塞責臣前上章以疾丐嚴蒙恩降詔不允訓詞溫厚有違更戒嚴防秋甫及之語伏讀感激不知涕淚之零然臣之所以冒昧敢以此時而

奏議卷之五十二

求去者非獨以難勝劇任之故正緣防秋無備不敢虛受其責今者鑿輅時巡郡國視勞六師此非臣子堅為去就之時臣雖衰疾未敢復有所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定議本路防秋如合遣兵即乞早摘那軍馬前來應副措置擺布控扼如不合遣亦乞明降指揮無使日夕指準以誤士民之望不勝幸甚臣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樞密院稟議如蒙聖慈特賜召對亦可以詢訪本路事宜曲折于月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下慶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契勘昨准都督行府劄子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  
令本司招填本路關額禁軍除將兵許本司全將勾抽外  
其不隸將兵諸州存留一半其餘一半許本司勾抽教閱  
以備緩急使喚本司已遵奉聖旨指揮行下諸州除江州  
興國軍係沿江州郡合行措置控扼其所管不隸將兵盡  
皆存留更不起發止起發到筠州撫州臨江建昌南安軍  
一半不隸將兵人數全然不多其吉州虔州見屯將兵依  
元降指揮係合全將聽本司勾抽使喚緣為兩州有盜賊  
殘黨理宜存留一半將兵彈壓逐止行下東南第六將并  
虔吉兩州起發見管將兵一半前來分佈控扼使喚雖已  
行下勾抽深慮兩州守臣不念輕重緩急之勢惟務占各  
以盜賊為名妄有奏陳不肯如期起發有誤指準竊緣江  
西一路唯洪州江州興國軍最係沿江控扼緊急去處若  
有軍馬防捍大敵即可以保全一路不致侵擾其虔吉兩  
州皆係內地吉州盜賊目即並已衰息虔州雖有零星小殘  
黨其存留一半將兵自可措置彈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令朝廷行下兩州守臣遵奉元降聖旨指揮及依本司措  
置止許存留一半將兵不得盡數輒有占留以誤大計一  
路不勝幸甚

乞撥那軍馬奏狀

奏議卷之五十二

二

右臣近據舒蕪黃等州探報偽齊淮河北州郡順昌府陳  
蔡等州遂平襄信等縣皆有人馬駐劄及八月二十二日  
偽齊人馬侵犯德安府應山縣作過戰敗官兵殺死趙將  
又據興國軍申京西宣撫司劄付黃州八月二十六日准  
都督行府劄子指揮令管下黃州預先踏逐險固移治去  
處緩急遷移保守不啻少有誤事仍令密切施行不得張  
皇致人民驚擾又據轉運判官逢汝霖公文今月二十四  
日准金字牌降到御寶封下樞密院劄子九月十九日樞  
密院奏勸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  
其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  
鄂諸日近據探報虜偽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  
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遏糧道理  
宜措置右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  
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仍具所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  
發日時申樞密院其合用糧料委逢汝霖應副臣契勘近  
累具奏聞本路當上派重地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兵  
將控扼深慮虜偽窺伺間隙衝突侵犯乞自朝廷遣發本  
司合得軍馬應副防秋分布使喚雖蒙關送都督行府至  
今未曾差撥今據前項遂州探報及都督行府樞密院劄  
子其探報賊馬事件類皆符合如臣平時所料本路事宜

奏議卷之五十二

三



委是緊急雖有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綠岳飛大軍見在襄陽府道路遙遠未必能如期前來及雖遣發元無限定人數勢須鮮少有誤指準若不別行措置決致上誤國事伏望聖慈矜念本路全無得力兵將可以控扼捍禦緩急賊馬侵犯必至疎虞一路生靈所係非細臣以疎遠孤寒寡援虛當重任萬一敗事雖死不足以塞責斷自哀衷特降睿旨令都督府日下摘那一項得力軍馬差官管押星夜前來應副使喚勘會諸州及朝廷探報虜偽賊馬聚於陳穎者三萬餘人如或侵犯本路沿江及諸處控扼非萬五千人不可除本路措置見管兵可得四千人外尚屬萬一千人又恐朝廷以淮泗間見有邊事雖遣兵馬不能及此數目致令分布使喚不足勘會福建路統制官李貴見部人兵在汀州駐劄廣南東路統制官韓京見部人兵在循梅州駐劄皆與本路相隣李貴近殺敗劉大辭賊馬韓京近殺敗劉宣賊馬屢寇漸向衰息不敢侵犯兩路欲乞特降指揮於李貴韓京所部軍馬逐急更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控扼使喚候防秋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度幾聲援稍振竭盡愚慮或可以效犬馬之力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以報聖恩萬分之一死且不朽如以臣今來陳請不谷願

奏議卷之五十二

四

即乞朝廷察臣不材先次罷黜無使虛受誤國之責亦臣區區之至願也謹瀝血誠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貼黃

臣所乞摘那韓京李貴一半兵將如蒙聖慈矜允即乞用金字牌遞角降付韓京李貴軍中并福建廣東路帥司及本司照會庶幾早得被受不至後時伏望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稱敵強兵少錢糧不繼已勾回幹事軍馬臣竊慮近降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人兵前來江州屯駐照應防守亦未必可以指準伏乞聖察

奏議卷之五十二

五

乞罷江西帥仍乞宮祠或致仕劄子

臣竊慮血誠仰干天聽退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一路兵民之寄夙夜匪懈期稱所蒙適丁偽虜猖獗之秋當為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族控扼之兵累具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為構虛之謀惟臣本路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儻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士民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摘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



此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  
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臣以守乎  
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守則非獨朝  
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之素志也如蒙朝廷  
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  
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  
略即乞朝廷以臣不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  
節亦臣區區之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爭  
蓋憂於設國察臣難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

奏議卷之五十一

六

愚分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  
至

貼黃

臣竊以防冬之際雖非守臣可以乞去之時然臣條  
具利害請乞軍馬一路得守之計凡二十餘次不蒙  
朝廷差撥今來探報危急實難虛任重責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除臣一在外宮觀或許臣守本官致仕以  
養衰疾取自聖裁早賜矜允

蘄州探報

今月二十六日准光州牒今月二十一日戌時據探事效

用將賢等到州供責今月二十一日未時有偽賊馬軍二  
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見有馬步軍接續過淮  
前來不見的實數自賢等奔走前來執獲牒契勘據探報  
賊馬已渡淮連夜決來攻圍本州委是危急請照會施  
行者右謹具申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謹狀并小貼子探  
報今來賊女係孔彥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  
使在蘄州屯駐熟知地利竊慮窺伺蘄黃州一帶為害不  
細伏乞速賜指揮施行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奏議卷之五十一

七

臣已具奏方欲遣發間據蘄州公文准光州探報九月二  
十一日有偽賊馬軍二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  
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數目探聞係孔彥舟作先  
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使竊慮窺伺蘄黃州一帶申本  
司照會臣契勘近據淮西諸州探報虜偽聚兵陳蔡順昌  
府意欲窺伺淮西今來蘄州探報賊馬已渡淮前來淮西  
一帶州軍並皆已得朝廷指揮移治更無限阻直可徑到  
大江本路沿江要害合行控扼去處並無兵可以分布使  
喫委是危急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差撥得力成頭項  
軍馬星夜前來應援措置防托庶幾尚可支梧若只倚仗  
已創岳飛分撥兵將次致誤事所有蘄州探報公文真本



續連在前謹具進呈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前件探報雖已密行下江州與國軍等處措置防托緣逐州亦是關兵分布使喚深慮朝廷遣發兵將并岳飛分撥軍馬未到間賊馬徑渡江前來江西作過洪州兵既不多城壁類毀方欲下手修治全然未有次第亦無樓櫓及防城器具等委是難守萬一倉卒欲乞許本司隨宜措置以待援師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乞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二

奏議卷之五十二

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三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偽相持於淮泗間幾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糧不繼而勾回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斬黃間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自當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止

奏議卷之五十三

一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干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官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即論本路為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靡有存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為然既而降付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



一騎至者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十里之寄而軍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為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落於虜中尤為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塊守空城於此無兵可以為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然嘗為大臣被遇三朝使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幸甚謹齋沐親書劄子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奏議卷之五十一

十一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以臣乞除在外官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睿獎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夙夜匪懈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適當早曠闕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梧應岳飛大軍錢糧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壁制造糧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馬單弱不足為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

應副則新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邊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之際或有衝突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控告君父為退休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遽去又諭以所乞兵馬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紓目前之憂為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點虜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軍政防患於不必防之地持勝為不可勝之謀用正為奇濟

奏議卷之五十一

十一

虛以實則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以既捷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間隙不必隄防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所遣本路軍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請庶幾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報大恩表病之軀終冀矜從得安閑散于冑宸聰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觀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等大破偽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恩威並行所致



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虜入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大王澤女渾金牌即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其驕氣情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為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既加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泮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

奏議卷之五十三

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藉矣臣以迂陋疎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

進道君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內蒙恩賜對內殿嘗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御書一軸進呈及乞將刻到碑石等進御府伏蒙宣諭許令投進臣近於福州舊寄居處取到道君太上皇帝御書碑石兩段及元打下碑本四十八張已標背一軸用匣復封全謹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惶恐戰越之至謹錄奏聞

進皇帝御筆詔書奏狀

右臣昨於去年十月內蒙恩除今任差遣三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詔書趣行又於今年三月內赴任至江西界首准御前金字牌降下親筆詔書以本路旱災飢民乏食令勸誘積米之家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到任所有前件親筆詔書刻之琬琰置州治中以垂永久謹標背成軸用匣復封全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

乞下淮西宣撫司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今月二十日據興國軍狀申十月十五日未時據進武副

奏議卷之五十三

尉本軍使臣何詮申今月十三日戌時有黃州差去探報衙前華昇申今月初十日到砂碓市見光州知州王敦武以下官員輒移老小軍民在砂碓市石盆山寨住泊探到偽賊孔彥舟等人馬見在淮河北畔朱高市劄寨及據權發遣興國軍左朝請大夫王喜劄目竊觀唐史張巡許遠固守睢陽遂使賊兵不敢越睢陽而犯江淮史臣稱之日張巡許遠以疲卒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今來偽齊遣孔彥舟繫橋渡淮攻圍光州首尾半月無兵救援致使光州官吏奮發忠義出城擊退其功績誠可



嘉也孔彥舟引兵入六安軍前去而光州於今月初六日  
夜二更兵民皆出城往光山縣名為移治不知所向是光  
州官吏慮恐賊兵再來攻圍依前無人救援緩急城陷則  
一城皆被殺虜所以棄之而遠遁深恐偽齊探知移兵前  
來據守光州繫橋運糧時遣賊兵前來侵擾斬黃等州則  
江西日有警急契勘江西諸州例闕城壁不得不為之慮  
兼淮南州軍方始安定豈可再致殘破所據與國軍探報  
及權發遣與國軍王粵劄目在前本司契勘光州係淮西  
路分接連陳蔡偽境自兵興以來雖累經殘破然最係控  
扼去處近者孔彥舟賊馬攻圍累日官吏兵民竭力捍守

奏議卷之五十五

六

賊馬退去即是光州城壁尚猶可守緣得淮西帥司指揮  
許之移治又慮賊馬再來攻圍無兵應援遂於賊退之後  
官吏軍民並皆遷徙出城就光山縣屯泊今據與國軍守  
臣王粵前項陳述深慮偽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繫  
橋運糧時發賊兵侵擾斬黃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不可  
不慮事理誠為切當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  
疾速差撥一項軍馬前來光州屯駐却令光州守臣率官  
吏軍民依舊歸城措置捍禦庶幾不致誤事其斬黃州已  
得湖北路宣撫司令相度移治指揮亦乞朝廷詳酌施行

小帖子

契勘光州或為賊所據則斬黃又須移治江北更無  
得敵自江以南沿流險要去處既無軍馬可以控扼  
州縣又無城池可以自固使賊渡江占據州縣為患  
不緝伏望聖察

乞施行慶州占各將安奏狀

據慶州申惟安撫制置大使司劄子已行下東南第六將  
依限統押已團結一半將兵前來分布控扼使喚本州  
先准使司劄子指揮團結一半將兵聽候防秋使喚尋下  
東南第六將團結將下見管禁軍二千九百二十五人緣  
為龍南等縣并廣東日即皆有盜賊逐次分遣將兵前去

奏議卷之五十三

七

逐處討捕及分差州衙正副將路分押隊及諸處防托委  
是人數稀少差那不行兼倉庫虛乏無可預借欲望與免  
起發存留本將捍禦彈壓庶免別致生事申本司契勘東  
南第六將兵自來合聽帥司節制近因本司起請防秋軍  
馬准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本路將兵  
遇緩急全將合聽本司差撥使喚本司緣為慶州管下尚  
有土賊殘黨未致淨盡已行下本將存留一半在本州彈  
壓外其餘一半將兵一次團結成隊伍日逐訓練以備本  
司緩急勾抽使喚已據坐申朝廷去訖本司近來不任承  
據江北斬黃州探報云偽賊馬侵犯淮西州縣事宜緊急



沿江合行措置把截去處別無軍馬防守遂於九月二十  
 八日以後排日入寇及專差使臣計一十五次劄下慶州  
 勾抽上件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本司分布控扼使喚  
 亦已具因依奏聞外今據前項陳述委是本州當職官吏  
 不以國事為意但欲盡數占留將兵却將本司已團結人  
 數先放散在諸縣故作占破體問得慶州管下諸縣今年  
 豐熟盜賊漸已衰息雖有此小殘黨去處其存留一半將  
 兵一千五百人自足彈壓措置今來本州全不體認探報  
 緊急事有輕重輒以盜賊為名占吝不肯發遣顯是並不  
 遵奉聖旨指揮及故違本司節制除已再行催促發遣外  
 奉議卷之五三 八

小帖子

契勘朝廷一路置帥正為節制軍馬於事宜緩急之  
 際得以度量輕重抽差使喚今來本司差撥慶州一  
 半將兵應副沿江防托非特當邊報警急之際又係  
 遵奉近降聖旨指揮其慶州當職官吏輒敢妄以盜  
 賊為名占吝不遵故違聖旨及本司節制致之軍興  
 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足表率一路遂令列郡陵侮帥  
 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其慶州官吏亦乞特降辱旨  
 施行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契勘近據轉運判官逢汝霖公文准樞密院九月二十六  
 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  
 措置邊事具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  
 九江方至鄂渚日近據探報虜偽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  
 意欲侵犯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  
 遏糧道已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  
 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其合用糧斛委逢汝霖於樞密  
 應副岳飛米內取撥五萬石前去支用右奉聖旨令岳飛  
 依已降指揮疾速摘那前去本州屯駐措置控守仍具所

奏議卷之五三

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發日時申樞密院申本司照會本  
 司緣有孔彥舟賊馬攻圍光州探報備坐前件聖旨指揮  
 牒湖北路宣撫司疾速差兵前來江州駐劄續據湖北宣  
 撫司簽廳公文稱宣撫岳少保見為目疾在假本司見調  
 發官兵五千人并車戰船前去蕪陽屯駐請照會契勘蕪  
 陽係江北岸屬蘄州管內去江州地里窳遠其江州係江  
 南岸最為要害去處沿江渡口並無軍馬控扼緩急難以  
 相照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湖北路宣撫司依元降聖旨  
 指揮別差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與蕪陽軍馬照應相  
 為表裏及乞朝廷檢會臣近奏屯駐江州軍馬許權聽本



司節制庶幾捍禦賊馬可以保全一方不致誤事

小帖手

契勘今來賊馬侵犯淮西州軍與江西止隔一水沿  
江州郡如洪州江州興國軍最是要害去處全無重  
馬控扼事屬危急如今來岳飛軍馬不來江州屯駐  
及雖來江州屯駐不許權聽本司節制實恐無益於  
事伏望聖察

乞撥韓京等軍馬奏狀

契勘本司近具奏聞以軍馬單弱防冬之際緩急賊馬侵  
犯無以捍禦乞自朝廷遣發及福建路見在汀州駐劄統

奏議卷之五十三

十

制官李貴廣東路見在循梅州駐劄統制官韓京所部人  
兵內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使  
喚候防冬嚴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未奉回降指揮竊  
緣本司昨得聖旨指揮辟置都統制官一員節制三路軍  
馬討捕寇今來已蒙朝廷許辟左武大夫吉州團練使  
任仕安充本司都統制韓京李貴兵馬自合聽受節制見  
今屯泊州路與本路相接朝廷遣發軍馬未到間如得權  
宜差撥應副庶幾聲援稍震可以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速賜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三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四

獎諭防秋利害詔書

勅李綱省所奏陳防秋利害事具悉卿勤勞王室作時股  
肱控制上流實邦屏翰方朕親乘戎輅撫勞江干乃遠抗  
於封章仍備言於謀略洞明利害切中事機虜已在吾目  
中何煩聚米肉方陳於几上可以行師嘉爾壯猷副予廷  
望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獎  
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誓言上達方虞出位之誅温

奏議卷之五十四

一

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凌兢伏念臣識  
慮迂疎材能鄙薄所領學組豆之事未嘗讀孫吳之書偶  
當戎事之艱危輒登愚悰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  
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  
疏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  
之采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  
得之愚獎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踰華衮賜重萬金節辱為  
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  
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勒燕山  
之銘崖石可磨願撰涪溪之頌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竊聞初無智略徒以設厝知獎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願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偽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泥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

奏議卷之五十四

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燕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履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為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

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庶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降旨岳飛遵依聖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狀

契勘本司累具狀奏聞乞差撥本路防冬軍馬雖奉指揮許行差撥至今未蒙差到及近降指揮令岳飛分一項軍馬屯駐江州至今亦未到是差到兵將於蕪陽駐劄

奏議卷之五十四

人數不多竊緣偽齊賊馬比來侵犯淮西雖為諸將殺敗遁歸淮北然賊情狡獪防冬日月尚遠沿江一帶合行控扼去處理宜隄備今來不敢更望朝廷遣兵只乞降旨岳飛遵依元降聖旨差撥軍馬於江州屯戍與蕪陽水軍相應庶本路緩急有所倚仗不致誤事

小帖子

契勘今月十二日據蕪州申岳少保自江州復回鄂州所有元差將官王瑩在蕪口屯泊一項水軍並已帶回即是沿江一帶並無軍馬屯駐緩急深慮誤事伏望聖察早降睿旨施行



施行招軍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勅會諸路州軍多有西北流移  
人民竊慮闕食因而失所理宜存卹兼諸路州軍見管禁  
軍比緣兵火之後例皆闕額雖已降指揮招填並未見招  
到人數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帥臣行下諸州軍  
委自守貳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  
人疾速措置招填闕額禁軍並日下放行請受本司已遵  
依施行專委洪州鈐轄兵官措置招填至今多日未見招  
到人數尋行詢問蓋緣西北流移人民日望朝廷收復中  
原得還鄉土不願於東南州軍充填闕額禁軍實恐將來

奏議卷之五十四

收復之後既係兵籍難以還鄉却願投充統制官申世景  
軍中他時移易屯戍有可歸之理契勘申世景一軍所管  
止千餘人數目不多本軍先具申明朝廷乞添差人或許  
招收人兵使喚續准朝旨候到江西別聽指揮本司近再  
備據本軍陳乞上項事理於七月十八日供申樞密院至  
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西北流移人民在本路頗多若不  
依近降指揮招收竊慮饑寒失所或致流為盜賊委實可  
憫如蒙許行招填申世景軍中即乞通攜人以二千五百  
人或三千人為額度幾日加訓練漸成精兵與本路隸將  
不諫將兵相兼使喚可以捍禦一方不致臨時更煩朝廷

發人馬仍乞所招填人止刺手背將來收復中原可以  
給據復歸農畝實為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今月十一日據興國軍申據進武副尉本軍指使何銓申  
報到下項

一今月初一日光州探事人翁進等回申供於十月二  
十二日蒙本州差與使臣張準等前去舊光州探事  
至二十三日夜昏黃到光州西城廂聽得城上發播  
打更遂令趙青先回前來本州報覆進等去州緯人  
問信不會捉得人只見城上四壁有火明打更不見

奏議卷之五十四

城內人馬數目的實首領姓名却搗到偽齊褒信縣  
事總領軍馬勝一道赴州取覆

一今月初七日光州探事人張真等回申供十月二十  
六日蒙本州差去舊光州探偽齊賊馬動息真二十  
八日早日出以來到州南七里岡奔城去時只聽得  
光州城上見真等打鑼真等為人少不敢近城前去  
只見城上有白旗十餘面不見城裏賊馬數目首領  
姓名  
一十月二十九日有光州光山縣徐知縣管押公吏民  
戶前來光州移治山寨稱十月二十七日有偽齊



占據光州賊馬緯巡前來光山縣趕赴殺奪人戶其時徐知縣下弓手等人見陣其賊兵復回光山縣放火燒毀屋宇前去

一光州再准准西宣撫使司劄子指揮稱契勘光州今來賊已退別無警急當司已於今月十六日三次劄下本州依舊移回光州安泊治事去訖並不見申到知稟須至指揮右劄付知光州王敦武依累次指揮疾速施行具知稟狀申照對今來光州見被偽齊賊馬占據目今未曾移回前去

奏議卷之五十四

右本司契勘光州昨因移治自知州以下並徙居山寨為使臣關寔等據城反叛投附偽齊近承准西宣撫司公文已殺敗偽齊賊馬退歸淮北皆已淨盡今據前項與國軍探報其光州依舊係偽齊賊馬占據未曾收復竊緣光州係在淮河之南與偽境陳蔡相接今來若為偽齊賊馬所據便可於淮河繫橋般運糧食濟度軍馬向南作過與新黃為隣更無控扼去處深慮為患不細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准西宣撫司遣發近上兵官統領精銳軍馬前去收復於日近了當庶幾不致為一方之患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臣十一月十九日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二日據統制官寇

等四狀申稱自魏州獲捷之後再撫存商魏西原長水福昌永寧伊陽一帶百姓了當於十月二十七日探報番偽賊馬侵犯鐵嶺關其守隘鄉兵統領中稱賊馬厚重支吾不住成等所統人馬不多遂移寨前來橫澗設伏隄備於二十九日有馬軍千餘疋前來見陣掩擊敗走殺死賊兵百餘人奪馬二十餘疋內詳認得有蕃人三二千人至三十日有軍馬千餘騎再來衝突成等鼓率官兵向前迎敵掩殺賊馬退走殺死數十人活捉八人內七人係蕃人重傷相繼皆死問不得蕃人頭領姓名一名係劉豫人高收通說得蕃人有一萬五千餘人馬有三千餘疋劉豫有

奏議卷之五十四

二萬餘人馬有二千餘疋依舊係偽王太尉韓觀察傳安撫成大尹等統率當時追趕間其賊聚埋伏數路分頭俵布前來成等為見賊馬勢重即時拽領軍馬於朱陽五里川擇利下寨伏乞使司火急星夜差發軍馬前來救援同日又據商州駐劄將賈彥十一月初一日申番偽賊馬一萬餘人已犯商洛縣又據統制官王貴十一月初四日申何家寨偽五大王聚集番偽賊馬重厚亦有在舊唐州下寨侵犯襄陽界分并鎮汝軍賊重厚見侵犯鄧州界作過貴雖已遵依使司差到幹辦于大夫備傳指揮措置事宜更乞疾速差撥軍馬前來同共掩擊并於十一月



十一日據統制官崔邦弼今月初六日申賊馬侵犯信陽軍作過遣發將官秦祐於長臺鎮殺賊馬追趕至望明港大寨為見賊馬衆多却拽領軍馬回信陽軍下寨伏乞使司疾速添差軍馬前來同共掩殺飛契勘諸處申賊馬分路前來侵犯意欲決圖上流飛雖目疾未安不免將帶在寨軍馬過江借置外申本司照會臣契勘屬為併力侵犯襄鄧信陽軍等處兵勢厚重謀慮非淺今來岳飛雖已前去措置掩擊緣荆湖接連江西一帶地闊遠竊慮孤軍緩急難以捍禦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劉光世遣發軍馬前來策應及命重臣統大兵屯駐九江督戰庶幾上流

奏議卷之五十四

八

重地不致疎虞再獲大捷天聲益振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乞賜留神幸察

乞蠲免淮衣紬絹奏狀

契勘洪州以前年例撥發淮衣紬絹二萬四千餘疋自經兵火殘破之後不曾收撥自紹興二年已後至今各蒙朝廷蠲免起發今來近淮指揮令本司預將紹興七年分淮衣紬絹折納米斛緣上件紬絹本州已累年不曾收撥起發委是無可拘催折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去年分合發淮衣紬絹之數依已前年例蠲免施行

乞將戶帖錢分作二分隨秋稅起催給賣奏狀

勘會本路見依奉朝廷指揮措置出賣戶帖內去年早傷及四分以上州縣依元降指揮候今年起催秋稅日給賣臣契勘本路去年元早比之他路尤甚內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軍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有及七八分去處鄉民大段貧困其間有逃移之人尚未盡能復業雖今秋置熟緣春耕之時正在闕食穀價翔踴人戶無本作田所種不多私債甚重民力未至蘇醒今來州縣見行起催會之一路數目浩瀚又緣本路按月起發應副岳飛大軍錢糧並係見錢緣此民間難得見錢變為錢荒兼目今穀價頗減若青令人戶依限併行送納愈見困弊深可矜憫欲望聖

奏議卷之五十四

九

慈特降睿旨下本路都轉運司許將去年早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未賣戶帖價錢分作二年隨秋稅起催給賣如人戶情願以米斛依本處市價抵頭折納者聽更不收納加耗湊作和糴之數起發庶幾稍寬民力

乞施行慶州不發將兵奏狀

契勘本司昨准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降到指揮本路將兵遇有緩急許本司全將勾抽使喚及不隸將兵許勾一半赴本司按閱使喚本司已遵依前項指揮施行緣東南第六將並無慶吉州駐劄竊慮本州有盜賊殘黨除存留一半措置彈壓外祇令將一半將兵團結聽候本司



急勾抽今年十月內據惟西新黃等州探報虜偽賊馬萬  
數浩瀚侵犯光州及廬壽等處緣本司別無軍馬可以控  
扼沿江要害去處遂劄下慶吉州起發已圍結下一半將  
兵前來應副分布使喚除吉州發到三百人外其慶州見  
管將兵二千九百餘人合行起發一半一千四百餘人本  
州占各妄以盜賊為名並不肯起發一人一騎本司已兩  
具奏聞及申都督行府蒙朝廷行下慶州限一日分析不  
起發因依及都督行府劄子如本司勾抽諸州軍兵守臣  
輒敢占吝不即發遣自合按劾申奏本司亦累劄下及遣  
使臣前去催促並不依應今來淮西等處賊馬已為諸路

奏議卷之五十四

大兵討殺各已退還沿江一帶平壤本司目下不須前件  
將兵已劄下慶州權免起發別聽指揮外照會一路將兵  
依法合聽帥司節制又有近降朝廷指揮許本司於防秋  
警急之際起發使喚其慶州守臣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  
遣不惟有違本司節制亦不遵奉朝廷指揮雖今來沿江  
幸保無虞竊慮向後緩急之際難以調度及其餘州軍做  
做解體不復遵稟節制緩急有誤國事臣以人微望輕不  
足表率一路已具奏聞乞先次罷黜外所有慶州弛慢官  
吏已送袁州取勘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小帖子

劫助洪州北至淮南界二百餘里南至慶州十五  
程將兵盡在慶州防秋之際若不先期起發必不及  
事兼慶州盜賊比之春夏間十無二二雖有些小皆  
是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及本州諸縣巡尉弓兵又  
不下千餘人自足措置彈壓今來慶州官吏全不體  
念事有輕重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遣若不蒙朝廷  
略賜施行委是帥司虛設緩急之際難以任責伏望  
聖察

奏議卷之五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四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五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契勘洪州未經兵火以前係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司盡奉聖旨慶州所屯東南第六將兵每上半年分輪一半赴洪州駐劄後來洪州經兵火殘破建炎四年內罷帥隸屬江州路安撫司并撥慶州隸屬鄂州係湖北路慶州隸屬申請續降指揮令洪州將東南第六將起到人兵盡數抽歸元來去處至紹興元年內洪州復置帥司係安撫制置大使象朝廷差兵二萬人其慶州却撥隸本路緣已有上件軍馬帥司不曾陳乞依舊勾抽一半將兵前來更戍今

奏議卷之五十五

來慶州不知有前項因依習成年例稱有盜賊占吝將兵不肯發遣洪州雖係帥司其元差兵二萬人節次撥隸他將祇有統制官申世景計千餘人委是緩急使喚不足難以分布防秋及彈壓一路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依元降指揮將本路所管將兵上下半年輪差一半洪州駐劄仍令慶州依舊例逐旋橋辦錢糧前來支給庶幾緩急不致依前占吝有誤國事

奏陳生擒偽齊賊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偽齊賊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撥

散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蓋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給撥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偽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定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偽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指置營田全少人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擒到偽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定為利獲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為將來大兵就糧之資

奏議卷之五十五

定為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獎諭賑濟詔書

勅李綱省所奏賑濟飢民招還流亡事具悉朕臨朝願治當宁興嗟念百姓之多艱恐一夫之失所而去歲元早迨及江湖誦雲漢之詩而不敢原致桑林之禱而不敢怠中勅使者分拯黎元移粟他州備修荒政究悉憲術責在帥臣惟予廊廟舊弼之賢能體國家勤恤之意撫綏罷疇安輯流亡方略敷施功效顯著推霖雨之餘潤活一路之生靈眷言忠勤寔副倚賴為之嘉歎至于再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謝獎論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賑濟飢民招還流亡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宣化承流本藩方之職守念功揚善乃國家之憲章拜賜非宜以榮為愧竊以天地之靈虛有常數堯湯之水旱無飢民惟人事之允修宜天災之葬害爰自兵火擾攘之後初無倉廩積粟之儲歲一不登野有飢殍願衰衣之軫慮底黎庶之咸寧惟上聖博施之仁衆宜協力活一路生靈之命臣獨何功濫膺華袞之褒益重素餐之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覆燾如日照臨周知臣下之勤勞寸長必錄曲示朝廷之體貌細札屢頒

奏議卷之五十五

三

致茲孱陋之資亦冒便蕃之寵病牛卧壟差筋力之易疲倦鳥思林期樊籠之可脫已上投閑之請願施從欲之恩誓畢此生仰酬洪造

乞官觀奏狀

右綱伏奉詔書以臣近具狀奏聞乞罷帥臣之任除一在外官觀不允所乞仰荷聖恩慈深感涕伏念臣孤而無取叨冒已多又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誤承恩獎起帥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愚死就職修忽踰年雖禪夙夜之勤曾幾消埃之補素餐之責愈處不遑兼臣多病早衰心力凋耗憂思健忘拜跪艱難近日以來頻在假故深

妨廢職事有辜朝廷委寄之意屢丐開散實以愚誠控告君父非敢備禮况今車駕巡幸建康江西一路號為上流重鎮在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則溫峤陶侃之所鎮臨宜得精力克壯之臣付以禦侮折衝之任如臣不材衰病豈可冒居伏望聖慈矜憐舊物曲賜保全特降睿旨依臣所乞除在外官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晚節末路猶有可言天地大恩竊難報干冒宸聰伏俟斧鉞之戮臣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再乞官觀奏狀

奏議卷之五十五

四

右臣近具奏聞以臣衰病日加心力不逮深慮有誤朝廷委任乞罷帥守除一在外官觀未奉回降指揮竊見都進奏院報左司諫陳公輔乞去次靖康閣士庶伏闕為人誣其說倡至今猶未辯白為言伏念臣當時遭謗尤甚雖嘗蒙淵聖皇帝特降詔書宣示四方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臣以積年往事不敢復自辯明至使諫臣援以求去在臣愚分其何敢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速賜指揮除臣官觀差遣置之閑散庶幾保全晚節不致上累國體臣無任惶懼戰兢祈懇之至

不允官觀詔書

初李綱所奏乞除官觀差遣事其悉惟豫章之故即實是



會之升關控制上流鞏固南服以卿輔弼寬吾顧憂無  
池弄兵之民當饑殫相望之後易彼儉歲化為豐年治最  
彰聞璽書屢下方倚蕃宣之重共圖社稷之安乃抗封章  
懇祈避謗且伏闕之往事皆不根之浮辭排邪議以用端  
斷由朕志守夙心而自信無恤人言勿復有云往安厥位  
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同運司乞兵捕虔賊奏狀

據吉州申契勘虔賊謝小鬼尹寶謝凱等結集二千餘人  
皆是強悍累次作過徒黨自虔州興國縣前來侵犯本州

奏議卷之五十五

廬陵太和米豐吉水縣管下勇劫作過於十二月二十八  
日衝入永豐縣正月初五日衝入吉水縣殺人放火已遣  
發封武節統押諸頭項官兵會合掩殺因官兵稀少奔回  
潰散已再差封武節整頓軍馬向前討捕今月初六日在  
吉水縣七里逢賊接戰勢力不加潰散內黃從義被擄交  
吉州都巡傷中封武節未見下落乞差官兵前來應援安  
撫制置司除已差申世景下將官馬仙帶領所部兵三百  
人及統領官王彥選揀精銳人兵四百人前去應援捉殺  
外契勘今來春首正係州縣催納苗米裝發綱運及人戶  
耕種之時其虔賊謝小鬼等結集兇徒作過侵犯吉州諸

縣旁近州縣類皆驚擾有防官司受納裝綱及百姓耕作  
交撫制置司雖已遣發人兵前去應援緣祇有申世景一  
項軍馬一千餘人除遣發外人數不多竊慮賊勢猖獗難  
以捍禦雖已劄下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分差將官人兵前  
來策應又恐虔州守臣孫祐依前占吝不肯遣發致令賊  
衆滋蔓劫掠吉州素來兇惡之人遞相煽惑作過為患不  
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於近便處疾速撥那遣發一項軍  
馬三二千人前來權聽交撫制置司節制會合捉殺所有  
錢糧乞於本路近便州軍上供錢米內支撥不以遠近前  
去討捕仍乞朝廷劄下虔州守臣不得依前占吝將兵公  
共協力措置庶幾兇賊早得平殄一方寧息須至奏聞者

奏議卷之五十五

乞泐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親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甚盛  
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為措  
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  
都且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  
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  
築城壘矣惟是泐淮如廬壽泐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  
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  
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



蘇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警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  
條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馬牛渚圻  
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  
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  
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  
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  
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  
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  
聞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愚昧以聞或  
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聰臣無任惶懼  
戰越之至

奏議卷之五十五 末 七

乞納級計功推功劄子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  
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偽濫之弊自近年  
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  
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為言  
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  
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  
足以錫賚歲用之廣百倍性時登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  
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巡幸

建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  
節以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為之慮也且愚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不斫  
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為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  
賞外其有選鋒陷陣殲破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  
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幾實立功效之人有所激勸而朝  
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不難致也取進止

乞用瓦木蓋置營房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沿江州郡近多火災慮有姦細作過累降  
指揮嚴行禁戢事理固當如此然臣竊謂軍馬屯聚去處  
往往取辦一時祇以荻竹蓍蔴之屬蓋搭房舍以省功力  
一有遺漏不可救止火力所及官司屋宇亦遭焚蕪至及  
舊家或廢有子遺者如前日臨安鎮江太平州之類是也  
今車駕巡幸建康千乘萬騎理當建置營房屯駐將士謂  
宜寬高貴以招徠材植置官窯以燒變磚瓦下傍近州縣  
以摘那工匠選有材者專董其事不數月久即見就緒仍  
禁止民間自今不得以荻竹蓋屋已蓋造者漸行修換嚴  
保伍巡邏之法謹防虞器具之備以絕回祿之患其餘州  
鄉有軍馬屯聚去處亦可依此施行庶幾火不能作人得  
安諸區區愚慮千冒天聰取進止 奏議卷之五十五 終

奏議卷之五十五 末 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六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辭奉使廻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適及凡在臣庶恚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鑿與有沙漠之行遽厭棄於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道君太上皇帝聖由天縱道本生知儲精

奏議卷之五十六

十閩之間圖治百王之上遂得作於堯舜憂勤過於禹湯通遭醜虜之憑陵因致翠華之播蕩關河萬里霜露十年朔野馳心猶佇八龍之返使輅通問空纏九土之悲恭惟皇帝陛下備極人倫敦崇聖孝孺慕不忘於宵旰深思欲見於羹牆嘗瞻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致養之誠罹此閔艱何以堪處伏望為宗社之大計副生靈之至情少仰聖懷俯從禮制冀冥穹之悔禍乘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讎神人所助建中興復古之烈華夏永寧

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于正月二十五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辭奉使廻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

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適及凡在臣庶恚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鑿與有沙漠之行遽厭棄於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道君太上皇帝聖由天縱道本生知儲精

奏議卷之五十六

陛下風靈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為高而不得盡人子之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計之遽聞諒至情之曷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齊兩宮寄託之匪輕嘗瞻有為冀創憑陵之耻茹荼雖痛惡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為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辭得金國右副元帥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適及凡在臣庶恚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鑿與有沙漠之行遽厭棄於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民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道君太上皇帝聖由天縱道本生知儲精



行三年之喪雖俯狗宰執百官之請七降批荅始以軍事  
方棘不得已而從之猶施素蠲聽政於几進之側聖孝隆  
厚度越百王簡冊所載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  
雖不與共戴天為匹夫而能復讎者前史美之况於萬乘  
之主乎金人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邀兩宮以北  
待而置之漢北苦寒之野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  
至此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也計音之來既不以此時  
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計豈誠  
意哉遣使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固不可後然  
或從或違處其度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者又以此為敵人

奏議卷之五十六 三

之重有害於吾自治自疆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  
策也自建炎以來為和議所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  
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  
非為治具進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偽震懼將有恢復之期  
儻或緣此墮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為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昔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高祖  
聽之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漢  
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盡為道  
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至有感哭連  
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帝恩德久而不忘

於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意益廣孝恩施之行事  
枕戈嘗膽脩政攘戎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刷中國之耻  
一飲饑一寢興無不以兩宮大故為念則必有合於天人  
之願者矣匹夫之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冰荀生于冬  
者而况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  
心感格所欲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  
知遇雖嘗抵牾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渥聞哀慟  
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不避斧  
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五六大臣深  
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干冒天聰取進止

奏議卷之五十六 四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發巡  
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  
威之暢御六龍以于邁也萬乘於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  
舞中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鄴之渾雄自昔稱帝王之  
州於今為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  
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玉麟神璽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  
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憫帝  
都之未復因之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固關中戰必勝而  
攻必取光武之保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



定都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張皇六師  
震疊中土駕馭貔虎於窮屠鯨鯢掃陵寢之氛埃昇宗廟之  
鍾簎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謀被宸恩濫當閭寄雖長  
隄新廡竊慕於常丹願重鎮上流有勲於溫嶠心馳魏闕  
莫參駕鷲之行地近日畿益傾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朝奉郎充本司幹辦公事韓岳  
訪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  
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一字掃清中原拯濟蒸黎戡定禍

奏議卷之五十六 五

亂克勤大勳刷耻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竦抃  
蹈踴躍願少湏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  
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  
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  
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  
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為  
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  
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  
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  
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

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  
屬艱難導養時晦之文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  
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  
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  
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蹙勝  
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  
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  
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  
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  
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

奏議卷之五十六 六

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典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  
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黜虜雖強不  
仁不義事務變詐暴雷以齊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  
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  
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  
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  
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  
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備人事以應之  
以我之無饜待彼之有饜則戡亂定功後不再籍夫何難



之有臣以固陋自靖... 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 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 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 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 懣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在誓... 臣伏觀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 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冬舉能直... 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 言銷弭變故次助中... 良文學之士詳延于... 對策一篇指明時政... 諫科始有進卷及試... 子史注疏之間所求... 如富弼張方平夏竦... 仲武仲蘇軾蘇轍兄... 然制科之舉貫穿古... 未易能究其業所以... 足恠也今者陛下以...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奏議卷之五十六

臣伏觀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氣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冬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諷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諫言銷弭變故次助中... 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 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論乃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 早識洽聞之士號為制科其得人... 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 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 以洋浩渺非強記博識積以歲時... 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 之故詔中外待從之臣遵前後...

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 牽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 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 士與免進卷六論紙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 無隱庶幾直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 目之士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奏議卷之五十六

臣伏觀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 關者燕射錫賚賜與偏淫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 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蹶造朝惟恐... 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 事不去也所文帝欲勞棘門灞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 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事之來問不容髮使帥不在軍... 敵入覬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 入覲又有進對燕犒之留連遠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 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燕... 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 為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又安之... 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鐘鼓不作則... 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冒昧以聞死有餘...



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差兵會合措置屢寇奏狀

契勘慶州管下盜賊多是携來招安已受官資及已有差遣不曾起發赴任離去巢穴之人近緣知州孫佑措置討捕有討捕之意無討捕之術謀慮不密漏泄事機致令皆懷反側結集復行作過如周十隆張大開謝凱尹寶謝小鬼等頭項不一多者數十人少者數百人遞互入火劫掠鄉村殘破縣邑慶州管下如興國雋都慶化瑞金等縣並遭焚毀謝小鬼等近者侵犯吉州界分殘破永豐吉水等縣逼近州城又於太和萬載縣界內盤泊作過本司遣發

奏議卷之五十六 九

申世景下將官馬仙統押軍馬前去會合巡討及吉州將兵追襲斬殺五百餘級殺獲首領蕭破洞賊勢方沮又遣統領官王彥將官王勝各統所部軍馬前去永豐興國縣界會合巡討捕張大開周十隆尹寶李安淨等除近據慶州將官曹綱申殺獲尹寶賊徒不計數目及據統領官王彥申已討蕩永豐縣賊沈三千軍生擒賊首殺獲三百餘人并據吉州申張大開已就招安見赴州公參及據慶州將官何榮申殺敗周十隆等復奪興國縣界至額縣界殺死賊徒五百餘人又據將官馬仙申殺賊徐聳賊徒生擒徐聳已解吉州根勘本司已具逐項因依申朝廷外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卷五六

緣近來周十隆與謝小鬼尹寶殘黨及自餘賊徒丁二十一謝二十八花張細計明寶丁和尚呂添男謝凱陳八梗廖車頭十等互相合火人數衆多雖累次殺敗尚未衰息本司已劄下將官馬仙統領官王彥專一於永豐興國縣措置討捕并近蒙朝廷差到福建路統制李貴下軍馬前來會合今月初二日據李貴申已將帶所部軍馬前來慶吉州界首會合捉殺所有隨軍老小乞於吉州屯泊本司已劄吉州踏逐官屋及寺院屯泊並應副錢糧外契勘慶賊累年出沒作過正如溪洞徑人不復知有王化致令慶州一州財賦催理不行傍近郡縣皆被其毒為害甚大

奏議卷之五十六 十

若朝廷必欲掃蕩巢穴窮究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非歷以重兵且招且捕將招出頭首并桀黠徒黨押赴軍前使喚使良民漸次歸業未見其可兼慶州南安軍見有廣南劉宣湖南李才古政譚城鄧宣芳正等賊徒各數千人頭項不一李貴軍馬人數不多未可全然倚辦竊見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下軍將多在鄂州屯駐見於本路起發錢糧前去應副若乘此邊境寧息別無探報之時選擇得力統制統領官捕那數千人前來本路就糧權聽本司節制令與李貴及本路兵將會合措置不數月間決可平殄將來盜賊既平之後亦須且留李貴軍馬屯泊吉州與本

七八三



路兵將相為表裏彈壓使殘黨不敢復出嘯聚作過或有  
作過之人即時討殺此為得策若目前討捕不遺重兵只  
據見在兵將竊錄賊火數多官軍有限勢力疲之別無策  
應難以成功若將來賊平之後不別屯軍馬但以度賊行  
之本路將兵事力單弱必待殘破州縣屠害生靈一乃震  
擾迺始申告朝廷遣兵應援緩不及事為患不細兼慶吉  
州殘破縣分賊平之後亦合體究着實蠲放稅租使民戶  
得以安業除已遣二朝奉郎本司幹辦公事韓昂請朝廷  
稟議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詳酌措置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六

宋奏議卷之五十六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七  
乞差趙不華等充招捉盜賊官奏狀  
契勘本路慶吉筠袁撫州南安建昌軍等處常有盜賊結  
集作過其初微細正緣巡尉不切用心向前緝捕漸至滋  
蔓及至會合諸處巡尉又無節制統一下前乍卻遂令賊  
徒得生姦計招誘徒黨恣行劫掠暨遣官兵前去討殺賊  
徒即時分散藏伏更無蹤緒官軍既退又復嘯聚出沒作  
過若不別作措置深慮播擾州縣殘害良民不得安業為  
患未已今相度欲於本司置措置招捉盜賊官兩員不拘  
京朝官選人擇有風力材幹曾經捕盜有功績之人充上  
項差遣依本司幹辦公事理為責任除身分請給外遇差  
出措置應本路州軍有盜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  
捕招捉盜賊破券一道其供給等並於本司錢內支破應  
本路州軍有盜賊竊發去處合行會合巡尉討捕即差措  
置招捉官前去措置統率討捕其巡尉怯懦不肯向前之  
人並許申本司體究得實按劾奏聞廢幾巡尉有所統一  
協力向前不致誤事盜賊易得衰息今竊見右承議郎前  
知臨江軍新淦縣事趙不華右儒林郎筠州軍事判官馮  
汝嘉逐官委有材幹風力在任捉獲兇惡強盜人數甚多  
殺獲賊首鄒烏八及招到單子玆等績效尤著本司已保

宋奏議卷之五十七



之優異推恩外如家朝廷許置上項員闕即乞差前件  
官兩員充填

小帖子

契勘本路慶吉等州盜賊時復作過即與其他諸路  
帥司事體不同兼本司威能文臣准備差遣五員外  
止有幹辦官五員即次蒙朝廷差委前去逐州催促  
軍器軍糧等事委是闕官今來所乞措置招捉  
盜賊官兩員如止許時暫措置候盜賊寧息日罷亦  
乞朝廷特賜詳酌施行

契勘近日慶賊謝小鬼等侵犯吉州及張大開周十

奏議卷之五十七

隆等見在永豐興國縣界首作過本司已遣發兵將  
前去措置外其永豐縣又有一項李安淨嘯聚徒黨  
劫掠作過人數漸多契勘右承議郎前知臨江軍  
淦縣事趙不華見得替在洪州寄居本司已逐急依  
所得便宜指揮差本官權充措置招捉盜賊官前去  
統率巡尉討捕李安淨等外伏乞睿照

乞就都督府遣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二千人前  
來使喚奏狀

據統制官李貴申慶賊周十隆節次差人前去說諭朝廷  
意許之自新前來公參其周十隆並不遵稟及故違江

西安撫制置大使司所立日限反覆並不從招撫出參  
近降指揮合行討捕兼准樞密院劄子若不聽從即會合  
本路應干捕盜官兵等併力勦捕外竊緣周十隆所居巢  
穴係在山谷深僻去處徒黨衆多據實所管官兵委是分  
布不着除已申慶州差發將兵外申本司乞差兵前來會  
合措置勦捕施行本司契勘所管申世景一軍止及一千  
餘人見今差出將官馬仙王勝孟通統領官王彥等前去  
討捕吉州賊尹寶臨江軍賊李安淨慶州慶化賊賴漏八  
袁州石鐵牌潘小叔等已起發過一千二百餘人委是無  
兵可以差撥竊緣周十隆等係慶州劇寇所養槍杖手三

奏議卷之五十七

千餘人謝小鬼二千餘人其餘頭首如謝先謝謀張收萬  
雲田王盧超張迪等各係招安已授官資差充諸州指使  
未曾赴任之人每名所養槍杖手皆不下三二千人從來  
並聽伏周十隆使喚今來周十隆既不遵稟朝廷指揮公  
參致令官軍進討決須嘯聚徒黨抗拒官兵若官軍人數  
單弱不能討捕即其餘頭項首領定須做做作過為患不  
細本司累具申呈乞就便差撥岳宜撫下一項軍馬前來  
同共措置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據統制官李貴前項申  
述事勢迫急伏乞特降指揮早賜差撥或只就都督府遣  
發得力統制官部押三二千人星夜前來應副使喚不為



一兩月間決可擒捕周十隆謝小鬼等其餘首領亦可以重兵彈壓使之出離巢穴永絕後患

差官體究周十隆等受招安及令李貴差人入寨

告諭奏狀

勘會慶州興國縣管下有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結集徒黨作過本司節次依奉朝廷指揮劄下統制官李貴措置招捕近雖據李貴申稱賊首周十隆等願受招安祇是發遣到次首領鍾珉錢寶劉集三名赴慶州公參外其正首領周十隆等各未曾出官公參及李貴所給公據五千道差人送入賊寨放散徒黨亦祇是據憑賊人具到人數給

李秦議卷之五十七

與公據並不曾當官逐一揀放本司尋訪聞得賊徒收領公據在寨實未曾放散徒眾歸業見今依前恃嶮不肯出參透差使臣李俊濟榜劄付李貴差人指引入寨說諭頭首周十隆等再限三日出官公參及令將徒黨當官逐人揀選存留強壯桀黠之人同正次首領並行解赴本司如出遠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措置討殺及具狀申奏朝廷去訖續准樞密院三月十四日劄子為周十隆累經招安返復作過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名不赦外其餘徒眾許其自新本司緣為逐人已自願受招安之意及再立限差人入寨說諭亦於本月十一日再具因

伏中奏乞依本司已行事理催促招諭候到司日依元降指揮特與招撫去後二十三日准樞密院劄子周十隆等願受招安雖已降指不赦緣今來既有自新之意理宜寬貸劄付本司指揮李貴疾速措置招撫及十三日再據李貴申備據興國縣狀稱周全錢響謝雲於三月二十三日赴縣出頭公參了當即時回歸各人本住處訖本司亦已不住劄李貴催促說諭正次頭首周全等依限赴軍前公參同揀選到強壯徒伴解發前來本司外今訪聞得統制官李貴備據興國縣所申周全等赴本縣公參即不曾入縣其逐人將帶徒黨槍杖手數百人前來城外下寨係

李秦議卷之五十七

本縣知縣出城接見周十隆等便當公參并李貴先申周十隆等願受招安已給公據五千道前去其徒黨亦未放散除已差委本司差備差遣右承直郎錢受之躬親起發前去密切體究周十隆等的實受招安事理保明供申仍計會李貴差人入寨分明告諭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體念朝廷寬大之恩催促依限同以次首領及一行徒黨赴李貴軍前公參逐一當官揀選被驅虜脅從及老弱等人放散外其餘強壯桀黠人并一行正次首領令李貴量留人馬在慶州彈壓將帶自餘人馬管押赴司出頭若違限遷延不出意在欺罔朝廷不稟本司指揮即行進兵捕



捕獲要擒獲賊首不管走透

小帖子

契勘屢寇自來作過遞相關借槍杖手以助聲勢本  
司切慮周十隆既不伏公參官軍進討必於諸頭項  
下借槍杖手已出榜曉諭今來官兵止是討捕不遵  
稟朝廷指揮周十隆謝小鬼兩人其餘首領謝先等  
不得開借槍杖手如有暗行開借之人本司察探得  
知將來朝廷遣發大兵並須一例討殺如有卻能擒  
捕周十隆謝小鬼等赴官並依賞格保奏推賞亦乞  
睿旨

奏議卷之五十七 六

辭免轉金紫光祿大夫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李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顧宜有褒嘉可特轉金  
紫光祿大夫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涕伏念臣孤  
陋無取叨冒已多久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設蒙恩  
獎起帥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唯勉職供忽踰年雖  
殫夙夜之勤曾滅涓埃之補素餐之責啓處不違迺蒙具  
恩特加遷秩無功之賞豈所敢當况今車駕巡幸建康江  
西一路號為上流重地在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  
則溫嶠陶侃之所鎮臨且得精力克壯之臣付以禦侮新

衝之任如臣不材哀病實難肩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退  
寢成命仍檢會臣累奏陳乞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庶幾晚節末路猶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所有特轉  
金紫光祿大夫恩命不敢祇受

就糧討捕奏狀

周十隆不從招撫李貴進兵殺散乞差岳飛下兵  
准樞密院都督府劄子樞密院奏勸會昨降指揮令李貴  
將帶全軍前去招捕慶吉盜賊其本軍已入江西界多日  
並未見申到招捕火數措置次第今據江西安撫制置大  
使司申虔賊周十隆等於今年正月內結集賊徒在虔化

奏議卷之五十七 七

等縣殺人放火作過大段猖獗顯見本軍遷延玩寇不為  
速行措置致賊滋蔓兼周十隆係累經招安投官後來反  
復作過理難容貸三月十四日奉聖旨除賊首周十隆一  
名不赦外其餘徒眾許其自新仰李貴統率官兵疾速前  
去措置招捕須管生擒周十隆其擒獲人依格推賞外更  
支錢一千貫招到徒黨並特免罪將脅從并老弱人放令  
歸業留強壯人隨軍使喚務要速得平殄無致遷延走逃  
滋長劄付本司催促措置招捕施行  
右勸會前項周十隆等賊徒先准指揮令統制官李貴措  
置先行招撫如不聽從即會合兵將巡尉併力勦捕本司



遂不住催促李貴措置招捕近據李貴申差人齎旗榜入寨招安取到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領受招安文狀只是發遣到次首領鍾珉等三名赴官外其正頭首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未曾赴官公參本軍雖出給公據五千道差人送入賊寨放散徒黨亦止是據憑賊人具到人數給與公據即不實當官逐一揀放本司尋訪問賊徒收領公據在寨實未曾放散徒眾歸業見今依前恃嶮不肯出參本司再於三月二十八日差使臣李俊等齎榜前去入寨說諭頭首再限三日出參又劄下李貴如周十隆等依得本司所立日限出官公參即將徒黨逐一當官選擇將正次

奏議卷之五十七

頭首并強壯禁點人存留並行解赴本司其被虜脅從及不堪披帶人給據放令歸業如出遠今來所立日限遷延不出即會合官兵併力措置討捕今准前項聖旨指揮除周十隆不赦外其餘徒眾許其自新等事理本司契勘今來周十隆錢響謝小鬼等本司已依元降指揮再立日限差人前去說諭出官公參未到若便遵依今降指揮施行緣一行徒眾皆係久來附從周十隆作過之人竊慮本人誘惑驅率別致走透終害平民卒難殄滅欲乞候見得周十隆等如依得本司差人說諭赴官公參揀放徒伴了當即候解發到本司日依朝廷元降指揮特與招撫若依前

伏出首即依今降聖旨指揮周十隆不赦行下統制官李貴等措置併力討捕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

小帖子

契勘本司累具奏聞并申樞密院都督府乞就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差撥兵將前來討捕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朝廷灼見周十隆過惡已降聖旨指揮不赦勢必用兵討捕竊緣慶州將兵係是土人多與賊情相通互相閃避不肯用命兼有其餘賊火分擊前去捉殺所差到李貴下軍馬人數不多及本司官兵亦是單弱難以分布把截要害去處使不致走透

奏議卷之五十七

深入巢穴必可擒捕今來只乞就岳飛下差撥三千人前來本路就糧討賊不過三兩月間便可討蕩又緣周十隆係慶州前後作過群賊所宗若就擒捕其他群賊皆可措置平殄既已降指揮不赦而兵力不能勝之卻致揭蹶則為害必大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睿旨施行  
契勘軍行糧食為先若差他處軍馬前來討捕賊寇即須又有錢糧之費如蒙朝廷就近差撥岳飛下軍馬即於本路就支錢糧實為利便亦乞聖察  
承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八

同諸司乞兵應副本路急關使喚奏狀

契勘本路自今年正月以來致已受招安人周十隆謝小  
鬼錢響等作過東朝廷差到統制官李貴部押軍馬前來  
措置招捕至今未見了當其鄰近州縣素來兇悍不逞之  
徒遞相做效嘯聚猖獗頭項不一帥司雖隨宜遣發兵將  
前去討捕緣軍馬單弱分俵不着以此賊徒窺見官軍次  
第無所忌憚結集火數漸多滋長難制雖累具中奏朝廷  
就便遣發軍馬前來應副使喚至今多日未奉回降指揮  
逐司照對目即本路虔吉撫州南安臨江建昌軍管下皆

奏議卷之五十八

有盜賊作過日逐不住擾逐州軍中乞差兵收捕逐項盜  
賊帥司見管統制官申世景下人兵節次差出外別無兵  
將遣發今再具日近據州縣申到盜賊及已差發兵將措  
置討捕下項

一虔州興國縣賊首周十隆謝小鬼依奉朝廷指揮令  
催促統制官李貴措置招捕近據李貴申逐人願受  
招撫除已發到錢響一名見在軍前外其周十隆謝  
小鬼等並不體認朝廷寬恩許令自新之意一向推  
托不肯前來公參及給去公據亦不曾放散徒黨該  
遣帥司再立日限見依朝廷指揮會合虔州討捕

殺未見了當

一據撫州等處申有虔州虔化縣賊賴花十九賴瀾八  
賴二十四賴十七及客賊李八盧四程念八鄧軍四  
羅賴九等糾合一千餘人先侵建昌軍南豐縣界以  
次撫州宜黃臨川崇仁縣衝散官兵殺人放火劫掠  
作過帥司已差申世景下將官王勝管押軍兵二百  
餘人前去會合巡討捕及就差見在水豐縣捕賊  
統領官王彥軍兵四百餘人取徑路前去措置掩捕  
未見申到次第

奏議卷之五十八

一近據袁州申萍鄉縣界見有湖南賊石鐵牌及王權  
蘇勝陳老虎殘黨并吉州安福縣潘小叔賀和尚等  
賊數頭項合成一火劫掠作過本州差官兵巡討收  
捕兩次衝散殺死弓兵不少見今猖獗人數已及七  
八百人別無官將捍禦委是危急帥司已逐急差元  
在吉州捕賊將官馬仙三百餘人前去討殺至今未  
見申到次第  
一據臨江軍中賊人李安淨等雖被統領官王彥殺獲  
一百餘人生擒次首范少七等一十餘人外見有賊  
首李安淨并殘黨未獲出沒作過已差將官孟  
馬討捕未得了當



一據吉州申賊徒尹寶等雖將官馬仙殺散及擒獲尹寶全家父母妻子等有賊首尹寶等殘黨依舊煽聚作過未得了當

一又據吉州申有永新縣賊王該等嘯聚四百餘人劫掠作過及誘去慶州節推劉彥登家屬見差巡尉前去招捕未獲

一據南安申近有侵犯城下作過賊人立明殘黨古政芳正劉思同方全朱明譚誠鄧宣等一千餘人見在管下沙村等處作過帥司已劄差慶州將兵三百人前去本軍同巡尉措置討捕未見申到了當

奏議卷之五十八

一據慶州申瑞金縣賊蔡居道等糾集徒黨二千餘人拘執催稅官權縣裴汝三殺死人吏弓兵等劫奪去係官錢物見委官前去體究及劄下慶州差將兵前去措置未見申到次第

一契勘慶州管下已招安有名目差遣不曾起離巢穴之人除周全錢響外見有張叔謝先謝謀萬雲田玉謝響盧超張迪等十數人各立山寨收養槍手各係三二千人平時聽從周全使喚今來李貴進兵其周全已與張叔同共作過竊慮餘人反側不安別致生事帥司除已劄下本貴止係捕周全謝小兒外不得

以捕周全為名播擾其餘已受招安人引惹生事帥司雖已出榜曉諭亦須歷以重兵使懷反側之人不敢作過

右逐司契勘本路見有前件賊火頭項不一帥司雖已分遣官軍前去收捕緣止有申世景一項軍馬除火頭輜重外可以出戰不及千人差出討捕每頭項不過三百人伺候一處賊勢稍衰又移往一處討捕其差出兵將例皆暴露日久疲乏別無入兵可以策應抵替其李貴所部軍馬人數亦是不多深慮賊徒結集愈眾輕視官兵轉見滋蔓侵擾州縣難以制禦欲望聖慈體念一路事理非輕特賜

奏議卷之五十八

睿旨檢會帥司累奏就都督府差撥一頭項軍馬三五千人前來本路應副急關使喚候盜賊寧息即時發遣歸元來去處所貴有所倚仗臨時不致誤事

再辭免轉官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典藩踰年盜息民安宜有褒嘉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尋具奏辭免伏蒙聖旨降詔不允臣不勝惶懼感激之至臣竊以帥守之職當任一路之責非若列城膺一郡之寄而本路自今春以來寇作過驚擾旁郡雖遣兵討捕尋即敗獲然以軍馬單弱之故未能掃蕩巢穴窮其根株以寬朝廷憂顧罪戾是



何功之有儻以盜息民安為名以冒賞典公議謂何非  
臣所未安實亦有累國體兼臣 嬰以衰病請閑見患瘡  
又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後 煩言伏望聖慈特降旨  
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仍乞檢命 臣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  
遣任便居住異時蒙被驅策 言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戰  
越

准省劄催諸州軍起發大軍米奏狀

今月二十二日准行在入內 內侍省降到金字牌御封六  
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 降到指揮令江西轉運司於  
去年上供等米內起發五十 萬碩前去江州樁管除近除

奏議卷之五十八

豁二萬二千二百餘碩充 路數內多科之數一萬碩應  
副洪州一萬碩慶州減免 亦有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碩  
雖近據逢運判具到已發 四萬七千碩亦未見申到的實  
起發綱解契勘朝廷見行 措置軍事其上件米斛且暮便  
要支遣不可少有稽緩有 設軍食右已劄下轉運司據未  
發米斛限七月十五日 以前須管一切數足外劄付本司更  
切嚴緊催促施行本司 已即時牒轉運司遵依聖旨指揮  
火急催發施行去後今 轉運副使逢汝霖徐林公文契  
勘本路上供額米係以 秋苗椿辦自經兵火之後多有  
闕及間有災傷年分所 催統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

數逐年並蒙朝廷除 豁抵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  
舊額一百二十六萬 九千碩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  
苗止有九十八萬三 千三百五十九碩一斗六升雖蒙減  
免止供一十六萬九 千碩外猶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  
催苗米外虛數無所 以出并和糴米減免三萬外收糴三  
十七萬石緣慶筠州 見有盜賊收糴未足截日終已糴三  
十四萬三千五百九 石六斗五升及納折納米五萬六  
千八百一十三石六 斗九升三合已上三色共寔合發米  
一百三十八萬三千 六日八十二石五斗三合依准逐次  
所降指揮科撥內二 十萬石應副行營左護軍四十萬石

奏議卷之五十八

岳太尉三十萬石張 少卿一十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三石七  
斗六升三合就支外 只有三十六萬四千八百七十二石  
一斗係元撥付江州 及改撥行營左護軍米應副老小江  
州樁管之數近准五 月四日都督府劄子指揮於上件改  
撥米內轉發八萬石 往廬州截日通已支發過江州樁管  
米共一十萬一百石 外自餘未發江州米二十六萬餘石  
見曉夕極力催督起 發緣本路逐年所催秋苗盡充上供  
外諸州不無逐急侵 用數目見據洪州申科折糴米一萬  
三千餘石折科馬料 七百三十七石并據慶州申秋苗上  
納到四萬餘石遣兵 招捕盜賊調發將兵支過口食別無



從出不免侵支上供米九千一百餘石已係知州孫佑自  
勅申奏及吉州甲廩陵吉水永豐太和縣共八千三百七  
十八戶委被虔賊燒劫逃移去年二稅無從催理已委官  
覆實及申尚書省乞行閣放兼慶州南安軍盜賊未息見  
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除豁數目並在上項實催苗米之  
內其合起赴江州米即無四十五萬七千七百餘石之數  
本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舊額等因依供申朝廷  
乞以實催糶到米數起發去訖今准前項指揮本司除已  
遵依繁行催督逐州軍據合發米數火急依限起發外申  
本司并帖子契勘本路逐年實催苗米每歲侵支殘欠常

奏議卷之五十八

七

不下十餘萬石且如紹興三年計一十八萬九千二百餘  
石四年計三萬三千五百餘石五年係早傷實催數少亦  
計十萬一千餘石所有紹興六年實催計九十八萬餘石  
比之遞年數多又緣盜賊未息且約侵支殘欠一十五萬  
石其未發江州米二十六萬餘石若除上項侵支殘欠一  
十五萬石約止有未起發米一十一萬餘石通已發過一  
十萬餘石共計二十一萬餘石係江州樁管之數又小帖  
子契勘所催秋苗從來每年有人戶殘零拖欠比年以軍  
事緊切督責州縣嚴行拘催如吉州有官人蕭嗣宗郭振  
民臨江軍鄒迪功等皆是抵頑不納稅賦並具申朝廷已

行遣以此可見本司與州縣非不用心督責嚴切止緣  
民戶凋殘盜賊尚多不無拖欠之數伏乞照會

右勘會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人戶凋耗  
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盡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  
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有總有十之三四其餘縣分號  
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纔及承平  
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加慶州累年盜賊猖獗稅賦  
往往催科不行吉撫筠袁等州亦有盜賊殘擾去歲遂致  
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迫州  
縣必致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

奏議卷之五十八

科數重困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  
吏虛負罪責所有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伏望聖慈詳酌  
特睿旨施行

謝賜夏藥并銀合茶葉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暑藥兼銀合  
茶葉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閩藩方之修扞深軫天慈  
賜御府之匪頒遠迂星使拜恩優渥附已凌兢中皇帝陛  
下道格天淵仁漸動植總英豪而駕御復土宇之版章知  
臣下之勤勞載隆體貌當炎蒸之鬱敦特示眷存北苑靈  
芽滌煩銷渴上方珍劑愈病析醴顧臣何人亦膺此賜竭



大馬之力願盡瘁於衰年進藥石之言書少酬於鴻造

謝轉金紫光祿大夫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特轉金紫光祿大夫累具奏辭免蒙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假守踰年未塞剖符之責誤恩增秩更叨出綽之榮雖具列於危際曾莫回於淵聽仰承明命彌切厚顏伏念臣猥以瑣才幸陪休運荷分闈一方之寄折長江千里之衝撫字維勞曾未蘇於凋瘵芟夷無術初莫變於剽輕之孽遂渤海之能愧汲黯淮南之洽佩牛帶犢舊習猶存畏甲冑于茲風未見宜在黜幽之典乃蒙褒進之恩抗章莫遂於楮墻

奏議卷之五十八

拜賜實同於臨谷寵光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包荒至仁善貸執賞罰之大柄示磨勵之宏規每於臣鄰曲加體貌致此懋賞濫及孤蹤臣敢不深體慈蒙益思勉勵竭犬馬之力雖莫報於乾坤遂糜鹿之心尚有祈於君父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九

應副新虔州張翥錢糧在職待罪奏狀

勘會近奉聖旨令湖南差統制官步諒軍馬前來江西會合李貴措置盜賊權聽本司節制其步諒統押官兵已到吉州本司尋行差撥前去虔州駐劄措置盜賊權聽新知虔州張翥使喚去後今月初七日據張翥申契勘統制官步諒軍馬一行錢糧依先降指揮合條本路轉運司應副今來轉運司只行下虔州令於稅米內支錢於應副安撫司錢及轉運司八色錢內支緣虔州見今盜賊縱橫諸縣道路不通財用闕絕訪聞六月內支軍糧米尚欠二百石

奏議卷之五十九

支遣不過七月已後月分各合支七千餘石未有一粒至十月方納稅米見今委無稅米可支八月冬衣錢合支五萬貫九月賞給錢合支二萬貫亦未有一文近蒙轉運司差屬官前來劄劄雖平準務本錢並已刮刷盡絕委實無錢可支竊慮步諒軍馬到州目下並無錢糧決致生事督恭依聖旨指揮前去赴任已到吉州訖為見虔州闕乏實是怯懦逗留不敢前去交割除已具狀申朝廷乞賜先次罷黜外乞指揮移文轉運司真實那移錢米應副施行勘會新知虔州張翥近因經由洪州赴本司稟議有劄子稱虔州闕乏尤甚官司窘迫目下經營無緣便有所濟乞本



司支借錢米專充招捕盜賊使川本司已於昨得朝廷指  
揮帶糴米內支借米五十石於回易錢內支借一萬貫并  
支物貨等紐計二千餘貫應副前去訖今又據前項申述  
契勘虔州緣諸縣各有盜賊難於催科及本州官吏有失  
措置遂致財賦大段闕乏目前已是闕乏錢糧支給官兵  
請受今來步諒一軍雖蒙朝廷指揮許於湖南橋接錢糧  
應副文移往返卒未能副目前支遣其轉運司所撥各色  
官錢多係本州日前使過即無見存之數又有軍衣賞給  
等數目浩瀚本官到任之初委難責辦若非朝廷特降指  
揮應副決致誤事本司照對見管朝廷出賣鈔引錢一百

奏議卷之五十九

逐急於數內支撥一萬貫并再於帶糴米內支撥三千石  
給付本官及牒轉運司將實管錢米報那應副虔州目前  
急關并劄新知虔州張甯催促起發星夜前去赴任外所  
有虔州自餘闕乏錢糧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

貼黃

契勘本司累具奏聞乞將本路上供錢米應副李貴  
兵馬支遣却於福建路橋收元贍養李貴軍馬錢糧  
起發上供及將本路月橋錢應副步諒軍馬支用却  
令湖南橋收元贍養步諒軍馬錢糧就近發往鄂州  
未奉回降指揮竊緣本路州縣錢米除上供月橋外

別無寬剩之數若朝廷止令轉運司權那應副委是  
無從所出伏望聖慈速降睿旨與決施行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慮預防與事來報應者利害相去甚遠平時不  
思為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有誤國家之大計耶目  
今偽齊之兵為劉光世擊敗於淮淝之上其餘破亡殘黨  
散走嘯聚往來於淮西之間斷黃兩州既有岳飛等軍屯  
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蕪黃兩州與江州實為對境蕪黃  
即江州之脅背江州即江西之咽喉也萬一敗亡之卒批  
亢擣虜延入內地使不預為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

奏議卷之五十九

則受敵之際旁需救援豈不誤事哉况蕪黃等州與江州  
煙火相望通淮之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  
過七八日便抵江面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  
池郡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  
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  
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  
將江西等州兵將許臣勾抽使一喚照得江西盜賊已漸寧  
息將逐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  
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至淨盡去處其隸將兵雖例前去  
差撥竊慮逐州占吝不為發遣累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



人兵皆在慶州措置盜賊相去為遠緩急難以勾抽使  
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人兵分布防守況車駕駐蹕建  
康如江州等處最為上流重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  
理宜分屯大兵以為控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不  
曾受指揮伏望聖慈特降旨旨早賜詳酌施行

措置本路盜賊奏狀

契勘臣去年春夏間到官之初適當旱歲米斗至千餘錢  
盜賊稀少蓋緣遠方之民但見朝廷除本路安撫制置大  
使意謂所統軍馬必多巨寇既不敢起小盜隨亦寧息至  
今年春因慶州官吏失於撫循引惹生事故周十隆謝小

奏議卷之五十九 四

鬼等殘破屬邑侵犯吉州未豐吉水等縣本司差符兵前  
去討捕每頭項不過數百人雖幸殺敗過其兇焰使復歸  
巢穴然兵力單弱不能深入窮其根株相繼福建路李貴  
一項軍馬前來與賊相持山林險阻之地又未有功旁近  
克徒窺見官軍勢力弗強皆有跳眼之志雖去歲豐稔粒  
米狼戾斗米不過百錢而鼠竊狗偷紛紛不已誠有以致  
之也慶化賴隔八揚三十四兩項賊徒相繼侵犯撫州勢  
頗飄暴本司遣統領官王彥將本部軍馬前去會合臨川  
知縣王時率弓兵土豪深討捕已招降到楊三十日等  
其賴隔八等亦為土豪所見擒捕到徒黨數十人付撫

州建昌軍推治袁州萍鄉縣有湖南及吉州太和縣賊徒  
石鐵牌鍾牛皮賀和尚等嘯聚作過本司遣申世景下將  
馬仙將所部軍馬前去討捕並已招捉了當筠州高安縣  
近有熊青等賊徒去城數十里劫掠人戶知縣步汝霖縣  
尉李聃年躬親前去討捕為賊所害及殺傷官兵弓手士  
豪甚眾本司遣發統領官王彥前去討捕已擒獲賊首熊  
青等八名解赴本司凌遲處斬訖并斬賊徒一十六級見  
委巡尉搜捕殘黨唯是吉州未豐縣賊首李安淨出沒於  
崇仁新淦永豐等縣作過雖中間為王彥殺獲徒黨一百  
二十餘人又復嘯聚至今猶未敗獲不逞之徒往往借其

奏議卷之五十九 五

聲勢劫掠打噴本司近已再遣王彥自筠州前去會合已  
遣軍馬須管於日下捕獲外撫吉筠袁等州目下別無作  
過盜賊惟是慶州周十隆謝小鬼與其餘已受招安不離  
巢穴之人如張收等十數項賊徒深慮秋冬之交結集作  
過又有劉宣一項賊馬見在本路與廣東兩界首及古政  
李才等數千人見在湖南與本路兩界首來往作過今冬  
勢須過為隄防臣已與新知慶州張覺商議措置也李貴  
步諒兩軍於附近遣元係本州招安使臣羅武賴勝錢譽  
等入賊說諭周十隆謝小鬼張收等令放散徒黨赴州公  
參與免罪犯不奪已補官資其家依舊聽納租稅因令擊



家居於州城漸次遣發赴本司聽候朝廷指揮其有不從者會合軍馬討捕更不招安庶幾革去舊習不至養成後患所有劉宣古政李才等賊徒一面遣發東南第六將兵前去討捕伏望聖慈降旨朝廷更賜指揮施行

乞戒約捕賊亂行斫級希求功賞等奏狀

契勘本路州縣官下遇有盜賊作過遣發官兵前去討捕其統兵招捉官多是逼逐賊徒出界或擒獲到此小徒伴便於申報捷狀內備習近年體例妄稱與賊見陣棄頭不斫追殺數十里橫尸遍野墮崖谷澗溺江河不知其數殘零賊徒別無贖緒其招到賊火亦不令出公參及揀選

奏議卷之五十九 六

存留強壯人止稱並已給撥放散遂致賊徒得為姦計聚散出沒終不敗獲兼保明功狀難以覈實推賞本司已行下統兵官仰今後捉殺盜賊告諭士卒如遇見陣殺敗賊徒並須要斫到首級赴官驗認其生擒之人不得殺戮盡數押赴統兵官軍前驗實送解所屬根勘如在兩界首討捕不以遠近追襲即不得以趕散出界為名便行抽回軍馬仍仰統兵官置籍錄記立功姓名狀具的確見陣得功因依殺到首級及生擒人數結案保明供申以憑委官檢驗陣場覈實推賞仍戒約不得亂將平民殺害斫級充數希求功賞如本司覺察得知其亂轄官部隊使臣以下並

官次第重有行遣若委有逼逐落崖溺水之人亦仰統兵官驗實保明的確死損人數同申即不得依前泛濫供報如遇招安賊火仍遵依前所行指揮盡要正次首領出官公參拘收器械燒毀寨柵將一行徒伴揀選強壯堪披帶之人並行存留在軍具數申取指揮施行外伏望聖慈特降旨令朝廷更賜詳酌行下庶幾有所遵守

約束統兵官招捕盜賊奏狀

勘會慶州管下見有克賊周十隆謝小鬼等結集作過累准朝廷及都督府指揮令本司催督李貴措置招撫如不聽從即會合將兵討捕本司尋行下李貴催督遵依施行

奏議卷之五十九 七

十三次劄下慶州四次劄下東南第六將催差將兵起發前去會合討捕六次據慶州申承李貴申周十隆等不從招撫乞差將兵前來討捕已帖將官曹綱日下部領將兵前去本司續又五次徑劄下曹綱催促進發至五月初五日據李貴申周十隆等不從招撫已兩次進兵殺敗賊徒外賊首周十隆謝小鬼及自餘賊徒走散未獲已申慶州乞差將兵巡討前來會合討捕至今未到本司遂行下取問本州及將官曹綱具折遵依不即起發將兵前去會合因依及具狀申乞朝廷指揮施行去後又經多日並未曾據曹綱申到已起發文狀五月二十二日據慶州五



月十四日狀中方稱見帖將官曹綱部領將兵日下起離前去會合李貴討捕又未見得委的曾與不曾起發顯是將官曹綱全不體認朝廷累降指揮及不聽從本司節制致誤會合討捕走透賊徒緣本州相去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地里遙遠每有行下調發等事動經旬日方到今來本州管下見有盜賊作過頭項不一似此帥司號令不行緩急必致誤事欲望聖慈特降旨施行

乞將上供錢米應副李貴軍馬奏狀

右臣契勘近蒙朝廷以本路見有盜賊闕兵討捕差到李貴步諒兩軍人馬除步諒壹軍撥就虔州駐泊已奉指揮

奏議卷之五十九

以月椿錢應副卻令湖南收簇撥還湖北宣撫司外有一軍見在吉州駐泊雖與步諒人數不相遠然請受則例過之三倍步諒一軍月費錢四千餘貫米八百餘石李貴一軍并老小月費錢一萬二千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本司累具申奏乞令本路將上供錢米應副贍養卻令福建路收簇撥還未奉回降指揮止是令轉運司權那應副轉運司亦別無擘畫止是令州縣自行措置目今撥吉州申錢糧闕乏無可應副竊慮別致生事臣契勘見今虔吉間盜賊雖節次討捕稍安巢穴緣巨盜頭首如周十隆謝小鬼副宣古才尹寶等並不曾捕獲逸相結集至秋冬之交

須作過若有錢糧贍養李貴一軍存留本路彈壓庶幾時不致猖獗若錢糧贍養不足日有目前之憂即將來盜賊亦不暇恤李貴在福建與本路贍養之費惟均而利害相萬伏望聖慈特降旨令朝廷更加詳酌如李貴一軍別無錢糧應副贍養即乞於岳飛軍中差撥三二千人前來本路就用錢糧彈壓討捕其李貴軍馬候岳飛下兵將到日發回福建路駐劄仍乞早降指揮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九

奏議卷之五十九



朱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

條具利害奏狀

契勘本路盜賊久未寧息雖因民俗頑犢好復仇怨所致  
要是小民迫於衣食易為兇徒之所結集若使田畝之民  
衣食不之各有生理兇惡之人不得誘為徒黨安能一呼  
俊至百十為群滋蔓猖獗臣竊見本路催起上供稅賦月  
橋錢及糴買數事實有未便於民間者本司已嘗具奏申  
陳未奉回降指揮若不別行措置小民漸至失業必致驅  
而為盜遣兵討捕卒無已時致赤子之流離情實可憫臣  
嘗叨近輔分典要藩荷恩最深欲報無所苟有所見不敢

奏議卷之六十

隱默今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 本司近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尚書省劄子令臣催督  
轉運司起發上供無額斛斛尋取到轉運副使達汝  
霖徐林狀節文契勘本路上供米斛係以秋苗椿辦  
兵火之後多有逃闕又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  
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只以  
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  
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  
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雖蒙減免止供一十  
六萬九千石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

米外虛數無從所出又慶吉南安軍盜賊未息見蒙  
朝廷遣兵收捕有合豁除數目係在實催苗米之數  
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元豁等因依申朝廷乞  
以實催糴納米數起發去訖申本司照會臣勘會江  
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戶口凋耗雖去  
年稍得豐稔人戶未得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  
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有纔有十之三其餘縣  
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  
纔及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如慶州累年  
為盜賊猖獗稅賦往往催科不得吉撫筠袁等州亦

奏議卷之六十

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  
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責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不  
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數重困人戶非  
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負罪責  
近已備錄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奏聞伏望聖慈早  
降睿旨令轉運司具以實催之數起發庶幾小民不  
至重困流為盜賊不勝幸甚

一本司去年內差幹辦公事韓岳前去諸州軍點檢奉  
行寬恤事件續據本官申筠袁州臨江軍係災傷最  
甚去處有不曾逃移人戶緣災傷草賊侵擾死失佃



戶耕牛闕乏穀種無力輸納乞依湖南州縣已得聖旨指揮差官檢視民間耕種田疇只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紐納稅租并臨江軍知軍趙士勗狀本軍日逐據清江新喻三縣民戶投訴緣去歲旱歉雖不曾逃移離業實以飢貧無牛種失於布種及雖有曾布種去處又不能周遍逐縣不住追催枷禁鞭笞要依遞年納戶下全稅乞從本軍施行竊詳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都督府劄子節文應人戶歸業者候催科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合納稅租仍免本戶差役一年其上件投訴民戶雖不係因逃移歸業之人蓋

奏議卷之六

三

是懸土不忍去父母之邦緣此飢貧失於布種原情實可矜憫若不隨宜措置則追納既峻無所從出避一時刑責之患必見轉徙乞且據所墾田畝隨分數減今歲稅租等事本司已備錄前項逐官所申事理申奏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訪聞筠袁州臨江軍災傷人戶至今緣此拖欠租稅官司催督致有逃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司差官體究將紹興六年分人戶布種田畝不遍拖欠下稅賦見掛欠者特與並行放免庶幾小民安業不至失所

一契勘本路每月應副在飛大軍月椿錢九萬餘貫自

來係以輕齋金銀相兼見錢起發昨緣湖北隨軍運判劉延平移文只令起發見錢自後諸州不惟艱於應辦其裝發糜費亦不易出自去年四月臣到任以來催督至今共起發過一百七十餘萬貫本路錢寶泄於他路不復可還民間闕乏號為錢荒以故穀賤傷農民戶輸納夏稅戶帖應干名色難得見錢問里愁嘆至今委棄田產逃移者多若不別行措置將來愈見闕誤本司昨准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催起發月椿錢連到款式立限取會已未起發輕齋稟名斤兩數目以此見得諸路應副大軍皆合用金

奏議卷之六

四

銀相兼椿發累曾具奏狀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轉運司許令諸州將所認月椿錢計置輕齋與見錢相兼起發仍照應在市價例務令兩不相妨庶幾可以椿辦不至走泄錢寶民間交易及輸納官中不至闕乏實為利便

一契勘自來朝廷行下轉運司糶買斛斛如有糶本則官中得米民間得錢兩為利便近年多是頒降告勅牒與見錢相兼已是難以行使今來朝廷降下本路和糶專用一色關子雖有許撥經制總制錢指揮緣應副贍軍多無見官錢物深慮糶買不行州縣不免



抑配重困民力竊緣商賈與販計赴官糶納猶可  
給與關子令赴所屬支請今來客旅與販稀少唯是  
糶於鄉村民戶積累升斗以足額數鄉民中糶得些  
小關子豈能前去數千里外官司請領必為兼并之  
家以賤價取之羸落官錢規圖厚利朝廷所費則一  
小民受害徒為富商大賈之資深屬未便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令朝廷支降見錢與關子相兼糶買糶於  
鄉村即給見錢糶於商賈即給關子庶幾小民獲受  
實惠不至重困一路不勝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議卷之六十

五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右臣契勘本州自七月以後不雨遣官致禱管下神祠佛  
宇應有仙聖靈跡去處及築壇壝龍迎請聖水躬親齋素  
日事祈求雖獲感應並皆微細不得露足見今晚田已是  
亢旱此蓋守土之臣德薄人微繆當方面之寄精神不足  
以感格政術不足以共理致茲早曠單及一方伏望聖慈  
特賜罷免遴選帥守以寬憂顧臣不勝祈天俟命激切屏  
營之至

乞官觀劇子

臣契勘自今春以來實錄衰病屢上封章乞罷帥權投置

散木蒙矜允近為本州入秋闕雨已覺亢旱罪在守土  
之臣已具奏聞乞從罷免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孤  
生早衰多病久苦瘡瘍復得筋挛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  
難加以素有疾眩醫治弗效動多遺忘常恐顛仆一路兵  
民之寄事體至重倘不量力勉強負荷决致踈虞伏望聖  
慈特賜哀矜許令罷免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任便居住庶  
幾疲驚得就休息尚露廩餼以養餘齡感戴天地之恩何  
以圖報干冒宸嚴臣無任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

奏議卷之六十

六

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為豐歲此和  
氣致祥之所也政令乖戾拂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  
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  
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  
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  
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  
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  
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  
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  
和糶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絲未生以督供輸未穀未秀



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  
怒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  
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  
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  
立臻則早曠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早曠之災不  
為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  
足軍食者早整素備無待倉猝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強虜  
憑陵潛竊窺伺屯兵淮許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  
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

奏議卷之六十一

七

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  
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  
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  
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  
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藉可藉上功行賞  
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  
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欲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  
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  
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  
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

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  
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所  
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仰察天時俯  
揆人事今日誠為老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  
重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  
乞閒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  
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為陛  
下詳言之誓整狂瞽仰酬大恩臣無任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奏議卷之六十一

八

了當自入秋以來闕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  
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無雨晚田決致旱傷  
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  
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失指準有悞大計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論淮西軍變劄子

臣據舒斬江黃州探報鄧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偽齊泌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避衆所共知不為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勃海之流最為麗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為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逐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

奏議卷之六十一

一

足控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閑散將士缺望遂生攜貳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預選武臣之有感望智畧者以為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間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為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社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勝瓊在光世軍中皆號素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

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悅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遁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審諭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

奏議卷之六十一

二

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况五乎深可痛惜試舉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者安西北將士尤為難得以前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為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為君臣暮為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關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為賊用致死於我可可悲乎鄧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為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



重兵於江淮以為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廣壽盡卷而去籬  
籬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見疎闊竊逆窺伺強暴憑  
陵喪威辱國自取子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  
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  
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  
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  
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  
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  
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  
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  
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誅者哲之言  
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  
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  
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  
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  
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  
為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闕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  
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  
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搖離士氣

奏議卷之六十一 天三

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靜  
以待之俟人心之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  
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  
今日為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  
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  
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崇衛軍弱朝廷初不留意  
近聞揚州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待衛馬軍司兵出戍  
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  
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  
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警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  
詢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之則薦進必多  
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社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與唐  
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  
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  
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啟專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  
方今虜偽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  
明為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採青苔之言而勿偏聽

奏議卷之六十一 天四



在今日為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紹陳璘在光武時有若劉龍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祐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為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眾一旦叛去固不為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為吾害也或謂虜偽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揚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倘

奏議卷之六十一

五

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聖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惟懼之謀必有勝算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

愚思夙荷睿賞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疎無階自致遇事輒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鄆瓊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並為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疎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管蒙詔許令入告若

奏議卷之六十一

六

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丞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為便伏乞睿察

乞黜責或官祠奏狀

右臣已具劄子論列淮西叛將鄆瓊事宜奏聞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難以



復當帥守之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黜責施行兼臣久患  
足弱拜履有妨疾眩為擾動履顛仆累具奏乞宮觀差遣  
未奉俞允今來感時憂憤疾勢益深如蒙矜憐察其用心  
未忍寬矧只乞除一在外任宮觀任便居住由賜保全以  
安愚分干冒天威臣無任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祠奏狀

右臣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宮觀未奉  
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之餘誤蒙聖恩付以江西一路重  
寄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  
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

奏議卷之六十一

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額建  
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初蓋倉庫催發錢  
糧招捕盜賊皆係臣躬親逐一措置處盡心力殫耗幸已  
就緒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窺避兼臣近以淮西叛將  
事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  
顛錯難以安職伏望聖慈哀矜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罷  
臣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官觀差遣以養病  
軀以安愚分所有臣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為六狀仰  
瀆睿覽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奏陳淮西事宜獎諭詔書

李綱省所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事具悉昔留侯以  
八難止食其之說買臣以十策服公孫之謀蓋人主有廣  
覽兼聽之明則臣下有竭智盡忠之益卿位隆將相計安  
國家身雖處於藩方心實存於王室比閱淮堦之議藹有  
漢臣之風去兩短集兩長所願聞於藥石畫一奇出一策  
尚不廢於芻蕘矧乃嘉猷毋忘入告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特降詔  
書獎諭者事君無隱敢輸憂國之謀陳力不能輒布乞身

奏議卷之六十一

之懇恩頒溫詔感集愚衷伏念臣猥以諸生偶陪輿運  
三朝被遇誓殫夙夜之勤一紀孤危備歷風波之險曲荷  
聖神之眷濫當帥守之權識昧知幾豈能料敵而制勝才  
非任重惟宜置散以投閑蓋常出位而多言祇欲辭榮而  
養疾囊封屢貢上千斧鉞之威綿檢誼數邊眉絲綸之寵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履載明極照臨察其犬馬之誠  
每加聽納憫其簪履之舊未忍棄捐特軫皇慈荐垂睿訓  
榮既踰於華袞懼若殞于深淵臣敢不仰體至仁俯全晚  
節危言入告益思藥石之忠衰疾丐歸願遂山林之志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二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降璽書符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歷前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愚竊以為不然試為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

奏議卷之六十二

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為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攻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為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竽以細故而謹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為自強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

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去前日之所為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抱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運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為弱去冬敗劉麟劉猷之徒甚衆用兵未為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公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旬月

奏議卷之六十二

為樂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搆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棊前者既差後者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為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為寇者偽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務將士奔潰賊勢鴟張時安所定止哉誤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趣時獻言者之所推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



其意誠有罪矣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惜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大馬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辭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奏議卷之六十一

小帖子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為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志為盜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為正與今日之事相類竊見近降指揮廉副廬專肝胎等處米斛並改撥

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臣近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漢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疎缺並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及淮西一帶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乞宮觀奏狀

奏議卷之六十一

右臣近以衰病累具奏聞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仰荷大恩第深感涕竊念臣孤陋無取誤被眷知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竭來江右物華再秋雖殫夙夜之勤曾幾涓埃之補而臣年衰景暮福過災生百病之所交攻萬慮之所纏集將遂填於溝壑願休息於山林方本略盜賊稍衰之時兼沿江邊報未急之際不乞身而閑退必設國以顛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除一外任宮觀從便居住或許守本官致仕庶幾專近醫藥尚保餘齡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契勘臣自春夏以來久患瘡瘍纔稍痊安又得足弱筋學之疾拜跪艱難步履蹇緩至今未愈近來復苦心氣煩憤健忘漸成淋疾醫者謂憂慮傷損所致若不控告君父罷免帥權少就閑散決難自全伏望聖慈哀憐特從所請使得歸休保養衰疾異時蒙被驅策不敢辭難伏望睿察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

奏議卷之六十二 五

平江趙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驛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聞宗社安危主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

為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被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鸛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

奏議卷之六十二 六

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符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鄧瓊之叛屋宇倉庫盡



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新光等一帶無兵  
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  
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  
備人情震駭一患也盜貨不通糧餉阻二患也濟渡多端  
難以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  
州縣蟻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  
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勝理為急淮西  
者今之勝理也賊馬入寇必趨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  
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也與敵以為背  
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

奏議卷之六十二 七

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  
當之故將士攜離捨我歸敵非細故夫萬一因此翠華移  
蹕將士乃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  
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報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  
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者雖  
差後者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  
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  
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次  
臣益焉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  
為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揚沂中以

將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不  
粗定夫前日躬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  
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  
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  
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  
迎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  
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  
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  
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忻

奏議卷之六十一 八

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  
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  
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  
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為先則雖  
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  
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  
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  
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  
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  
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



生也勸都關中者妻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  
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  
輒獻臆說仰禪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  
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九月二十四日准樞密院九月十四日劄子節文本司申  
契勘鄱瓊新寨等率淮西兵將全軍反叛驅擁官軍軍民  
歸附偽齊竊慮不測前來江諸處作過其江州委是受  
害去處並無車馬控扼欲望朝廷檢會本司近奏事理速  
降指揮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差撥軍馬前來與國軍

奏議卷之六十一 九

江州駐劄以備不虞右檢會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令岳  
飛差撥水軍三五千人乘駕戰船委近上統率順流於新  
陽鎮擺泊仍令差先鋒人船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控扼近  
據岳飛奏緣淮甸即日別無探報如稍有警急當量其賊  
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往新陽或江州照應劄本司照  
會契勘本路係抵接淮西界分去偽境不遠近廬州等處  
等反叛之後日有探報以北事宜緣今歲防秋事體即與  
以前年分不同其本路沿江一帶及蕪黃等州緊要控扼  
去處並未軍馬防捍兼本司見管官兵人數不多又緣  
廬州縣管下有未獲盜賊殘黨各已分差前去捉殺所有

等處合屯軍馬若候有警方遣前來竊恐後時却致  
遲誤欲望朝廷特賜詳酌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先次  
遣發軍馬前來江州一帶屯駐預行措置控扼防托庶免  
臨時誤事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臣伏觀皇帝陛下以御書草聖千文贊賜寶文閣直學  
士右太中大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臣子洎宸章奎畫燦  
然如繁星之麗天臣輒摹勒于豫章州學宜聖殿陰使諸  
生得以瞻仰且拜手稽首作贊系于刻石之末詞旨淺陋  
不足以揄揚盛美臣則有罪謹繕寫在前并以石本裝治  
進呈干冒天威臣不任惶懼

奏議卷之六十二 十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三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難當方面委寄乞罷帥  
權除一官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  
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橫集臣  
雖衰病敢不勉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  
江西一路實為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  
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偽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  
郡縣地千里餘皆係要害去處屢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  
蜂屯蟻聚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

本奏議卷之六十三

軍馬盡為諸將之所兼弄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到任之  
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此因盜賊猖獗又  
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亦是不多仰賴朝廷威  
靈兩年之間招捕群盜凡數十火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  
者惠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  
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偽增兵駐陳蔡穎昌臨汝諸郡與舒  
蘄光黃對竟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  
禦九江興國浚江一帶又無精卒為之控扼新經郡縣之  
變藩籬缺人心動搖萬有一虜騎奔衝有南牧之意何  
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去

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  
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  
稍尚使待罪藩以備驅策自非投誠控告君父洞照幾  
微審量事勢摘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天  
寸之補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聰  
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  
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際  
有難待奏報者欲乞應于防冬事件特許臣以便宜  
施行乞奏聞

本奏議卷之六十三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撥付  
都督府及分隸諸將湍奔矢往並無留者雖蒙差到  
申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筠袁等  
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較那目今防冬之  
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  
地與敵相隣日夜窺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界  
以重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為帥亦  
不能有所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  
安能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彈竭  
驚鉅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為朝廷獨當一面以保



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虛受其  
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避懷印遠遜但  
為身謀不為國計則非臣之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  
喚庶幾不致誤國方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  
缺乏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  
望留神幸察

一本路江州最為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  
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峤陶侃誠以控扼上流不  
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建康九江尤為要害

奏議卷之六十一

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  
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  
控扼使敵人不致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  
執一哉近年九江為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  
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  
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為患非淺淺也伏  
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  
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幾  
可歸迫於飢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

額禁軍誠為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  
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額就者深慮轉徙灌  
壑或流為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  
招民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  
錢糧本司自行應副支給候過防冬具人數申取朝  
廷指揮實為利便

一田邦直一軍五百餘人元係本司軍馬昨緣本司兼  
蘄黃等州宣撫使差往蘄州駐劄錢糧之類並係本  
司應副近來差屯光黃州又得探報就移廬州屯駐  
淮西既屯重兵邦直之兵人數不多必不藉此本司  
得之可以增重兵勢分布使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將田邦直一軍撥還本司實為利便

奏議卷之六十三

一本司昨得朝廷指揮許置都統制一員遇有賊盜會  
合廣東福建軍馬並聽節制近據廣東統制官韓京  
申見今將官曹紹統所部兵七百人循州興寧縣  
駐劄聽候使喚又據福建統制官王進申見統所部  
軍馬在汀州駐劄兩界首見無盜賊皆去本路不遠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勾抽使喚候過防冬發回  
逐路

一本司年例蒙朝廷支降錢十萬貫應副防冬支用去



年防冬不敢紊煩朝廷。年防冬非去年比竊慮驟  
急缺乏無以支梧緣本。見有朝廷出賣茶引錢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例於茶引錢內應副庶幾  
不致誤事。

一洪州月支官兵糧米七十餘石歲支八萬五千餘石  
除正苗米盡數起發上。此外本州所得耗米等支用  
僅及其半去年蒙朝廷。支撥二萬石尚猶侵用過上  
供米一萬二千餘石已。具奏聞乞行銷破今年秋旱  
差官檢踏放數不少。又有閏月支費益多已具奏聞  
乞依去年例於上供米。內支撥應副外更乞添支二

奏議卷之六十三 五

萬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支撥施行

一防冬之際全藉有以。勸將士使之用命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給降從義。郎至承信郎告各五道進武校  
尉至進勇副尉綾紙。各十道付本司收管遇有實立  
功之人畫時書填給。付候過防冬具用過數日繳申  
朝廷其立功官高之。人別具功狀保明供申聽候朝  
廷指揮

一江州舊屬江東朝廷。以洪州相為表裏割隸江西  
誠為利便惟南康軍。建日懸間於江州洪州之間犬  
牙相錯不屬本路每。遇以秋之際措置斥埃濟渡

馬難於號令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  
康軍及建昌縣兼聽本。司節制庶幾不致闕誤  
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乞以初旨

貼黃

臣契勸建炎二年虜。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  
但為退避之計官省。以行帥臣亦避兵民莫有統率  
之者遂致洪州殘破。取為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  
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  
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避保全一路以  
至今日由是觀之退。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

奏議卷之六十三 六

自兵火之後六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  
萬一虜偽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  
不知朝廷使臣何以。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  
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  
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未未必能南  
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  
可關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  
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以降指揮如朝廷以為不必  
遣兵實難虛受重責。乞令會臣累奏所乞或先次熟  
實施行伏望睿察



臣契勘近據探報壽春府光州皆有賊馬渡淮前來作過稱係孔彥舟王孤角等軍馬委是緊急所乞兵將伏望速降降旨差撥或旋次起發前來應副分孽使喚伏乞聖察

乞施行余應求張醫捕盜功效奏狀

勘會本路慶吉等州管下昨來不住有兇徒結集群眾肆行驚擾鄉村殘破縣道逼近州城潰散巡尉官兵殺死知縣及捕盜官獨賊作過臣節次遣發兵將及關牒提刑司官同共督責諸州措置招捕過大小頭項賊六六十餘件已行開具申奏朝廷乞契勘本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

奏議卷之六十一

慶州張醫自到任以來夙夜究心同共協力措置施設方畧遣兵殺獲兇賊劉宣温鐵彈羅十二劉四花魏照等賊徒及生擒賊首劉宣劉洪并招安到久不敗獲賊首周十隆謝小鬼類十九丁二十一劉動天謝先謝聰羅動天尹寶張大開方叔公等頭項人數不少自即本路惟吉袁州抵接湖南界及慶州僻遠去處尚有些小賊殘徒黨已遣兵前去招捕外今來盜賊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備見宣力委有功效欲望聖慈詳酌特降降旨施行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會勘先奉聖旨指揮令逐路帥司督責所屬州軍專委

或各行點檢城壁若城大難以因舊修築仰隨宜要省便臣尋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全人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壞墜堊塞並無樓櫓器具蕪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闊遠又城外積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緩急難以防守恭依前項聖旨指揮相度到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築新城開撥壞墜卻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堤岸臣一面允那本司錢物計置木植磚灰等物料於諸州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并於洪州管下縣分應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各自支

奏議卷之六十一

破口食粮米相兼工役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後續准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勅二十二道應副變轉支用自紹興七年正月初五日起工創新截築城身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基根闊二丈五尺面收闊一丈八尺并護勝墻文頭通高二丈二尺表裏並用磚裹砌及墻砌城面砲臺墻道甃城亦係用磚裹砌計用過新磚一百餘萬口並係置望燒燬并令鑿戶斷撲供應及於城外開墾週迺壕河計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闊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到馬面敵樓大小共一百座計六百六十餘口計備城上要用防城器具旣離牌狗脚木砲座橋不第備置



城門樓一十一座甕城兩所鈞橋肆座防城器具庫屋  
兩處計四十間並皆齊備據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日  
修城畢工已將寺觀人夫等犒設放散外其有所用錢糧  
收買磚灰木植等盡係本司措置應副並無一件取於民  
間所有首尾宣力官吏欲望朝廷詳酌施行謹具如後瀕  
至奏聞者

提舉官

武功大夫特差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

劄武登

左朝奉大夫通判洪州軍州事崔耀卿

奏議卷之六十三 九

左朝奉郎權通判洪州軍州事李利用

都壕寨官武節郎杜觀

製造樓櫓防城器具及受給錢糧官

武功大夫中州防禦使前洪州兵馬都監時光祖

武功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准備將領張復

受給磚木器具官

下班祇應蕭安 張道

部役官

從義郎白惇智

忠翊郎孫阜

成忠郎周端

保義郎蘭浩

進義校尉張福

下班祇應張曉

進武副尉郝敏

本司點檢文字

進武副尉楊安中

保義郎雷德成

主行人吏四名

張京 何林、陳光祖 湯頤

奏議卷之六十三 十

右謹件狀如前謹錄奏聞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  
祇受訖者分閭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曲蒙保護  
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謝伏念臣誤膺器使素乏材能  
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週身防患之術囊封上達每登  
慮衷函詔俯頒屢叨辱獎夫何抵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  
愧瀆蓋高之聽事無實狀難當滋惡之辭豈敢辨明但祈  
照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慈為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  
深仁廓納汙之末度致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改



誘之由克謹保身之戒攀援  
深願憑因於香火  
臣絕方屏跡於山林祝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三

奏議卷之六十三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為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

奏議卷之六十四

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交遠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鑿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不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嚔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

一第... 丹... 2 ...



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變待時動必有功傳曰  
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  
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祥宮亟往逆返幣藏為虛  
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存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  
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祥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  
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  
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  
計中禍難之未艾也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  
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諷謀慶詢必以周  
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

奏議卷之六十四

井駟儉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  
朝廷信之此必有其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  
實惠如楚之信張儀以永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  
迎祥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  
已自乖矣則其所以用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  
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為此名以  
遣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亟體降禮以聽受  
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  
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  
國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使之

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  
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  
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  
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過  
赦該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  
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獲至尊以制六合曰天  
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  
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  
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  
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

奏議卷之六十四

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  
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  
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  
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  
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  
使親迎祥宮或使單軍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  
事或竭取賦稅或腹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  
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  
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軍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  
已而為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



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  
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  
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  
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  
遂定中興之業昔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疎布誘  
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  
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  
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舻相繼財用  
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  
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

奏議卷之六十四 四

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  
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  
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  
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讐之手此臣之所不  
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  
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  
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  
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受制於強敵  
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  
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

夫水為變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  
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  
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  
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太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  
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  
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僅  
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  
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  
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  
怖懼風塵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

奏議卷之六十四 五

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  
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  
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  
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詎不  
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挫東  
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  
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  
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  
禍為福轉敗而成功曾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  
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



願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者方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趨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願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九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

本奏議卷之六十四

六

但欲早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臣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禮誅賞蓋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

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大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蹇必至於亡而後已

本奏議卷之六十四

七

與之絕則國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焉若憐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獲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設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詔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於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



見八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勅順強虜之師不  
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  
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  
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  
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  
土梗何則被為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視金人  
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  
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况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  
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降臣章  
與群臣之有智畧者慮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黠

奏議卷之六十四

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禍  
也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  
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為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  
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天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  
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察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日因淮西鄴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  
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  
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  
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事  
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

犯不測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為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  
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疴藏拙臣之為幸  
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弱  
羸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  
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  
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  
旨差臣知潭州臣聞命震驚周知所措伏念臣受材謏薄  
賦分奇窮誤被使令眷更方面無絲髮之功以報殊遇有

奏議卷之六十四

立山之咎以致煩言閑廢以來歲月未久遽蒙拔拭復界  
藩維自顧何人可以當此矧湖湘之重地乃東南之上流  
兵火之餘寇盜未靖師帥之選授受維難如臣憂患餘生  
疾疢交作血氣凋落精力弗強自藏寂寞之濱尚差衰瘁  
倘膺繁劇之寄必致顛隳伏望聖慈垂情舊物憐駑馬之  
已老哀倦翻之屢傷特降俞音收回成命使遂安於丘壑  
庶或保於桑榆仰報大恩願期他日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  
知潭州已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續准尚書省劄子二



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  
又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五日奉聖旨令臣不候受告般  
家接人疾速前去之任仰荷聖恩不勝震懼竊念臣自朝  
廷多事以來每被使令不敢辭難而臣稟性迂愚動輒妄  
發易犯衆怒自致煩言昨者蒙恩起廢兩帥江湖但知激  
勵以向前不虞彈射之在後皆遺白簡公肆詆訛以是爲  
非以無爲有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猥瑣汚穢無所不  
至雖蒙朝廷洞照曲賜保全置而不問然道路既傳孰不  
駭愕臣深惟大臣之義獲謗于時但當靜嘿循省以冀朝  
廷之見察不敢自明孤遠寡與又無爲臣言者包羞忍耻

奏議卷之六十四

分老山林藏拙待盡絕意榮望豈謂天恩軫念舊物亟加  
甄錄不終弃捐收於寂寞之濱付以兵民之重雖韓安國  
起徒中而爲內史張敞由亡命而館郡章校臣所蒙何足  
爲喻然長沙乃臣舊治當時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再行藉  
使臣頑頓無耻貪戀恩渥延見吏民何以爲顏况臣盛衰  
浸暮衰病相仍積憂熏心精力頓耗倘不自量復當重寄  
必致踈虞以誤國事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察臣倦倦之誠  
非敢飾說託故爲辭特降睿旨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  
官觀庶幾晚節不至顛隳天地父母之恩終期報稱

辭免第三奏狀

在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  
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涕臣聞人  
君知入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匪解則足以稱  
職各盡其道非相爲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  
於罪戾開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  
每欲匍匐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踈之故無周身之術  
動致煩言瀾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  
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  
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蠅  
蟻之跡踳踏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  
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有  
以窺陛下也願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  
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  
繫於國體况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畏心氣不寧  
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  
以辭難檢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  
勝析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允詔

今綱省所奏乞檢會累奏依舊外祠事具悉朕念遠民  
且以湖湘帥閫之重簡求宿望往鎮臨之鄉許國之志不



地而安有自來矣故時來疏至于再三是何弊之力也  
意可休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夏熱鄉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額夫請命方虞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雷雨路之澤荷恩  
益騰撫已增慚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晚而  
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踈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常  
謹律身之小節坐惟謫毀皆出怨仇馬援謗深誰與辯明  
於憲實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

奏議卷之六十四

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  
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蕭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甦勉以  
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  
於厥子惟疾痛之為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  
力布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  
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惟已  
不遠簪履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樗櫟之散材曲加芻蕘  
毀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塗益脩素履甘山誌  
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  
歲之壽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終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五

與宰相論得賊劄子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  
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於十月二十  
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  
入急遁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  
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  
兵渡江應接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  
當危急艱難之秋為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  
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

奏議卷之六十五

誠可為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猾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  
容髮綱輒敢竭其愚慮請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有可以裨廟筭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  
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觀為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傳聞屬

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為性年虜騎南渡多

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以春冬之交今為

齊以冬初已入寇間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

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皇

兵繼來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



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進進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為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網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入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於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為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

奏議卷之六十五

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緝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為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網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為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為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

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網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遠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宜撫不相節制遊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奏議卷之六十五

宜保據淮南網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為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舒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為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避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為帥府屯重兵為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四壽春淮陽沿淮一帶



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  
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  
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  
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  
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  
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  
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  
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毗睚之夫必  
相怨憤而敵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

奏議卷之六十五 四

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  
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家  
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之  
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朕為分之於是並坐極  
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為爪牙者三  
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  
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為先  
宜贊淵秉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  
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  
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障  
表裏為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衛  
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為衛  
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寡何以  
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  
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  
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  
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  
喚更不諫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  
日之先務也

奏議卷之六十五 五

一宜廣備糧食綱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食以飛輓  
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  
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斛百錢江南東西歲  
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指  
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  
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絕之患若止仰常賦恐緩急  
不免科湏米價踴躍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險  
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以  
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權吉以春水方生疾瘡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  
先渡浪洶涉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  
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  
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  
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  
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  
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  
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惕日於間  
暇無事之時遲遲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  
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為而不為真可惜也荆湖間車

奏議卷之六十五 六

船乃唐嗣曹王舉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  
雙輪鼓踏而進駛於陣焉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  
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額命荆湖及頒降式樣於沿  
江諸州使之製備若其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可  
以為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公綱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萬  
人惟湖北賊楊公棟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  
攻討嘗具楊公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  
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

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奏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  
瓌同兩路帥臣措置迄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蓋此  
賊非陸地群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  
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  
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  
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惟旬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  
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鷓鴣張未有掃蕩之期為吾宰制  
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  
則隨宜擊之分兵也願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盜植  
以絕其糧明出文榜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計

奏議卷之六十五 七

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携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  
可圖兵以緩為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  
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首首必欲盡  
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綱竊以主上躬睿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遇相  
公仰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蘊王佐之  
才有不世出之略被受眷知願循軀以徇國者精忠之誠  
遠追古人憤強虜之憑陵卑逆臣之僭竊悼二聖鑒與之  
天運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遠慮因此武功此固丁



下士民之所僥望者也然而適當早曠之餘財用  
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  
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與民不告病乃為得  
策報彈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裨廟筭伏望鈞慈特  
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網昨過衢州竊見督憲行府劄子頒降官告勸誘上  
戶進納文臣自宣教即至迪功即武臣自修武即至  
承信即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教即  
六萬貫迪功即一萬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為率  
契勘自未進納文臣止於判司簿尉遇有功改官即

奏議卷之六十五

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澆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  
之進納悉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  
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亦知此官當使  
誰受網謂不若以一宣教即分為六迪功即做此以  
行則上層勿於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  
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為長策仍於  
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易於趁辦伏望鈞慈  
更賜裁處

一網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元  
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銀依自

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公  
文惟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三  
月椿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絕奉  
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了  
足今來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筠  
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已  
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催  
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卻合入納本  
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  
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

奏議卷之六十五

揮庶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鈞慈特  
賜照察  
一網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般至鄂州交卸勢  
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  
至鄂州千有餘里窳邇偽境須得軍馬防護糧道乃  
可無虞網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椿管候將來大軍  
進發沿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實為得策更  
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網竊見自軍興以來取於民者非一降官告給度  
責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羅預借和買名色甚多當



早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理財之道嚴禁  
聚寶開闢員遷使不致於民而用度足乃為長久之  
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綱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盡  
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疎誠不足  
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輒錄副本  
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宰相乞兵劄子

綱已具狀申都督行府本路度吉袁州建昌軍等處近來  
盜賊頭項漸多蓋緣軍馬單弱不足鎮壓如虔州元有李

奏議卷之六十五

十一

山一項軍馬賊勢稍息李山近為岳飛勾回賊盜遂復揭  
撥接連索吉一帶飢民嘯聚作過本司雖遣發軍馬人數  
不多深慮賊勢滋蔓為數州之患將來難以殄滅伏望鈞  
慈早賜指揮於便處先撥軍馬二三千人赴本司相兼  
使喚錢糧之類令轉運司於上供錢內應副庶幾盜賊可  
以措置及前期訓練以備將來防秋之用不勝幸甚

與宰相乞王彥軍馬劄子

綱契勘近嘗條陳本路防秋利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  
一萬人及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於舒蕪黃州駐  
劄已具奏聞去訖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

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

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切慮賊情狡獪或有窺伺來間擄  
匪無兵應援深為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  
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蕪黃等州自沔鄂以越襄漢實  
以本路為根本以蕪黃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  
所擾蕪黃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根本之地騷動錢  
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狼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  
見困乏為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前後累申所  
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故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勾王  
彥軍馬赴行府約七八月間可到候到日差撥前去勘會

奏議卷之六十五

十一

王彥軍馬見在荆南府未曾起發將來到得都督行府須  
在八九月間卻行差撥前來已是深冬不惟往還虛費日  
月兼又軍馬勞頓後期失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王彥  
軍馬候將來過本路日就便存留聽本司節制於沿江分  
布防於及抽那往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庶幾不致闕設所  
有乞於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前來舒蕪黃州駐劄亦乞  
早降指揮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本司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巡按淮南所有合  
申請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今來所乞就便存留王彥



十馬伏望鈞慈詳察早降指揮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五

奏議卷之六十五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六

與石相乞罷行交子劄子

契勘近承都轉運司公文依維朝廷指揮本路和羅米二十萬石其所降羅本以三分為率約計一分係新法交子二分係金銀勅牒等其交子尚未降到綱竊謂交子之法行於四川則為利行於他路則為害四川山路峻險銅錢脚重難於濟學故以交子為便當時設法者措置得宜常預橋留本錢一百萬貫以權三百萬貫交子公私均一流通無阻故蜀人便之近年不橋錢本其法已弊况欲行於他路我今東南道路安便銅錢脚輕若欲便民固已不待

奏議卷之六十六

交子自脈流布目今戶部財用窘迫必無數百萬橋留錢本交子之行止憑片紙民間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民祈閱轉賣不得元直十之二三無并之家賤價停蓄坐享厚利爭競既起獄訟滋多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綱大觀間任真州司法參軍兼管常平倉庫是時朝廷推行交子之法豪民挾形勢戶競以賤價得之以代見錢輸納官司不敢不受應係官錢悉是交子其後覺知不便從而改法倉庫見錢為之一空由此觀之非獨不便於民而官司尤甚今朝廷乃欲講究推行誠獻言者之過也伏望鈞慈更加詳察特賜敷奏早行寢罷勿待公私已受其弊見不



可行而後改天下不勝幸甚

辭免轉官與宰執劄子

綱設象聖恩特加遷秩尋具奏辭免又奉詔書不允無任感懼之至契勘本路近以度守失於撫循致已受招安人肅聚作過旁近郡縣類多驚擾雖遣兵討捕兇熒稍衰然以兵將分布不足之故尚多漏網殘黨猶有竄伏山林出沒未已者帥司任一路之責何所逃罪今乃以盜息民安為名叨冒恩賞何以厭服公議兼綱年來衰病屢請就閒見患瘡瘍久在假故深慮職事廢弛以速官謫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洞照誠懇特賜敷陳追寢成命以安

奏議卷之六十六

與宰執乞官祠劄子

愚分仍檢會綱累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庶幾得脫繁劇漸就休養仰賴在寮保全晚節不勝幸甚  
綱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官觀未奉回降指揮竊念綱憂患之餘設蒙朝廷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夙夜兢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苑甲增修官府初蓋倉庫催發錢糧巡捕盜賊皆係綱逐一躬親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就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卷六六

紹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窺避兼綱近以淮西叛將事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顛錯難以安職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哀矜特賜敷陳檢會累奏罷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官觀差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綱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為六狀已具奏聞及申尚書省都督府外伏望鈞慈特賜詳察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綱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苑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而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居住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感賊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燬磚甃等至今







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豈非倒置乎綱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遠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

亦奏議卷之六十六

亦前期橋辦不闕月橋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凡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橋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力申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未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兌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脚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日大寧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貫今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水錢亦已撥下二萬

費幸取倉卒都厝及粟支厝試閱視之

一蓄積金穀

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橋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尤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

亦奏議卷之六十六

稔升十數文寸積錄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言無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為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綱自行在乞得申世



景軍將帶前來纜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  
 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  
 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  
 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  
 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冬千餘人今秋並勾赴本司  
 教閱以申世景將本軍為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  
 隸將不隸將兵為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為中軍  
 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為右軍後軍共六千餘人團  
 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  
 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  
 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 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度為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  
 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為大使意謂統兵必多往往  
 戰服其後虔守孫佑邀功生事致虔寇已受招安者  
 竄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  
 所遣不過數百人群盜窺見鮮少迺相教學紛紛不  
 已延及撫吉筠袁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  
 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桑直  
 未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西

軍前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  
 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群盜六十餘火  
 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  
 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  
 江西民俗橫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  
 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為大害  
 也要當使之服業田畝而無科湏之擾迺為上策耳  
 前件八事謾以晚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  
 幸冀照察

宋丞相李忠文公奏議卷之六十六

奏議卷之六十六 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七

申省乞立價賣告勅狀

勸會近奉聖旨指揮給降到激賞空名承信承節係義即告各五道州助教勅三十道度牒二百道未有立定價例緣本路監司及諸州軍各有朝廷給降官告度牒價例增減不同今來本司勸誘出賣未得伏乞詳酌立定逐色告勅等價例降下以憑遵依出賣

小帖子

契勘本司先准朝廷指揮給降官告收糴賑濟米其入中人許作官戶理為選限參部注授差遣仍許帥

奏議卷之六十七

一

司差權職任今來本司所得激賞告欲乞依上項指揮施行庶幾易於勸誘

申省乞措置盜賊便宜施行狀

勸會本司先畫降聖旨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許便宜施行外餘並申取朝廷指揮契勘本路旱災之餘盜賊竊發甚眾虔寇尚熾如日近據吉州申永新縣等處已添五六頭項計一千餘人綱已具奏聞乞差軍馬前來措置全然未到若不許便宜從事委是難以措置彈壓欲望朝廷詳酌早賜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外措置盜賊特許從便宜施行

申省乞降淮南東西路茶長引狀

契勘本司依奉朝廷指揮置場出賣茶鹽礬鈔引近准指揮淮南東西路分合改作長引路分許客人請買兩等長引本司尋申尚書省乞給降長引一十萬貫已蒙給降到司見行招誘客人等請外竊緣本司節次承准朝廷指揮於賣到錢內支錢一十萬貫應副運判逢大夫充起綱糜費五萬貫應副都運趙徽學充打船等錢二萬貫應副洪州收糴軍糧二萬五千貫應副提點鑄錢司充銅本錢已上共計合支撥錢一十九萬五千貫除旋支過一十萬五千餘貫未支八萬九千餘貫緣所管鈔引內廣益鈔引已行住罷及礬引少有客人等請其茶短引只是通本路興販少有客人入納唯是茶長引不住有客人等請今來正是造茶月分只合要茶長引趁時接續出賣欲望朝廷詳酌速降指揮下都茶場更行給降淮南東西路兩等茶長引三二十萬貫應副本司招邀客人入納趁此時月發泄茶貨貴不致有妨客販

小帖子

契勘近蒙給到十萬貫長引內除洪江州興國軍引節次有客旅前來等請外所有宜池太平州引出賣大段微細往往商賈多是就近於建康府推貨務請



等今來所乞長引欲乞以十分為率將四分給洪州  
二分草茶引六分給江州與國南康軍半草茶一分  
未茶引與國南康長引應副勸誘入納伏乞早降指  
揮施行

申省乞留四色錢數應副洪州起發岳少保大軍

支用狀

據洪州申據通判申具准都轉運衙牌准尚書省劄子內  
奉聖旨指揮專以主管自今年春季為始將每日合收經  
制無額移用錢拘截別項椿管聽候聖旨指揮取撥羅買  
紹興六年分和糴米本錢每月具收到數申除已依准行

奏議卷之六十七

八二

下諸縣等處遵依施行外申州及據申備據都酒務狀本  
務契勘除無移用錢窠各外止有日逐收到一分經制司  
錢陸分無額上供錢壹分提刑司經歷司量添糟錢四項  
窠各見今日逐解赴司法聽月椿庫交納應副岳少保大  
軍支用具是春季內收到上項窠各錢數並排日解遣去  
訖今來所准上件指揮撥充經本錢逐旬解赴通判衙交  
納椿管聽候朝廷取撥本務未審將前項日收經制司四  
項窠各錢數依舊納月椿庫唯復依今來指揮解赴通判  
衙收椿充糴本支用申州乞施行申本司乞施行本司契  
勘洪州逐時所收前項四色窠各錢係本州收椿按月起

發應副岳少保大軍費用今來若行取撥逐色錢充糴本  
所有合起月椿錢本州委實別無合收四色官錢椿發卻  
致有誤軍前指單支應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依舊存  
留上項四色錢數今本州逐月收椿起發應副岳少保大  
軍支用免致缺誤

申省乞將逃移災傷人戶見欠夏秋稅特行住催

專事狀

勘會本縣州縣去歲旱傷內有甚重去處訪聞人戶未經  
差官檢覈稅租以前其間多有先次逃移之人不曾經縣  
陳訴乞行檢放後來所差檢視官更不曾將逃移人戶各

奏議卷之六十七

八四

下乾旱田段依例檢放稅苗以至縣官亦不檢察卻見行  
催理逐戶名下合檢放稅苗是致逃移下戶不敢歸業荒  
廢田土轉見失所已據提舉秦鹽常平等公事司措置委  
官體究施行及行下洪吉等八州軍照會更切催督令佐  
速便先次根括逃移未曾歸業人戶數目將各下去年以  
前見欠官物並未得催理具數供申去訖本司今契勘災  
傷人戶依今年三月四日聖旨指揮除早傷及四分以上  
拖欠紹興四年已前租稅合行除放並依今年三月二十  
八日聖旨災傷人戶內本戶放稅五分已上第四等已下  
逃移人戶合納紹興六年夏秋稅以十分為率每料各與



備閣二分候來年隨本料送納外所有紹興五年係災傷最重年分其拖欠殘零稅租未有許與減閣明文若行盡數催納深慮細民經此大旱力所不及未能輸納理宜存恤今欲乞將逃移人戶歸業之人紹興五年戶下未納官物特行住催其自餘應係災傷人戶見欠夏秋稅官物各隨料次分作三料帶納庶幾上副朝廷寬恤之意

申省乞將修城造軍器度牒給降告勅狀

勘會洪州城壁自經兵火之後本州關之至今未曾脩治及城上合置備禦樓櫓戰棚防守器具等事一切並無緣本州係一路帥府去處城壁最為急務不可廢弛若不措

奏議卷之六十七

五

置興修及將關遠去處裁減不惟漸有摧倒日後愈費工力兼合用守禦人兵浩瀚緩急必致誤事本司除已一面委本州官檢計合裁減興脩工料及相度開具緊要受敵之處欲隨宜建立戰棚敵樓計備防守器具外已具申奏朝廷乞下所屬先次給降新法度牒二百道變轉充脩城使用及近准樞密院三月十三日劄子仰依都督行府指揮令本司措置招填本路關額禁軍緩急調發使喚其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尋條具合行事件數內一項契勘帥司以前自造到軍器昨係本司統制官祁超立贊等軍馬開借

被帶使用其逐項軍兵節次抽摘赴都督府岳飛軍前盡數將帶前去本司器甲見今關之今承朝廷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造作使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見開坐各件行下諸州令依應造作所有合用錢物亦已具狀申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候將來支絕日再行申請去後未奉回降今據洪州申備准四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具到和羅壹一內一項看詳今來所乞權住給降新製度牒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羅本四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本司契勘所乞給降脩城并打造軍器度牒並係指準急要變轉支用不可少闕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如所乞前項度牒四百道依近降指揮合權住給降即乞逐急紐折價錢給降官告及助教勅牒下本司應副變轉支用所貴不致闕誤

申省乞告勅造軍器狀

契勘本司元降指揮差撥軍馬二萬人逐時造到器甲名件數目浩瀚後來軍馬旋次撥赴都督行府及岳少保下并器甲將帶前去本司並無見在軍器近蒙朝廷及都督行府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置造支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除已將合置造器甲弓弩名件數目拋降下諸州軍置造外累具狀申朝廷乞支降



洪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未蒙降到如不合以新法度牒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勅牒準折價數支降庶幾可以趁時置造軍器不致開誤

申省具截城利便無擾民戶狀

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殘破之後不曾脩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樓櫓器具兼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闊遠緩急難以防守今委武功大夫權本路兵馬鈐轄武登相度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築新城開掘壕塹卻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隄岸又舊城向北一帶自來上有漲沙為患幾

奏議卷之六十七

七

與城齊難以措置今來存留舊城為堤亦可以捍隔漲沙為未久之利檢計到合用工料木植磚灰等本司已一面那融兌支錢物計置收買材植物料等刑造窰務燒燬成磚又用磚數多勾到南昌新建兩縣窰戶高與價直每一口磚計價錢二十文促令結攬燒燬應副使用及於諸州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軍等相兼脩築又緣工料浩大竊慮遲延已將洪州管下縣分應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本司支破錢米貼助修築並不調發逐縣人夫亦無一事一件取於民間竊慮寄居及過往士大夫不知上項因依但見本州修

築城壁便謂調發人夫料買物色亂有傳播以為擾擾達於朝廷難以辦白今畫到修城圖子貼說次第須至繳申所有本司累具狀申朝廷乞支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充修城使用伏乞早賜指揮降下撥還兌支錢物接續支用如不合以新法度牒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勅牒準折支降施行

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庫狀

本司據洪州申承都轉運司牒備准尚書省今年正月二十一日劄子措置條畫欲行下兩浙江東西路諸州軍各權暫添置戶部贍軍酒務一所內見有本州比較務去處

奏議卷之六十七

八

更不創置止就舊務措置開沽於總制司錢內就截錢帥府一萬貫餘州五千貫專一撥充本將收到息錢與本州經費外餘數拘收應副大軍月緡錢及令逐路州軍知通相度於管下富庶縣分與置等事內一項所置酒務係專要贍軍支用竊慮置務州軍別有回易等酒庫侵奪課利除都督府見置激賞酒庫外其餘一時許置回易酒庫並自開沽日住罷奉聖旨並依本州除已遵依施行外申本司所准前項指揮於諸州添置戶部贍軍酒務收息專充應副大軍支費朝廷設意欲寬民力極為利便契勘洪州見有條省酒務兩所內東酒務係舊比較酒務本州見



行進稟將本務見在酒數撥入都酒務赴辦課額截撥  
制司錢回買所有麴米開借槽仗什物等就本務興置外  
竊緣安撫制置大使司自置司以來盡降聖旨許置回易  
逐行措置以回易錢起置回易酒庫循環作本造酒變賣  
收息應副本司諸般支用自起置回易酒庫今已累年即  
不妨洪州省務赴辦課額所有本司逐時按閱軍兵遇有  
調發搗設激賞按月供給使臣及一司公吏請給并紙劄  
等造作軍器收買物料支給工匠雇直應千百色支費至  
廣全仰上件息錢支使所有本司見置回易酒庫今來若  
行住罷即頭關錢物應副上件官吏兵將等色支用不免

奏議卷之六十八

九

上煩朝廷支降緣本司回易酒庫與洪州酒務及今來所  
置贍軍酒務措置得宜自各不相浸奪沽賣得行可以赴  
辦及願兼本州管下諸縣內除南昌新建兩縣係倚郭及  
靖安一縣係山僻小邑外自餘分寧武寧兩縣係舊有比  
較酒務去處豐城奉新進賢三縣亦各戶口稍聚人煙  
集皆可興置贍軍酒務收息補助月椿錢物定須饒衍除  
已行下本州竭力相度措置外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  
許依舊存留本司回易酒庫度錢兩無相妨不廢一司月  
度緩急不至闕乏上煩朝廷實為永久之計  
承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七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八

申省相度吉州將兵狀

准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送到權發遣吉州李彌遜劄子契  
勘本州逐年起發上供錢物米斛居江西一路之半若無  
盜賊侵擾即易為應辦緣本州與虔州接界盜賊衝突無  
時嘯聚徒黨動是數千窺伺州城正緣本州土城不堅統  
經連兩又多倒塌不可防守兼軍兵人數不多雖有逐縣  
巡尉多是怯懦之人不能禦敵所部弓兵人數亦少是致  
州都無以隄防方其於平時補治城壁招揀軍民不惟別  
無錢本支用又有強擾生事之嫌若緩急旋行措置委是

奏議卷之六十八

六

無及以此例皆循習不敢舉行遂致廢闕每遇盜賊警急  
以至殘破州縣皆拱手坐視如日近虔賊謝小鬼等八頭  
項約四千餘人衝突侵犯逼近州城殘破吉水永豐兩縣  
為害甚大今相度到合行事件若蒙特賜施行即於朝廷  
別無窒礙而使一路歲入不致虧欠一州人民不致傷殘  
實為利便開具畫一于後一去年二月內准本路馬步軍  
都總管司牒備准樞密院劄子於吉州添置禁軍兩營通  
舊滿二千人牒州相度供申昨為諸縣災傷乞候豐熟日  
措置撥遞契勘本州別無禁軍名額止管一千人係於虔  
州東南第六將下分撥前來委是不多緩急無以捍禦



指度本州可以添置兩指揮禁軍一千人不隸將下專一  
准備州界急切討捕盜賊不許差出亦不許諸司抽差使  
喚如允所乞其招軍例物請給等並乞依東南第六將上  
等禁軍則例其餘合行事件別具申請施行一本州見管  
將兵一千人將官在慶州駐劄雖許差本州兵官負兼管  
訓練緣兵官職事繁冗不得專一契勘本州有見任准備  
將領一員係注差材武人每季詣諸縣教閱弓手一次職  
事大段簡省欲乞令兼管統轄訓練將兵如蒙朝廷許依  
彌遜所乞添置不係禁軍一千人亦乞就令統轄訓練將  
兵兼自來巡尉弓兵仍乞將州界內巡檢土兵就令將領

奏議卷之六十八

二

統轄教閱庶幾緩急有所統一可以用事伏候指揮小帖  
子稱契勘見今正是盜賊擾攘之際與平日事體不同若  
下省部勘當定是拘礙常法有害隨宜措置欲乞斷自朝  
廷量度如彌遜所陳委有利便伏乞特降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劄送本司限三日相度申行在樞密院契勘吉州近  
年多有群盜侵擾蓋緣本州永豐縣係與慶州興國縣接  
界素多盜賊巢穴去處本州龍泉安福永新袁州萍鄉縣  
又與湖南界分相連接山林深遠為盜賊淵藪出沒之地  
近來湖南每有盜賊作過或被官兵逼逐亦是侵入吉素  
州管下作過良民被害不得安業其遂州各令屯兵專切

歷防托緣本司關兵差那前去今來所准前項指揮除  
吉州所乞創置軍額不隸諸司使喚等事理難施行外本  
司今契勘本路所管東南第六將兵一十指揮每營額置  
五百人別差部轄將校一十人共額管五千一百人內八  
指揮并正副將官部押隊使臣係在慶州駐劄兩指揮在  
吉州駐劄其慶州本將截日總見管止有二千八百四十  
七人計闕一千二百三十二人係闕額兩指揮已上本司  
今相度欲於慶州八指揮將兵內將兩指揮闕額最多處  
併填見闕一般軍額或等候請受同處軍分營額那那已  
撥併兩指揮闕額軍分一千人就吉州招置所有合要部

奏議卷之六十八

三

轄人且令吉州於舊管將校等內權行選差兼管部轄誤  
招到人數稍多具合用人數申帥司於慶吉兩州通行  
補將校管轄及於慶州那撥副將一員前來吉州駐劄同  
共措置招刺訓練候招置及教習事藝稍成次第即從帥  
司體度吉素兩州有盜賊自來出沒作過縣分量行分屯  
彈壓捍禦所有招軍例物合用錢糧衣賜仍乞下轉運司  
契勘科撥應副委是利便更合取自朝廷詳酌施行  
申省應副張龍圖米等狀  
契勘本司去年蒙朝廷指揮許隨宜措置帶糴米斛每正  
苗一石帶糴二斗截自指揮到日為始至今年下限滿共



帶糴到占米等二萬三千餘石已告示諸縣有未帶糴人戶及未納零數並與住罷將帶糴米依作時值紐錢價通計三萬餘貫已行下逐縣將人戶合納應干官錢給鈔銷折本司卻支撥錢代納去訖近據新知慶州張崇申本州錢糧大段闕乏到任之初實難措置本司兩次於前件帶糴米內撥米八千石應副前去外猶有其餘米斛見椿管充本司准備軍期緩急支用

申省乞施行糴納晚米狀

據洪州申准轉運司牒備奉朝廷指揮今歲和糴大米五萬石內先糴一萬五千石並限九月終糴足起發前去張

奏議卷之六十八

四

少保軍前緣本州管下諸縣民田多種早占少種大禾係在去向十月方始成熟民間並無蓄積陳大米即與其餘路分州軍事體不同今來秋田闕少雨澤已覺元早見在差官分頭祈禱尚未感應若以等候大禾成熟日收糴竊慮有遠九月糴足起發元限本州亦未敢越時收糴早占米斛已申轉運司乞賜申明朝廷施行外申本司并承轉運副使徐顯謨公文契勘近准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指揮上供米斛係充軍糧早米不堪久貯其合起發應副行營左護軍湖北京西宣撫司早米二十萬石不須更催早米如人戶願以舊米預納即行受納起發即不得催

早米以此本路和糴米斛並合收糴粳米內先糴一十萬石本司已於七月十六日牒諸州照會收糴舊米外其餘米九月開場自合收糴晚米申本司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調適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當自入秋以來闕少雨澤已覺元早又生青蟲食害苗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月內無雨晚田決致早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未播種有誤大計已具奏聞乞賜朝廷詳酌施行去訖今據洪州前項申述本司契勘本州管下鄉民所種種田十餘內七分並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種大禾又

奏議卷之六十八

五

緣入秋以來久闕雨澤已見元早竊慮晚田向去難以指準其早來官中既不糴納慮為兼并之家停蓄及他路客販前去有誤歲計欲望詳酌早賜指揮施行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奏勘官軍自來計捕盜賊有招降有脅降雖同謂之降而事體全然不同或聚集徒眾官軍未易收獲或保固險阻官軍難以攻取遣人齎發旗榜入賊說諭供狀欵伏聽從隨令解釋器甲束縛槍杖依限出參有悔過自新之意此招降也招降則當免放從前罪犯一切不問首領量補官賞徒黨揀選使喚待之與諸軍一等若或官軍已臨賊陣



決可擒獲及與官軍已入賊巢逃避無所乃始析哀乞降保全性命出於事不獲已此脅降也脅降則當以便宜酌情處斷其有父為頭首累受招安長惡不悛及殺人衆多情理巨蠹之人自合依舊處死及有隨隊劫掠不曾殺傷之人合從釋放上項脅降即難與招降一例放免今來本路從前脅降到賊並不分別遂致兇徒無所懲戒方其肅聚徒黨初謀作過之時已謂官中必須招安可無後患恣情劫掠無所忌憚及至官軍圍掩不能自免又使出降給據放散安然無事至有朝受公據散歸田里暮持槍杖故

奏議卷之六十八 六

大殺人遂致兇徒遞相做效一火總了一火又生無窮已本司今將近來討捕到額漏八揚三十四熊清李安等諸項賊火徒黨內有脅降之人用所得便宜指揮依前項措置酌情處斷外伏乞更賜詳酌如得允當即乞指揮行下見有盜賊諸路帥府悉依施行廢幾事歸一體盜賊有所懲戒漸見衰息

申省陳述受納夏稅物帛狀

竊見行在戶部帖本州受納夏稅物帛官將受納到應干夏稅物帛數目開具實封申尚書省仍候將來受納了畢即別行攢類親書都數結罪保明供申契勘依法夏稅

納開場日縣申本州州申轉運司照檢及納畢申所屬監司選官稱量令條上供之類即團併成綱發赴左藏庫交納內有合條本州又給官兵春冬衣賜等用即從本州支遣實有帳籍可以稽考此祖宗舊制不可易之法也今朝廷蓋廢前法令戶部徑帖州縣受納官令開具受納數目徑申尚書省則是朝廷平時所設監司帥守皆不可信而取信於州縣小官廢成法而失大體非所以示天下竊為朝廷惜之以愚意竊料此必戶部建明欲盡取夏稅物帛以足用度而不恤州縣官其責此尤不可者近年州縣承辦悉免上供錢物悉養大軍害國甚矣若更盡取夏稅

奏議卷之六十八 七

物帛將春冬合給官兵賜令州縣自行擊畫措置委是難行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指揮施行外所有戶部帖本州受納物帛官朝旨未得施行別聽朝廷指揮

申史館承受元帥府御書狀

准史館牒勘會本館見修纂建炎日曆合要元帥府事跡參照修入契勘元帥府昨在濟州日曆合要以書賜李相公即未見得係於何年月日於甚處承受及有無謝表須至公文牒請詳此契勘前項文字請抄錄送史館以憑修纂契勘綱昨於建炎元年五月內自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



在供職據從事即劉然狀申四月內承元帥府差齋親筆書往湖北路等候投下行至德安府聞自江淮間前來却齋親筆書回綱是時實於南京承受有表稱謝所有謝表今錄白繳連在前

申史館繳編次到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狀

右綱近承史館牒當館見修纂建炎日曆合要時政記參照昨蒙朝廷降下觀文相公省記到建炎初任宰相編類到時政記內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辭免奏劄批答並未曾抄錄赴館并靖康初淵聖皇帝即位事迹亦未曾編類前來守等參照綱契劄除靖康初問淵聖皇帝即位事迹

奏議卷之六十八

不曾被旨未敢編類外今將自建炎初除罷宰相制命詔書批答辭免拜謝表劄及奏議建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勒為四卷繕寫成冊繳申史館用匣複封盛貯鎖鑰全伏乞照會收管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九

申樞密院乞施行劄子差兵將狀

契勘綱近赴行在進對具劄子奏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先次旋差一半兵一萬人其費用錢糧亦乞依元降指揮先次支撥一半錢二十萬貫米七萬五千石應副續准樞密院一月二十九日劄子已開送都督行府劄綱照會今已多日未奉回降指揮江西係上流重地非屯重兵緩急何以控扼兼慶吉州盜賊乘此荒旱嘯聚作過自三月以來已添六頭項約一千餘人若無重兵彈壓討捕定是猖獗將來難以殄滅右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早賜指揮施行

奏議卷之六十九

申都督府乞差撥軍馬狀

勘會本司近為所管統領官丘贊人馬已依奉聖旨起發權聽岳飛使喚蒙朝廷撥到申世景軍馬人數不多近分吉州申永新縣等處有盜賊六頭項計一千餘人闕兵分頭措置已具因依奏聞乞於近便處先摘那兵將二千人付綱相兼使喚未奉回降指揮今米慶州界尚有未獲賊火不少因統制官李山為岳飛勾回又復出沒作過續又據南安建昌軍袁州等處申見有兇徒結集嘯聚劫掠村鄉火數漸多須至申聞者右契勘本路慶吉州平日素多盜賊聞大軍到來討捕便即遠遁潛伏山谷官兵絕退



後出沒近蒙都督行府遣副總管康隨及差岳飛下統制  
官李山領兵收捕雖節次承開報殺賊火數未能勦除淨  
盡李山軍馬既回又復猖獗今來本路只有綱帶到申世  
景一項軍馬人數不多除已分遣一半前去吉州捉殺外  
自餘官兵見留洪州帥府彈壓所有其他州軍見作過盜  
賊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措置討捕早歲飢民易為嘯聚若  
不乘早措置漸致滋蔓後來難以殄滅伏望詳酌日下於  
近便處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三二千人付綱相兼使喚庶  
幾不致誤事

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奏議卷之六十九

准樞密院四月五日劄子節文本司奏吉州管下有兇賊  
郭少二等賊徒嘯聚作過乞先次差撥兵將二千人前來  
相兼使喚及乞存留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馬在虔州彈  
壓措置等事奉聖旨令都督行府相度應副劄送本司照  
會須至申聞者右勘會本司見據提刑司虔吉州南安臨  
江軍等處申報虔州界有曾六冠曾大喉黃繼鑽曾九唐  
四謝鬼七周誠梁玩李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  
二等吉州界曾大保尹使者郭少二周花八謀花三易十  
二羅六等南安軍界何少七吳守傳李收等臨江軍新淦  
縣管下有已受招安鄒烏八等賊徒結集頭項人數不

賊作過乞兵討捕本司已委本路副總管康隨將帶存  
留立贖下將官王彥官兵三百人前去就節制東南第六  
將兵及巡尉措置招捕虔吉南安軍管下盜賊并分遣申  
世景下官兵二百人前去臨江軍新淦縣與本縣知縣右  
奉議即趙不華商議同共招投鄒烏八等賊徒外見存軍  
馬彈壓一路數目少其李山一項軍馬又已抽回赴岳  
飛軍前緣今來作過盜賊頭項數多委是闕兵分頭前去  
捉殺竊慮諸處盜賊見得官軍軍弱結集滋長卒難勦除  
伏望鈞慈詳酌今來所陳事理速賜指揮於近便處摘那  
差撥兵將三二千人付綱相兼使喚并支撥錢糧等庶幾  
不致誤事

奏議卷之六十九

再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契勘本司先為吉州管下有兇賊郭少二等賊徒作過遂  
具狀申奏朝廷乞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二千人前來相兼  
使喚及乞存留見在虔州駐劄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馬  
具在本州彈壓措置候朝廷劄差到軍馬即令起發去後  
續准樞密院四月五日劄子奉聖旨令都督行府相度應  
副本司尋契勘近又不住據提刑司申虔吉州南安臨江  
軍等處虔州界見有曾六冠曾大喉黃繼鑽曾九唐四謝  
鬼七李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等吉州界



太保尹使者郭少二周花八謀花三易十二羅大等商  
軍何少七吳守傳李收等臨江軍新淦縣界有已受招安  
鄒烏八等賊徒結集頭項人數不一猖獗作過乞兵討捕  
本司已委本路副總管康隨將帶存留立贊下將官王彥  
官兵三百人前去就節制東門第六將兵及巡尉措置招  
捕虔吉州南安軍管界盜賊分遣申世景下官兵二百  
人前去臨江軍新淦縣與本縣知縣趙不華商議同共捉  
殺鄒烏八等賊徒外見存軍馬彈壓一路數目甚少其李  
山一項軍馬又已抽回赴岳飛軍前緣今來作過盜賊頭  
項數多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捉殺竊慮諸處盜賊見得軍

奏議卷之六十九 四

馬軍弱結集滋長卒難勦除本司已於四月十九日具狀  
申樞密院及都督行府乞於近便處擄那差撥兵將三二  
千人前來相兼使喚并支撥錢糧等廢幾不致誤事去後  
未奉回降指揮須至再具申聞並有右申樞密院及都督行  
府伏乞檢詳本司前申及今狀查理速賜指揮施行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七月十八日准樞密院七月一日劄子臣察上言臣竊以  
虔州地險民貧風俗犷悍居無事時群出持兵私販為業  
自軍興以來嘯聚為盜招捕殆將十稔終未殄滅臣深求  
其故乃知招安之後田業荒蕪耕種不具州縣救目前之

急不暇存恤又督逋負宿惡乘之相煽愈固加以巢穴深  
遠山多瘴癘官軍憚於窮討有司疲於供億往往以招安  
為便殊不知官其首領餘衆何歸朝廷若不嚴行措置具  
時鄰境悉應相率從賊患益滋矣臣愚過計欲乞汀州常  
屯兵千人循梅州各屯千人虔州屯二千人間歲更番每  
遇猖獗併力掩殺仍擇守令專意撫存失業之人如此則  
良民有以自存頑民知所畏憚廢幾兵可疆而寇可銷矣  
俟其平定瑞金乃諸邑上流增以軍使之額邑宰兼之留  
屯千人委帥司撥差本州將兵四百人他州六百人陰防  
其微遠曉將主之庶制其命俾不復萌意實永遠之利也

奏議卷之六十九 五

取進止奉聖旨令李綱連南夫張致遠相度申樞密院劄  
送綱疾速施行綱契勘虔賊舊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  
率持杖往廣東販鹽以圖厚利後來漸次於循梅等州村  
落間劫掠得牛畜錢帛歸家使用巡尉不敢誰何徒黨漸  
衆遂犯州縣至建炎四年官省移在虔州陳大五長嘯聚  
作過當時官司措置無策賞罰失當土豪有物力之家往  
往嘯聚結集報復讎怨頭項漸多州縣不能制禦連結茲  
蔓以至今日雖過豐年亦不衰息其說有二一則虔民賦  
性犷悍喜於為盜易為結集動以千百為群互相劫掠凌  
逼州縣不畏刑法不顧死亡循習成風不以為怪異於諸



路盜賊二則自近年以來專務招安官司失於措置有以誘之為盜謂如招安到賊火首領盡補官資放散徒黨其徒黨中桀黠者又復糾集徒眾自為頭首以俟招安復得名目遞相倣效無有窮已其招安出首領雖已補授官資或與差違多是不離巢穴不出公參依舊安居鄉土稍不如意或資用闕乏則又相率為盜以此滋蔓雖痛遭屠戮亦不改悔竊恐為患未艾今來朝廷欲措置屢寇不過招捕兩事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然後可以招撫務令措置合宜乃為得策何謂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今屢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為三窟之

奏議卷之六十九 六

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既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卒於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特為首及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網昨曾陳詩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屢賊蒙朝廷許令本司辟置然至今未敢辟者非惟難得其人亦以本路軍馬單弱不足以副都統制之名故遲留至今如蒙朝廷遣發防秋軍馬使本路兵勢稍壯方可辟管充上件差遣使統三路之兵以措置屢寇數月之間必

見統緒既以兵力招降乃可使之遠去巢穴以消永久之患應招安到賊火除放散脅從羸弱之人外其頭首及強壯桀黠之人並令解發赴軍前使喚頭首與補正官資及其餘強壯人並與刺手背分隸諸軍下使喚若能命立功優與旌賞或又作過必殺無赦其不能悛改逃亡復歸本土之人許諸色人捕斬獲田產編配妻子以係累其心使知為盜之無益自然不敢復為頭首則屢人喜為盜之風漸次可銷非韓世忠既破范汝為其頭首及強壯人並將帶隨軍前去所以建州數年無盜賊之虞者正以措置得宜至於盜賊素患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

奏議卷之六十九 七

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此尤不可後也網昨嘗奏請辟置屢州縣令已得指揮許辟然至今猶未敢辟奏者實以屢之諸縣多是瘴煙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願就又難強之使行今吏部注授者既不肯赴上見任者又皆欲省罷欲其究心職事撫字遠民消革盜賊之風未易可致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罷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與轉一官其盜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戶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



業復有承平之象所有乞將慶州屬邑分置軍過屯兵一節見行相度別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申督府密院乞防秋軍馬狀

准諸路軍事都督行府七月二十九日示下本司劄于節文本司中乞截留王彥軍馬就便聽本司節制使喚於沿江屯駐防托及分兵前去慶吉等州捕盜等事勘會王彥見病昨已准聖旨指揮令統率軍馬前來行府應副沿江使喚候將來到日量度分撥官兵前去如緩急本路別有虜偽警報行府即遣發大軍前去措置捍禦劄本司須至申

奏議卷之六十九

八

聞者右勘會本司昨累具狀申都督行府乞差撥軍馬前來本路防秋及分布捉殺見作過盜賊使喚先准都督行府劄子見議遣兵續准指揮已勾王彥軍馬候到行府日即差撥前去本司又再節次具關兵因依中行府乞截留王彥就便聽本司節制分布使喚今准前項指揮本司勘今來已是九月防秋之際沿江一帶合行措置控扼去處並未備有兵備若候有虜偽警報方行遣發軍馬前來應接防捍恐後時誤國事欲望詳酌速賜指揮差撥兵將前來本路沿江一帶擺布防捍使喚廢幾不致臨時誤事申督府密院具慶吉盜賊再乞防秋軍馬狀

據吉州申據下班抵應徐彥時百姓徐二黃永經州陳狀八月二十九日早據百姓黃永引到吉水縣五十一都稅戶徐二稱今月十七日夜有賊王三將朱十一等二十三人各有衣甲鎗刀叉刀等投徐二家令本人探本州有無大兵欲報離殺本州官負虜掠人民等事尋差人前去徐二住處地名桐木塘離州城五里以來收稅到賊人劉大王大名方龍十朱五陳花十一并殺獲到首級兩級勦據劉大等招通委是同興國縣賊首王四開等為探得駕動及本州無人馬節次前來徐二家要二十日夜往李十二等家打劫了後就便過江往城下報離殺本州官負人民放火虜劫財物本州已將劉大王大名方龍十朱五

奏議卷之六十九

九

陳花十一處置訖申本司又據吉州申近據永豐知縣申慶州興國縣賊徒欲侵犯本州管下劫掠作過及據吉水知縣申八月二十五日據孫勝告首慶賊姓晁等人四散會得二百餘人前去吉州作過本州已差發官兵捕捉續據吉水縣弓手徐堅等與本州監梅林渡使臣廖文寬等節次獲到孫勝告首結謀慶州將兵晁清等九人已送下右司理院核勘至二十七日又據太和縣尉張迪功申據土豪蕭安世申傳聞興國縣招安人張細等因緣手下入監去王家牛與財主關敵各有殺傷再集周十龍謝二十八花張大開呂寶等三千餘人在彼圍定王家寨與



